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一七六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大學偶言一卷

〔清〕張文㦤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偶言一卷》提要

大學偶言序

大學舊在戴記朱子發明表章入德之門乃有遵循弟儒者窮經不守故則臆見私說旁鶩岐出必至凌躐背畔而無所取正不新得則蹈襲傅會徒鑽研於故紙亦無以啟千聖之奧故者小戴古本康成舊註新者朱子改本然守在學官則亦故矣王蔡諸本乃新耳而顛倒經文益以滋學者之惑陽明度越諸家欲復古本未有成書終難一是夫窮經之難難於理不難於章段程子謂尚書難讀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只解義則無難也孔子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在言語氣象之間朱子齊家治國章句曰其味深長最宜潛玩從事大學者每致辯於前後次第非所云解義乎即其解義亦未嘗恬吟密哦使文從字順道以文傳無以知朱子且無以知康成故與新兩無當也夫朱子與康成有同有異朱子自江西提刑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即入對無及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及歿之日猶手定誠意章而康成大學目錄亦曰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此

其同也所異者誠正修齊平治之理鄭氏罕所切究及格物補傳耳夫道之不行由於不明中庸固執必先擇善學之貴知也顧大學有事有道羽籥詩書事也三綱領道也當時學校不振習其事遂以爲學故揭其道以示人若復以格物之物訓事則猶羽籥詩書何謂之道嗚呼知者鮮矣今乃得我風林風林少師西河先生其學夙有本原泛濫經史無所不窺而深造自得底於純粹使及朱子之門所以褒美者寧必不如元定蔡氏哉與余交久今年季秋盤桓錦城

三閱月出其大學偶言囑爲訂正受而卒業理求至是復涵泳於篇章辭氣之間俾文從字順道以文傳尊所聞不失之拘會於心不涉於鑿語曰溫故知新殆斯之謂大學自是有定論而功翊聖教何如也因手爲校讐亟請付梓抑猶有說前碩大中丞比之陽城馬周上應

明詔今大中丞首舉循良以代成都司馬風林行將北上必有一焉使居臺垣當思朱子立朝四十日章奏數萬言使得郡僚例不斷獄則當如周子之光風霽月傳河洛以繼絕業此余所望於風林風林不負所學必有以報我也

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三原學弟劉紹攽書

於成都邸舍

蕭山[illegible]盧文弨[illegible]稿

三原劉紹攽九畹

武進許元基約齋　仝訂

大學自禮記古本與朱子定本外有僞政始石經本又有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及王魯齋蔡虛齋季彭山高景逸葛屺瞻諸公改本並見西河先生大學證文乃證文又謂元明尚有十餘改本不能盡述而朱竹垞先生自言曾見有三十餘改本天下之物不經改動則已一經改動則群相倣傚各欲自出意見其勢自不能遏矣

劉九畹曰周易不爨誰敢妄議尚書雜出至今聚訟有志者所以慨然而興復古之思也

大學古本不分章節而章法秩然自篇首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爲一章自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爲一章皆以此謂二字煞尾正心修身以下四章不特每章煞尾皆用此謂二字而章首與誠意章皆以所謂二字發端更見部位整齊一絲不苟古人作文其立法之嚴用意之密如此斷非後人所可輕爲移撥　古本見十三經註疏

許約齋曰文成而法自立法立而義自明

大學凡六章此予少時聞之於北平王崑繩云得之於顏習齋先生者予初亦不解既而熟玩其理趣章句思索多年始知崑繩不我欺考之禮記孔疏見古來讀法原是如此

大學文字多用複講法如君子有絜矩之道下即解絜矩二字之義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下即解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義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下即引詩之稱不忘者以申說之而曰此以沒世不忘也君子必慎其獨下即舉小人之不能慎獨者以申說之而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孝弟慈同爲敎家之本下又引康誥如保赤子以申說慈字仁敬孝慈信同爲聖人之止下又引夫子使民無訟以申說信字他若因論財貨而引及晉楚之言實因論心廣體胖而引及君子之有斐是皆於言盡語竭時別開生面反覆纏綿引伸不盡此種筆意求之經書子書中實不多見

劉九畹云以使民無訟爲申說信字似須再酌許約齋曰惟信故無訟此即使字根原王順渠已有此解顧寧人亦云聽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大學僅一千七百五十一字。而其雜引詩書及古今人語共二十七處。凡三百八十五字。歷觀古人之書。從未有篇幅極短。而引用成語。如此之多者。然郄似無縫天衣。痕迹俱化。

大學一書。道理極細密。詞氣極周匝。而興會所至。引人入勝。如水窮雲起。藕斷絲聯。純是一片神行。一種悟境。令讀者流連往復。不能已已。

劉九畹曰。周子曰文以載道。朱子謂韓子從文見道。不知其文何以言道。以上五條涵泳于篇章辭氣之間。道於是出矣。

王孫圉聘晉。在魯哀公年。而其言已載於楚書。傳於中國。則大學一書。信七十子以後書也。朱子謂大學是曾子門人作。曾子門人。莫賢於子思。故或疑爲子思作。且以書中引聖言不稱姓爲證。此又不然。夫子之稱姓與否。初無定例。觀禮記所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及緇衣。儒行。坊記。表記。諸篇。稱謂。並無一定。況論語亦七十子以後書也。未有言。是子思作者。而亦不稱姓。何居。

劉九畹曰。余嘗疑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二語爲無據。觀此益信。況大學出於戴記。其中篇章敘述孔子。最多有一之可名哉

大學一書。由博反約之書也。其言自遠而近。自外而內。一切詩書禮樂典章法度。總不之及。而惟要歸於知本。本即物。有本末之本。知即知所先後之知。格物者。亦只是格此物而已。

倉頡篇云。格量度也。其中有權度之義。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格物。然後知物有本末。而先所當先。後所當後。故曰物格而後知至。

三代以上。無人不學。不讀書。何名爲學。故讀書一層。不容說。聖賢書中。未有單單教人讀書者。先儒恐人

廢學而不讀書。故於諸書中講反約講收放心處。必補出讀書一層。其實讀書是學者本等。惟徒事讀書而不知道。故聖賢深以爲憂。而諄切言之。以立訓垂教。若又曰必讀書方是學。則是天下竟有學而不讀書者矣。書既不讀。學於何有。

大學一書。爲入大學者言之也。自天子諸侯元子。下至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之人也。入大學而不窮經稽古。則春秋禮樂。冬夏詩書。所謂崇四術。立四教者何事。須知聖賢作此書。正欲令人於學中求道。以見徒事汎濫者之無益。而窮經稽古。當必有所歸宿。今

乃曰學之道在窮經在稽古則是以水濟水聖賢之
作此書多事矣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倘或變其
詞曰學問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人有不諱然而起
者乎今之講大學者何以異是

須看大學之道四字學一層道又一層故曰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道與學本是兩義今人都將此四字
作囫圇看便不分曉

窮至事物之理原是學原是大學特其道則又在於
格物云云耳格物諸條是從學字中尋出道來道字

須重看觀本文則近道矣句可見

有小學有大學小學者象數方名之類是也大學者
詩書禮樂之類是也大學之道則明德親民止至善
是也

劉九畹曰氷解的破

知止是從未善中求善知本是從衆善中求本書曰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知止之謂也善無常主協於克
一知本之謂也然則致知工夫却零星格物工夫却
渾淪人都反說

格物即擇乎中庸也朱子中庸章句云於善之中又
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此數語可移作格字正解
格致工夫無兩層故不曰先而曰在所云物格而后
知至者猶云大綱舉則萬目張也夫子告子貢一貫
之道正如此

致知是擇善工夫但善不一善泛而索之夌節而施
之皆不可以言學故其道又在格物格物者衡其物
之本末而先所當先後所當後也

劉九畹曰明辨晳也純粹精也

格物則知本之所在而不分心於其末致知則知善
之所在而不旁及乎其他夫然後知既至而意可得

而誠矣

枝枝葉葉而求之而不知本雖知盡天下之理可以
言知而不可以言知之至蓋知至惟在知本本文原
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作者已先自註明何庸詞
費

如何而能知至經言之矣曰物格而后知至如何謂
之知至經言之矣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劉九畹曰一卷氷雪文

致知是擇善格物是求本至物格則知本矣知本則
善無不明故爲知之至然則窮致物理之說以之解

致知似也以之解格物則非也爲善去惡之說以之解誠意是也以之解格物亦非也

劉九畹曰此爲執兩用中

窮理未始非入德之事而不可以解大學之格物致良知未始非作聖之功而不可以解大學之致知二先生各自道其生平所得力不必强古人之說以就我也

劉九畹曰實能勘透故不爲循墻摸壁之見

格物原是知本本文自明先儒不從其說必欲解到窮至事物之理者以爲自一身至家國天下道非一

致均須講求乃可明體達用似非僅一知本便能了事故將格物二字講得廣濶繁重以補本文之所未備余謂是書全不講到讀書稽古與夫典章法度節文器數者非畧之也以爲此等俱包在學字中凡先生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胥不外是所謂順先生詩書禮樂以造士者原無待於再說是以直從學中指出道來令人知本故曰大學之道曰物有本末若又講到碎小節目多聞博識以此爲大學首功則其贅說倒說先作書之本指矣益讀書窮理乃學人本分原是終身率由之事雖日從事於格致誠正而書仍要讀理仍要窮非謂一知本便置事物之理於不講特此書所重不在是耳傳稱言非一端各有所主此正其所主也

大學謂學之大者正對支離破碎之學而言學者談經說禮博古通今雖非格物本義然自是大學中所有事若云一草一木皆須察火熱水寒皆是理不亦破碎支離與大學二字太相反乎

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然則知有所未徧理有所未窮雖堯舜亦未嘗以是爲病而可責之儒生學者乎

讀書窮理學也明親止至善道也是故以心性爲異學者不知道者也以講讀爲支離者不知學者也只看大學之道四字道與學何嘗偏廢特所重尤在此不在彼耳

劉九畹曰大學疑義全在格物二字惟此十九條辨別情詳折中得宜

附九畹格物說

格物之義古註不明程朱謂卽物窮理後儒多疑物無窮格亦無盡將不免玩物喪志之譏司馬溫公謂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藍田呂氏謂必窮萬

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
知至上蔡謝氏以求是爲窮理龜山楊氏則以天
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反身
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在我武夷胡氏以爲卽事
卽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象山陸氏以格爲去
謂格去物欲陽明王氏以格爲正物爲事謂去其
不正以歸於正訓詁徒紛終不能泯然於學者之
心惟心齋王氏謂格其物有本末之物夫物孰有
外於身心家國天下者哉身心本也家國天下末
也本先末後而知所先後則在於格格則知而知

本知至卽在是矣宜近世諸儒之尊而弗畔哉

九畹自記曰格物之義近日多從心齋王氏惟張子風林能發王氏所不逮往喈成都謂當玩章首大學之道道字葢大學有事有道羽篇詩書事也三綱領道也當時學校不振弟習其事遂以爲學故聖門特揭其道以示人若復以格物之物謂事則猶羽籥詩書耳何以謂之道哉益知王說爲不易

首二節言道在止至善而歸重於知止知止者知至
也自物有本末以下五節特備言其節次又推出格
物一層而歸重於知本究之知本亦只是知之至處
故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大學結穴在格物格物者知本也故曰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一節正是預透格物
故下文更不再釋格物之義

知所先後知字不宜與知本知字看作兩樣葢下文
知本二字正從知先二字生來非有二也且知先又
卽是知止魏文靖講格物有曰格之有主卽爲知止
格之有序卽爲知先格之有要卽爲知本

前儒看得知本太容易遂疑大學首功似不止此不
知此知字與論語知德者鮮五十而知天命知字一
樣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學者惟是見之
不眞信之不篤故皆知意之當誠心之當正身之當

修而誠焉正焉修焉者葢寡此仍是不知之故中庸
註所謂由不明故不行是也試思天下何人不言修
身爲本而其實有幾人能知修身爲本者此事須反
躬體察方見得知本二字不是容易

致知者知善也其義卽在知止節中故下文更不再
釋致知之義

劉九畹曰以上五條於知字本末字至字洗發無
遺則格物之義益明

物有本末節是提綱語不是煞尾語須將此一節緊
讀响蕑覺精神直貫到底不特格物二字無煩多上

註腳卽全章之血脉皆通

物有本末止空說一本字第四節逆推其功第五節順言其效總言物之當格以見本之宜知也夫然後一言斷之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本字正應物有本末本字千里來龍至此結穴切莫將第三節作結上語看致前以明德爲本後又以修身爲本兩本字分作兩橛糾纏不淸也

元明諸儒亦多有言格物是格物有本末之物者王心齋格物之說始於宋時黎立武後儒宗之見西河先生大學知本圖說祇因將物有本末節認作結上滑口讀去竟只似將上文覆說一遍遂失肯綮惟知得此一節是通章大關鍵綴讀响讀如登高而呼萬山皆應則義訓章法道理工夫無往不合矣

劉九畹曰三條將物有本末五節看得本字原關一事不致前以明德爲本後以修身爲本道理貫

串貫由涵泳得來

明明德者誠正修也親民者齊治平也此中總挿不入知字知字到第二節纔說出先儒講明德有云知以啟明之端行以致明之實把格物致知俱講在明明德內則知止節便似贅文

劉九畹曰先儒所言預透下文總其成功爲訓風

林所言篇章次第涵泳自得也

自天子節點出修身爲本以應物有本末句下節又反言以明本之當先隨點出知本以應知所先後句末只說知本爲知之至而近道意自在言外蓋古之欲明明德以下四節一氣貫注皆以發明物有本末一節之義而世不察也

自天子節言修身爲本其本亂節言本之當先故下卽結之以此謂知本知本二字原從物有本末節來語氣並未有不全不順之處先儒或疑此上有闕文非是

不言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正以見物格之卽是知本也

以知本代物格非徒以解物格也此本字卽物有本末之本此知字卽知所先後之知知先卽是知本知本二字本現成語此謂知本猶言此謂知所先後也此謂知之至正見道之所由近也此二句緊抱轉物有本末節申氏所謂如環之無端者此也

前儒有謂自天子至末之有也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以此二語結之似亦未允蓋旣認實格物是格物

有本末之物則物格即是知本知本即是知先知本知先又即是知止翻來覆去無處不是發明此意此亦何待於再釋而顧欲截此二節以當註疏則不特與上兩節氣脉不貫即下接此謂二句亦覺詞氣迫促而理不克暢此先儒所以欲去此二句而別作一格致傳也苟知物有本末節是提綱語以下皆是發明此節之意則格致正是釋知先不必又重釋格致末二句正是應知先更不得强指為釋格致矣

俗學誤以末之有也為一章絕語遂疑此謂二字不接試平心從上文讀下便自了了此聽齋學錄中語

也予謂上文須從物有本末節平心讀下方能了了若只從自天子讀起而接以此謂二句終似有痕乃知學人於古聖賢書讀法亦不可不究心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猶云吾前言知本矣而何謂知本此修身是也吾又言知至矣而何謂知至此知本是也二句雖接連末之有也讀下然不妨與上文畧斷高吟朗誦神味無窮

劉九畹曰如此讀如此解方能使首章語氣一串不獨道理通達無碍朱子所謂其味深長最宜潛玩者鳳林先生其得之矣他人皆貫鹵莽

首章當以大學之道至能得為一節自物有本末至此謂知之至也為一節高中憲註古本大學以章首至天下平為一節總起也自天子至末之有也為一節疏格致也其說本於蔡氏乃宣所刻禮記模世多宗之實則天下平與自天子節中節畫斷不得一經畫斷則血脉不通分成兩截矣

劉九畹曰恬吟細哦會心獨遠

大學之道首在明明德明明德首在誠意格致是明明德前一層工夫所以誠意自為一章不與格物致知相連章句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最為分曉

劉九畹曰讀此乃知古本以誠意章直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為確不可易亦知格致之不必補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引曾子言以申如見肺肝之意有斐君子一節又引詩言以申心廣體胖之意故鄭氏註淇澳詩云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最為明確心廣體胖即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此言盛德至善而彼亦云盛德之至也兩書互相發明

劉九畹曰古人以康成為葩經功臣讀此乃知鳳林為康成功臣

前王不忘又因民之不能忘而引伸之篇中文法往
往如此不必剔定淇澳詩是釋明德烈文詩是釋新
民葢明親之義已盡在條目中原可不必再釋也然
由恂慄威儀說到賢親樂利則不特暢於四支而且
發於事業矣葢誠中形外之量如此此君子所以必
誠其意也

劉九畹曰必如此古本乃可通也

康誥曰克明德以下至止於信又雜引詩書以申說
三綱領之意見其言之有自也此與中庸首章提出
中和二字下又雜引夫子之言以證明中庸命名之

義正同其安放在聽彼淇澳二節下者以淇澳節既
從心廣體胖來前王節又從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來
所謂至善即綱領中之至善也於是遂將綱領中明
德新民知止等字一併連類及之以見此非一人之
私言既與前王氣脉相接而與首章古字又遥相照
應葢堯湯文武皆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而明新
相接之處又莫大乎與國人交而使民無訟故又從
信字引伸以歸到誠意本旨葢大畏民志者信也信
即誠也誠意為修身之本故首章知本在修身此章
知本在誠意西河先生所謂大學有兩本而以修身

之本統歸之誠意之本總之此物此本也大學以引
伸成文而其卷舒操縱滴滴歸源復如此
中庸孟子言治民獲上信友事親而總歸於誠身又
由誠身而進之於明善乃下文即又單說誠身以見
明善無非所以誠身也大學言平天下治國齊家而
總歸於誠意又由誠意而進之於格物致知乃下文
即又特解誠意以見格物致知無非所以誠意也聖
賢教人為學次第工夫如此道理如此即文法亦如
此故誠意章直接首章知本知至來此乃天然位置
移易不動

劉九畹曰康成重誠意朱子亦重誠意余於序中
已詳言之風林其能入儒先之室乎

孔顏說博學於文中庸說博學審問孟子說博學詳
說則讀書稽古窮至事物何一非聖賢所有事然博
文下又說約禮博學審問下又說愼思明辨博學詳
說下又說反約則學之所重可知大學亦只就所重
者言之耳故格物致知即反說約也即愼思明辨也
實學者由博返約由知進行一大關鍵故謂之大學
之道若讀書稽古窮至事物則是入大學者日用常
行之事止可言學不可以言學之道

劉九畹曰此覆釋格物之義以此二字乃通篇主腦也

大學中字義除引用詩書成語外俱明顯無難解惟首章格物二字末章絜矩二字頗不經人道爲他書所無作者亦自覺其稍費解說而急爲詮明於絜矩則娓娓五六十言於格物則另用知本二字作沓身一若幼子初入塾時蒙師爲之句訓而字解者其啟廸後學之苦心千載下猶令人想見

劉九畹曰前聖苦心明眼覷破此書一出眞足息衆喙而歸一是

朱子改補大學啟人訾議而其平日用功首在窮至事物之理實於孔顏思孟之旨無間蓋古無徒讀書之聖賢亦無不讀書之聖賢也若謂六經皆我註脚而以讀書爲玩物喪志則是秦皇李斯反有功於聖學矣

劉九畹曰六經皆我註脚此象山說也蓋爲記誦之學痛加針砭不自知言之過耳

大學一書爲讀書人言也乃曰爲學不必讀書悖矣

大學一書爲讀書人言也乃曰爲學專在讀書贅矣

元明以來講學諸儒多不免分受一病

許約齋曰平九之論千秋定案

附約齋寄札

讀大學偶言一書眞得千載不傳之緒聖人之道燦然復明有功聖學良非淺鮮急宜鋟刻使天下學者共知共由非一家言也

大學偶言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文鏚撰文鏚字風林又字樹聲蕭山人康熙甲午舉人官成都縣知縣是書凡四十六條雖以大學偶言爲名前有劉紹攽序亦以大學爲說而其書多論理氣心性辨諸家之是非說中庸者爲多解大學者僅數條未喻其故也文鏚受業於毛奇齡故此書亦因其師說特文鏚至乾隆甲子尚存當日久論定之餘知奇齡以負氣詬厲爲後人所不滿鑒於前車詞氣較爲和平耳其論人無二性與顏元存性編之說同不爲無理其論朱子補大學格物傳全爲禪學則有意巧詆純乎門戶之見矣

成均課講學庸二卷

〔清〕崔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雍正刻四書溫講雜
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成均課講
學庸無卷數》提要

竊惟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而已何謂一[illegible]
之性而人得之爲明德者也學聖以一[illegible]
一以誠爲本大學中庸二書皆所以發明聖人
一貫之道而切指其學聖求一之方其源流指
趣一也顧學者讀二書往往謂大學猶易曉而
苦中庸之難通何哉蓋大學以愼動爲宗故所
言多顯然卽用卽體究無顯之非微也中庸以
主靜爲宗故所言多微然卽體卽用究無微之

非顯也學者亦惟是微大學之顯而闡中庸之
幽則庶有以得其源流指趣之一而知大學未
易曉而中庸亦無難通矣雍正十有二年六月
紀再貳成均事日與諸生講貫二書之理尋大
學以微而繹中庸以顯數學相資頗有所得退
而存其說若干條越明年二月蒙
恩遷官洗馬復經籍之專司職編摩夫管見爰輯其
說各爲一冊凡子朱子章句或問語類中已見

之說不復贅但曲喫其引而未發之旨則十居其五焉蓋義所自來實皆竊取子朱子不敢誣也雖然二書之作皆原於聖人一貫之道或主省察以致一之用或本存養以立一之體其理廣大精微非好學深思鮮能知其故紀以膚末之學庸近之思雖極意研索究何足以發揮先哲之精蘊於萬一此則私心之所深愧也夫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夏閏四月蒲坂崔紀謹識

成均課講大學

國子監司業崔紀

凡讀書當先得其主腦。大學章句序曰。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或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朱子論大學道理。拈出性字。論大學工夫。拈出敬字。皆是極得主腦處。

大學是曾子聞一貫後所作。明德卽一也。一者誠也。誠意正是求一緊要工夫。能誠其意則明德在我。而脩己治人。一以貫之矣。

曾子聞一貫從忠恕入手。誠意卽忠也。絜矩亦恕也。皆是曾子平日極得手工夫。細玩治平兩傳言恕言絜矩言心誠求之言忠信以得之便見。

大學脩身以上。只做得一箇忠字工夫。齊家以下。只做得一箇恕字工夫。此一書先後本末之意也。

聖經

聖經一章。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二句。足以括盡。

聖經一章。是兩段對偶文字。前一段言綱領。後一段言條目。明明德於天下節。與大學之道節對。物格而后知至節。與知止而后有定節對。自天子二節。與物有本末節對。然明明德於天下

二一節從知所先後四字生出。正言進爲之有序也。結以脩身爲本。其本卽物有本末之本。可見綱領條目。總重在本上。乃大學全書之指歸也。

聖經一章條目有八。然約言之。只是兩條。曰格致屬知。是始條理之事。誠意以下皆屬行。是終條理之事。觀知止節提出知得對說可見。

大學之道。大人脩己治人之術也。小道不能致遠。大道可以兼善。

章句虛靈不昧者。心也。具衆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性卽心之體。情卽心之用。此天所以與我之大體。故曰人之所得乎天。

朱子釋明德。是擧一心之全體大用而言也。

虛者明之體。靈者明之用。具衆理者明涵於內。應萬事者明照於外。

陸稼書謂虛靈不昧。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是重在具衆理應萬事上。薛文清公云明德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蓋心明則理亦明。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爲。此說更精實。勝稼書之說。

德卽五常之德。天命之性是也。其曰明者。則以心之統此德而言也。經意尤重明字。與他處概言德者不同。

明之工夫。不外知行兩端。知曰明者。卽補傳所謂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也。行曰明者。卽誠意傳或問所謂內外昭融表裏澄澈是也。朱子曰。格致是要知得分明。誠正脩是要行得分明。須細心體會此意。與他處概言知行者不同。

明以敬爲統體工夫。敬則此心常明。不爲氣昏物蔽。又知行分明之本也。

章句因其所發。卽中庸致曲。孟子擴充四端之意。是明之工夫下手處。

新民專以化言。而處在其中。化是教人之事。處是養人之事。新民者明明德於家國天下。言教而養在其中矣。教人以恕。養人以絜矩。章句推以及人。是融會恕與絜矩之意以疏新字也。其源頭又從萬物一體來。所以治平兩傳皆言仁。而恕與絜矩皆所以行仁也。

明明德兼身心意知物。而章句止言心者。萬物皆備於心。知者心之神明。意者心之所發。身者心爲之主。擧其要則餘可該也。

新民兼家國天下。而經止言民者。擧其遠則近可該也。

至善。朱子有以恰好言者。所謂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是也。有

以極好言者。所謂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是也。道以中庸爲至。無過不及處。就是十分盡頭處。非恰好外另有極好道理也。章句事理當然之極。天理之極。極處無不到。數極字。卽新民傳無所不用其極之極。至善之謂也。

知止。卽知其所當然而不容已。知其所以然而不可易。

自古聖賢言工夫。不外知行兩端。然皆於平分兩重內藏相因之意。如舜之精一。孔子之博約。子思之擇執。孟子之知言養氣。皆是也。獨大學於物格知至下。誠意上。說出定靜安慮四字。見知之所以爲功於行。行之所以必由於知之故。乃從來聖賢所

未發者。

定靜安慮。是格致中自得之妙。以此定靜安慮之知。做誠正脩齊治平工夫。則意心身家國天下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也。蓋誠意以下六事。皆必以此定靜安慮之知得之也。

定以志言。靜以心言。安以身言。定與靜有體用存發之分。靜與安有內外大小之辨。

定靜安雖是知止後自得境地。然於未事之前。默識此至善之理。而能志不紛馳。心不妄動。身隨所處而安。亦正可想見其靜中涵養氣象。

大學之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在動處說。未言靜存工夫。惟定靜安三字屬靜耳。

存養有在格致之先者。中庸尊德性是也。其功已具於小學中。有在格致之中者。論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是也。其效卽該於格致內。故大學皆未之及。獨於知止之後說出定靜安三字。此乃格致後之存養。雖無工夫。然知止後有此自然之存養。正是所以能得之本。蓋志者心之所之。志定則能持其氣之帥。心者人之神明。心靜則能立其思之官。身者氣之所充。身安則氣常淸明而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此定靜安所以

爲能得之本也。

定靜安雖無工夫。然靜安慮得。皆以能言。自與有定有字迥別。慮謂處事精詳。正是臨時省察工夫。誠意傳章句曰審其幾。正心傳章句曰有之而不能察。脩身傳章句曰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審與察皆慮也。誠意是慮其意之虛實。正心是慮其情之中節不中節。脩身是慮其事之當理不當理。至於齊治平均爲推己及人之事。所謂恕與絜矩。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亦慮也。恕者以治己之心處治人之事。絜矩者以愛己之心處愛人之事。皆離不得慮字。蓋大學自誠意以下六事。皆在動上做工

天。故統以省察爲要耳。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處之一字。亦正
是曾子平日得力工夫。

得字中。有無限工夫次第究竟在。非一知止便自然能得也。

事有終始。始卽始條理者智之事。終卽終條理者聖之事。朱子
章句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其說原本孟子。確不可易。近日新
解皆謂知止之知。僅是曉得大槪。

物分殊而理一。事異條而同貫。蓋本末實一物。終始實一事。

秦漢而下。治不若古。只緣不知本字。陸王之徒學難入聖。只緣
不知始字。知所先後之知。可淺看不可慢看。

遺其本而專事於末。雖有井田學校之規。亦不過粉飾具文而
已。豈但遺本。並末亦不成箇末。昧其始而專務於終。雖有脩己
治人之功。亦不免鶻突差謬而已。豈但昧始。並終亦不成箇終。
此先後之序。所以不可不知。

齊治平皆不外化處兩端。然明明德於天下國家。只在化上說。
故或問於齊家則曰正倫理篤恩義。於治國則曰立標準胥教
化。蓋言化則處卽在其中矣。至於平天下傳。雖專以與民同好
惡而不專其利爲言。然開端先從孝弟慈說起。則言處正所以
成其化也。

正心兼存養省察。靜時存養。卽中庸之致中。動時省察。卽中庸
之致和。然大學却只說得省察一邊。觀傳文可見。

能誠其意。則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矣。其心猶有
不正。身猶有不脩者。則不過情之所發。與事之所行。或有未恰
好處耳。

知者心之神明。聰明睿智。聖人生知之質。而文理密察。衆人同
具之德。其緣感而發者。卽明德之自然流露。良知也。其必因所
發而格物以致之者。竭其耳目心思。以明明德處而知者也。

朱子曰。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按是非之

理雖在物。而是非之心本於智。人惟本有此是非之心。然後能
於物上格是非之理。困勉錄曰至雖在格後。而知實在格先。不
是有知。將甚去格。其說甚精。

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蓋物字所該雖廣。然語其綱。則不
過明德新民二者耳。

或問小註謂曰欲曰先。各兩句有分別處。有交接處。學者於此
固要曉得其分別處。尤須細思其交接處。試以身心意知言之。
身所具耳目之類是也。然必先立乎其大者。而後小者不能奪。
蓋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身所接君臣父子之類是也。然將欲

天經惟此肫肫之仁。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有達德乃可以行達道也。此身與心交接處。心統性情。性者心之體。仁義禮智。皆天理之本然。性無不善也。情者心之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天理之自然。情亦無不善也。而私意皆足以害之。蓋此心一爲人欲之私所夾雜。則其體必不能廓然而大公。其用必不能物來而順應。正心者欲存養省察以正本然自然之天理。則不得不先遏人欲之萌動也。此心與意交接處。意有好惡兩端。而好惡之意由是非之心而發。人心有是非。然後有好惡。必是非之心無不明。然後好惡之意無不誠。誠由於明。一定之理也。又如意有欺慊兩念。惟知能導意而極其慊之量。亦惟知能糾意而遏其欺之萌。此意與知交接處。然意與心交接最密。而誠意工夫爲脩己治人之本。直貫到平天下方住。正脩齊治平。節節內有箇誠意在。致知亦然。知但與意交接。而知是始條理之事。亦直貫到平天下方住。觀格致誠意各自爲傳可見。

知有妙意之功。然心身家國天下之理。何一非知之所妙。知有宰意之權。然心身家國天下之事。何一非知之所宰。此致知所以直貫到平天下方住也。

聰明繇見聞而廣。不見不聞。豈能懸空而覺。睿智出思慮而深。不思不慮。豈能憑虛而悟。此致知所以必在格物也。

八條目中。節節有箇止於至善在。

朱子曰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脩其身此卽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脩身則釋氏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

言本末兼及厚薄何也。蓋身不能離家以爲脩。孝弟慈所以脩身。卽所以齊家。雖獨善其身者。可以置國與天下於不問。斷不能去父子兄弟夫婦之倫。若離家以脩身。則爲釋氏老是異端之教。而非大學之道矣。

所厚者薄。卽是本亂。所薄者厚。卽是末治。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眞西山大學衍義。以脩身爲要。而兼及齊家。皆見身不能離家以爲脩。而國與天下不能外家以爲則。二子深得大學之旨矣。

明明德傳

明明德傳須體會經文一本字。知得是本。則知傳者之意重在自明二字。蓋對新民而言也。觀章句己德二字可見。

德何以克明。謂此心不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也。其工夫在顧諟。其究極則曰峻。此三引書之淺深次第也。

天之明命卽性也。朱子章句序言性本此。

顧諟天之明命。卽論語畏天命之意。戒懼愼獨。是顧諟鐵板不易之解。湯之顧諟。亦只是聖敬日躋而已。

永子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新民

堯之峻德卽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德然峻德亦衆人所同得只看中庸尊德性之目高明廣大四字可見。

峻是明到極處所謂止於至善也。

新民傳

新民傳須體會經文一末字知得是末則知傳者說自新正是說新民蓋自新作新於新字甲裏工夫各半。自新是躬行之化作新是學校之敎新命則自新作新之極也觀章句以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並結可見。

大學以明明德爲本。凡說新民皆從自新做出躬行之化固從自新來學校之敎亦從自新來蓋末從本出末皆本中之作用故末卽是本歸重明明德自是顚撲不破之理然吾謂明德新民各有界限在新民傳中說自新却又卽是新民事學校之敎固是新民事躬行之化亦是新民事蓋本爲末用本乃末中之本領故本亦卽是末實作新民說方有分曉。

盤銘節言躬行之化。卽論語爲政以德道之以德爲民做箇樣子也觀傳者引盤銘而移新民之新以言明明德其意蓋可知矣。

盤銘言日新與顧諟同其工夫亦只是一箇敬字存養省察是也。

傳者引盤銘自有意思見得聖人提撕警覺之敎未須於學校先勸諸有竅與泛言學問者不同。

作新民承上節自新來言學校之敎卽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一段意思然細玩一作字亦便有上節苟字日字又字之振奮精神在內正是現身作法也。

其命維新承上兩節來言自新新民之極也蓋躬行之化學校之敎皆止於至善了章句能新其德以及於民雖用串說然末節章句自新新民則用平結蓋兩事也。

其命維新之命卽平天下傳不易之峻命靡常之天命也章句能新其德卽愼德而善也以及於民卽絜矩而得衆也始受天命則不易之命靡常之命在我矣。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無所不三字。包自新作新兩事用其極卽新命之謂所謂止於至善也。

自新不用其極則無以立新民之本而於躬行之化有所虧作新不用其極則無以盡新民之事而於學校之敎有所欠。此是

所以要無所不用其極之故。

止至善傳

止至善傳要體會經文事有終始一句以知止能得爲綱前三節屬知止後二節屬能得細玩章句便見。

章句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物卽格物之物。次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知卽致知之知。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指出仁敬孝慈信來正教學者以知止之道也究五者精微之蘊卽所謂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而又推五者之類以盡其餘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

無疑矣。事卽事有終始之事。四節五節於能得中分出明新兩項明德本也新民末也。已爲本末傳張本矣。

許東陽曰王畿居天下之中。王觀濤曰王都爲四方之極。中字極字皆妙。說得至善意思出。

敬以心言。敬存於心而無間曰緝敬存於心而無蔽曰熙。卽純亦不已之意也。傳者釋止至善而必以敬言者。敬者聖人一心之主宰所以止於仁敬孝慈信之本根。前兩傳曰顧諟。曰日新後誠意傳曰愼獨。平天下傳曰不可不愼。曰愼德。皆是此意。朱子或問小學大學皆由乎敬之說正融會此數傳以立言也。

仁敬孝慈信五者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已以此脩人以此治爲明爲新。皆欲止於是而已矣。瞻彼淇澳節卽以此體之於身而爲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前王不忘節卽以此措之於家國天下而爲新民之止於至善。

大學言仁敬孝弟慈信。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達道。明新至善之目之大者也。格物致知知此而已。誠意正心脩身行此而已。齊家治國平天下推此而已。蓋大學之綱領條目所該雖廣然其大主腦則無踰於此。故此傳言仁敬孝慈信卽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齊家以下言孝弟慈卽父子兄弟夫婦之道

也。此天敍之典天秩之禮。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中庸言費隱之道。亦只是發明此五倫之達道。其理同也。

道學自脩是止於至善工夫。所學所脩卽仁敬孝慈信之道也。其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蓋窮理無異剖物。必精而益求其精。去私無異攻堅。必密而益致其密。要從四如字中細究出止至善工夫來方是。與他處泛言知行者不同。

止至善工夫尤在如磋如磨上。

講習討論格致之事。省察克治誠意之功。曰恂慄則心無不正曰威儀則身無不脩。

或問小註謂恂慄從瑟僴想出者何也瑟是渾然無間而非私之所能入此是敬之密於心者無可乘僴是毅然有主而非怠之所能勝此是敬之直於心者無可屈嚴密武毅皆從戰懼中出。

前王新民所以止於至善者固在其賢其親其樂其利上然有本焉親賢樂利皆盛德至善之餘澤也蓋盛德至善是躬行之化本也親賢樂利是區處之道末也親賢以家言樂利以國與天下言。

傳者釋明明德而曰民不能忘則盛德至善之化行而齊治均

平已有其機矣親賢樂利則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兩事相承正是本末實一物底道理。

大凡援引經傳皆是自己胸中先有一段道理然後引古人以証之耳觀大學釋三綱領皆是傳者自已先細玩經文見得明德新民止至善道理工夫究竟實是如此然後援引詩書來證所以其間文理接續淺深始終各有次第讀者不可泥詩書中之古人分别安勉高下而沒傳者之本意也。

本末傳

治國章言化平天下章言處此章言聽訟皆各舉新民一事而言。

明刑所以弼教聽訟亦是使民改過遷善之法與井田學校諸大政相爲表裏但聽訟是治人之術於聽訟上求民改過遷善凡明達果斷者皆能之末也所當後也使無訟是脩己之化不待聽訟而民自改過遷善非盛德至善者不能本也所當先也

朱子曰刑者輔治之法德者出治之本刑能使人遠罪而已德則使人日遷善而不自知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正是夫子此二句之意。

聽訟與用人理財相爲表裏。

聽訟亦能使民革其舊染試看爲守令者明足以燭姦斷足以決罰則凡素爲罔誣者悉皆斂跡不出而善良者經其懲頓或偶然感悔自悛亦不可知豈不是新民之事但不先務明明德以化之而徒求之聽訟此其所以爲末而當後也。

天地間原有一等梗化頑民德敎不能感化而必須刑以治之者聽訟自不可廢但聽訟是末末離不得本末而有本則末卽本之妙用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是也末而無本則末乃徒法而已豈能自行。

聽訟是治術使無訟是學術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

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使無訟。大畏民志。是所以使無訟。

德畏民志。尤須細玩大字。大字從聖人明明德止於至善來。或問所謂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也。非但刑威之畏小德威之畏大之謂也。○前傳盛德至善。正是大字根苗。

末不一末。聽訟特新民中之一事。本只一本。使無訟中已具有明明德之全體。

大學論綱領指趣而歸於知本。則全書之所重可知矣。此正是

一以貫之之理。

格物致知傳

格物致知必先習於誠敬何也。蓋敬者所以存心也。居敬乃能窮理。即中庸所謂致廣大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然後能用盡精微底工夫。溫故而涵泳乎其所已知。然後能用知新底工夫是也。誠則無自欺之蔽。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求知之道。須以不自欺爲本。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即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之端也。人惟性中原有此智。故能做格物工夫。此二句是所以格物之本。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即吾之明德散在萬物者。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身心家國天下皆物也。

識得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便當用尊德性工夫。識得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便當用道問學工夫。二者大小相資。動靜交養。其功不可偏廢。

已知之理。是德性之知。即良知也。極即至善也。

理有萬殊。有一本。即物窮理。是窮其萬殊。豁然貫通。是通其一本。

即物窮理。是多學而識。豁然貫通。是一以貫之。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此是即物窮理所以能豁然貫通之故。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直說其格法當由淺以入深。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橫說其格法當自近以及遠。

表者當然之則。裏者所以然之故也。精形而上者。粗形而下者。

全體者性也。大用者情也。

吾心之全體大用。即是明德無不明。即朱子所謂知得分明也至於意誠心正身脩。則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行得亦分明而明

是于匕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

之之工夫備矣。

誠意傳

誠意傳大指謂好善惡惡者意也。此好善惡惡之意自己所獨知之地以至人所共知之地皆當省察其自欺而克治之以求自慊。所謂誠也。開端五句已將誠意之義說完。然慎獨尤爲誠意扼要工夫。蓋獨者己所獨知之地。卽中庸所謂隱微。朱子所謂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尤爲人所易欺。於獨中省察其自欺而克治之以求自慊。其工夫較之見者顯者爲尤難。蓋隱處無欺。則見處可知。微者無欺則顯者可知。冥冥之中無墮行然後昭

昭之地有信。節誠意之功。造端於此。乃由隱而見。由微而顯也。觀章句然字一折。屑次幷然。次節三節卽自欺之小人而極言獨之不能掩。是又從首節獨字下一轉語。謂雖人所不知之地。而實無人不知之。重在一嚴字。所以甚言獨之不可不慎也。觀三節章句雖字一轉。可見蓋閒居卽獨也。卽人所不知之地也。其曰如見肺肝者。是人從掩著上視之而實有以見之也。小人誠於中而形於外。君子視其外以見其中。皆實理實事。論語所謂觀所由察所安人焉廋哉是也。此二句中卽具有嚴字之意。三節特引曾子之言以明之耳。故君子必慎其獨。與首節文同而意與。是因獨不可掩而愈不敢不慎。意愈加切矣。末節言誠意之效以總結上文。潤身之德。卽明德也。君子自脩。由人所不知以至於人所共知。念念相承。無敢少有虧缺間斷。則意無不誠。而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明德乃實有諸己。曰潤身。曰心廣體胖。則正脩之功思過半矣。卽齊治平之功亦過半矣。

誠字有二義。其而無僞。實而不虛。中庸章句所謂誠者眞實無妄之謂是也。大學之誠意。朱子雖以虛實言。然虛實卽眞僞也。眞僞是虛實之所以然。

語類中解自欺只有兩樣。其以勉強塞責言者。是快字反面。其

以分毫虧欠言者。是足字反面。

或問釋誠意。先從恒性本心說起此好惡之源。卽明德也。蓋好者仁之所發。惡者義之所發。誠意則五常之信之功用也。

好惡在心爲情。在身與家國天下爲事。意則主張此好惡之情與事。兼經營此好惡之情與事者也。誠其意者。謂自慊之初發於心。以至行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天下。此主張經營之意。必無往不實。使情是實情。事皆實事而已。故誠意工夫。貫徹內外。情離不得意。事亦離不得意。蓋誠意卽平天下傳之忠信。忠者實心。信者實事。亦貫徹表裏之謂也。

好惡兼情與事。故誠意合內與外。好惡之情萌芽處。是事之始。好惡之事結果處。是情之終。故誠意工夫。又貫徹乎好惡之始終。

有好惡之情。卽有好惡之意。故好惡是情。好之惡之卽是意。情者性之所發。有善而無惡。意者心之所主。有慊而有欺。

好惡二字。原於明德。其初發於心。則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情。及其行之於身。則爲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事。家以此齊也。至於措之於國。則爲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之恕。措之於天下。則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之絜矩。國以此治。天下以此平也。其理當與中庸喜怒哀樂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致和萬物育焉參看。

愼是意之所由誠。先儒所謂敬而後能誠。不敬未有能誠者。是也。

獨一也。其曰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獨之正解也。其曰人之視之如見肺肝。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又就人所不知。剔進一層說也。

誠意是君子小人分途處。朱子所謂人鬼關是也。然其途相懸。其機甚微。由此入彼。只在獨之愼與不愼耳。

誠意是大學全體緊要工夫。正心以下五事。皆誠意所貫。蓋新民以明德爲本。明德以誠意爲要。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能謹獨以誠意。則明德實有諸己。自正心以至平天下。皆一以貫之矣。故以德潤身。心廣體胖結之。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而已。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大學之誠意。正是學聖之要。蓋能誠意。則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無欲則一矣。潤身之德。卽聖心之渾然一理也。

傳文不承致知者。所以明誠意之要。章句必承致知言之者。所

以明終始之序。蓋知得相因。一定之先後也。

格致誠意。皆從明德中出。格致是智之功用。誠意是信之功用。智以始之。信以終之。則仁之發而爲好。義之發而爲惡。皆純乎理而無欲。由是以正心。而好惡之情中節。由是以脩身。而好惡之事當理。而禮乃可得而言矣。仁敬孝弟慈信之止於至善。卽禮也。

正心脩身傳

正心傳。只要體會傳文一在字。人能使此心常在腔子裏。則當其靜時。其具衆理之體。必虛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及其動時。其

應萬事之用必靈而能合天下之達道然心何以在亦曰敬以
直之而已矣蓋章句敬兼存省直即正也
正心傳要體會虛靈二字之理虛者心之體靈者心之用喜怒
憂懼不得其正則心不能應萬事而用不靈矣然不靈由於不
虛朱子曰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又曰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所
謂無即虛也蓋正心工夫固要於動時省察其情之中節不中
節然虛乃靈之本體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靜中存養其性
之本體尤爲正心重要工夫當與中庸致中和參看
心無欲則能靜虛動直大學自誠意以後其心固已純乎天理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矣然使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寂然不動
之中其鑑空衡平之體豈能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動而不知
所以察之則感而遂通之際其鑑空衡平之用豈能無少差謬
而無適不然大學之正心是箇性情恰好底道理所以又要時
時存養其體之本然時時省察其用之當然也
正心兼靜存動察尤重在靜存一邊然本傳却只就用上說者
以喜怒憂懼上承誠意傳好惡之誠下起脩身傳好惡之辟則
事屬一貫故也
心之體仁義禮智是也忿懥者義之用好樂者仁之用恐懼者
禮之用憂患者智之用蓋禮者敬而已矣故其發爲恐懼即戒
愼恐懼之謂智者明而已矣故其發爲憂患即苦心勞思之謂
然分之雖本四德合之則不外好惡兩端而已蓋喜怒憂懼四
者即誠意傳之好惡初發於心而爲情者也
心統性情喜怒憂懼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性是情之源頭情從
性上流出來原是心所應有底其曰有所者謂事物之來情欲
之感有所偏勝故也有所亦有以未事意必事過留我言者此
是靜中不虛而失其鑑空衡平之體非有所之本義也其曰不
得其正者心之用以中節爲正偏勝則不得其正矣不得其正

亦有旁解如心有所忿懥遇可喜之事則喜之分數必半減是
再應好樂又不得其正遇可怒之事則怒之分數必倍增是再
應第二箇忿懥又不得其正是也正心者靜時存養其不偏不
倚之體其情之所發既皆不偏不倚之所爲而於應事之際又
用省察工夫不使情欲之動少有偏勝喜怒憂懼互發迭出恐
皆中節又隨過隨否則心得其無過不及之用而適如其不偏
不倚之體矣當與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節參看
心者一身之主宰心能常在腔子裏則其用之所行發皆中節
無不合乎天下之達道而得其正矣達道者所以脩身也心之

喜怒得其正。則吾身賞罰愛憎之加自當乎理。心之憂懼得其正。則吾身敬畏區別之施自當乎理。而身無不脩矣。蓋心有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情。發之卽爲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事。本是一貫事。若心之用不得其正。則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合乎道者矣。但本傳只以身之所具言。下傳方以身之所接言。亦互文之意也。

不得其正。卽或問應之旣或不能無失。心不在。卽或問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可見心不在。累承不得其正來。故或問又合言之曰苟得其正而無不在也。

心不在焉一節。卽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四語之反面。

章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四句。是正解傳文此謂脩身在正其心二句。非本節言外意也。

脩身齊家傳

脩身傳。要體會公正二字之理。公者無私。心正者當於理。好惡之僻。是身之所行不能當理。其本由於心之不能無私。必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此脩身所以必先正心誠意也。然心之無私固難。而身之當理亦非容易。蓋當於理便是恰好底道理。卽經文明明德止於至善之謂。不但衆人難以語此。卽平日誠意正心。好惡純乎天理而無私。而身之所行往往於擬議之間。不知不覺而陷於一偏。固不能必其恰好至當而無少過不及之差也。此脩身工夫所以又要時時省察其事之當理與否也。

脩身兼所具所接。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一不中乎禮。是脩其身之所具。好惡取舍之間無一不恰合乎當然之則。是脩其身之所接。然本傳只以所接言者。以上承心之喜怒憂懼下起家國之求非事屬一貫故也。

五情本於五常。與天之五行四時正相似。親愛者仁之發於五

行屬木。於四時爲春。賤惡者義之發於五行屬金。於四時爲秋。畏敬者禮之發於五行屬火。於四時爲夏。哀矜者智之發於五行屬水。於四時爲冬。敖有岸然之意。惰有隤然之意。皆信之所發。於五行屬土。然約而言之。則曰好惡。好屬陽惡屬陰也。

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賤惡敖惰惡之屬也。五者卽誠意傳之好惡行之於身而爲事者也。章句所謂當然之則卽五常之禮也。

好惡之僻。皆是說分數太過處。然不及卽在其中。如好底分數過一分。卽惡底分數減一分。至於不知其惡則並不可以惡之

不及言矣。惡底分數過一分。卽好底分數減一分。至於不知其美則並不可以好之。不及言矣。正心傳不得其正亦然。如心有所忿懥。則怒之欲動。怒之情勝。再過可怒之事。又必倍增忿懥一半分數。固是太過之中又太過。若遇可喜之事。便減却好樂一半分數。則太過之中又必有不及矣。

齊家治國傳

治國傳專言敎。或問所謂此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是也。化人以孝弟慈。敎國以家爲則也。推己以恕。敎國尤以身爲本也。齊家治國不言處者。蓋明明德於家。明明德於國。則處在其中

矣。

治國傳前二節言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之理。所謂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第三節第四節說出仁讓貪戾二者。見出此入彼間不容髮而其本在身。所謂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

孝弟慈。天下之大經也。天下之達道也。孝弟慈之藹然處爲仁是爲恩讓是緝孝弟慈之秩然處爲讓是正倫理是經。一言以括之曰帥天下以仁。仰肫肫之仁。脩道之仁也。何以行仁。曰恕而已矣。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亦嘗可以絜取而僞爲哉。藏乎身者尤必誠於心。敎國敎家皆必心誠求之。此又恕之本也。蓋心卽正心之心。誠卽誠意之誠也。

孝弟慈卽父子兄弟夫婦之達道。獨擧此三者。以其切於家國天下而言也。

君子齊家惟敎之以孝弟慈。君子治國則兼敎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不専是孝弟慈三者。此是家國分殊處。然國之所以與孝與弟不倍者。固由於孝弟慈。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亦不外於孝弟慈。此是家國理一處。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要從分殊上推出理一來。

誠求之心。卽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保赤以此心。保民

亦必以此心。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謂當察識此保赤之誠心而擴充之以保民也。察識擴充卽恕也。察識卽恕中省察工夫。

心誠求之三句。是釋保赤子。實則句句爲如字寫照也。朱子謂此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

孝弟慈。皆率仁之性而爲道者也。蓋仁者愛之理。故其發爲惻隱。孝弟慈皆屬愛。皆惻隱之道也。三者可以仁括。故卽保赤以明慈。而孝弟可以類推矣。

朱子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又曰何也是以君

一國仁讓內兼與孝與弟不倍與事君事長使衆兩層。尤重在事君事長使衆上。與字內兼喩與從兩意。心喩而身從也。

貪與仁相反。戾與讓相反。其機如此。意只歸本一人。

仁讓即是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之意。貪戾即是聚斂悖入之意。

堯舜之仁。即仁讓也。桀紂之暴。即貪戾也。仁暴雖有兩端。其機只在一人。與平天下傳言得失同意。

有諸己無諸己從格致誠正來。謂眞知實踐以倡之也。求諸人好之屬也。非諸人惡之屬也。即誠意傳之好惡推之於國而絜

惡者也。

令即教也。求與非是教之目。

求人非人以教國言。却有齊家一層在內。宜家人宜兄弟以齊家言。却有脩身一層在內。

治國平天下傳

平天下傳專言義。章句所謂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是也。蓋不專利。正是與民同好惡之實。不但言財用是義。即言用人亦是義。如好容賢者。以其利國也。惡妒賢者。只其病國也。總爲養民起見。與不畜聚斂之臣同意。然專言[illegible]

朱子曰絜矩之道上面人旣自有孝弟下面民亦有孝弟只要使之自遂其孝弟之心於下使是絜矩若拂其良心重賦橫斂以取之使他不得自遂其心便是不方從而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事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卻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爲利者義以方外也又曰齊家治國後已言化平天下只言措置之[illegible]

正所以使之得遂其興孝興弟不倍之心也。故章內雖反覆推廣絜矩之意。實則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

章句謂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何也。蓋樂只君子三節。與民同好惡也。愼德五節。不專其利也。秦誓四節中言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與民同好惡也。生財有大道五節因有土有財而言。不專其利也。分之是四小段。合之是兩大段。秦誓以上言其概。秦誓以下言其詳。皆絜矩之道中事。故又曰皆推廣絜矩之意也。

平天下傳只反覆發明義利公私四字。而義利者。公私之原也。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公也。辟者。私也。愼德二節。是以義爲利。而愼德者。與民同好惡之本也。外本內末三節。是以利爲利。而內末者。辟之根也。唯仁人節。公之極也。見賢節。介在公私之間者也。拂人之性節。私之極也。生財節。從有人有土中區出財用。正以義爲利之實。故仁者二節。極言愼德之效。蔽之財散民聚爲尤大。此承上好惡極公之仁者而言也。長國家節言聚斂之臣。使聚斂之臣。正以利爲利之實。菑害並至而無救。極言內末之害。較之民爭奪而貨悖出者。爲尤甚。此承上好惡極私之不仁者而言也。

聖經一章由明明德說到新民由格致誠正脩說到齊治平一
步步推到外邊去平天下一傳由絜矩說入愼德由愼德說入
忠信一層層歸入裏邊來正發明聖經明德爲本脩身爲本之
意。

平天下傳只發明絜矩之道四字中間言愼德言仁言忠信言
義雖皆是明德脩身之事然都貼定絜矩說只作絜矩本領看
與泛言學問者不同

平天下傳該得大學全體之理其中三綱領八條目無所不有
首節所言齊治平是綱領之一條目之三也其曰愼德則格致
誠正脩無不備其曰仁則專指心正而言曰忠信則專指誠意
而言是又綱領之一條目之五也而止至善在其中矣

王政先養而後教平天下先從孝弟慈說起然後及於絜矩者
謂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可無絜矩之道以處之正是以養成
教非先教而後養也

治國之恕是教民之事專以化言平天下之絜矩是養民之事
專以處言絜矩之道卽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是也

章句曰絜度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正是省察工夫省察須要
敬有國者不可不愼愼卽省察之謂也

絜矩卽執中之明法

治國平天下之君子父母斯民者也父母誠求赤子之好惡無
不由中而君子保民不如保赤愛民不如愛子者則以其本無
誠求之心而有昧乎爲民父母之道故也兩傳所引詩書詞異
旨同蓋以明夫保赤愛子之心非由外鑠而僞爲而保民愛民
之道必當推其誠求之心而推之也後面必忠信以得之已胎
於父母二字之中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卽誠意傳之好惡推之於天下
而爲絜矩之道者也

所惡於上節只是解絜矩字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方是就平天下上實疏出絜矩之道之事理蓋有諸己而後求
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者恕之敎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者絜矩之道也

細玩所好所惡四字須有格致本領必物格知至有以通天下
之志而後能知民所好知民所惡也細玩好之惡之四字須有
誠正本領必意誠心正有以勝一己之私而後能好民所好惡
民所惡也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專在養上說卽文王節章句與

民同欲是也。內末節章句又曰財者人之所同欲。蓋民所以徵逐其興起之心者。惟在於財。君子與民同好惡。只是要不專其利耳。能細細體貼傳文父母二字。與章句愛民二字。則其專以養言之信自了然矣。

得衆即有人。得國即有土。已包財用在內。失衆即民之爭奪而散矣。國則不止於財。亦悖出矣。此皆由於能絜矩不能絜矩之故。可見有國者不可不於好惡上致謹。然愼德正是愼好惡之本。是故二字一意相承。其曰先愼乎德者。蓋對絜矩言。實對絜矩之得衆國而有財用言。絜矩而有財用。末也。所當後也。愼德。

本也。所當先也。先愼其本而末則一以貫之矣。此兩段交關處即聖經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二句道理。下一段說話。已包在上一段中。中間只要標出本末二字。歸重在愼德。內末與善不善上見。愼德爲絜矩之本。正見平天下以脩身爲本也。

愼德工夫。或問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然愼德與外本內末互相反。要在戒嗜慾。嚴非幾。不爲利欲所汙染上說。方與上下文皆有關會。

善即愼德。不善即內末。

不易之命。靡常之命。即新民傳維新之命也。與民同好惡而得不易之命。愼德而得靡常之命。則自新新民止於至善矣。

引楚書舅犯。只是取其不內末。當與治國傳之三引詩一例看。咏嘆淫泆。其味深長。

秦誓以下四節章句所謂好惡公之極者。以其仁也。私之極者以其不仁也。仁字承愼德來。愼德正是求仁工夫。仁則無私欲而有其德矣。不仁承內末來。內末者平日不用愼德工夫。滿腔子全是一團私欲。此其所以不仁也。仁不仁皆以心言。又所以起下忠信驕泰也。

保子孫不外親賢。保黎民不外樂利。此容賢之利及國家所以

可好。妒賢之殆及國家所以可惡。而仁人之好惡所以公之極者。即以義爲利之心。不仁之好惡所以私之極者。即以利爲利之心也。

一个臣之好善。至公無私之心。仁也。然非斷斷者不能。蓋忠信者絜矩之本。斷斷者休休有容之本也。斷斷誠一之貌。貌如此則心可知矣。此正是誠中形外處。傳者引此所以爲下文言仁言忠信張本。而其屬意於一心一德之君相者深矣。

秦誓節與孟獻子節皆言人臣之事。而朱子必推其好善不好善與不絜不畜之心。而以爲皆由於絜矩與否之故。蓋天下非

一人所能獨理上有絜矩之仁人亦必大臣羣臣皆以絜矩爲
心君臣一德然後能行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大道而俾天下
咸遂其興起之心不然大臣以媢疾爲心羣臣以侵奪爲事妨
賢病國剝民利已則小民遂生復性之物不奪於君而奪於臣
亦何由能成孝弟慈之治哉此平天下傳所以專言養民而必
兼及於用人也要之取人以身上有絜矩之君則必用絜矩之
臣上有務財用之君則必用聚斂小人此必然之理勢也
拂人之性性卽好惡之理也南山有臺節所好所惡以心言性
則民心所具好惡之理也

月課諸生文藝以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命題因爲
之解曰此二句不但是平天下傳之結穴乃大學全書之結穴
也傳中初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治人之道所以
得衆也卽新民之謂也繼言愼德此脩已之道所以善也卽明
明德之謂也大道卽大學之道道兼明新故大也忠信者何卽
誠意之謂也蓋誠意工夫貫徹內外忠者盡已之心而無隱以
誠意之發乎內者而言也信者以事之實而無違以誠意之驗
乎外者而言也試以好惡言之好惡之情發於心誠意者實其
情之所發使其情爲實情卽忠之發於心而無不盡之謂也好

朱子曰倘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又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

惡之事措諸外誠意者實其事之所措使其事爲實事卽信之
循乎物而無所違之謂也然天下又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
不出於忠者是其一表一裏雖有內外之殊而由中達外總是
一箇實心卽誠意之表裏如一工夫也忠信之所以得大道者
何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與愼德脩已治人之大道
也使無忠信以爲之本則雖其所以脩已治人者未嘗不由乎
大道然亦僞耳僞卽大道之所以亡也試觀中庸言脩身之道
有五凡爲天下國家之經有九而皆本於行之之一一者誠也
一有不誠則或五或九皆成虛文此卽忠信以得之之明証也

論大學之道其工夫莫要於誠意誠意爲人鬼關爲善惡關天
理存亡之幾決之於此能誠意則明德實有諸已而正脩之道
與齊治平之道一以貫之矣正心以下諸傳蓋皆本於誠意而
未嘗明言至於平天下一傳所言天德王道廣大精微無不具
備然其義雖博而結穴惟在忠信則實以見大學全書之必以
誠意爲本也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其言可謂約而
盡矣三言得失何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得衆悖
則失衆得國失國卽得峻命失峻命此以治人之得失決不易
之天命也愼德則善內末則不善得之失之卽得命失命此以

忠由以失之

脩已之得失決靡常之天命也兩節皆言天命靡常卽不易故康誥節章句云此因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申言天命卽申言帝位之難居也其曰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者蓋君子膺天命而居帝位位之得失決於人心其言已深切矣乃復以善不善決位之得失則又是人心得失之本故曰益深切也至於此節直究其隱微幽獨之地而言曰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章句所謂脩已治人之術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與愼德是也居其位者膺不易之命靡常之命是也其得失之本只在忠信驕泰則直以君心言君心之理欲

分而大道之得失判矣是又人心君德之本而位之得失尤在於此故章句謂三言得失語益加切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也此幾字卽誠意傳審其幾之幾周子所謂幾善惡者是也是故二字之承上文何也蓋上文之仁不仁卽以心言之矣唯仁人節章句曰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論語惟仁者節集註曰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是可知仁者是已成功之忠信其心至公而無私忠信是方用功之仁者其心至實而無妄惟其至實而無妄故能至公而無私此是故二字之來脉也張子曰人秉五行之秀以生神爲信實有之理也故其發爲忠信又曰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者信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循乎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觀朱子所言則忠信者乃五常之信之發用其卽誠意之謂也明矣忠信爲脩已治人之本則大學一書以誠意爲本詎非先中庸而以誠爲樞紐者乎

忠信何以與驕泰相反忠信卽誠意只是一箇省察工夫愼獨是也

生財有大道三節是以義爲利卽是愼德二節之實政實效承能好能惡之仁人來其實已包在得衆得國內卽爲民父母而

極言其所得之利也不仁者以身發財與長國家節是以利爲利卽是外本內末三節之實事實害承拂人之性者來其實已包在失衆失國內卽爲天下僇而極言其所失之害也

生財有大道道卽絜矩之道生衆食寡爲疾用舒此養民之實政所以使民得遂其興起之心者也凡章內所言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者其實在之經畫區處如此然從愼德來非無本之道也

衆寡疾舒逐字分疏固有精義衆與寡疾與舒兩字合解亦有精義

自古以身發財之主。豈有自已去聚斂之理。自然只是任用聚斂小人一着。此正與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大道對說。

義卽是德。利卽是財。凡傳中言得失處。得皆可以義該。失皆可以利括。以義爲利。便是天理上事。以利爲利。便是人欲上事。其得失雖在外。而理欲之原則在君心。故義利二字明貼仁不仁說。驕與忠信驕泰相關會。此平天下一條之結穴。卽大學全書之結穴。蓋德之所以明。民之所以新。其關頭皆在義利上。而朱子謂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蓋出於此。其旨誠深矣。

成均課講中庸

國子監司業臣[illegible]

程子曰。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心法者。卽孔子從心所欲不踰之矩也。又曰。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密者心也。一理者。心之所具性也。萬事者。一理之所貫。率性之道也。一理之退藏於密者。心之體。萬事之彌六合者。心之用。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中庸一書。正是發明此意。其曰皆實學者。蓋一以貫之。只是誠以貫之而已矣。

朱子章句序曰。怳然得其要領。中庸之要領。天命之性是也。然

性具於心。性理卽心法也。

中庸一書。原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作。第一支言三達德。從精一二字演繹而出。第二支言五達道。從中字演繹而出。第三支言誠。從允字演繹而出。究之知仁勇費隱誠。皆天命之性。而具於心。其理又皆從一心字演繹而出。首章末章言戒懼愼獨者。乃精一統體工夫。爲存爲遏。從危微二字演繹而出。所以存道心而遏人心也。其言功效。如位育參贊覆載成之類。正堯舜地平天成府修事和之功業也。

中庸一書。是推衍孔子能繼堯舜執中之道統。第一支發明知

仁勇而以索隱章作結。能備知仁勇之全德者惟孔子。第二支發明費隱而以問政章作結。能舉費隱之小大而無不盡者惟孔子。第三支發明天道人道而以祖述章作結。能統天道人道而兼其全者惟孔子。

中庸言下學工夫。皆是教人從退藏於密處下手。如首章言不睹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中間言費而隱微之顯。末章言知微之顯人所不見不動不言無聲無臭之類。皆爲己之實學。誠而已矣。

中庸第一支言強。第二支言造端乎夫婦。第三支歸本於誠。皆是子思喫緊爲人處。

第一章

中庸首章。其體裁與大學聖經同。亦是兩段對偶文字。前一段由性道說到工夫。後一段由中和說到效驗。然後一段從道不可須臾離生出。章句所謂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是也。章句又謂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者。是子思立言本旨。蓋通章只重在天命之謂性一句上。實中庸全書之要領也。

此章最要緊在道不可須臾離三句。道原於天。天之命流行而不已。道統於心。心之一寂一感無間可容息。先言天命。後言人

心。皆是說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之故。

此章前三節是不敢須臾離道。後二節是所以不敢須臾離道之故。

天命之性。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率性之道。即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戒懼愼獨。兩節工夫。一滚做去。如環無端。雖不可強分動靜。然各就其接頭處言之。却截然有動靜之分。戒懼者由睹聞以至不睹聞。即章句所謂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凡以存天理之本然。而持守天命之性。乃致中也。愼獨者謹之於將發之始。豈反忽於已發之後。即章句所謂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凡以遏人欲於將萌。而推行率性之道。乃致和也。下二節道理工夫俱包在上三節內。末則說出效驗以結之也。

中庸首章性道中和存省位育是兩經。修道之教是一緯。

論語曰畏天命。大學曰顧諟天之明命。此子思開端天命二字之所本也。戒懼愼獨即是畏顧工夫。朱子曰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即此已可見矣。

天命二字該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二句。命字中具有不已之意。

天命之性是心之體率性之道是心之用。

天命之性是言性善率性之道是言情善。

天命之性即五常之德語其綱則曰知仁語其目則曰仁義禮智信勇與誠皆所以實其性即信也觀後面言達德至德大德小德可見。

天命之性即天下之大本不外五常率性之道即天下之大經亦不外五典率其仁之性而爲父子之親率其義之性而爲君臣之義率其禮之性而爲長幼之序率其智之性而爲夫婦之別率其信之性而爲朋友之信此五典之道充塞天地而無物不有貫徹古今而無時不然於日用事物之理無所不該蓋五常之外無性五典之外亦無道也觀第二支發明費隱專言五典之道可見。

性命有天人之分而人本乎天性道有內外之殊而外由於內命性道三者合而言之一理而已矣。

天命之性以中之本然者言不偏不倚是也率性之道以中之自然者言無過不及是也修道之教便說到工夫上變化其氣稟之不中正所以復還其性道之中也何謂氣稟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是也。

修道之教從性道來統下存省工夫位育效驗乃天人功效中極關緊要處。

修道之教教之以戒懼即教之以存知仁勇之性教之以愼獨即教之以盡明行强之功此一句中便包得存省工夫亦便包得精一工夫。

須臾以時言該下文動靜說戒懼愼獨工夫由動而靜由靜而動動靜相循密於無間正是不離道於須臾處。

戒懼是存養其道心惟微處愼獨是省察其人心惟危處。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戒懼是存養無爲之誠愼獨是省察善惡之幾。

戒懼似大學之誠意說得渾全愼獨是誠意中最要工夫亦是戒懼中最要工夫莫見莫顯亦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意不専是已所獨知也細玩或問便見。

戒懼愼獨只是一箇主敬工夫敬於何處見於精一上見之。

聖人因氣質而有教君子因氣質而有學戒懼愼獨不敢離道於須臾之頃正是變化氣質工夫。

存養之功極於不睹不聞省察之功始於隱微此君子爲己之學純其功於內即誠也。

喜怒哀樂圖云喜屬木怒屬金哀屬水樂屬火

中庸言性道。專指仁義禮智之心。以其不雜乎形氣者而言。言中和。又說喜怒哀樂之心。以其不離乎形氣者而言。然喜怒哀樂。即是仁義禮智之用。蓋仁禮之性。得乎陽之性而屬健。義智之性。得乎陰之性而屬順。此即喜樂怒哀之心。存主於中者也。喜樂之情。得乎陽之氣而爲舒。怒哀之情。得乎陰之氣而爲斂。此即仁禮義智之心流行於外者也。

人之四情。猶天之四時。喜在心。氣之方舒。似春。樂則發散在外。舒之極也。似夏。怒者嚴肅之象。氣之初斂。似秋。哀者憂慘之象。斂之極而中含怵惕惻隱之意。似冬。四時爲元亨利貞之用。四

情非仁義禮智之用乎。然未發而無所偏倚者。渾喜怒哀樂爲一理。無喜怒哀樂者也。故曰中。及其發而無所乖戾者。謂凡情之動。皆融液性之全體而出。舒中有斂。斂中有舒。舒不乖斂。斂不戾舒。各中乎無過不及之節。故曰和。朱子謂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非係於偏任之喜怒哀樂也。係於喜怒哀樂之中和耳。即天之四時行而百物生。亦生於四氣之冲和耳。

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即是信之性情。蓋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以周子太極圖考之。木火金水各有陰陽定位。土無定位而位乎中央。此土之所以立體也。人心無所偏倚之中。非信之所以爲性者乎。木火金水。各有陰陽專氣。土無專氣而以冲爲氣。此土之所以達用也。人心無所乖戾之和。非信之所以爲情者乎。中庸以誠爲樞紐。其理已胎於中和二字中矣。

中者。誠之所以立體。和者。誠之所以達用。此致中和所以爲盡性盡道之極功。而天地萬物無不位育於此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子思即以中名之者。蓋堯舜之中。本以無過不及得名。似專在外面人爲上說。而不知無過不及之中。皆不偏不倚者之所爲。此天性之本然。而所以爲中之本體實在於此。故推其本而即以中名之。正以見堯舜之中。不待外求。

不假人爲。而天命之性之本無不中者如此。發而皆中節。堯舜之中也。子思易其名曰和者。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過之不可。不及不可。賢智者必須俯而就。愚不肖者必須仰而跂。似有難行底意思。似有勉強矯拂人底意思。而不知事理之當然。皆出於人情之自然。此無過不及之中。只是箇和底道理。故究其實而名之曰和。正以見堯舜之中。初無難事。而亦毫無勉强矯拂斯人之意。子思當日更互其名。自有意思。

性情之德統於心。未發之中心之體。已發之和心之用。

人心之有寂感。猶太極之有動靜也。中則靜中有動。故曰未發

和則動中有靜。故曰中節。

心之體寂然不動是也。心之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心之爲物。寂而感。感而寂。中和無間。可容息焉。此戒懼愼獨之功。所以動而靜。靜而動。一滚做去。如環無端。而不可有須臾之或離也。義理工夫。兩邊關照如此。

大本達道。卽一心之全體大用也。

一事一物。各具之本。本之小者也。中者。仁義禮智信之性。爲萬事萬物統體之本。本之大者也。異學小道專家之術。道之私者也。和者。親義序別信之情。爲古今人物共由之道。道之達者也。

致中。卽太極圖說之主靜。致和。卽通書之愼動。

戒懼以存天理之本然。卽存大本之中。就是致中工夫。人欲肆則達道不行。愼獨以遏人欲之將萌。就是致和工夫。但致字說得極精密完備。必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方算得致中。必自愼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方算得致和。

致者。推而極之。正是不敢離道於須臾處。

朱子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以位天地言之。陽動止其所。卽吾喜樂之本無所偏倚也。陰靜止其所。卽吾怒哀之原無所偏倚也。以育萬物言之。發育萬物之通。卽吾喜樂之中節也。嚴凝爲萬物之復。卽吾怒哀之中節也。

致中則大本立。故天地位。致和則達道行。故萬物育。

天地位於大本。以吾性之健順五常。卽天地之陰陽五行也。萬物育於達道。以吾情之爲經爲綸。卽萬物之羣分而秩然有禮以相接。類聚而藹然有恩以相愛也。

朱子西銘註曰。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此致中所以位天地也。又曰。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此致和所以育萬物也。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卽是位育根苗。修道之敎。則位育之實事實功也。

中和位育。朱子以一身一家一國言之。道理極爲周匝。然總註曰。終言聖神功化之極。章句曰。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位天地育萬物。規模極大。道化極宏。堯舜盡其事。孔子備其理。非小小效驗也。

章句至靜之中。卽不睹不聞。應物之際。則不止於獨矣。

第二章

朱子曰。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中庸者。率性之道

明行强者。入道之功。明行强從知仁勇之性而出。可見惟盡性者爲能盡率性之道。

此下十章。大概發明堯舜精一二字之義。明者惟精之功。行者惟一之功。强貫乎明行之中。所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者也。强便含得允執之意。蓋强之盡頭處卽誠也。

明行强。皆具有誠字之理。所謂誠。止是誠實此三者。非三者之外別有誠也。

第二章。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分別出箇君子小人路頭。以下九章。本惟精惟一發明明行强工夫。須要識得知行互根之理。

與自强不息之誠。末結以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允執厥中矣。

中庸以君子小人對言者三。此章以敬肆分。十四章以險易分。三十三章以爲已爲人分。或以立心言。或以制行言。意實相貫。

君子中庸。承上章致中和之君子而言。中庸者謂其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也。

章句。惟君子爲能體之。卽後面依乎中庸之謂。

章句。有君子之德。德卽知仁勇之達德。如顔子之明健。曾子之精察力行是也。

有君子之德。便是時中底坏基。卽孔子所謂中行之士。中行者中道而行。與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相反。聖門惟顔曾可以當之。○君子與智愚賢不肖。雖有高下。然皆由敎而入。皆要用存省擇執工夫。三種人俱包在學利困勉中。

中而曰時。正發明堯舜之執中爲精微之極致也。蓋執者不變之謂。時者順應之謂。不偏不易之定理。卽無方無體之妙道。此堯舜之中。所以爲至。所以不可能也。然中之爲用雖萬變。而其體惟一。君子祗畏天命。惟操存所受之中以爲本。而泛應無不曲當。蓋體立而後用行。中庸之本旨也。

君子而時中。是以用包體。時中之本。從靜存不偏不倚之中來。蓋時中之中。兼中和二義。時中之時。兼動靜二時。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存養之功也。存養該乎動靜。自動以至靜。無時不存養其天命之性。存養天命之性。卽時中之所以立體也。

時中兼有省察工夫。時中之省察。不專是遏人欲之萌。兼省察其情之中節不中節。自念慮之萌。以至言動之著。皆須省察。省察工夫。貫乎動之始終也。

章句。隨時而在。是時中本體隨時處中。是時中工夫無時不中。

則動靜皆中矣。

執中工夫不外精一。章句解時中。雖本首章戒謹恐懼而言。然知其在我一知字。卽明也。卽是惟精工夫。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一能字。卽行也。卽是惟一工夫。觀十二章雖聖人亦有所不知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二句可見。

小人無忌憚。只是不知戒懼愼獨。

第三章

中庸其至矣乎。承上章君子中庸而極贊之也。章句惟中庸之德爲至。德行是人做底。非泛論道理也。

中庸之德之至。以情之無過不及言。包得性之不偏不倚一層在內。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有待於聖人修道之敎。民所以鮮能中庸者。由於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爲無變化氣稟之聖敎也。章句世敎衰三字。正是所以鮮能之故。

鮮能卽是不明不行。玩久矣二字。上遡堯舜。下嘆周末。無限感慨。便有憂其失傳之意。

第四章

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承上章民鮮能中庸而言。爲下六章之綱。

明本於知。行本於仁。知仁。性也。智愚賢不肖。氣稟也。人之氣稟萬有不齊。而以智愚與賢不肖該者。蓋氣根於理。知仁者性之大分。故氣稟亦不過智愚與賢不肖二者而已矣。

從來過不及皆在事爲上說。中庸則以智愚賢不肖氣稟之異言之。是推本過不及之所以然也。

自古聖賢言知行皆謂行由於知。中庸兼說明由於行者。蓋明行二事。互爲其根。以明言之。初間或止知得三四分。或七八分。迨卽其所知而力行之。行之境愈涉而愈精。則知之明愈歷而愈出。識以導力。力又生識。其究也竟會明到十分處。況生稟之

異者。尤必以力行爲本。觀二十章章句曰。以其等而言。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可見生稟之異者知在行中。知必以行而精。知必以行而生。正可與此節相發明。夫道由路也。卽以行路言之。明是講求路程冊子。然其間爲險爲平。爲正爲歧。必親身閱歷而後所知益確。不但此也。卽再向前進。前塗之平險正歧。雖還要講求路程冊子。然亦可以閱歷之行而類推。此便是明生於行。總之明行二事。互爲功效。天下未有專在行上用功而能行得無少差謬者。亦未有專在知上用功而能知得

親切有味者此道之不行所以不歸咎於賢不肖之過不及而必曰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所以不歸咎於智愚之過不及而必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或謂若說不行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是尚有行在於不行說不去故以不明言之若說不明由於智愚之過不及是尚有明在於不明說不去故以不行言之殊不知若說不行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只了得道之不行四字而非道之所以不行若說不明由於智愚之過不及只了得道之不明四字而非道之所以不明。

人莫不飲食不是以飲食喻道只是說人不能外君臣父子之倫不能無視聽之事耳至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視聽之聰明此方是道術之則治失之則亂道是不可離底非以不能離之飲食喻不可離之道也人多誤將章句道不可離作人莫不飲食說遂謂人日在道之中果爾是不親不義之父子君臣不明不聰之視聽而亦可謂之道矣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以味譬理如此說便有分曉。

第五章

道其不行矣夫爲智者愚者一概也蓋事有終始不易之先後竟句由不明三字非泛爲補出也。

第六章

此章引舜之大知正是惟精工夫問察執兩已爲審問愼思明辨張本而博學亦在其中矣。

問察執兩雖亦是問思辨之事然生知聖人做來却自不同細玩兩好字是出於心之所誠然自然如此毫無勉强之意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亦緣自己先有精切不差底本事是量度由大知中出非精切不差從兩端上得也。

大知之目不外聰明睿知四字然自用一己之聰明則耳目終

有未到處自用一己之睿知則心思終有未周處所謂大知者以其聰明睿知之無窮無盡而言也。

好問而人樂告此猶因問以竭天下之耳目心思也隱揚而人樂告則不待問而天下自無不欲竭其耳目心思矣察其所問是擇善於不必皆善之中別白於衆其擇猶易執其兩端則擇至善於皆善之中別白於白其擇爲更難也。

執其兩端有二義中是箇無過不及底道理固要在事上量度其恰好處中是箇隨時而在底道理又要在時上量度其通變處無過不及者一定之理隨時而在者無定之理。

第七章

智之實知而弗去是也貞者正而固也不能固守而弗去焉得爲智焉得爲貞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正是知之不明處此章爲賢者不肖者警也。

擇乎中庸或性眞時露或意見偶合非眞能擇也。

第八章

此章引回之仁正是惟一工夫拳拳服膺而弗失者守之固也已爲篤行張本矣。

第九章

中庸不可能卽前章中庸其至矣乎之意至者精微之極致其是非在毫釐之間非義精者不能擇其離合在恍惚之際非仁熟者不能守義精仁熟卽知之成功之一非天下之至强其孰能與於斯。

中庸不可能只是動靜難得恰好蓋人之性情少有纖毫私欲則便不中不和動靜便不能恰好此擇執之功所以必賴勇以勝其人欲之私也。

第十章

强本於勇勇卽孟子所謂浩然之氣非性也然天之四德統於乾朱子曰乾健也陽之性也人之勇卽天之乾非天命之性而何蓋勇卽在五常之信中君子法天行之健以自强不息者何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意說來說到盡頭處卽誠也。

章句曰南方風氣柔弱北方風氣剛勁風氣者氣稟之所由來又是氣稟過不及之所以然。

寬柔以敎先要將敎者說得十分懇到委曲聖人兩端之竭雖行不與底心事再將受敎者說得十分不懇到全然不憤不悱不專心致志於萬不可實滿不可柔者而能寬柔則寬柔之得名爲强者方見。

和與中立處衆持己之道也當剛而剛當柔而柔當異而異當同而同皆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

當和而和當中立而中立便是性情恰好處卽中庸之道也然和易流中立易倚必不流不倚方能徹頭徹尾完全箇和與中立求達之所守平生之所守是守大本之中達道之和卽守中庸之道也然不能自强不息[illegible]而發豈能徹頭徹尾守而不失哉。

前言君子中庸中庸其至中庸不可能皆未詳言其事此章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方是

中庸之實事。
人已出處四者於道無所不該。
第十一章
前言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皆大概說索隱行怪方是過之
實事半塗而廢方是不及之實事。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徹頭徹尾不失其性
情之中和處。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君子爲己之實學不息之誠也已爲至
誠無息張本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知方是實知仁方是實仁
勇方是實勇一言以括之曰誠而已矣。
第十二章
朱子謂此下九章皆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蓋君子之道以
隱爲體以費爲用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十二章費隱大小四字
提其綱也何謂道曰五倫而已十二章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十三章曰君子之道四而五倫備矣十四章言修身之事十
五章言齊家之事曰不遠人曰素位曰卑邇皆語小莫破之謂
也十七章由孝而推之極於其[illegible]化修身齊家之大者也十
章由孝而推之極於纘緒成德由家而天下矣十九章推所
愛所親郊天社地又由家與天下而並及天地矣皆諸大德
外之謂也凡此皆費也而隱在其中鬼神章言費隱而包小大
上鳶飛魚躍下爲大孝二三章言祭祀張本問政章言小大而
包費隱上半章收前二支下半章開後一支乃全書之中[illegible]
武下九章大概發明堯舜中字之義堯舜之中即五典之達道
至庸者也然進爲有序而[illegible]惟九十二章曰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謂五典始於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而兄弟朋友無不備焉故十三章即繼之曰君子之道四

而章先大概言其次序如此十五章詳言妻子兄弟之道而及
於順父母十七十八十九三章詳言父子之道二十章詳言君
臣朋友之道皆由順父母而推之以極其至焉蓋君子之道以
夫婦爲造端又必由父子而推極之其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所以行之者一則達道達德一支明行强而歸本於誠
誠即允執厥中之允凡此皆堯舜相傳之所敎而敎熟所爲[illegible]
諄然命之者也。
君子之道承上章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言道之
中庸之道也。

率性之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曰費天命之性無聲無臭故曰隱無聲無臭即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中故曰費而隱

費者天下之達道隱者天下之大本費即大本之流行處隱即達道之存主處

首章言中和渾存發爲一德此章言費隱合外內爲一道

周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發微不可見隱也充周不可窮費也神則君子與鬼神合其德而化育流行者在我矣

君子之道只是一箇對待流行之理此理原於天地而發於人倫對待爲經流行爲緯夫婦此理也由夫婦而極其至亦此理也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此理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亦此理也蓋君子之道雖有大小而實非二物也

聖人不知不能亦是五典中事如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化其兄是也即章句博施官禮之類亦豈有出於五典之外者哉蓋君子之道五典而已矣五典彝倫而已矣天地有憾亦只是對待流行之理有所未盡耳

此章夫婦二字最關緊要蓋夫婦者人倫之首王化之原也

夫婦之道即好合如鼓瑟琴之道也夫婦之道何以謂之至小

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講章中添多有此說

無內蓋閨門之內其事細微是至小其地幽暗是無內至小即微也無內即隱也言道始於夫婦是示人以愼獨之實學便要人從隱微起手也其誠至矣

與知能行不知不能跟前面明行說而强在其中

凡天下物之至大者皆道之所載而無能載道之物凡天下物之至小者皆道之所破而無能破道之物蓋物之至大者皆有外而道無外物之至小者皆有內而道無內故也

凡載物者必大於其所載之物道大無外孰能載之凡破物者必小於其所破之物道小無內孰能破之

引旱麓之詩是於大莫載小莫破中信手拈出道兩件來指點謂即鳶之飛而道在即魚之躍而道在不待推廣於二物之外而後見其上下察也

率性之道兼人物而言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鳶飛魚躍物之率性即物之道也

鳶飛魚躍是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戾天于淵是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

分言上下察便是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言上下察便是萬物統體一太極

察與隱正相反。體之隱者於物上昭著出來。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道卽天地之道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兄弟朋友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也由造端而察乎天地則亦卽此夫婦之道推之以極其至焉耳蓋造端卽極至之端其至卽造端之至也

造端乎夫婦示人以用功之始察乎天地示人以用功之極也

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承上章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言包下面君子之道四一段人卽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身道卽親義序別信之理不遠人者庸也

道不遠人人字分合看分則人人各具一道合則衆人統體一道惟人人各具一道故以人治人而則在當人之身惟衆人統體一道故以愛己之心愛人而已可爲人之則以責人之心責己而人可爲己之則

以人治人卽聖人修道之教因君之所固有者裁之也

論語以忠恕與一貫對說一貫者聖人之道忠恕者學者求道之事蓋一則無欲貫則無息學者之心有欲以雜之則不一有欲以間之則不貫忠則純其心所以求一也恕則推其心所以求貫也中庸以忠恕與道對說道卽仁也忠恕者求仁之方蓋仁者以己及人物我無間忠恕則推己及人所以化物我之間也

道卽仁仁以心之德爲體以愛之理爲用忠所以立仁之體恕所以達仁之用忠以心之全體言是隱恕在每事上說是費

章句仁字卽肫肫之仁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也

以人治人以身言謂道不遠於人之身也忠恕違道不遠以心言謂道不遠於人之心也

子臣弟友人也所求者道也此數句可作道不遠人之註疏

以愛己之心愛人者己爲人之則也以責人之心責己者人爲己之則也然道各足於當人之身各足於當人之心雖以愛己之心愛人卻不是分愛我之道去愛人雖以責人之心責己卻不是分責人之道來責我

五倫至庸之道也故曰庸德庸言庸卽不遠人之謂顧者常目在之也章句雖以成功言然成功者亦非全不用心照管慥慥誠也至庸之道體之於身乃至誠之德也此是通章結穴處

第十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承上章慥慥之君子而言。盖位者。窮通順逆
之遇。居其位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身。君子但因此身
見在所居窮通順逆之位。而實盡其親義序別信之道。總期脩
吾之身而已。外可以命該。命卽大德受命之命。亦不是道外之
事。但君子約其身於位中之道。不敢分毫馳其心於位外之命
也。
素其位而行。行字兼知行。爲其所當爲。卽衆人之所能知能行
者也
素其位而行。則身無不脩。無入不自得。則心無不慊。蓋身無不

盡之道。故心無不樂之位。身無入而不正。故心無位而不樂。
位內是已。位外是人。正已而不求於人。如已在上位。則盡禮而
蒞不求下之忠。已在下位。則盡忠。而蒞不求上之禮。不陵不援。
如此而已。又何怨。
行險徼幸。是無忌憚。亦是自驅於罟擭陷阱之中也
反求諸身。乃素位而行之實在工夫。

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卽五典之道也。承上章反求諸其身而言。君子以五
典之道脩身。由身而家。則有妻子兄弟父母。然進爲有序。父母
高遠者也。妻子兄弟卑邇者也。行遠登高始於卑邇。棠棣之詩
與孔子之言。得其意矣。
行登內皆有知行二意。
妻子好合兄弟旣翕父母其順。合也。翕也。順也。一言以括之曰
一家仁而已矣。
好合之道。從有別做起。旣翕之道。從有序做起。有別有序。理也
好合旣翕和也。周子曰。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萬物各得其理然
後和是也。
序別之心。敬而已矣。序別之道。禮而已矣。此好合旣翕之始事

也。蓋必先理其緒而分之。然後能比其類而合之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樂爾妻孥。卽十二章造端之實事。兄弟旣
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卽十三章所求之實事。

第十六章

此章以鬼神之德明道之體用。承十二章鳶飛魚躍一節之意
而言也。鬼神之德。體微而用顯。微卽誠。以其不見不聞而謂之
微也。微是顯之所以立。體顯者體物而不可遺。如在而不可射
卽微之所以達用。君子之道費而隱。鬼神之德微之顯。鬼神之
德以誠爲本。君子之道以天命之性爲本。人心造化。一理而已

矣。

誠爲中庸之樞紐。然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有兼實理實心言者。此章之誠。卽太極之實理。蓋不見不聞。實理之體。體物如在。實理之用也。

此章言鬼神之德。惟周子太極圖說深得其妙。蓋誠卽無極之眞。太極也。微卽太極本無極也。顯卽陰陽之氣時行物生而變化無窮者也。鬼神之德微而顯。是渾太極陰陽爲一物也。

章句爲德猶言性情功效。性情以不見不聞言。體之微也。功效以體物如在言。用之顯也。功效之顯。皆性情之微爲之。功效是

鬼神之盛。性情是鬼神之所以盛。

德兼微顯。誠亦兼微顯。誠之存主處卽微。誠之流行處卽顯。

章句以二氣言。是對待之道。卽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以一氣言。是流行之道。卽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鬼神之道。卽夫婦天地之道也。

視之而不見三句。作德之盛註語看。約言之。只微之顯三字。

次節約言之。只是無極而太極。

體物不遺有二義。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鬼神。分而言之。一物各體一鬼神。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微也。是卽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二節。承體物不遺而極言其顯。然皆以不見不聞者爲之本。蓋顯皆自微中出。故末節總括之曰微之顯也。微卽誠。顯卽不可揜。微之顯卽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指體物如在而言也。

人心與造化。原無分別。鬼神之誠。體物而不可遺。卽人心之性體事而無不在。說到體物而不可遺。其示人以道不可離之意已切矣。猶恐人行而不著。習而不察。不知其眞不可離。故又提出祭祀來說。以其昭著於人心而不可射者言之。雖極不著不

察之人。當其承祭之時。罔不僾然見位。愾然聞聲。鬼神之體物。能使人心自然戒謹恐懼如此。其示人以道不可離之意尤爲切至。

章句洋洋流動充滿之意。正好體會盛字意思。

此章以鬼神發明道不可離。由體物而使人。由不可遺而不可射。一路逼拶而來。眞令人有不得不戒懼不得不愼獨之妙。

齊明盛服而不敢射。卽人心之戒謹恐懼也。人能存此心於日用事物之間。無時無處而不戒謹恐懼。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便能仁體事而無不在。論語說使民如承大祭。正是此意。

祭祀之鬼神與化育之鬼神一物而已蓋祭祀之鬼神有三天神地祇人鬼是也至於日月之類皆屬天以郊之禮而推之也山川之類皆屬地以社之禮而推之也聖賢明祀皆屬人以宗廟之禮而推之也所以體物而不可遺者此鬼神也所以如在而不可射者亦此鬼神也然郊社宗廟其本又皆由父母而推之故此章之言實承上章順父母之意而言也

大孝以下三章言祭祀皆是主於祭者而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所祭之鬼神而言必祭者有郊社禘嘗之禮義在其心然後能感名得所祭之鬼神必所祭之鬼神有

體物不遺之妙用然後能使祭者有此洋洋如在之心也

引抑詩卽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之意亦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第十七章

此下三章承十五章順父母之意發明父子之道蓋必立愛始於親而後推及於家國天下焉其言饗祀之禮特詳者則又承上章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而言惟幽有鬼神故明有禮樂其道蓋相因也

此章以家庭之有憂者言也蓋舜以瞽瞍爲父以商均爲子旣已難言作述而由父而上又世爲畎畝由子而下又皆屬中材其光前裕後皆取必於一身之大德此其所以立父子之極萬世仰之而不可及也

此章以德福兼隆爲孝之大然德可以人力爲之而福命於天似屬莫必之事故下面只反覆推明大德所以獲福之故而孝之大自在言外

德者天命之性孝者率性之道以性言之則孝由德出大孝不過德爲聖人中之一事然以道言之則孝者五倫之本百行之原凡率仁義禮智之性而爲道者皆必由親親推之而德之彌

綸充塞於天地者何莫非孝乎此德由孝盡而德爲聖人所以爲孝中之一端也

福者祿位名壽天所命也德者仁義禮智之性亦天所命也福命於有生之後德命於有生之初惟聖人之德知之至行之盡於天命之仁義禮智無不盡故聖人之福一身享尊富之隆一家綿饗保之久而於天命之祿位名壽自無不備蓋命福之天與命德之天一天而已矣

此章上六必字四故字必者決然之詞故者所以決然之故也故者何天而已矣天者何理而已矣因材而篤乃天理也薛文清

公云。聖人之德。根乎天理。浩浩不息。猶物之栽。而根乎氣也。是以保佑眷顧。而天之培養者自不能已。旨哉是言也。

第十八章

此下兩章。以家庭之無憂者言也。蓋周自太王王季以至文王。世德纘美。而武王周公。制作盡善。此其所以盡父子之道。萬世由之而不能易也。

無憂者文之遇。而文之德緖卽在其中。卽下章之志事亦在其中。

武周之事。以其迹而言之。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伐暴救民。爲

君之仁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臣之忠也。中庸推其本而言。曰纘緖。曰成德。卽以此爲武周孝弟之道。亦微顯闡幽之意也。

舜與文武。其庸行之極其至。猶在一身一家上說。周公之成德。由尊親之孝而爲錫類之仁。則由家以及天下。而喪葬祭祀之禮樂無不極其明備。下章之繼述。由報本追遠之孝而爲父乾母坤之仁。則由天下以及天地。而郊社之禮義無不極其精深。蓋至此而庸行察乎天地矣。

緖以業言。屬費。德者天命之性。禮之所由制。屬隱。

第十九章

何以謂之達孝。以其所制祭祀之禮。能使天下之人。皆得展其愛敬之心。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也。故天下之人通謂之孝。

志以所存言。事以所行言。事本乎志。志見諸事。亦費隱之謂也。

西銘以窮神言繼志。以知化言述事。神者天地神明之德。卽化之所以立體。化者天地變化之道。卽神之所以達用。

武周之繼述。素位而行。其分雖殊。其理則一。蓋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其揆一也。善繼善述。當以西銘言理一而分殊之義通之。假如父爲士子爲大夫。或父爲大夫子爲士。則亦惟祇

其理之一與不一耳。豈必强其分之無不殊哉。

繼志以文之心爲心也。述事以文之道爲道也。心與心相印。道與道同揆。不可過爲拘泥。在天子諸侯上較量。

朱子西銘註曰。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文之志。卽天地神明之德也。文之事。卽天地變化之道也。譬字根苗。卽在神明變化中。卽在文之志事中。

春秋二節。承上章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詳言其事。其曰春秋者。蓋時祭也。修陳設薦。將祭時事。所以敬先王之所尊也。序

昭穆序爵序立時事序事三獻時事旅酬祭將畢之事燕毛祭已畢之事所以愛先王之所親也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是總言主祭者之事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蓋推先王敬所尊愛所親之心而使天下各得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故章句曰通乎上下。

人能以祖宗之心爲心則必厚於族類人能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必愛及民物此治國所以如示諸掌也然孝於祖宗孝於天地皆自孝親而推故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足括西銘孝經二書之理。

武周所制祭祀之禮自其禮之顯者而言之天下之大經也無過不及中而已矣自其義之微者而言之天下之大本也則仁與孝存焉。

此章七所以字皆是推原其禮之所由制即義也是說他隱處。

第二十章

此承上章治國如示諸掌之意發明君臣朋友之道蓋尊賢者朋友之道也尊賢以脩身則有君脩身以取人則有臣有君有臣則文武之九經可舉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此章乃孔門傳授心法脩身以五達道爲天下國家以九經行道行經皆以三達德而其要歸惟一蓋誠者天德王道之本能誠則一而脩己治人皆可一以貫之矣大學平天下傳言治人之道以絜矩脩己之道以愼德而皆必忠信以得之其原蓋出於此章。

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達德即天命之性也章內兼言勇誠明者明即智誠即信勇貫乎仁智之中而根於信故言誠則不言勇而勇在誠中矣仁統四德誠亦統四德故以仁對義禮智勇以誠對明言皆不過德之一端偏言之仁與誠也若以仁包義禮智勇誠貫知仁勇誠包明言皆該乎德之全體乃專言之仁與

誠也章內前面以仁爲主腦而歸之於誠後面以誠爲主腦而誠即仁之實也德以仁義爲綱故章內以仁與義對言而仁爲五達道所由脩即九經之子來柔懷皆自親親推之義爲五達道所由明即九經之敬與體皆自尊賢推之智不過知斯二者而已禮不過節文斯二者而已勇不過實斯二者而已德又以智仁爲綱故章內又以知與仁對言而仁主於行行到無過不及處即是崇禮之學知主於知知到大本大原處即是精義之學蓋禮之節文即在仁中義之分別即在智中勇亦即在知之成功之中也章內又以明與誠對言者明即智之盡誠即仁之

實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典之達道。卽率性之道也。以道之率性而言。父子屬仁。君臣屬義。昆弟屬禮。夫婦屬智。朋友屬信。此道出自然之理也。以性之盡道而言。修道以仁。則仁貫五倫矣。至於尊賢之義。等殺之禮。知天之智。誠身之信。皆貫五倫焉。此道以德行當然之功也。然行道始於親親。五倫以父子爲本。蓋孝者百行之原。卽仁統四德之理也。明道資於尊賢。五倫又以朋友爲要。蓋朋友有責善之道。而交以信。明本於誠。亦卽誠統四德之理也。中庸一書。以性道爲綱領。其原亦出於此章。

脩身以道。卽脩身以禮也。蓋禮者道之節文。中而已矣。卽親義序別信無過不及之謂。書所謂天秩有禮是也。脩道以仁者。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

修道以仁。卽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之意。

仁卽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乃親義序別信之總名也。

人指人身而言。人滿腔都是惻隱之心。人渾身都是太和之氣。仁如果心。甲拆則其形爲人。及其長也。枝葉兩兩相對。亦有人字之形。

親親。卽五達道之父子。尊賢。卽五達道之朋友。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蓋仁之於父子。眞而無僞。實而不虛。仁在親親上說。便含得誠字消息。賢卽朋友。朋友純以心交。而主於信。尊賢中亦便含得誠字消息。

親親爲大。親謂父母也。大以無所不包言。事親爲事之本。末無不統於本。事親爲仁之實。華無不具於實。

或問謂九經之子來柔懷。自親親之殺而推之。敬與體。自尊賢之等而推之。則是庶民百工遠人諸侯。皆在所親也。大臣羣臣。皆在所尊也。所謂親親爲大者。固以親親之心。切近精實。而爲五達道之所由脩。然能親親以修道。則仁之所推暨。凡子來柔

懷。與一切仁民愛物之道。皆無不可以仁而修之矣。所謂尊賢爲大者。固以尊賢之益。啓沃調護。而爲親親之仁所由講明。然能尊賢以明義。則義之所洞徹。凡敬與體。與一切敬長從兄之理。皆無不可以義而精之矣。

仁統四德。故有仁卽有尊賢之義。有仁義卽有等殺之禮。義與禮皆仁中自具之理。然仁以智爲始事。故有仁又不可無尊賢之義。有仁義又不可不知等殺之禮。知人知天。皆修道中當用之工夫也。

仁禮是天道之發皇處。皆主行。義智是天道之斂藏處。皆主知。

玩章句以義爲分別事理以禮爲節文斯二者可見。
仁義之等殺卽是禮。然以等殺而言。無過不及之中。卽天下之
達道也。以禮而言。則禮者天也。達道之原出於天。卽天下之大
本也。
禮之用爲道。禮之體爲天。
知天本於智。知天乃能精義。精義乃能盡仁。盡仁乃能崇禮。而
身無不修矣。
知人自精義來。然知人又可精義。觀下面尊賢則不惑可見。
知天卽論語之知天命。孟子之知性知天。

知天便含得誠字消息。蓋必如此方是眞知。
天下之達道五。卽首章中節之和也。蓋率性之達道。乃脩身之
達道。其情之自然而無所强者。卽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語其目。
卽此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至切而不可不由者也。天
下之達德三。卽第一支之明行强也。蓋當然之工夫。乃本然之
德性。卽人所同得於天之知仁勇。而其德無不達。凡天下智愚
賢不肖。皆不得以不能自諉者也。學利困勉。卽第一支時中之
君子與賢智愚不肖也。蓋學利困勉。乃君子與賢智愚不肖用
功之名目也。

五達道所以脩身。三達德所以修道。
或生而知之二節。承所以行之之一來。成德入德。皆有一以貫
乎其中。蓋生安學利困勉所以知之成功之一者。固由德之無
不達。寔由德之無不實也。好學力行知恥。全是勇。然勇卽自强
不息之誠也。
好學力行知恥。觀呂氏以愚者自私者懦者言之。則此節應主
困勉者說。好學力行知恥。正是有弗學一節道理。正愚柔者求
以入德之功也。知恥二字。可從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上體會。
細詳九經四節。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

其理不外一仁。其功只是一誠。
體字子字皆就身上說。四體者身之所具。子者身之所出。章句
四體與體察。意貫一貫。身之四體。其休戚不待體察而自覺。臣
之休戚。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猶吾四體矣。
不曰遠人歸而曰四方歸。不曰諸侯畏而曰天下畏。說得較濶
大。不專在本事上收功效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在爲天下國家上說。卽居敬莊涖恭已之
謂。
兩所以行之者一。卽十六章不可揜之誠。而具於人心者也。蓋

誠在造化，固爲鬼神之根柢；誠在人心，又爲道德九經之樞紐也。

凡事豫則立，是箇勉然底一以貫之；不豫則廢，卽不誠無物之意。豫是以實心存實理底工夫，擇執是也。

一者道德九經之樞紐，能豫乎一，則三達德無不寔，而道與經無不行矣。立卽上文所以行之之行也。

道前定則不窮，道者修己治人之道，卽達道達德九經是也。前定者，謂先立乎誠，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一，則渾然一理根於心矣。不窮者，妙用流行，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卽泛應曲當是也。論語吾道一以貫之，是動以天，自然如此，道前定則不窮，是由擇執而得，勉而後能也。

在下位者一誠身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施而不利，此卽在下位者一以貫之之道也。

誠身卽仁身，惻怛慈愛之仁具於心，反諸身不誠，卽反諸心不誠也。

達德所以行達道，然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者，却在達道上做工夫，好學力行知恥是也。誠所以實知仁勇，然豫誠之功，却在知仁勇上做工夫，擇善固執是也。可見道也德也誠也，道理只一貫，工夫無兩層。

誠身由於明善，卽前仁身由於知天之意而申言之也。明善離不得達德之知，誠身離不得達德之仁，而勇在其中矣。誠者天之道也三節，卽前生安學利困勉好學力行知恥之意而申言之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卽前知之成功一也之意而申言之也。

誠者天之道。誠卽性，卽修道之仁義禮智無不實是也。天道卽天命，卽知天之天也。從容中道之道，卽率性之道，卽天下之五達道也。誠者天之道，乃達道之大本也

誠者之所中，誠之者之所擇所執，卽上文達道九經之屬。學問思辨行，亦不外修己治人之道。

同一學問思，在學利者則曰博曰審曰愼，困勉者則曰能曰知曰得，此中正有分別，不得混過。辨與行無分別者，辨不明如何可行，行不篤如何會誠。

第二十一章

朱子謂此下十二章，反覆推明二十章天道人道之意。其實只是反覆推明誠字之意。天道之不思不勉，其根本只是一誠。人道之擇執，其要歸只是一誠。誠卽所以行之之一。是貫此達德

者。德無不實而道無不行矣第二支詳言道第三支詳言德德卽第一支明行強之本也十二章皆以德爲主腦實以誠爲主腦也

此下十二章大概發明堯舜允字之義允者誠也卽五常之信之發用謂信乎且能精能一也允在精一上見誠亦只是知仁勇之達德無不實而已矣其言功用特詳者卽首章位育之意皆允執中之實效也

此章誠明二字爲下十一章之綱盡性以下五章大概言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三章大概言明然明哲從至德中出亦是德

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也祖述以下三章又歸到誠上誠而明明而誠以誠爲根柢以誠爲結穴也

明誠二字承上章明善誠身來聖人之誠卽不勉而中明卽不思而得賢人之明卽擇善誠卽固執誠則明者不勉而中則不思而得不待言矣明則誠者能明乎善則可以誠其身矣

章句德無不實德卽知仁勇之達德實卽所以行之之一德無不實卽知仁勇之達德無不一而已矣

誠該得明天下未有既行而猶未知者亦未有實踐而猶未眞知者章句德無不實以誠言而明卽在其中惟德無不實中節有明無不照故明無不照卽自德無不實中出也不但聖人如此以賢人之誠身而言其始由於明若誠身之後則明善一層卽藏在誠身內是賢人之明亦可自誠出矣

明原在誠前但生安之聖人氣極淸質極純知行皆無工夫故明可該誠誠可該明謂終條理之聖由於始條理之智可也謂明無不照之明出於德無不實之誠亦可也但要識得立言者之意指何如耳子思之意重誠不重明蓋此下十二章只反覆推明誠字之意聖人之明是誠之餘事賢人之明是誠之始事天道人道歸本一誠若孟子論孔子而謂聖由於智其立言之

指固與中庸不同但孟子說得順中庸却似倒說

首章謂戒懼愼獨由敎而入此章又謂明善誠身由敎而入可見中庸兩項工夫俱包在修道之謂敎一句中實則一套事也

第二十二章

此章緊要在盡性下章緊要在致曲然德無不實故性無不盡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盡性以誠爲本致曲以誠爲歸兩章緊要處尤皆在於誠也

或問言理一分殊是此章鐵板不易之解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皆要體會此理。

或問小註至誠以德言盡性以理言盡性根源全在首一句章句知行二意都從此中看出

天下至誠謂聖人知仁之達德極其實。而天下莫能加也。盡性之能事皆從至誠中出。蓋知是實知。仁是實仁。此盡其性盡人物之性之本也。亦贊化育參天地之本也。

章句察之由之與知明處當皆無工夫。所謂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也。然其本則由於知仁之達德無不實而已矣。蓋知無不實。故察之無不盡。知之無不明。仁無不實。故由之無不盡。處之無不當。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其謂此與。

章句解盡性以巨細精粗言。性之巨即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者也。性之細即道之極於至小而無內者也。而精與粗在其中矣。

盡其性。即成己之道無不盡。盡人物之性。即成物之道無不盡也。

朱子發明盡人物之性。以教化言之。蓋盡人物之性。正聖人修道之教也。

盡人物之性。皆兼仁育義正說。

贊化育。即裁物覆物成物。是與天地同用。參天地。即配地配天無疆。是與天地同體。

第二十三章

曲有自其性之所近發見者。亦有因其情之所感發見者。萬物有曲而不能致。聖人有曲而不待致。

曲即性。致曲即盡性功夫。曲能有誠。即性無不盡而德無不實也。至誠以德無不實而盡性。其次以性無不盡而德實。只一顛倒間便有天人之分。亦只一顛倒間便是天人之合。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謂致曲以誠為歸也。曲無不致。則仁知之達德無不實而誠矣。形著明動變化。皆從有誠中出。蓋知是實知。仁是實仁。此形著明之本也。亦動變化之本也。

形著明所以成己。動變化所以成物。

曲無不致則誠矣。由誠而積之至於化。化則至誠矣。形著明動變化。此中正有由誠而至於至誠之工夫在。

章句積中發外。與積而至於能化。二積字皆誠之積也。

第二十四章

至誠者德無不實也。前知者明無不照也。前知之道無他。即其至誠而已矣。

至誠之前知。不思而得者也。夫焉有所倚。

章句理之先見。即鬼神之誠不可掩處。曰兆曰萌。誠之幾也。惟誠之至者能察誠之幾。察者誠之明也。

曰必有曰動曰見皆是此理已形其幾已動前知者知之於形與見動不可看得渺茫。

鬼神是箇實理至誠是箇實心以實心察實理之幾只如以臺誠知至誠一般豈不前知。

禎祥妖孽爲國家興亡之幾皆天地化育之所爲而實理之先見者也惟至誠能知天地之化育蓋其德之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無所倚於思而自得術數云乎哉雖然至誠不但知之而已至誠能贊天地之化育旣知其幾則修省凝承極誠無妄中自有實政實事在不然亦何貴乎其前知哉此章正與盡性章之意相貫通。

第二十五章

此章言成己成物皆以道成之也脩身如何離得道治人亦如何離得道但道必以性之德而行成己由於仁成物由於知性之德也一句最爲緊要然性之德具於心必心無不誠而後性之德無不實而成己成物誠以貫之矣誠字尤爲一章主腦

此章自道之道即天下之達道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者也仁知皆性之德德即天下之達德所以行道者也誠以心言即所以行之之一。蓋道以德而行德以誠而實道德誠作三層看便分曉。

誠以心言性所由實性以德言道所由行誠道中間有性之德一層故末節推本言之。

誠以心言即包得實理一層在內蓋性者天命之實理即心之所以爲體成己之仁成物之知性之發用處即心之所以爲用心無不誠即知仁無不實之謂即性之德無不實之謂誠與性分之有兩層合之只一理。

誠以心言即德無不實之謂次節章句曰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即誠者自成之註語。

誠者自成也只泛論本然之實心尚未說到工夫上自成即成己細玩章句乃爲有以自成旣有以自成等句便見。

誠者自成也即誠者所以自成己也觀後面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轉句便見。

心是管攝此仁知之德底物事心無不誠則德無不實而道無不行矣道以理言雖散在事物上然皆是脩身底道理人之所當自行者也誠者自道之本道者自成之理誠與道皆自成中事。

自道雖不得實心知所以知道仁所以體道仁知之德不實知

何可以行道。
誠者物之終始。先言終。則終而始。始而終。循環無端。此句須識得實理無一息之間斷處。不誠無物。謂雖作意爲之而不得謂之有始。雖智爲之而不得謂之有終。便是無始無終。誠之爲貴貫此心之至實徹始徹終。無一息之間斷也。蓋誠者自成。只是箇成始成終耳。終始二字。是一節最緊要處。
誠者物之終始。便是至誠無息之本。
章句一有不實。是於無不誠中。言其一息之間斷。正從經文終始二字看出。

誠之爲貴。便是以實心盡性中仁知之德。便是以實心盡擇執工夫。而道自無不行矣。
誠者自成。以本然之實心言。無工夫。故曰誠者。誠之爲貴。以用功言。故曰誠之。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以成功言。故亦曰誠者。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此誠者。便是德無不實之誠者故能盡其性。卽能盡人物之性。
章句自然及物者仁也。
以成己言。其用功之初。離不得仁知二德。君子誠之爲貴。內兼有擇執是也。及其成功。則只是箇無私之仁而已。以成物言。知明處。當只消得一箇知字。然却是仁之發用。天下未有在己不仁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也。卽此可悟合外內之理。
成己成物。雖有外內之殊。然推其本而言之。仁知之德。皆天命之性。性固無外內之殊者也。
中庸先言明行强。次言知仁勇。終言性之德。一步步說入裏邊來。蓋全書之要領。性是也。
外卽成物。內卽成己。合外內者。以成物歸倂於成己之中。統外王內聖融爲一源。渾爲一機。無不以天命之性爲大本也。

第二十六章

此章言聖人之本體。重在無息。言聖人之功用。重在悠久。蓋盡性之能事。卽博厚載物之意。聖人之仁也。前知之能事。卽高明覆物之意。聖人之知也。此章由至誠說到無息。由博厚高明說到悠久。則仁知之極。從容之勇也。然其所以然之故。則自上章誠者物之終始來。蓋惟實理無終始之間。故聖人之本體無息而功用亦悠久無疆也。此章首故字之來脉也。
至誠無息。卽上章或問所謂聖人之心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

爲也。

章句至誠之德著於四方。德卽性之德。仁知是也。聖人仁知之德之實。極於無息。此悠遠博厚高明之本也。

徵字妙。謂聖人覆載成配天地而無疆之功業。只如証其中之所存耳。此體用一原之理也。

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無疆。可見至誠之功用。只適如其本體之無息不已。此合外內之道也。

博。是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厚。卽由動而變由變而化。

上章言誠者所以成物。蓋聖人之成物。以無息之誠。徵爲悠久

之業。俾萬物咸得有始有終耳。

萬物有始必有終。而聖人之悠久與之爲終。萬物有終又有始。而聖人之悠久又與之爲始。蓋萬物之始終有盡。而聖人之悠久無窮。聖人之悠久無窮。而萬物之始終亦與之爲無窮。故曰悠久無疆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合與助有兩重意思。皆須細心體會。

聖人與天地同用。與天地同體。並功業之自然處。皆有至誠無息以貫乎其中。觀章句言天地功用。節節以不貳貫之可見。

不貳卽乾坤之元也。卽淸寧之一也。要之只是箇太極之實理。

章句誠故不息。不息卽於穆不已之意。

天地以生物爲心。其心只是一誠。

其爲物不貳。是太極之理。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是陰陽之氣。於穆者無極之妙也。

天命以穆言。聖德以顯言。天載穆而難知。人道顯而易見也。

文王之德。卽知仁之達德。其純處便是無息之勇。

第二十七章

聖人君子。一章着目。聖人是修道以爲教者。君子則由教而入者也。

聖人。卽上章無息之至誠。其道卽與天地同用同體之道也。

洋洋節。卽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之道。優優節。卽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之道。

道體於穆不已。道統有絶有續。於穆不已者。不待人而自行。有絶有續者。必待人而後行。

至德卽達德。知仁勇是也。至道卽達道。喜怒哀樂中節之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

道之至大無外者仁也。至小無內者禮也。須識得德性與發育峻極相交關處。問學與禮儀威儀相交關處。

尊德性。卽所以養吾知仁之德。道問學。卽所以盡吾明行之功。存心。卽戒愼恐懼工夫。致知卽明善誠身工夫。中庸言工夫。只有存省擇執兩項。前路皆分言。此章則一總說在這裏。

存心卽道問學之本原。致知卽尊德性之散殊。

尊德性之屬。如所謂一本。道問學之屬。如所謂萬殊。尊德性之屬。如所謂理一。道問學之屬。如所謂分殊。

尊德性之屬。卽立天下之大本一句道理。道問學之屬。卽寬裕溫柔四段道理。朱子前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此理是也。

存心致知。理只一貫。功有兩重。

心之虛靈。足以貫乎天下之理。理之微妙。初不外乎一人之心。此可見故中有新。而新無非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此可見厚中有禮。而禮無非厚。

凡問學所窮究之理。卽吾心德性之理也。尊之道之。亦是以尊德性者道問學。故合而言之。皆所以修德也。

修德凝道中。便含得誠字消息。蓋德無不修。則德無不實矣。

明哲卽誠明之明。明於理。自尊德性出。哲於事。自道問學出。卽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也。下兩章皆明哲中事。

保身兼免烖永譽二義。不倍足容。可以免烖。不驕足興。可以永譽。

第二十八章

此章只發明一箇忠字道理。朱子所謂忠於上而不背畔是也。然不倍之忠。非尋常羣黎百姓安於勢分之謂。蓋君子實有議禮制度考文之德。旣可以獨創古今之所未有。又可以酌古準今而集其大成。是實有經緯天地藏成萬物進退百王之本領。而不敢自專者也。有德而不倍。方見得他爲下之忠。觀末節引孔子可見。

此章朱子以有位無德一段應愚而好自用。以有德無位一段

應賤而好自專。以末節應生今反古。自是不易之解。然章旨是發明爲下不倍之義。當以賤不敢自專爲主。觀次節非天子三字。三節今天下三字。皆針對賤者說可見。愚不敢自用。只是陪說。觀四節中一亦字。賓主劃然。末節章句補出旣不得位四字。可見生今反古。亦只主賤者言也。若有位者復古。何烖之有。

議禮度文。以二字括曰禮樂。以一字該曰禮曰道。

作禮樂之德。卽至德也。從尊德性道問學來。

有德無位一段。是不敢自作。末節是並不敢復古。如夏時殷輅之類。皆前代之法之至善者。可以說之學之。而不敢復之。此爲

下不倍之道也。必說到此，方是心之盡頭處。此章尤重在末節

朱子謂孔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乃其素志。識得此一層意思，愈見得孔子從周之志。

說字學字，含得明哲二意。孔子說夏禮學殷禮，是旣於禮之義理無不明，且於禮之文爲無不精。

第二十九章

此章只發明一箇敬字道理。然不驕之敬，亦是君子實有議禮制度考文之德，可以寡天下之過，而不敢自矜其德，自高其德，必兢兢於本身徵民考建質俟，總是謙退不敢自以爲是之心。

有德而不驕，方見得他居上之敬。

六事皆不驕之德，有譽乃不驕之驗。

過卽不信不從之謂。過與譽相反。寡過卽有譽，然君子之心，不但不敢言有譽，卽僅僅寡過而猶若未敢必。其字矣乎字，卽末節庶幾之意，其不驕之德至矣。

本身徵民考建質俟，是君子實見得道理無窮無盡，此心實有不自滿足處，非謬爲謙退也。

章句本諸身有其德也。德卽至德，卽知仁之達德，驗其所信從蒙上節來。上言三重雖善，而僅以無時無位，猶不能強民之信從，況不善乎。徵諸庶民，有不敢自恃其德位之意，有必求盡善之意。

本諸身有兩義，一是君子有議禮制度考文之德，出治有本，乃推原不日尊德性道問學而言也。一是君子於三重之道，身先行之，身先用之，凡所以寡天下之過者，皆以身爲本，卽指現在動言行而言也。不謬兼因革損益說，不悖謂不悖於天經地義。

無疑卽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之謂。

知天知人，是君子明哲之學，從至德中出，乃議禮制度考文之本也。

天卽命，人卽性。鬼神不外一命，後聖不外一性。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旣明且哲，其於天人性命之理，無毫髮之不知，故質之俟之，自然運合。

知天卽知天地之化育，知人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朱子謂議禮制度考文，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試觀動言行世爲天下道法則，遠有望而近不厭，此是何等氣象規模。蓋皆自其一念之不驗，而無毫髮之差，故能使天下後世咸受其裁成範圍，截然而不能踰也。

世道世法世則，是君子之譽施及後世處。有望不厭，是君子之

溥洋溢遠近處。

無惡無射，即寡過之謂，庶幾是冀望之詞，正形容君子謙退不敢自以爲是處。夙夜二字，直推到隱微幽獨之中，見不驕皆從心裏出，方是敬字甚頭處。

第三十章

此章言聖學貫古今，該穹壤，體無不全而用無不協。後兩節之意，皆包在第一節內。章何兼內外該本末？所謂外與末，即對下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言也。內與本，即對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天地之所以爲大言也。譬如二字，是一章劃界限處。譬如以上，於下而喻意

無不備，譬如以下，只是關發上面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之理。且

或問小註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帝王天地之道，以時出之，而自無不合，所謂渾然一理者，以大德之存主言，即內與本也。時出而無不合者，以小德之發用言，即外與末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內與本言，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以外與末言，其理皆包在此章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之中。

內外本末，在道上說道兼體用，不偏不倚之中，是內與本，無過不及之中，是外與末，在法上說法兼良法美意，關雎麟趾之意。

是內與本，周官周 是外與末。在上律下襲上說。或問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皆 說外與末。若聖人全體太極，動靜相生，命之流行而不已處 上律之內與本也。動靜有常，分之一定而不移處，即下襲之 與本也。

堯舜之道，文武之 即皇極德位之理。天時自然之運，水土一定之理，即太極動 之妙。孔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便該得易範二書之理。

堯舜之道，中而已 執厥中是也。文武之法，文而已矣，郁郁乎文哉是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之註語，道並行而不相悖，即四時 日月代明之註語。此天地之化也。此天地之大也。小德是 小化底，大德是敦那化底，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小德川流，是不害不悖 之本，大德敦化，是並育並行之本。小德大德，皆以天地言 章何兩所以字可見。

小德川流，即分而言之 物各具一太極，大德敦化，即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 者太極也。小大者分合之謂也。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以 地言之，即於穆不已而萬物各得其

所也以聖人言之卽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也。

大德敦化卽體本則一小德川流卽用散而殊。

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對不害不悖並育並行言則不害不悖並育並行外也末也小德大德內也本也章句所謂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是也以小德川流對大德敦化言則小德川流外也末也大德敦化內也本也章句所謂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是也。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卽性道中和費隱忠恕微顯之理體用一源非有二也。

天地之小德大德卽鬼神之德也德兼情性功效小德大德是性情川流敦化是功效此顯微無間之理也。

大德敦化之化是外面底小德川流之德仍是裏面底此合外內之道也觀至聖至誠二章可見。

中庸二十章以前詳言道道有大小二十章以後詳言德德亦有大小大德者立天下之大本是也小德者何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是也小德大德皆性之所蘊而具於心卽達德也卽至德也達德所以行達道至德所以凝至道孔子之大德所以行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之道所以凝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之道也孔子之小德所以行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之道所以凝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道也以其德之發見於外者言之則爲至聖以其德之存主於中者言之則爲至誠。

第三十一章

此章言小德爲全體之分以立天下之大本者而分之爲五五又各分而爲四每四字而四分之一字各爲一義每四字而兩分之兩字各爲一類每四字而聯貫之一字深於一字之義從古聖賢言德未有如此之詳細者凡此皆小德之積於中者也

而時出之則如川之流而發見於外矣溥博淵泉以上言內時出以下言外此是一章分界處

此章雖由積中說到發外然開端卽曰至聖又曰聰明睿知便是以其明無不照者言之也。

臨以德言不以位言若曰以上臨下則聽必有所遺視必有所蔽而心思之不敏不知者必多矣足以有臨者以臨卦陽在陰下之理參之蓋必有以貴下賤以上從下之德而後能聽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也。

生知之質從天地化育之氣來仁義禮智之德從天地化育之

此來章句曰承者之德其以生知之質爲德者卽中庸以勇爲
達德之理也。
聰明睿知氣也。仁義禮智性也。以氣秩性則性亦流露於外矣。
觀寬裕溫柔等。皆是以發用字面狀其本體可見。
合小德而充積於中。其溥博淵泉底。便是大德敦化。
溥博是橫說淵泉是直說。
溥博淵泉。是未發之大本中也。卽孔子一以貫之之一。而時出
之卽發而皆中節和也。卽孔子聖之時之時。
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皆小德也。而時出之卽川流也。中

間着溥博淵泉四字。正見合小德而充積於中。卽是大德。川流
卽是流那敦化底出來也。

第三十二章

天下之大經。道也。天下之大本。性也。天地之化育。命也。首章天
命之性。率性之道。是從源說到流。此章由經綸而立大本。由立
大本而知化育。是從外說向內。
此章雖從外說向內。然開端卽曰至誠。便是以其德無不實者
言之也。
經綸天下之大經。卽動而無一事之不和。無過不及是也。立天
下之大本。卽靜而無一息之不中。不偏不倚是也。知天地之化
育。卽西銘之窮神知化。朱子所謂通神明之德知變化之道是也。
三者皆從至誠中出。蓋誠以心言。德無不實者。功用之本也。
經。卽正倫理。綸。卽篤恩誼。經者。畢分而秩然有禮以相接。綸者。
類聚而藹然有恩以相愛。立大本。卽太極圖說之主靜。論語之
一貫。蓋生之以靜。而天下之羣動咸統於宗。貫之以一。而天下
之萬殊咸會於元。知化育。卽心涵太極之眞。神通造化之妙。蓋
誠復之體。卽天地之由育而化。誠通之用。卽天地之由化而育
也。

經綸從至誠中出。所謂以達德行達道也。蓋大經卽達道。至誠
卽仁知之達德無不極其實也。經之綸之。則名分秩然之中。其
有情誼藹然之仁。卽首章之和也。若以經綸而析言之。則爲親
義序別信。便是小德川流。
章句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
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卽論語吾道一以貫之之謂也。
知天地之化育。此至誠之明也。
不思不勉。是夫焉有所倚不易之解。然不思不勉。亦只是箇德
無不實而已矣。

肫肫其仁三句正是極狀其極誠無妄之心所謂大德敦化者如此此便是無聲無臭之妙。

章句曰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所謂道者即行道盡性知命之功用也道無不可知但皆從至誠中出仁也淵也天也是直說到至隱至微處非至聖其孰能知之。

第三十三章

前三章反覆發明聖人之德而歸於至誠則學聖之要其必以誠可知矣此章言下學入德之功而以爲己之心爲本爲己之心所以立誠也蓋僞則暴於外誠則修於內爲己之心即聖人至誠之心之基也

朱子謂此章與首章相表裏首章是自裏面說出來此章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蓋此章從微入手而馴致乎無聲無臭之妙。則微之又微而無顯之非微也程子所謂斂之則退藏於密蓋謂此也。

此章以誠爲根本以敬爲工夫以入德成德爲始終德者何以小德言之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是也以大德言之立天下之大本是也統而言之則曰天德而已誠所以實此德也敬是誠底工夫。

淡而不厭是庸近無奇而至理具足如言近而指遠如射行之德知其至極之理簡而文監稱書所謂言寡而[illegible]貌質而[illegible]也溫而理如外渾厚而內精明謂外面春風和氣而裏面[illegible]於事之是非人之賢否無不井井。

此章二節三節言工夫四節五節言效驗只遠近風自微顯六字足以括之蓋二節言微之顯三節言風之自四節五節言遠之近。

遠近風自微顯皆德所分見之地也凡此皆爲己中事而君子所當用功者但進德有其序須從微入手微即獨也。

知微之顯與上二句文義少異蓋微即獨即人所不見之地也微之顯謂誠於中則必形於外凡外之顯皆微之所發耳觀[illegible]章言微之顯可見。

微之顯即莫顯乎微之謂。

微之顯爲通章要領潛伏節固是發明此理以下而敬信威勸天下平皆可以顯括之而君子之德密於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以馴致乎不顯則無顯之非微矣。

人之所不見微也不動不言亦微也不賞不怒亦微也不顯而至於無聲無臭則微之至者也於微處用功只完得爲己二字

耳。

潛伏節承上文微之顯言潛伏孔昭章句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釋之蓋曰潛伏曰人之所不見即所謂幽暗之中細微之事也即所謂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然曰孔昭則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矣豈僅已所獨知而已哉。

二節三節言天德四節五節言王道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不謹獨而可與語天德者未之有也不謹獨而可與語王道者亦未之有也。

首章從道字說起道不可須臾離則以全體工夫爲要故慎獨即統於戒懼中此章從心字說起微者顯之本則以扼要工夫爲急故戒懼以慎獨爲始。

謹獨敬信誠之功也民勸民威而天下平誠之效也謹獨敬信入德之功也民勸民威而天下平成德之效也。

篤恭即不思不勉天下平雖不得禮樂刑政此皆不易之解禮樂刑政修道之教也。

民勸民威與天下平都從敬中來此敬之一字所以爲聖學之成始成終也。

末節三引詩雖是形容天德之微妙然亦正見得不顯之德即

是上天之載與首章天命相應程子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是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太極本無極也周子太極圖說闡發明易理然開端無極二字實本於此中庸以此終周子以此始然則周子其殆上接子思之心源而一脈相傳者與

中庸以誠爲樞紐通書即以誠爲發端中庸言天道以至聖至誠爲極致通書即以誠聖爲發端皆可見始終原流相傳一致之意。

成均課講學庸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紀有成均課講周易已著錄是書其官國子監祭酒時所著也其旨謂大學以慎動爲宗故所言多顯中庸以主靜爲宗故所言多微究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學者惟是微大學之顯而闡中庸之幽庶有以得其源流指趣之一矣云云然以學庸分屬微顯且謂中庸以主靜爲宗而不言存誠似於理終未周密也

讀孟子劄記一卷

〔清〕崔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雍正刻四書溫講雜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孟子劄記無卷數》提要

按史記或曰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或曰親受業於子思未知孰是顧余反覆七篇之旨則無一不出於曾子所傳之大學何也聖人既没其遺書以敎天下後世而全體大用之靡弗詳備者無如大學一編孟子奉遺書以自淑凡聖人單辭片語固無不珍如拱璧而明體達用以上接一貫之傳定以是書爲根柢今讀七篇之文雖奇變化而大綱不外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情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即大學之明德也知言者格致之驗養氣者誠正脩之功皆明之之事也溯厥生平抑何心源之印合與大學新民之道以恕與絜矩爲本孟子告梁惠齊宣滕文諸君明義利辨王霸而大旨歸於同民恕也絜矩也憂樂之與同也一而已矣雖然不但此也道之所貴者中中即至善之理而孟子嘗以射之巧稱之權更嚴其似之亂

豈非以至善所在有不可絲毫假易者邪說者又謂孟子性善之說本於中庸今讀後二篇闡發精微極似中庸藏密之旨要之七篇中本心性之大綱而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其爲根柢大學無疑也余自辛亥丁內艱歸里闕與一二從遊之士發明其說楚著公餘重加研索約前後劄記得若干條極知蠡測有限然沈酣遑復期於稍有心得其先儒已有成說者余固無容贅及云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正月蒲坂崔紀謹識

讀孟子劄記

蒲坂崔紀著

孟子七篇言心最詳蓋心者天所與我之大體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孟子言心其原出於大學明明德

孟子言心前五篇先說擴充工夫後二篇方及操存工夫擴而充之則四海可保操而存之則一私不雜此即大學正心工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主於好惻隱之心是也義主於惡羞惡之心是也孟子七篇以仁義爲根柢即大學十傳以好惡爲樞紐之謂

性不離氣孟子專以不雜者言之故曰性善心兼有人孟子專以道心言之故曰本心曰良心曰同然之心

孟子言王道大指只要同民所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無有不同即大學恕與絜矩之理

大學治平兩傳言教言養皆以仁爲本孟子告諸侯亦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

彙集告梁惠梁襄齊宣滕文鄒穆諸章爲一册可作孟子奏疏藏其私論而未經入告者可作奏疏擬稿讀言言皆二帝三王之道也

孟子前五篇廣大。後二篇精微。

讀孟子書。觀其放膽處。卽須味其小心處。彼是仁者之勇。與悻悻自好者不同。觀不見諸侯等章可見。

孟子見梁惠王章

此章之義。卽大學所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理。

王曰何以利吾國一節。卽外本內末悖入悖出之意。未有仁而遺其親二句。卽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一節之意。但理同而文異耳。

大夫士庶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國。是卽所謂遺親後君也。

始於遺後。卒於弒奪。

只看仁義君親四字。孟子學術治術之正大爲何如。

仁義者天性之綱。智所以知斯二者。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信所以實斯二者而已。君親者人倫之本。妻子之合。兄弟之翕。就於父母之順。朋友之責善。就於君臣之義而已。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性也。故仁則不遺其親。義則不後其君。

君親者人道之大經。卽立國之根本也。

國所與立。君親而已。一言利而弒奪之禍滋。則國危。一行仁義而不遺不後之化成。則國利矣。孟子所言。句句與利國一問相針對。理極淵大。意極縝密。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此章借樂獨樂。卽大學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之意。乃恕與絜矩之道也。後面與齊宣王論鼓樂田獵苑囿宮室好勇好貨好色諸章。亦是此理。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王道之始一節。其理甚精妙。大凡國家井田未及制。學校未及設。亦便有使民悅而願耕於野。使士悅而願立其朝之道。

如此節所言。卽可得民心。如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卽可得士心。

通下章觀之。王者之教養。極於至纖至悉而不敢少有疏略者。皆所以盡其爲民父母之心也。父母之心何心。曰仁而已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庖有肥肉節乃公明儀之言。而孟子引之以明上章所言梁政之虐也。

上章以政言。此章以心言。有不忍人之心。然後能行不忍人

之政曰爲民父母所以發其不忍人之心也與大學治平兩
傳先言如保赤子民之父母同意。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之以仁也。

齊宣王問曰章

孟子見梁惠王先明義利之分。見齊宣先嚴王伯之辨。所謂以
道事君者如此。

孟子告梁惠先言不忍人之政。及王願安承教而後勤其不
忍人之心。告齊宣先發其不忍人之心。及王願明以教我而

後告以不忍人之政。詞有先後。意無異同。從而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竟詳言心所以爲行政之本。離婁之明。竟詳言政所
以爲推心之方。即此篇告梁惠齊宣之意也。

此章約言之。只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前半
所以發王不忍人之心。後半所以敎王行不忍人之政也。細
分之。則有四段。是心足以王矣以下。欲王察識是心。有復於
王者以下。欲王擴充是心。王曰否吾何快於是以下。極言大
欲之難求。所以遏其欲爲桓文之心也。王曰吾惛以下。極言
恆產之當制。所以詳保民之實政也。

保民而王。王以仁也。與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同意。

王不忍觳觫之牛。乃乍見之心。無所安排。天機自然流露。此
之謂本心。此之謂良心。

不忍之心。隨感而發。固非依親民物之序而出。但擴充之道。
則必循親民物之序而進。試觀仁民愛物。自不孝不弟者行
之。便有虛嬌迫促氣象。自孝弟者行之。便有肫誠悠久氣象。
此及人之老幼。所以必先老吾老幼吾幼也。

舉百鈞之力。勇也。察秋毫之明。智也。擴充不忍之仁。則必智
以始之。勇以終之。孟子以此取譬。便有教以察識擴充之意。

老老幼幼。即大學治平傳老老恤孤之說。保妻子保四海。即
中庸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說。

堯舜曰執中。孔子曰不踰矩。曾子曰絜矩。孟子曰權輕重度
長短。皆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章內兩言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前
一詰意注爲不用恩上。後一詰意注危士臣上。

此章發明親親仁民愛物之理。察識擴充之功。可謂深切而
著明矣。讀者詳之。

莊暴見孟子五章

觀宣王之所好。如鼓樂田獵苑囿宮室與小勇貨色之類。正夏書所謂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者。今宣王以一人而兼諸惡。其爲無道固已極矣。若以正理論之。則當直言極諫以格其所好之非。乃孟子不力斥其非而曲導以同民者。豈阿其所好哉。朱子嘗曰。凡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何如。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覩爲許可。自家這裡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泛然言之。使泛然受之而已。可見孟子當日告王。或因其錮蔽於所好者已深。非正言法語所能驟入。因而委曲誘掖。此正忠告而善道之苦心也。豈小人伺察人主之意。迎合趣湊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宣王好田獵。爲四十里之囿於郊關之內。又特下禁令曰。殺其麋鹿者以殺人之罪罪之。虐政如此。民豈有不怨其刑之大者。此當日之實事實情也。王見孟子而知慚。欲借文囿以自解。發問之意。全在民猶以爲大一語。孟子以爲阱實陳其虐。而以同民開導其仁。格君心之非以救民。其意可謂痛切矣。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仁者所以能事小。知者所以能事大。只爲能懲小忿。何謂小忿。卽下文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是也。仁者能懲此小忿。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能懲此小忿。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集註小國不恭。大國侵陵。皆小忿之所由生也。能懲小忿。乃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仁智中。便具有大勇在。

天字正與小忿相反對。樂天故不計小之不恭。畏天故不計大之侵陵。保天下者。保天下之民也。保其國者。保其國之民也。蓋交鄰者。以玉帛相緒而不以兵戈相殘。使民咸得免於糜爛之禍。與後面安天下只是一理。

字小事大。亦從安民起見。仁非養亂。智非苟安。

勇從仁智中發出。故大。蓋大勇之安天下。卽仁字小智事大後一截事。其理已具於保天下保其國中矣。

引詩重在篤周祜對天下二句。引書重在天降下民五句。此文武之勇所以大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人不得三字。必有所指此民之憂也。觀下文引景公與晏子不足之事可見初請發棠其謂此與。

饑者弗食八句。職三韻。尤二韻。覺是古歌謠與夏諺上六句。一

憂一樂。恰好相對。

孟子謂齊宣王曰章

此章言進賢退不肖。皆當與民同好惡。其理本於大學。觀末節集註可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大君者。將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者也。賊仁賊義。失其所以君人之道。則人不以爲君矣。故謂之一夫。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所學所行。卽大學之道也。論其綱。不外仁義。

鄒與魯鬨章

凶年饑歲與鬨對。君之民與吾有司對。幾千人與三十三人對。莫以告與莫之死對。出爾反爾。禍機凜然。凡爲有司者盍三復此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爲善。卽指井田學校言。子孫必有王。猶言爲王者師之意。井田學校可爲王者師。而顧不可使子孫繼而王乎。勉其爲大王之事。卽勉其爲文王新命之意也。

魯平公將出章

孟子第一篇所記。皆告諸侯之言。大國如齊梁。小國如鄒滕。無一能行其道者。篇末記魯平公來見不果一事。一天字足括全篇之旨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乘勢待時。凡當路者皆不可不知。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此承上章而言。上章言事功。此章言道德。

心者大體也。不動心。則能立乎其大者矣。

不動心。卽大學正心之驗。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所謂主。卽孟子所謂帥也。

不動心非持志者不能。

不動心以勇言者。如曾子言任重道遠。須有弘毅本領。蓋任道德與任事功。其理一也。

不動心由於知言養氣。蓋知言則心無所疑。養氣則心無所懼。此知言養氣。所以爲功於心也。然知言工夫。則必知性以盡心。心通道義。而後能知言也。養氣工夫。則必集義以慊心。心無愧怍。而後能養氣也。此又心所以爲功於言氣。而知言

養氣皆必於心求之也。

氣爲體之充充卽塞也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之氣充乎一身。

持志卽大學之正心無暴其氣卽大學之脩身。

持志是敬以直內無暴其氣是義以方外

持志是養心無暴其氣是養氣。

持志是統體工夫先持志而後知言所謂居敬乃能窮理也先持志而後養氣所謂心正而後身脩也但此章之序則知言屬格致持志屬誠正養氣屬脩身其理可與大學參看。

孟子所長在知言養氣則其一生學問固專在此二者然持志乃不動心極親切工夫兼得大學誠意正心兩條目孟子持志工夫已包在養氣內如集義而生者自慊也義襲而取者自欺也養氣由於慊心慊心是誠正工夫卽持志工夫也

養氣卽是脩身踐形工夫觀氣爲體之充可見。

養氣以持志爲本持志兼靜存動察。

大學言喜怒憂懼之有所卽是氣用事心不得其正便是動其心。

孟子善養氣卽大學喜怒憂懼得其正中庸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論語視聽言動中乎禮之謂。

知言屬知始條理之事持志養氣皆屬行終條理之事。

朱子謂知言是先鋒志卽主帥氣則卒徒三者始終本末之序如此

知言是知養氣是勇薛文淸公曰知言從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來朱子曰養氣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來孟子願學孔子此其願學之實驗也。

此章知言持志養氣卽大學格致誠正脩之道得行其道而王則治平在其中矣。

薛文淸公曰至大是氣之盛大而無外至剛是氣之流行而無間形容剛大之意最精。

直養卽自反而縮作爲之害卽正助之害也。

塞乎天地之間謂此氣至大而無處不到至剛而無處不透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便是人能弘道之理。

配義與道是氣配道義非道義配氣也須知道義是主氣是輔天下莫强於道義故守氣不如守理道義本强此理先要看得透徹。

集義是直養工夫。義襲而取。則作爲之害也。

集義義襲。以多寡言。則有足不足之別。以眞僞言。則有快不快之分。集即下文有事勿忘。襲即下文正與助長。

集義猶易言嘉之會。集義則行無不慊於心。故此氣自然發生於中。

集義則心慊。心與義原是一箇物事。義者人心之裁制。即人心所具之性也。養氣者於義上做工夫。正是於心上做工夫。

此章緊要在一心字。心者氣之主也。

勿忘即川就月將不半途而廢。勿助長即優游涵泳不躐等

而進。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如黝舍告子等皆是也。

生心害政。是由內而外。發政害事。是自大而小。

孔子之所以聖者。以仁且智也。孟子之知言屬智。養氣屬仁。故孟子亞聖。

子夏子游子張不如聖人之大。冉牛閔子顏淵不如聖人之化。孟子身分。亦是具體而微。

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以時中言。宰我以事功言。子貢以德政言。有若以踐形盡性言。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此章論王霸。是誠僞之分。以善服人章。是公私之別。過化存神章。是大小之辨。

仁以政事言。以德行仁。謂王者之仁。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也。

同此仁耳。以德行之則誠。以力假之則僞。僞者人亦應之以僞。誠者人亦應之以誠而已。

此章爲小國諸侯言。曰霸必有大國。見非大國則不可僥倖。曰王不待大。見雖小國亦足以有爲。

孟子曰仁則榮章

此章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亦是爲小國諸侯言。緊要在未雨綢繆而已。

吃緊是國家閒暇一句。戰國時。七雄並爭。小國無日不有外患。詎易得此閒暇之時。然及是時而明其政刑。則榮。及是時而般樂怠敖。則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此章當與保民章參看。亦是欲人君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爲當時諸侯大夫言。非泛論爲學之道也。

不忍人之心仁也推此心以達於政事之間則可以保四海矣只爲當時諸侯大夫溺於功利之私不知此心固有不待外求故孟子以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指點出來欲其察識而擴充之也

人滿腔都是惻隱之心人渾身都是太和之氣

謂其君不能者泄泄沓沓不知責難陳善之道者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此章因其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亦是爲小國諸侯言觀人役二字可見

尊爵從美字生出安宅從里字生出人役者賤故以尊爵欣動之人役者苦故以安宅欣動之其得力尤在反求諸己上反求諸己者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也

孟子以仁爲尊爵以仁義爲良貴以仁義忠信爲天爵皆從古聖賢未有之說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書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堯亦是取諸人以爲善蓋聖賢脩身行政惟此無我之心而已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君子不由者道以中庸爲至故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讀此可見孟子才兼將相三代而下惟武侯庶幾能之

此章亦可作當路中實事看

得道者多助所謂道仁是也此章即仁者無敵之謂

孔子論行三軍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論戰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之政在平日懼成之道在臨事

人和即孔子民信之說也

孟子將朝王章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所謂責難於君敬之大者然非在我實有輔世長民之德則仁義之道先未能行而有得此詎豈可僞托

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不是誇張語乃責難之恭陳閉之敬須實實見得孟子小心敬慎處

非道不陳此正是孟子不可慢不可名底本領若無此本領而徒區區較量於往朝就見之間則與當時遊士爭辨於王前士前者何異

陳臻問曰章

辭受之道以義權之是非之理以義斷之。

處物爲義無處即是無義。

孟子之平陸章

爲民請命直以去就爭之。爲人牧者不可不知。

孟子爲卿於齊章

讀此及責樂正子弔公行子二章王驩之積慽深矣。孟子於

不去齊乎。

王驩朝暮見似有包承之意。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然後盡於人心此自致之心誠也即仁也。

此章可與魯平公章參看。木若以美然即平公所謂棺槨衣
衾之美也。無財有財即正子貧富不同之謂得不得以分言
亦即正子士三鼎大夫五鼎之意。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致爲臣而歸爲諫於其君而不受也觀後面言王庶幾改之
可見集註道不行三字所以明孟子去齊之本心也。
固所願也即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意非僞應也此句須
識得孟子惓惓君民底心事。

萬鍾之養是虛拘不是貨取。

不說自已改過而曰爲他人矜式虛拘之情畢現。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晝是齊之近邑宿晝亦是望王改。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章

王如用予三句以當路於齊章觀之則知孟子之言非誣矣。

孟子惓惓君民即孔子斯人吾與之心此是聖賢出處夫就
之本。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章

孟子去齊而有不豫之色是其惓惓君民之誠達於面目者也。

以數則過以時則可與儀封人之論相似。

孟子願學孔子然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如此却似伊尹氣象。

孟子去齊居休章

退而有去志以王雖足用爲善究竟當不得五百年之王者也。

此上五章皆言孟子去齊之事其道即孔子之道其心即孔
子之心也。蓋千里而見王欲行道也道不行而去者退以義
也。宜王欲授孟子以矜式之祿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

皆虛拘也。君子爲道不行而去。豈可以虛拘哉。乃義當去而
又不忍即去者。仁也。孟子欲安天下。孔子欲易天下。同一憂
世之仁。豈若沮溺丈人尹士輩所言。爲果於忘世之行哉。其
曰吾何爲不豫。又與孔子樂天之誠。一而已矣。

滕文公爲世子章

此章是告世子以盡性之學。

世子意在卑近。孟子始終語以高美。

此章始終是責難於世子。

性即吾心之仁義。故曰善也。

性善之旨。道之大原。堯舜之聖。人之極品。孟子與世子言此。
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然人有一致之性。道有
一定之體。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故於其復來求見。又告之以
道一。謂別無卑近易行之說。復勉之以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恐其安於卑近。不能自克。所爲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爲拙射變彀率也。

集註古今聖愚本同一性。謂堯舜非獨優世子。非獨納也。道
兼性分事功說。

夫道一而已矣。謂非善即惡。非法堯舜便成幽厲。此外再無
他說也。

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即言必稱堯舜之意。所謂聖人可
學而至也。然以滕之褊小。非百倍其功不可。故又曰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章

三年之喪。自盡其禮。自盡其哀。誠而已矣。文公行之而遠近
無不悅服。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滕文公問爲國章

通喪之禮。行之以孝。井田之政。行之以仁。

儉者。行仁之本。必節用而後能愛民也。故將言井田之法。先
言取民之制。三代什一之政。皆取民有制者也。有此儉德。然
後可以行井田之仁政。

井田之法。仁政也。其必先告以陽虎之說者。蓋天理人欲不
容並立。戰國既井田法壞。暴君汙吏恣意厚斂。皆此爲富之
念有以害之耳。大學言有土此有財。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
爲之者疾。用之者舒矣。推其本則又曰以義爲利。不以利爲
利。此孟子之所本也。

引陽虎之言。即大學治平兩傳言仁暴言得失之意。

戰國諸侯皆溺於富強。滕小國也。强或不敢言。所患在欲富
耳。故孟子先正其本。

諸下取民二者。能行井田則兩美。不行井田則恭或有妨於
儉。儉或有妨於恭。

人倫乃天秩天敘。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皆所以明人倫一語。
發出先王設教本心。

皆所以明人倫。三代之教。即唐虞司徒之教也。

暴君汙吏。爲富者也。慢其經界。則取民無制矣。

今之魚鱗冊。亦猶古之經界也。然天下有此冊者。不過數省。

一省不過數十州縣。以故民間興訟。半由土田。合天下計之。
每歲耗民錢財。不可以千萬計。爲民牧者。盍於此加之意乎。

吾鄉陸稼書先生作令。所至輒爲民造魚鱗冊。不但有四至。
而且有八至。其制甚精。眞仁政也。

鄉田同井之風。邈然不可復覩。爲今之計。莫若倣秦晉築堡
之法。或千家一堡。或數百家一堡。或數十家一堡。使之聚族
而居。猶可見死徙無出鄉及友助扶持之風焉。

井田之法。不可復行。若大江以北諸省。民以堡居。田以井灌。
亦可以禦水旱。弭盜賊。厚人心。正風俗。興學校。其致治當與
井地等。

田有肥磽。人有勤惰。以及授田還田。春耕秋助諸法。皆包在
潤澤二字中。

有爲神農之言者章

孟子闢許行並耕之說。雖設難多端。其大旨只是謂一人之
身不能備百工之所爲而已。

許行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正歸他處。只在
通義一段。即前章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所以
然之故也。

通義者。本乎天之理。習於人之情。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者也。

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益稷契臯陶。所謂堯舜之仁急親
賢也。堯得舜而敷治。舜得禹益稷契臯陶而使之掌火治水
教稼明倫明刑。所謂堯舜之知急先務也。

堯舜勞心以治人者。不外教養兩端。惠亦養之屬。忠亦教之
屬。惟仁則教養之澤。施及天下後世。可大而可久。

墨者夷之章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旣是一本。則由本而末。便自然有許

多差等。若二本並立。則無差等矣。此三句。是闢他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非。

闢邪說者。須先正其心。中心達於面目。中心者。仁孝之心。即所謂良心。所謂本心也。

陳代曰章

枉己者。不能直人。當與天下溺援之以道章參看。朱子曰。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

景春曰章

孟子之所謂大丈夫。非善養浩然之氣者不能。

周霄問曰章

急與難一章眉目。未嘗不欲仕。故急。又惡不由其道。故難。

未嘗不欲仕。即沽之哉沽之哉之謂。又惡不由其道。即待價之謂。但聖人說來渾含。孟子說得透快。

彭更問曰章

不素餐兮章。言君子有功於上下。以行仁義之道。言此章言君子有功於先後。以傳仁義之道。言。馮少墟問從者數百人。皆講學弟子。非儀從也。後車數十乘。即弟子之車。非孟子輜重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一暴十寒。何益之有。凡爲宰輔者。不可不熟誦此章。

一薛居州。斷不能久於王所。此句亦包得設譬中數年一暴。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章

不爲臣不見。乃君子以道自重處。則其所養可知矣。其曰迫斯可見。又曰先豈得不見者。是又不爲已甚之行也

戴盈之曰章

過則勿憚改與則勿憚章。脩身爲政。其理一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此章引禹與周公孔子。皆以在下輔治者言。正見已之不得辭其責也

天下有道則治。無道則亂。聖賢撥亂反治。亦以道正之而已

道字是一章要領。禹治水。人得平土而居。則固不爲巢不爲營窟矣。然由是教稼明倫以成唐虞之治。便有聖人之道在其中。觀下文言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可見周公相武王誅特補出文謨武烈一層。見周公之制作所以大煥堯舜以來既衰之聖道。又即爲孔子作春秋立案。蓋世衰道微之道即文謨武烈也。至於戰國。而孔子之道又不著。此孟子所以不

得不懼而闢之也。

邪說作而聖道塞。亂之所由生也。故紂之亂曰邪說作。周之衰曰邪說作。至於戰國而邪說誣民。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辯之也。辯之者。所以使之不得作也

好辯。即指距楊墨而言。辯之者。所以息之也

撥亂反治。聖賢皆有扶天命之心。蓋氣化固屬天命。而人事之得失。則賦畀之天命係焉。孔子正君父之倫。孟子正仁義之心。皆恐天命之性或至汩溺也

世衰道微。即仁義之道微也。子不仁之極而後弒父。臣不義之極而後弒君。孔子作春秋以仁義之道討亂賊也

弒父弒君。由於不仁不義。孔子作春秋。就是正人心。亂賊知懼。則亂賊之心可正。即天下凡爲臣子者之心皆可正矣。

知我罪我。聖人自明其不得已之心也

道微而春秋作。春秋作而道著矣。讀春秋之法。亦只要排經所書之事。折準以仁義君親之道而已。

臣弒其君。始於無君。子弒其父。始於無父。楊墨之道行。則春秋之亂又作。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即弒父弒君之類。所謂大亂將作也。觀夫子以東晉清談。梁武事佛。及王介甫。爲證可見。

孔子爲亂賊而作春秋。所以正人倫也。孟子爲仁義而闢楊墨。所以正人心也。其理一而已矣。

孔子正君父之倫。以仁義之道正之。孟子正仁義之心。所以使君親之倫不至墜地也。

楊氏不仁。雖能害義。墨氏不義。兼能害仁。

仁義者人心所具之性也。楊墨之禍。極於無父無君。始於不仁不義。天下紛紛歸楊歸墨。則壞其仁義之本心矣。孟子道性善。稱堯舜。使仁義君親之理。燦然光明。所以正歸楊歸墨之人心也。即凡天下之人心皆可正矣。

正人心與反經相似。所以治其本也。息邪說。則不容以無辯。所以治其末也。但此章之意。却重在息邪說上。息邪說。正所以正人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

仲子以母兄之食室爲盜跖之所爲而不食不居。故孟子竊其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亦未必皆出於伯夷之所爲也。辟兄離母。正是仲子所以不能廉處。當與亡親戚君臣上下章參看。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此章當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參看。彼言不忍人之心，是行政之本。此言先王之法，是推心之方。

聖人之政如井田學校世祿等，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故能仁覆天下。

竭心思即竭其不忍人之心也。聖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原不是竭了後纔然。心虛而政實，竭是精求其理，繼是審處其事。一虛一實，自有先後。

戰國時諸侯大夫狃於富强之說，一味在城郭兵甲田野貨財上用工夫，將先王井田學校之法幾於滅裂無存。故孟子言行不忍人之政，則必究極於此以深責之。

責難即是法堯舜，以君之極品望其君，其恭至矣。敬兼陳閉。是細密工夫。

泄泄者謂吾君不能，則必其君先自謂不能矣，皆畏難之心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此承上章責君陳閉之意而言，見不法堯舜，便成幽厲，不法堯舜盡君臣之道而仁，便是慢君賊民而不仁，二者之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矣。正見君不可不以難自責，臣不可不以難責君也。

至明至巧者以意畫方圓，亦可成方圓之形，然以規矩度之，必有或出或入纖毫不方不圓處。有仁心仁聞者之於人倫亦猶是也。雖其心不必慢君賊民，然其所行以聖人律之，必有或過或不及之處，此過不及即日流於慢君賊民而不自知矣。至即至善之謂。

法堯舜亦只是行其仁政而已。

孟子曰道一，孔子曰道二，其理一也。總是除却法堯舜別無卑近易行之道可以中立也。

堯舜之仁當法，幽厲之暴宜鑒，出乎仁則入乎暴，鑒幽厲正見堯舜不可不法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此承上章仁不仁之意而言，亦有出此入彼間不容髮之意。

此爲有國者惡死亡而樂不仁發。

三代得天下以仁，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爲政卽德教沛然溢乎四海之謂。

發政必先煢獨、爲政必先巨室、皆爲政之要也。

後世爲有司者、率以凌虐士夫爲無私、與不得罪於巨室正相反。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亦是爲小國諸侯言。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謂仁與仁遇、則當論其德之大小。

小役大、弱役強、謂衆與衆遇、則當計其力之多寡、惟仁與衆遇、則德與道合、天命在我、而強大反爲吾役矣、所以然者、以

天心至仁、無日不欲天下有道也。

觀二者皆天、則天命之靡常可知矣。

先叔杏薪先生云、無道之時之天、固無殊於有道之時之天也、自世無能賢之人、而遂不以賢役、自世無有德之人、而遂不以德役、原夫天之仁愛天下之本意、則固未嘗不欲扶弱小而抑強大、但欲其有順之無逆之也。

三代以後、其得天下、雖皆以大小強弱爲斷、然當中原逐鹿之時、以力相角、而仍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可見天心仁愛斯人、而其眷顧者終有在也、孟子之說精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卽大學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之意。

曰苟爲不畜、謂時不可失也。

孟子曰自暴者章

戰國諸侯、只有兩種、強者自暴、弱者自棄、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爲、所以深警之也、但其詞意渾然、又似不專指諸侯而言者。

先叔杏薪先生曰、不居安宅、不由正路、則其所居所由可知矣、故曰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爲當時諸侯欲以富強之術平天下者發。

親親仁也、長長義也、此君子所以脩身而敎於家者也、然而平天下之道與事、亦不過此親吾親以及人之親、使天下各親其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使天下各長其長而已、道豈遠乎哉、事豈難乎哉。

道不外乎仁義、事不外乎孝弟。

孟子曰居下位章

誠卽五常之信、五常之信與五事之思、其義非一、工夫皆相通。

蓋思曰睿睿作聖。由誠身以至至誠。只是言貌視聽之無不
極其誠而已。身之誠者以思爲之主。孟子以誠身爲思誠。其
理甚精。
友人非書石曰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思者聖功之本。可作
思誠二字註語。莊子名柱。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文王之善養老。即在養民之中。故朱子謂藹何養民致賢以
闔天下者暗與此合也。
巨室大老皆曉諸侯以爲政之要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此章非爲富國者末減。所以甚言強兵者之罪也。率土地而
食人肉。慘語令人不忍多讀。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眸子不能掩其惡。謂其不可僞爲也。
聽言觀人之常法也。觀眸子是孟子獨得之秘。然亦有所本
目動而言肆。可以知其將遁者之人。已有行之者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兼此二說

情理方曲盡。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事有事君事親事長三者。守有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者。
就三者而較之。事親爲大。以其爲事君事長之本也。就四者
而較之。脩身爲大。以其爲齊治均平之本也。
守身者。以父母之心爲心。戰戰兢兢。惟恐虧體辱親。此事親
之本也。日用三牲之養。曲體親心。乃守身之餘事耳。
能養志。方可謂能事其親。然惟不失其身者能之。失其身而
能養志者。未之有也。

此章言能守身者。方能事其親。曾子之養志。可謂能事其親
矣。然以守身爲本也。
親在以養志爲孝。親沒以繼志爲孝。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大人何德。曰仁義而已矣。惟大人有正心之學。故能奏格心
之效。
孟子曰仁之實章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愛義敬。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該。就其
實而言之。曰孝與弟。智禮樂以盡孝弟之功效言。智則知明

守固。禮則節其太過，文其不及，所以求至於中也。樂則知極
其精，行極其熟，至於手舞足蹈，和之至也。
此章言孝弟爲行仁行義之本。其言智禮樂者，謂盡此孝弟。
當知明守固以極於中和也，非泛論五常，故言樂而不言信。
五常之性，義屬君臣，然長幼之節，自其少長而已然，尤爲人
之良知良能，至於君臣之義，則不能不待於學，處此從兄所
以爲義之實也。
孝弟自一理中流出，故有子統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孝弟又
自一理中別出，故孟子分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

樂之實一段，是極言孝弟之熟，至於自然而然，要亦是不失
其孩提知愛少長知敬之初心而已。其工夫全在智禮兩路。
人能於孝弟二者，盡其智禮之功，極於舞蹈之地，則仁義之
心，周流洋溢，由是推之於仁民愛物，推之於敬長貴貴尊賢。
則本立而道生，有沛然莫之能禦者矣。此孝弟所以爲仁義
之實，而盡孝弟所以爲智禮樂之實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章
底豫，卽順親，然必自得親，始未有不得乎親而能順親者也。
幹蠱者補於身後，底豫者順於生前。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凡爲子者處
親之道也。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
瞽瞍底豫者如此。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舜文得志行乎中國者，載在虞書二南，其詳可考也。今且卽
其刑于之德觀之，舜之釐降，文之關雎，其造端夫婦者，無不
同也，則其察乎天地者，不可知乎。
揆卽執兩用中之謂，孔子之不踰矩，曾子之絜矩，孟子之權

度，蓋括此一字中。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此章言惠言政，卽是王霸之辨。
政卽不忍人之政，先王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
政順天理，合人心，而其施不窮，卽橋梁一節觀之亦可見。
惠私而政公，公則所濟者大，私則所濟者小，公私卽義利之
謂也。
小惠最能悅人，子產此事，亦是當日百姓所悅而傳之者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禮者中也。中必隨時而處。義者宜也。宜必因時而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似中而非隨時之中。似宜而非因時之宜也。

禮義無定體。隨時而在。亦無定用。隨時而措。須精以察之方得。不然。未有不惑於所似者矣。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章

不屑不潔之士。可與傳道。嚴於非道非義者。能爲堯舜君民之事業。爲學爲治。皆以有不爲爲本。孟子以名世自任。而不肯屈已以見諸侯。亦是此理。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不爲已甚者。聖人之宏。聖人之仁也。

聖人不爲已甚。非過爲寬厚。乃義理之中正當如是也。苟涉一毫私意。則必流入於鄉原之亂德矣。

孔子見互鄉童子曰唯何甚。孟子不爲已甚之說本此。

孔子見互鄉之童。受陽貨之饋。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皆是不爲已甚之意

孟子不郤諸侯之交際。亦是此意。

孟子曰大人者章

大人之學。極於無所不能。大人之應。極於無所不知。然泛應曲當。止是一理渾然。無所不知不能之誠。止不失其一無所知所能之誠而已。

集註擴而充之。正是大人學處工夫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二章

此二章。一以行言。一以知言。逢原卽曾子所聞之一貫。反約卽子貢所聞之一貫。原也。約也。皆天命之性也

逢原者。行極其一之謂。反約者。知極其精之謂

深造之以道。與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相似。自得者。得其原也

居安資深。卽泛應曲當。逢原。則無往而非渾然一理矣。博學卽多學而識。約則知所本矣。

深造卽勿忘。以道卽勿助。深造則不半途而廢。以道則不躐等而進。

深造之以道。卽孔子學而時習之之謂。自得。如程子所謂浹洽於中。所學在我。居之安。如朱子所謂心與理相涵。身與事相安。居安資深逢原。是功效次第。非工夫次第也

左右逢原。則無往而非天下之大本矣。

程子曰。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

事接物而處其當否。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皆所謂博學而詳說也。

程子曰。積習既久。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朱子曰。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所謂貫通也。覺也。悟也。皆得其約之謂也。

博學而詳說之。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至乎其極則約矣。

約則知性知天。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以誠心實行爲本。有本則如水之有原不已而漸進。以至乎其極。無本則如雨集溝澮。涸可立待。雖幸得虛聲。終不能久。非以情對聲聞爲本末也。熟讀或問。自知俗說之謬。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道心惟微。故曰幾希。生而知之。極其精也。安而行之。極其一也。

仁義即幾希之理。散於倫物者也。舜之心渾是仁義。故察之由之。無不盡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道心也。讀此章須先將聖人之存心。逐節深思細想。識得聖人之心。則雖各舉一事。而聖人之全體亦可見矣。禹之心。純乎天理。故一言之善。無不好。絕無人欲。故一酒之旨。無不惡。湯之心。不偏。故能執中。無私。故能立賢無方。文之心。不自滿足。終日乾乾。故民無凍餒而愛之愈深。德爲聖人而求道益切。武之心。周流貫徹。密於無間。故邇易泄而不泄。遠易忘而不忘。至於周公集三王之大成。其心更

無一刻之逸。故思則夜以繼日。行必坐以待旦也。

憂勤惕厲。即中庸之戒懼愼獨。所以操存至微之道心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章

一春秋之義。即王者之迹也。義在人心。不可一日泯滅。孔子作春秋。所以存此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私淑何事。此心此理也。

孟子曰可以取章

取與死生斷之以義則可否立判然亦有介在可否之間者若非再思恐以非義爲義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是論智非論性也繫於智者固不以利爲本然卽其窮高騖遠之心而言亦必索之無聲無臭之中而妄意穿鑿並不知故之當求首節故與利話皆爲鑿者立案也

以故言性便見得事物之理當求之於顯而有據不當求之於隱而難知已爲鑿者立案矣。

大學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中庸言喜怒哀樂四者皆

故也然皆兼乎氣而言則其故未必盡利孟子言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專以理言未有不利者也。

故者以利爲本利以情之初發言如乍見孺子入井其初念一定是怵惕惻隱轉念方有要譽納交惡聲之情。

鑿者言性意在窮高極遠故次節末節俱以高遠之事戒之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此章言處橫逆之道。

異於人卽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集註不忘二字照下終身之憂言。

禹稷當平世章

急有急底本領樂有樂底本領本領同故易地皆然。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朋友以責善爲道何也天有五行水火金木皆離土不得性有五常仁義禮智皆離信不得故人有五倫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善皆待責於朋友也。

曾子居武城章

去非懼害守非輕生惟其義而已矣。

禹稷顏子以憂樂言曾子子思以利害言皆相反而相同者

也。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章

此章卽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之意。

前半以窮時怨慕言似不得乎親後半以達時怨慕言似不順乎親然順親必先得親得親卽欲順親其實只是一套事。

怨慕正是舜盡事親之道處。

怨慕二字足括通章之旨怨者怨已之不得乎親也慕者欲順乎親也但慕卽在怨中說怨處卽是說慕。

怨慕卽是以不順乎親爲已憂前後只是一意。

舜之怨慕親親也親親仁也怨則不仁
父母之不我愛即不得乎親之謂於我何哉即怨已之不得
其親而思慕也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不以父母爲不是而引以爲已
之不是自怨自責其心不能恝必要得乎親而後已即是必
要順乎親而後已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此因上章妻帝之二女而言廢倫則無後不孝莫大焉不得
已而行權當與猶告章參看但此章發聖人心事尤爲曲盡

堯不告而娶何也堯爲天下得人計也堯曰舜可禪乎吾茲
試矣蓋堯於舜之行事其顯而大者皆已知之但未知其造
端於隱微之地者何如也故釐降二女爲禪天下而試之此
事大告瞍事小以君治之亦不得已而行權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固不是佯其殺已幸其寬已亦并不是
聖量如天無所不容總是欲諭象於道心與之一而不相遠
也
象僞而舜誠惟誠可以化僞
誠信而喜即下章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仁也

夔夔齊栗以敬事父誠信而喜以誠愛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此承上章謨蓋都君咸我績而言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固是愛民亦正是愛弟蓋象至不仁忍
於殺兄使得有爲於其國豈有不虐民之理虐民則必罹法
而舜反不能全其愛弟之心矣此意亦在不得有爲中但孟
子偶未言及耳
使吏治其國區處最爲得宜後世王傳長史之設本此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二章

此二章尚論堯之禪禹之繼而連及虞與商周以至孔子上
下二千餘年之統緒以爲皆出於天也然與賢與子非天心
無定涉爲轉移於其間蓋天心仁愛下民其初必擇賢者而
與之爲其能受此仁愛下民之命也既得賢者創業垂統即
欲其繼世受而傳之無窮以永綏下民苟非敗壞先業暴虐
其民必不輕奪且即有賢於繼世者亦不輕與惟是朱均藐
不能受此命故不得不與舜禹桀紂藐不能受此命故不得
不與湯武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心總爲仁愛
下民計也

堯舜禹之薦賢於天。必皆使之主祭主事。神亦必皆享之。民亦必皆安之。蓋此時堯舜禹猶在位。神民之享安於其臣。仍是享安於其君。此一層倘非孟子言天之要旨。惟是既崩之後。民無不歸。乃可見天之與。民不歸。乃可見天之不與。所謂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也。觀堯薦舜言神享民安。而舜禹之薦禹益。則略而不言可見。

堯舜禹皆無私天下之心。觀其薦賢而可知。舜禹益皆無利天下之心。觀其避子而可知。

於堯之宮逼堯之子。眼光若炬。直看到魏晉五代以下矣。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此理包括千萬世。

義所當與則與。天之禪繼。亦惟其義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三章

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過於任者也。孟子身分亦是如此。

伊尹雖是任。然當其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自潔其身。原有若將終身焉之意。觀其却聘數辭。所謂內重者見外之輕。不可誣也。武侯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豈尹獨有要君之事。反出武侯下哉。後來幡然之改。實爲三聘之誠而出。武侯曰。先帝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以驅馳。先儒謂武侯必待三顧而後出。可以媲美伊尹。可知伊尹先已進必以禮矣。

以幣聘。禮也。三使往聘。禮出於誠。其君之足與有爲亦可見矣。

潔身即脩身。正天下之本也。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仕止所以各當其可也。

百里奚智而且賢。智則明足以知幾。賢則德可以有爲。皆去就之本也。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以四聖之行觀之。夷偏於處。以潔身爲高。尹偏於仕。以行義爲通。惠則仕不成仕。處不成處。而必以其道者也。孔子去齊去魯。久速各當其可。而仕處亦可例斷矣。

隘與不恭以學術言。清和以出處言。觀所敘伊尹孔子之事可見。

三聖守正。孔子執中。

孔子聖之時。即是終條理之事。集註所謂德無不全是也。清任和亦是據其終而言。其所就偏於一者。只緣他起初見得

清任和是偏好道理。故各做到不思不勉而至處。

孔子聖之時。時即是中。所謂箭箭中紅心是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是因出處而推本聖學之大。知無不盡。德無不全。乃久速仕處各當其可之所以然也。

集大成。凡祖述憲章皆在其中。不但兼三聖之所長而已。朱子集註。是因本章與三聖比較故耳。其實孟子此語所包者廣。

始條理。即子貢所聞之一貫。終條理。即曾子所聞之一貫。

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從大學事有終始推闡而出。

智是聖人生知之質。中庸所謂聰明睿知是也。然亦可學而至。由博文而聞一貫。則知無不盡矣。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是也。

智巧二字。離卻義理。便小便私。若在孔子始條理上說。則惟智乃能如神。惟巧乃能得中也。

北宮錡問曰章

勞心者治人。此班爵之原也。治人者食於人。此班祿之原也。

班爵班祿。皆無所逃於天地之通義也。

因治人而班爵。任有大小。故爵有崇卑。因代耕而班祿。食有多寡。故祿有厚薄。

班祿之制。皆從代耕起義。故制祿即在分田之中。

此與喪禮井田學校等。皆屬大畧。朱子所謂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不屑屑於已往之迹而能合先王之意是也。乃迂拘者仍泥後世傅會之禮書以求其合。則過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友以輔仁。自脩身以至治天下國家。者之德業。往往必藉友之德而成。故自士之尊賢。以至王公之尊賢。皆必無所挾以

致其敬。然後誠意交孚。而可以獲友德之益。但不可挾之中。

惟不挾貴爲最難。其受益亦最大。故特言之。

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是[illegible]貴與賢者共之。至此方爲不挾之至。然非以此爲賢者榮也。蓋欲藉其德以治吾之天下國家。故其所以尊之者如此。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不挾倒貴貴。正見賢者以禮義自守處。

此正是庶人之勢底本領。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章

此章是君子不爲已甚之意。曰恭。曰交以道接以禮。皆是意

交際可受處曰事道曰爲之兆皆是言交際所以可受處孔孟惓惓天下之心仁而已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賢者之志在與不在養故僅受諸侯之餽且不受非禮之餽士之身分全在前三節蓋惟其平日以坻自安以禮自守有不敢之心無不恭之行然後能麾使者而無所屈受上位而不爲泰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此與上章大指畧同前二節言士以庶人自安守不敢見之分中六節言士以賢人自重負不可名之德然說不可名處又皆以不敢見之意相形如引子思之事則以不敢友明不可友引虞人之事則以不敢往明不可往蓋惟其有不敢見之節而後可語不可名之概凡皆以禮義自守而已矣

此章之旨可以二語而蔽之曰士不敢見諸侯諸侯不可名士而已

此章引虞人之事與陳代章不同彼以非其招明不待招此以不敢往明不可往桀以招之則不敢往辱以招之則不可往有不敢往之心而後可言不可往之道

萬章上下篇多論聖賢出處之道與論語微子篇同意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誦詩讀書者觀古人之言也知人者考古人之行也取鄉國天下之善亦是取其言之善行之善而已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告子內仁而外義故曰義猶栝棬而不言仁

程子曰性即理也眞西山曰仁義即性也知此則知以人性爲仁義之說謬矣

事之出於人爲者原有順與戕賊兩樣率性之道便是順以杞柳爲栝棬便須戕賊

告子禍仁義與楊墨之充塞仁義皆有害於立人之道故不可以不辨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東流者東必下西流者西必下只以上下換他東西其理便雪亮

性之未發渾然在中原與湍水相似其善不可得而見也須於發時驗之性之發如水之流朱子曰水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性發而必善則性之藴可知蓋水未流而已具有就

下之理。性未發而已具有爲善之理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氣爲性。孟子以理爲性。孔子兼理與氣質而言。故曰相近。不知孟子之說。則性之理不明。不知孔子之說。則性之義不備。

告子曰食色性也二章

此二章皆辨義之非外。一曰長之者義。以心之制折之也。一曰庸敬斯須。以事之宜折之也。制非外鑠。宜由中出。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性如太極。無聲無臭。其所爲仁義禮智者。初無形象之可指。隨人穿鑿。妄無定論。故必驗之於情。卽其已發之善。而未發之原有是善。乃確有可據。蓋性無形而難知。情有迹而可見也。

以情之善驗性。卽以故之利言性之謂。

才降於天。天地之氣至大至剛。人得之以爲浩然之氣。因而有才。苟能盡其才。則何道義之不能爲。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

程子謂才稟於氣。孟子亦非謂才不稟於氣也。但孟子所謂氣。卽浩然之氣。氣可以配道義。可以塞天地。故曰才無不善。

才卽良知良能。思卽慮而知。求卽學而能。皆所以盡其才也。

故有物必有則。承天生蒸民來。物則皆本於天。故有物必有則。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多賴循乎理義者也。多暴反乎理義者也。賴與暴皆才爲之。才似有殊矣。然而才不任其咎。其咎在陷溺其同然理義之心耳。

聖人與我同類。則其心之無不同可知矣。下文言足與口耳目。又以小體之同。明大體之同。皆承聖人與我同類而言。以明降才無殊之意。

孟子言性善。有以乍見之心言者。以其眞也。有以同然之心言者。以其公也。

同然理義。卽好是懿德之情也。以情驗性。則秉彝之善可知。

同然理義之心。卽陷溺之心也。心不以陷溺而不然理義。則性善可知。

物之則爲理。處物而各當其則爲義。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好發於仁惡發於義惟其本有仁義之心故能有好惡之近

人之氣晝動而夜靜動極則多昏靜極則必淸氣旣淸明理亦昭著

天地之氣陽主發皇陰主涵養如一樹花向陽者先開處陰者難落故夜氣凝聚足以滋養仁義之心

四時之有冬卽萬物之夜也春生夏長秋成若不於冬而收斂凝聚則來歲之發生必無精力故冬者萬物之歸命而夜者人心之還元也

人於夜間能安穩熟睡則明日必精明又如日間作事讀書勞頓少睡一會則醒來必精明蓋人當休息時則能聚此氣以與心相涵故也

氣最有功於心卽如生知之聖人義理昭著亦只爲氣質淸明耳此夜氣之淸所以能存仁義之心也

夜氣足以養仁義之心此周子主靜之所本也

朱子氣如水心如寶珠之喩謂夜氣淸則足以澄仁義之心昏則不能朱子氣如水心如魚之喩謂夜氣厚則足以養仁義之心薄則不能

養心莫善於寡欲人能無時不靜淸氣定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

夜氣養心是自然之養欲無時而不靜淸氣定則須用敬以直內工夫

動如其靜則心常存

心爲本而氣爲末故心常存則氣自淸然氣常淸則心亦常存此本末交相培養之道也

操則存者以神淸氣定故也

氣一也浩然之氣以氣之動而有爲言夜氣以氣之靜而無

爲言二者皆發先聖所未發

操之之道只要旦晝之所爲不梏亡其心耳蓋旦晝所爲合理就是夜間做夢亦好若旦晝所爲只管營營逐逐於聲色貨利就是夜間做夢亦只是聲色貨利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此當與前截不勝章參看一日十日以久暫言久由於寒之者多由於暴之者少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一暴十寒只爲王不專心致志

明者智之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乍見孺子入井所以明人皆有惻隱之心不受嘑蹴之與所以明人皆有羞惡之心皆要人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

爲窮乏得我是意氣之私與乞[illegible]而與畀相似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仁義性也心則虛靈不昧以具此仁義之性者也然性之在心非眞有一物可以名狀故孟子卽心以言性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卽前三章所謂本心良心同然之心皆性也此章又以性言心曰仁人心也蓋合性與心而一之矣

仁卽心心卽仁求其放心者養求其仁也所謂歛之則退藏於密是也

此章所謂放其心卽前三章失其本心放其良心陷溺其同然之心無他說也

放其心者謂物欲陷溺其心猶斧斤之於木且且而伐之也

求放心卽操存之謂此心常存則夜氣淸且晝之氣亦淸無適而非仁之昭著矣

學問之事卽操存之功求放心卽是求仁

學問之事皆所以求仁下學之功也至於無適而非仁則上達之妙也

學問者求仁之事得仁者學問之極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心卽仁義之良心不若人者牿之反覆違禽獸不遠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所以二字宜玩養耳目口體亦是養身而非所以養身惟養心爲養身之本試觀居天下之廣居者其氣體自別定有根心生色見面盎背之妙

養身莫要於養心心廣則體胖德之潤身者然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二章

養其大者立其大者養與立皆操存之方

先立其大則小不能奪卽大學心正而后身脩之謂

心者一身之主宰先立其大則心無邪思而耳目聽命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也

此心一立而羣邪退聽立只是不妄思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此章以得失言古人得則俱得今人失則俱失其警人處在終亦必亡上

孟子曰欲貴者章

此章以內外輕重言其勉人處在不願膏粱文繡上。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二章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人之爲仁不可矜一杯之水廢五穀之熟也杯水則非全體之學不熟則非不息之功。

熟即勿忘勿助工夫。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惟可與權者能知輕重。

權乎事理而得其平各自有之輕重明而輕重之大分從可知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人皆可以爲堯舜曹交始終以爲難孟子始終以爲易與答滕文公同意其間有淺深者因其材之高下而語之也。

假館受業學孝弟之文歸而求之力行孝弟之實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

以怨爲仁以怨爲孝皆推其心也與舜之不忍恝同。

此章須細體仁孝二字。

小弁之怨固不爲不孝但舜怨慕之至而能使瞽瞍底豫吾猶憾小弁之怨其誠有未至也。

宋牼將之楚章

此與對梁惠王同意亡即弒奪之禍王則不遺親不後君之效也。

孟子居鄒章

交際之道以誠爲主幣交者禮也來見者誠也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皆不必報惟季子之幣交與來見等故於之任之便見之。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仁是聖賢出處去就之本故道不同而仁同。

孟子去齊本爲不用之故然其答尹士曰王庶幾改之則必指一事而言正與孔子以微罪行同一揆也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豈髡所能識哉。

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微罪在孔子去父母邦之道也孟子去齊曰王庶幾改之則微罪在齊王矣。

孟子曰五霸者章

林註最得孟子立言本旨。

朱子曰心無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但到那貫通處則才拈來便曉得是爲盡

天子之討伐以諸侯失其職守也其事不外所巡所述之事

君之惡即所犯之五禁是也。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

愼子之罪在殃民不仁而已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白圭之罪在曲防不仁而已矣。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好善優於爲政即大學無他技休休有容之謂。

休休有容以誠一爲本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則其好善爲

有本矣。

凡乘國鈞者不必其有名世之才德也但能好善如樂正子則

衆正盈朝其亦可以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敬姜勞逸之論類此。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心者天所與我之大體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盡其心者一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也性者仁義禮智而

天即元亨利貞是也盡心之道在格物而盡心之要在知性

也又曰下可盡者心之亦可盡存心之理既盡之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而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理

知性則仁義禮智之理元亨利貞之命無不知其所當然與

其所以然而天下萬事萬物俱不能外矣。大學首格物是極

博工夫孟子言知性是反約工夫薛文清公云孟子守得大

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又云孟子

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爲聖賢之言所以爲王者

之道知此則此章知性之說乃孟子自道其平生所得力也

知性知天是由多學而至於一以貫之與孔子知天命相似。

仁義禮智性之全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之大用其理皆

統於心故知性之全體則心之全體無不明知性之大用則

心之大用無不明。

心有不存則靜而無以含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無以檢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性何由能養故君子脩身之道必先戒

愼恐懼使此心常存然後用養性工夫使仁義禮智根於心

而不搖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率其性而不乖。

性具於心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性便有日消

之勢心一收斂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性便有日長之勢

其緊要尤在存心上。

心常存則志氣清明性之理自然昭著然後可用培養工夫

心存則靜能具衆理動能應萬事。

存其心所以立此身酬酢萬變之主也養其性所以培此身酬酢萬變之理也二者皆脩身之事。

存心養性是存養吾一

養性兼夫動靜靜而涵養其仁義禮智之體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動而培養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用所以行天下之達道也。

存心養性雖皆兼乎動靜然存養工夫尤重在致中立本上

存心養性是誠正工夫脩身之本也。

盡心知性則知極其精即子貢所聞之一貫也存心養性則行得其一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

天之所與惟心爲大天之所賦惟性最善心性皆天之所命立之者卓然豎起不使心與性爲物欲所陷溺爲物欲所梏亡而已矣。

心與性皆天之所付故曰命立命者完全心性之理無忝所生也此是天之正命。

此章全是大學明明德工夫首節該得格致次節該得誠正末曰脩身以俟則以明明德爲已任直至死而後已矣。

此章全是大學明明德工夫全是中庸天命之謂性道理。

此章即大學正心之全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命以死生言即上章殀壽之命順受者盡其脩身之道以俟之也。

天之所付曰命不但心性二者是天之所命就是或殀或壽亦皆前定於天故曰莫非命也君子盡其脩身之道則心性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數之命固非所論然如不立巖牆不犯桎梏却正要盡其道盡其道而遇凶遇禍在天爲不正之

命而吾則得正而斃却是正命此之謂順受不然而自取戕折在天爲正命而在人則非正命。

命之正與不正以盡道與不盡道言莫之致則爲正命人所取則非正命。

盡其道即順受之謂故其死曰正命。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上章是以義安命此章是以命安義蓋此章爲中人言淡其富貴利達之心俾盡其仁義禮智之性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集註謂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蓋我所得之一分即天之全
體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又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此
萬物所以皆備於我也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即萬物皆備於
我之謂
萬物皆備於我以本心之全德言即仁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萬物皆備於我此節正是狀仁之
體

身即我也反身而誠謂道在我也及物之道無一不實有諸
己則立人達人以己及之而已
強恕而行行於萬物也其道取譬於我故曰近然論語之旨
喫緊在近孟子之意喫緊在強
識得仁恕二字則一章之旨了然矣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此為終身於下學而不能心悟上達之妙者發
終身由之者規矩也不知者巧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恥者改過之本故周子曰大不幸無恥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智所以明理才所以有為豪傑有過人之才智故生來便能
自盡其性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吳因之曰王民皞皞正好把天地父母體貼看蓋萬物不感
雨露之恩以天地與萬物一體故也子孫不感燕貽之恩以
父母與子孫一體故也
友人陳寅天曰過化是至聖章以發用言不必泥身字凡見

言行之所及聲名之所溢皆所過也敬信說莫不尊親皆化
也與以兩而化同存神是至誠章以存主言其仁其淵其天
皆所存也經綸大經立本知化育皆神也與以一而神同此
說甚精陳子名恂
王者化神與天地同流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
其志是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仁言仁聲虛實之分善政善教本末之辨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仁義性也愛親敬長情也即情之良可以驗性之善達之天下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此章喫緊處尤在拈出孩提之愛敬示人蓋凡人最初之心無有不良無有不同故也

拈出孩提之愛敬示人正要人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以盡其仁義之性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沛然莫禦最善形容聖人取善之樂

集註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舜善與人同之本也聖心若非萬理畢具如何能與天下之善契合無

間如此

須識得聖人之心眞如江河方見得決而莫禦之妙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無爲其所不爲是眞動無欲其所不欲是謹幾

集義工夫不必博求泛務祗不陷溺其不爲不欲之本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漢唐以來安社稷之臣多矣伯仲伊呂惟武侯庶幾近之乃指揮未定而死可慨也夫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舜訢然於竊負而棄天下夷齊求仁而讓國一樂當如此體貼

人能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則仰不愧俯不怍矣

二樂以所性言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固非王天下所可擬三樂以事功言教傳天下澤被後世亦非王天下所可擬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天下之大本立矣見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則天下之達道行矣所性之蘊如此窮居何損大行何

加大行不過所性之徵耳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富自有效驗財不可勝用是也仁自有政事庠序學校之教是也

說到民無不仁正要見易疇薄斂食時用禮之政不可不行耳

孟子曰孔子章

小魯小天下謂魯失其爲魯天下失其爲天下也與難爲水難爲言只是一意

小非孔子小之。乃會與天下自小也。

誠者聖人之本。學聖人之道者。必先有爲己之誠以爲之本。

乃能不已而漸進以至乎其大也。

此章先言聖道之大。與顏子嘆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相似

末言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亦與夫子循循善誘教之有

序意相發。惟中間言有本處。在顏子則竭才後見其卓爾。孟

子則預先拈出示人。欲其知學聖之有要耳。讀此可見孔子

一貫之道。孟子得其傳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此章卽大學愼獨審幾之意。

一物中分曰閒。兩物相合曰間。中分則毫釐而千里。相合則

千里而毫釐。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道卽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仁義其大端也。道之本。不偏不倚。

故其用無所乖戾。卽凡一事之中。節而道之全體具焉。執一

者。舉一而乖道之全。故曰賊道。

道之所貴者中。楊墨賊之。中之所貴者權。子莫賊之。舉一廢

百。一章要旨。

執一者。非眞能舉一也。舉一先已害其一。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心卽禮義之本心也。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取舍之分明。何用不臧乎。故

曰不及人不爲憂。

孟子曰有爲者章

及泉卽逢原之謂。棄是自棄。與吾止同。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仁義性也。堯舜由仁義行。故曰性之。湯武行仁義者也。故曰

身之。五霸假之。則不但欺人。且自欺矣。故曰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揖讓之事。只許舜禹行。放廢之事。只許伊尹行。蓋舜禹有天

下而不與。伊尹祿之以天下弗顧者也。不然皆篡而已矣。

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卽此志也。

王子墊問曰章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此孟子尙志之所本也。

居仁由義。是尙志底實事。卽明明德工夫。

桃應問曰章

子臣之理明。則子臣之心得矣。如伯夷之心。止知有父爲子當然也。叔齊之心。止知有兄爲弟當然也。蓋君臣父子兄弟。天下之大經也。聖賢處此。各盡其仁而已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

此章以人爵之榮。明天爵之美。居謂所處之位。即人爵也。志者氣之帥。居天下之廣居者。其心藹然天地生物之心。則其氣亦必是藹然天地生物之氣。程子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仲尼天地也。此居廣居者極至之氣體也。

顏子之和風慶雲。孟子之泰山巖巖。皆居廣居者之氣象也。

孟子善養氣。其本在居天下之廣居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形色天性也。言形不可不踐。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言踐形之難也。

踐形即是盡性。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君子之教有五。君子之澤無窮也。

君子有五教。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無不被其澤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章

不改繩墨。不變彀率者。教有成法也。引而不發躍如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也。即其躍如者而言之。則爲中道而立。以爲卑。中則必庸。卑而不可抗也。以爲高。中即至德。高而不可貶也。所謂道有定體也。

中道而立。中者道之定體。立即如有所立卓爾也。道以中爲至。似難而非難。中則必庸。似易而非易。

孔孟道同而教異。孔子無行不與。欲學者俯而就。孟子中道而立。欲學者仰而企。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此章言君子推恩之序。乃仁中之義也。

君子之於物。同生而異類。於民。同類而相親。於親。同體而一氣。故其行仁之道。必由親推之。然後及於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物。而義行乎其間矣。

孟子曰不仁哉章

以土地之故。而糜爛其民。殉其子弟。此以利爲國之禍也。

孟子曰盡信書章

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之言。或問云。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欲

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或問此說與集註設爲是言之意正相發。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規矩喻格致誠正之法巧喻逢原反約之妙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章

爲暴者以利爲國之害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章

妻子至近而親身道德者必考之於此所謂君子之道造端夫婦是也爲治者亦必考之於此所謂刑於寡妻御於家邦

是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觀其所勉或爲其名所誤察於所忽然後其實可得集註實字從名字生出。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孟子以夷惠爲聖人創論也此章正是發明其清和所以爲聖人處說到親炙更覺穆然神往。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人之性也人率性而行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則謂之道。

仁卽未發之中道之體也道卽發而中節之和仁之用也。

仁卽天下之大本道卽天下之達道也。

仁是心之體道是心之用。

貉稽曰章

止謗莫如自修。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此爲不能自明而求民之新者發。

孟子謂高子曰章

山徑之蹊間喻理義之心甚微也介然成路爲間茅塞喻此心消長之幾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有命焉有性焉是就理上說性也不謂性命也不謂命是就氣上說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任理不任氣。

不謂性者安於命而不敢過也不謂命者盡其性而不敢不及也君子於斯二者盡有憂勤惕厲之心焉。

安命所以克己盡性所以脩道。

安命所以脩身盡性所以敎倫。

仁義禮智性也。天道即元亨利貞之謂。聖人盡性之極功。便與天之元亨利貞脗合而無間也。

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寡得一分。則性與天道之理。便增得一分。故盡性者必先安命。

浩生不害問曰章

信是知至意誠地位。美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所謂仁也。大之光輝是見於外者。在一身則有形著明之光輝。在天下則有動變化之光輝是也。所謂聖者。不思不勉而至焉者也。神即與天道脗合而無間者也。

聖與神確是兩樣。如夷尹惠之聖可知。而孔子之聖不可知。湯武之聖可知。而堯舜之聖不可知是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此即孔子不爲已甚之意。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用一緩二君子仁民之心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此章是致曲之方。歷舉仁義發見之端以示人。由粗而精。由顯而微。欲人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以盡其性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論語廿篇言近而指遠。大學一部守約而施博。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是誠僞之別。有意而爲與無意而爲。是安勉之殊。集註當如此體貼。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有甚麼本領方能視巍巍而蔑如。合語宋句踐章參看。則遊說之道備矣。

在彼者不爲。在我者古制。此內重外輕之謂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心即理義之心。欲者口鼻耳目四肢之欲。皆身之私欲也。初學之士未能無欲。必先寡欲。人欲消得一分。則天理長得一分。人欲消得十分。則天理長得十分。

欲可寡。即可無。集註謂不能無者。以其事言也。

寡欲即克己工夫。

萬章曰孔子在陳章

中道即堯舜之道。其理散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經。即司徒之敎。親義序別信之無過不及者而已。狂獧未中

而可進於中以其能振拔於流俗汙世之外。學知爲己而眞也鄉原似中而反賊乎中以其同流合汙致飾於外專務悅人而僞也君子反經以躬行之德昌明堯舜司徒之教使大經正而中道明則狂者獧者皆爲吾道之干城而庶民可興而邪慝可息矣。

狂者之志以古爲期則與流俗不同汙世不合可知獧者不屑不潔亦以流俗汙世爲不潔而不屑爲之也。

鄉原閹然媚世巧言令色已將中道之根斬絕了。

似忠信似廉潔正是鄉原媚世本領正是他賊德處。

鄉原以似爲是便自以爲中居之不疑矣。

流俗汙世之衆即庶民也雖爲鄉原所惑然於其似忠信似廉潔者尙知悅之豈眞忠信眞廉潔出於降衷秉彝之性者而顧不悅之乎此悅之即同然理義之心乃經正能興之本也。

君子反經內藏有裁成狂獧一層

楊墨似仁義而非仁義子莫似執中而非執中許行似神農而非神農告子似性而非性皆邪慝也皆鄉原之屬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集註知謂知其道也。道即允執厥中之道

顏子曾子子思皆可謂之見知。

周子者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今觀通書。其理與文。皆與中庸易傳相類博大精微而不可窮也。足當孔子後之聞知矣

讀孟子劄記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是書以七篇大旨出於大學其言性情即明德言知言養氣即明之之事告齊梁諸君以憂樂同民即絜與絜矩之意其論執中以射之巧稱之權譬之即至善之理其說亦自成理然聖賢之旨原自貫通正不必如此節節比附又稱本於中庸亦可不必也

論語溫知錄不分卷

〔清〕崔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論語溫知錄二卷》提要

序

孔子之道即堯舜相傳之中余自束髮讀論
時已聞諸師長而敬識其說矣顧心無所得
椽蒴盧年幾四十而未洞厥指雍正辛亥秋以
內艱歸里間中尋繹覺有一知半解洗酧往復
九年於茲竊思聖人之道無窮盡中爲之極聖
人之道無方體中爲之的虞書五篇言中僅一
見而上自授時齊政下及詢岳咨牧熙績亮工
無非本一中爲設施論語廿篇言中亦僅兩見
而內而天德之脩外而王道之備無非本一中
爲訓誡試取其大略論之志學一章夫子自述
其進德之序由少及老歸於一矩矩者中之所
以立體也鄉黨一篇門弟子記聖人之行由鄉
黨以及朝廷動容周旋歸於一時時者中之所
以達用也當時高弟首推顏子乃問爲仁則語
於復禮問爲邦則兼酌四代夫節文之要損益
之宜非中乎一貫之傳遞及參賜乃或由行[illegible]

而得其一或由知入而極其精夫非精一乎其餘言仁言孝言禮樂言政事言出處以及裁成吾黨評論人物雖事殊義異各有攸歸而潛味其指覺支分脈貫無非欲人適協乎中而止載觀卷首首示爲學次第而堯曰一章列於廿篇之末愈可知中爲義理精微之極致而聖人之成己成物直接堯舜之統者無他道亦無他學也爰著公餘音萃管見得若干條名曰溫知錄聊誌頻年尋繹之所得若謂於聖道少有發明雖先儒猶遜謝不敏余則何敢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正月蒲坂崔紀謹識

論語溫知錄

蒲坂崔紀著

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惟有一中中者人心之矩也聖人聲律身度無非此理即其裁成吾黨或進或退與一切日用言行倫常禮樂政事出處之類所以敎人者亦無非以中爲矩而已

聖門之學以仁爲要堯舜之道以中爲至仁即中之理中即仁之矩也

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而行仁以孝弟爲本故二十篇中發明仁孝之理最詳

誠者聖人之本論語雖不言誠然忠者誠之所以立信者誠之所以致用凡言忠信即是言誠推之一事一言之必求其實皆誠也

聖學以一爲要論語一書最要緊在兩箇一以貫之一是知之大原一是行之大本一是舜之惟精一是舜之惟一

聖人之學莫詳於志學一章聖人之行莫詳於鄉黨一篇

論語中聖人說到自己身上皆有謙是不自聖底意思且有受以爲過而不辭者說到別人身上往往隱惡而揚善雖有貞過之誠從無已甚之辭

論語多就事上說不言其所以然之理然反復尋味其理却
無窮無盡所謂言近而旨遠也
論語中言政多言其所存與其所以行之者雖舉其事亦只
是說箇大綱目想春秋時文武之政如井田學校等布在方
策無容說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朱子註學字曰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
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初可見孟子言性善言先覺覺後覺
中庸言性言明善誠身大學言格致誠正脩都包在孔子一

學字中朱子融會三書之旨以釋學字正所以發明曾子子
思孟子之道即孔子之道而吾謂朱子之道亦即孔子曾子
子思孟子之道一脈相傳此千古正學之源流也
聖人之學不外博文約禮兩端
聖人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
聖門之學所以脩身也身之所具視聽言動身之所接子臣
弟友學以明此而已行此而已觀後而子夏以賢賢事親事
君交友爲學夫子以敏事愼言爲好學可見
學之爲言效也效先覺之察夫性者以察吾之性效先覺之
由夫性者以由吾之性學即明行之功也
學兼明行明爲知行爲仁至時習則全是勇即君子法天行
健自强不息之功此句緊要尤在時習二字
時習之法有二一則優游涵泳不躐等而進一則日就月將
不半途而廢即大學章句所謂序不可亂功不可闕即孟子
所謂勿忘勿助
說是時習中自得之妙如大學之定靜安慮孟子之居安資
深逢原是也
說則所學者熟便有逢原反約之妙

學而時習之是成己有朋自遠方來是成物朋之所以來自
遠方者亦緣人性皆善之故其來也亦以我爲先覺而效我
之明善復初也
樂者樂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也
人不知是極逆底事不慍是極難底事逆難二字體會分明
則君子身分自見
人不知而不慍者君子爲己之實學誠而已矣時習之說朋
來之樂必至此方無絲毫虛假中庸曰誠者自成也又曰誠
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此章已具有此理

學至人不知不慍方無徇外爲人之意方是窮其[illegible]
學以爲己而不求人知在下學立心之始已是如此即朋來
遠方亦朋自來耳豈我有招致之術哉此不慍之根上兩節
皆已有之但不慍說得細非成德者不能耳。
此章之義以學而時習之爲本領次節順而易三節逆而難
工夫全在時習又以人不知而不慍爲要領首節君子之成
己次節君子之成物必至人不知而不慍方無纖毫虛假蓋
君子小人之分途別學之異同尤別心之眞僞大學誠意章
分別君子小人亦是此理。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此章論仁以擴充言所以極吾學之量也。
此章言爲仁以孝弟爲本蓋仁主於愛而愛莫大於愛親故
仁之爲道其用至廣孝弟是仁仁民愛物亦是仁而行之則
必以孝弟爲先蓋良心之發唯孝弟最爲切近而精實也。
本與道其理則一其分則殊。
仁民愛物以孝弟爲本者以其心和順故也。
孝弟者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孝弟是修齊之道齊
仁即治平之道本即天下國之本在家在身之意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行仁
之道必先端本善則
本立而道生不是自然而生推廣此孝弟之心以仁民愛物
其中亦有工夫次第
子曰巧言令色章
此章論仁以操存言所以密吾學之功也。
巧令所以鮮仁者以其意不誠也。
仁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其理至精至微其
工夫至細至密故不必人欲橫決而後害於仁即巧言令色
務求徇外爲人之意便是人欲之私便不是仁。

朱子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則必以孝
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則必以巧令爲甚記語者列此二章
於首章之次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當
戒也觀此則兩章大指何等分明乃俗下講章反謂上章教
人務孝弟不重爲仁此章教人戒巧令不是爲仁工夫何其
說夢。
學者學所以爲人之道也人之所接者五倫而孝弟爲尤重
人之所具者五事而言色爲最先記者以此二章列於首章

之從則聖門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論語開端三章皆言誠人不知而不慍者君子爲己之學誠
也孝親從兄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故行仁以孝弟爲
本巧言令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僞矣故害仁以巧令爲
甚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
者又要推出去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是也孟子一部書
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子謂此章與
上章亦一收一放一闔一闢之說論語一書亦皆是此意

聖門之學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務孝弟所以擴充此心也
戒巧令所以收斂此心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此章正是曾子誠意之學
省即大學之慮朱子所謂察其幾是也三者之失不在事而
在心其幾甚微非省察無由知朱子又謂如佛氏流注想此
喩更精細流注者是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三者之失亦
正從己所不知不覺走出者也
學以仁爲要以誠爲本忠信誠也即五常之信也君子有大

難必忠信以得之曾子於脩己治人之大者只是一箇忠信
此就言謀上說朱子謂是曾子晩年進德工夫蓋微有渣滓
去未盡耳
聖門之學以忠信爲主所以實吾仁義禮智之德無事不然
爲人謀與友交特其一端耳
聖人之傳不外明德新民曾子之習不外序不亂而功不闕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敬信節愛時使此是聖人之心脈然流行於禮樂刑政之中
與天下相貫注者也無是心則上下之情睽矣雖有禮樂刑

政之施何益
敬信節愛時使其源頭皆從盛德來此即爲政以德之目也
敬即欽信即誠節即克儉愛即克仁時使者慈以使衆之謂
五者皆道國之要而朱子又謂根本都在敬上蓋君德莫大
於敬敬者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此即大學章句序所謂人生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
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
是也正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工夫三則字兩而字緊有步

義。則学有挨時而至之意。而学有不一而足之意。總使之無
一時一事不在天則中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易色本於禮。竭力本於仁。致身本於義。有信本於誠。皆率性
之道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重即整齊嚴肅之謂。不重不止不威。並學亦不固。甚言不重
之害也。
朱子謂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蓋誠

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聖人以誠爲本。故學者之心必以忠
信爲主也。
人不忠信。則必色莊。則必難與並爲仁。則必文過。所以謂之
事皆無實也。
友不信。則無以輔仁。憚改過。則不能徙義。
此章言居敬存誠。學者所當勉。長傲遂非。學者所當戒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章
喪思哀。愼終者兼盡其禮。祭思敬。追遠者更盡其誠。厚之至
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溫良恭儉讓此聖人見邦君之容。集註以禮恭二字括之。最
精。盛德其本也。
此聖人至誠動物之妙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此章言孝。以處變言。首二句中。即有父之道在。觀志觀行。觀
其能改也。能改亦是幹蠱之孝。然能改而又不忍遽改。乃爲
仁之至孝之極也。
三年無改父之道。與善繼善述之死如生亡如存者同一心

也。
曰改則是過可知。曰父之道則非大過可知。若是大過。父沒
固當速改。父在亦當幾諫。
此論語第一章言孝。其以處變言者。蓋先以至難者示人也。
中庸言孝首舉大舜。亦是此意。
有子曰禮之用章
用非體用之用。只作行字解。孔子所謂如用之是也。
禮以中爲矩。絲毫不得踰。可謂嚴矣。然行之必從容不迫。乃
爲可貴。中庸言中節之和。爲天下之達道。亦是此理。但彼以

自然之情。言此則謂行之者以和爲貴耳。
禮是秩然有文以相接。和是藹然有情以相聯。禮似正倫理。和似篤恩誼。禮似經。和似緯。
和即人倫之親義序別信。禮之本也。禮之實也。行禮以和爲貴。所以教人務本務實也。若不和。則失禮之本與實。而徒勉強於末與文之間。斯亦不足貴也已。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人而不仁如禮何。和即仁也。禮中有讓。和又與讓相似。
謹始定要慮終。慮終就是謹始。非兩截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爲學莫先於立志。而功不可不實。心不可不虛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此章之旨。言學者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也。
子貢之知來。其心虛。其量弘。故可與。不僅在因此而識彼也。
集註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幾幾乎顏子之若無若虛矣。此正是其知之所以可與處。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此章上下兩句各有精義。尹註兩故字須看得分明。

子曰爲政以德章
正心脩身治平之本也。爲政而有德。凡一切禮樂刑政無不本之躬行心得之餘。德盛而民化。故無爲而天下歸之也。
子曰詩三百章
言行無邪。猶可僞爲於外。思無邪。乃正心誠意之學。詩之立教。能使人誠之於思。此是何等功用。
子曰道之以政章
此爲不知本者言也。
刑政德禮。皆所以使民遷善。教也。尚有養一層在前。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爲學莫先於立志。志於學。便見得聖人必可學。三代必可復。
玩一志字。便有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光景。自然爲之不厭。
志有定向。凡虛無功利之說。亦便搖動他不得。但與立有未得已得之別耳。
立便是不踰矩。只勉而後中耳。
知之不明。故專事於守。此不惑所以爲立之進步也。
語類謂四十時是見得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天命之謂性。或問以小德川流解不惑。以大德敦化解知天命。皆說

得界限極分明亦極精確。
不惑即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也。
不惑者於仁義禮智之性皆知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而無所疑也知天命則深契仁義禮智之大原而有以極於無聲無臭矣。
夫子語子貢曰予一以貫之知天命之謂也。
耳順之所知非於天命有所加只較五十時有思不思之異耳。
胡氏曰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此

數語疏從心所欲不踰矩最精細
不踰之矩即大學絜矩之矩也。
此章言聖人之學即堯舜執中之道也由志學不惑至知命耳順知之極其精由立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行之極其一矩者執中之心法也。
須知志學不惑知命耳順中有行立與從心不踰矩中有知蓋爲學之道知行並進知行互根一定之理也。
此章當與聖經恭看彼言先王敎人之法以事分先後而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此言聖人進德之序以年別淺深而

優游涵泳不躐等而進日就月將不半途而廢也。
子游問孝二章
孝本於仁而愛敬爲孝之大目黃勉齋曰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是可見愛敬者仁心自然之流露而孝之所由盡也子游不足於敬子夏不足於愛夫子各因其所失而敎之使之覺察其所偏勝而歸於中正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此章作三種人看便有分曉不違而不足以發者是一種真愚人違而後足以發者是一種中智不違而亦足以發者此

是一種上智回是也。
道必明而後能行違者明之機也發者行之實也能違而後能發聖門學者大概如此不違者似不明足發者實能行回則出乎聖人意外矣。
集註聖人之體段即始終條理之體段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視以觀察有漸此一法在聖人不用者其義見於論篤是與章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六經之理無窮無盡、卽如幾箇人讀、便有幾箇見解、淺者得淺、深者得深、溫故而知新、一人讀之、亦便有幾重見解、始得其淺、繼得其深、溫而又溫、則深而愈深矣。

知新卽溫故中自得之妙。是習其所當然、而知其所以然之故也、逢原反約、皆在其中矣。

知新兼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二義。

子曰君子不器章

君子體裕衆理、故能用周萬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周比和同驕泰、皆要於相似處見其相反、其幾甚微。不可不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以明倫爲本、以言事爲要。思亦只是思此人倫言事之理而已。

學而不思則罔、如行而不著、習而不察、終身由於規矩而不知巧是也。思而不學則殆、如只思其約、不做博學詳說工夫、只思其原、不做深造以道工夫、勢必流入異端、如何能造無爲有、以虛爲實、

子張學干祿章

子張意在仕、聖人却教之以爲學之道。子張意在治人。聖人却教之以脩身之道、所以絕其干祿之心。而使之求其在我者、其曰祿在其中、朱子謂把他那祿不做大事看是也。

子張之學亦是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他才高意廣。欲以美言高行聞達於人。夫子却教之脩而自脩其身、只求寡尤寡悔、兩邊正是相反。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舉直錯枉、便能使枉皆直。是乃王者礪世磨鈍之大權。豈止可以服民已哉。聖人以此告君、其言似迂。殊不知是時三家專僭。哀公不得自擅舉錯之權。後來乞師旅死之禍。勢所必至、故借服民之問而發此。欲公深思所以收攬大權之道、然人心服而公室張耳。朱子或問。深得聖人告君之旨。

子曰人而無信章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誠也。心此實心、理此實理。若人而無信、則所言所行、無一不是虛假。其何以孚於人而行之無不通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所因是禮所損益是禮之節文所因者不變則所損益者可知矣。

損其太過益其不及隨時處中之道也。

孔子謂季氏章

亂賊之忍總由天理滅絕本心喪盡耳。故忍處就是不仁。

子曰人而不仁章

三千三百無一事之非仁不仁者其如禮何。

仁是天理禮是天理之節文樂是天理之和樂故禮樂以仁爲本。

仁者人心所具之性也。由性而發之爲情有敬有和。先王因之制禮作樂人而不仁則和敬之本亡矣其如禮樂何哉。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以仁爲本儉戚則不及而質。是本始之本非大本之本也。

禮者無過不及乎中而已矣。立乎中以觀則奢易之過爲末儉戚之不及爲本。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集註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恭即恭敬之心禮也遜即[illegible]之心禮之端也。君子恭以持己遜以待人非禮不行矣[illegible]

爭之有。

無禮則爭爭也者讓之反讓者禮之實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則能盡乎禮之實矣夫何爭。

射以觀德揖讓而升下而飲雖禮處正是有德處此德從學問涵養得來。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禮後一款得禮之本矣所謂本忠信是也此是先王制禮根原。

禮後一語即聖人欲從先進之意故曰起予。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禮即三綱五常之制度文爲聖人多學而識非第能言其意而已然二國之文獻不足證聖人之學識聖人雖能言爲成書而無徵不信其何以傳於後乎。

見其禮而知其政禮即夏殷之政事若稍考訂成書與周禮並傳以備後世之採擇所關甚大此歷代史書之所由作也。

或問禘之說章

使民如承大祭只此盥而不薦之誠敬便是治天下之本說禘之說爲仁孝之極由親親而推之仁民愛物由尊祖而[illegible]

之敎宗收族，皆無二理乎。

知其說者之知。從仁孝誠敬之至中出，非尋常之知也。集註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不是明彼曉此，禘與天下。只是一理無理無不明，是知，誠無不格，即是其所以知。

彼此也。

祭如在章

鬼神之德，誠而已矣，祭祀之禮。必盡其誠而已矣。

王孫賈問曰章

媚字妙。奔競者之盡態極妍，只是一箇媚而已矣。

罪以媚獲，天即蒼蒼之天。此語足寒權奸之膽。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此聖人自道其憲章之心。一文字括盡周禮之盛。

禮以文爲盛，以仁爲本。關雎麟趾之意，即仁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禮以稟命君，親言，然告朔又謂之視朔，謂之聽朔，所以脩月令之政也，重民事之意，亦不可輕看。

子曰事君盡禮章

禮者天禮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其在事君，則義之節文，臣之儀則也。聖人盡禮，固不敢不及，亦豈敢太過，中而已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章

禮者何，敬而已矣。本恭己之德來，忠者何，誠而已矣。本愼獨之學來。

率義之性而有君臣之道，禮與忠，皆所以盡率性之義也。

用忠介公作君使臣以禮文字。通篇用嚴而泰，和而節。分疏合說，其理甚精。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朱子曰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爲此詩

者宮人也。

寤寐反側之憂。不爲不深，琴瑟鐘鼓之樂。不爲不盛，其所以不淫不哀者。總爲后妃之德。世不常有耳。后妃何德，曰淑而已矣。君子又何德，曰敬而已矣。

漢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又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此正是宮人所以哀樂之故，正是所以樂不淫哀不傷之故。

詩首關雎以君子之道造端於此故也

詩以言情不外哀樂兩端然哀樂之情在君臣父子昆弟朋友者易言在夫婦者難言蓋閨門爲最易狎褻之地情之所鍾不患不及惟患太過故言其樂則易流於淫言其哀則易至於傷能言夫婦哀樂之情盛而不淫深而不傷則何情之不能言乎此關雎所以爲三百篇之冠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管仲功大而器小末可觀而本則無也。

管仲天下才也所少者明明德工夫耳無德而徒有其才則其才之所就亦小矣故不能致主於王道。

曾點漆雕開皆器不安於小成者可作管仲反照。

器小者易盈管仲之奢僭所謂盈而蕩也試觀周公何等勳勞猶且赤舄几几自視欿然顏子王佐才也只是箇無伐無施若無若虛而已武侯才兼將相亦只是箇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而已。

子語魯太師樂曰章

此集大成之樂始作是金聲於始以成是玉振於終中間條理無所不備一言以蔽之曰和而已矣。

子謂韶盡美矣章

韶之美善只是和而已其致和之本集註盡之武之未盡善亦是於和之分數有欠缺而已。

子曰居上不寬章

居上以寬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子曰里仁爲美章

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記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詩載十五國風貞淫美惡並列可見三代盛時旌別淑慝化導鄉里莫不於里之仁不仁加之意焉夫子示擇里者以處仁正是此意。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安仁者處約則必樂處樂則必好禮是能超乎約樂之外者也利仁者以仁爲利則必不以樂爲利且必不知約之不利故亦非富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

安利即中庸之安利利比勉強者尙高一等觀朱子以無以尙不使加爲利仁事則可見矣。

子曰惟仁者章

程註公即無私心是體正即當於理是用。

朱子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可見能好能惡只適如其仁之無私當理而已。

子曰苟志於仁矣章

志於仁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故無惡朱子謂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子曰富與貴章

論語言爲仁工夫莫詳於此章讀者宜細恭之

人心之仁每易汨於欲惡之私情況富貴尤易貪貧賤尤易厭若不於此處判斷分明則此心終爲私欲所係累其何以力行而爲仁。

取舍之分是義利關頭子路緼袍不恥車裘與共只是義利着得分明。

不以富貴貧賤害其本心是爲仁底坯基此節工夫雖粗却是人鬼關頭。

爲仁之功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於欲惡上辨其非道屬明不處不去屬健。

貪富貴而厭貧賤此之謂失其本心。

終食無違爲是純亦不已工夫造次顚沛又就中抽出最易違者言之一節緊似一節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君子求仁之功無須臾之離也。

不違仁必於是是用何等工夫曰戒愼恐懼而已。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集註難易二字凡四層始言其難繼言其易曰蓋有之矣不敢終以爲易曰我未之見又不得終以爲難也聖人望人求仁之心切矣。

無以尙不使加是知至意誠境界故曰成德之事。

力兼明健氣之屬也一旦奮然用力於仁有志以帥之也人須是立志爲先。

子曰朝聞道章

道者天下之達道所以爲人之理也人不聞道只如罔生。

子曰無適也章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非物格知至者不能。

義之與比即隨時處中之道也。

子曰君子懷德章

懷則誠之於思矣。

懷德者勞懷土者逸懷刑者畏罪懷惠者貪利。

君子懷德而又懷刑者為善則惟恐入於不善苦而獨思其苦也小人懷土而又懷惠者苟安則必更冀苟得甜而獨思其甜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章

為國以禮其實在讓

禮猶可以偽為讓不可以偽為

讓不在禮外只是一切制度品節之設施皆發於中心之誠然而已

讓非辭尊居卑辭多受少之謂只是真心實意以禮使臣以禮齊民而已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先王制為品節文儀則原是讓底只行禮者之心有讓有不讓耳

恭敬之心禮也恭敬之心就是讓如為國者不敢以驕泰自恣此是恭敬之心此就是讓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此章須看集註一心字一者心之體貫則心之用也忠者心之體恕則心之用也蓋心之為物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聖人之心極誠无妄故能貫學者之心亦只是要他真實无妄而已

爛熟中庸哀公問政一章則夫子之道夫子之一夫子之貫皆不煩言而自解矣問政章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又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達道九經脩己治人之理備矣此即夫子之道也一者誠也此即夫子之一也達道九經皆一以行之此即夫子之道一以貫之也其章末所言誠者即聖人之一所言誠之者即學者之忠也一亦可以仁言然仁只與恕對不如以誠與忠對為尤切蓋誠又所以實此仁故問政章前半篇言仁後半篇則專以誠言而此章集註亦只以至誠言一而以程子言仁者置之圈外也

聖人之誠是忠聖人之仁是恕學者之忠是誠學者之恕是仁分生熟不分異同也

分而言之萬事各具一理合而言之萬理同出一原

一即大學之明德即中庸之性大學一步步擴充出去是要推行此一中庸一步步收斂入來是要涵養此一

一者誠也即天命之性無不實之謂也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是一之體動直是一之用

集註泛應曲當卽發而皆中節之謂允執厥中之道也

凡人之心有欲以雜之則不一忠所以純其心純則一矣凡人之心有欲以間之則不貫恕所以通其心通則貫矣一貫忠恕有安勉無異同也

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可知一與忠只是一物一者誠也忠卽是一聖人之心只是一箇誠貫乎萬事萬物之道學者之心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以聖人言之一理渾然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泛應曲當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學者言之盡已爲忠道之體也忠爲恕體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推已爲恕道之用也恕爲忠用理一而分未嘗不殊集註體用字一本萬殊字皆分配一貫忠恕確不可易

集註所謂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明之者蓋借盡已之忠以明一之體借推已之恕以明貫之用也

此章之一卽舜之所謂惟一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利易明而義難曉喻義所當有格致工夫在

此章陸子靜辨志之說亦精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思齊內自省是誠意愼獨工夫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幾諫至於再三皆此順親之心爲之也非有深愛者不能

子曰父母在章

不得已而遊則當不遠不得已而遠則當有方皆處變之道

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立乎道之中以觀約只是不敢太過亦非卽能無不及也約不能無失只是鮮耳鮮與無不同

子曰德不孤章

讀此可悟孟子性善情善之說

子游曰事君數章

此爲不知去止之義者言也若存一畏辱畏疏之心遇君友有過而不言或一言而卽去卽止則其不忠不信之心又反

在數者下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
反覆善導、爲臣爲友者亦不可不知。

子使漆雕開仕章

斯、即大學之明德。脩身以此、齊家治國平天下亦以此、此理
是學之理、亦就是仕之理。
斯字緊承仕字來。此理即仕之理也。
斯、即隱居之所求行義之所達者也。
信、非盡心知性者、不能、要之存心養性亦在其中、兼知行論
方無滲漏。

物有本末、自己分上覺有未盡、是本尚有虧、何暇及末。
開之意、蓋謂己之明德未明、無暇新民耳。
開篤志於學、只是切於爲己耳。
夫子使開仕、必其才可以效一官、脩一職、如果達藝之類、開
曰吾斯之未能信、是直欲以天民自待。一官一職、不足以入
其心。其於仕看得更重更大。

子謂子貢曰章

孰愈之問、即在知上說、子貢踐履不如回、無庸問也。
回賜之所聞、皆聞於夫子者也、回聞夫子之言默識心通[illegible]
處洞然、無所不說、賜聞夫子之言、以類而推、因所已言、識所
未言。
顏子聞一知十。是於聖人始條理之智、已自見得。其不能不
違仁於三月之後、則於終條理之聖、猶有一間未達也。
聞一知二、所謂億則屢中之明也。此便是可以如回處。
聞字不可、忽略看過、顏子博學於文、子貢多學而識、皆是從
聞字做進去。
自知自屈者、其心必虛、即前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底意思。
蓋不敢以知二望知十。此便是知學問無窮、雖有得焉而不
敢自足、故可與、與其非如、正與其足以如之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剛、即不懼之勇、即浩然之氣、人生而有此質、則近仁。人學而
有此德、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剛者勇之體、勇猶可以僞爲、剛不可以襲取。
剛與柔相反、柔者委靡不振、剛者堅强不屈、天下唯剛者足
以任道。
剛與柔相反、不與慾相反、慾與理相反、不與剛相反。
無慾、尚不能盡剛之分量、程註謝註、只是發明假也[illegible]

剛之意非正解剛之本義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先叔杏薪先生曰此章須要將仁恕界限認得分明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聖人之文章有以言傳者亦有以身示者無行不與凡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註曰日見乎外若性與天道其理淵奧精微聖人必待其人而言必俟其時而言故罕言之
此章言聖人教不躐等可聞不可聞是言聖人以文章教人不輕以性道教人非謂學者功有淺深質有高下故有聞不聞之異也
夫子罕言仁與命性即仁天道即命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仕而不廢學問其所資於仕者必深此亦足為當官者法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喜怒不形不以仕已為一身之榮辱也
舊政必告子去秦時曾做而行之頗有裨於民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集註窮理是平日格致工夫思在臨事即知止後之慮也

思止於再貴果斷也其必先務窮理何也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百變而不窮可見人非平日預做窮理工夫則義理不明一思再思總是私意揣度自然差向利害得失一邊去了
此欲果斷所以必先窮理也
子曰甯武子章
武子之愚其至誠惻怛之意似可以仁予之
子在陳曰章
行道於天下則用其中於民傳道於來世則以中裁成吾黨
顏淵季路侍章
此章聖賢言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物我無間人已同志萬物各得其所之意渾然天地無私之理生物之心也程註以仁括之而聖學之要亦可見矣
熟誦此章便識得萬物一體之意
子路之志是取舍之分明故曰求仁
子路之志於義利上看得分明是為仁入手工夫
顏子有若無實若虛故其志如此
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故無伐善不見物我之有間故無施

勞。
伐施者已也。無伐無施非克己者不能。
禮以辭讓爲本節文爲末。無伐無施可謂得禮之本矣。非顏
子復禮功深。其何以幾此。
無伐無施。此勞謙之吉。厚之至也。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程子謂使萬物莫不遂其性
也。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卽大學治平傳孝弟慈。上老
老上長長上恤孤之謂。其處之之道。亦不外恕與絜矩。

制藝以書理精確爲上。此章惟康熙辛未科張瑗元墨能道
出聖賢身分。其講子路之志。則曰由惟有縕袍不恥之志。始
有車裘與共之懷。勇於從義而勢利不拘。幾幾乎春風沂水
其流亞也。講顏子之志。則曰回惟有克復兼至之功。始有善
勞兩忘之懷。大道爲公而勳名可遺。幾幾乎德盛禮恭。厚之
至也。講夫子之志。則曰吾惟自盡其性以輝安信懷之事。則
物已各得其欲而共安於老少朋友之天。其理致精確處。卽
先儒名言無以過之。固當推爲本朝名會元也。
子曰已矣乎章

見其過而內自訟。是省察克治工夫。所謂誠意愼獨是也。
子曰十室之邑章
學以誠身爲本。故質以忠信爲美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法令如牛毛。剗削國家元氣。其害甚大。若太簡者。雖未免於
弛。然亦可使天下享安靜之福。儘可中實實有一半好處在。
夫子之所謂可者。以其無煩碎紛更之擾。然一味清靜。如曹
參之全不事事。却未免苟省任率。此仲弓所以謂之太簡而
疑其未可也。若仲弓之所謂可。則是心虛理明。急親賢。急先

務。乃大知大仁之道也。
居謂存諸心。行謂發於事。是兩件工夫。皆在臨民上說。
雍之居敬。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二語得來。行簡。
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二語得來。有主敬行恕底本領。然後
能居敬行簡。恕之一言。終身可行。簡莫簡於此矣。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居敬而行簡。卽二帝三王之
心法治法也。
居敬之簡。朱子謂只是檢那緊要底來行。其實如堯舜之急
親賢。急先務。固是行簡。如文王養老之政。試及五雞二彘。所

公之制禮作樂。極於至纖至悉。亦是行簡。緊要與不緊要。只要看是當爲與不當爲耳。
治天下之道。離不得禮樂刑政。如何全不事事。
仲弓未喻可字之意。是以僅可之可。與使南面之可同也。所言之理有默契者。謂所言居敬行簡之可。卽夫子使南面之可。居簡行簡之太簡。卽夫子僅可之意也。
子華使於齊章
此章合記二事。以見聖人用財以義。非爲子華原思而記也。
或問寧與毋吝寧介毋貪之說。是推出餘意。

聖人用財以義。曰不繼富。曰毋。何等謹嚴。但與釜。與庾。與鄰里鄉黨。其宏裕寬大優假康退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均是聚也。於富不當繼。於祿不當辭。義而已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仁者心之德。心與仁本非二物。然仁如安宅。心有久處其中者。心有暫至其域者。不違與至。皆以心言。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心之於仁。不可須臾離也。但克己之功有淺深。故心之於仁有久暫。
仁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謂全體不息也。顏子三月不違。已全體是仁。只是未能不息耳。
顏子智有餘而量不足。故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
張子內外賓主之辨。卽孟子仁爲安宅之說也。內外貼仁說賓主以心言。
子曰賢哉回也章
樂者。心廣體胖而忘其貧也。
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見其大者如有所立卓爾是也。
夫子稱顏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不違仁。又曰不改其樂。須知心不違仁是本領。不遷不貳不改。皆不違仁之符驗也。

不違仁工夫。只是克己復禮。
子謂子夏曰章
此教子夏以誠意愼獨之學也。
儒分君子小人。以其所由有眞僞之別也。
儒者之道。卽大學之道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爲政以人才爲先。蓋一邑中利弊休戚之所關。非得邑中正人君子爲之講明切究。有司何由周知。予在桑時。承鄠縣王豐川先生教。獲益實多。愈知得人爲有司第一要事。而聖人

之問非泛及也。
子游爲宰。以學道敎武城君子。是不但能得已成之人才。且能培養後學。使知愛人之道。如滅明者。當接踵而出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戸章

道不可不由與戸同何也。斯道卽五倫之道。五事之道也。人不能須臾離倫與事。卽不可須臾不由親義序別信之道。與肅乂哲謀聖之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質文以得中爲貴。勝則過中。彬彬者適中之謂也。此章須提出中字作主。

質是樸誠。非野也。勝則野耳。文是威儀。非史也。勝則史耳。文質二者。缺一不可。相離不得。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直之爲義誠而已矣。觀罔訓不直可見。

易曰其動也直。又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以實理之發動者言。

子曰知之者章

集註指出道字示人。知好樂方有着落

知之者。不爲物欲所蔽。不爲他岐所惑也。好之者。念念在道而爲之不厭也。樂之者。行道而有得。凡天地萬物之理。反身皆誠則樂莫大焉。

好似利而行之。樂卽反身而誠。

此亦是敎學者不可安於小成。當求造道之極致也。

子曰中人以上章

何謂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及一以貫之是也。

樊遲問知章

敬在適中。非兩念也。

先難。朱子有探虎穴搏寇讐之喩。若果捨身拚命去做。則獲

自後矣。

子曰知者樂水章

程子謂非體知仁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學者誠能細體集註達於事理安於義理之義。則知仁之深。旣已得之。所謂樂水樂山動靜樂壽。皆不煩言而自解矣

聖人全體太極。所稟陰陽之氣極其中和。故以靜爲體而無不中。以動爲用而無不和。知者氣偏於陽。故體用皆動。動固是動。雖靜亦動。仁者氣偏於陰。故體用皆靜。靜固是靜。雖動

亦靜。
知者得太極之動。仁者得太極之靜。
今之學者率以遊山玩水爲雅致。殊不知雅在性情。不在山水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其胸中自有山水耳。

子曰齊一變章

集註禮教信義。以魯之僅存者言也。其實此時之魯。祿去公室。政逮大夫。甚至陪臣執命。其不道詎可枚舉。一變委非容易。試觀孔子相魯。墮三都。收甲兵。誅少正卯。民間始謗而從誦。三月以來。正朝廷以正萬民。煞費一番整頓精神。然猶未能即至於道。故齊之至魯。魯之至道。皆以變言。變則實有一番革舊重新之事。

何謂先王之道。尊尊親親是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由博而約。君子求道之序也。
知以惟精爲極。精者知其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博文是多學而識底工夫。雖未能遽至於精。然他岐之惑。與物欲之蔽。可以免矣。行以惟一爲至。一者渾然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謂。約禮。是隨事處中以求無過不及之差謬。雖未能遽至於一。然肆欲妄行。與蕩檢踰閑之爲。可以免矣。
博文。正是求精底工夫。文以載道。君子誠能即凡古今之文。莫不一一研究。以求其極。道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如子貢由多學而識。得聞一貫。則知極其精矣。約禮。亦正是求一底工夫。禮者道之節文。君子誠能即凡天下之事。莫不一一身體力行。以求不踰乎禮。道真積力久。則泛應無不由當。而吾心之渾然天理可復。如曾子由忠恕而聞一貫。顏子由竭才

而如有所立卓爾。則行可以極其一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豈弟弗畔而已哉。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章

中庸之德。乃唐虞三代相傳之道。所以用之於民者也。曰民鮮久矣。夫子蓋不勝道統失傳之憂焉。子思之作中庸。正是爲此。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此章最重己字。萬物皆備於我。仁者只是反身而誠。

求仁於博施濟衆。不如反而求之於己。萬物皆備於我故也
子貢不知爲仁之方。求之高遠。故夫子救之以恕。令其近求諸己。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集註呂氏說最得聖賢問答之旨。
仁者以己及人。恕者推己及人。仁是已成之恕。恕是未成之仁。仁恕之分。只在生熟安勉之間爾。
立達即施濟之綱領。立達與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皆分貼教養言。
子曰述而不作章

作者之謂聖。夫子因人以聖譽己。故承之以謙。然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謙出於誠。與世之故爲謙者不同。
述而不作。是不敢當聖。竊比老彭。並不敢附賢。
老彭既以述古名世。想必集有成書。夫子竊比。亦必實有折中取材之事。
子曰默而識之章
聖人生而知之。無事於識。安而行之。無事於學。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亦無煩於誨。故曰三者非聖人之極至。知非極至。則謙而又謙之意可見
子曰志於道章
道即大學之道。志於道。如聖人之志於學。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也。
德之爲言得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據即守之固也。
全體不息之謂仁。事事皆仁。曰全體。從據德積累來。時時皆仁。曰不息。非依不可。依乃存養之功。戒慎恐懼是也。
仁是全體。依則不息。
依則仁熟。

子曰不憤不啓章
憤悱者誠之形。反者明之機。
憤悱分別。雖在心口。其實求通未得。欲言未能。亦有淺深。憤是全不曉底。故曰求通。悱則已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欲言自比求通高些子。
求通未得。是不能了然於心。欲言未能。是不能了然於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人心之喜怒哀樂。與天之春夏秋冬相似。喜統三情。而哀又爲喜之本。猶春貫四時。而冬又爲春之本也。哀矜之情。獨爲

有餘者乃人之本心也

此章足見聖人惻隱之心獨厚處正與天地相似

人有此仁義禮智之性因有此喜怒哀樂之情遇哀而哭遇喜而歌以發皆中節爲不失其本然之中聖人哭則不歌者又如春夏秋冬寒不遽寒煥不遽煥也

子謂顏淵曰章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施於身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故能脫然無所係累如此

聖人所慎曰戰臨事而懼慎之至也慎又是成謀之本武侯

出師表曰先帝知臣謹慎可謂得出師之本矣

子在齊聞韶章

聖人學韶而忘味是心契其中和之德與中和之治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賢就事上說仁就心上說喫緊全在怨乎一問

蒯輒父子所爭者國也夷齊兄弟所求者仁也爭國者不仁求仁者國不足道也

此章或論蒯輒之爭而並及公子郢或論夷齊之讓而並及中子又或引唐之靈武宋之臨安爲証紛紛之論亂人心目

要之皆從得國失國起見耳若提出仁字則老吏斷案一言而定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孟子曰舜竊負而逃視天下猶敝蹝可與此章求仁之說㕘看

子曰飯疏食章

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及君子所性二節可作孔顏之樂註語

子曰加我數年章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學易所以無大過也

易有交易變易之義精熟易理則能隨時處中可以無過不及之差謬

執中之道其原出於易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中無定用因時而措易之爲書只是發明一箇時字乃聖人處中之方也何以學之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

子所雅言章

詩非無治人之道而以理性情爲主書非無脩己之道而以道政事爲主禮則脩己治人約之以中執禮即執中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可作學而不厭誨語亦可作學而時習之註語。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知之者之所知求之者之所求皆此義理也好古敏求是聖人格致工夫古即刪定贊脩之六經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無行不與雖與時行物生之意相同但此章之所謂隱是二三子疑夫子不以高深之道教人不知聖人作止語默之教

事若卑邇其實高深之理即在其中朱子所謂作止語默無不是這道理是也。

門人疑夫子所隱者性與天道也殊不知性道之妙即在作止語默中故曰無行不與。

門人疑隱只是爲夫子不語上耳。

二三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公孫丑亦謂孟子之道高美不可幾及可見孔孟之道一也但孔子無行不與有欲學者俯就之意孟子引而不發中道而立有欲學者仰企之意其教不同此聖賢之分量也。

子以四教章

四教與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相類彼是先王教人之法此則孔門教人之法也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曾子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是於四教各有得力處。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此章之旨在末節蓋誠爲聖人之本今之學者致飾於外務以欺人極其技則雖僞爲善人君子聖人之行亦不過裝粉於一時安能久而不敗此四教必以忠信爲本爲學必以忠信爲主生質必以忠信爲美也。

子釣而不綱章

此章是聖人愛物之仁或問兼言義是從釣弋二字推出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此章當以知行二字體貼作只是作事以行言非述而不作之作也多聞多見是知之事其曰知之次者亦非辭生知而居學知是正言其所以無不知而作之故也。

朱子曰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姑識在又曰見得此爲是彼爲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觀此可見從即是作識所以爲作之地也。

聞見之知。是多學而識。實知其理。是一以貫之。非生知之說
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仁人心也。操之則存。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夫子初答司敗。是諱君之惡。後來自以爲過。則君惡固難諱
矣。然代君受過。仍是諱君之心。而氣象之大亦可想見。
子曰若聖與仁章
正唯弟子不能學。似推開聖仁。却是正說夫子實實是聖仁。

子曰奢則不孫章
禮教衰。世鮮中庸之德。故不得已而遷就以救之如此。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之心。渾然天理。仰不愧。俯不怍。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
亦在中。正坦蕩蕩之實也。與戚戚正相反。
蕩蕩。循理之樂也。
子溫而厲章
無所偏倚之謂中。無所乖戾之謂和。全體渾然者。聖人中和
之德也。惟其有中和之德。故其見於容貌者有此中和之氣
也。此章之旨。雖重在氣質不偏。其實德性爲氣質之本。
溫本於仁。威本於義。恭本於禮。聖人仁義禮之性無所偏倚。
仁義禮之情無所乖戾。故其容貌之間有此中和之氣也。
三句分看合看。皆具有陰陽互根之妙。
此三句是聖人像贊。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三以天下讓。所以全君臣之義也。無得而稱者。其讓無迹。有
讓之之實。並不存讓之之名也。委曲以全父子之恩。正委曲
以全君臣之義。曰讓。曰無稱。一事分作兩層說。尤難在無稱

上。
無得而稱。此是聖人推到泰伯隱微處。即夷齊所求之仁也
親志如此。只得不明不白而去。泯其讓之之迹。則讓出至誠
或問所謂其讓非有爲名之累是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無禮則過中。故有四者之弊。
四者無禮。皆是踰矩。
曾子有疾名門弟子章
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曾子本聖

訓以終身。是其能以父母之心爲心者矣。當與董子養夢之
說叅看。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義理無窮。顏子未嘗自見其能自見其多。其問也。必欲盡得
此無窮之義理於己。非僞爲謙虛也。
顏子之心。如無底之谷。總無滿足之時。非但不敢自以爲足
而已。
朱子曰。集衆善之謂弘。此是顏子執德之弘處。
犯而不校與無施勞之心同萬物一體之仁也。

犯而不校惟廓然大公者能之。
顏子之心。不知是之在己。并忘非之在人。
顏子之心幾於無我。既取人善。復忘人惡。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三代而上。惟伊周能之。三代而下。惟孔明能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兼知無不至行無不盡。得力尤在毅字。此曾子所以爲大
勇也。
朱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正可發明

此章弘毅之理全體卽弘不息卽毅也
子曰興於詩章
好善本於仁。惡惡本於義。興者發其好善惡惡之心。卽發其
仁義之良心也。立者善必爲。惡必去。固守其仁義之正。外物
不能奪也。成乃義精仁熟之謂。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此爲世之教民者強欲民知而發。朱子發明不可使知之故
有三。一謂凡民之資眞多下。所以然之理不能領會。一謂民
之爲數至衆。教者斷不能上門逐箇與之解說。一謂必使知

之。則民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
是務。啓機心而生惑志。其害不可勝言。兼此三說。不可使知
之義始盡。
子曰篤信好學章
此章發明去就出處之道。非泛論學守也。末節是立言主意。
篤信好學是知之事。卽是有學。守死善道是行之事。卽是有
守。集註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是推出餘意。
有道則見者。世治而有可行之道也。無道則隱者。世亂而有
能守之節也。貧且賤與見相反。富且貴與隱相反。

子曰不在其位章

此統上下前後左右而言。人各謀其位中之政而天下治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所性分定。故不以位爲樂。

舜有天下。若固有之。禹有天下。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皆不與之實証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此章是孔子讀帝典之贊辭。後世脩史者於本紀列傳後作論贊本此。

爲君之道。有本有末。首節言其本。次節言其末。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此章聖人論才而及德。皆因讀武王之言而發。故記者先記泰誓之辭於前。以立全章之案。其并記五臣者。不過爲唐虞之際四字先明其所指耳。論才之難是正旨。美德之至是[illegible]旨。集註所謂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事。而武王伐商。不如文王事商。能守天地之常經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趙敦復云兩物相合而間生。一物中分而間生。二義甚精。

子罕言利章

利有二。一是義之反。一是義之和。皆足害義。

命兼理數。仁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罕言命仁。卽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

罕言命仁。卽不語上之意。

達巷黨人曰章

黨人之意。纔是譽聖人之言只是謙。

子曰麻冕禮也章

聖人獨拜乎下。當時必有譏其違衆者。聖人欲曉以違之之故。乃先以從衆者說起。玩雖違衆一雖字。要見違衆原非得已。其詞甚婉。然從衆以儉。違衆以泰。却又一斷於義而絲毫不苟如此。

爲人臣止於敬。聖人下一泰字。所以誅拜上者之心也。衆以聖爲諂。聖以衆爲泰。非還以相譏也。所以明君臣之分也。

子絕四章

事前無意必。事後無固我。記者舉前後以爲言。正要形容出聖人物來順應之妙。非僅謂其無此四者也。

無是四者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卽在言外
聖人之心湛然虛明靜而中動而和何意必固我之有朱子
曰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
此章先要看得聖字的確聖謂生知安行之德本也多能藝
而已矣末也太宰以多能爲聖則昧乎其本而以末當之矣
子貢謂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統多能於聖之中實出多
能於聖之外見不可以末爲本也
孔子之天縱固非凡爲聖者所得同卽多能一節亦是天所

特畀特錫自生民以來惟周公可與媲美耳故曰又多能也
言又自是另爲一事集註聖無不通故言又以兼之是專就
孔子身上說非謂凡爲聖者皆多能也
孔子以多能自居是不敢當子貢所稱天縱之聖又言君子
不多是曉子貢以務本不必以多能爲事也
此章之意凡有四層太宰以多爲聖子貢謂聖而又多但聖
人自居則多而不聖至聖人教人那又聖而不多
藝卽多能倘不可以當聖人經緯之才況生安之德乎才與
德俱統在天縱之聖中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誨人不倦非有知者不能故時人以有知譽夫子夫子不敢
以有知自居謂是因問者之兩端而盡言之非關有知之在
我也
叩兩端而竭卽無行不與之意無隱之教也蓋始也末也下
也粗也理之淺近者也終也本也上也精也理之深遠者也
竭者徹頭徹尾無有隱匿之謂也
顏淵喟然歎曰章
通章大旨總是歸功聖人

仰彌高所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仰以行言然曰仰則與約禮正相反鑽以知言然曰鑽則與
博文正相反蓋仰與約禮有高卑遠邇之殊鑽與博文有內
外淺深之別仰鑽看得分明則博我約我方說得切實先仰
後鑽亦正與循循相反
聖道祇是一中中卽無過不及之禮也但聖人聲律身度自
然中節其恰好處學者未易能耳故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在前在後正與卓爾相反
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顏子天資高未用下學工夫便要

上達所以如此苦難越說得自已學之苦越顯得聖人教之善

高堅前後之道散見於文其歸宿處只是箇禮然非先博於文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便欲約禮豈能無差此夫子之教所以令其先博而後約也

夫子之道即堯舜相傳之中博文所以求精約禮所以求一帝廷之授受孔門之授受其揆一也

顏子只要仰企聖人卻教之俯就循循之誘使於下學中求上達也

旨自仰之彌高至所立卓爾只是一意雖有先難後獲兩境大旨總是歸功夫子之善誘曰博我約我又曰欲罷不能總是自已做不得主全由聖教驅策惟欲從末由二語又是一意然說自已無可如何又要見得終離聖人博約之誘不得

顏子之才明足以察幾健足以致決夫子教以博約正所以竭其明健之才也

所立卓爾是既竭博文之才而所知已精得乎子貢所聞之一既竭約禮之才而所行已一得乎曾子所聞之一

所立卓爾猶言立天下之大本所謂千變萬化之道皆由此出也

聖人之道大而有本高堅前後是形容聖道之大卓爾是形容聖道之大本顏子起初只見得聖道之大不可幾及至竭博約之才方見得聖道之大本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求字不必深責子貢固知斥子貢言求之非者也待字中含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二義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以此章列於語太師章之後師摰之始章之前則三章之義

皆了然矣所謂樂正即始從成之節與翕純皦繹之音無不正是也雅頌以朝廷郊廟之大者而言其實二南用之房中推之鄉黨邦國亦在其中觀師摰之始章言關雎之亂可見

子在川上曰章

此章便是小德川流須知有那大德敦化者以爲之根本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所以然也天命具在人心人能時時省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則純亦不已便與天命相似而不違矣

謹獨者省察於隱微之地而無所肆則顯見者可知此足見

其功之無間處。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子曰譬如爲山章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俱作一讀。吾
止也吾往也。俱作一句。則貴吾之意見矣。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章
言無不說。專主心解。語之不惰。尤重力行。
欲罷不能是夫子善誘語之不惰是顏子好學。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集註自勉中有勿忘勿助二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志如志學志道志仁之志。便有安飽無求寢食俱廢底光景。
夫孰得而奪之。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其取譬本此。
子曰衣敝縕袍章
子路看得義利分明。故能不以貧富動其心。此便有內重而
外輕底意思。
子路之學。已進乎正大高明之域。故車裘可敝。縕袍不恥。其
胸次灑落如此。由此而進之。正好用入室工夫。故曰何用不
臧。
不以貧富動其心。便是取舍之分明。故曰何用不臧。
終身誦。只以子貢引淇澳之詩爲反照。便見其不足以臧矣。
子曰歲寒章
德不亂於平日。守必亂於邪世。歲寒難處。松柏宜學也。
子曰知者不惑章
只此三語。便化出半部中庸。
子曰可與共學章

知爲己。則不肯以暴棄自甘。不肯以愚柔自廢。且不肯苟且
虛假狥外而爲人。故可與共學。
爲學莫先於立志。有爲己之心。則其志立矣。
共學與夫子志學相似。學兼知行。可與共學。則念念在此而
爲之不厭矣。適道。是學中格致之效也。立者。學中誠正之功
也。
適道者明善之效。立者固執之功。權者時措之宜。
三十而立註。曰有以自立。則守之固。立於禮註。曰卓然自立
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不學禮無以立註。曰品節詳明而德性

堅定故能立不知禮無以立註曰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
足無所措細味本註再叅考此四章註語則立之的解自得
矣

權有二義執中無權之權事事皆用楊註時措之宜是也嫂
溺援之以手之權惟處變用之可暫而不可常程註能權輕
重使合義是也要之可與權者方能用中處常處變一而已
矣

立是守經權兼達變

唐棣之華章

未之思也下若添出果其思之一層便失聖人語氣只看集
註借其言而反之六字何等精妙

鄉黨篇

論語二十篇多記聖人之言此篇專記聖人之行

嚴而泰和而節禮之全體也聖人聲律身度自然中禮學者
須於聖人敬處想其和和處想其敬則聖人之全體可見而
禮之全體亦可得矣

鄉黨一篇恭而安三字可以括之

鄉黨一篇朱子只以節分不以章解蓋緣此篇總是記聖人
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故也但細玩前五節以孔子二字領起
所記多宗廟朝廷擯相聘享之典乃禮之大者後八節以君
子二字領起所記多衣服飲食交接往來之事乃禮之小者

鄉黨一篇類非禮文所書有乃聖人從心所欲之矩也

仁體事而無不在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皆有仁以貫之
也

孔子於鄉黨節

朝廷之上誠默成風則國是民莫何頫焉便便者極言之謂
但聖人言無不盡正由於心無不盡忠而已矣便便非矜才

使氣者所可託

朝與下大夫言節

朝所與言皆明辨政事之得失侃侃誾誾其爲諍一也但朝
廷莫如肅故須有直婉之別耳

君名使擯三節

記者記孔子擯朝聘三事皆自始至終各成一恰好至當不
易之儀注學者非設處其地而細察之未易得其妙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節

此節當玩總註一制字衣有公私之異制有豐儉之[illegible]

大概也。至公服中又有許多般制。私服中又有許多般制亦
無一不裁自聖心恰好至當如此也。
齊必有明衣節
子之所愼曰齊致潔變常。皆愼中事也。
齊必見其所祭者。所以專致其仁孝之心也。故其愼如此。
食不厭精節
此節當玩總註一節字。人於飲食最易縱欲。過求甘美。今曰
食曰膾曰魚曰肉曰醬曰酒曰薑曰菜皆是日用尋常之物。
聖人之於飲食可謂菲矣。此有節之大者。學者又須詳察其

不厭不食不使勝不及亂不撤不多不宿不語必祭之故。此
又節中之節也。
問人於他邦節
與人交以信爲主。拜送拜受禮也。禮出於誠不唯其文也。
君賜食節
此節當玩總註一禮字。聖人事君無往不盡禮。舉此數者以
例其餘也。
朋友死節
此節當玩總註一義字。殯是我施於友。饋是友施於我。施受
之道。惟裁之以義而已。
不拜車馬之饋。子路與共無憾之志類此。
升車節
聞人倚輿故記聖人乘車之容如此。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聖人進以禮。退以義。正是如此。
禮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時也。鄉黨一篇記聖人動容周
旋無不中禮。可謂無纖毫過不及之差矣。然中無定體隨時
而在。於篇末附記此章。記者殆以時之一字括十篇之大旨

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道之燦著者爲禮樂。禮樂是道之大端。觀牛刀章已見

禮樂不可斯須去諸身。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文質以得中爲貴。集註損過以就中。正夫子所以從先進之故。何謂中。禮得其序。樂得其和是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李延平曰。顏子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可作無所不說註語。

無所不說則於聖人之言。無不知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而

無毫髮之疑矣。

無所不說。則本末精粗一以貫之矣。

顏子聞一知十。於聖人始條理之事。已自見得。故於聖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讀此可悟誠中形外之理。

季路問事鬼神章

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是此章不易之解。

朱子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此學之所以有序也。

問死。亦是求所以沒寧之意。非僅欲知精氣聚散之謂也。

朱子曰。事人鬼以心言。知生死以理言。心卽誠敬之心。理卽性命之理。

閔子侍側章

樂其可以傳道於天下後世也。

魯人爲長府章

不言。卽集註言不妄發。言必有中者。中乎節用愛使之道也

子曰由之瑟章

道以中爲至。以和爲貴。聖人以中和敎子路。卽文以禮樂之

意。

子路聞善斯行。告過則喜。縕袍不恥。裘車可共。綜其生平而觀之。大約勇於從義。而勢利不能拘。何等正大。何等高明。故以升堂許之。未入室。只存養之功未密。不足於中和耳。卽鼓瑟上便可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中者道之矩也。立乎中以觀。則過不及方有着落。其失道亦可見矣。

先叔杏薪先生云。道以中爲至。以過之失中而言。過之逐頭

處卽是他欠缺處固不愈於不及卽以其至乎中而言不及
者固必激之而後至過者亦必退之而後至譬如行路道以
百步爲中不及者只行了五十步過者却行了一百五十步
立乎百步以觀則其失中也皆[illegible]一半卽其至中也不及者
固必進五十步而後至過者亦必退五十步而後至亦皆須
用一半工夫此過之所以猶不及也

季氏富於周公章

是富桀也故責之

柴也愚章

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辟者誠不足喭者文不備愚須格
物致知魯須人一己百辟須忠信篤敬喭須文之以禮樂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其庶乎卽一間未達之謂屢空集註謂不以貧窶動心而求
富是言顏子之受命正與貨殖反對億則屢中卽聞一知二
之才識其明可進於道正與庶乎相關照聖人之意謂其知
二之明可以幾乎其庶之回也
安貧賤亦是爲仁底工夫貪富貴就是去仁底實事不受命
而貨殖不如顏子之安貧則不如顏子之近道可知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由求之退與兼人與師商之過不及相似故集註亦提出箇
中字來進退二字方有準的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不可則止是斷然必以道事君正是極言其不從君欲也
具臣自是從觀伐顓臾可見然非所論於弑逆大故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觀子路之言可見聖門之所謂學亦不外乎讀書書卽孔子
刪定贊修之六經也其中修己治人之術粲然具備爲學而

未讀書失其所以爲學卽失其所以爲仕矣
孔子刪定贊修俾六經之道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方將
垂教天下後世使修己治人者咸奉以爲法豈有不令門弟
子讀其書之理學不外讀書在聖門已是如此觀子路之言
而益信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由也爲之必敎之以務農講武之法孝弟忠信之行求也爲
之必爲之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求所俟之禮樂是子游治武城之禮樂非赤所願學之禮[illegible]

也然其理亦可相通。

異乎三子者之撰集註所謂初無舍己爲人之意是也。

三子之志是新民中事業曾點之志是明明德本領故曰異

三子之才夫子固嘗許之而獨不許其仁所謂仁卽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是也此是所性根心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點能見及於此故夫子深許之。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點之所見卽夫子一以貫之乃事業之大本大原也。

曾點之志與夫子疏食飲水之樂顏子簞瓢陋巷之樂伊尹

耕莘之樂其襟懷正相似蓋非窮達約樂所能累其心也。

此章異乎三子者之撰一語須體貼分明三子之志事爲之末也曾點之志則以所性爲樂乃事爲之本也夫子之與正爲其能見道之大本大原也至其胸次與天地同流萬物得所處雖與有勇知方足民禮樂氣象不同然尙是於事爲上論大小是其異於三子者而非其所以異於三子者夫子之意在本末上較量不但在大小上較量也但得其本則志自大規規於末者其志自小耳。

此章集註四節字亦須體貼分明曾點自有實在見地卽夫子樂天之誠也故曰深許之三子自有實在事業卽夫子必世之志也故曰許其能曰蓋亦許之曰亦許之之詞。

朱子謂求赤只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拔禮有本有文文卽皮膚言辭謙退是也本則是那裏面微妙處仁是也。

爲國以禮須以仁爲本蓋仁爲禮之本禮卽仁之著曾點所見仁也卽禮也。

爲國以禮惟仁者能之。

仁爲天德禮爲王道仁禮二字可作此章骨子。

禮中有讓所謂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是也。

夫子得邦家則何如曰爲國以禮上紹唐虞俾民協於中而已。

顏淵問仁章

集註所謂身之私欲卽視聽言動之非禮者是也。

私欲因己之視聽言動而生故不曰私欲而曰己。

己卽視聽言動之己己如何可克亦克其視聽言動之私而已。

禮者吾心之矩也此矩體事而無不在復禮是不踰矩。

朱子曰禮者心之所以爲規矩者也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
言則視聽言動足以該之矣愚謂以家國天下而言凡齊治
均平皆離此規矩不得觀平天下以絜矩爲要可見
不曰理而曰禮禮主於敬有整齊嚴肅之意禮者矩也事不
踰矩便無過不及之少差
仁卽天理禮卽天理之節文仁是禮之理禮是仁之事
張子曰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
仁可見仁禮只是一物
禮卽無過不及之中爲仁而至於復禮則動容周旋無不中
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此孔顏傳授之心法卽堯
舜傳授之心法也
克己所以保其未發之中復禮則有以還其中節之和矣
克己是大本上工夫復禮是中節上工夫二者皆執中之心
法也
克己是惟一工夫復禮則允執厥中矣聖人之意尤重在復
禮上觀下面言克復之目只以復禮之反面包括克己一層
可見
克己造其極大可爲也復禮造其極化不可爲也

克己在顏子却易紅爐點雪是也復禮在顏子却難一間未
達是也
問仁者多矣大抵皆告以克己工夫而不言復禮何也蓋禮
者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卽堯舜相傳之中唯顏子足以語此
故其效至於天下歸仁
克己而不能復禮則不能無少過不及之差便有不滿人意
處如何能使天下歸仁
凡人處事無私雖小有過不及處亦可以使人無怨若天下
歸仁則必其處己待人上下四方均齊方正無不合乎禮然
後能使天下歸仁不然人縱畫其心之無私未必不議其事
之有差也
一日何以言速蓋功於此日成效卽於此日得且有一日之
功卽有一日之效積而至於事事皆仁則其效爲人人皆歸
無項刻之或隔也
中節之禮乃天下之達道小大之所共由故克復至而天下
歸仁
克復之效至於天下歸仁此克復所以爲爲邦之本也
復禮緊接克己歸仁緊接復禮與仲弓章三層意皆當一樣

進看
克已復禮皆是制外工夫。制外固卽所以養中。然養中又必先有敬以直內工夫。在朱子所謂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是也。
程子謂視聽言動四者。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是統論視聽言動之理。朱子謂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乎內。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此內外是細分視聽與言動之理。
集註謂顏子聞夫子之言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此博學於文之效也。

仲弓問仁章
主敬所以操存此心。使無一私之雜。行恕所以推廣此心。使無一私之間。不雜則一。無間則貫。
主敬是要收斂此心入來。行恕是要擴充此心出去。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之謂。
主敬則仁存於心。行恕則仁達於物。
主敬是降一等底克已。行恕是降一等底復禮。
出門二句。卽是居敬。已所不欲二句。卽是行簡。此正是可使

南面底本領。故以家邦無怨言之。
司馬牛問仁章
集註心常存是所以為難之故。亦是所以言訒之故。但聖人口中。却將心常存藏在為之難三字中。
子張問明章
明字在子張口中。遠字在子張意中。可謂明。是答其所問。可謂遠是答其所以問。
君子可欺以其方。浸潤膚受。方之至巧者也。於斯二者不行。幾幾乎與聖人之耳順。有安勉無異同矣。豈不遠乎。

子貢問政章
太平之時。高談教化。危亂之秋。苟求兵食。三代而下。莫不皆然。可慨也夫。
精熟此章之說。讀史鑑。方能分別是非。
棘子成曰章
文質以得中為貴。中非文質各半之謂。夫子曰文質彬彬。損有餘補不足。其中自有本末輕重在。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似子莫之執中。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

穀不熟曰饑年饑則計畝均分之時公私之所得者必皆減少於豐年國用固不足然獨不思此時之民食可如乎節用而薄斂猶恐百姓不免於死亡反欲加賦不仁甚矣盍徹之對明告之以減賦損上益下所以救饑民也

盍徹乎是勸公減賦以足百姓也減賦則必節用註故補出節用二字

行徹則留一於民所以予民者亦多矣故曰百姓足

百姓既足斷無坐視其君不足之理所謂强取不如樂輸也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即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之謂

年饑用不足民亦不足此章問答皆從年饑上籌畫非泛論國用民食也哀公始終欲加賦有若始終欲厚民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德即人之所得乎天五常之性是也

崇德如造百尺臺下面根基不結實則雖有積累之功究屬無根之土終亦必至於頹坍而已徙義則日積月累如由一簣以至九仞是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禮者理也樂者和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經之而理綸之而和則禮樂可興即刑罰可措

子張問政章

集註始終如一重在終字表裏如一重在裏字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康子曰殺孔子曰善蓋善人可以勝殘去殺古有是言乃實理實事也而聖人仁民之心亦可見矣此與責宰我使民戰栗之對同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

夫達也者一節許多道理只完得一箇質直夫聞也者一節

許多醜態只完得一箇色取

夫達也者一節只是一箇誠字夫聞也者一節只是一箇僞字質直好義誠也觀察下人皆質直好義中事色取仁僞也行違居之不疑皆色取仁中事

質直好義與色取行違相反觀察下人與居之不疑相反一是務實一是沽名義則是非邪正必辨仁則親疎厚薄皆愛亦有相反之意

樊遲問仁章

聖門之學以仁為要帝王之治以仁為極遲之未達疑知之

有妨於仁也。夫子子夏之解。皆明知之能成乎仁也。反覆通
章之理。只了得愛人之仁而已。與知平說不得。
知從仁生。知只是仁之妙用。
夫子舉直錯枉二句。接知人說來。故樊遲誤以爲專答問知
子夏曰富哉言乎。嘆其不止言知也。樊遲不達所以能使枉
者直之理。故子夏以舜湯之事告之。正是解其所謂也。
末節舜與湯。一禪一繼。括盡自古帝王。

子貢問友章

事君之道。亦當知此。

仲弓爲季氏宰章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便是行簡之道。
舉賢才。便是以天下之事。任之天下之賢才。功不必自已出。
名不必自已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亦是以舉天
下之賢才。公之天下之人。知不必獨有其明。舉不必獨專其
權。舉政取人皆此大公無我之心而已。不獨爲宰。秉國鈞者
尤不可不知。
舉爾所知。亦是行簡之道。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言不順。事不成。總由實素。俱包在名不正中。名不正。則無以
爲政。禮樂刑罰。皆爲政中事也。民無所措手足者。政之獘也。

樊遲請學稼章

此章即小人勞力大人勞心之謂。勞力者謀在一身。勞心者
德及天下。

子曰誦詩三百章

詩之益人身心倫常者多矣。此章達政專對。似爲當時從政
者言也。

子適衛四章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庶哉一歎。聖人仁民之心流露言表。
政不過富教兩端。聖人爲政。一年而紀綱布者。亦必是制田
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而已。然其先又必將從前不好底
事都革得盡。蓋初做時離不得興除二者。比及三年而治功
成者。亦即期月所布者而觀其成也。如制田里薄賦斂而財
足兵強。立學校明禮義而教行民服。可與成皆王道富教之
實政實效。無別法也。然聖人之治天下。以仁爲極。仁何謂教
化浹。即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意無不誠心無
不正身無不脩家無不齊是也。此則必於三十年內。由富教

之成而充之漸之以仁厚之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洽於骨髓而後禮樂可與而聖人之能事畢矣此可與成與仁之節次也善人爲邦亦有富教其初亦必革去從前不好底事布其務農講武之法孝弟忠信之教如是者七年方可即戎又由此而充之以至百年之久而後俗可漸厚風可漸醇其效至於勝殘去殺也蓋爲治之道以已及物民之仁也適如乎聖人之仁民之善也亦適如乎善人之善皆絲毫不爽也

論語言政多言其理解及作爲次第此日朞月曰三年曰百年曰必世酌度其時而分斷其效學者於此正可想其作爲

何如庶無託諸空言之誚

苟有謂脈因人以聖人之道爲百年必世不能殫期月三年言其速如有語脈從仁字來仁必久道而後成必世言其久

冉子退朝章

大曰政小曰事政事之常解也國曰政家曰事則以公私別之所以正名分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君德莫大於欽君患莫甚於驕知爲君之難者一定不驕樂莫予違者一定不欽

興喪之幾決於君心之敬肆詩書中亦多有此說此章尤重在一言二字

葉公問政章

近說而遠不來或是私恩所結遠來而近不說或是虛聲所抬故必合遠近言之而後可見其政之公而實也

子夏爲莒父宰章

欲速見小即是可大可久之反面

欲速見小即是雜霸之道

葉公語孔子曰章

天理者仁之於父子是也人情者父子之親是也隱與直相反故曰不求爲直

樊遲問仁章

恭即整齊嚴肅之謂敬即主一無適之謂人能恭敬則私意無所容與人忠又有藹然一體之意三者皆求仁之方也守而弗失則天理流行無間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第一節事僅免於恥辱品實全乎本末

次節兩稱字是孝弟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也

孝弟者百行之本。言行者君子之樞機。皆行已之大端也。稱
孝稱弟。必信必果。皆篤實自得之事。故可取。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顏淵死。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不得中行而與之下。略一停頓。想到謹厚一輩人。雖似中行
而實不足以振拔而有爲。故曰必也狂狷乎。集註補出謹厚
之人一層。亦正是必也二字之來脈也。
中行兼狂狷之長。無狂狷之失。狂者大概過。狷者大概不及。
進取不爲。朱子統以剛介有廓根言之。正見其能自振拔而

有爲也。
激厲裁抑。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差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章
有恆則可以爲善人君子聖人。無恆至不可以作巫醫。恆之
爲德要矣哉。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章
鄉人皆惡之。亦是要於皆惡中得賢者。集註一鄉之人宜有
公論二句須善會。
善者好之。則必其有可好之實。不善者惡之。則必其無苟合

之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易事而難說。君子正大之情也。
君子之心公。故私無自而入。
君子之心休休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豈有不媢嫉之理。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切偲偲所以致吾之義。怡怡所以致吾之恩。原是兩項分
作三項者非。混作一項者亦非。

兩項合看。不阿徇以爲悅。不矯激以傷和。亦正是氣備中和
處。
切切偲偲怡怡。非文之以禮樂不能。
憲問恥章
憲辭爲宰之粟。是能不志於穀者。夫子之意。却是要他玩味
此穀字。邦有道則當於不可不穀之中。深思徒穀之羞。其可
恥與邦無道穀無異。
克伐怨欲章
難者有而不行。仁則自無此累。集註有無二字。判得極分明。

心者仁之宅。不行者私欲倘據其宅。則仁如何能至其宅。
仁之理至純至粹。不容有一私之雜。一息之間。不行者。潛藏
隱伏。豈止一私之雜。一息之間而已。如何可以爲仁。
爲仁工夫至精至密。克己而未能復禮。尙不可以爲仁。況不
行者並未克己乎。克己而操存少懈。猶恐私之乘間而復入。
況並未拔去病根乎。故曰不知其仁。
原憲之不行。不是不要拔去病根。只緣與他打做一片。不能
克去耳。

子曰士而懷居章

懷居與懷土相似。與居無求安相反。
爲學莫先於立志。懷居者無志。
懷居者苟且因循。不能奮發有爲。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此示人以務本之意。德仁本也。言勇末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适所言是感應之理。朱子曰。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
便是理合如此也。
适意重在禹稷。即中庸大德受命之說。與封人木鐸之論亦
相類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君子而不仁者。謂全體而有一豪之雜。不息而有一刻之間
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勞爲子所難堪。然深愛之父。雖欲不勞而不能。誨爲君所難
受。然大忠之臣。雖欲不誨而不能。
愛與勞。忠與誨。皆似相反。然忠愛者勞誨之心。勞誨者忠愛
之事。不勞不誨。人皆以爲忠愛。而聖人則以爲不忠不愛也。

子曰爲命章

凡作文。亦不可不知草創討論脩飾潤色四層次序。

或問子產章

武侯治蜀。與子產治鄭同。其心皆一以寬爲主。其嚴處正所
以成其寬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非論公綽。爲用公綽者言也。合爲命與衛靈無道二章而參
觀之。則用人之各當其才要矣。

子路問成人章

集註窮理養心力行泛應是所以要兼有智廉勇藝之故。子路氣質剛勇不足於中和文之以禮樂尤爲子路一生切要工夫。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發皆中節非性情中和者不能。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二章

程子謂桓兄而糾弟桓當立糾不當立。友人任似武曰先儒以兄弟定桓糾之當立不當立固然而尙有未盡。夫桓糾之立與不立則又以入之先後爲定耳。當襄死齊亂時。社稷宗廟不可一日無主。桓適先入。國人自不能不擁戴桓爲君。況桓又分長當立耶。萬一桓遲遲其行而糾先入。國人亦卽奉糾以爲君。桓亦豈能重挾兄弟之義以與糾爭乎。漢惠帝崩。齊王以長兄當立。大臣懼王母家惡迎立代王。代王既立卽使人辭齊曰已奉代王爲君矣。齊王旋解兵而退不以分長爲兄故爭也。按桓兄糾弟之說程子據薄昭之言爲証。朱子又謂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出於薄昭之前。是桓兄糾弟之說。未可以爲必然。且任子之論似尤達於事理。任子名陳晉。予分校禮闈所薦士也。

管召之事。朱子以王魏例之。予謂管召所處似與王魏不同。王魏之傳建成。高祖命之。王魏乃高祖之臣。非卽建成之臣也。事建成與事太宗同一爲唐臣。聽命於高祖可耳。是王魏之事太宗似有功而無罪。若管召奉子糾出奔。在襄公既死之後。似已有君臣之義矣。但是時齊亂無君。桓糾皆庶公子。先入者則立之。國人既立先入之桓。則子糾與管召皆當聽命於國人。不可與先入者爭。是其爲君臣之分甚微耳。故召忽之死。聖人謂爲匹夫匹婦之諒。然則仲事桓公似先有微罪而後有大功。可以無責其死與相也。

公叔文子之臣章

可以爲文只須細玩首節案語忘分而薦賢。人情所難。

子路問事君章

勿欺非毋自欺者不能。

子曰君子上達章

上達階級不一。如志學章及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說皆是也。但君子用功只是一箇循天理逐漸充將去耳。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己爲人眞僞之別。名實之殊而已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欲寡未能。與夫子假年學易之意同。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故無出位之思。

詩曰。靜言思之。大學曰安而后能慮。皆有得乎艮止之道者也。可與此語相發明。

子貢方人章

自治之功。無窮無盡。夫我則不暇。是實話。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集註發子貢之問。正欲告以下學之功。使之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是提撕子貢。非徒然自歎也。

不怨尤只是反已自脩。自脩卽是下學。上達卽在下學之中。

志學一章。卽夫子下學而上達之實証也。立脚處。只是一箇志學。由此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從心不踰。層層級級達將上去也。

百尺竿頭進一步。只是從下面積累。非下學外另有上達也。

上面達一層。只是下面所學進一層。故人只見其下學。不見其上達。

天知。緊跟上達來。盡聖人所達之上。卽天所命之性。上達而天知。如言盡性以至命。其實天知只是自知。

天之塞吾其體。天之帥吾其性。知我其天。自是實理實事。

子路宿於石門二章

讀此二章。可識聖人之仁。此出處之本也。苟無是心。無論其果也。卽不果而規摹聖人之無可無不可。亦與斯人無痛癢。或仕或處。皆偶而已矣。苟而已矣。

子路問君子章

脩己之事。固非一端。然皆以敬爲本。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脩己之格致誠正。治人之禮樂刑政。皆離不得此一字。

戒愼所以脩己。兢業所以敬政。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去衛重一遂字。在陳重一固字。遂行則無所顧慮於後。固窮則無所怨悔於前。此記者合記聖人去衛在陳之意也。

遂行二字。省去仰視蜚鴻一層。所以明聖人見幾而作之本心也。

不對問陳而言俎豆之事。是欲靈公以禮爲國也。靈公夫人

淫亂。太子出奔，後來君臣父子至不可聞。然則俎豆之事，其
卽正名之意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學至一貫，便是知天命。朱子所稱知極其精是也。

一卽性與天道。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
得聞之後，以性與天道明聖人之一也。

理有萬殊，有一本。多學而識，是窮其萬殊。一以貫之，則知其
一本矣。

萬物各具一理，故須多學而識。萬理同出一原，故又要一以

貫之也。

朱子大學補傳，可作此章註腳。

此章之一，卽舜之所謂惟精也。

子張問行章

參前倚衡，則忠信篤敬，皆出於至誠，而無一毫虛假。

言忠信行篤敬，謂行不可以僞爲也。參於前倚於衡，謂忠信
篤敬不可以僞爲也。

參前倚衡，是自能不忘。審辨是欲其不忘審辨工夫。做到純
熟處自然參前倚衡矣。

子曰志士仁人章

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義，皆是不失其本心而已。

顏淵問爲邦章

有無伐善無施勞本領，方可以語此。

或問小註，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爲邦之事。克己復禮
便是天德，爲邦之事便是王道。

克己復禮本也，行四代之禮樂末也。有盛德而後可語大業
也。

爲政以德，德者本也。顏子有克復本領，幾幾乎德言盛矣。故

夫子止告以斟酌先王之禮樂，而先王之禮樂，顏子於博文
時，皆已理會爛熟，故又畧舉四事，使之推類以盡其餘也。

特舉四事，見禮樂以中和爲要，卽執中之治法也。

禮者中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爲仁而至於復禮，方可語中
和之治。

放鄭聲遠佞人，非有克復本領，亦做不得。蓋此心不能純乎
天理，少有一毫人欲之私，則二者皆可乘間而惑之也。

行四代之禮樂，非有復禮本領不能，放鄭聲遠佞人，非有克
己本領不能。

此章論爲邦。可謂集唐虞三代之大成矣。
二帝三王之治法。此其大畧耳。欲求其詳。須讀尙書。
子曰人無遠慮章
先叔杏薪先生云。慮及於遠。正爲近計也。試思容足之外。若
無此無用之地。則一步不可動。且即不動。亦必有傾倒之憂。
也。非几席之憂而何。
慮之不遠。必有遠憂。不待言也。瞥人處全在近憂。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敬以直內。所以精義也。平日須先有此一層工夫。

義者制事之本。所謂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是要中。遜是
要和。信是要誠。又是君子匠處極精細處。然亦只了得義以
爲質四字。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章
此章凡四見。指同而文少異。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內便
有求可知。患不能。病無能之意。患不知人。另是一意。里仁篇
求爲可知。承上莫己知。知字說下。語意一片。憲問篇與此章
又顛倒其詞。語氣却寬些。然其大指總是敎人以爲己之實
學而已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此與爲己爲人章。稍有不同。彼以用心言。重在爲字。此以用
功言。重在求字。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君子以天爵自脩。以良貴自重。所謂莊以持己也。君子以胞
與爲心。以扶奬人倫爲事。所謂和以處衆也。
莊以持己。是自守以禮。和以處衆。是待物以仁。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恕之本爲忠。恕之極爲仁。

集註其施不窮。即博施濟衆。皆由此進之謂。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此章必有爲而言。或謂當時疑夫子之作春秋爲毀譽者。得
之矣。
誰毀誰譽。即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意。
上節言無毀無譽。下節推原其所以然。正是欲追踪三代之
意。
三代於民直道而行。三代之無毀無譽也。聖人於人無毀無
譽。聖人之直道而行也。民心本直。又是三代直道而行之所

以然

子曰人能弘道章

弘道如中庸自造端夫婦以至察乎天地皆此戒謹恐懼之心由隱微之地推之以極其至也又如孟子擴充心之四端由火然泉達推而極之以保四海也弘道離不得察識擴充二事然皆須從心上討生活丅丁未分校禮闈曾得二卷能確鑿道出此理。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學所以謀道君子謀道是爲大人之事治其本也耕所以謀食君子不謀食是不爲小人之事不恤其末也。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故君子不謀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故君子謀道然君子却非爲食而謀道故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章

知及仁守所以脩己明明德之事也莊涖禮動所以治人新民之事也此章便包得一部大學道理逐層遞說所謂序不可亂而功不可缺也。

知及如知至仁守如意誠心正莊涖如身脩動民以禮則恕與絜矩之道也。

動之以禮用其中於民也。

總註學至於仁則大本立卽大學脩身爲本之謂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貞與諒相似而實不同。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公而忘私可謂忠矣。

後食乃能一其敬事之心然非有意後之也。

子曰有教無類章

聖人立教所以變化人之氣質革除人之汙染故有教則無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此卽脩辭立其誠之謂富麗之工皆僞也。

師冕見章

此聖人矜不成人之道仁之至誠之至也。

季氏將伐顓臾章

書曰季氏將伐顓臾是言天子之征伐自大夫出也征伐自大夫出則禮樂可知蕭牆之憂卽陪臣執國命之禍也下二

章亦皆爲大夫專政而發。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是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聖人立言大旨。重在政不在大夫節。

庶人不議。不議其禮樂征伐也。

孔子春秋之作。以庶人而議天子之禮樂征伐。豈得已哉。爲大夫專政故也。朱子綱目。託始於韓趙魏之分晉。與孔子作春秋同一心也。此章尤重在末節。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章

祿去公室。正與前面不患寡而患不均二語相發。政逮大夫正與前面政不在大夫相發。

孔子曰益者三友二章

友之損益。敬肆之殊。樂之損益。理欲之別。

友之損益。以在人者言也。樂之損益。以在已者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愆因侍君子而有。非泛論失言也。玩集註德位二字。此正是畏大人中事。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章

夫志氣之帥也。朱子謂以理勝之。卽孟子持志工夫。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天命卽天命之性。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由於知天。

畏天命。卽顧諟之意。離不得靜存動察。

大人以貴御賤。以賢治不肖。畏卽不敢自用不敢自專之謂。

孔子曰信而好古。信好正畏字實在工夫

聖人之言。無踰六經。須見得爲我而發。則自然觸目警心。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何謂氣質四等。聖人。大賢。衆人。下民是也。此章雖於評論氣質之中。寓勉學之意。究竟困而不學。乃下愚不移。亦是氣質爲之。熟讀或問。便知俗下講章之謬。

困而學之。謂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

困而不學。是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者。原是截然兩等。聖人勉學之意。是爲次與又次者言。非爲下者言。下是下愚不移。觀以民言之可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心之官則思。思者慮也。正是君子省察工夫。思何以有九。所

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也

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知至意誠之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天民之事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聖門弟子大約皆有仰跂之意而聖人之教則多是俯就此章陳亢問異聞於伯魚亦是欲得聖人所罕言者而不知聖人教子不過此雅言之詩禮而已蓋以上達之妙即在下學之中故也

亢曰聞詩聞禮者蓋平日習以爲常而今則不敢以爲常而忽之也

陽貨欲見孔子章

讀此章須先理會孔子不見句此句壁立萬仞是一章之根下面時亡之往遇塗之語俱從此句生出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是因人以相遠咎性而發

孔子以相近言性大學以喜怒憂懼言心之用中庸以喜怒哀樂言中和周子以剛柔善惡中言性皆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獨孟子言性善乃是以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

氣質之性其品不一大約有四等聖人大賢衆人民斯爲下是也下章上知是聖人下愚即困而不學民斯爲下是也

子之武城章

莞爾而笑是因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深喜之也道之實禮樂是也禮樂之用通乎上下故君子學之則莊敬愷悌曉得立人達人乾父坤母底道理小人學之亦心和氣順曉得孝弟忠信底道理子游之治蓋粲粲乎明明德於武城矣

子游以文學稱而出宰武城能以人才爲首又以道化爲先其於政事亦得其本矣由此觀之爲政令者豈可以不學豈可以不文

子游之禮樂從文學中得來

今之爲牧令者皆當敬書此章及得人章置之座右時時覽而省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此章學字專以窮理言所以去蔽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學詩之法約言之只思無邪三字可了。詳言之則此章盡之矣。

子謂伯魚曰章

身不能離家以爲脩。脩而齊不可分作兩項說。觀二南只言齊家而脩身在其中可見。

聖人教伯魚以脩身齊家之道。正教之以立治平之本也。

二南之化皆起於閨門。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也。聖人教伯魚正使之戒懼於隱微之地也。

子曰禮云禮云章

此章須玩集註本末二字。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章

德即中庸之德。鄉原似中庸而反亂乎中庸。故聖人惡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鄙夫患得患失只是志在富貴而已。無所不至。生於患失。亦皆從志富貴來。

患得患失。此鄙夫之所以爲鄙夫也。無所不至。此鄙夫之所以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章

矜似狷者廉是已之方正。忿戾則與人爭矣。

愚如柴也愚之愚直即不徑不實之類。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此章是惡邪之勝正。孟子引之。却主惡似而非。

子曰予欲無言章

天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元亨利貞之流行。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仁義禮智之發見。

無隱章謂求道於深融心高妙。不如求道於作止語默之顯也。此章謂求道於虛徒逃言語。不如求道於一動一靜之實也。

言虛而行實。須體會集註兩實字。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此章大旨與孟子教公孫丑同。蓋短喪者由於不仁不孝。子曰予之不仁。孟子曰教之孝弟。皆探本之論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惡本於義固有之心也。故人皆有之。君子惡悖德者。子貢惡亂德者。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

馮少墟謂此章爲人忽視女子小人而發。
近者遜昵遠者少恩。
不孫與怨皆足致禍故集註以患言也。
微子去之章
第十八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其道以仁爲本以無可無不可
爲則或往而不返或溺而不止皆非中庸之道也。
朱子謂此篇所記皆衰世之志然末二章記魯初周初之事
又有神往有道之想。
此章或去或奴或死其道不同其趣一也曰仁而已矣仁是

去奴死之本。
朱子曰三仁惓惓愛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士
高舉遠引却是無難細玩此說所謂仁卽孔子斯人吾與之
心也卽孔子不忍廢君臣之義之心也知三仁則知孔子矣
可以去則去可以奴則奴可以死則死卽是孔子仕止久速
底樣子。
柳下惠爲士師章
柳下惠不肯枉道事人其趣與三仁同然三黜不去未免降
志辱身必如下章孔子之去齊去魯脫然無所繫累方合是
以義底道理。
惠未免降志辱身但其不肯枉道之意則中倫中慮矣。
齊景公待孔子章
君子之仕所以行道也待以虛禮而不能用縱隆如季氏聖
人豈可以虛拘哉。
老不能用是惑於平仲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之言也。
齊人歸女樂章
此章所記省去膰肉不至一層所以明聖人見幾而作之本

心也。
楚狂接輿三章
斯人吾與聖人之仁也其心與三仁同忠君愛民一而已矣
聖人惓惓於君臣之義卽三仁或去或奴或死之心也。
聖人惓惓君民卽天地生物之心也薛文清公云天地不以
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勢衰亂而已其
仁民之心乎此是無可無不可之本。
接輿沮溺丈人等所以廢君臣之義者以其無斯人吾與之
心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楚狂沮溺丈人等所守未嘗不是然以隱爲高未免往而不返必如聖人念切斯人不忍廢君臣之義必至道不行而後去之然後爲義之盡仁之至也

逸民章

斯人吾與者聖人出處之本無可無不可者聖人出處之道也

出處君子之大節前七章言之詳矣此章無可無不可對逸民言亦是專論出處非泛論應事之道也聖人之出處以前數章考之如去齊去魯毫無繫累似亦不能不進而惓惓憂世之仁不廢君臣之義又未嘗必於隱遯而逸無可無不可此聖人之出處所以爲聖之時道之中也

大師摯適齊章

記賢人之隱遁而至於伶官皆去所以明時之決不可以有爲也聖人惓惓君民之心其亦有不得不卷而懷之者矣

伶官皆去爲禮樂自大夫出也

子夏曰雖小道章

此章當與學稼圃章參看小道卽稼圃之類其大者則禮義信是也

小道不能兼而措之家國天下故君子不爲

大學之道以之脩己治人無所不通此君子之所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日月二字最宜玩味此二句可作學而時習之註語不曰學而進不半塗而廢皆在其中非法天行健自强不息者不能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子夏之意是敎人致知非敎人以此求仁也其曰仁在其中者謂用功於致知不但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兼可收效於力行之仁正見知之不可不致也

致知自有效驗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也求仁自有工夫克己復禮主敬行恕是也

此章是恐學者忽視致知之功而發

學問二者是致知工夫大主腦觀中庸言致知止言道問學可見志進學說思進問說乃學問中細密工夫故分之有四合之則二也中庸又以思辨還承學問亦謂是學問中細密工夫

志者志其所學思者思其所問此兩而学密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學者脩爲之方也。如三綱領八條目之類。道卽所學之理。如
仁敬孝慈信之類。至善之理也。致卽深造之謂。
學以致其道。與孟子深造之以道相似。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君子祇是溫而厲。威而不猛耳。無容心也。
作一箇人看君子也得。作三箇人看君子也得。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信者君子臨民事君之本也。凡事皆然。而勞爲民所難。諫
爲君所難受。故尤非信不可。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君子敎人。有本有末。末者。小學之洒掃應對進退是也。本者。
大學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是也。君子之道三句。言本
末皆不可缺。非先敎以末而後不敎以本也。譬諸草木四句。
言先後自不可紊。學者所至不同。不可槪誣以本也。末二句。
言本末一貫之難。如何可以一時並敎。
學有大小。故敎有先後。
子游以小學爲末。大學爲本。不如子夏以小學爲始。以大學
爲卒。其說尤的當。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先叔杏薪先生云。此章註。與百工居肆章註。皆有兩層意思。
若彼從致道說到學上。此從資仕驗學說到先盡其事上。則
可以兼用兩意。而輕重亦見矣。
學優而仕。無可說者。仕優而學。却似顚倒。朱子謂此爲世族
子弟少年而仕者說法。固已。但學爲仕之本。不但素未學者。
當於公餘讀書。卽已學者。亦不可以仕廢學。如仕之理雖於
學時體備。仕之事亦於學時講究。但旣仕之後。若於閒暇MARKDOWN_PLACEHOLDER

將平日所讀之書。再細心研究。則立達之理。在已在人。不無
小異。成法時宜。不能槪同。參互考核。其資於仕者亦非淺鮮。
予於仕學之理。萬無一二。嘗於武昌公署製一聯云。每日裏
把十府各州縣情形想像一番。便有許多區畫。得閒時將六
經諸子史精義玩味幾則。自生絶妙謨猷。蓋因讀此章而書
以自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自致者本心之眞誠而已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此繼志述事之孝
漢後帝能遵昭烈事之如父之囑始終信用武侯毫無嫌疑
似亦可謂孝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士師主刑民之司命雖得情之道離不得中正明達果斷三
者然哀矜其本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夫子焉不學可見聖人實是多學而識然學者又可於此想
見聖人一以貫之底本領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章
譬之宮牆當思聖賢何者如宮何者如牆
牆以喻外之規模宮以喻內之蘊蓄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宮牆喻聖道之深日月喻聖道之高不可階而升喻聖道之
神化無聲無臭至矣
固天縱之將聖聖人之盛德立道綏動等聖人之大業
夫子之得邦家亦如堯之於變時雍舜之從欲風動俾民協
於中而已矣

立是養道是敎綏動或云由立道而深之卽中庸之厚或云
由立道而擴之卽中庸之博二說皆可
堯曰咨爾舜章
執中卽大學絜矩之意所謂上下四方無不均齊方正是也
執中所以用之於民俾四海之內樂樂利利靡不各得其所
也允卽忠信以得之之謂不然則執中亦具文而已其何以
行之哉
四海困窮謂不執中而專其利於上則民必困窮於下矣
中者道之矩凡一切脩齊治平之道無不以得中爲至善允

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心法卽孔子傳授曾子子思
之心法也論語二十篇中所記事各不同道惟一中故以此
章終其篇而中庸一書又補出未發之中者蓋謂無過不及
又必以無所偏倚者爲之本體其實無所偏倚之體卽具於
無過不及之內而執中之中已渾涵一未發而中之妙故君
子中庸合體用而一以貫之
允執其中者堯舜相傳之心法卽治法也以心法言卽不偏
不倚之中以治法言卽無過不及之中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

此章以聖人之言政羅帝王之治五美無能外執中之治法
也。
可勞之事如城郭橋梁之類若溝塗封洫等乃因民所利而
裏話釋可勞亦有使民以時之意
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立不獨立成不獨成爲人上者以此
爲欲其欲至大而至奢然仁與貪正相反以仁爲欲何貪之
有。
欲仁得仁即欲立欲達而人無不立不達也以施濟言正與
聚斂者相反

以仁爲欲則無欲矣何貪之有
不戒視成與先有司正相反
慢令有誅欲殺之故欲刑之之心其心不可對人言故稱之
賊
暴爲者無心賊則有心
子曰不知命章
知禮知言皆是爲君子底工夫知禮至聖人從心所欲不踰
矩則行之說一矣知言至聖人耳順則知之惟精矣然其始
則必先知命知命則志有定向而利害之見不能奪然後能
實盖知禮知言之功而爲之不厭也此又自初學立志用功
之始言之以明執中之大指也
知命則明乎取舍之分矣此始學入手工夫

論語温知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皆其平日讀論語所筆記官湖北巡撫時乃彙輯之每章統論其大意皆以闡發集註爲主

四書參註不分卷

〔清〕王植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參註無卷數》提要

四書叅註序

聖賢之書聖賢精意所積也自漢以還經師遞相授受爲註爲疏用力誠亦勞矣然於時性學未明所以闡明義理者往往徵其膚末失其精微或髣髴影響之間言之不肖其情逮有宋大儒輩出乃一舉而擴清之朱子遂有章句集註之作予謂不閱註疏之說正不知朱註之精譬之畫工然魏何晏註論語而宋邢昺疏之漢趙岐註孟子而宋孫奭疏之也如畫家寫眞雖形

貌衣冠已具而眉目手足尚蒙然而不清逞問其神與氣乎然遥而望之猶是形也漢鄭康成之註大學中庸而唐孔穎達爲之疏也則如繪樹寫山節節段段而爲之而本末不相聯條理不相續甚者一樹成而幾不知爲何木一峰就而幾不知爲何景求一形似猶難之惟紫陽成書而後其人乃如笑如語并其精神情性現於楮端非但頰上三毫而已其樹與山之向背陰明并其色香烟嵐如可遊覽非但濃枝疎影危

嶂奇峰而已所以傳聖賢之心發道德之蘊而孔曾思孟之神至今如在乃晚近多有新說欲張幟於程朱之外而實有悟入發前人所未發者百不得一其餘率漢唐人已具之舊解宋儒吐棄之唾餘耳予惡夫道聽塗說輙拾殘瀋以相炫鬻又慮夫後生呫嗶蛀蝕故紙堆中不能一有心得且罔識近說所由來也間取什之一二參諸古註以明朱註之理而後儒精到之言可與註參者亦偶附焉至性道仁義之理乃聖學之命脈洛閩所以遠紹鄒魯續不傳之緒者實寔原於此此又畫家形外寫心之秘妙也然而源合流分異條同貫世儒隨文求通詎免岐塗亡羊之誚故僭為會其旨趣詒之來者如彼一葦以俟問津

深澤王植題

四書參註詮理

四書叅註

深澤王植顯思輯錄

論語

古者易傳卦象書紀政事詩集篇什春秋載國政各成一體至於講學論道止記一人之言則自論語孟子始然孔子之言渾醇孟子之言沉快朱子曰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認擴充之端讀書者宜知此義

漢趙氏岐曰論語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語

殊精當

唐柳氏宗元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未然也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遠矣孔子弟子當無存者且書弟子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有子以諸弟子謂爲似孔子嘗立而師之惟曾子最後死是知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耳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能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此可與序內程子語叅

宋歐陽氏修曰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按此雖無關要義亦所宜知又如論語無此字大學無斯字中庸無心字尚書無也字六經無眞字仙字花字之類亦多習而不察

本朝閻臬王氏廷諍云楊文定公名時嘗言論語首章便打破一箇名字孟子首章便打破一箇利字皆拔本塞源之要二書若相爲表裏論語末章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不知不慍之君子相應孟子末章歷聖相傳之緒與稱述仁義之道脉相應二書結搆亦大略相同此說洵讀書具眼

江南學政崔氏紀溫知錄曰論語廿篇言中僅兩見而內而天德之修外而王道之備無非本一中爲訓誠如志學一章夫子自述進德之序歸於一矩矩者中之所以立體也鄉黨一篇弟子記聖人之行歸於一時時者中之所以達用也當時高弟首推顏子乃問仁極於復禮爲邦兼酌四代節文之要損益之宜非中乎一貫之傳遞及參賜或由行入或由知入夫非精一乎其餘言仁言孝言禮樂言政事言出處以及裁成吾黨評論人物雖事

殊義異無非欲人適協乎中而止觀堯曰一章列
於廿篇之末愈可知聖人直接堯舜之統者無他
道亦無他學也語得一書綱要

○○學而第一

學而時習　論語二十篇開口先道一學字此一字
認不眞則終生皆誤所關豈小哉疏訓學字以誦
習經業爲言而大學註謂講習討論之事正解字而此以效字
訓之以明善復初實之義兼知行蓋於合下誦習
中推出所以然之義竊謂但以誦習爲學不免失

之太淺然誦習是知一邊事亦學之實業也古之
言學者始於說命曰學於古訓曰惟學遜志務時
敏未嘗不以誦習爲義卽夫子之言觀之曰思而
不學則殆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亦豈不以誦習
爲學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當日亦以讀
書爲學可知况孔子刪述六經垂敎萬世豈有不
以授弟子而從遊諸賢必有日習正業又豈徒追
隨問難而已耶但聖門知行並進如以顏子不遷
怒二過君子敏愼就正爲好學則又在行一邊言

之不似後世口耳記誦已耳然學字仍當不得行
字故註云學者將以行之也倘不善會朱子之意
而必於誦習經業之外別求所謂學共弊將流爲
本心之異學又不可不知　此章須從末節着眼
惟學以爲已故悅爲眞悅樂爲眞樂且無時不悅
無時不樂而慍於何有人之知不知固無足論也

爲人孝弟章爲仁之本　先儒發明此章有三坎之
說或問義禮智之本何在亦可分爲三坎乎予甚
奇其問以爲非但爲詞章之學者也因而思之仁

之爲德實統義禮智之三者親親仁民愛物皆仁
也其必先親而後及民物卽所以爲義也其於此
而品節之卽禮其知此而不紊於所施卽智也觀
孟子仁之實一章可見若於孝弟之外別求一義
禮智之本於親與民物之外別求一義禮智之三
坎則是四德各爲一理不相貫攝而支離牽合之
說必有務奇而反以害道者以是答問者之意不
知以爲何如

爲人孝弟二章　論語記孔子之言與事也第二章

卽記有子之言此有深意蒲阪崔氏紀曰學者學所以爲人之道也人之所接者五倫而孝弟爲尤重人之所具者五事而言色爲最先記者以此二章列於首章之後則聖門之所謂學者可知又曰朱子云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則必以巧令爲甚記者列此二章於首章之次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當戒也觀此則兩章大指何等分明乃俗下謂上章敎人爲孝弟不重爲

仁次章敎人戒巧令不是爲仁工夫何啻說夢此二條眼界大而談理精矣

三省章傳不習乎　古註云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本朝閣學李穆堂先生紱主此說謂爲人謀與人交傳於人是一類事所傳於人者而我先不習卽中庸所求未能之意然朱註不從古註者或以曾子在聖門年最少不應卽及敎人之事而傳於師者不習於已以此自省其義更該括而緊切耶

道千乘章　疏云道治也以治國之法不惟政敎而已此語最精於此方見聖人所言皆其本要大異於時賢之政刑法制徒講治具者正可與朱註參看或疑使民以時與上敬信節愛稍不類似祇愛人之一事不知以時二字卽聖人奉若天道欽若昊天之義不外乎此本朝焦氏袁熹曰使民以時正是上與下甘苦同命血脈相通處此亦務本中事得其旨矣　宋史李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

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讀書而以未能行爲愧凡讀書者皆當存此想凡書皆當如此讀

敬事而信　(敬)字兼內外該動靜無事時當收斂身心存主不懈有事時當提醒此心應酬不亂如讀書則心在於書接人則心在於人若靜而不能涵養收攝省無益之思慮動而不能省察克治審幾以循理皆謂之不敬內而不能整齊嚴肅以一其心外而不能正衣冠尊瞻視以禮自檢亦皆謂之不敬程伊川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合

爲一語曰主一無適之謂敬蓋一事至前而悠忽怠緩心不在事卽非主一之義適往也若目前方應此事心又移於他事卽非無適之義先儒言敬曰敬勝百邪曰心要在腔子裏曰敬是常惺惺法曰於儼若思時見之曰喚起曰截斷皆持敬之精理實功也此章敬字雖就事言而一書之綱要聖學之本領無逾於此

賢賢易色　李穆堂先生另有一解謂下君父朋友皆五倫中事此言賢人之賢與下交友意複當以夫婦一倫言之竊按史記載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孔子驂乘嘆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以此參看於義大適或曰既言賢賢未必夫婦且賢賢親親事君交友自可平舉亦何必拘定五倫立言前解未免失之巧耳

君子不重章主忠信　(忠信)之義朱註於大學絜矩章云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用明道語也於三省章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用伊川語也二程語於所註本章各有所當然循物無違止

可訓絜矩章之信而於別章未能皆合卽於信字之理亦似未得親切故北溪陳氏謂伊川方說得確實也須知忠者信之本信者忠之發朱子曰忠信祗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驗於事謂之信此卽明道所謂表裏之義也竊謂忠信二字於字義中心爲忠人言爲信故忠多以事君言信多以出言言又如不疑爲信又對色莊則正顏色近信皆忠信之一義惟盡已以實四字於義確當而該括此章主忠信亦此義也　又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亦有別朱子曰韓文公言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也北溪陳氏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言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性中祗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如忠信如孝弟之類皆在萬善之中萬善祗是五常實理之發其說是也

禮之用章　(禮)者理也語見仲尼燕居篇然言理則無形可見而有禮則規矩可循故克已復禮章不

言理惟言禮而以已爲禮之反盖禮卽理之眞影子也又禮者履也易上天下澤履禮義出於君子故也盖禮有體有用故朱子註此章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天理節文云者仁義禮智皆天理而仁義之無過不及以合於中者卽禮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言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夫子言義以爲質而曰禮以行之皆此意也人事儀則云者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以義起而儀文漸備觀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可見今周禮儀禮禮記三書皆示人以儀則者也聖賢言禮有以體言者有以用言者有兼體用言者然體用未嘗相離盖惟天理有此節文故人事自然有儀則非以人意勉強爲之故曰和爲貴而儀則之多皆出於人人各具之天理發爲恭敬辭讓之心而自不容已故曰毋不敬須知敬是禮之骨子心無一時不收斂則一言一動卽無不有當循之禮而言動一一循禮則心自不至於放弛內外交養之道也若無敬意在中則雖禮器禮文秩然於外所謂其餘不足觀者也尚何足與言禮

告往知來　本朝東藩李莪涯氏渭曰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與智皆心之靈明神屬陽主發揚智屬陰主收藏知來如所謂悟性神之爲也藏往如所謂記性智之爲也語極新快告往知來殆所謂悟性者歟多學而識殆所謂記性者歟

○○爲政第二

詩三百　先儒謂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本朝王阮亭氏士禛池北偶談中獨辯之謂夫子但正樂

使雅頌各得其所未嘗刪詩此章與誦詩三百又家語哀公問郊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皆擧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爲言此辯殊爲有理如果夫子刪詩但什中取一逸詩應有二千六七百篇其見於他書者必多何以左傳列國大夫所歌之詩及古書中所引之詩皆在三百中而此外雖有逸詩亦不多槪見耶

吾十有五章　夫子天縱之聖謂非生知安行不可乃卽其所自言則五十以前尚似勉然之事豈夫

予自作詮詁耶此惟張子所謂化而知裁者體認最精蓋聖人固不必由勉及安而亦無純任自然一生毫無進步之理如天地之化一元運行而春秋氣候亦有自然節次故曰裁夫子言十五志學志學即志於道也此時便已心與道融是全體不息地位即已是生安聖人以後若立若不惑以至知命耳順不踰矩皆於道心無息中自覺有進處朱註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是也

子游問孝章　至於犬馬二句古註原有二說前一說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疏云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能養而不知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李穆堂先生主此說謂教人之子以孝而斥以養犬馬之甚語大不倫雖恒人有不忍言者豈聖人渾淪語氣然以有養爲養人語意終覺未協如子思言君之犬馬畜伋正養而不敬之謂朱子用古註後一說想以此耳

溫故知新　明顧氏憲成曰這溫字下的極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字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裏醞釀出來所謂新也此說溫字未免太巧而以勿忘勿助爲極盡溫字形容則於道理甚爲精妙又按知新不必於故外別生新義方是新即於舊所見中體認愈更親切發揮愈得貫穿皆自有新義亦非溫故者不能

攻乎異端　粵撫傅舒菴先生泰嘗舉以問予曰孔子時楊墨尚未起孰爲異端如果有異端何以不復再及而斯害一語遂足辭而闢之耶予請其說曰此當是治心之學攻者欲制此心而刻意攻治之也異端云者端緒紛然而起如易所謂朋從爾思者也欲治心反爲心害必如孟子言勿忘勿助長可也立義最精惟以攻乎爲讀異端爲句文義覺未安耳

寡尤寡悔　程子詮悔字曰理自內出當與孟子乍見入井章同看人性本善或蔽於私一念之明則天良自露由其內所自有故也理最精妙

舉直錯枉　顧氏憲成曰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

小人亦何待分剖祇覺下箇直字枉字更有力益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略無些子依違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却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容略無些子執持此等人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却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爲難是故君子中清苦樸實忠厚謹飭者縱居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棄惟危言危行敢於犯顏者縱清明之時亦往往取忤矣小人中貪汙虛浮苛刻恣肆者縱居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指者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寵矣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則將時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強不得處此段闡發得十分警快

十世可知章　就三代因革損益則百世可知此中包括得一部文獻通考在

○□八佾第三

八佾舞庭　朱註列二說當以前說爲是古註云舞勢宜方行列旣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是也故今丁祭用六佾以三十六人但佾者舞數也古者有佾人作樂於廟中舞則於階下而舞之節卽隨樂之起伏爲進反今則樂與舞皆需人矣近有議者以樂舞生多濫設欲止留三十六人不知樂生歌生不在舞佾之內且無樂則舞以何者爲節殊爲未解

夷狄有君節　疏云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夫子云然此說或以爲明太祖之言而不知其出於疏然以前後節考之朱註爲是若春秋內華外夷夫子於子西曰彼哉彼哉又別是一義

事君盡禮　孔子事君之禮鄉黨一篇可見

關雎　朱註以關雎爲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粤撫傅舒菴先生云文王無自思好逑之理人皆知之但以爲宮人所作則語氣殊不類宮人於淑女何情何至有寤寐反側之憂宮人於后妃何分何以

有琴瑟鐘鼓之樂乎當是后妃欲爲文王求淑女以廣嗣續故曰君子稱其夫之辭也友之樂之容接其下之義也此說於義甚適然亦本之箋疏而朱註不取未詳其義

管仲器小章三歸　古註謂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殊爲强解且與儉字義不相應朱註始旁稽之說苑正其爲臺名義乃確而有徵足信矣

語魯太師節　人以樂之理精多說向深微疑音器僅樂之粗者竊謂此就正音節言之蓋當時六代

之樂在魯六律五音已具夫子就現在音律指點其節奏而樂即可正不必過求深微也若以音器爲樂之粗者試看三代後祇因黃鐘不定遂致樂學失傳此事何可易言

〇〇里仁第四

君子之於節義之與比　(義)與仁同原而異用故朱註於孟子首章仁義皆兼體用而言其以義爲心之制者本尚書以義制事之制事至於前所以處之者即有一截然不易之理故義多斷制裁割之意揚子所謂於義也剛者也以爲事之宜者本中庸義者宜也之宜身與事接自有一適然各當之理昌黎所謂行而宜之之謂義也制之以心而所制者在事宜雖因事而宜之者仍在心有體用而非二物聖賢所言有在制一邊言者取其斷制裁割之意如義以爲質之類是也有在宜一邊言者取其行無不宜之意此章義之與比是也古人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間經權常變之用皆以義爲衡其或出或處當辭當受者何以內斷於心爲經

爲權者何以因物而應事不一轍皆有確乎不拔無所遊移之意而其確乎不拔處又正其因應各當處須隨文體認得其本文之義又會其相通之理斯爲得之

吾道一貫　一貫之義固是聖心渾然之一理須知此理非他即人之性是也性具於心一而已矣而由此一理分之則爲仁爲義爲禮爲智是曰四德凡天下之理若父子之孝慈君臣之令共若貌之恭言之從推之而百行廣之爲萬善無不屬之四

德而四德統祇一性則聖人所以貫萬有者不過性體昭融義精仁熟之妙觸類旁通無非是理動作語言無非是理一非性而何曾子由行入子貢由知入其理則一也若不於此體認確實而混言心理仍是依樣胡盧而已

忠恕而已　忠恕之義朱子於中庸違道不遠節曰盡已之心爲忠推已及人爲恕此章止云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葢中庸明道不遠人之意恕字止就及人言此明一以貫之之理恕字不但及人

有泛應曲當意在則兼人與事而無非盡已之心以推之故與中庸註略異何等斟酌精細忠恕學者之事何以可明一貫葢忠祇一箇恕則推之於無窮謝上蔡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眞西山曰在聖人曰誠在學者曰忠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已而後能推及人故有待於推薛敬軒曰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千百箇恕來一箇源流出千百道水來姑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合此數語則忠恕之義明而以此明一貫之意亦可知矣　崔氏紀溫知錄曰論語以忠恕與一貫對說一貫者聖人之道忠恕者學者求道之事葢一則無欲貫則無息學者之心有欲以雜之則不一有欲以間之則不貫忠則純其心所以求一恕則推其心所以求貫也中庸以忠恕與道對說道卽仁忠恕者求仁之方葢仁者以已及人物我無間忠恕則推已及人所以化物我之間也語亦明快

君子喩義章　昔陸象山在白鹿洞講此章學者聽之悚然警惕至有泣下者可知義利嚴界爲學者最要關頭夫君子小人不但其面目衣冠同卽其學業之就將心力之勤厲早作夜思經營盡瘁亦無一不同然君子之爲學也矻矻孜孜究心聖賢之道致力倫常之間事事從已身起見故知則眞知非徒博物行則力行非有近名嗜修賍証之中自有欲罷不能之趣乃足謂之深喩此其人處則不愧詩書不愧衾影出則不負朝廷不負民物過

有國是所關民命所係者不憚廷諍力諫而一身之利害一切不問卽至死生禍福之交不難捐軀致命以成一是乃其喩義之究竟蓋惟其寤寐爲懷心慮所積者止知有正道之當由而外至之遇皆不足計也小人之硜硜孜孜何嘗讓於君子然其所計者詞章之善否聲譽之有無科名之得失忍目前之苦正以圖異日之甘矯違心之節正以冀非道之遇而鑽迎之巧迎合之工後先效尤悶倫詭變凡可以倖功名伺意旨者無所不至乃足謂之深喩此等人卽令名位可就而但知肥身家不知愛百姓但知取容悅不思報國家蠅營狗苟而事之不可告人寤夢之不堪自問者不知幾何矣倘過利害得喪之頃君子所爲舍生取義者彼則心沮氣餒患得患失雖至生平盡喪名節蕩然而前此談道立名之身矜已笑人之口亦瓦裂塵飛而不堪迴首矣正其喩利之究竟蓋其處心積慮寤寐不遑者原不在修身立品之途而惟利是視之害一至於此也學者思及於此直當提心刻

骨顏頳汗浹豈惟泣下數行已耶

事君數章　聖人之言理必渾全諸賢之論或不免有偏如此章但擧數之失究竟宜如何崔氏紀曰此爲不知去止之義者言也若存一畏辱畏疏之心遇君友有過而不言或一言而卽去卽止則其不忠不信之心又反在數者下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孔子曰忠告而善導之反覆善道爲臣爲友者不可不知此義足補子游所未及

〇〇公冶長第五

謂公冶長節　疏云舊說以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今不取也註疏多粗淺浮率語此章去取獨見儒者學識後世猶有傪言禽語事者殊爲可哂

乘桴浮海章　古註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本朝潮州太守龍君爲霖力主此說謂朱註以材同裁似非本意且方以從我許之遽又以取材抑之語亦不符竊謂此取材之材當與易財成天地之財同子路剛果之人

夫子必當示之以正若謂海寶可浮而桴材難得
直是後世諧謔語夫子恐戲不至此
晏平仲章　久而敬之異於初相敬而後漸瀆者故
爲善交然敬字尤要凡拍肩執袂以爲氣合未有
始相瀆而不凶終釁末者爲轉一語曰敬方能久
方爲善與人交
巧言令色章　古註以左丘明爲魯太史程子則曰
古之聞人不直指爲傳春秋之左氏也左氏傳於
孔子卒後多記二十五年之事年當晚幼而又其

失也誣夫子郎許之未必辭之嚴重若此當各爲
一人或謂傳左姓而丘明名此左丘姓而明名亦
無所據不足信
十室之邑節　不如丘之好學也疏後一說云衛瓘
讀焉爲於虔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安不如丘之
好學亦言不如丘之好學也近有主此說者疑以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句謂聖人詞氣謙和竊謂
言不如丘之好學也語意直中有和若言安不如
丘之好學也則有怪嘆之意何謙和之有

〇〇雍也第六
哀公問章　朱子作註非但訓解文義實以發明大
道郎圈外各註或總解章意或附以先儒精言雖
不沾沾本旨而理互相發如程子四箴顏子所好
何學論范浚心箴之類尤先儒發明道蘊之要指
也註疏中安得有此精義
賢哉回也章　先儒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此
在不知者以爲樂貧郎知者以爲樂道以爲道在
已而樂竊以爲皆未盡然爲其所謂樂者皆以七

情之樂當之郎未得孔顏樂處所在也孔顏所謂
樂者蓋至聖大賢欲盡理純性體昭融之候胸中
天理流行自有一種活潑洋溢之趣無入而不自
得如天道之氤氳流行無時或息者然故以樂字
形似之非如七情中所謂快樂因物而生物過則
息者也未知先儒之意以爲然否　粤撫傅舒菴
先生閱尋樂堂集謂予曰堂名尋樂何如予對曰
堂者接賓應事之所尋樂者潛心體認之功以尋
樂名堂疑有尋向外去之弊未知是否先生微笑

曰以此名齋可也以此名堂非所名也今人於堂
上尋樂者多矣盍前輩於一堂名亦究心如此
子見南子節　古註云舊說矢誓也行道非婦人之
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可疑焉疏云蔡謨曰
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欒肇曰見南子者
時不獲已猶文王之囚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
否屈乃天命所厭也竊謂如此說否當如否泰之
否夫以常人之見測之與弟子咒誓實覺可疑然
疊言天厭之似誓辭非陳辭也朱註以聖人道大
德全無可不可知此可以無疑

齊一變節　魯之失弱齊之失誇然齊不久而姜易
以田魯人至魯公項羽之亡猶有爲之死守者其
風俗之所成如此人之持身治家亦然重禮敎崇
信義者其後世多至於庸弱急功利喜誇詐者其
子孫必流於强梁苛薄庸弱之失雖不免貧窶未
必大墜家聲强梁苛薄之所積其敗壞將有不堪
問者貽謀可無愼諸　崔氏紀曰集註禮敎信義
以魯之僅存者言也其實此時之魯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甚至陪臣執命其不道詎可枚擧一變委
非容易試觀孔子相魯墮三都收甲兵誅少正卯
民間始謗而後誦三月以來正朝廷以正萬民煞
費一番整頓精神然猶未能卽至於道故齊至魯
魯至道皆以變言變則實有一番革舊從新之事
此疏變字較常解尤爲精實
觚不觚　本朝焦袁熹廣期氏曰古者獻以爵酬以
觚當時必是目擊此器因而嘆之非無端尋此話
頭來說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在當時皆有箇根由
今雖不可得知要當默識之耳語甚有見

博施濟衆章　焦氏袁熹曰宰我是憂仁之陷害疑
定仁是做不得的緣他天資近薄一邊所以如此
觀短喪一章可見子貢則原有一視同仁之意觀
亦欲無加章可見但其博愛爲仁不能求之切近
則亦成虛願而已按宰我亦善設問者與子貢同
爲言語之科而其不同乃如此不可不知
何事於仁二句　本朝廬陵王道升洞谷氏曰卽已
欲立而立人與立之斯立並觀便是仁聖之分語

甚了徹

〇〇述而第七

默而識之　朱註並列二說而斷之曰前說近是既是前說又不直芟後說何也此大有閑邪衛道苦心在葢以爲不俟言說而心解焉者金溪之唾餘其弊將流爲虛寂頓悟之學前說以識爲記如多學而識多見而識之義則對道聽塗說者流謂不事言說而自得諸心耳非直廢講貫究討之功也毫釐千里之分故兩舉而明斷之何容小誤

志於道章　古註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德有成形故可仗據仁者功施於人故可依倚疏云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又云寂然至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乃謂之仁恩葢註疏於道德仁義之理皆未能眞知或形似而不覩或槺枇而不精或支離而不貫卑者雜於功利高者入於老莊聖學晦蝕于有餘年不閱註疏焉知朱註之善也卽此一章可例其餘

子謂顏淵節　讀此節須知夫子所謂用者若何所謂舍者若何必不失難進易退之素其行也有何施設其藏也有何事業必不同管晏汨溺之流孔子不必藏顏子不必行而何以無害於同顏子之藏未必事事如孔子而何以無妨稍異皆當掩卷靜思從胸中穿過方不同口耳之學

加我數年節　古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隨文立訓亦自可通然終不如朱註精當　孔子仕止久速動

息語默無非易道乃欲天假之年以學易何哉竊謂此語就贊易上看便見孔子於六經雖同一功在萬世然於詩書不過卽古人成書檢別節取其事可日計而就卽取魯史之文加以筆削其事可月計而成至於大易所稱上經下經者僅不及五千言耳十翼之作乃至三倍其數而有餘較全部論語且將倍之其文繁其事勞如彖傳大小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每一傳當作一次發揮每作一傳卽當有一番玩味體貼其精理苞天地之

與蘊性命之源開千古聖學之始雖聖人耳入必通然亦必虛衷玩索反躬體驗故至韋編三絕終身以之豈期月三年可以自信裕如哉由此思之孔子實欲假年學易並非虛辭以鳴謙亦非僅嘆易道之大已也

發憤忘食節　王陽明曰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眞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眞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說極高超得聖人身分然祇是朱註後一層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意

夫子未必自謂云爾也細玩樂以忘憂非實有得後不能如此則發憤是未得時事可知朱註自爲允協若但求高超恐失聖人自道語意

不知而作節　顧氏憲成曰或問此言良知在我隨感而應自無不知若乃聞見擇識是專求諸聞見之末已落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如所云是孔子自謂無不知也自謂無不知而作其辭平其意虛自謂無不知其辭矜其意滿矣且能擇能識者誰所擇所識何物易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正是這工夫若專求諸聞見之末則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耳是乃知之蠹何但落第二義已乎此說極明切足破世之專言良知而絀聞見之功者然朱註已內外兼到於此益見註義之精

子與人歌　古人之學不廢歌詠書曰歌永言記曰歌之爲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如虞書九歌賡歌之類皆是也夫子取瑟而歌子皙詠而歸春秋列國大夫燕會歌詩蓋古者自童子時學樂誦詩剏歌以永之使得其優游涵詠之趣歌亦學之一

也後世里巷俚褻之辭從鄙淫汙學者遂以歌爲賤事而相與戒之卻不可以此律古人

子路請禱章　疏云有諸者諸之也則是有諸與有之之問對同辭非其義也宋沈括謂古語有二聲合爲一聲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庶爲得之此後世反切之學紐字之例所由起也

○○泰伯第八

至德三讓　此章讓周讓商紛如聚訟今且置註勿

論而先細玩經文以實考之凡言讓者必已所見
据或可以必有而推遜於人方足以當之讓至於
三必確有事跡可據方足以實之若非已所必有
且非有固遜事跡則讓且難言而況三乎考泰伯
以上智之德又承太王強大之勢如繼太王而立
其勢可以昌後乃棄而逃之季歷因得傳之文武
以有天下是周之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故曰讓
其棄而逃也逃且不返且斷髮文身其志堅其事
實不啻至再至三者然故曰三讓也若以為讓商
則令泰伯繼父即位終率諸侯以事商誰得而禁
之何以逃為且既知父有剪商之志欲傳位季歷
以及昌反逃去而令其得之則雖有不取之心而
勢不自主豈不反以成之耶充其類則魏武付大
權於其子而曰欲為周文亦可以為讓乎況商雖
寖衰方在高宗中興之後已之果有天下與否尚
未可必而遽以人所現据之物曰吾讓之吾固再
三讓之也可乎不可即以註言之註疏云泰伯採
藥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

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朱註曰克
商而有天下坐實天下字於周正見周之得天下
有由也曰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坐實天下字於泰
伯正見泰伯之讓天下有實也惟泰伯不從及其
必即扣馬之心數語似涉讓商然正以見伯如不
逃固足以有天下乃必逃去而令其終得之正所
謂可以必有而推遜於人實有事跡可指者也若
讓商之說必如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庶乎
其可非所以語泰伯也或曰泰伯既足以有天下
何以言其果有天下與否尚未可必豈不自相矛
盾且讓周之說欲全父子之恩恐妨君臣之義如
何曰不必果有天下者就當時有商之勢而言固
難以身非現据之物而居推遜之名所以不得為
讓商也可以有天下者周之後實已代商如泰伯
不逃則後之代商者未必在武王所以為讓周也
二說原不相背至於實始剪商不過周人溯王迹
所基於太王耳若太王以播遷方寧之國遂萌必
神器父子傳逃卒移商鼎而泰伯以侯國未立之

世子遂以天下爲分內之物預行推讓是乃大亂之道而周之所以聖聖相承者其設心固如此乎原太王徵意所存不過以聖子神孫欲傳之國以延世祚自是人情遽文王猶服事終身不失臣節必至紂之無道勢極難反而後不得已有親兵之舉天與人歸獨夫自殞何妨於義然自太王而後已歷三世矣註特沿史記之文洗刷未盡遂使拘虛者左遮右飾滋爲疑藪其病尤在添出一志字有似處心積慮陰謀人國者之所爲罔不敢謂朱註之無誤耳若夫周至武王實有天下實由逃而不返之故故泰伯之讓國即以讓天下此就已然之事而論之者也又何疑焉

君子所貴節　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數語可參

能問不能節　唐太宗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

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此對即後世經筵進講之體亦所當知

舜禹天下節　明鹿氏善繼曰此節要看出不能不與的情纔見得不與的本領又要看到原不與的理纔見得不與的境界天下與我原不相干必於不有者有而遂與焉若皆天下大而我小也舜禹原不曾把天下當一箇大物事看其禪其受其官其家是何等心胸何等境界巍巍乎者超然自立無物出其上也然人本來性體原是如此不遇舜禹則此象不見說最超脫透快

堯之爲君章　崔氏紀曰此孔子讀堯典之贊辭後世修史者於本紀列傳後作論贊本此有見

舜有臣章　明鄭氏瑗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馬融以爲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即位十有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文王受命時武王年當六十有五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七文母不應尚在然則雖微劉氏子無臣母之說亦決知婦人之非文母矣以邑姜

當之理或然也然舊說以邑姜爲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夫大公八十歸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後豈得猶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是時武王已幾七十又安得始納公女爲元妃哉說有特見考古當知之

〇〇子罕第九

罕言命（命）一而已而有理又有氣數何也中庸朱註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蓋天之生物卽賦以理而理不能生物必藉乎氣以爲生氣者陰陽五行之謂也陰陽五行之變本自不一故人之得以生者亦不能齊聖賢之言命也理一而所擧以爲言者不同以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則命卽理也以貧賤貧富壽夭禍福之不齊者言則氣數之命也於全身中抽出一節言之或止言理或止言氣或言理而忽及氣或言氣而復及理左右逢原自不相悖惟其本非二事故也此罕言命註雖云命之理微實兼氣數言之方足盡命字之義餘詳孟子盡心章天命條

于絶四　焦氏袁熹曰此但言無私或云無我亦得記者乃更析分爲四分外精細蓋從尋常人心術隱微處體察見得人人有此四者最難淨盡以此去看聖人眞乃全體瑩然循環周流莫非天理故記之如此此說乃道得出善於形容處

無知也節　時以孔子有問必答以爲生知故自言已無知識所以問無不答者不敢不盡耳近以上爲謙已下爲誨人分爲兩橛失其旨矣

顏淵喟然章　顧氏憲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卽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故曰發孔子之蘊敎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此以濂溪太極說作本章詮註亦見妙義

自衛反魯章　崔氏紀曰以此章列於語太師章之後師摯之始章之亂則三章之義皆了然矣所謂樂正卽始從成之節與翕純皦繹之旨無不正也雅頌以朝廷郊廟之大者而言其實二南用之房

中推之鄉黨邦國亦在其中觀師摯之始章言關雎之亂可見看得融洽

子在川上節　焦氏袁熹曰鳶飛魚躍見道之無物不有是横說不舍晝夜見道之無時不然是豎說然彼章亦有無時不然意此章亦有無物不有意學者須是隨時精察力行而體之以不息曾子之言弘毅是也以中庸論語合看於理甚爲精融

後生可畏章　本朝王阮亭冬夜箋記云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其義似更深切然

夫子言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乃中人以上之事豈易責之人人聖賢雖不以聲聞爲重然無善可稱則其人可知故曰年四十而見惡焉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皆與此相發若古之學者爲己不患人之不己知自別是一意可互思而不可執一

可與共學章　權之爲義舊多誤解自公羊傳以權許祭仲曰權者何反乎經然後善者也北魏祖瑩勸子攸納蕭宗嬪爲后遂亦謂事有反經合義此皆朱註所謂不識權字者也唐陸贄曰以反道爲權以任術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宋胡寅曰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爲經故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二子之言善矣竊謂權不可言反經乃通經之謂僅守經而不達變則拘滯而有所不行故權衡其輕重以通之及權之得中而經之理益明張南軒謂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正是也不然一於變而違其正則爲機心爲詭遇爲無所忌憚而

藉名以濟其私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正謂可與立而後可濟之以權云爾豈可誤認權字　崔氏紀曰權有二義執中無權之權事事皆用楊註時措之宜是也嫂溺援之以手之權惟處變用之可暫而不可常程註能權輕重使合義是也要之可與權者方能用中處常處變一而已矣此分二義甚明晰

○○鄉黨第十

全篇　此篇詳記夫子在鄉在朝事神交友飲食衣

服之節夫子一生行狀一一如繪於此可見得一
理渾然泛應曲當一物一太極正是萬物一太極
也　崔氏紀曰鄉黨一篇朱子只以節分不以章
解蓋緣此篇總是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故
也但細玩前五節以孔子二字領起所記多宗廟
朝廷擯相聘享之典乃禮之大者後八節以君子
二字領起所記多衣服飲食交接往來之事乃禮
之小者要皆非禮文所舊有乃聖人從心所欲之
矩也又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篇末記此殆以時

之一字括十篇之大旨乎皆大有見地與總論相
發明

廐焚節　有以不字爲句者曰不與否通廐焚而終
不問馬似非人情但先問傷人乎否然後問馬耳
然以不爲否論語所無其義亦無加於貴人賤畜
之理可無庸立異如此

○○先進第十一

回也非助至侍坐章　此篇夫子所以論示及門者
凡十二人有稱而予之者有勵而惜之者有裁而

進之者有抑之未嘗不予者有予彼正以勵此者
顏閔南容無異詞焉餘則各有誘掖裁成之妙如
過猶不及退與兼人二章其指甚明求之聚斂賜
之貨殖亦皆因其病而藥之若愚者宜進以學魯
者宜赴以敏辟者守忠信篤敬之訓喭者思文以
禮樂之旨裁成之意卽在言下矣厥後惟曾子子
貢與聞一貫之傳殆其學之所進有不同歟

顏路請車章　明鄭氏瑗曰史記顏回少孔子三十
歲三十二而早卒是時孔子蓋年六十一家語記

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年五十計年當在
顏子之後今論語顏路請車孔子已言鯉死則家
語誤矣此說有見當知之

門人厚葬章　此責門人何以托言於父子則不足
顏路意明在言下故朱註云蓋顏路聽之古註曰
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正是也
然不可以其子而責其父故婉其辭耳

富於周公章　前章門人不被子路子曰由也升堂
矣此則直欲小子鳴鼓而攻之非惟過有大小而

二子之優劣顯亦可見

知爾何以章　由之治賦求之爲宰赤之立朝夫子素有論定而其自信亦在於此所謂坐而可言起而可行正三子實在本領但夫子以爲意中所有也故置之至點之所言不就酬知上着想而自爲一境地夫子忽得諸意外不覺喟然與嘆耳後人切勿看得三子容易蹈晉人清談廢事之弊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十六字見之者爲曾晳之志得之者爲顏淵之樂故程子曰

有息則餒矣餒則不樂可知

點爾何如節　鹿氏善繼曰夫子志於經世故以知爾問然點之所對却似與題目無干夫子何反喟然與之蓋三子以才技爲用點以性天爲用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遇不論顯晦境不論廣狹祇是一箇素位而行活潑潑地纔無道德事功之分此便超脫於三子却又總包乎三子彌綸天地祇在等閑生活故夫子與之正對得本題也說得超快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節　明庶吉士何塘闇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則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惟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論者謂與伊川所好何學論相同予謂此論雖義無精深亦可爲獨抒所見非苟作者　崔氏紀曰克己所以保其未發之中復禮則有以還其中節之和矣中節之禮乃天下之達道小大之所由故克復至而天下歸仁克己而不

能復禮則不能無少過不及之差便有不滿人意處如何能使天下歸仁此借中庸爲闡發不惟看得貫串而理乃精透

顏淵問仁節　仁字之義朱子於論語首篇註曰愛之理心之德於孟子首章註曰心之德愛之理此六字道理始爲精括蓋仁也者具於性始而原於天地者也以爲心之德者天地有元亨利貞之德以生人物惟人獨得天地之全德兼四端統萬善渾然天理之中涵此仁之體也以爲愛之理者天地

無時不生物惟人之生卽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凡與物相接自然便有惻怛慈祥之意盎然溫和此仁之用也惟其爲心之德故所得於天地者必當全受全歸而盡其性而得其本心而事皆當理推其極必至於全體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後心之德無虧惟其爲愛之理故所得於天地生物之心者發之最先莫切於身所從生之一本而愛親敬兄之心孩提卽具推其極又必至於利民濟物無一物不得其所然後愛之理無歉陳潛

室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性情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合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最爲明晰要之聖賢言仁之指不一有專言之者則多言心之德或言其心之自盡或言其事之當理皆統乎四德而爲言者也有偏言之者則多言愛之理或言胞與之全量或言仁心仁術之一端皆與義對待而爲言者也其言心之德而自包愛之理言愛之理而本乎心之德體用原非二也於此不融貫洞徹而但按文求通反多支離滯礙而有所不通矣又先儒謂桃杏之核皆曰仁以其含有生意則此木之全身枝幹花葉果實俱苞於此卽所謂兼四端統萬善者此心之德一邊意謂醫家以手足麻痺爲不仁蓋血氣之壅閼如此心之不能流通是愛之理一邊意曲喩側言無非此義

仲弓問仁章　崔氏紀曰主敬是要收斂此心入來行恕是要擴充此心出去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之義又曰出門二句卽是居敬已所不欲二句

卽是行簡此正是可使南面底本領故以家邦無怨言之道理皆極貫串

子貢問政章　溫知錄云精熟此章之說讀史鑑方能分別是非又云太平之時高談教化危急之秋苟求兵食三代而下莫不皆然可慨也夫讀書者宜有此具眼

以文會友節　焦氏袁熹曰講學以會友所謂講學者必虛心平意密慮精思相與考聖賢之成法求事理之當然與所以然以爲踐行之地此卽所謂

學問思辨而仁在其中者也若借講學以會友而惟務誇多鬬靡甚至競爲新奇之說則所以會友之心已墮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更何輔仁之可望此看以文會友最精切而以友輔仁之義亦可識矣然以友輔仁又更有進德之事亦不可混爲一義

〇子路第十三

樊遲學稼　疏云請學稼圃之法欲以教民也觀下文夫子之言上言民此說似爲得之若樊遲無端而欲自學鄙事似太不倫但不知有禮義信之可以治民故夫子小之耳

子適衛四章　崔氏紀曰政不過富敎兩端聖人爲政一年而紀綱布者亦必是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而其先又必將從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蓋初做時離不得興除二者比及三年而治功成者亦卽期月所布者而覩其成也如制田里薄賦斂而財足兵強立學校明禮義而教行民服皆王道富敎之實政實效無別法也然聖人之治天下以仁爲極仁者敎化浹卽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此則必三十年內由富敎之成而充之漸之以仁摩之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後禮樂可興此可與成與仁之節次也善人爲邦亦有富敎其初亦必革去從前不好底事布其務農講武之法孝弟忠信之敎如是者七年方可卽戎又由此而充之以至百年之久而後俗可漸摩風可漸醇其效至於勝殘去殺蓋爲治之道以己及物民之仁也適如乎聖人之仁民之善也亦適如乎善

人之善皆絲毫不爽也曰朞月曰三年曰必世學者於此正可想其作爲何如庶無託諸空言之誚此叚皆實在體認過來非經生家所有

居處恭節　恭與敬祇是一理如形影然未有內不敬而外能恭亦未有外能恭而內不敬者此與忠信忠恕之根關一也然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接物而言則敬爲切自初學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故敬字工夫細密恭字氣象闊大先儒言恭敬之義不外乎此此

章則朱註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存乎中四語盡之矣

〇〇憲問第十四

君子不仁節　此章之義譬之言入場而不中者有矣未有場外而可中者也正是勉人入場非棄場外人也

愛能勿勞節　此章擬君於子似非其倫而理正切至蓋人之用愛無過於父之愛子者故凡人之視其子如有一事不合未有不覺焉心動若有大不合未有不危言相戒甚至怒撻而不恤者惟其天性所存休戚一體不如是而心有不安也若臣之於君往往視爲以分相臨以榮利相就而已無論阿諛之臣柔靡之士原未知君臣之義即志存匡救願效愚忱而非實有休戚一體之心則或怵於畏威怛於批鱗初念之戇直能不移於轉念之退葸者幾何惟純忠之士視君德之得失國是民生之利害皆刻心刻膚之痛殷殷懇懇終始惟一或委曲披陳或正言極論自嘗不如是而心有不安

者其視父之於子同一至性相關故能勿二字正由忠愛至情中自然流溢而出父於子臣於君無二義也每見史家論世於人臣盡言危身者輒律以明哲保身之義夫既委贄事君矣又動曰保身如人皆以保身爲智人君尚何賴有臣哉　臣之於君冠履分懸却下一誨字益正色而談直言而諍不啻教誨其君者然此古大臣之義也

彼哉彼哉　此亦春秋書荊書楚人之義蓋外之也不與其伍中國也略之也以爲楚人而已其事不必論其人不必議內華外夷聖人之微權也

公叔文子　文子既非如告者之言又未必公明之說則其爲人竟何如亦曰寡言寡笑寡取云爾蓋亦有當言不言當笑不笑當取不取者又非文子所及知也

殺公子糾章　夫子所以論古今人之仁者如商之微箕比干夷齊列國卿大夫若令尹子文陳文子管仲是也微箕之去與奴比干之死夷齊之逃皆各得其心之所安理之所極後世無以易之矣若

管仲之功及門所羞稱也其處已先不能夫不能死其輔子糾以爭國也亦焉肯讓之而迯律以三仁二子之行必非其所能爲然而夫子許之且亟許之於此見仁之以及物爲大聖人之言仁重本體未嘗不重事功也他日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而子曰何事於仁正謂施濟之難不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盡人可勉而爲豈謂此非仁之道而別有所爲仁哉至於三仕三已違而去之疑亦近於微箕之事乃但許以忠淸而不許其仁此朱子所謂不必皆當理而果無私心者也再觀朱子所云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者之功數語則聖人所取於仁之事者可識矣

管仲非仁章　金氏履祥曰管仲相桓公之事程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爲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耳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弒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既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耶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伐國是直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讐桓乎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然則管仲將得爲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使二子之始問也曰管仲仁乎則夫子所以答之者又必異乎此矣　溫知錄曰程子謂桓兄而糾弟祖當立糾不當立友人任似武曰以兄弟定桓糾之當立不當立固然而尚有未盡夫桓糾之立與不立則又以入之先後爲定耳當襄死齊亂時社稷宗廟不可一日無主桓適先入國人自不能不擁戴爲君況桓又分長當立耶萬一桓遲遲其行而糾先入國人亦卽奉糾爲君桓豈能重挾兄弟之義以與糾爭乎漢惠帝崩齊王以長兄當立大臣懼王母家惡迎立代王代王既立卽使人辭齊曰

已奉代王爲君矣齊王旋解兵而退不以分長爲兄故爭也按桓兄糾弟之説程子據薄昭之言爲証朱子又謂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出於薄昭之前是桓兄糾弟之説未可以爲必然且任子之論似尤達於事理任子名陳晉予分校禮闈所薦士也此錄所論與仁山之説相發明論世者不可不知

修己以敬節　顧氏憲成曰孔子誨子路以知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指本體當下即

了其語子路以敬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究竟功用到底不了此最簡易最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則孔子之所以注意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爲子路亦可知矣子思班諸舜與顏之間孟子班諸舜與禹之間有以哉此方得子路身分後世多淺看子路者誤甚

○○衛靈公第十五

子張書紳　說者謂作筆始於蒙恬秦漢以前有簡編而無筆墨然此不曰銘諸紳而曰書諸紳紳似

非可以刀扎從事者如莊子田子方篇舐筆和墨又如新序稱周舍事趙簡子墨筆操牘隨君後而書其過皆明徵也且春秋以來著述漸富如左傳國語國策累千萬言豈冊簡所能載又如孔壁中書自是焚書時所藏雖字用古文而不言簡編先秦以前已有筆墨可知雖無關要義亦所當知

疾沒世節　近有以稱字讀去聲者謂君子不求名惡名實不相副耳然玩沒世字以朱註爲是且此三節反覆相足義更深長下節楊氏之說得之

君子求諸己　此求己即孟子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之意與古之學者爲己意別註意倏然説者每多支節何也

一言終身節　此章與我不欲加章未知其前後若何玩其文義此當在前夫子以恕道語之子貢已從事斯語他日乃因其自言者又抑而進之也

衆惡之節　焦氏袁熹曰尋常先説好後説惡獨此先説衆惡必察者衆惡之而不察則君子受誣尤不可不急加照雪也於此識得聖人公平忠厚之

本心不是安排計較而然語有體認

人能弘道　人所以能弘道處中庸天命謂性一章卽其註脚蓋在人之道與在天之道原無二理由率性之道而推之至於位天地育萬物道之弘也爲何如

知及之章　疏云此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可參　崔氏紀曰此章便包得一部大學道理知及如知至仁守如意誠心正莊蒞如身修動民以禮則恕與絜矩之道也理亦確當

○○季氏第十六

伐顓臾章見於孔子此篇倶稱孔子與他篇稱子不同當是一人所記自爲一體洪氏以爲齊論想當然耳或曰門人之門人所記也亦通

天下有道章　顧氏憲成曰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部全局讀誰毀誰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又曰所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又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顧氏別條又謂夫子以天子治諸侯大夫以天治天子意與此相發皆讀書具眼之名言也　溫知錄云孔子春秋之作以庶人而議天子之禮樂征伐豈得已哉爲大夫專政故也朱子綱目託始於韓趙魏之分晉與孔子作春秋同一心耳聖人立言大旨重在政奚夫尤重在末節此亦可參

樂節禮樂　虞氏善繼曰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學者眞實得力處全在這箇節字節者如馭馬者之轡如行舟者之篙操縱疾徐起伏輕重其總論之有大大主張其碎論之有細細分數纔能妙合規矩之中範圍曲成所謂名教中莫大之樂地也此段與禮云樂云節程子註同意

侍於君子節　此節所言凡屬員見上官之道無以易此有恃愛而妄言間雜詼諧當言而囁嚅畏縮

慎事者其平日不知此義可知

邦君之妻節　疏云當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故孔子正言其禮也得之

〇〇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也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然而有天

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其說皆具於易易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氣

也道理也繼之成之者氣之爲善與性則理之謂

也性本於善此天命之謂性而性善之說所由起

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仁義性

也理必附乎氣以生人故先儒謂性猶水理不離

氣猶水不能離土此卽氣質之性所由來也至宋

儒始明揭以示人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亦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夫子言相近以氣質之性言

也孟子言性善以天地之性言也然夫子言相近

而天命謂性之言實傳於夫子孟子言性善而動

必忍性性也有命之言亦出於孟子葢性善固不

可以相近言而氣質不齊亦不可疑性之有不善

必體會到不相礙處始得　明魏氏校曰古聖賢

論性有二其一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

此理而言其一性與習對言但取生字爲義非性

之所以得名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先

儒因性相近一語遂謂性兼氣質而言不知人性

上下不可添一物纔着氣質便不得謂之性若謂

性相近一言正論性之所以得名則荀子論性惡

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皆不謬于聖

人而孟子道性善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見之分

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爲何物故荀楊韓諸儒

得以其說亂之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

諸說皆不攻自破矣此說非謂性兼氣質之語爲

謬正欲卽性卽理也一言以明性之本義而其說

特高並黍之　人多於理外求性而性學不明故

程子有性卽理也之言然性與理又未可混而一

之故程子又曰稟之於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

理如仁性也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理也又曰性中祇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何嘗有孝弟來此性與理之二而一一而二者也亦不可不知

公山弗擾章　夫子之聖子路所景從而心所不安必不阿所好如見南子與弗擾佛肸之召皆直陳所見形諸詞色覩後世依違曲就朋友無切磋之益朝廷無敢諫之勇者何啻霄壤此子路所以爲百世師也

宰我問章　宰我子貢同居言語之科然子貢善言

聖人不愧爲有德有言宰我之晝寢言社及此章皆見咎於夫子亦猶子路冉有同居政事之科而子路非冉有所及也是知四科之名出自門人恐夫子未必謂然

〇〇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篇　溫知錄云朱子謂此篇所記皆衰世之志然末二章記魯初周初之事又有神往有道之想說甚有見

楚狂歌　歌內衰追見今韻四支兮見八齊而支通

齊已見四紙殆見十賄而紙通賄如詩小雅式夷式已無小人殆亦以殆叶已一歌而平仄間用者古多如此如尚書賡歌孔子曳杖歌之類皆是也

從而後章君臣之義　君臣之義與父子之親皆生而卽與非有先後易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也昔人謂父子以天合君臣以人合予以爲不然夫人生祇在此兩間則纔出母體卽履君之土纔離乳哺卽食君之毛是爲子之日卽爲臣之日況自未生以前若祖若父早無不履土食毛爲大君

之所覆育豈必仕官而後有臣道乎此理之易明者一也人無賢愚必不甘生爲異類則纔知有詩書卽莫非君之敎化纔博一冠帶卽莫非君之爵賞是纔得爲人便已爲臣況所從學之師若長所讀之書所業之藝無一非朝廷之敎法又豈待旣仕而後知君德乎此理之易明者又一也士人讀書學道何與人事而朝廷設官以敎之賓興以禮之科第以顯之幸叨一命遂有輿馬以崇其身胥役以供其使祿糈以贍其用封廕以榮其家此而

不知爲忠臣何異於不孝之子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哉此理之易明者又一也夫潔身之士猶不失爲守貞若身通仕籍而視之汎汎不知君恩之大甚則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國是民生者其罪可勝言哉

〇〇子張第十九

子夏門人章　前各篇所記弟子之言十有七如顏子歎聖道高堅曾子三省閔子辭費宰子貢言溫良恭儉讓之類皆至精審有子之言凡四俱不愧似聖之目餘則或意之不周理之不足者往往有之此篇皆弟子之言共二十有五亦多意不周理不足之病至子張子夏子游之徒且涉於互相譏訕而未見切磋相長之益與後世分黨異社之習何以異先儒言源遠而末益分誠不誣也

君子之過　明薛氏侃曰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又如舜之殛鯀殛鯀爲是則任鯀爲非非過乎說最敏快

〇〇堯曰第二十

咨爾舜章　古註以四海困窮二句爲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以帝臣不蔽爲桀居帝臣之位罪惡不可隱蔽以善人是富爲富於善人若亂臣十人是也以周親爲周之親親而不賢則誅之若管蔡是也先儒謂漢唐諸儒釋義理之文如說夢如上所云亦何啻夢譫耶然則朱註之發明經傳者其有功後世何如　崔氏紀曰中者道之矩允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心法卽孔子傳授曾子子思之心法也故以此章終其篇而中庸一書又補出未發之中者蓋無過不及又必以無所偏倚者爲之本體其實無所偏倚之體卽具於無過不及之內而執中之中已渾涵一未發而中之妙故君子中庸合體用而一以貫之此說理極貫串亦與總論相發

大學

大學。聖學之體要也。朱子嘗言。讀書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程子敎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此四書所以更要於六經。而大學其先及也。 禮記中大學原在第四十二。中庸原在第三十一。宋仁宗時。嘗以中庸篇賜王堯臣。大學篇賜呂臻。而張子幼時。見范文正公。公勸以讀中庸。是

大學中庸。久爲有識者所重。然表章此二篇。與語孟等。則自程子始。後人習讀先儒已具之書。幾相視爲固然。不知當日於羣編衆帙中。考擇發明。有如許識力在。

明顧氏憲成曰。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功夫。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簡易。而明白。又貼實。理會

自天開地闢。生出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又曰。分看來不相依倣。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成一局。合看來實是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恰好完却天地間一箇公共的大勾當也。此二段可謂看書具眼。

○經一章

全經 一章。共二百五字。在禮記中本自完備有序。鄭註孔疏。不能分別經傳段落。而於經後連入此謂知本二語。其失大矣。然猶未敢亂之也。後乃有

欲並經文而亂之者。且以知止有定一節。爲釋本末之傳。不知三綱八目中。必有知止一節。則道理方精。工夫方實。若無此。便少精義。而謬欲摘去。豈不異哉。 崔君玉先生紀成均課講曰。聖經一章。是兩段對偶文字。前一段言綱領。後一段言條目。明明德於天下節。與大學之道節對。物格而後知至節。與知止而後有定節對。自天子二節。與物有本末節對。然明明德於天下二節。從知所先後四字生出。正言進爲之有序也。結以修身爲本。其本

卽物有本末之本可見綱領條目總重在本上乃大學全書之指歸也語得其要

在明明德　成均課講曰德卽五常之德天命之性是也經意尤重明字與他處概言德者不同薛文清公曰明德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蓋心明則理亦明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爲此說最精明之工夫不外知行兩端知曰明者卽補傳所謂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也行曰明者卽誠意傳或問所謂內外昭融表裏澄徹是也亦與他處概言知行者不同章句因其所發卽中庸致曲孟子擴充四端之意是明之工夫下手處詮証皆極精切

知止有定節　大學三綱領以入條目盡之矣又有定靜安慮者何也蓋八條曰知行身心人已雖有先後之分入手時實一齊做起人若實能知得一分必行得一分而在已有一分得理處必不忍在人者有一分失理處也至工夫以漸而密則其層累以進者亦必以漸而深斷無理會格物至物格時始理會致知理會修身至身修時始理會齊家之理此定靜安慮乃知止能得中間功效自然之次第知止能得又兼誠正修齊治平之六者蓋知止則物格知至之候矣其由誠而正由正而修由身修而齊治與平中間無不有此定靜安慮之次第在而後由此之彼又臻一境聖人身實有之方能言之精確如此須逐一體驗始得　成均課講曰聖賢言知行兩端皆於平分兩重內藏相因之意如舜之精一孔子之博約子思之擇執孟子之知言養氣皆是也獨大學於物格知至下誠意上說出定靜安慮四字乃從來聖賢所未發者又曰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在動處說未言靜存工夫惟定靜安三字屬靜耳三字雖無工夫然知止後有此自然之存養正是所以能得之本蓋志者心之所之志定則能持其氣之帥心者人之神明心靜則能立其思之官身者氣之所充身安則氣常清明而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此所以爲能得之本也慮謂處事精詳正是臨時省察工夫

誠意傳章句云審其幾正心傳章句云有之而不能察審與察皆慮也至於齊治平均爲推已及人之事所謂絜與絜矩皆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度亦慮也蓋大學自誠意以下六事皆在動上做工夫故以省察爲要耳發揮最細

欽明明德節　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舜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修齊治平與正心之義並知行之理堯舜已言之惟逆推其序而以誠意爲正心之要格知爲明

新之基則孔門始詳其說故先儒以誠意爲人鬼關格致爲夢覺關良有以也後儒訾議程朱欲抹煞格物一層而以致良知爲說恐源頭一差終生皆誤其爲吾道之害豈小哉

欽明明德句　宋眞德秀嘗進講大學章句至此句奏云下文祗言天下平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必天下之人皆得其本心皆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皆方是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平不然祗是粗安而已未可謂之平也此不惟得對君之體而書旨實是如此

其本亂節　崔氏紀曰言本末兼及厚薄何也蓋身不能離家以爲修孝弟慈所以修身卽所以齊家雖獨善其身者可以置國與天下於不問斷不能去父子兄弟夫婦之倫若離家以修身則爲釋爲

老是異端之教而非大學之道矣甚得先儒之意

〇〇傳十章

全傳　古本大學闕格致一傳乃千古憾事朱子補傳誠不讓煉石補天手至所謂誠其意章下古本卽接瞻彼淇澳二節再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再接聽訟猶人一節然後接所謂修身以下至篇末終覺次第未安蓋所謂誠其意者云云明是釋上文之詞瞻彼淇澳以下與誠意何涉若以爲本釋明新至善又不應雜入誠意章下也後雖有

曲應之說者固當以朱子所更定爲得自然之序試虛心尋玩乃知其精必確見不當以胖古爲疑

克明德　德者得也離不得一箇得字葢德者人之所得於天克明德之類是也德者人之所得於己據於德之類是也所得者何仁義禮智之四者是也昌黎言道與德爲虛位又是一義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也

湯之盤銘二節　盤銘節本言明德之事乃不曰明而日新者不但見銘盤之義正合釋新民之旨日

苟日日日又不但取澡身浴德之意正有一鼓舞振作之神成均課講云作新民卽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一段意思然細玩一作字亦便有上節苟字日字又字之振奮精神在內極得

止至善傳　崔氏紀曰大凡援引經傳皆是自己胸中先有一段道理然後引古人以証之耳觀大學釋三綱領是傳者見得明新止善道理工夫究竟實是如此然後援引詩書所以其間文理接續淺

深始終各有次第讀者不可泥詩書中之古人分別安勉高下而沒傳者之本意也說極精當平治章所引亦然　大學之書極精微極廣大卽以瞻彼洪澳節就詩辭數語中發出聖學內外之全前王不忘節就一語中發出官禮經世之實其精微廣大爲何如

瑟兮僩兮　明呂新吾曰治心之學莫妙於瑟僩二字瑟訓嚴密譬之重關天險無隙可乘此謂不疎物欲自消其窺伺之心僩訓武毅譬之將軍按劍

見者股慄此謂不弱物欲自奪其猖獗之氣喻甚警切

本末傳　釋物有本末專擧聽訟一事似未足以盡之崔君玉先生云末不一末聽訟特新民中之一事本只一本使無訟中已具有明明德之全量又云聽訟與用人理財相爲表裏說理皆極完足亦極精實

格致補傳　格物之理程子九條最爲詳盡細玩之大綜不外漸積貫通二義其第一四八九條皆漸

積意也第二五六七條皆貫通意也第三條尉業此二意其間或言所以格之之事或言格其所以然之故要不外此二意爲綱領知此乃可讀朱子補傳

所謂誠意節 朱子易簀前三日猶自改此節註爲先生絕筆非此節註語獨有未慊於心正以此節工夫最爲切要沒世不能忘也竊謂誠意在格致後則知字是誠之根源蓋當格物致知時已知何者爲善之當爲何者爲惡之當去矣自欺者知而

故犯之謂卽自欺其所知也自謙者求而果得之快亦自謙其所知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謂之獨卽所致之知之現於當下者註中下數知字何等關照緊要若脫却知字言誠則好其似善非善惡其似惡非惡者有之矣其悞豈同小故

如惡惡臭二句 好惡是情此以好惡明意者蓋好惡情也而好之惡之則意也好惡以惡臭好色爲言乃好惡之至眞者色與臭對則色非止女色如花卉之妍雲霞之麗珠玉之光潤皆是王陽明解

好惡字云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語極新快此二字實八條目中之要領格致時分別善惡已端好惡之源不待言矣正修章之忿懥四者亦好惡也修齊章之親愛五者亦好惡也齊治章曰所令反其所好曰求人非人治平章曰民好亦好民惡亦惡曰能好人能惡人曰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無非是也好惡正而大學之事思過半矣 焦氏袁熹曰兩如字非如似之謂謂如其分數也與如殺人之罪如字同惡惡臭好好色必十分若惡

惡好善有八九分實中有一二分虛不可謂之如便不能自謙也此看如字甚好

君子愼獨 朱註審幾二字最爲吃緊蓋經言誠意以心之所發而言誠之於此工夫切實極矣傳釋以愼獨欲學者於獨知之地加之謹焉其義更爲嚴切然或苦其難入也註又益以審幾二字見炯然獨照之中善惡之介所發甚微更當於此慄然而覺惕然而省乃所謂審之旨也六字遞相發明却一層密於一層先儒謂誠意爲人鬼關予謂

慎獨者如關之有門焉而審幾者其關門之司閽者歟

在正心章　心之體至虛而用至靈有所倚於一偏卽是不虛矣焉能隨所應而有覺乎不在正從有偏來　誠意章好惡二者此章忿懥四者修身章親愛五者及中庸之喜怒哀樂皆情之目也昌黎原性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然情之屬不止有七約之不過好惡而已蓋喜卽好也愛之也欲之也好之遂則樂樂之淺者爲悅然皆好

之屬也喜之反爲怒怒之鬱爲忿忿之留爲怨怒之淺者爲慍其積爲惡惡之自反者爲愧愧之積爲悔然皆惡之屬也樂之反爲哀愛之激亦爲哀哀之鬱爲憂憂之甚爲懼亦皆惡之屬也以好之屬爲仁之發以惡之屬爲義之發則然若以分屬四德恐不免牽滯而難通矣

所謂齊家章　焦氏袁熹曰釋修齊擧親愛賤惡五者仍是心之所發與正心章何別乎蓋忿懥四者但以心之用言不必有所事爲而親愛五者則形

於威儀動作之間不止空言其情而已故以此爲身不修之事語殊確當　成均課講曰修身兼所具所接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一不中乎理是修其身之所具好惡取舍之間無一不恰合乎當然之則是修其身之所接然本傳只以所接言者以上承心之喜怒憂懼下起家國之求非事屬一貫故也義亦宜叅

諺有之曰　古之諺語童歌皆天籟自然之韻如此諺惡見今韻十藥碩見今韻十一陷而碩與惡叶

又如孟子滄浪之歌上二句自爲一韻見八庚下二句又一韻濁見三覺足見二沃而沃與覺通吳才老韻補註皆引以爲証故予謂言韻當以才老爲証

所謂治國章　崔氏紀曰孝弟慈天下之大經也天下之達道也孝弟慈之藹然處爲仁是篤恩誼是倫孝弟慈之秩然處爲讓是正倫理是經一言以括之曰帥天下以仁卽肫肫之仁修道之仁也何以行仁曰恕而已矣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

己而後非諸人亦豈可以襲取而僞爲哉須看上
文心誠求之敎國敎家皆必以心之誠此又恕之
本也葢心卽正心之心誠卽誠意之誠也理極貫
串
藏身不恕　恕者推己及人之謂夫子言恕曰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此逆而推之之道也立人達人而
曰能近取譬此順而推之之道也此章有諸己而
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卽不欲勿施之對
面殆平而推之之道也范仲宣以恕己之心恕人

語意頗近乎此而所謂恕者乃寬恕之意猶晉人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之云先儒議其不明恕字義
未免苛求然卽此知字義不明所關甚大註疏之
失往往坐此
平天下傳　成均課講曰章句謂此章之義務在與
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何也蓋樂只三節與民同
好惡也愼德五節不專其利也秦誓四節中言南
山有臺節南山之義與民同好惡也生財大道五
節因有土有財而言不專其利也分之是四小段

合之是兩大段秦誓以上言其槪秦誓以下言其
詳皆絜矩之道中事故又曰皆推廣絜矩之意也
又云平天下傳專言養章句所謂不專利正是與
民同好惡之實不但言財用足是養卽言用人亦
是養如好容賢者以其利國也惡妨賢者以其病
國也總爲養民起見然專言養民者正所以使之
得遂其興孝興弟不倍之心也故章內雖反覆推
廣絜矩之意實則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此看得
許多頭緖一線穿成而大指了然所宜細玩

絜矩之道　絜矩之義當與忠恕字參看但此章就
平天下言說得濶大耳首節上老老民卽興孝是
心之同也心之同處卽矩是以當絜矩次節卽惡
一邊實發絜矩之道卽首節註所謂推以度物之
理卽恕之義也下文君子愼德德卽絜矩之道之
得於己者何以得之則推本於忠信卽以忠行恕
之意也若驕泰者自矜自肆焉知有矩焉望其能
絜乎孔子言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孟子言得天下
得民心在與聚勿施聖賢一脈相傳互爲發明須

善會之。鹿氏善繼曰曾子傳一貫而此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按夫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心之矩卽貫之之一也應事接物與治天下原無二理鹿氏亦看得融洽

外本內末　此二句用韻兼句法字法在全書中另一體格疑古之成語傳者引之也

篇末總註　焦氏袁熹曰工夫二字不知夫字義云何按魏齊王芳詔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工夫據此則恐是人夫之夫而其後承用遂以一切工課謂之工夫也此說亦不可不知

論語孔子傳道之書也大學是述孔子之言而傳其意中庸則去孔子時稍遠而聖人之精蘊于此具焉程子曰聖人之後幾百年傳之已差若非子思孟子則聖人之學幾乎息矣蓋中庸之重係乎道統者如是　中庸二字古所未有惟夫子始言之論語云中庸之爲德則中庸蓋德之名之一游氏所謂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此書所言皆天道性命之精聖神功化之妙極精微極廣大獨摘此二字爲全書之名所以示人者更極切近愼勿習而不察隨眼看過

蒲阪崔氏紀曰中庸一書推尊孔子能繼堯舜執中之道統第一支發明知仁勇而以索隱章作結能備知仁勇之全德者惟孔子第二支發明費隱而以問政章作結能舉費隱之大小而無不盡者惟孔子第三支發明天道人道而以祖述章作結能統天道人道而兼其全者惟孔子竊謂中庸雖非專爲推尊孔子然此說亦有見

〇首章

天命謂性章　崔氏紀成均課講曰中庸首章其體裁與大學聖經同亦是兩段對偶文字前一段由性道說到工夫後一段由中和說到效驗然後一段從道不可離生出章句所謂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是也章句又謂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者是子思立言本旨蓋通章只重在天命之謂性一句上實中庸全書之要領也語亦得要

鄒氏守益曰陽明云子思撮一部大學作中庸首章聖學脈絡通一無二洗淨後世支離異同之竄正心是未發之中修身是發而中節之和天地位萬物育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辭有詳略工夫無詳略數語極融洽的當惟鄒氏又云戒愼恐懼便是愼不睹不聞莫見莫顯便是獨自戒懼之靈明無障便是致知自戒懼之流貫而無虧便是格物其意將格物致知與愼獨看作一例仍是陽明良知宗旨抹煞格致一層窮理工夫也竊謂中庸首章愼獨卽大學誠意章之愼獨中庸後章之明善擇

善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工夫卽格物致知之實也陽明天資甚高由一時悟入處發出良知之說其流弊乃墮入本心之學所當亟辨也

天命謂性　周子太極圖說正此句註脚其中將天何以命人人何以得天之理而有性源源本本道出所以然須親切體認朱註天以陰陽五行數句正本之此

率性謂道　道者事物當行之理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莫不各有其理猶行者各有其路故名之曰道其原出於天根於性而具於心無一時一物不有此理一一由性中自然而出之故曰率性曰不可須臾離從來言道者莫明切於此若夫道不可離而推而極之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者蓋在人則率性謂道而人性實本乎天道道之流行充塞於天地之間也凡形之所在無非道之所在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凡氣所至之處無非道所至之處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不離乎形氣而宰乎形氣之中超乎形氣之上故鳶飛魚躍皆道

之察上天下地皆道所際不舍晝夜皆道之流道之大至矣然卽人人所具之性而非有二也故盡性以造乎其極卽可以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化育而位育可致惟人與聖人無二性聖人天地無二道故也此乃道之全體大用其餘或言其爲人倫日用之理或言其爲事物當行之路或就治己而言或就治人而言或以言性命之正或以言仁義之德或以人言或以天言大意總不外此然昌黎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者道之爲義又

隨所在以爲名如天地之道至誠之道聖人之道君子之道其實義往往具於下文而此爲虛冒之詞又如道二仁與不仁之類則不仁亦可言道猶言路之有二而非必理之謂矣若老莊以虛無自然爲道則道其所道非聖賢之所謂道也　又須知非理無以名道而道與理之名義亦自有別朱子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裡面許多脈理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又曰以人所共由而言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此又二者所以異名而實非二物也

道不可離二節　天命之性人所秉之本然也率性之道人所有之自然也皆着不得工夫工夫在修道上道也者緊接上修道二字君子戒懼愼獨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持守天命之性以致中遏人欲於將萌而推行率性之道以致和者乃不離道之實卽修道之工夫也論書理則謂之中和一節其次序卽在可離非道之下君子戒愼之上當日是以睹聞隱微直接上須臾不離說下故以謂之

中和一節位置於後耳　成均課講曰須臾以時言該下文動靜說惟心之爲物寂而感感而寂中間無間可容息焉此戒懼愼獨之功所以動而靜靜而動一滾做去如環無端而不可有須臾之或離也義理工夫兩邊關照如此又曰戒懼是存養其道心惟微處愼獨是省察其人心惟危處皆甚明快

喜怒哀樂二節　崔氏紀曰人心之有寂感猶太極之有動靜也中則靜中有動和則動中

有靜故曰中節又曰致中即太極圖說之主靜致
和即通書之愼動皆看得融貫
喜怒哀樂節　潛室陳氏曰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
同否曰赤子之心祗是眞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
是倚向一邊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欲不如其意便
要號啼雖是眞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
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祗有一片空明境
界此時祗可謂之中二者實有異義說最明確
致中和節　此章實義在後至誠盡性至誠無息等

章或問致中和以位育與洪範五事之徵如何曰
中庸以喜怒哀樂言其說極精洪範以貌言視聽
言其理亦最實看來洪範即可作中庸一註那理
有廣狹道則無二人之情發皆中節自能兼肅乂
哲謀聖便可致雨暘燠寒風之時雨暘燠寒風以
時便天地無不位即萬物無不育蓋人與天地本
同一氣天有五行人便有五事五事之德全則天
地之氣應有莫知其然者先儒謂古人看得天與
人甚近後人方看得天不可知學者須知此義

○○中庸知仁勇十章
莫不飲食節　成均課講曰人莫不飲食不是以飲
食喩道只是說人不能外君臣父子之倫不能無
視聽之事耳人多誤將章句道不可離作人莫不
飲食說遂謂人日在道之中果爾是不親不義之
父子君臣不明不聰之視聽而亦可謂之道矣朱
子曰以飲食譬日用以味譬理如此說便有分曉
此解得之
舜其大智　智者知也其體則本然之良知其用則

知理之精微知人之賢否知物之美惡知事之是
非緩急孔子言智曰知人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遠之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曰智者無不知
也當務之爲急皆不離乎知故字從知從日然非
知而弗去不足盡智字之義猶朱子訓敬字以主
一無適無適正足主一之義也須看先儒以智配
四德之貞正以貞有固之義有正之義如孟子以
智之實爲知斯二者弗去周子以仁義禮智爲仁
義中正是也又智於四德爲貞於四時爲冬者蓋

室陳氏曰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
智有藏之義有終始之義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
有可爲之事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
耳是以謂之藏也惻隱羞惡恭敬皆一面底道理
是非則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
也故仁爲四德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
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其說甚爲明暢此
章又以不自用而取諸人者言之故不但曰智而

曰大智

執其兩端　成均課講曰執其兩端有二義中是箇
無過不及底道理固要在事上量度其恰好處中
是箇隨時而在底道理又要在時上量度其通變
處無過不及者一定之理隨時而在者無定之理
看得甚好不然則是子莫之執中矣

回之爲人節　人有謂此重能擇者細玩上節言能
擇不能守以起此節則此節舉顏淵之仁正重在
能守朱註惟眞知之句乃因上節予智意補入此

層在擇執之先說下云能擇能守如此始以擇守
並言非以眞知爲能擇而歸重於此也註又云此
道之所以明也蓋前道之不行節明行賢智反互
故下四節亦互應之舜智節註云此道之所以行
此節云此道之所以明正是一義何得因此明字
而重擇輕守反失舜智顏仁之本旨耶

寬柔以教節　教以寬柔爲強者崔君玉先生之說
得之曰先要將教者說得十分認眞再將受教者
說得十分不認眞於萬不可寬萬不可柔者而能

寬柔則寬柔之得名爲強者方見也

索隱章總註　中庸一書脈絡貫通人皆知之至通
一書而實尋工夫入手處鮮能言之者予嘗舉似
諸生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既以舜顏子路之事言
之而三達德從何人手久而未有復者予謂其義
在夫子好學力行知恥之三言故朱註於此特註
一語曰見第二十章於二十章本節明註云此未
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遙遙相應正先儒融
會貫通切己體認指出以示人而讀者僅以閒文

略之且有教人讀註直芟此句者然則欲於記誦詞章中求善讀書人談何容易

○○費隱九章

費而隱至問政章　成均課講曰朱子謂此下九章皆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葢君子之道以隱爲體以費爲用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十二章費隱大小四字提其綱也何謂道曰五倫而已十二章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十三章曰君子之道四而五倫備矣十四章言修身之事十五章言齊家之

事曰不遠人曰素位曰卑邇皆語小莫破之謂也十七章由孝而推之極於尊富饗保修身齊家之大者也十八章由孝而推之極於纘緒成德由家而天下矣十九章敬所尊愛所親郊天社地又由家與天下而並及天地矣皆語大莫載之謂也凡此皆費也而隱在其中鬼神章言費隱而包大小上應鳶飛魚躍下爲大孝三章言祭祀張本問政章言小大而包費隱上半章收前二支下半章開後一支乃全書之中紐也此發明章句之意甚暢

費而隱　成均課講曰率性之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曰費天命之性無聲無臭故曰隱無聲無臭卽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中故曰費而隱以性道詮費隱其理甚精如此看則全書始末方爲一串且見道無二道言雖異而理則一也

語大語小　向以夫婦居室爲道之小聖人天地不能盡爲道之大今玩註意乃是合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盡二句看出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以下文引詩言上下察也但

以夫婦居室爲小則可以爲小無內則不可以聖人天地不能盡爲大則可以爲大無外亦不可註近而字遠而至於字由造端察乎字看出或問分貼處不必泥

妻子好合二節　成均課講曰好合之道從有別做起旣翕之道從有序做起有別有序理也好合旣翕和也周子曰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是也又曰合也翕也順也一言以括之曰一家仁而已矣此等見解皆非訓詁家所有

鬼神爲德章　成均課講曰此章以鬼神發明道不可離由體物而使人由不可遺而不可射一路逼撥而來眞令人有不得不戒懼不得不愼獨之妙又曰人心與造化原無分別鬼神之誠體物而不可遺卽人心之性體事而無不在說到體物而不可遺其示人以道不可離之意已切矣猶恐人行而不著習而不察不知其眞不可離故又提出祭祀來說以其昭著於人心而不可射者言之其示人道不可離之意尤爲切至皆道得警切

鬼神爲德節　程子以鬼神爲造化之迹張子以爲二氣之良能迹謂造化之可見者良能謂其自然能如此也二語皆精切而良能二字已分明有體物不遺意在所以更精蓋鬼之爲言歸也神之爲言伸也至而伸者爲神往而歸者爲鬼但須融會善看如人呼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莫不屬之鬼神然人精是魄魄者鬼之屬氣是魂魂者神之屬夫子言精氣爲物則精氣皆神之屬遊魂爲變魂遊魄降又皆鬼之屬人生爲神夜而夢寐卽鬼之

屬人死屬鬼祭而來格又神之屬又如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饗祀於廟則曰鬼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字當體認鬼神固陰陽二氣之自然却不可卽以陰陽爲鬼神陰陽祗說得氣陰陽之屈伸往來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乃鬼神故曰靈也後世譸張變怪之說異言惑世學者當核考其實而以理辨之可也

舜大孝章子孫保之　疏云舜禪與禹何言保此子孫承保其祭祀也語自可參蓋凡易命之際前王子孫不至滅亡者鮮矣舜之子孫世有陳國亦保之之實也

郊社之禮節　成均課講曰人能以祖宗之心爲心則必厚於族類人能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必愛及民物此治國所以如示諸掌也然孝於祖宗孝於天地皆自孝親而推故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足括西銘孝經二書之理說得精實而濶大

哀公問政章　此章內道理字目甚多最難融貫崔君玉先生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達德卽天命之

性也章內兼言勇誠明者明卽智誠卽信勇貫乎仁智之中而根於信故言誠則不言勇而勇在誠中矣仁統四德誠亦統四德故以仁對義禮智勇以誠對明言皆不過德之一端偏言之仁與誠也若以仁包義禮智勇誠實智仁勇誠包明言皆該乎德之全體乃專言之仁與誠也章內前面以仁爲主腦而歸之於誠後面以誠爲主腦而誠卽仁之實也德以仁義爲綱故章內以仁與義對言而仁爲五達道所由修卽九經之子亦柔懷皆自親

親推之義爲五達道所由明卽九經之敬與體皆自尊賢推之智不過知斯二者而已禮不過節文斯二者而已勇不過實斯二者而已德又以智仁爲綱故章內又以智與仁對言而仁主於行行到無過不及處卽是崇禮之學智主於知知到大本大原處卽是精義之學益禮之節文卽在仁中義之分別卽在智中勇亦卽在知之成功之中也章內又以明與誠對言者明則智之盡誠卽仁之實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典之達道卽率性

之道也以道之率性而言父子屬仁君臣屬義昆弟屬禮夫婦屬智朋友屬信此道由德出自然之理也以性之盡道而言修道以仁則仁貫五倫至於尊賢之義等殺之禮知天之智誠身之信皆貫五倫焉此道以德行當然之功也然行道始於親親五倫以父子爲本蓋孝者百行之原卽仁統四德之理也明道資於尊賢五倫又以朋友爲要蓋朋友有責善之道而交以信明本於誠亦卽誠統四德之理也說來七穿八透有左右逢原之趣

仁者人也節　夫子之言如表記仁者人也道者義也禮運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等語皆兼言仁義論語仁者安仁智者樂水二章皆兼言仁智知及之仁能守之章仁智兼言禮而此節則仁義兼言禮也是開孟子言仁義禮智之端韓昌黎言五性之始而易文言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實孟子所本以論四德之旨

仁者人也　成均課講曰仁如果心甲拆則其形爲

入及其長也枝葉兩兩相對亦有人字之形又曰
人指人身而言人滿腔都是惻隱之心人渾身都
是太和之氣其義一淺一深皆有體認

誠者天道節　誠之一字自伊尹告太甲享於克誠
始中庸乃多言誠程子曰無妄之謂誠又曰誠之
爲言實而已矣故朱子本此而訓之曰眞實無妄
之謂誠或以實理言或以實心言其無妄一也學
者須知誠與敬之分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
誠則敬然後誠　又須知誠與信之別朱子曰誠
是自然之實信是人所爲之實中庸誠者天之道
便是誠誠之者人之道便是信其說詳矣

〇〇誠明十二章

自誠明節　首章言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此言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所以言性教者不
同蓋此承上章誠字而分別言之實皆首章修道
中人也誠則性無不實明則道無不知雖不言及
性道而意實相貫

能盡其性節　此節節中和位育纖板註脚須切實
體認

其次致曲節　致曲致字中有明字在與大學致知
之致同義至於能誠則與至誠之誠無二矣形著
明與動變化一一推出所以然之層次即至誠之
盡人性盡物性其推及之序亦當如此

至誠前知節　崔氏紀曰禎祥妖孽皆天地化育之
所爲而實理之先見者也惟至誠能知天地之化
育參其德之極誠無妄者有默契耳然至誠不但
知之而已至誠能贊天地之化育既知其幾則修
省疑承自有實事在不然亦何貴乎其前知哉此
章正與盡性章意相貫通看得道理着實

誠者自成章　明鄧氏以讃曰吾人耳目口鼻肢是
軀殼中間還有箇生意貫洽於其間仁則人之生
意也有此生意人纔成得故曰成已仁也此以愛
之理發明成已亦可備一說鄧氏又曰智如智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告參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此乃決辭曾子直應之曰唯略無疑難於子貢
曰賜也汝以云云試以疑辭子貢曰然非歟所答

果是疑辭倘以語子貢者　曾子自[illegible]了曾子以
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智也亦
發得明快

至誠無息章　天地至誠皆分四層看節節相生益
誠能成物理固不易而誠何以成物若非層層推
出仍是囫圇現成語不曾变破禁汁知得親切說
得備細也惟分層看去則誠是一層誠之不息是
一層不息而徵爲盛大之體是一層盛大之體而
有及物之功用是一層因其然而推其所以然非
見得透時何能如此說得出耶天地之不貳亦誠
一誠字經雖不言不息朱註却爲補出必如是而
後其理方足也看其前六節皆以天地字目言聖
人天地之道三節又以聖人字目言天地若移此
三節於章首而以故字爲承接其理更明

尊德性節　崔氏紀曰道之至大無外者仁也至小
無內者禮也須識得德性與發育峻極相交關處
問學與禮儀威儀相交關處又曰心之虛靈足以
管乎天下之理理之微妙初不外乎一人之心此
可見故中有新而新無非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此可見厚中
有禮而禮無非厚又曰存心卽道問學之本原致
知卽尊德性之散殊皆有精義

聰明睿知章　崔氏紀曰中庸二十章以前詳言道
道有大小二十章以後詳言德德亦有大小大德
者何立天下之大本是也小德者何聰明睿智寬
裕溫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是也小德
爲全體之分以立天下之大本者而分之爲五五

又各分而爲四每四字而四分之一字各爲一義
每四字而兩分之兩字各爲一類每四字而聯貫
之一字歸於一字之義從古聖賢言德未有如此
之詳細者凡此皆小德之積於中者也而時出之
則如川之流而發見於外矣語皆明快

〇末章

全章　此與首章相應朱註備矣古註以祖述堯舜
章言仲尼遂以聰明睿智章以下至此章篤恭而
天下平皆謂申明夫子之德直是牽强支離毫無

意義使精理晦蝕不復蓋不得其義而強爲之說其弊必至於此　朱子不言註經而曰章句雖自謙之辭亦足見前此之分章點句未必確而事實爲要也

孟子稱引詩書間及禮與春秋而不嘗言易然其引君堯舜納約自牖進退辭受權之禮義無非易之藴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始爲知易孟子之書未嘗及易而其間易道存焉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邵子乃子輿氏之真知已　序說云孟子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然則孟子之文盖兩倍於論語也

漢趙氏岐曰孟子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

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又曰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數語皆爲知言

朱孫氏奭曰孟子拔邪樹正高行厲詞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此條足見全書綱領

本朝崔氏紀讀孟劄記曰孟子言必前五篇先說

擴充工夫後二篇方及操存工夫前五篇廣大後
二篇精微又曰性不離氣孟子專以不雜者言之
故曰性善心兼有人孟子專以道心言之故曰本
心曰良心曰同然之心此皆讀孟子者所宜知

〇〇梁惠王上

見梁惠王章　仁義二字乃孟子學問經濟之根柢
即於首章揭出是開門見山文字　孔子多言仁
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故為專言孟子兼言仁義
義與仁對舉是為偏言其實仁義又即包乎禮智

猶四時但舉春秋而冬夏在其中朱子謂仁仁也
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是也易言
天地之道而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天地之德
元亨利貞而道不外乎陰陽剛柔二端天人同一
理也仁義有體用之分楊子謂君子於仁也柔於
義也剛乃自其用處言之朱子所謂仁體剛而用
柔義體柔而用剛是也其發仁義剛柔之義又曰
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
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恁

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
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
底意思且如今日用賞罰到賜予人自是無疑便
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
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朱子又曰仁存諸心
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
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
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以存心
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

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竊謂仁義各有體則心之
德心之制是也仁義各有用則愛之理事之宜是
也然愛本乎德而理具於心制者在事而宜者在
心體用原非二物也至於仁主愛而義主敬仁為
生而義為殺仁合父子而義肅君臣常相濟以為
用此孟子每兼而言之之意也孟子七篇獨以言
仁義為篇首蓋一書之綱領在是也　仁字從人
人各有之也義字從我我自具之也人而不仁與
以義為外者先不識得仁義二字

寡人盡心章　潛室陳氏曰或問孔子言王道祇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祇言政事如樹畜制田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曰孔子爲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爲時君言當論救時之急務竊謂人君當先行孟子所言而生民得所然後孔子之言行之有地不然民生未寧雖正時定制猶具文也然缺一不足以爲王道

齊桓晉文章　朱註仁術節云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聞見之所及功不至百姓節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於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老老幼幼節云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此三段合看於親親仁民愛物之理益然秩然道理之精直不知我註莊生莊生註我

齊桓晉文節　讀孟劄記曰孟子見梁惠先明義利之分見齊宣先嚴王伯之辨所謂以道事君者如此極得主腦

老吾老節　古註云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愛敬分屬亦的當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劄記曰觀宣王之所好如鼓樂田獵苑囿宮室與小勇貨色之類正夏書所謂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者宣王以一人而兼諸惡若以正理論之則當直言極諫以格其所好之非乃孟子不力斥其非而曲濂以同民者何哉朱子嘗曰凡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何如或有至誠願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裡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泛然言之使泛然受之而已可見孟子當日告王或因其錮蔽於所好者已深非正言法語所能驟入因而委曲誘掖此正忠告而善道之苦心也豈小人察人主之意迎合趨湊者所可同日而語哉竊謂孟子兼諷諫譎諫而用之非此不足以聳聽而直言正論未嘗不在

其中所謂忠告善道者得其心矣

鼓樂　古註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疏云鐘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凡作樂者所以謂之鼓樂也解得著實

交鄰國章　崔氏紀曰集註小國不恭大國侵陵皆小忿所由生也能懲小忿乃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仁智中便具有大勇在又曰樂天故不計小之不恭畏天故不計大之侵陵保天下者保天下之民也保其國者保其國之民也交鄰者以玉帛相結而不以兵戈相殘使民得免糜爛之禍與後面安天下只是一理看得融洽

見於雪宮章夏諺　夏諺首二句一韻今之十一尤也下四句一韻今之六御也七篇中有韻之文止滄浪之歌與此清纓今之庚濁足今之沃覺二韻通也近有以章末畜君者好君也謂畜音讀如孝與好叶按畜在二十六宥及一屋好在二十號與宥不相通亦從無此叶不足從

今也不然節　劄記云饑者弗食八句職三韻尤二韻竟是古歌謠與夏諺六句一變一樂恰好相對自有見觀下文解流連荒亡四字必非晏子自言自解也

滕小國也章　孟子於齊梁皆稱王於齊且稱臣於鄒滕皆稱君於滕自稱吾同一侯國而不同如此者何哉齊梁久僭王號自無異稱又嘗爲卿於齊有臣道焉若鄒滕之待孟子大抵賓師之禮故辭氣應對之間皆有不同者亦曾子居武城子思居衛地有不同之義也

魯平公章　劄記曰孟子第一篇所記皆告諸侯之言大國如齊梁小國如鄒滕無一能行其道者篇末魯平公章一天字足括全篇之旨語甚確當

○○公孫丑上

當路於齊章　以齊王猶反手似說得太易學者當掩卷靜思孟子致王本領及其設施所在竊謂仁義者孟子之本領也使得其政則如告梁惠王不違農時五畝之宅二節尊賢使農章五者之政皆其酌古救時之急務又如告滕文公之井田學校

告北宮錡之班爵受祿論戰勝之人和皆其半言起行之實學而於大綱細目中必有許多條理易俗宜民將周公之治可復文武之謨立效非徒托空言而已仰如今人筮仕一官於法制之書賦稅之常苟能改正得失一洗陋弊爲養爲教實心爲民即未有不政聲溢然者況聖賢之道德經濟人民深而得民易反手之言豈欺予哉

加齊卿相章　王陽明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祇在毫釐間告子止在不動心上着力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祇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祇是集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集義工夫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此說將不動心與浩然之氣看得原原委委一線貫穿極得孟子本指

不得於心四句　顧氏憲成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祇是一箇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

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是箇求於氣告子却曰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祇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工夫祇是一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竊謂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正是全要守定此心而以心之靈明處爲性與無善無不善正是一意凡操存克治致知力行一切不問後世禪學正從此來

持其志　大學言誠意孟子則言持志朱子曰橫渠言以志意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又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的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竊謂志意皆有善有惡而志字常在好一邊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尚志志之所存主在是則其意之所發亦常在於是矣故學莫先於立志　劄記曰大學言喜怒之有所即是氣用事心不得其正便是動其心又曰勿忘即日就月將不半途而廢勿助長即優

游泳不厭等而進皆借前人成語以發明本章而醒快不煩多言

知言養氣　王道升雨谷氏曰孟子之知言卽大學之格物致知也其養氣卽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也聖賢總是一箇塗轍知言知理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事必知言然後能養氣語亦有見

必有事焉三句　王陽明曰近來學者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纔着意便是助纔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不對始請問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祇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祇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祇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今却不去用功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乃專去添柴放

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事來恐火勢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語雖過高然發論甚快

學不厭智二句　學不厭智也敎不倦仁也與中庸成己仁也成物智也言似相反潛室陳氏謂仁智互爲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稱謂自成其德是仁德能成物亦是仁自知之明是智知人之明亦是智道理原自無二所謂體用一源也

以力假人章　崔氏紀曰此章論王霸是誠僞之分以吾服人章是公私之別過化存神章是大小之辨極的當

皆有不忍章　儒者詮仁之語非一極力形容猶有不得其形似者孟子祇不忍人三字便將心之德所以爲愛之理者徹底道出而又以怵惕惻隱四字詮實不忍之義如畫家寫眞直繪出頰上三毫是何等識見力量至幷言仁義禮智之四端性情體用之相貫原原本本冲口而出如數家珍原非外取宋儒所以發明義理得先聖之眞諦者蓋淵

源於此

乍見孺子節　鄒氏守益曰二友論孺子入井一謂怵惕惻隱是指出本體一謂常人雖是本體却與聖人之本體有間爭論未已時方對月指而諭之曰滿天雲障露出一隙月光不可謂非本體雲去全體光明自當不同知一隙之爲本體則學問可以入頭矣知本體未透之爲有間則學問可以進步矣所喻亦見微妙

矢人函人章　孟子談理多奇剏如以仁爲尊爵以

仁義爲最貴以仁義忠信爲天爵與廣居正位正路之說皆然　前章言不忍人之心而并及四端此章言仁而并及義禮智須知仁義禮智各是一理而又祇是一理朱子曰天理祇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又曰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的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的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的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的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此各是一理之謂也朱子又曰就此又見得仁字是箇生的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

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此祇是一理之謂也朱子又曰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着工夫處矣此尤當潛體而切會之者也

大舜有大節　註云已未善則舍以從人舜果有未善乎抑舜之虛衷自覺未善而實無不盡善乎竊謂當時不推舜自覺有未善即禹皐諸臣亦不忘糾繩之意時多勉勵之言如虞書中都俞吁咈交

所警戒於此正見得大聖賢是何等心事以爲舜
無有未善者乃後世心事也

○○公孫丑下

天時地利章　御記曰孔子論行三軍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論戰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之政在乎日懼成之道在臨時合看有妙義

將朝王章　御記曰非道不陳正是孟子不可慢不可召底本領若無此本領而區區較量於往朝就

見之間則與當時遊士爭辨於王前士前者何異極得孟子抱道守義身分

前日於齊章　此篇多記孟子進退辭受去就之事皆權衡於理之當得乎義之宜而惓惓斯世不能自已之心正與孔子之悲天憫人同意此孟子所以亞聖

沈同問章　齊之伐燕荀子史記皆以爲湣王時事惟孟子以爲宣王時事雖久遠莫可考據然以孟子之賢七篇理醇而書完不宜有誤者也或者欲兩爲參酌以第二篇之伐燕二章爲宣王此問燕可伐燕人畔二章爲湣王而以前稱宣王此但稱王爲解不知孟子一書於列國侯王無不稱謚此之稱王者蒙前篇之文耳類此者非止一章齊亦未聞有兩次伐燕取燕之事前二章即在此二章之間註林氏說無可疑也天下止有是非二字調停之說爲害世道非小豈可施於考古論世之間乎

去齊宿晝章　孟子之遊梁齊未知孰先孰後然書

首即言見梁惠王如先至齊必不倒置如此考去梁時不書其事去齊則一書再書流連徘徊蓋至此則吾道終窮無可復望惟有著書述古傳之其人而已孟子烏得不惓惓哉是則先適梁後至齊可知或者以惠王一見稱叟爲孟子晚年事然此章於留行者孟子直自稱長者又豈非晚年事乎按史記以至梁爲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然孟子無見湣王事綱目從通鑑以伐燕爲

宣王十九年至孟子去齊後湣王始即位似得其實矣

○滕文公上

滕文公問章五十而貢節　貢助徹之法朱註謂商人始爲井田之制考之書禹言濬畎澮距川畎澮川與周禮遂人及考工記匠人所掌同即井田法也左傳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與小司徒五卒爲旅匠人十里爲成同亦井田法也是井田之來已久說者謂黃帝作井田近是或中公外私之制至商始益詳耳

五十七十百畝　三代貢法不同或謂尺有長短茲畝有廣狹若疊變而澮恐不無煩擾今按書言則壤成賦於時阡陌溝洫之制似尚從略至殷漸詳而周乃大備惟前多荒蕪而後多墾闢故代加二十畝不嫌改制之煩且二代之季未必無兼併混亂之弊如周之晚末者故後王更爲之制權其人地而制法焉非勢本得已而好爲改作也

設爲庠序節　此段與禮記參看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所言庠序學與孟子不同禮記雜出漢儒孟子去古未遠當以孟子之言爲正然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內則亦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是小學之上又有國學而後升之大學凡爲學者三等孟子但言小學大學其大略也此又當以禮記之言爲詳至禮記言小學大學處有與學記內則互異者分別觀之可也

請野九一節　玩一請字蓋未必一拘有周成法而以義酌定者也都鄙九一之法載周禮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尋謂之澮此皆以九爲數一同蓋九萬夫也鄉遂什一之法載周禮大司徒及遂人掌之五家爲比比閭族黨州鄉爲

六鄕五家爲鄰鄰里鄼鄙縣遂爲六遂於是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皆以十爲數一鄕一遂蓋皆一萬有餘夫也孟子之說不盡詳而其法實相同

方里而井節　此方里爲井及餘夫二十五畝之制與周禮相表裏而不必盡同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易者休一年乃復耕之謂又遂人上地夫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萊卽休不耕者然如孟子之說則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共之八口之外餘夫受田二十五畝如周禮之說則餘夫受田似亦百畝而田又有上中下有易有萊當因地爲制則一井不能限以九百畝八夫之地亦不能定以八百畝且當盈縮歲制之不能八家歷年恒耕矣意者周初田多民猶少故不盡墾與萊相間孟子時野無閒田故當計夫授之而無復易與萊之名餘夫亦不得不爲之限制歟朱子所謂不屑屑於旣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當詳考而推求之

〇滕文公下

陳代章　此篇內答陳代周霄公孫丑者是一義答彭更是一義以陳代三章則孟子不見諸侯而難於仕者也以彭更章則孟子傳食於諸侯者也二義當合看乃見孟子心乎天下之仁守身不枉之義並行不悖故曰仁義二字孟子一生之本領

景春章廣居三句　古註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粗率之甚疏云居仁道以爲天下廣大之居立禮以爲天下之正位行義以爲天下之大路義始精確疏之勝於註者往往如此故朱註取疏爲多

周霄章不由其道　古人多以夫婦喻君臣唐人詩尤多此體不知孟子中先有此義蓋如易十年不字之貞亦此意也前章衍儀之流則喻以妾婦之

道。此言不由其道則喩以鑽穴踰牆之醜後之昧於始進巧於取容者軒冕而姬妓不知曾讀此書否。

彭更章梓匠輪輿　古註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疏云梓人成器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所作未成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語詳明可叅

陳仲子章　此章當與亡親戚君臣上下章叅看辟兄離母正是不能廉處看來彼章似發此章未盡之義。

廉字之義朱註此章云廉有分辨不苟取也蓋兼體用言之有分辨者其體不苟取者其用也惟有分辨故不苟取仲子狷潔之士專於不苟取處著力故匡章以爲廉然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則無分辨甚矣故孟子曰仲子烏能廉[illegible]夷章註云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頑正與廉相反本朝晉潘陶未堂先生正中云人多以不苟取爲廉實未盡廉字之義蓋分辨二字所包者廣不苟取特其一端耳周禮以六計弊羣吏有廉善廉能之云說者謂六計尚廉不知廉訓察訓辨謂廉其善能云爾非廉而善廉而能之謂也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義是正面恥者恥其無禮無義是反面廉介於其間則能分辨其兩面界限劃然不淆者也廉惟有分辨則有面背有稜角故禮記以廉隅並言堂之廉城之隅其義同也頑則如頑石之類全無稜角面背不成一物故頑夫化其頑乃爲廉反正相形廉之義可識矣今課吏法往往稱其守廉不但看廉字未盡卽看守字亦未確尚

書有猷有爲有守孑常謂有猷智也有爲仁也有守勇也有守何以謂之勇蓋其所持者定確乎不拔不惟不因人而動亦不以所遇不齊而自有游移中庸四言强哉矯非有守之謂乎有守非勇而何此說發古人所未發朱註得此更覺明暢　匡章通國稱不孝而孟子友之仲子人皆義之而孟子不以爲廉此好惡必察之意亦足見孝廉二字非聖賢不能究其眞僞也無窮理之學而語人倫之鑒難矣哉

○○離婁上

離婁篇　以上三篇多因問而發孟子自言處少以下四篇多孟子自言而答問處少亦上下卷之所由分也

自暴自棄章安宅正路　孟子言仁人心義人路又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言之屢矣此更於人路上加一正字便使斜徑岐途無可着足何等森嚴

道在爾章　疏云親親卽仁也長長卽義也竊爲益

一語曰仁義卽道也則此章之義更明

伯夷避紂章天下之父二句　古註云子當隨父語約而旨

存乎人者章　視其所以章孔子觀人之法也此章孟子觀人之法也此所觀者以常人言孔子所觀者以賢智之人言孔子亦有以聽言觀人者論篤是與是也古人亦有兼眸子與言者目動言肆知其將遁是也

君子不敎子章　劄記曰愛之能勿勞乎易子而敎之兼此二說情理方曲盡論孟合看甚善

事孰爲大章　崔君玉先生曰親在以養志爲孝親沒以繼志爲孝竊謂親沒而不能繼其志則父母尚有遺志卽養志之事未盡也

仁之實章　疏云事親之孝爲仁之實凡後之事君者則仁之華也從兄之弟爲義之實凡移之後長者爲義之華也知仁義爲智之實則多聞識者爲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爲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爲樂之華也凡此皆從而可

知此段闡發甚暢

仁之實節　劄記曰孝弟自一理中流出故有子統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孝弟又自一理中別出故孟子分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理甚明徹

足蹈手舞　人皆知舞蹈爲樂之不已形於手足者不知正是作樂中事葢樂必有舞舞必有足容手容手之舞容與足之蹈容兩相應而後舞中節如今之大成樂手容有垂手拱手之類凡五足容有蹺足交足之類凡七是也非泛言舞蹈

天下大悅章　王陽明嘗聽一父子訟獄之辭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門人問先生何言致感悟之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問者愕然陽明曰舜嘗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祇記得舜是我提孩長大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祇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祇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厎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也昔人讀書能就事感悟人如此所當體會

○○離婁下

舜生諸馮章其揆一也　古註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朱註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皆似未甚明快竊謂揆曰其揆即以聖人之揆度言所謂揆度即得志行乎中國所以揆度事理者也揆之一即道之同也以此疏註何如　崔氏紀曰揆即執兩用中之謂孔子之不踰矩曾子之絜矩孟子之權度盡括此一字中此爲得之

君之視臣章寇讐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又問君視臣如土芥臣何便視君如寇讐曰亦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悅獨夫受朱註已引入虐我則讐亦當知所自來而孟子立言有本先儒對君有體又皆於此可見

中養不中　中才朱註以人言疏云中者性之德也才者性之能也以理言得此理乃成此人可參

不爲已甚　劄記曰孔子見互鄉童子曰唯何甚孟子不爲已甚之說本此如見互鄉之童受陽貨之饋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皆是不爲已甚之意極得解

不失赤子節　顧氏憲成曰良能良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封聖人之不勉

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頁然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祇是一箇沒些子界限何處放箇到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說大有會心足見道理熟後橫豎說來無非妙諦

深造以道二章 崔氏紀曰此二章一以行言一以知言逢原卽曾子所聞之一貫反約卽子貢所聞之一貫原也約也皆天命之性也又曰深造卽勿忘以道卽勿助深造則不半途而廢以道則不躐等而進深造之以道卽孔子學而時習之之謂自得如程子所謂浹洽於中所學在我居之安如朱子所謂心與理相涵身與事相安居安資深逢原是功效次第非工夫次第也又曰程子曰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朱子曰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皆

所謂博學而詳說也程子曰積習旣久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朱子曰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所謂貫通也覺也悟也皆得其約之謂也俱卽經傳成言相印合不煩言而解

博學詳說節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滑室陳氏謂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固是竊謂博約中特加詳說及反字是孟子將博所以能約之故自作一番體貼也凡聖賢之言相近而不同處皆當虛心考辨方有益處

亟稱於水章 疏云原泉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甚精切

幾希章 禮記曰道心惟微故曰幾希言簡而義精

禹惡旨酒 飲酒而甘便想到後世有以酒亡國者可見聖人之心惺惺炯炯觸物卽動不然固有卿

怀高談惛然罔覺者矣君子小人關頭祇在操舍存亡間禹之惡心之存故也如此看方是君子存之之旨以下句句要得此意

視民如傷　視民如傷四字善形容愛民如子之心予謂當與父母惟其疾之憂叅看父母愛子愛之之極至於無疾惟恐有疾則無所不至矣此一句可當蓼莪一章君上愛民愛之之極至於無傷視如有傷亦無所不至矣此四字可包尚書懷保惠鮮不敢侮鰥寡數句而以如傷恐疾相比擬看方實見得愛民如子意最親切也

王者迹息章其文則史　焦氏袁熹謂史官掌記時事不止是幾句提綱如左氏傳所載皆列國史書之文皆魯之春秋竊謂史之所書大抵如史記記事之體今左傳所錄者是也若每一事祇以一句提綱而大義寓焉乃孔子親筆特創之體其或於舊史中摘其一句或括史文而自爲書法或有削而不書或有特筆起例乃所謂筆則筆削則削矣胥益古所未有而孔子以意爲之故曰竊取若

但舉褒譏大意不從其筆削處體貼猶未見聖人一段苦心

禹稷平世章　疏云三過其門主乎禹合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亦主乎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然稷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爲躬稼是二者未嘗不相待爲用耳數語援据得理可叅

○萬章上

娶妻如何章　元金氏履祥曰史稱黃帝之曾孫嚳

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常無別矣乎世系之傳出於世本史記之失考也然則舜何出乎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

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者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以至於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也且虞既自幕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耳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爲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君子弟固非如後世之豢養舜之爲田漁而人

從之又非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世之窮又瞽瞍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辨故也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迹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迹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矣此段考據精確發前人所未發

咸丘蒙章　從來處士橫議邪說害正如篇內瞽瞍之朝舜伊尹之割烹百里之食牛孔子之主癰疽瘠環孟子時去古未遠已事事誣妄若此其他書誣以傳誣何可勝紀迨腐遷修史多擇焉不精而兩京以還亦無大儒爲之辨正且有據雜史百家之說以解經義以論古人者好學之士可勿嚴加別擇

以天下與舜章　劄記曰居堯之宮逼堯之子眼光若炬直看到魏晉五代以下矣又曰繼世以有天

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此理包括千萬世皆非胸羅全史不能道出

至禹德衰章外丙仲壬　二年四年古註謂立二年立四年程子則謂方二歲方四歲雖無可考据然二年四年與上節十有七年七年下文三年字一例未應此二句獨以歲爲年也考放桐之事乃伊尹初見太甲之幼爲攝政事而躬自訓道之太甲不惠乃不得已而使近先王之冢次時時如見乃祖以自思改悔非必諒陰之常禮如果行諒陰之

禮亦何必在桐爲也且史傳稱湯壽百歲不應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況孟子上距商初已千有餘年商之譜系未必可考如外丙仲壬未立而但爲彼時之孩幼孟子未必確知其年歲更不應以二歲者反序於四歲者之上似以古註爲長

〇〇萬章下

不視惡色章　劄記曰集大成凡祖述憲章皆在其中不但兼三聖之所長而已集註是因本章與三聖比較故耳又曰始條理卽子貢所聞之一貫終條理卽曾子所聞之一貫皆看得透

北宮錡章　此章當與王制叅看別其同異而辨其是非如天子一位節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上不及天子又無六等與孟子異天子之卿節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亦與孟子異說者遂以王制爲夏商之

制而孟子所言爲周制然王制之云何必非周王之制何以必當爲夏商乎天子之制節王制語同鄭氏亦以爲殷制且謂武王初定天下因殷之地周公攝位斥大九州之界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葢據周禮大司徒而言然如果周初因殷制周公始斥大之蘇轍所謂其勢必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徙者十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則周公豈爲之且孟子謂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在所當損孟子去古未遠且深究於先王之道其言顧不足信乎大國地方百里三節王制則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凡九州一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氏亦以爲殷制且謂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

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
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
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然先王分封相山川
形勢以權其地而後得行若王制則海內如一碁
局可開方以界畫之於理不可通又按孟子言海
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維時齊國雖大
不過千里此外未聞有方千里者四十八之多也
孔穎達云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云文帝令
博士諸生作是其雜出於漢儒未必不因孟子之

文而稍變以成其說鄭氏復從而傅會之及其難
通遂以殷周不同為解然孟子已謂其詳不可聞
諸侯去其籍矣孟子而後又何所考据而反得其
詳乎凡此之類皆當以孟子為是而因其約略以
識先王之意可也

不託諸侯章繆公子思　明鄭氏瑗曰家語記孔子
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年五十子思之生又不
知前此幾年然則孔子卒時子思亦應不甚幼史
記年表孔子卒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
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
於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也孟子屢言繆
公之於子思孟子不應有誤年表之錯明矣凡傳
記所紀年月如此牴牾者殊多此辨亦考古者所
宜知

其直如矢　焦氏袁熹曰史魚之如矢以發矢之勢
言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以矢之體言也得之

一鄉善士章　崔氏紀曰誦詩讀書者觀古人之言
也知人者考古人之行也取鄉國天下之善亦取

其言之善行之善而已語有體認

〇〇告子上

生之謂性　或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
何非之王陽明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了不
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
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竊謂形色天性之語是
於氣中而指其理以為性生之謂性是即以氣為
性所以不同然孟子於告子但就其言而折之未
嘗言其所以然各章俱如此意其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固不足與深言歟
食色性也二章　劄記曰此二章皆辨義之非外曰長之者義以心之制折之也曰庸敬斯須以事之宜折之也制非外鑠宜由中出深得孟子之意
性無善章非才之罪　才亦心之用而與情不同朱子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的譬之水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此說才字至為親切
心所同然二句　明馮氏從吾曰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工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正孟子得統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涉於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工夫流於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旨語甚精到　崔氏紀曰孟子言性善有以乍見之心言者以其真也有以同然之心言者以其公也亦精到

謂理也義也　廬陵王道升曰理外無義制事而合於理者即是義伊川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與處二字當體認語最得要
牛山之木章放其良心　大學言正心孟子言存心言良心言收放心皆本舜人心道心之言而示人以心學也北溪陳氏曰心之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用即所謂情也張子曰心統性情其意正如此　須知心與性二而一者也然不可即以心為性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祇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竊嘗推詳其說性無形而有理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與感者皆心之為之而性則乘是以見焉猶太極乘陰陽以見也人即心之動靜而指其動靜之理以為性非性有動靜猶太極原無動靜也故朱子言太極曰動靜者所乘之幾而言心亦曰出入乘氣幾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即以氣為理離心不

可以見性而不可卽以心爲性其理一也　又大學言正心其機緘在於意孟子言惻隱羞惡之心其發見則爲情以情與性對言情者性之發而以意與心對言意者心之發如愛此物是情而心去愛此物是意好惡是情而惡之好之是意朱子謂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是也竊以爲性不可以動言言動卽已屬心心之動於所感者爲情心之動而自爲者爲意聖賢所舉以立言者不同而理亦一也　孟子多言心而未嘗涉於禪學者蓋心者人之神明最虛最靈而具衆理非心卽理也故誠意之前須有格致之功養心之道則有操存之力無非所以求吾心之理若卽認心之靈明處爲理而卽任此心以應萬事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焉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將猖狂恣肆漫無準紀雖高超懸妙儘足動人而毫釐千里去聖人之道遠矣此後世談心學者所以易入於禪而不自知也

夜氣所息　崔氏紀曰氣一也浩然之氣以氣之動而有爲言夜氣以氣之靜而無擾言二者皆發先聖所未發又曰四時之有冬卽萬物之夜也春生夏長秋成若不於冬而收斂凝聚則來歲之發生必無精力故冬者萬物之歸命而夜者人心之還元也又曰天地之氣陽主發皇陰主涵養如一樹花向陽者先開處陰者難落故夜氣凝聚足以滋養仁義之心又曰人於夜間能安穩熟睡則明日必精明又如日間作事讀書勞頓少睡一會則醒來必精明蓋人當休息時則能聚此氣以與心相涵故也又曰夜氣足以養仁義之心此周子主靜之所本也發明夜氣二字俱有精義

平旦之氣　馮氏從吾曰或問夜氣之存不存何處驗得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可見好惡與人相近便是喜怒哀樂中節便是夜氣存好惡與人相遠便是喜怒哀樂不中節便是夜氣不存極容易驗大學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是斧斤不曾伐的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是旦晝梏亡而好人所惡惡人所

如是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的孟子夜氣之說非幽深懸遠之語乃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之學也若丟過好惡祇講幾希便落懸虛便非孟子之旨發得精實可玩

仁人心也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竊謂學者當卽孟子此言認取仁字正詮郤以夫子言仁各條逐一體會到人心之德上乃得仁字

眞面目而知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各得其本心而已　劄記曰仁義性也心則虛靈不昧以具此仁義之性者也然性之在心非眞有一物可以名狀故孟子卽心以言性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卽前三章所謂本心良心同然之心皆性也此章又以性言心曰仁人心也蓋合性與心而一之矣語甚融貫竊謂心有人道心兼性情必合心性各條而叅會之方無以心爲性之弊

求放心　朱子嘗稱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二語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益古人之善讀書如是所當取法

拱把桐梓章　古註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數語得之又須知此與下數章意實相承其養之之道乃於下章見之也

人之於身二章　劄記曰養其大者立其大者養與立皆操存之方又曰先立其大小不能奪卽大學

心正而后身修之謂理甚融徹

五穀種美章　程子言心如穀種仁乃其生之性是也正可與此章互叅

○告子下

曹交問章　孟子之告曹交所以言孝弟者甚淺所以言堯舜者似亦甚易固是因人而施不與深言然孝弟之道所該甚大言行法堯其道甚難果能切實體驗卽孝經之全理堯典舜典之精義俱在於是雖不屑之敎誨而敎之者已至矣切勿看得

淺易

淳于髠章杞梁之妻　本朝顧氏炎武曰左傳杞梁死齊侯遇其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檀弓則曰其妻迎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善哭其夫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地之爲陁而隅爲之崩列女傳云杞梁之妻無子旣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夫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然未云長城也長城築於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郞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於是琴操有范杞梁妻嘆者杞而加之以范且轉爲秦代之人則不知其傳訛之所自矣此雖無關書義而考古之識亦學者所當知

○盡心上

盡其心三章　性者萬物之一原此却就一原而言

其萬理分散處與他章渾淪者不同知是零網工夫此却就現成功候言故註云物格之謂也知此則所以盡心之義自明　天與命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賦予於人而言謂之命而天與命又皆有理有氣蓋天卽理而其生物不能不藉乎氣雖藉乎氣而理卽乘乎氣之中是以聖賢之言或以理或以氣秖是於一理中或抽出上截言之或抽出下截言之然牽一髮而全身皆動爲其原非二物也惟其爲理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曰五十而知天命皆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惟其不能不藉乎氣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曰居易以俟命皆兼乎氣而言之者也蓋其在天者有此理時卽有此不齊之氣而不能不由乎氣數其在人者稟此理時卽稟此不齊之氣而不能不限於時遇所以若是不齊者何也氣者陰陽五行之變原不可勝窮故理雖無二而一落乎氣卽不能不殊凡貧富貴賤禍福壽天聽命於氣而理有不能操其權者當其未然雖聖賢不能必雖帝王不能主

及其當然則亦莫之能違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然究而言之盡性卽以合天亦卽以立命而違命卽以逆天必至於失其性而卒亦無所倖得於命也孟子此三章言知天事天又言立命言順受言得之有命言理而忽及氣言氣而不離乎理皆當體會到不相礙處始得

萬物皆備章　萬物皆備於我所謂兼四端統萬善者也非卽仁之謂乎反身而誠者實有此理於身而仁非於仁之外別有所謂誠也強恕而行卽能近取譬仁之方也之意或以仁與誠分二義對看者失其旨矣

強恕而行　劄記曰強恕而行行於萬物也其道取譬於我故曰近然論語之旨喫緊在近孟子之意喫緊在強極分曉

霸者之民章　劄記曰友人陳寅天恂云過化是中庸至聖章以發用言不必泥身字凡見言行之所及聲名之所施皆過也敬信悅莫不尊親皆化也

與以兩而化同存神是中庸至誠章以存主言其仁其淵其天皆所存也經綸大經立本知化育皆神也與以一而神同此說甚精亶是

不學而能章　顧氏憲成曰或問聖人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卽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卽孩提之不慮而知信矣論者又以爲不同何也曰此亦有說在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携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携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猜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猜之而愈猜矣故不同也且易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兩箇不知同乎不同乎孩提之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以此而論謂之不同也亦宜然則於其同可以識取本體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工夫矣此段詮理甚精宜與而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章互參

無爲不爲章　崔氏紀曰無爲其所不爲是愼動無欲其所不欲是謹幾看得細

事君容悅　要看一是字事此君卽有此等容悅之

決無論事何等之君卽有何等容悅之法直道得
患得患失長君逢君輩肺腑如揭

孔子登東山章　劉記曰此章先言聖道之大與顏子嘆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相似末言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亦與夫子循循善誘教人有序意相發惟中間言有本處在顏子則竭才後見其卓爾孟子則預先指出示人欲其知學聖之要耳讀此可見孔子一貫之道孟子得其傳矣所見甚確

楊子爲我　朱註取者僅足之意竊謂此取字猶彼有取爾之取言其意在於是如前章言墨氏曰以薄爲其道者也未識是否

伊尹曰章　崔氏紀曰揖讓之事只許舜禹行放廢之事只許伊尹行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伊尹繇之以天下弗顧者也不然皆篡而已矣理甚精嚴

舜爲天子章　問瞽瞍殺人舜竊父而逃倘如象殺人將如何曰議貴議親之條古尚無之由孟子所以處瞽瞍者恐皐陶祇得執法而舜必不肯廢情或名放而不殺可也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固想當然耳

自范之齊章　呼於垤澤之門自是侍御人傳呼之聲古註以城門不肯夜開故君自發聲太泥

道則高矣章　劉記曰孔孟道同而教異孔子無行不與欲學者俯而就孟子中道而立欲學者仰而企竊謂此亦一聖一賢身分不同故耳

君子於物節　此章當與西銘互看孟子合下見得理一却從理一而推其分之殊爲墨子兼愛等人而發也張子合下見得分殊又從分殊而推其理

之一爲頑而不仁者言也故名之曰訂頑

○○盡心下

盡信書章　武城古本原多可疑一篇九節之中其前四節皆序日辰而後以命羣后告天地恭天成命惟神相予繼之然以日辰考之壬辰癸巳則一月之二日三日也卽繼以四月三日哉生明且序其偃武修文之事則已遠矣丁未庚戌四月之十八二十一日也先以祀周廟告武成而二月望後庶邦受命癸巳陳師甲子倒戈之事反序於後不

更失次乎朱子考定之文始於理克協惟用附大邑周之下以爲有缺文當考亦足見先儒之虛心如此明歸有光又以古本之五六七八節序於首節之後以其二三四節序於末節之前謂恭天成命亦爲誓神之辭若此中本無缺文者然我周王大邑周之語豈所以告天地而以既生魄序於丁未庚戌之後又爲何月之何日不更舛乎大抵武成原有缺文誤簡其來已久故孟子以爲不可盡信想不惟漂杵一語也叅之

仁人無敵二句　本朝豫藩徐氏聚倫曰朱註謂孟子設言又謂書本意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似以孟子爲誤解武成者按武成文意甚明孟子何至誤解葢其意以爲仁人無敵自可止戈郎使前徒倒戈亦不過兵潰自傷旋即散去何至血流漂杵正謂攻北流血之不可信非謂武王殺之爲不可信也孟子既不誤解何謂設言註意須善會說亦有見　崔氏紀曰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之言或問云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葢雖殺者非我而

亦不忍言也或問此說與集註設爲是言之意正相發可並叅

吾今而後節　此舉重以見輕然則好詈罵人之父兄者人亦詈罵其父兄與自罵父兄特一間耳烏可無戒

是爲馮婦　卒爲善士爲句則之野爲讀一說如此則則字文義不甚洽當以卒爲善爲讀士則之爲句野字連下句士笑之與士則之應予謂以卒爲善爲讀正覺句法不甚完且僅不搏虎未足稱善

亦難即爲士之則而其義亦無加于前說也

口之於味章　性也有命焉此性字猶言所稟之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猶言所稟之異也同是言氣稟之性而一以人之所受言一以天之所賦言故曰性亦曰命此與動心忍性之性同而與性善之純以理言者異葢孟子言性亦有以氣質言者如此程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也　顧氏憲成曰夜來偶思孟子性也有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叅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

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謂形骸爲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可丟却現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故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此說與朱註小異予嘗謂先儒之言有所解不必此章書而無妨自作一番解者此類是也

言近指遠章　劄記曰論語廿篇言近而指遠大學一部守約而施博語確

說大人章　劄記曰有囂囂本領方能藐藐而我如合語朱句踐章參看則遊說之道備矣參看之說甚妙崔氏說書多於兩章參看兩書互証處發揮義理若謂舉業家可無須此則俗學憒憒何足深言

養心莫善節　明涇陽顧氏憲成幼從師講養心莫善於寡欲前請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役退聽於此又可見先儒讀書皆有一番體認乃是實心爲學今以讀書但爲科名計全無心得此學術所以日卑士風爲之日下可嘆也

孔子在陳章　孟子時爲害正學莫如楊墨是書終篇嘗闢楊墨矣乃獨於鄉原深惡之者楊墨之害道猶易知鄉原之似是更難辨其害中於人心成爲風俗釀爲閹原朝原而爲摸稜爲伴食爲胡廣中庸至今猶未艾也明臣海瑞嘗曰今之醫國者祗一味甘草處世者祗兩字鄉原正道何由而復信夫

古之人　或以稱古之人爲狂非也孔子時夢周公顏淵曰舜何人孟子言人皆可爲堯舜此皆謂之狂乎且如今一人之身每能記憶數十年事事雖越時若旦夕間耳進而一二百年之事父老所傳述耳所習聞者亦猶昨日事耳由今逆計古之大聖人即若周孔若堯舜不過二三千年間人以吾

所視爲旦夕昨日事者不過數倍之數十倍之而已何嘗遙遥千古而近者又無論已由此言之今人何必不古人今之噤口而不敢言古人者豈非甚無志之人不足復道哉但行不掩而徒以言所以謂之狂切勿因此自鄙其志

衆皆悅之　崔氏紀曰流俗汙世之衆卽庶民也雖爲鄉原所惑然於似忠信似廉潔者尚知悅之豈忠信廉潔出於秉彝之性者而顧不悅之乎此悅之卽同然理義之心乃經正能興之本也亦看得好

篇末後註　孟子之後註以程子接其傳而程子之後當於朱陸嚴其辨竊按朱陸之異趣由心學之不明蓋心者人之神明至虛至靈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而非卽虛靈者卽理也心雖無不具之理而理之在事物者情形各變與時不窮故必善用其虛靈以研天下之理而得其至精然後吾心所具之衆理日暢審天下之事而得其至是然後吾心所應之萬事日周其功由積累以求貫通至於漸積日久見道甚親卽生平未經見之事未經遇之物一當其前自無不渙然怡然而泛應曲當此朱子所以補格物之義也若止憑其虛靈之明而誤認卽此是理因而駕空立說硬行主張此六經皆我註脚之言適以悞天下資性聰穎之士欲以不學而至道者也如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道在交養功以互進原非二事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今離却道問學空言尊德性則所謂德性者不過以其虛靈之明而不復更加講求則於事物

之理未盡其曲折古人之言未盡其旨趣以是而處事接物講學論古其能措之各當質之古聖賢而有合者鮮矣又如孟子言良知良能蓋明人皆有此仁義而先從本來之知能逆推言之其意則謂仁義所以達之天下者以仁義之道即此親親敬長之理而愛親敬長不待學慮而後知能故曰人皆有之也今離却愛親敬長空言良知良能則所謂知能者將如知食知色亦可謂知能之良乎且擬過良能單拈良知因攔入致知義内爲致良

知之說亦不過以虛靈之明爲知而自爲一種高超懸妙之理認爲聖學捷徑從來聖人之精義致用大儒之居敬窮理有是躐取頓悟之異術乎此朱陸所以殊而陳王所以不離乎陸也或謂高明沉潛至道則同不必過爲分別此其說非也天下無二道此是則彼非如氷炭不相入凡有兩主其說爲調停參合之論者是即信道不篤而陽孔陰釋婟金溪之焰者爾夫亦何取焉　又按聖賢之學返躬實踐惟在於行而漸積日進尤在於知是

以博觀約取考古驗今始之即物而窮理繼焉精義以致用惟學與年俱深斯行以知益固如孔子自叙其學立與不踰矩固行也而不惑知命耳順俱以知言孟子自言所長養氣固行也而知言亦以知言蓋知即以導行行處即知處故曰温故而知新曰好古敏以求之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予一以貫之其言學處皆必以知知進一層即行進一層非有二也又如中庸一書稱舜以智而曰好問

好察稱顏以仁亦曰擇乎中庸語誠明之事則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後以篤行曰擇善而固執之又諸如有聞未行惟恐有聞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無不以知爲先以博學多聞爲知者顧於大學中必抹煞格物一層豈非無頭學問且謂古本大學聖經下即接毋自欺章朱子補格致一傳爲添設不知所謂毋自欺者即毋欺其平日所知而愼獨曰獨知者即平日所知之發於當下者也若素無格致之功則自謂好善而好所不當好自謂惡

惡而惡所不當惡此處一誤即正心修身齊治平各章所言之好惡無不皆誤此格致一傳所以爲與時俱進之根要朱子之功於是爲大彼尊德性致良知之二說改頭換面正復一理皆資性高明之士從苦思極慮中一時有所悟入即空門所稱頓悟者遂自詡得學之至深因以推衍其說處處牽合究不過以心爲理以虛靈之明爲心於是以講讀考究爲支離而不復更求其所未至豈非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宗旨不謂之禪而何然則今日而言學其取乎日進者耶抑不必日進者耶其將以居敬窮理孜孜不已者爲有進耶抑即以高超懸妙悟於下學者爲有進耶亦可一言決矣

四書參註 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字槐三深澤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邳州知州是書多掊擊註疏以自表尊崇朱子之意而掊擊鄭元孔穎達尤甚於趙岐何晏孫奭邢昺然先有漢儒之訓詁乃能有宋儒之義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盡掃經師獨標道學未免門戶之私譬之天文算數皆今密而古疏亦豈容排擊義氏誣詆隸首哉且所採多近時王廷諍崔紀傅泰諸人之說在諸人研究四書固各有所得然遽躋諸鄭孔諸儒之上恐諸人亦未必自安矣

菜根堂劄記十二卷

〔清〕夏力恕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年鳳臺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菜根堂劄記十二卷》提要

乾隆己未恕應山長之聘。留鄂州三年。每因題課講。得若干條。諸生彙輯授梓。名曰題解。事畢歸來。先君子閱而善之。因語恕云朱子文集及或問語類諸書具在。其說閒與注意相左。注經刪訂至老乃輟。或問則中年以前文字。自言不暇修整。文集多附早年語。語類又記有先後精粗之別。大全采擇不純。一例登載。其截斷槩括處。亦多未當。致使學者執彼而疑此。甚乃舍注語不繹而反求諸大全。況凡儒先論說。皆有早晚離合之異。並存者不區而別之。無以極殊途之用。各出者不提而貫之。無以合同歸之趣。苟因是編而廣之精之。其亦可畢老人生平未竟之志乎。惟時舊從遊者若內弟熊紹祖、屠生用恒、胡生紹曻咸以為言。乃發程朱各遺編。首尾縱觀。逐漸考核。始丙寅訖戊辰脫稿粗畢。先君子猶及見之。越明年而先君子卒矣。草土餘生未敢告勞。輾轉六年。難言撫筆。疾病日增。腕僵目眊。雖屬草亦不成字。恐溘先朝露。姑記成書所自以示將來。先君子又云題解名不佳。當易之。此事關係豈但時文耶。恕惶戰未知所仰以解名不佳。當易之。

乾隆壬申夏五月力恕謹識於菜根堂

咀之終身而莫竟其味游之萬卷而莫際其涯其四子之書乎窮其理括古今之天下習其文亦司馬氏韓氏所奉為鼻祖而望而卻顧者也自有時文以來宗程朱之說家甲乙之科著為令典幾四百年老師宿儒名臣傑士强半由是血脉之貫穿界限之嚴密神吻之虛實分量之偏全氣象之小大使二千餘年前之書如新脫諸口可謂難矣其神明變化於規矩氣味所通餘波所及自六經而外左國秦漢以逮無慮數十家皆汩汩滚滚出沒其中而又一折衷以聖賢之心可謂盛矣學者束髮授讀雖三家村塾莫不手其書非聖者終身不寓目宜乎布帛菽

粟之不去諸其口體而犂然有當於心也然而聖賢之道之不可終窮也毋論智愚昏塞百出其途即使人皆上哲之資各出其聰明以相取亦各有得乎其中而終莫逃乎其外更千秋萬世莫之或離亦莫之或襲蓋期於獨有心得而仍不失其宗已矣是故不窮其理固無以得其淵源創守教學損益之由不習其文亦無以見其觸類引伸離合繁簡之妙不窮其理無以發一心之蘊而致其精不習其文無以擅百氏之長而去其短徒習其文而不窮其理就其所得不過部伍錯綜之迹徒窮其理而不習其文則亦棼而不貫如陰陽剛柔水火土石之各自為其氣質而無以極乎天地四時日月之運旋蓄洩也力慙於此

蓋丙病焉自己未迄辛酉與楚北諸生共晨夕三年有餘辨析論難諸生各識所聞汰其重複與其論文之說之無關於四子者共得若干條增損塗竄將以俟諸異日顧惟老親耄耋秋闈後將不復與諸生左右因不忍重違其意而授諸梓夫曆二千年後仰見古人而臆度之獲戾滋多然以學庸解學庸以語孟解語孟使夫一章一句之辭有以表裏乎全篇一時一事之說有以究極其生平一聖一賢之義有以隱括乎千古之授受而仍不害其為一章一句之辭一時一事之說一聖一賢之意使學者因是以窮其理習其文而發之為言辭不溺於破碎之講章不惑於似是之異說或不無小補若夫四子之書程朱之說

廣大精微與世同揆則固既乎其未有聞也

菜根堂劄記

目録

許昌 夏力恕 著

菜根堂劄記

論語一

許昌 夏力恕 著

學而章

學者學此天地人之理使其不愧於身心而已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天得而限之足跡不能遍九州地得而限之升沉進退與世推移人得而限之聖賢所以立命者亦於此三者立之而已計此數十寒暑陰陽之氣無刻不相感召人之可以為堯為舜参造化在此其轉而為桀為蹠違禽獸不遠亦即在此不搜尋出個榜樣使心有所寄直是無處下手學而又習習而無間則日新而不已昔聖先賢常如步武可以要其指歸發其精蘊使

吾一身內之陽變而陰合者不累於氣而常得其理修身以俟天不得而限之矣朋自遠來則氣之所感召即理之所感召地不得而限之矣不知不慍則感召之所不及者吾身之天地萬物未嘗不位且育人不得而限之矣說樂二字是從就裏自家領取君子二字是從師友眼中看出蓋三者功效最為切近而推暨之則天地人之性自我而盡天地人之命自我而立懸的於此而聽夫人之自至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也伊川云教人不見意趣必不樂學此章正是發人意趣處不必求深而深處自在聖人之言徹上徹下說個學字則自初學以至希聖希天都在裏許說個有朋二字則自一鄉一國以至友天下論古

人都在裏許說個人不知三字則諸子之不吾知與聖人之莫
我知都在裏許如此則學字有朋字人不知三字并一讀各具
全體之象而時習自遠來而不慍乃是就裏抽出來說時習只
是成已之漸遠來只是由己及人之漸不慍亦只是為己而不
為人可以馴至於上達之漸皆是進境皆非止境說樂君子極
譖掖指點之妙方知上半段轉關處恰與三不亦呼應　皇氏
以為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若十年出就外傳之類二年中時
若春誦夏弦之類三則日中時也如此說時字自包括要之言
日則身與年在其中矣　不知不慍與遯世不悔句各別如聖
人許多通權達變處正是中庸儘有沒世無知者但聖人見之

明守之定斷不至貶損遷就而悔其所依原不在顯晦上說不
慍句乃聖人從境遇中教人立定脚跟為學處自是曾閱地步又
若聖人汲汲行道之心樂天知命與悲天憫人原并行不悖又
高一格然需從此做去故朱子謂此乃見為已用心之約處又
謂此章是說初學入德之門　論語全書要領便可從開首數
章看出如首章揭學之全量以示人學莫要於求仁而孝弟基
之求仁莫要於誠而巧令壞之必若曾子之三省纔是反身而
誠纔可入仁孝之門纔可接學道之統記者煞有深意

其為章

上字即指父兄之屬犯字淺言之如疾行先長之類深言之如

事親有隱無犯若責善而嚴威儼恪無復愉色婉容亦即是犯
蓋犯上乃不孝弟之所流作亂即不仁之所極如此看則次節
直一滾而出　本立句固是泛說然下文為仁之本正須從此
透徹誤看本字者幾以孝弟作仁之本因而誤看道字竟似孝
弟生出仁來不免倒說了需知本只是始初之義道只是仁之
事功若曰親、仁民愛物統體是仁而親、為根本本立則由
親、而上達凡仁裏面天明地察的道理皆自此生由親、而
充達凡仁裏面一切仁民愛物之道皆自此生云爾　看仁字
需是有把鼻人需看得無盡藏方透全書之旨朱子言如目能
視雖瞑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

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語類所記反復千言無若此之簡
括者此正本天本心之別蒙混不得處又謂仁者心之德猶言
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
意思之這便是握着把鼻有把鼻則無盡藏者在是矣　天有
四時土寄旺焉地有四方而上位乎中人有四德木仁火禮金
義水智信亦無所不寄而成位乎中此中庸之所以言誠而周
子之所以言主靜立極也然而春冠四時元統四德斯人五官
之用必根於心此又論語之所以極言仁也仁者溯其始誠者
要其終而始之終之皆不離乎唐虞之所謂中夫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人生而靜也天下至靜者莫如土上位五行之中

信也即誠也分而言之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統而言之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故惟至誠能盡中處而泰無所不貫則泰也者亦四時之所以取中若心則法位五官之中而無所不統仁為心之全德則仁也者即四德之所以取中此先聖後聖所以同條而共貫也

巧言章

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非仁矣　仁為心之全德心逐於外物而失其所宗便是失其仁凡論語說為仁處都是此意故程子有心即是仁之說然亦需善看方不墮生之謂性甲裏謝上蔡以知覺言仁以活物言仁下梢便走入禪門去所以朱子說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子韶一轉而為陸子靜為禪學者以妙明圓靜為仁是未達心之德只了當一覺字以慈悲願力為仁是未達愛之理只了當一活字耳

三省章

聖賢下手工夫進德分量只是自覺得不足曾子三省此意從啟手足時回看洞看生平恰在個裏曾子三省不是檢點平昔只是省察當下與顏子不遠之復同　艾東鄉詮此節三句皆著即如二字似乎看理寬綽其實未安又有謂孝弟是不待省的事父事兄雖孔子亦不敢自信以曾子之守約豈肯放過看來此是曾子從學夫子時離却庭闈只有師友一倫人字又兼師友及泛常交際者言之此節書直是曾子道統所係忠信二字便是忠恕本領傳習二字便是一貫源頭省字便是誠意

慎獨工夫因此覺前兩說皆未安凡看聖賢文字有欲令高瀾反狹小欲令密緻反疏脫者此類是也　朱子謂曾子之孝非止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背理傷道便是不孝曾子心源全孝本領正需從此勘出人只看得定省溫清是孝離却庭闈便無處見孝不知仁民愛物乃孝之橫處達禘祫享祀乃孝之豎處遠曾子交友事師立身行道無處不是孝蓋仁乃萬理發源處孝又仁之發源處道理隨地條分總會却歸一路此乃天道聖學緊關紐處不但與前數章血脈相貫體此便認全書要領

千乘章

敬信節愛由己及人各盡其道兩而字是表裏本末交相為用處使民以時信在此敬即在此愛在此節亦在此是從上兩句中抽出來說以字下得直捷却正是顧盼上兩句處分開說件件都有實落地頭合之只是一氣　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中庸九經三重之要領也蓋敬其事則自井田學校刑賞進退洪纖畢具一言而足何況五者且敬則動之以禮信則感之以誠節則裁之以義愛則同之以仁仁民之本既立矣而又使焉以辨上下之分時焉以節勞佚之宜此正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者蓋孔子言道千乘之國即孟子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　千乘出車之說詳具語疑編內

弟子章

則以學文。謂于尹氏說是看得則字緩，洪氏說是看得文字輕。

朱子是看得則字緊文字重。古人十年出就外傳，兄已學文，聖人恐其末重本輕，故教之如此。弟謹信親愛，是遇此便盡此職。假如父母康寧安堵，便可肆力學文。又如汎愛衆，若先日不對衆人，卻需尋討箇衆來汎愛了，方質有餘力而學文。朱子謂親仁便是學文之本領，不親來汎，則愛本末先非，何從而知之，可見聖人之言雖有先後輕重之分，卻不是截然判作兩截，此則以二字兩兩都到。弟是本，顯信則立身行道，使父兄無貽罹矣。汎愛者情之推，親仁則可以復其性矣。六事雖平列，然謹信親愛皆所以行此孝弟也。學文則言行之準則，而親愛之推度也。此處精明，孝弟益精，通體原自一串。人只為看輕了弟子二字，遂孝弟都看得輕，不知通到聖神詣境，亦只是此個事。蠟夫實際地，正須合併處透徹，方辨於分疏處語語中的。

此是一部小學大綱領。自天子諸侯以及庶人，其道可通。自師氏保氏諸子以及弟子職等篇，其事約舉，近刑餘習法術，秦漢之所以不返於三代也。

○賢賢章

易字能字有字，是說他分量盡處。不學則其分量必有所不能盡，故子夏以必學斷之，如此則勉人為學之意正在言外。

不重章

首節是器量，敦者易覆，次節是根柢，揠者必槁。有此器量，方容受得，然或損多益少，則涸可立待矣。有此根柢，方暢發得，然或有體無用，則善不能遷矣。朱子謂四者皆修身之要，就中主忠信又最要。又謂敬則凡病皆可除。但看此章從不重說起，不重則不敬矣。可知前二節是基本，後二節所以磨鍊而成就之也。

學。重字便是禮字，發端處克己復禮亦只是禮字合其處。在初學則以人事言之，在成德則以天理證之，其趨一也。程子涵養須用敬，便是從首節看出。

慎終章

此一部孝經精蘊，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也。曾子終身不仕，而王道之本已立。蓋所謂天德者，仁孝而已矣。世間萬千道理，都從有生之始推出。慎終追遠，仁之至，義之盡也。曾子之言，言其得於身者，是故簡而該。

子禽章

子禽子貢識趣天淵。然聖人豈止不求，并不見其為得，并不自知其為溫良恭儉讓。看子禽在聖人度外，易事耳；須看得子貢亦在聖人度外，方是圓光。方知子貢所云，只是從邦君心眼上描寫聖人耳。聖人固汲汲行道，終不求，可求成，坦然天地之量，無所疑阻，故皆得之；無所係戀，故終不為其所用。蘇張手段亦操必得之權，只既得之後，便握住不放耳。蘇張之得，正是工於求；夫子之求，并忘其為得。從此看出異字，方見語妙。

父在章

首句只是興起，次句是一層，緊一層看法。以孟莊子之孝觀之，疑此為懿子發。懿子父沒，求學使其謹遺命而不忘祖德也。三年無改，亦是從觀者說，不是孝子胸中有此計較。道字極淺。

極品不要看精了雖絕賢智亦有因時損益處雖承襲異亦有不關要害處故皆可概之以三年境遇不同哀慕之心一也

○禮之章

聖人說禮讓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可知此章和字便是從孫讓兩字看出朱子從容不迫之解亦只是從孫讓兩字看出

此章解說紛紛其最不可者有二其一是誤看和字忘其為從容不迫之解而誤以歡忻豫悅當之從容不迫者有倫有要及推行有漸之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者寬緩廢弛無復差等隆殺之意可知章首和字早有節字在內故注以從容不迫解之且注意原有兩層禮之體嚴似乎與和相反然皆出於自然則

和之根原只是矣惟其根原如此故其流行處必從容不迫乃為可貴此章首和字之正面也人若從容不迫與和字黏合不來知單從自然處說不止遺却正面已將下文節字根株剗斷矣其一是以用字作人用禮玩注為體為用四字畢竟是就現成的模樣說只看許多層次等級需是從容不迫方無拘束方無滲漏從容不迫者人也其必如是而後貴者自是禮之用本來如此先王制禮只是因而成之耳小大由之由字綫說到人身上有所以正從由字生出故知首節是說禮之為用次節是說人之用禮也　知和節尚是莊老源頭非比晉人決裂且需看高一層見得根原一線差却下梢頭必至於此則不可行之

義益透上節精神更復高搏雲漢矣　全章精神注在次節而次節之理已透在首節內需從此著眼看出方知和不是禮外之和則以禮節之亦不是和外之節

信近章

此三項人多貪好議論撿大處說非也皆是從輕微易忽處謹始慮終但信因兩項易說惟恭近於禮一項難說合觀三項似又皆有所遇非其人非其地倉皇急遽不暇審擇之勢如孔子不期而遇陽貨於途若不致恭與之相見固有非常之禍若折節太甚亦受其恥辱矣所謂見惡人以避咎便有恭近於禮的意思推之信因兩項皆有恁般境地

食無章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節所云只是此心無一刻之放縱則自然日新而不已故聖人以好學許之有道二字朱子恐人囫圇看去只說向有聲名一邊故特將道字注脚可知凡非事物當然之理不能為人所共由者即異端之教也古今來儘有懷就正之虛心只道非其道不免誤却此生耳

貧而章

只是一個貧富便有兩般境地只是一個無諂無驕精進而渾化之便是樂與好禮義理無窮作兩般看的淺作一個看的深子貢生平最善以身受教此是他方人伎倆轉頭切己處知

此章及我不欲章賜也何如章都是此意是看得道理無窮
方極反復詠歎之妙如此則興觀羣怨觸處可以相通觸處皆
無止境故可與言詩可與言詩即是可與證義理之無窮聖
人言語一透百透不必於言詩之外另討法象　只是個無盡
藏的意思子貢以切磋琢磨形容之夫子却又只括以往來二
字可知教學相長不是益其所無正如聲之在器不叩不鳴耳

○不患章

須將知字源頭看透自非知言窮理之至雖以言知可見首句
不止說淡然於境遇乃是不敢輕以聖賢責人首句透則次句
益透矣

○為政章

此節政德二字一滚出來小作優劣不得即政即德莫看作兩
橛方得其解聖人眼中早有從前的樣子聖人胸次更有未
見的規模感衰思盛無限深情莫但作輝煌二例語方得不言
之隱北辰非竟不動人不見其動耳居其所乃動中之靜非
動外之靜乃所以立羣動之極非我逸人勞之謂也周子所謂
主靜立人極者意正如此中庸戒慎恐懼便是主靜工夫蓋非
動則無以保其靜也隱微必慎便是定之以中正仁義蓋非靜
則無以制其動也周子動靜互根之義便是中庸骨子此章便
須見得此義方知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動靜互根形象顯然

不是懸空說着且如地是靜的然非四遊升降則亦無以含其
靜天是動的然非辰極總攝則亦無以貞其動天地人同此一
理生安學利同此一心天子庶人同此一事

○詩三章

人多取淫奔諸詩翻騰邪字如此則正風正雅及清廟諸詩聖
人可無慮矣愚以為是未得邪字正法眼藏也此章將三百句
裝頭無邪句殿後篇篇都森囊許直看透春秋及千百年後之
人心近則三家歌雍不過貪慕其文辭節奏欲輝煌遠則曹瞞
開口便是周公不過掩蓋他奸雄面目此正是邪心發露處且
如閨怨諸體憑空搖蕩固可藉口鄭衛訕謗之言極力詆誣何
嘗不藉口家父貢諛獻媚何嘗不藉口天保等篇乃知聖人慮
來世深遠矣蓋詩之為用有寓言有直致有含蓄美者刺者皆
曲盡其形容聖人揭無邪一言使人誦莊語則反而修德不可
無實而冒名覽淫辭則懼而內省不可惡濕而居下桑中淇上
以此閑庸俗之邪清廟思文亦以此閑亂賊之邪如此則邪字
內包羅古今多少人物思字中亦掃除無限隱微深痼矣　注
性情是貼思正是貼無邪非謂章句支離但需守却一點空
靈正為讀詩者腳踏實地好下工夫耳　朱子說詩不從序說
詳見詩序辨中而人之疑之者多在淫奔諸詩以為皆刺者之
作非淫者所自言夫所貴乎刺諷者必其有含蓄歎嗟惻怛規

語問孝只此四事連類記之亦止各就性情境遇上說但聖人言語包括充之便無所不至　以禮只是以聖賢事其親知惟疾之憂則全受全歸矣敬則禮立矣色則樂行矣四者各箴其失而同歸於道

懿子原奉其父之遺命學禮於孔子問孝而告以無違使知禮即理也以其不能再問而後發之於樊遲使之即其所學者見之於實行又以見孝道之無間於死生也　孝從仁發出其中條理到恰好處便是禮以其仁之盡故曰至德以其必以禮故曰要道然人知不及乎禮者之以愚不肖自處而不知過乎禮者之以愚不肖待其親聖人此言固足止三家之僭濫實萬世人子之極則矣　家語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正是此意

道遂陰易冬夏陰陽無處不是疾便無處不是憂　為人子者能使父母一無所憂則庶幾矣疾則憂之更切者耳　以己身為父母之身守身之謂也以父母之心為己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謂也

敬字包括甚大多少顯揚事業都只是敬其身之所自出不常是養而此節敬字却緊從養字推勘仁兼不愛理雖一而分則殊所謂別者常言之只是仁裏面差等數兼言之即義禮智之所以輔吾仁推暨言之則孝所以為一行之首一切都從敬上稱信聖人言語含蓄早已令人汗下可知世間凡不敬其身者便是不敬其親禽獸其身者便是禽獸其親蓋必先能自別而後有以別其為親此又是敬字透根徹頂處

色難二字最難體會道是誠則形然少溫潤者未定是不誠道是養志然能養志者未必即有其色要只是養志之誠從仁心中盎積而能化乃有此色耳　不只離卻服勞奉養外別有所謂色難處正在個中

回言章

以顏子之穎悟以夫子之教豈待省而後信其不愚哉需知此章不是釋疑回之疑乃贊一人以為群學者知行榜樣蓋必虛靜而後致其明必變化而後成其勇此外聰明者或騰口說謹

守者或拘而不化皆不免於自畫而其心有所未盡愚不愚指點之間眼光四顧若呆呆作疑信真境直同床各夢矣　南軒謂夫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日用之間此說於省其私三字深中肯綮

○視其章

自初學至成德試之以其漸自凡人至君子亦別之以其漸也人焉廋哉聖人豈矜喜其無遁情哉所謂患不知人者正如此要需從裁成輔相的意思看出

溫故章

故而不新乃腐儒之章句新而離故又葱嶺之禪機千百年共

此一故千百人各有一新溫故知新連故的都新了即新的又可成故了蓋道體無窮原是日新的惟久於其中引伸觸類活潑潑地通方肆應乃可因材而教　伏羲之易得文周孔論語得程朱只是溫故知新子雲之擬易仲淹之擬論語故外求新其所新非吾所謂新也至於辟佛老之糟粕拾陸王之緒餘則又於新中求故故其所故非吾所謂故也

不器而章

器無不具要只一體中便含萬象用無不周正從異用處會取同源方能本末兼該先行則甘苦可以自嘗後從則聞思可以共証方得表裡如一而章都借君子作榜樣而一係到此語一一條八門法子貢多學而識忠貫不器下手中間六成就得一一個若不善則一貫吾注中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便是一箇貫忠吾賢言語隨處皆可互相發明此章提手便把子貢問君子

夫子所答卻正是從器字下手先行其言就此所知之一事便行個到底說出來方點著實此一事貫穿纔能蓄積累既久自然有得即不器之所自來也

周而章

凡聖人所說君子小人處如此章及求己求人君子儒小人儒之類小人非他正從君子項下抽出此節圈外注發明最異

不思章

學與思原是一串上事學而不思便不成其為學思而不學便不成其為思需將源頭合併處看得透徹則時輕時重處方有著落學不止是讀書凡一切知行效法都是不學亦非如釋氏

閉眼靜坐不立文字之說學而不思不是硬將心甚收一點思而不學亦不是概將事拈放一壁時解強將心為二字分貼學思不知學與思都是心上面事惟貪多者務外而遺內好高者務內而遺外故其用心之輕重過當弊必至此注中昏而無得是而不安皆指心言故或問云罔者其心昏昧殆者其心危迫其曰不求諸心者言不思其所以然不習其事者言不學其所當然皆指用心偏處求屬思習屬學亦非以心與事分貼也罔殆字需看得仔細要知都是高明路上事到承當得學思二字起便有幾分好處在[illegible]說向精一層品地需說向高一層則聖人雖辨學者處越深切越緊密

攻乎章

異端之學正需窮究其偏蔽源流方可闢邪衛道縱使不能化彼何至為彼所惑也彼則好而樂之駸駸乎入其中矣昏愚人作異端終是門外漢聖人此言正為聰明者發以一人言則害於其心以風俗則害及國家以學術則害及後世矣　異端注引楊墨或謂孔子時尚無楊墨非也楊墨正孔子時人其說至孟子時始盛行耳

由誨章

子路好勇凡事略見個端緒即便主張行去非是明明不知而強飾以為知也所謂強不知以為知者是曾家先見得這一邊

尚有別途不曾見得的都驅向這一途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無自欺者是頭一層知其為知則不及而自疑知其為不知則不止而自畫是進一層是知也三字需兼兩層說其意方足

干祿章

問行問達其懷挾初意便都從得祿起見只此是干非虛緣前且之謂也子張是要成就個恢恢有餘的氣象曰闕曰慎曰寡夫子都約束向不足一邊需將問行問達兩章與此合看方知聖人教此一人便盡此一人造化爐錘之妙　多聞多見四字說得鄭重淵大却一步步精細著去

哀公兩章

王道衰熄末世君臣都不曾看得自身與百姓一氣相關需是額外尋討法術鉗束使尊君親上所以責難之言一切格格不相入不知聖賢舍此別無家當此管商所以得君而孔孟終身不遇也

或謂章

注疏依包氏以孝乎惟孝作一句不止割裂書文先已不成文義政者正也正己而物正正家而天下定先需從源頭上看得血脉相通方知此言雖託辭然使當之君臣聞之是亦足以達為政之本矣而聖人之自治治人舍此又安有他術哉（不該疑於以）

（或問與集注不合注有更改而或問乃早年文字未嘗改也）

人而章

人而無信自失其本自家一副身心已不相聯屬何況人我之別如何聯屬得去故不可行信亦有為己為人之別然王者出之以誠霸者矯之以偽總是離他不得聖人恐人或以譎詐之可行於萬一故決言之

十世章

因與損益是一串上事損益便是因裏面時措之宜因夏因殷正是乘他損益既久之後從亂緒中留取大綱又別為損益以扶持之如此則扶持此大綱者興王之損益及其久而衰亂者即此損益之流弊也因因是因損益亦是因是因中之損益則數在理中故百世可知（失所因而自為其損益則數在理外而參之繼周雖僅一世亦不可知文質云）（然因是損益之大者其中亦有因在今三正而建夫矣所因）聖人此章只是因字說得鄭重不解此則可知也三字單說損益固不是雙說因與損益亦不見水乳矣　朱子推馬氏說亦謂以所因為主而御夫損益之變故雖損益之無窮而其不能甚異可知　文質三統之說注疏家援引紛紛如說文質再而復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是周又損質而益文也且謂夏尚文可乎如說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此只坐定以寅為歲首耳自寅至寅乃為十三月自寅至丑乃為十二月自寅至子乃為

十一月大昭皆以寅定之則夏之建何必舍本年而論來歲殷周之建之何以別其為子丑之正耶此類非得朱子折衷直如亂絲耳至於改正朔易服色夏正建寅即以寅為朔殷周建子丑亦各以其子丑為朔是則然矣而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其服色亦與子丑寅相附會則鑿矣又如說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此則顛倒錯謬背經從傳尤難解說者也

非其章

天神地示人鬼此只大概分別說若單擧鬼神字面則所包者廣單言神山川亦可曰神祖考亦可曰神可知單言鬼亦不必定屬祖考也故朱子不主鄭說　此章疑為魯國而發而節文勢雖不相因而理則可以互證

八佾六章

前篇以祭非其鬼見義不為一章殿後此篇開首六章一意相承亦疑皆為魯國而發舞佾歌雍非是真以天子自為不過貪慕禮樂絕項名數耳豈知忍心僭竊不仁已甚故重言以警之大林放採本之問傷陵夷之漸也惟魯君僭於上故三家僭於下而其端皆在祭祀諸夏禮儀之所自出而魯尤稱秉禮之國故聖人深歎之終之以旅泰山則祭非其鬼益明矣進林放而責冉有則見義不為益明矣論語記錄之妙如此

延半以當理無私說仁忍之一字只是私心所積而成奚取二字正謂不當理之極也故第三章以不仁言之舞佾歌雍只是樂而樂中之等級隆殺即禮也故以禮樂并言之

儉與戚是本是合下頭一層道理又需知儉　戚亦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中節則本末俱備矣設不中節亦不若好奢而徒易者之盡失其本也如此說則兩寧字之義益透　奢易都是在禮上面緣飾得好原不是無禮的人易字若依舊注作和易解則居喪而和易乃老莊及晉人之大無禮者尚何比較之有只責備冉有咏歎泰山而季氏僭竊之罪自無所逃巽語法語一時并到

君子節

爭者讓之反聖人說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哂子路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三代拜稽坐論君臣大臣多立漢初猶然如賛者云天子為丞相起又如覲禮嚴君臣之分而朝禮則講賓主之儀故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春秋時多少戰伐雖干戈相向而步趨應對猶以雍容揖遜為先延至末季周室僅彈丸猶支撐數十百年拱手環視莫敢先奪三代之隆歷世久遠只此一字早具綿延之勢是以禮樂征伐都存此意聖人因從必爭之地指出與人看此是聖人辭前之意不可不知也

巧笑章

若謂夫子竟無刪詩事何緣更有逸詩勿論左國所載只論語便是兩處和顏淫疑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八九今即以孔說參之則逸詩為孔子所刪去者明矣　不曰可與言禮而曰可與言詩此處大有會心蓋天下事借此而明彼最多善窮理者何書不可讀然此乃賢智以上事非所語於中材以下也此詩三句論其本來言蕩而意靡無關美刺是以夫子刪之子夏乃窮究到此因而有悟則三百篇之旨其可以引伸而觸類者更不待言矣

夏禮章

司馬遷謂藏之名山此語大識時變當時一王之法子孫獨掌豈不盡善兵燹喪亂滅沒無餘儀禮諸書若非孔子定之學者藏之篋、、詎龍二周柱下安有隻字邪故此章不但為見說聞且言外使以搜羅考訂為己任不是從此絕意夏殷也卒之三代之禮間見雜出朱子一息尚存猶汲汲禮書聖賢心事千載如見從前之根據可考即繼此之損益可施既不足杞宋足徵則周所能選言者筆之於書今儀禮及諸經所載往往有之此聖人所引而不發之旨也　聖人欲徵杞宋自是欲從天子之禮一直探索下去周衰至春秋天子諸侯之禮已強半滅沒所存者獨士禮耳周監二代若杞宋可徵則由夏殷之禮推而準之又由周之士禮遡而上之不獨夏殷可存即周且先存矣杞宋雖用天子禮樂而疏家言二王後與魯惟祭天仍不得祭地是此一禮之無徵之

久矣至文獻其奚賴哉　聖人百世可知況目擊春秋時事早知周禮必亡不待諸侯之去籍也　三代以前口授者多故書籍少三代以後口授者少故書籍多此又文獻二字分關處朱子謂孝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為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如此說能言其義方備又如記檀弓孔子善殷一段學者胸中需存此見識方於此章得解不足徵者或其義可推而無實迹可證又或迹雖僅存而中更殘缺則義難強貫需兼此二意方全

禘自兩章

魯禘非禮所包者廣僭用只是頭一層因太廟之僭而遂波及

羣廟又施之於新死者皆春秋時失禮之事聖人之所譏也觀寡君未禘祀云云可見當時因僭逆而遂遍非其名義者不獨魯國左氏沿末流之失而載之以為禮注疏遂從而附會之不經甚矣兩章類記煞有深意未灌之先只是誠意未散尚有可觀若定說既灌後方纔失禮則不知之說不並載於此矣若以鄭氏始禘終禘之說反致疑於五年定例及三年喪畢遭禘則禘之常經則天下指掌之說不並載於此且中庸論武周達孝

而終證之郊禘其義可知矣禘只二位一正一配羣廟之主皆不入注疏家以說灌之後始序昭穆魯躋僖公逆祀為不欲觀者非也此類非得朱子正之雖有趙氏之說疑信相參奚所折衷哉其詳具證疑編内論禘祫及書韓子禘祫議後三篇

祭如章

如不祭則牲幣酒醴之儀雖豐潔而不足以稱其心可知郊天社地只當定省温清武周達孝亦只此如在之誠耳

王孫章

論利害則有輕重大小論理則無輕重太小雖毫髮亦不可獲罪崇淺諸說却似夫子揀尋個更重大的來折服他然則世且有媚天者矣又將何以折服之要知只一媚字便是違理違天假如祀奧竈而得其理與竈即天也祀天而不得其理其視天亦與竈而已需將天字探取根原媚字搗也巢穴方得此章之義若但以輕重大小言之失其旨矣舊注以天比君亦只是計較利害輕重大小耳

周監章

三皇五帝之禮至二代始做成家法二代之禮惟周人一家自始至終興衰治亂都在眼裏說二代不止是二代直自洪荒以來說監二代不止是武周一時功烈直自祖宗以來周監二代則周之從二代者多矣夫子從周夫子又何嘗不監周來然此其所以為從也大意只是一代精似一代設使夫子繼周較周之監二代又大段容易若但說一心尊奉毫無遺憾則夏時殷輅聖人安得有此議論耶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只當說聖人拾得一個上好底本從來解說者正恐偏着未完全文只是贊其美備原不與忠質相對說忠質文之文亦監二代之一端也此節文字是說制度規模到恰好處非一朝夕之手足所能為功監字到七分文字亦到十分矣

子入章

正祭祀時濟濟蹌蹌各執其事何緣得問子入太廟是記者提叙根由蓋謂因此之故先每事問也凡舉大典卿士大夫先期

演習宗祝有司先期陳設夫子始仕而助祭故於此時一一問明所應執者既可不失其儀所未執者亦可備知其數或以為譏子解之曰問亦禮也蓋凡始仕者必問或人但疑夫子既號知禮多此一問耳不知此問雖賢智亦不可缺只此便是敬謹之至故注中推本言之在夫子口中不過說問即禮也朱子又曰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尤可見　此孔子年二十為乘田委吏時事

射不章

周禮以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儀禮却云禮射不主皮二禮所載皆從鄉射言之似乎相反故特地解釋其由此即聖人之所

以說禮也 武射尚力力不足何以禦侮禮射則天子諸侯以下所以觀德其間豈無強有力者然意不主乎是也只此便見剛柔交濟處因古概今是一層因古而思先王立法之善又是一層 力不同科馬融謂力役有上中下三等如此則為字作平聲讀故疏言二事皆古之道存此說相勘益知集注之精

告朔章

三代封建一王之正朔雖行於天下列國諸侯仍各自紀元者使一國之事一世相繼各有始終而告朔之禮則一王之正朔所寓以統攝乎列邦者故是重典魯不視朔有司猶供此羊以子貢之高明惜此微物直厭魯君之醜然月食神患而漫不加

省與其枉殺不若捐除蓋激烈之為也夫子既不欲顯其君之失又恐因羊而廢禮於是以愛羊愛禮為辭辭婉而義嚴氣平而情摯則其禮有終不可得而廢者古今議禮之過大概傷於激烈轉為小人之所中是以不免於爭名而失實也 穀梁傳言天子閏月不告朔而玉藻言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閏月亦告朔則十二月可知矣禮論王岷范甯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先儒謂天子受朔於天故告於明堂諸侯受朔於天子故告於祖廟也 論語言告朔春秋言視朔禮記言聽朔告以祭祀言視與聽以布政言一禮而三名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在歲首行之則謂之朝正亦一禮而三名也又按周禮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分禘祫言之也而凡有禱祠於遷廟之主亦曰追享月朔朝以受政於廟亦曰朝享即祭法所謂月祭也天子月祭四親廟及太祖而二祧享嘗乃止諸侯月祭不及高祖高祖及太廟享嘗乃止文公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是月祭之禮僅存而告朔之尊王而告祖者廢矣又可見告朔與月祭之禮乃二日而并行者而均可以命之曰朝享也

事君章

禮有定分一國廢之一人存之聖人非歎人不已知亦非僅歎風俗之壞蓋悼公室之日卑幾幾乎人不以為君也

定公章

定公着意在使事二字上尋他效驗孔子着意在禮忠二字上探取源頭一切權謀一切炭念使他暗地消廢此謂格君心之非正猶國手先着大將伐謀非尋常膚廓語所能比附

關雎章

是文王修齊效驗是周公制作源頭是孔子刪述本領從文王看是一代源遠流長造端處從周公看是一家孝子慈孫感動處從孔子看是千百年治亂興衰比較處 此二語謂為關雎作傳可謂為二南作序可謂為三百篇作思無邪之旨可 哀樂二字便是好惡源頭需祇當一部大學 竊意文王即位時

尚無遂嗣。是以未得淑女。輾轉反側。若如戴記言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又已生伯邑考。安得十許歲便親迎有子。又豈有輾轉反側之情發於童稚。而乃謂其哀而不傷乎。故國君年十五而生子。乃末世陋儒附會。決非孔子之說。國君且不可。況世子乎。況十五以前乎。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初載者。正文王即位紀年之初也。史稱武王以壬辰生。計文王年六十有三。是可證矣。至若九齡夢錫說尤荒誕。竹書紀年言武王壽五十有四。金縢請代。正以中年遘疾耳。如戴記所云。則文王壽九十七終。武王已八十有三。又即位十三年而伐紂為天子。七年而終。計其年且可行二歲。但九齡之夢之數。況金縢代時亦近百歲。生死常也。周公又何必為之禱天之請乎。如金縢說與九齡二說皆非。則關雎之詩作於受命中身後可知。

因國君十五生子附會之談。思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固是舉成數。非謂男必長女十歲。未在其期不得嫁娶也。以孔子生伯魚之年證之可知矣。然亦必男近二十。女近十八。方可以承似續之統。理室家之事。知父母之道。文中子有云。早婚少聘。教人以偷。早婚之弊。前人屢言之。至於少聘。則從未有言其不可者。或始而姑好。繼而參疾。始而饒裕。繼而窮窘。始而近附。繼而遠徙。是以訟獄滋生。閨房不睦。往往有之。又或彼此繁華。易開奢靡之習。往來請叠。冪無厚別之閑。養蒙正始。均失其道。皆少聘之弊也。且少聘正早婚所自來耳。此須是著為令典。男及十六方議婚。女及十四方許字。既可因男擇偶。便可相女配夫。前諸弊不然自除。亦扶持禮教之一端云。

問社章

社之名義最多。土所宜木。特其一端耳。又禮言勝國之社屋之。哀公若因亳社災而問。則興衰反覆。其義儘可為人君之規戒。宰我如此。其亦孤負言語之科矣。　朱子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別本或作宰我問主 按社之有主。乃配食於社稷之人神。而社稷無主。故作宗廟主者皆非是 朱子以為依樹而已。又按廟以木為主。社以石為主。絹帛之說未詳所出。然亦可無疑惑於載木主立軍社之說矣。　左祖右社。周制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蓋以地道尊右也。如此則殷之社稷固在左矣。

管仲章

大其功者。傷亂世之無人。故錄之。小其器者。惘王道之不復。故譏之。　注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是推本說。知此則德必期明。民必期新。明新必期至善。終身常覺其不足。不知此則此小功業便自盈滿。蓋器小正從他誇大處見得。三歸反坫。是他要大。都證成個小。

子語章

舜能為韶。非后夔無以佐之。夫子能正樂。非太師無以驗之。舜

之命夔夔之告舜夫子之語太師大意正相脗合始作翕如爲詩曰戛擊搏拊皆也從之純如所謂八音克諧也皦如則無相奪倫也繹如以成所謂笙鏞以閒鳥獸蹌蹌也舜作於隆盛之時雖物亦感格孔子正於僭竊之後則伶倫亦守道而不敢尸其位行藏隱見其理一也其過化存神之妙亦一也

儀封章

封人請見之辭雖委婉實自負一見之頃便以天意定之以平治天下期之此固是封人高處然其本領却在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一句春秋時五霸迭興赫赫在人耳目封人却斷定無道已久是他看得道字的確所以信得聖人的確

子謂章

韶武皆盡美孔子與夷尹皆能百里有天下不義不爲所異者美且盡善中非爾力也然韶之異固由盡善孔子之異固由於智要知其美處聖處原自不同蓋舜之盡善原不在盡美之外固對武說方作兩層分晰耳　孔子以聖人之德親聞韶樂故彷彿斷之如此千載下心不相契耳不得聞何緣臆決需從聖人之言追想韶武莫但借韶武作筌蹄以釋聖言也　朱子云美者其功也善者功之所以立可知美善源頭不分兩地　朱子言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九章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

南南在北此便做個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需做個伐商意思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又分六十四個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都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又云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從韶武舞變出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的意思武舞不過是象當時伐商的意思觀此自是有優劣此章需是就書冊上先見個大概如此更須會集注方於本末精粗有所依據

居上章

火烈水懦之喻正是善於寬子太叔便寬得不好然子產可觀太叔亦可觀也李斯商鞅則無如之何矣

菜根堂劄記

論語二

孝昌　夏力恕　著

里仁七章

此篇接連七章言仁擇里特從淺近處說然處約處樂待之立志皆自此而推之約樂即富貴貧賤之境終食無違則安仁利仁之矣能好人惡人由於好仁惡不仁真知其可好可惡則事矣能志仁則無惡即不幸有過而亦可以觀其仁矣七章內展轉相應蓋聖人之勉人以仁者如此而後六章又皆有決擇之意故以擇里冠之則記者類記之苦心亦可見矣

仁為元善之長故包四德而義禮智又皆所以輔仁擇里之智即此是明善工夫下手處

同一仁字境地於中又分仁者知者即此便見仁包四德天何言哉視聽在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只此人人身上便各載有個不言之權度不可枉也蓋天之公正仁而已矣能好人惡人則可以事天矣程子謂得其公正只此便是公正源頭只此便是西銘道理

[illegible]與陽[illegible]對世間一切惡總是不仁其所以致此者由[illegible]不[illegible]仁程子手足痿痹不仁之說最精總[illegible]是生氣絕心志豎立不起是生[illegible]此志豎立得起四十不動心亦

[illegible]天下自是處不得采薇自是去不得不義得[illegible][illegible]不得踰水曲肱自是去不得後之君子效之豈無[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之分然不處不去總是要行其心之所安[illegible][illegible]則仁矣

造次顛沛是形容工夫到地語在聖人分量則[illegible]欲不踰動容周旋中禮在大賢以下則曾子之易簀子路之結纓皆是朱子嘗言易簀結纓未需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生死變易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蓋守禮到極處便是盡仁到極處所以夫子說克己復禮為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如是是者何仁也何以

見其仁禮而已矣可知聖人說出個禮字方使為仁者有所把捉不墮空虛凡告諸弟子為仁之方其言不同要之都是示之以禮類而編之一一體驗便自可見

好仁惡不仁需是分別是非方得好惡不錯故朱子於此以知者利仁言之便是知至意誠路上事首節是回望語氣次節是企望語氣末節是歎望語氣三個未見雖各自不同卻都是不忍絕望

知仁句或嫌增出不仁字面不知此節仁字只是立個標準使觀人者即是以驗其人之過也若曰觀人之過斯可以知其人之於仁矣或順或逆或近或遠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illegible]

皆可驗也。朱子謂此章仁字淺是就慈愛上說又云非是常
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又曰記曰與仁同功其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即是此意合此數條
此章之義得矣

朝聞章

聞道是徹始徹終豁然無疑非禪家偶因一事一語搕著便悟
之比　此為氣稟所累岐路所移力求而未得者言不是一生
混沌忽地猛醒便可超凡入聖也朝聞夕死甚言道之不可不
聞甚言聞道之可以無所憾而不安死字只是說到盡頭處
聖人懸空着此二語有猛省汗下者有泰然者泰然者死得生
亦得猛省者生不是死亦不是

士志章

武鄉侯澹泊明志所謂王佐之才儒者氣象便需從此做起蓋
恥惡衣惡食并非求安飽之謂朱子云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
[illegible]惡馬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
出諸其戶者此輩人何嘗不徼幸成功以言乎道則遠矣

君子章

君子胸中只有個義無適無莫君子胸中並無此成見此是從
衆人看出又需看得適莫亦是好義一邊人則君子身分更高
[illegible]也譬如寬猛不同有專主於寬者有專主於猛者

[illegible]後世摸稜持兩端之類如此方
[illegible]解之置之圈外竊意事到面前
[illegible]安得兩舉而空之除却可與不可
更[illegible]人之無可無不可則隨其所化裁無非
[illegible]無可無不可之後又求義以從之乎前注之意大
率謂君子之於天下無有專主而倚於一偏者亦無有不立主
宰而騎牆以俟者要惟義之所從而已引謝氏說只為適莫二
句之下需有一折不可適無適莫便是義而可不可之解畢竟
不如前注之善又按呂氏云適主也莫無所主南軒云適是有
所必莫是無所主語類云言無所定亦無所不定皆前注之意

懷德章

懷德則有不憚艱難困苦以成其德者懷土則不能矣懷刑則
有不入不居避位辭祿以全其身者懷惠則不能矣固是兩邊
分界絕遠然小人句只是君子之徒一轉念便謬以千里耳

放於章

利字該括甚廣即日用飲食語言動作小小占便宜處都是

禮讓章

若無禮則國亡矣豈但如禮何聖人之言正為有禮之國探本
而發周禮敗於兩王氏只為不從心性中流出便奈何這禮不
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若儼然有豐亨

豫大之象僞者固立盡即真者亦難爲繼文王治岐之政百度
具舉何所不足然而視民如傷只此便是禮讓真源所在天下
事常覺不足則自保者固而入人者深舜之贊禹只是個不矜
不伐便包括許多　先王制禮從心性中流出恰與一代之心
性交相水乳後世聖人行之亦是心性中自有若合符節處所
以愈變通而愈合乎先王之意者正以其得乎禮之實也若但
以禮爲奇貨牢籠天下鉗制羣口正使依樣葫蘆分毫不錯內
無心性之美外多忿戾之容讓字源流早已兩失之矣可知夫
子揭出個讓字正是鎔液禮字的一座洪爐

不患章

程子謂求其在己是恐人誤看求字仍墮入爲人坑塹裏

參乎章

一貫自是天地之理本來如此聖人之心全體此理至誠不息
故能與天地相似若說作心體之妙用便與聖學相隔萬里忠
恕二字是曾子舉其所得力者言之徹上徹下作聖工夫莫切
於此大學之明新中庸之中和皆忠恕也聖賢一脈相傳無非
此理所謂天地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其源頭一切
在此解者於自然勉强之說兩相轇轕玩注中先補出無待於
[illegible]一語方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可知是就學者
[illegible]處說言從此推致其極便見一貫而已矣三字方有

[illegible]武[illegible]圖外識[illegible]語所謂動以天者蓋指其自
[illegible]者言之只此便是一貫直[illegible]向上節去此曾子言外意[illegible]
語[illegible]道句下忠恕而已矣句上盡有含蓄意思在是[illegible]
然與勉强中間諸境懸絕處通開路徑使學者有個下手處
夫子所謂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名之者是此
意而言之天地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合下便是一貫學者之忠
恕做到盡頭便是一貫分量固各不同源流要歸一致需是分
得開方合得攏若在曾子口中一直便作自然說則是沒頭[illegible]
面之禪機且既如此則門人皆可與聞何必獨呼曾子轉借一
人下注腳耶需將一貫忠恕源頭看出本相水乳處則分量不

同與源流一致橫說豎說離著說合著說無不水乳矣蓋惟其性命源頭初無二致是以工夫節目其趨一轍聖人教人亦各因其所自得者示之語默早晚親炙私淑雖若不同要之皆須真積力久方能自得之方辨默契斯言非是教者憑空懸掛此一貫道妙逢人付法學者憑空想像此一貫道妙百計參求也類於三省章說及此章忠恕最分曉盡本為學者做工夫處逐語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深也要知即此明彼正是曾子於一貫豁然會通處若首節可分疏節門人可以不閒若次節無實際即首節終成盡斷首節分量圓相正需從次節中勘出

喻義章

喻字有輕車熟路呼吸相通之意君子小人固是天淵然所以
致此者都曾然用工夫來雖欲倒置而薰蒸之不可得也何書不是同途共事而所喻各別故朱子謂只在一事上看喻則毫髮不肯放過亦毫髮瞞他不過人或跡若相左而其取之者更精巧是斷字各到盡頭處

見賢章

人誠銳意自修一舉目便有良師一回首便如夢覺方知聖人立教之妙然見賢見不賢何以稱停不錯需有前面工夫思齊內省何以初衷不負需有後面工夫

事父三章

四子書若將此類摘出編來便是一部孝經以其字字著實並無一語鋪排盡人可以自效做到至處便是仁人孝子雖庸儒者亦可回頭是岸然賢知者又更無止境卻只是一般話說此所以為聖人之言

不違者不違其幾諫之初心也既不敢期必以顯觸其怒又不忍怨置而陰保其名此是大孝終身慕的慕字根原聖人卻從

敬字寫出方是表裏俱到

一切可危可幸之情狀正須從在字著眼

胸中情緒千百言抽揭不盡聖人卻只兩語道破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懼兩字大舜生平又只以一字括盡所謂慕也慕者人子一世之深衷喜懼者父母百年之情狀慕是太極喜懼是陰陽

古者三章

此三章一意前兩章是從旁人眼中看出後一章乃從君子意中代寫　需看到三章一意則中一章約字方看得的確朱子所謂收斂近裏著實眼光正在前後際　只途徑占得太多則眼光心力便照顧不

□人事若方人品不一定盤星捴掛不訥言敏行若截然說作兩件則無而字交關處若渾然說作現成則無於子推暨意　□兩字納得聖人言近指遠之妙知此則欲字不需另作疏解只而字便是欲　是欲字直致處於字便是欲字橫致處

德不章

易中說德不孤與此處文義自別故朱子不主謝楊之說然不疑其所行一語卻正是此處不孤有隣根原所在謝楊未之及也夫人己一理是以交感一氣自家實在不疑其所行則人亦不疑其所行矣故曰德不孤必有隣

事君章

辱且疏則良言不可以再入矣固君友之絕我亦我之自絕也

子游此言立意良厚不謹斤斤為自全之計需看透此一層

公冶章

一是夫子以其子妻而遂言其故一是記者因夫子以兄子妻而追述其平日贊之之辭但看三復白圭亦是記者追敘之法至於兩人言非一日事非一時類而誌之亦可見聖人之無心不棄微賤亦不遺貴介也　兩人皆以刑言此是從春秋亂世中鑒別人物而教化亦行乎其間妻公冶則獨亢者可以深懼妻南容則保身者可以見幾且以如是之人而不免於刑以如是之人而僅免於刑秉鈞執法者亦可以知所愧厲矣

子賤章

夫子是先下贊語後紀其實而紀實處却又以反言作觀注則直解之曰子賤蓋能親師取友以成其德者需明白注語之巷實方體會白文之變幻不則非死於句下即強求言外耳　家語作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語意顯然方知注不可易

子貢章

前章魯無君子句君子不必定是魯人蓋人材之萃於聖門者如子貢便是君子中一人故注以親師取友為說子賤之能取可以優於宰矣子貢之瑚璉則三鄉之選矣故記者類及之又朱子云商容子賤之許以君子皆大概說如言賢者之類不可因注中子貢雖未至於不器之說而遂以子賤可為不器之君子強分優劣也語類亦云子賤未能強似子貢

或曰章

春秋時人物大抵以應對為能習染既深遂至佞字都看得是好物事了所以或人衡口而出夫子深折之見佞之非不可以此應而仲弓不佞之賢其於仁不仁未暇置辨然巧令非仁木訥近仁則仲弓之請事於仁亦可見矣　令尹章仁字朱子引延平當理而無私心之說此注云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蓋當理無私就行事說是表裏如一全體不息就終身說是始終如一勉齋謂全體二字已足括當理無私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當理無私心五字未盡之旨朱子下語之縝密非覲灸

愚按言恕亦仁最難言粗言如管仲之不以兵車亦可謂之仁聖言之難忠清者未可信其仁非當理無私不可謂之之全體不息不可謂終身之仁推本言之雖天之命於穆不已之下之仁也至誠不息純一不已人之仁也統體言之義禮智信各到純粹至善處都是仁仁者生之理理之氣也覺言仁以活物言仁只說得生之氣心者還理而已謂上蔡以知覺常活則心即是仁聖人之從欲不踰氣花即理在也心逐於外物而失其所守便是不仁所謂覺與活者已遷移於客藏矣形而不知理亡即氣亡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分言之則有偏全之殊合而體之只歸一路蓋心之德其發見者莫切於而愛之理橫而充之便可蟠天際地便是全體之德此乃天德王道之源流發根歸抵都須從此勘透讀論孟者於此豁然即學廣義蘊舉此矣且西銘理一分殊之旨圓從此推出周子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亦安往不包孕於此也哉

漆雕章

曾氏見得道理有餘故隨處可以自得漆雕氏覺得自家不足故一步不得放安行一是廣大的分數多一是精微的分數多曾氏是從用處見得淵大故其體亦高漆雕氏却從體上見得親切故其用處不苟要之只是一段狂狷就其所見皆可進

於中行兩賢各自有分量而一歎一悅又自有聖人的分量需說來是賢者身上事是聖人意中境是賢者一路之明是聖人全體之相絕過火便非賢者分量絕不及人失聖人分毫注斯指此一理言需知此理是何理終不成是擺脫仕字另尋個理指只一理而言却難信所云斯者便只是明德新民的相關源流二致處理未能通徹了了已德之明未敢必新民之新否未可知此謂篤志此謂見大意此謂不安於小成即斯民之萬千道理都於此章不得謂見大意斯字看得淵大未信若從民之仕也斯字看得的定只可仕便害有未信處合併說在來只歸一路方知諸儒下語與緊處滴滴歸源

道不章

浮海從由注以為假設之言者蓋本商量營度之疑詞既自傷行道之無地且亦因以試子路也子路見義必為却是於義上先生可浮海死猶結纓真過是勇然中悃非可逃之地公非當事之人無所取材便是不得其死源頭

孟武章

治賦為宰等事若使聖人為之即此便可見其仁矣三子皆曰可使云云不知其仁者不是說除此以外難信其仁正是說即此優為之事仁固不可知也但看冉求為宰終不免於聚斂可知仁字正從就裏說　在孔子則會計牛羊都是仁在三子便更張而大之亦未是仁然曰不知其仁者亦非是說他竟不仁但純雜消長不一不得概許以仁耳　舊注以千室為卿大夫之邑疏遂與百乘合而一之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夫一同之地何止千家且采邑在都鄙不應以十起數千室乃鄉遂中大邑耳應屬公家若百乘則都鄙采邑所出方是說卿所以集注分言之治千乘之賦便是一國之司馬然司馬之所以治乎內者三郊三遂之兵而已千乘之賦其分屬於鄉以下者皆出於都鄙之井田周禮所謂家邑小都大都者即萬乘之賦之所分屬惟公田之入其上供於天子者各有常額耳天子諸侯既有鄉遂之兵以衛宗社又有都鄙之兵以固疆圉卿大夫以下各索其所賦以待徵發是故內無藏甲之虞外有禦侮之實而又以都司馬治大都小都之賦家司馬治家邑之賦都與家皆繫以司馬之名而同聽於國司馬然則司馬之所治實兼內外而綜理之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則言外而內可知矣且凡言千乘之國皆不言郊遂而郊遂在其中矣凡言千乘是提都鄙作綱領說言三軍言方百里皆是提鄉遂作綱領說愚雜論雖多其扼要皆從此看出

女與章

聖賢言語有耑言知者有耑言行者行處閱歷得多則知處益親切曾子是也惟其知到十分所以行到十分顏子是也自此以下行處多一分知處亦多一分閔子子賤仲弓是也知處高一分行處亦高一分子貢是也隨其姿分各有入路究不相離然聖賢從不以知行合一之說籠統教人如小學之教先孝弟而後學文大學之教自格致至於平天下似乎知行各有先後然世未有不知而能行之當者聖門自顏曾下聞一貫者卒推子貢以如是之聰明而不敢稍溢其量則其檢身之密行處可知此夫子所以亟進之也　讀此章又需見得聖人造就人才如天道之賦予萬物使之發榮滋長而不能自已　聖人教人雖資稟不齊皆各發其端使之漸入不肯代為疑詰廣作推排使聞者不勞而坐獲蓋世間道理未有已不勞心而全憑耳受可以自得者體此方知聞一兩字之妙顏淵子貢天分絕高即下而樊遲亦是聞一但所謂一者各有淺深耳　舊注作吾與女俱不如以慰子貢則是以鄉原視聖人也

宰予章

或以寢為寢室之寢謂若禮經所云晝居於內者故伊川有耽惑之說又以朽木糞土為質惡朱子皆不然其說故以志氣昏惰解晝寢以教無所施解朽木二句

剛者章

中行是顔子一般人狂狷是曾點漆雕開以下人剛者近於中行而有跡却是狂狷以上人曾子子思孟子都是剛者非此一輩人擔荷聖人之道不起以法天道則君子以自強不息性分之本然也以持世運則君子以獨立不懼人事之當然也易衆中此兩處便是剛者 申棖若是個見利則趨見害則避的人雖或人亦不信其剛正為他頗在正路上馳驟急於色取而以猛厲之氣持之擴善之慾其慾更深此是聖人洞見肺腑處故謝氏以悻悻自好言之 中庸將義禮都併入智仁項下乃增之以勇而曰三達德論語又屢言之乃知聖人作易則扶陽而抑陰思及門傳道之人則曰未見剛者只是一個意思若釋老

之學一味以柔為主此是天道否泰關頭便是人道門墻界限蓋剛則自強不息及其久而後太和元氣形焉老氏之柔只是善退所謂守雌守黑者是矣釋氏之柔慈悲是矣退到極處一進便抵他不住慈悲到極處却使人至於舍身滅倫吾儒之剛變為柔那柔便只是剛之於穆不已處釋老之柔變為剛則橫逆不可當矣此聖人所以思得剛者而曾思孟之所以一脈相傳也

我不章

子貢不是飾無為有只是特說容易了所以知其未及程子分仁恕說朱子謂只是生熟難易之間蓋以恕求仁猶之以忠恕求一貫是一條路徑却是兩般地位 朱子疑子貢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此說看來實是如此蓋子貢只是從近取中說到自然境界只此便是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的分量緣他識到而力未到故不自知其分量之懸絶也

夫子章

文章性道本源一致得聞不得聞是過來人分疏與人看不曰夫子之言文章却說可得而聞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却說不可得而聞從此叅出兩樣分明是兩樣一致分明是一致得聞性天之時即夫子之文章無處不是性天未聞時則雖夫子之文章未嘗離却性天然學者但見其為文章而已子貢之

學由博而約自外而返於內與學識章正相表裏 文辭可說聞威儀不解說聞如鄉黨一篇彼此互記故可聞性道罕言是頭一層若一貫豈不是性道源頭聖人需不是悄悄付法然而曾子自唯門人自惑又是一層 性天道本是一串著個與字便是分開說朱子云性便是自家的天道便是上面一節上面有個腦子下面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可知正需分說方知一串耳

子路章

形容子路僅三語如環無端無一語落脚而含蓄不盡聖門文字之妙如此 顔子服膺弗失其勇力豈必強似子路只是擇

善處大段得手蓋擇之精則不但是非純雜了然䏻次即先後
緩急亦可從容次第行之矣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長處在
此短處亦在此聖門記錄之妙寫一面面面都到 象山謂顏
子不會學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弗失善則一矣何用更擇
又於此章謂子路一聞之外何用再聞朱子云便都與禪家說
話一般了

孔文章

聖人天地之量其於已也大行不加其於人也小善必錄無其
量已有善張而大之人有善聞而疑之況其人之本可疑乎

子產章

四項分開是各一事合之則惟其有行已之恭是以有事上之
敬惟其有惠民之心故得使民之義本領經濟一齊俱到非是
小小許可 圈外吳氏說需活看夫子稱子產屢矣文仲多貶
辭固不可謂文仲之優於子產也

晏平章

惟其敬是以能久惟其久乃知其敬兩邊圓相都在裏許

居蔡章

躋僖公則暗於君臣之分祠海鳥則迷於祭祀之典其為不知
甚顯明然而冠之以作虛器者何也於其所不必為者而沉溺
焉則沉溺於其所得為者接踵而至矣此夫子所以釋三不知
之言也竊位乃三不仁之最大者居蔡乃三不知之最微者故
夫子皆提而論之

令尹章

論伯夷比干則仁不在忠清之外然忠清者未便是仁 聖門
仁字有粗言者有精言者子路容易以不仁疑人故夫子因事
而不忍沒其仁粗言之也子張容易以仁者許人故夫子因仁
而不敢信其事精言之也 必舉他後來不好處以證其非仁
猶是從形跡上定奪正就他現前好處不敢信其仁方是難辭
向裏處

季文章

味程子語意言為惡之人全不悔悟無所用思思則或驟發於
初念之誠或戰勝於兩可之際故曰有思則為善矣至於再則
初念者更無轉念而可者歸於一可可以決然行之決然斷之
矣故曰已審一思再思俱兼兩層說義蘊較全三則轉念必生
而一可者終歸兩可矣

甯武章

則知則愚不是武子意中定要知定要愚只是旁人從事後看
得如此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所謂愚者固不可測也 此章
愚字與尋常愚字不同蓋即智勇之所以深沉者也故伊川以
沉晦免患言之若比干則沉晦不得定是死諫故曰亦有不當

愚者比干是也夫以比干之死為非愚則武子之愚可知矣集
注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八字尚未正解愚字乃是他九世公
族夫義分明正愚不可及根原所在凡其所處云〻亟濟其君
辨是詭思不可及要之夫子此言正與說回也不愚相似世間
一種偏僻議論輒謂從古忠臣強半以愚昧成之不止不識此
并廢字已看壞五常智字蓋凡身殉國難之人皆非大義分
明不足辨此惟以尋常奸黠者比之乃謂之愚然視死如歸直
播於世則愚固不可及而況晦以免患即愚更不可及耳聖人
固不以成敗論人然激烈而敗者青史猶誌其忠豈沉晦而成
者尚不高人一等耶正使沉晦而無成其視激烈而無成者孰

可及孰不可及耶此種議論皆是欲直從誠意起手抹殺格致
生來而又假聖賢不以成敗論人之說埋沒此章大義雖程朱
朗朗言之毫無疑竇亦坐不信矣

在陳章

夫子三至陳生平禍難強半在此天意可知歸與之歎記者故
以在陳冠之夫子行道之志常欲使天下無一不得其所道既
不行則七十子之徒亦欲人人成就之其中自有可以傳道者
當時顏閔四科相從陳蔡一面教訓一面閱歷知所裁者多矣
而七十子之徒多在魯其狂簡者尤為可念也吾黨之小子五
字盡未及從於陳蔡者人人都在裏許就中挺出狂簡來說則
狂簡而下其不及成章者尚多聖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方見
無一不得其所的志願却是從知所裁後檢出個傳道的來
伊川以為此蓋使諸弟子分輯詩書之類聖人欲歸而裁正之
又是一說

伯夷章

不念舊惡而向夷齊非有事實可證人亦解從微顯闡幽處說
但不念句猶可懸空說得透徹怨是句便杜撰不來畢竟未相
水乳需知善善長惡惡短乃聖人分量因為鄉原者既全無分
別而狂狷一流又處之太過伯夷叔齊聖人特地選擇出古今
第一個惡惡的人來然推其心亦必不念舊惡也人能如此便

是與人為善便是成人之美勿論養育人材轉移風化養天地
和平之福是多少大器量即怨之者亦必希少縱末句只是就
中抽出小小效驗與人看耳聖人之不念舊惡豈但為寡怨地
而已乎如此則怨是用希句不但苦粘住夷齊不得亟苦粘住
不念舊惡亦不得一切圓相都出矣

微生二章

而章類記皆所以維直道前是伐不直之萌芽後是斬不直之
枝幹　微生高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即莊子所謂尾生

顏淵章

顏淵季路侍不以齒序便是從志上肩差乃記者史筆　子路

嶄頭立儒亞於夷惠者也顏子便是王道本領後世英雄事業
無論純雜只一點矜氣隨地湧來戡之聖人則子路尚存人我
之形顏淵未泯有無之跡要之地位儘高　子路思濟人顏淵
則是克己夫子之志從欲不踰者也　三之字辭氣渾然一切
事業不必定納入聖人甲裏只如此世界也自心滿意足方是
言志方是聖人分量　語類一書言有先後記有精粗如此章
之說子路需是有個車馬輕裘一段便是早年議論又如當時
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一段定是晚年議論其記錄亦精平
心往復便自見得

已矣章

國策有云此之謂戰勝於朝廷內自訟則伐謀誅意人莫能與
此之謂戰勝於天君

十室章

以十室之邑觀之邑不必定屬城市凡村堡所聚多少不一皆
可謂之邑但居其中者必與受田之處相近耳金仁山以四井
為邑凡三十二家十室甚言其少不滿三十二家其說非也十
室之邑即同溝之十夫相聚里居者　此忠信非盡已以實之
謂只是天然誠樸的人夫子何至與鄉人較優劣蓋謂十室
之邑亦必有甚焉小學者大學之所自出質美而不好學則雖
學焉而無以異於鄉人也　注疏引衛瓘讀焉字屬下句朱子

正之

雍也章

子桑伯子是個遺世傲岸之人夫子就其人而評之原不與上
文南面相蒙而仲弓却是借證語類云夫子所謂可亦是連上
文意思說者蓋緣仲弓本有個簡的規模因謂此人之簡亦稍
可非謂其可以南面也仲弓却是借南面以發揮簡字之不同
耳敬是自家整齊嚴肅細大不遺至行之於民只在挈其綱領
不可煩碎需見得敬與簡不同而相濟處且與修己以敬便可
安人安百姓處地位不同不可道一敬便了

哀公章

不遷怒則感觸不足以戾其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矣不貳過則
物欲不足以斲其性而天下之大本立矣只是克復到盡頭處
故朱子以為好學之符驗　韓子謂生於其心則為過不貳者
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此語粗言之
只是克伐怨欲不行若精言之便是慎獨之功矣喜怒哀樂惟
怒最難中節顏子不遷怒則其餘可知因思所樂何事此語吳
作忝頭要只是事事中節則通體是一團和氣安得不樂　注
引天地儲精一段即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也全是太極圖中
語意然周子末後只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程子却說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則語益加

詩入德之方所持循對焉學中庸之道舉此矣又按五性感動或以為即剛
柔善惡中之五性白虎通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又言
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然則五
性之名由來舊矣故自漢鄭氏唐韓氏歷宋周子程子其說皆
同要之仁義禮智信每一項下皆有剛柔善惡中之區別五性
感動自屬五常之性而善惡分萬事出則所謂剛柔善惡者也
聖人之立人極則所謂中者也通書之旨已包蘊於此矣又按
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德陽變陰合朱子以氣質言之然水金
木火互為陰陽而不及土者何也仁義中正即仁義禮智聖人
定之以四德而不及信者何也解之者曰仁禮木火之陽而動

也義智水金之陰而靜也聖人動靜交養而尤主於靜是則然
矣然愚以為就四德而言之則水金木火互為陰陽不言土而
土無乎不在焉統五德而言之則水金木火雖互為陰陽而皆
不離乎動土則成位乎其中雖交通乎四者而實則主乎靜然
則聖人之主靜也亦曰土也信也信則誠而已矣而誠之為義
就四德而言之則誠者太極之藏於信而無乎不在者也所謂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之本然也故又曰大哉易也性
命之源乎統五德而言之則誠者太極之通根於五氣而不可
須臾離者也所謂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人事之當然也故又
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通書之首周子以誠上誠下分

篇條理井井要即主靜立極之注脚雖先儒之所不言聊存之
以備一說

子華章

聖門之徒無不守義者但或知其一而無以變通拘於已而不
近人情則經而無權是以不適於中如冉子之請義也繼富義
之未精也然使聖人遽以是責之則猶夫冉子之於義也請與
不繼富皆經也不繼富而仍兩與之而所謂不繼者即寓於兩
與不多之內則聖人之精於權也原思之辭多自度其家之不
必取盈義也祿不當辭義之未精也然使聖人僅以此責之則
猶夫原思之於義也辭與毋辭皆經也進之以鄰里鄉黨廣其

惠而不害其廉則聖人之精於權也當時冉子若不五秉原思
若不辭則聖人固可以無言蓋聖門之徒其不敢自匿其心而
因以得受聖人之教者如此聖人之教人其裁之以義隨其變
化曲折而莫不示以中行者又如此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仲弓章

此如詩之有比到底不曾說破或仲弓退而子言之或與門人
論及言之引喻之辭有何嫌忌然則以麟鳳比人者獨非禽獸
其人乎舜將徵為天子四岳直斥其父母為頑嚚豈惟不足以
病舜又何足以病瞽瞍耶

回也章

三月不違幾於全體是仁但於不息上欠分毫日月之至此一時一事之仁非不當理無私旋即汩淚是則全體有虧矣可知當理而無私者聖人之全體大賢以下則分多少久暫全體而不息則聖人之仁非大賢以下所及也　不違仁如行路然不疾不徐只恁從容底去卻不見追趕的形跡與遲迴的意象違則譬如稍緩一步便落後一步便需追趕上去只這追趕便是片時未與之一落後時不覺轉是追趕時覺得稍急一步便過前一步便需遲迴些兒只這遲迴便是片時未與之一過前時不覺轉是遲迴時覺得蓋顏子只爭些微過不及不是私欲一起中間忽然一斷　或問云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為何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無待於不違而常一　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此便從不違處看出違來可與集注互相發明至論日月之至顯與集注相背參看語類可見凡朱子說不可隨便引來需是四面探討磨對方不失一定意思　呂氏養氣之說初看儘動人非朱子辨之亦無由見他差處故惟窮理而後知言　勢異說以攻朱子有目者知之執朱子未定之說以亂其已定之說雖明者不免此今日讀四子書之第一關頭也

季康章

若論為政則有全量需是允文允武不剛不柔從政則尾諸卿之後進則可以論難退則奉指揮以各司其所屬而已一德一

技皆可效能惟在秉鈞者不違其才耳三人中卻是子貢見識濶大是季氏牢籠不住的子路果決故亦用之不然先儒有廉子意在冉求之說是也　聖門自顏曾外惟端木氏與閔性天一貫之旨朱子稱入聖人之門者亦但舉此三人端木居魯最久孔子沒後又六年其與曾閔皆終始不仕季孟意其晚歲遊諸絕高超然物外其達也無盡藏矣宰信陽相魯衞亦無實跡可證若史記所載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之事詭譎不經且自魯而齊自齊而吳自吳而越復自越而吳而後之晉道路幾何歲月幾何諸大國皆頓兵以俟之此直塗巷演義之談而子長錄焉何其惑也

季氏章

宰亦不同有公家之宰有私室之宰論語所載若武城莒父應屬公家之宰又若孔子為中都宰是也其冠以季氏者則私宰也想見當時公室之宰亦牽制於季氏不樂令有才德者處之以張公室朱子有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之說曾閔之徒若魯君能用之如武城莒父之類未為不可然猶恐受其牽制終身不出況私門乎閔子之辭不惡而嚴健而悅決而和真有德者之言家語乃載閔子嘗為費宰蓋後人所附會者不一而足也　此當與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參看

伯牛章

癩疾之說出淮南子 伯牛以德行稱而論語別無事跡可證獨記此數語因思此篇凡二十八章四科之徒無不與焉以德行則顏淵凡三見造詣備矣閔子以出處見伯牛以疾病見仲弓亦再見閔冉存亡不一皆與世辭顏子王佐之才仲弓列侯之選一未永年一終卑邑蓋皆傷之也言語政事文學則宰我一見子貢再見冉有季路因問而見又各一見於子夏則勉以為儒於子游則樂其得人二十篇中無若此篇之備者豈記者因前篇在陳之歎而類及之與

賢哉章

蓋凡夫子所以教門人之所以與我者顏子窮理默識觸處洞然及至應事接物又毫不與之相戾道心常勝而人心退聽此其所以樂也然何以驗之疏水曲肱是夫子自驗處樂在而境隨之也簞瓢陋巷是夫子驗顏淵處境雖不幸而樂不可易也仲尼顏子安勉之分而已矣安則與天為一矣勉則不敢違天矣所樂何事樂天而已矣 降而言之若以簞瓢陋巷為可樂而樂之只是巢許一流精而言之若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又只是堯夫一派堯夫終日在天理上玩弄直把道做一物從而樂之程子謂顏子不是樂道者正對針此一項說蓋顏子則駸駸乎與道為一矣程子又謂顏子所樂者仁而已蓋惟其不違仁是以能不改其樂此是推本說程子謂顏子不是樂道可知亦不是樂仁仁則道在我而樂生矣不違仁則樂天之漸矣

冉求章

一日數步行可以萬里道適燕而南轅六轡無良遶團團磨邊牛大抵壯非少豈不行萬里咫尺不得到學道志苦卑老影回燈照可憐邯鄲兒出門西向笑昔年曾作此詩都不記憶讀此章忽如湧出只一畫字若能痛自檢點一息尚存猶堪中夜起舞也

子謂章

卜氏規模合下便是儒者聖人此語正是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兩樣儒自旁人看來幾無些子不相似處直追向裏自有一個真君子一個偽君子偽者直斥之為小人方知儒行之嚴此輩更無躲閃處

子游章

自天子宰相至僕隸輿臺雖所得之人不同未有無其人者得人二字就子游說則一邑之所係就聖人說則亦吾道之所屬滅明卒與子游共師聖人其為同升諸公不更大乎 學術事功都是捷徑兩字害事若非豫養於平時不免徘徊於當境需知非公而至者亦只是圖捷徑耳子游稱滅明是兩事此併說來只是一事

孟之反章

是役也冉有用矛入齊師其功在之反上進之反亦所以況冉有而使其不伐也

不有章

經此章因衛而發鮀衛人朝自宋召至衛夫子居衛最久目擊而心傷之蓋不得已之言也　舊注以無其佞而反有其美為難免義理語氣一切不合矣

誰能章

出必由戶人之異於禽獸者此亦其一端也道不離人日用行事其當由者多矣何莫由斯道也人之為人獨由戶一事異於禽獸其亦可危矣

質勝章

此處文質皆就外面儀節上說所謂質者非忠信學禮之謂只如揖讓應對間太簡樸便是質勝太圓融便是文勝需是加損益之功使彬彬然各適其中然後可幾於成德之君子玩注云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則彬彬二字正就學者損益得宜處言之非以是責君子也　一切文由質出及質為主而文為輔之說皆欲周旋聖人言語令其密緻不知轉踈耽耳　文質二字名義所由都從禮上見得如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此亦內外言之也如尊親是質其等殺便是文皆出於天理之

自然此便都從內面說商尚質周尚文此便都從外面說出并謂商尚內周尚外乎此節書若截分內外以忠信為質儀節為文則忠信勝於儀節何遂至野又豈可使忠信儀節稱停一樣而謂之彬彬耶注中損益云云忠信可損耶又何自而補耶故此節文質斷然都從外面說方無滲漏　文質彬彬不期然而然者君子也損有餘補不足學為君子者也注中此六字是從然後二字體會出來如此則彬彬向自然景象與勉強工夫一漾在內　謝氏謂此觀人之大要朱子以為無矯揉用力處夫卻聖人本旨要之檢身為主而觀人之法亦在其中謝氏語往往主張過甚反挨卻立言佳處

人之章

君子敬以直內正以生理本直也一切道理都從有生之始帶來人生有涯便做出來不愧當身一聖人的事也做不了前後許多聖人的事則亦直者之無盡藏如木之長水之流不可得而遏也順而達之猶莫能窮況逆而撓之則生理絕矣從古聖賢只是不愧此生耳脫然有悟便無處不是西銘骨子

知之章

知之至則好好之至則樂矣總是從知起知之者三字先需看到築底盡頭處卻回轉身一步步長出來方不負此一知耳

知得了需是行好則深造不已樂則逢原之候行處漸進則知處亦漸進好只是知之閱歷處樂只是知之純化處

中人章

不是將兩樣道理比較個上與不上即此一理中分淺深耳知說者需是曾子方語之以明天察地若向下一般人只說得定省溫清就此定省溫清中何嘗無明天察地之理只是其人之材質說不到此耳

問知章

逐不在敬之外且知再三實是不能速便是不敬只是一個義利關頭知者見之明只走一路仁者守之定更無轉念耳居處恭章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克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此以由己及人之次第而言使學者有所持循也若樊遲請問之先後圖難聽夫竊以為愛人知人是知中舉其甚用之大者姑開端以俟其請益而遲不能也此章是就仁知中舉其致用之切者其後乃不問知而專問仁然後反諸身而約言之使之有所範圍且深悉其好問而不思泛涉而無實啟以雖之夷狄不可棄決斷之先後次第或當如此凡朱子所引衆說或但取其建立民彝與開導學者如管仲非仁章及唯上智章所引程子之說之類皆不必盡合本文正意不必盡與本注相符讀者所當先考其同異然後有以深悉其并存之苦心朱子嘗答學者疑問謂莫管只要求其合此等煞有關係未應圖看過亦未可強生支節也

樂水章

孔子言知仁屢矣中庸以知仁勇為三達德而論語亦再見之蓋知屬知仁屬行故義禮信都包裹在內勇則勇此知仁而已

但說個知仁兩字在五德則統五德在三德則統三德此章單說知仁要需探取源頭所以夫子從樂水樂山說入是將這義理從氣稟上分出來看蓋天地之氣聚於山水山水之氣聚於人動靜樂壽先需從山水內看出水動而山靜不盈不失可謂樂矣不騫不崩可謂壽矣天地流形之氣只是山水兩事相為表裏天地貞元之會只是仁知兩事相為表裏山水萃天地之氣以生人自然有此兩項之區別故此節書動靜兩字是主宰而樂水樂山又動靜兩字之星宿海也　此只是規模氣象大概如此其中人品高下差等不一都在裏許不必專指純粹者言　注動靜以體言語類謂是就那人身上說

齊一章

以太公之齊亦需一變至道況桓公以後遺法盡矣其習俗之入人者深雖使聖人為之亦必消傳許久方革得盡猶病者之先攻後補也一變至魯非必規規然似今日之魯只是從強處消融下來便似魯國一般耳　接淅去齊遲遲去魯其不肯變則一而變魯之心尤聖人所極不忘者故此節語氣雖平列卻注重魯一邊魯君臣自安孱弱遂漸苟且做去未必不羨齊之彊大豈知齊一變乃可至魯魯一變便可至道耶

觚不章

此聖人感風氣之先悼人心之變即一以類其餘即小而傷其

大也

井有章

仁有以義裁之者冉有請粟是也有以禮權之者餼羊不去是也有以智定之者此章是也即此便見仁兼四德朱子謂仁是個生的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夏秋冬皆其所通貫此是從本體上看出仁兼四德又曰仁便有個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此是從發用上看出仁兼四德知此則仁道豈復有窮歩哉

博學章

顏子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文字是夫子刪討過的此禮字

是夫子稱停過的此章博學於文是自家方去博味於字可見約之以禮是自家將所博者從而要約之味之字可見語意不同如此所以同一博約彼云卓立此云弗畔也

子見章

真西山謂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其言是也愚以為其人可絕雖以禮來弗顧也此大賢以下之事也其人可絕其禮則不可絕若南子陽貨之見是也聖人之事也然聖人絕其人而不絕其禮固是時措之宜亦必有所因無因而見之雖以禮來聖人亦不可也　蒯聵恥南子之淫亂因得罪於父雖莫逭而情尚可原故後人有言曰人但知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子微意將啟其毋子親愛之端此語雖未知果當聖人之意否然聖人經權之用神化之機實有未易窺測者若果如此即衛數十年之大亂可弭此意尤非子路所知也

中庸章

中庸不可能雖大賢猶難吻合豈可槩責之凡民而聖人曰民鮮久矣何也正需從此句倒想入來見得歴世聖人修身範俗百姓昭明事事到恰好處人人可以與能則至字精神方有全相而為德二字亦八面玲瓏矣　中庸二字亦有理一分殊不同惟其理一是人人性情中所具雖凡民亦在裏許而聖人獨能造乎其極故曰不可能惟其分殊則各隨其資稟分限之所

能為而不過其則不敢過則使是中庸如孔子乘田委吏可為佛肸中山可往是孔子中庸曾閔决意不仕是曾閔中庸所以凡民又有凡民的中庸所謂可使由不可使知也然需是有聖人之教薰陶淪浹方能合天下賢知愚不肖使之各歸其所此意從民字看出可知中庸之為德五字理一分殊面面都到

博施章

立達二句若看得不的確便仍說向博濟上去聖門論仁故有事在不但虛言心體直致便是聖人分量事曲致便是學者分量事而其理則皆於心體備之其事則安勉皆可造乎其極貴賤皆可乘乎其分當理便是仁當理之極便是聖反而推之以

盡其理便是恕。上說二字若如時講主教養說則仁字分量
不完全仍墮入博濟界內轉落偏旁矣朱子謂皆兼內外鉅細
而言又云立是安存的意思達是發用的意思又如在此住得
穩便是立行便要到便是達　朱子謂非禮勿視及居處恭等
語便是說得仁前面話其言也訒及先難後獲之類便是說得
仁後面話只是這中間便着理會仁之體可知論語只此一節
是狀仁之體　仁何以能統四德仁只是生之理五倫都從這
生之理上自然鋪擺出來天地先氣化而後形化氣化是星宿
海形化是百川四瀆父母為人有生之始氣化形化一併在內
故天地父母其理一致　氣化遠而形化近故人與父母相似

者多與天地相似者少雖是有遠近多少之別大概都不曾脫
離所以都具此生理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而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兄弟則與我并生於父母者由朋友而上之為尊賢由
朋友而下之為民物皆與我并生於天地者君臣則所以成就
此生約束此生者從五倫上見得端的則五常之性方有著落
五倫形下之器也五常形上之道也即器可以觀道器不一器
道只一道道不一道而有生之理則無二致此仁之所以統四
德也解此則立達源頭既譬分量只是一滾而出

莱根堂劄記

論語三

孝昌　夏力恕　著

述而章

古不盡可信夫子繫易刪詩書定禮正樂則其不可信者固亦
鮮矣惟其可信是以好是以述此一字是聖人絕大本領求乎
闢一太極圖而紛紛攻擊訂一大學而執古本者至今未艾正
坐信不及耳　老彭王弼云老聃彭祖龜山謂老氏以自然為
宗謂之不作可也要之述字何等重大則不作者豈自然無為
比乎故朱子不主其說

默而兩章

事業有限性量無窮譬如器之盛水隨小大而注之無不溢
業也性量則挽江河之水不足以溢之矣以事業言在堯舜
能更溢於堯舜在孔子不能更溢於孔子然而常覺歉然若
性量之無窮也　兩章臚列各是一事然兩首句畢竟是綱領
前章便是大學規模後章便是中庸次第默識知止也不厭
不倦即明德新民之事也修德便是誠身講學便是明善徙義
改過便是己百己千弗能弗措　學之不講聖人有憂後世乃
以講學為支離則禪悅日深矣又斥為偽學則黨人滋禍矣但
看此章立言之序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世固未有不講學而
能成其德者亦未有德不修而其所講之學能取信於天下後

世者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此則學之不講而德之所以不
修也此則德之不修而講學之所以騰口說也騰口說則不但
無真聖學亦並無真禪學不過經紀客貨而已頃年愚曾有詩
云商商而賈賈安坐盈其囊客帛我妻曳客玉我琳琅物價等
氣候咳唾生陰陽四海固殊俗茲事如同方吾聞學道人名實
不相當朱朱復陸陸賈賈而商商哀哉奇贏術坐者賢聖堂耳
邊有良驥蒼蠅時傍徨蓋慨乎其言之矣

燕居章

經云燕居告溫溫可知此節只是形容聖人中禮處　朱子謂
鄉黨篇是以有事觀聖人此節是以無事觀聖人又云但得

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個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
知都是敬中流出申申夭夭便是燕居之恭而安　非顏曾
[illegible]木之徒不能如此形容曲盡圓相精神寫生手段合同而化
若只隨口稱贊聖人終是一邊說話　如此節及鄉黨篇乃夫
子之文章及門所雜記者雖非親炙亦可得聞非聖人一一語
之也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若一貫之呼曾子滿堂皆屬
耳焉而無一遠者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凡聖
賢言語需參互考證乃實見其所以然

甚矣章

此當與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參看蓋周公之道既衰
於僭逆之子孫孔子志欲行周公之道復衰於反魯之歲月衰
字雖不同科然孔子却不小小是歎老

志道章

志據依是一串上事游又是一項事工夫在三者之前其效驗
則始終表裏即物而存而涵泳從容與年俱進志據依境地自
高然學者猶可見到惟游藝句最難理會故知前三句是一氣
說出下句又是一氣說出　道是公共的德則在我矣仁則在
我者之純粹以精也　游於藝恰與說成於樂相似游藝字更
得較寬廣完密在初學則言格物在成德則言游藝要只是
一串上事

自行而章

是說有來學者無不教然使并束脩而捐之便是墨道更不
其誠否矣聖人之仁愛自有禮以節之　上字不應作去聲
讀音義偶缺故或疑上即來學之義考諸注疏不然也蓋以束
脩禮之薄者學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　次章承上
言雖未嘗無誨而亦有時不誨者正使其自得之乃誨之深者
也　憤悱則心有入路方可導之使出能反則心有出路方可
引之更入出入兩字相與循環此教學之所以相長也

子食章

此記者歷觀而有會聖人非有心也

子謂章

行有行的事業藏有藏的事業本領却只一串行得藏不得行處亦有限藏得行不得藏處亦有限濂溪令尋孔顏樂處誠能於所以行所以藏蓋所以立刻要行便行要藏便藏者搜尋得出即樂可不言而喻矣　子路既見夫子與淵又見兩則字說得直捷正合着他行軍脾味不知行藏之道可以就一身一世說亦可以就一事說如易言師出以律律便是行傳言兵不戢戢便是藏即兵書處女脫兔之喻亦有行藏意思臨事而懼能退乃可以進好謀而成動者必根於靜如此則行軍之道正有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意思以此悟聖人之言無處不是一貫然夫子告子路之意却不在此只是就所短者告之而儆上

徹下實亦無所不包不言行軍而行軍在是不關會行藏而行藏亦在內

富而章

聖人眼見許多人物滚滚出沒其中故取喻最下使之一撥即轉可求也句下有無限含蓄在

子之章

不曰祭而曰齋齋所以祭慎之於始也以此推之曰戰曰疾蓋疆場之事不慎則不幸而至於戰陰陽之沴不慎則不幸而至於疾皆慎之於始也齋慎之於始則祭可知矣戰疾慎之於始則不幸而戰不幸而疾其慎又可知矣

聞韶章

夫子意中早有個無形象的聲容節奏既未得志行道無處一播覺向來屬耳者皆未嘗稔洽於心至於斯斯字是一是二是大舜空前絕後詣境便是聖人意中欲到的詣境朱子所謂怳然忘其身世者意正如此以聖人之聰明猶學之三月蓋愈學則愈稱於心愈久則愈忘其為舜樂為夫子之樂也此是不知二字真情實境肉味特借寫之耳正使夫子得志行道亦不需自出手眼所以告顏淵直曰樂則韶舞即此便見大公無我注疏以為訓作以斯指齊言不意作韶樂乃至於此齊也此只說得驟聞景况若無三月句則可矣

冉有章

冉有之問子貢之諾也懸擬大義所在夫子定是不為特以目前儼然衛君矣既不敢質言因思讓與争相反倘古之為讓者猶出於一時忿激之為則夫子之為之者亦或別有權宜之處夫子提出仁字則拒父之不仁其罪上通於天衛君兩字子貢更不屑出諸口出曰夫子不為也春秋之法所為削則削者也

飯疏章

若聖人胸中定有個疏水曲肱之樂浮雲富貴之見亦不成其為聖人需知此章不是高一格寫正是低一格寫出以身為教欲學者勿溺於境遇而自失其性分之所有也賢哉回也章亦

是此意然仲尼顏子其所以高一格者於此亦可見矣　此章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節大旨相同只是有安勉之別然聖人現身說法坦然平易初不以是為絕高品第而岸然自異於天地之間也故此章需說得平易不可說成岸異朱子謂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不為無意便自可見

加我章

大過乃聖人質實之辭經權大用推勘到極頂處毫釐千里如受女樂更不從寬勸諭浩然便行若非出自聖人後世必謂不忠矣公山佛肸之欲往若非出自聖人後世必謂從逆矣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最大者只有安命立命兩事女樂之行見得天意不在魯便是安命公山佛肸之欲往見得周道之興僅此一線苗裔可望便是立命此種經權大用非精義入神行所無事安得不是大過聖人神明不測而易固可學故注云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語類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皆是過此義最精又云只是聖人不自足之意則集注刪去之矣

易之為書理數具備聖人分明說天數五地數五參天兩地而倚數何必諱言數其體則陰陽之變化其用則卜筮之吉凶聖人分明說玩其占說神物說四營十八變惟伏羲無文未詳所用若象爻象何一不為占者言何必諱言卜筮世儒必孔狹直疑卜筮小技耳譬如天地聖人可以參贊夫婦亦有知能正見天道之無窮試取上下經一一誦之何人何事不在裏許尚非為古者言則籠語耳世儒見朱子書如芒刺在背必合之必欲與非其類者一例調平乃並疑及聖人之易以為斷非為卜筮設亦不足與論此章之義矣　注疏泥於五十兩字言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已是傷巧又言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則鑿矣伊川謂聖人贊易道以黜八索則易之傳可以無大過謬而五十字亦不以為誤自不如集注之妥也　易圖諸說詳證疑編內

雅言章

首句有追想隱括之意次句有逐漸臚列之意末句又申言之見得均無詳略之殊而自信所紀之實與不語罕言兩處一直鋪設者意味迥別但看他首尾咏歎之神需不是衝口而出從所字著眼則詩書執禮是零星捜出從皆字著眼則詩書執禮是一例稱停兩邊看出方在個中聖門言語無一字虛設於此有得更看史漢以下文字直強半枝葉耳

葉公章

竟不對則問者或疑聖人別有神化故夫子以平實語告之然神化具是矣注中未得已得要看得活假如說繫易這一段方纔下手尚未成章便是未得便是發憤忘食既經脫稿反覆而諷咏之便是已得便是樂以忘憂生平一切事都是如此輾轉得去便不知老之將至矣注中全體至極是忘食忘憂各到盡

頭處純亦不已則憤樂相尋之謂也　朱子曰聖人之自言非悉其不謙慮其非實而後為是含蓄之言也盛德之至情口所言如天地之生物而不自知其功耳最是形容得出又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境也昔聖先賢一其所以鞭策後學者至矣

我非章

多學而識何以不是一貫好古敏求何以不愧生知識者尋其跡求者得其意好古敏求正是一貫根原將此兩章對勘方有會心處　聖人實實生知實實好古敏求實實信得古人亦不自處於生知看透此處則全副本領全副心腸一齊活現并不是自貶以誘人也

不語章

此章可以見經傳之得失春秋雖紀災異大概簡約怪力亂神此四項事是左傳中言之鑿鑿十之八九不干春秋經文上事聖門學者記此所以杜浮夸之漸也

三人章

大全汪氏謂尹和靖取思齊內省以足此章之義愚謂此章只一擇字要緊蓋所以足思齊內省之義也　三人行損益之象也疑此章更就易義推廣言之

天生章

何有於我我無能焉不自足處真個望道未見天生德文在茲合自信時便如此決斷然聖人所自信者義理之天又不敢包其身以自託於氣數之天也所以為聖之時

無隱章

字義隨地異用何可拘牽前輩有因莊子吾喪我之云致將吾我二字自相挑踢最誤後人然則是印也三字豈不又在吾我之外乎論語中借矛刺盾已難枚舉不足深辨　無行不與正是天何言哉一節鐵板注脚

四教章

文行忠信疑於先枝葉而後根本要之文便是根本上發出來的枝葉就枝葉華實上認取某樹某樹方不會錯譬諸木葉盡脫時其根本有不盡知者矣教小子先行後文是培養他忠信源頭以其未涉於人也教之以天道自誠而明也教成材先文後行是講求忠信到至善處以其漸成乎人也教之以人道自明而誠也自明而誠則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矣

聖人章

首二節差等似太低昂中間又不相聯屬要之猶詩之有興體也以君子之可以作聖與有恒之可以為善所以下面徑說有恒更不粘上三項亡而為有三句竊謂猶詩之有比體蓋以生計之無恒比學行之無恒也若以亡而為有虛而為盈指學行

忽挿入貧富之約而為泰一語則殊無倫次此朱子早年未定之辭故集注但云三者皆虛夸之事　孔子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此章末節又云云孟子言恒產恒心此最聖賢喫緊為人處且莫說三代盛時只如春秋顏淵陋巷原憲鶉衣是他安貧不肯受人贈遺後世賙給道廢幾人撐扎得住到得許魯齋緣說學者謀生最急此是看出古今時勢人才升降可知此節不但是比喻即此便是學行無恒之所自來聖人之言徹上徹下學者正需從低處扎定方可層累而上若但高談不事家人生產終是立脚不住聖人言語隨處體認皆能有益不但斤斤詁說書文而已

子釣章

釣弋為養與祭故斷竹續竹飛土逐肉為孝子之歌不綱不射宿聖人小小舉動便見中庸意思便是天德王道本領

蓋有章

無不知妄作之事則凡所作者皆實知其理矣又恐人之以為生知也故以聞見自効然聞見之知雖不同於生知及其知之一也　時解以聞見分古今只是祖仁山之說然畢竟截然畫斷不得古人文字互文錯舉者多蓋聞見兩字統古今小大而言未易以一二詮之

互鄉章

唯何甚三字嘗因吾友靖果園論難座間相與定一解蓋人潔己以進五句泛說平常教人如此唯此童子何必以其出自互鄉而待之已甚此幾於無關文矣然論語少此聱佶句法故朱子終以闕文為疑

仁遠章

雖器無以觀道離卻人心亦無然道心不得欲仁仁至此欲字不要看深了致反說入禪門之覺老氏之竅心非即仁心之理則仁心之虛靈不昧非即仁乃其所以能欲仁者也謝氏所謂活物只是欲字甲裏事乃載理之氣若遂以氣為理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司敗章

曰孟子者魯君謂之曰吳孟子者國人謂之此分而言之胡氏說也要不若合而言之只此一吳字在魯君口中輕輕帶出在國人口中從重呼來同一諱之若宋女子姓而毫釐千里九見語妙　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此禮家紀實之辭坊記所謂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亦禮家引此以釋孔子之言非自言也　末節舊聲而出面面皆到是聖人之從容中道如此

子與章

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注可謂包羅一切矣蓋其吟繹於聲音

從容於節奏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即此可見聖人同序同和斯須不去便是聞韶忘味的本領取善與善無不與大舜相同處是以孟子解孔子方極此章之妙　聖人覆載生成之量只一歌已出現坐然歌上固失語妙離却歌說更失語妙

文莫而章

文蓋之有體要者躬行君子則默而識之者悉見諸德行矣仁則聖人之心體而聖則仁人之全量也聖仁二字又是文行之的躬行君子即躬行此仁聖之道也文則其所誨之言也為之不厭則亦將有得矣誨人不倦則不但猶人而已此是兩章相聯貫處前章就言行分輕重次章為之便是行其所能言誨人便是言其所當行又見言行交濟處　文行皆兼知行說凡此身應知應行之事與知到行到之境說來尚易實踐惟難躬行君子即朱子所謂後覺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為君子二字便是仁聖之標準時解作躬行之君子誤矣

子疾章

不曰無待於禱而曰某之禱久矣聖人樂天畏天兩樣分疏不得自反自信一側言詮不得　曉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曉子路曰某之禱久矣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而況於鬼神者於此見之　有諸一問既審知其非淫祀而又從容和讚使之曲盡其情而後教之即此便見聖人氣象

奢則章

奢儉皆行禮者之流弊不孫與固則奢儉之流弊而禮盡失矣聖人此言非謂彼善於此所以決言奢之不可也　三家舞佾歌雍都自奢來

坦蕩章

分論君子小人多矣此則君子小人相外圍光也　坦蕩蕩朱子謂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

子溫章

味而字關紐處不是從兩頭折轉來總得中庸正是從一邊走出去無非至善親炙既久眼光胸次脫然有會乃形容到此蓋舜之命夔便是司樂教人之法舉皋陶九德便是司馬官人之法可知成周學校上承千餘年道統下釀數百年元氣只成就得天地間一個大聖人　此節語意正需從典謨看起方知此項規模意象淵源所自　溫便是陽威便是陰恭則是陰陽之際溫而厲威而不猛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矣恭而安便如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所為不見其推移之迹也蓋此句又包上兩句在內溫而厲便是溫時之恭威而不猛便是威時之恭所謂安者於穆不已之中元氣流行溫時也覺其安威時也覺其安溫威兩字在天運為舒慘在人情為好惡在王道為賞罰聖人崇效卑法全體渾然非是於溫威之外又見其恭也　溫威恭都

是學者應有之氣象雖聖人亦不過如此然此則聖人之所
為溫威恭也　總要溫便不厲總要威便易猛總要恭便不安
聖人則如天地之無心而成化　注全體渾然是無欠缺陰陽
合德是無偏倚

泰伯章

需知太王泰伯王季文王武王周公理一分殊隨其所值而所
各不同在泰伯尤無迹可尋直覺得周家四方八面文采燦然
只餘中間些子如空潭夜月不可名狀　泰伯不是一讓便休
舉頭天外的人其采藥也無日不可以歸則古公之心究其之
剃鬚也無地可以相訪則季歷之志定萬一周家繼起無人宗

祀將斬決不為延陵季子之行者而家門無恙已忘終遂蓋亦
有天焉然只此正是無稱處　人疑武丁中興數十年太王正
值其時不應有翦商之說不知文王之生在武丁沒後三十餘
年太王方有傳位之志耳只緣太王自小乙之末直至祖甲在
位近百年商家起跌興衰都在眼裏目擊賢子聖孫因欲為天
下之民長治久安計耳古之聖賢視天下為公物視天位為苦
差非欲取之以為樂地也且當時封建之天下與後世郡縣情
形迥異周之國始唐虞後來奔竄侵奪崎嶇萬狀古公高山天
作自闢草萊岐陽立國亦非商室之所封殖二帝之臣迭興在
位以仁易暴固其宜也故先儒謂古公之翦泰伯之逃都是天

理上事若使古公不順天理儼同篡逆之心則與其得罪於鄉
黨州閭寧孰諫況處君臣之分得罪天下後世泰伯豈肯默焉
而去獨為君子而以小人歸其父耶後人以私意測度聖賢強
生遮護不知太王自有太王是處泰伯各自有泰伯是處一經
一搭各行其是又兩不相悖但泰伯所處更高而乃自視蔑如
無迹可憐並無些微意色在天讓間此所以為至德也　此章
人多從周家積累上說未免失之亦緣看得讓天下三字特重
耳朱子謂即夷齊叩馬之心自是尚論源頭但泰伯去得早既
泯其迹又得而全則非夷齊所及　若云讓商當時尚屬一國
何緣賒取天下說著云讓商商家自有天下何需一讓紛紛聚

訟總因泥看天下二字遂成謬解需知當初傳記何嘗有讓天
下之說直是孔子於數百年後見得泰伯之心全是從君臣之
義起見却又去得無迹因特提出天下二字以明其讓之之實
讓商二字語雖滯而意則是後人私意填胸疑惻如蝟反議集
註未次亦過矣　鄭氏以采藥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
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吳越春秋
則謂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皆因孔子
之言欲坐實其說不知此乃孔子特筆直是破空說出耳

恭而章

恭慎是沉潛路上勇直是高明路上四者都是上等名目是以

賢者由之而過其則人都看禮是嚴的只此便見得禮之和處禮如陶冶任爾嘉玉良金不入陶冶不成器矣

篤於節

大學齊治平只一個孝弟慈便充到蟠天際地故知此類皆曾子之言

有疾章

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舉外以見內也萬千道理只在這一身上事親事天只在這一身無虧上此是曾子用破一生心力直接聖道之統處朱子謂曾子之孝非止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背理傷道便是不孝此數語真道得曾子一生戰兢心事出

孟敬章

妄有君子而猶慮其暴慢不信鄙倍者且如此亦只是尋常訓誨何必以將死之言聳動聽聞故此三項正需從動字正字出字上着眼從斯字上合拍乃倏然而感倏然而應整飭經營之所不及於此可以占敬肆分禍福故注以修身之要為政之本言之可以驗夙昔儆將來故注以操存省察言之若不從迫猝中忽不及持處體會出來勿論道理無分相三斯字亦難得中邊俱到前節語氣亦難脗合矣　曾子生平從心性上着工夫從危疑震撼中立定腳跟到老不離三省意思故其言如此此

是真本領流露處春秋時評論人物大都以博物君子為貴讀左傳可見所以曾子又說出末二語　魯悼公之喪檀弓記孟敬子答季昭子之言覺得暴慢不信鄙倍一時俱集可知曾子早已窺破斯人底蘊故特警動之如此　暴慢不信鄙倍舊注屬人自不如尹和靖之說故朱子因之

以能章

顏子之好問與其不自滿假不屑計較坦然由之而已此只是曾子指點出與人看耳　顏淵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節胚胎便完全是一個舜以中庸大知章參之可見

六尺章

三項若皆作已然說何待疑詰而始信其為君子曰可以曰不可似皆懸擬之辭只是從他本領志趣上決斷其必能如此所以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六尺之孤鄭注年十五以下

弘毅章

竊謂此承上章而言雖有絕大事功必從心性上做起心性工夫乃是第一般重遠之業非得這等弘毅的人便承當不起絕大事功只是心性邊頭帶出仁以為己任則託孤寄命不足言矣死而後已尚可奪乎　仁以為己任便是當仁不讓死而後已便是顛沛必於是曾子啟手足而知免正是此意朱子以全體不息言仁亦是從此節看出

與於章

此章是舉成規以為後學者法　詩樂本同出一源故幼而習之亦同在一年論其始有詩而後有樂及其後有樂而詩益繁三百篇皆出於有樂之後而樂又因之以變於是詩有貞淫樂有雅鄭詩與樂交相流轉而禮則綱維條貫乎其中聖人以禮存詩以禮定樂使詩之貞淫皆能有助而樂則崇雅而黜鄭此詩禮樂之所以相需而為用也　志於道章是工夫次第此章是效驗次第兩章道理最相拍合志於道只抵當得一個興字據德依仁只抵當得一個立字游則可以成矣藝概其全而樂舉其大也　三代太平久遠只是個井田人材粹美只是個禮

劄記

樂井田與封建為表裏井田壞則封建廢矣禮樂與學校為盛衰禮樂亡則學校散矣張子思買田一方上不失公家之稅退以存先王之法又議若謂九邊之外屯田之地宜做井田之法以捍戎馬皆未嘗非至論也而行不行則有數存焉若夫禮樂之文存乎書冊禮樂之本在乎人心程子所謂後世獨有義理以養其心者莫之禦而不為尚得曰有數存焉乎哉　詩禮樂精神面目全在學校故程子有成材難易之說三代盛時教之之法既備又無異端以撓之雖中人以下皆守得住後世教既亡異端逢起非大賢以上資力不能有成聖人此章正是從此運興衰關紐處懸標樹的教雖亡而所以教者未嘗亡也

民可章

孝弟忠信之教自公卿大夫士至於民一也然民自有民之資稟民自有民之分量需從民字畫清界限方不走作　暴秦之愚黔首釋氏之立地迫人覺悟正好與此叅看

好勇章

好勇疾貧聖人非但使人知此輩之必作亂而已謂當有以安輯之則終歸於有用也人而不仁度不能化亦留餘地以處之非但疾之不甚而已於此見聖人言語含蓄處

如有章

借周公以明驕吝之不可猶之借夷齊以明舊惡之不當念也

劄記

都是檢出古來頭一等人現身說法　語類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大全引此塗去功業二字則其餘二字之義蘊不全俗下講說遂相率還就解去矣　其餘不足觀言正使充其才之所至別有功業亦不足觀方是甚言驕吝之不可若將餘字更從才上說不成文義矣邢疏云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已是說得分曉　才有從德出者孔子言才難是也才有根於性情者孟子言降才是也都是追本向裏說此章才字只是知覺運動之靈乃外面用處異端認氣為性究才字便是氣上事若認定此個精魄在我憑我掉弄都是天理此正驕吝之尤者後世有言蘊張是聖人之資竊見良知妙

用其流弊遂至以曹操馮道為聖賢活佛勿謂聖人之言為迂
不早也。
三年章
此當為淺雖開一單人發　舊注云穀善也首二句自說得去。
不易得三字便解不行矣。
篤信章
注篤厚而力也厚是信之誠力是信之勇。篤信好學是立體。
守死善道是致用危邦節似單說守死善道注兼篤信好學言
者是從而不守而則守看出蓋見幾明决而行藏自我非篤信
好學不至此末節只是次節之反面　只是一個道內而一身

外而國與天下皆以此道為準信者信此學者學此守者守此
善者善此而篤信好學守死又皆所以善其道也危邦者無道
之終亂邦者無道之始天下有道則道可行無道則道可藏邦
有道而貧賤道不當廢而廢也無道而富貴道不當興而興也
出處去就即此所信所學所守之道而思所以善之者也
不在章
朱子謂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又云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
皆不可以相踰可見此章只通論其理則無所不包必貫之以
人則反掛漏耳
師摯章

上明其理下習其藝故六代宮懸得以相傳至今而孔子正之　在齊
樂官逃散雖聖人亦無可如何此古樂之所以不傳也
聞韶反魯止樂又語魯太師以聲音之道關雎之亂洋洋盈耳
即周之樂亦有不止於盡美者正聖人樂則韶舞之效驗處不
必羽旄干戚之類印板於韶也此聖人所以追思而歎息也
狂而章
古人於長處見短即於短處見長只為也一氣相通自成家數
所以長不得短短亦不得長後人徒得古人之短更無復古人
之長首尾衡决自不相通被聖人抉摘出來肺肝如見
學如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以此勉人猶有窺禪機之頓悟指聞學為
支離者
舜禹而章
有天下獨言舜禹者蓋以非其有而有之後世驕縱固不足言
即湯武亦微有驚顧難安之意這個便分差等但看堯命舜攝
舜命禹攝時舜但讓於德禹但讓於皐陶直相與商量公共大
事更不以有人之天下為非而稍涉嗣子之嫌只此是若固有
之但此意思亦說此章不盡更需從憂勤惕厲中看出　舜禹
同一不與而意思自別舜始則得人以任眾治而終以為天下
付託得人為主禹則便是衣食居處雖以天下之富都不曾把

一毫來今已觀下數章類記處亦可見蓋堯直則天而舜可配
堯禹入聖域而不優亦自然之序也　巍巍蕩蕩等字無處形
容正如易之有象包羅不盡　成功文章仍見則天大處曰巍
巍乎煥乎雖可見而仍不可名也

舜有章

孔子只單論周家原不是比較虞周記者因九人二字特尋出
亂臣句作案又因唐虞之際四字更先立五人句作案是記者
將聖人言語四面旋繞劈空踏著此句如黄河之水天上來
章內凡兩天下字只此亦是眼目才之難處盛處德之至處都
在裏許　謂五人皆堯所有舜因而有之以此作下文際字張

劄記

本其實非也堯但舉舜舜攝位乃舉五人既云攝位則舜臣之
已久凡一切艱難辛苦事皆攝位時做完了到即真時所謂無
為而治故下文曰唐虞之際而此處曰天下治若如時文紛紛
叙治水諸事則舜雖攝位國號未改祇云唐可矣何用說唐虞
之際且亦當云舜有臣五人以治天下不當云天下治也　堯
試用鯀而舜殛之禹乃嗣興只此一人便不是因堯之所有況
五人命官分布尚書已紀載分明耶　不曰堯有臣五人而曰
舜者攝位之選舉在前無為之治平在後所謂唐虞之際也有
唐虞之德乃有五人之才此意神光離合固在言外若說舜雖
為君猶是為臣所以五人皆為其所有以此作有二服事之張

本則舜與五人純是一團私意籠絡又何足以為至德之德盡
乎　將才德二字通盤打透則唐虞之際以德升以德授而所
舉之才亦以德授文王之服事雖九人之才都歸至德甲裏舜
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有天下而不與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亦有天下而不與也皆至德也通章文勢總是贊歎
周家順而觀之似說以唐虞之才緣可盛周而周之德亦已不
亞唐虞逆而觀之周惟有此至德乃有此才乃可以副唐虞之
才之後此才之所以難也記者逆意以立案而順文以建誕聖
明文字只寥寥數語如天施地生各在不言之表而覆載無窮
即是已成異祖矣　古語才難從衰世說聖人才難却從盛世

劄記

著想此不待言需知才字看得珍重則末節至德二字根原益
透不言舜之二十二人而曰五臣不言周之濟濟多士而曰十
亂正需要承當得這才字起且如雲臺麟閣之類攀鱗附翼崛
起為侯王者皆非聖人之所謂才蓋其心不過志於功名而其
用之之心亦不過藉圖天位何處從五臣十亂中尋覓一個半
個然且席捲天下不難有之乃知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所以
為至德也此章結穴全在末節要贊周之至德却需珍重從才
說起要贊周才之盛却需珍重從舜說起原自一串不必將德
字更進一層看注才者德之用也可知大入理會　但看聖人
用才之心與後世天懸地隔故其才都非後世所有且亦不足

多得以周才之盛如此然武王即位十三年方代殷而十亂中其九人即文王之臣太姒之賢又豈出邑姜之下而有二服事所以為至德注所謂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語意相承不與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四字遂相接映武王未代殷以前亦同此至德道不若泰伯文王之終始完全亦是時勢使然故又曰其旨微矣泰伯文王同一至德只泰伯之至德隱故民無得稱文王則書德之至所謂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也

禹吾章

或疑禹入聖域而不優何以無間曰凡聖人所必盡之心禹都盡了所當做之事禹都做了點點皆入聖域所以無間謂不優者特對堯舜之生安言之耳正需會得此個意思方見無間之難且方是禹之無間不是堯舜之無間蓋禹之入聖兼有學問勉強工夫易於有間所以夫子特地贊之然只是從旁贊歎若在大禹心上安排計較便失聖人身分便非尚論旨趣　盡力乎溝洫則四間無水患而民居亦永奠矣考工記夏后氏上匠注言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蓋匠人通水之官也故周以匠人為溝洫水有所歸足民食即所以奠民居也如此說方與卑宮室相關紐

子罕章

計利者必不能安命能安氣數之命者未必能純乎義理之命純乎義理之命則仁矣　利字若涉貪私一路自是不言何止於罕恐只是生財之法如大學說生財有大道說以義為利這便是罕言之意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得之不得曰有命亦罕言之論語言仁多指人事示求仁之方而不及本體是一層不遽以仁許人亦是一層皆罕言也　三項事是一層精一層命只是氣數之命語類云若專恃命則一向胡做去又云命只是窮通之命又云命只是不知命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文義顯然又云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廢人事故夫子罕言之此只是借理來陪襯說非兼理與氣而罕言之若兼天命之理說則性道難聞奚止於罕且兼理說即仁字已包舉在內不必重標出矣程子命之理微正謂氣數之說亦渺冥耳或問亦以為人當修已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及害於命矣尤可見

達巷章

聖人通體虛受隨其所觸便如滄海之無所不納絕聽得成名一語固是天地間有此理便不容遏抑他亦是此心中無涯涘更不可放縱離則是偏旁感觸却自有全體分量崇效天卑法地只是一個道理方知注中承之以謙四字包括無限　朱子謂無所成名與無得而名語意之抑揚自不同范氏呂氏以黨人為知聖人者非是　次節自聖人說來覺得以成名望人亦是美事以成名自效亦非易事故擇其卑者自旁人看來降而執御便可成執御之名進而定禮正樂便可成禮樂之名聖人

雖退處一隅而全體自現

麻冕章

君權無巨細定要從古更從何處用著損益運會所乘今自有勝於古者夫子不是勉強徇時程子不害於義之說不可泥看

次節即人以為諂之一事首節只是襯起次節一賓一主

子絕章

聖人胸中豈惟無此四者亦不思量到絕此四者只是記者難以言語形容不得不借有者以狀無者耳　張子謂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可知意必固我便是元亨利貞的反面

子畏章

仁可以一事言聖則全體之謂自古有殺身成仁之仁者必無有不得其死之聖人夫子在平時常覺人事有未盡及至患難坦然由之而不疑非是兩截道理惟其常處於不足則人事無虧是以處患難能信天而不疑蓋文之所以在茲者正由平日好古敏求常覺其有所未盡也天理人心一而已矣　聖人辭氣宛轉至於如是然而果決寓焉非親炙者不能記　是決斷語氣不是商量語氣是信得天過不是聽天所命　不曰道而曰文文與道是一致

太宰章

首節籠統說次節折斷說三節零星說末節引證說聖門記錄

寥寥數語千蹊萬徑已極文字之妙　子貢凡論聖人無不中要害得圓相若　天只一理但是性之之聖理皆不異而氣稟則天所限之格也凡是性之之聖天皆與以最上之格夫子更縱出其外則氣稟之清明不可測度即理路精神亦復不可限量矣

吾有章

有知二字莫連讀此章知字是無所不曉意思朱子謂此句上必有話說聖人方承之以此　五教中有答問者時人見夫子其應如響疑其生知故夫子辭之而自居於答問然鄙夫之問何關於道妙而兩端必竭即此便是生知矣　兩端者不就一

事上說則與憤悱啟發之意相反

鳳鳥章

舜之瑞不至則聖人惟正樂以寓韶舞之意而已羲文之瑞不至則聖人惟贊易以為寡過之助而已猶之麟見而非其時則聖人惟作春秋以寓王法而已吾已矣夫正有無窮事業在蓋文采雖不見於天下而一身之所係更重也　易繫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鄭康成以為龜龍銜負而出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其說皆相因也

子見章

孟子言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聖人之心正仁禮之所自出

也見齊衰瞽者是仁之發見冕衣裳者是禮之發

顏淵章

體會首節二之字次節二我字故語〻是夫子闡光正語〻是顏淵面目且知欲罷二句即從次節推出如有三句即從首節推出非是直到末節方為自家寫照也　語類記朱子說首節猶是見得未親切及摸索不著等語或朱子早年未定之論或門人記錄之偏所以與集注不相符合首節注云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非不親切及摸索不著之謂也所以胡氏說列之圈外程子之後蓋首節贊道次節言教末節總承之欲罷不能是博約相循不已處既竭吾才是博約各

到盡頭處如有所立卓爾是日用之間隨事著見無往不是道高堅前後的道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便是兩彌字及瞻忽字總之高堅前後仰鑽瞻忽是顏子得手後方形容得出謂迷境者固謬謂與末節有跡案淺深之異者亦非　末節注所見益親四字是從欲罷竭才之後進而言之非對首節言也若以首節為未曾親切則無窮盡無方體六字何所係屬乎　前輩謂此章闢去禪宗謬誤針〻見血然既知首節非迷境卻又云顏子所見有跡案淺深然則但以高堅前後為夫子之道妙而仰鑽瞻忽為顏子所見跡淺處矣此只是圈外胡氏說非朱子正意也試思無窮盡無方體者其合仰鑽瞻忽而言之抑離仰鑽瞻忽而言之耶離仰鑽而言高堅尚不足以形容無窮盡之妙況離瞻忽而言前後不幾於有方體之可定乎

子疾章

子路誠而不明請禱是誠於愛而不達其理使為臣是誠於敬而不顧所安夫誠而不明其心非有他也乃不止於不謂之誠而其流遂至於詐是以君子貴窮理不格致則意不可得誠也

有美章

子貢語病在一求字然必聞其政尚足曉子禽之非獨不能自曉乎蓋他著意在善價二字曰善價則不枉其材矣求字只圖帶出殊不著意直至待字出來方知求字有滲漏耳

九夷章

泰伯讓國而啟勾吳箕子不臣而就朝鮮況孔子乎道不行而欲浮海居夷固假設之辭然聖人視天下無不可居之地無不可化之俗況諸夏乎言此者傷諸夏之無人也

自衛章

此章之解大率主正樂而雅頌帶說者久矣今按語類無此章或問獨主洪氏之說其言曰季札觀樂以小雅為周衰以大雅為文王蓋以正變為小大也是時王迹息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然則洪氏之說但以詩為主而張南軒謂獨舉

雅頌蓋其大者耳集注云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蓋謂樂章廢缺而詩之存者亦失其次序也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然則自衛反魯者詩之所由以正也詩正則樂可得而正然後兩字一直貫下曰正曰得所互文也曰雅頌則風在內猶舉春秋而四時在內也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朝廟所不奏二南亦僅用之房中故正樂止言雅頌然夫子言關雎之亂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用之鄉人若鄉飲酒之樂也用之邦國若天子諸侯之燕樂也朱子謂隨事自有正樂若則兼及之如燕禮自有鹿鳴等詩無正樂者則尚用之如鄉飲酒別無詩然則二南不止用之房中合觀洪張朱子之言其爲因詩而及樂明矣其爲詩之三百五篇皆得所又明矣夫周樂之在魯者不獨文武之樂上存歷代下采列國皆在於此故季札請觀之樂有聲有舞聲則歌以人聲而節以樂聲舞則舞以干羽而作樂以爲之節奏夾漈鄭氏謂雲門等爲六舞之名南陔等爲六笙之名當時皆無辭自晉以來舞始有辭而有辭失古道矣虞書琴瑟以詠自有詩辭所謂九德之歌是也其後不傳六代之樂惟商有頌自大夏以前詩歌皆不傳子在齊聞韶特聞其樂聲之所以節舞者耳故夫子但言韶舞若韶有樂章尚在夫子肯不傳之乎即季札之觀先歌後舞列國雅頌咸歌而韶夏則止於舞然則夫子刪詩之功其爲用固有存乎樂之外者而樂之所係其功亦鉅矣況

乎魯備六代之樂皆成王所賜當時安得有列國之風以爲得之後來則春秋時尚七十餘國何國無風季札云云特左氏待[illegible]之所定以特其時耳且魯之樂工若能爲韶夫子可待至齊詒聞之宋左氏之虞擬以壯其詳而列國可知必若歐公所云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然則夫子所言不贊疵乎而詩與樂又何功之有乎或曰雅頌各得其所按之經傳皆有可考何以見風亦得其所耶曰吾自衛反魯蓋夫子之微辭也即風之所以參互考訂而得其所者也二南王化之始不待言矣變風始於衛而衛復冠之以邶鄘雖則冠以邶鄘而其詩則皆衛詩者何也夫子自衛反魯按邶鄘之舊地著滅國之始於衛此風之所以變而變之所[illegible]首也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王迹之息自此始矣故王次之鄭畿內之邑也周禮所謂小都大都者至自爲一國而與天子抗爲王迹且不行於畿內是削弱之始也故鄭次之王衰則霸出齊五霸之首也故齊次之霸盛則不但王迹息幷古帝之迹亦息矣魏伏羲之墟而唐則堯之舊都也故魏與唐次之霸衰則周益不支而周之舊地已失於秦秦之吞周已兆於此矣故秦次之秦得夏聲則中夏之風寖以陵退雖韶樂在陳而其子孫已不能守矣巫覡之好婆娑之舞其變可知也故陳次之先儒多謂變風止於陳靈者以其亂之極也於是慨然念西京之盛而以兩小國繫焉所謂匪風下泉之思也而周之衰亦至此極矣迹公劉之舊事紀周公之患難故統之爲豳風而以是終焉

風之所以得所者如此若夫鹿鳴文王以下皆雅之正其怨誹憂亂諸什乃為變雅以小大為正變則非也蓋詩不盡關乎樂而樂則無不與詩為表裏者古人賦詩贈答大率舉其目令樂工作樂以歌之耳六卿之餞韓宣其所賦詩略無意義之可憑豈非不得其所之驗而風詩之未嘗不列於燕會乎三家歌雍聖人以天子穆穆正之則雍不可徹雍不可徹則佾不可八矣豈非詩正則樂正之驗乎若乃樂之音容節奏疾徐高下其有未善者夫子特與太師言之而其功則莫大於詩矣十五國風次序孔穎達所言無關義蘊惟程子之說為近之而未盡也故朱子於集傳中一概不錄今刱為是說更考諸程子之言喜其稍有合也故存之　石林云雅以正變為大小即季札所云頌以所作為先後莊楚

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第三桓為第六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刪詩之序也此說自不可易

出則章

需見得恭敬之心無時或息事公卿事父兄乃其大者喪事二句則就人事中指其哀樂之足以溺情而廢禮者所以聖人說何有於我蓋實見其難也　子貢問為仁則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哀公問政則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即此便見天德王道表裏交相為用處一出入間只尋常事體總經聖人拈出乃覺如此重大　公卿二句是心性工夫下手完密處喪事二句是乎昔工夫到此效驗處　句內要是個現成的人模樣言外要有個反求的實工夫則語語活現末句自然水乳矣

川上章

此與鳶飛節總是要人省察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意若只說得蟠天際地無窮無極縱極靈奇恍惚莊老亦能言之且只道得聖人眼中事道不出聖人意中事處處從記者身上體認則一切道理皆有著落一切病痛都不犯手但將首句連聲讀下便覺白文十四字一氣盤旋如天馬行空而從旁詠歎亦如人影在鏡嗔喜啼笑一切都似　大川此逝行潦亦此逝緊要在不舍句上逝者二字方有全相　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

字方指水韓求仲曰如斯斯字即水也聖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此說久成定解矣如此則定以逝者贊道體以如字作比喻勿論川自川道自道看成兩橛大失聖人當下指點之妙即不舍句不幾成剩語乎需知逝者如斯夫五字統體說川便是統體說道言此逝者自一人一時之所見以至千萬人千萬世之所見都只是這般逝其所以然者何也正以其不舍晝夜耳以川言之逝者其流不舍者其源也以道言之逝者散殊之無窮不舍則本體之無間也以聖人言之逝者變動不居之形乎外不舍則至誠無息之宰乎內者也以學者言之逝者博文約禮之見於功修不舍則戒懼慎獨之操於心性者也說川

更是說逝說道體便是說人心非如詩之有比蓋川流乃道體之顯而易見者故曰與道為體解者錯會如字即未免以斯字為水而不知其架上之屋也不害畫蛇足逝字究竟所在在聖人口中只一句發出解書者須分作兩層看始了然如朱子曰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雖偏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是指點不是譬喻舉一端以該全體假有象以明無象也

吾未章

孔子居是國未必指斥其君且靈公之昏於色何待招搖市過之時正為孔子必乘向來瞻望孔子者今皆不然傷國人之皆化於其君也而靈公之無道更不需說矣

譬如章

分明著譬如二字說為山便是為山說為學便是為學一夾雜

便失聖人語妙

語之章

惰字雖訓懈怠然在顏子分上却甚微只略一遲迴便是泄自家開創作工夫尚需檢擇得聖人語之則信之篤而行之勇若決江河沛然有為者亦若是顏淵之所以如舜也

惜乎章

象山云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意謂天假之年則可以見其止矣其後因論顏曾又曰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既誤以此章進止之止為大學知止之止而其所言又與大學相反不幾於先知止而後物格知至乎

二氏之學於止至善但取個止字不管至善於誠意但取個誠字打滅意字其目讀書分別義理為支離者根原正坐此耳

苗而三章

聖人一言一語莫不其近如地其遠如天合此三章便見得聖人擔荷重大一刻不可放下而至誠不已之量與誨人不倦之心息息與造物相通覺二千餘年前慨歎之聲宛然入耳後來變動無常事前不可期必眼下機緣一失末稍補完無憑於此見三章類記處皆有互相發明之意

三軍章

志則一身之帥於內者苟無其志先自奪矣何待人奪苟有其

志先自勝矣自勝者人莫能勝也故惟克己者可以克人

衣敝章

子路亦非渾忘乎美惡之形者只是立脚得住正與敝之相無憾處一般話說若使渾忘則不快求不足以盡之矣終身誦之蓋亦無亡所能之意夫子析之正為此乃可進之基非可止之境

何以見得終身誦之子路當時必有個話頭歛約略記之

歲寒章

後彫若作後衆木而彫則仍是彫看經解作不彫亦失語妙注無明文竊意後彫只是誠後於彫者就彫獨立耳 朱子以謝氏周於德之言為最精則兼彌君子是正意惟知者之不早

只是餘意

知者章

尹氏謂成德以仁為先。君子道者三是也。進學以知為先。此章是也。君子道者三分而言之各是一人。合而言之亦各是一道。此章言學之序則就一人言之而各是一境。蓋亦學而至於成德之序也。知此則兩章三者字意義各別

可與章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學而不思則罔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能擇而不能守也。可與立未可與權。守死者未必即能善道也。

三可與句下各藏有一層。可與共學則可與有言矣。可與適

道則可與有行矣。可與立則可與經矣。三未可句下亦各藏有一層。未可與適道則學不免於為人也。未可與立則道非己有也。未可與權則立者非中也。聖人言語包括疏疏落落。蓋天容地。

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蓋不知權與經對合用紆合用權乃是義也。漢儒有反經合道之說。伊川恐人於經外尋權。故云權即是經。要不若所云權是經所不及之言為無弊也。只是一個權。卻有萬般用法。聖人從心所欲。經權自協。大賢以下需是著意推移方纔得中。可與權則雖有非常之事可以祖視而莫逆矣。

唐棣章　舊注通下唐棣為一章。

先列詩辭後著斷語。非斷章非疑問。需從此看出刪詩本須有攻朱子詩傳者云遵大路兮一章作朋友贈送豈不佳而必指為淫奔。鄙思謂作朋友贈送亦無不可。然非美非刺何以為勸懲。因思唐棣固係逸詩。夫子藉以論思而所以刪之之故亦因非美非刺。使人游心蕩志。乃六朝以後詩人冥窟所謂不即不離可解不可解者也。聖人之憂來世深矣

鄉黨一篇

此篇除入太廟每事問重出外。朱子分為十七節。今按自席不正不坐以前合而言之皆權度之本然見聖人檢身之密。故以

席不正不坐作一小結。可知聖人無所不正也。自鄉人飲酒至車中合而言之多意外之感觸見聖人時措之宜。故以色斯舉矣之見幾者結之。可知聖人凡事皆審於幾微也。

對哀公語顏淵及一切問仁問政。聖人之天德王道也。序哀樂蔽無邪訓伯魚教小子聖人之詩也。巍巍蕩蕩無間吾從才難至德歷叙堯舜湯武而終之以寬信敏公聖人之書也。聞韶忘味及而後和語太師思盈耳聖人之樂也。溫威恭望即聽申申夭夭拜下從純益之以此篇則聖人之禮也。討陳恆譏雍俯責

泰山之旅止顧史之事定禮樂征伐之所出聖人之春秋也惟
韋編三絕於易最深自假年而外無一語及之然行藏進退仕
止久速無非是易而歎河圖繼文王夢周公其契於易者無窮
矣然則論語一書皆聖人之實録有未易枚擧者豈但鄉黨一
篇乎
首章其在二字是記者合併指點法見得末世人物兩邊作用
正相反耳朝廟便便聖人何嘗不面折廷爭而上下大夫貴貴
之義又并行不悖是記者連類指點法此兩節盡摄約其總會
處以下方雜記之　踧踖是恭與與便是恭而安
衣服飲食凡常人之率其常者都是天經地義自聖人指點出

來方知為法可傳方能不負此天經地義
朝祭燕居之服事事精到如此要需與緼袍不恥參看只是一
理　於當暑之服則取其內外相資於裼裘之制則取其表裏
如一聖人之順陰陽而節寒暑隨時以養其德者如此
凡聖人教人勞苦處皆恐人鶩嗜欲而不盡其性也教人順養
處皆恐人忘父母而不貴其身也需知并行不悖始得
蔬食菜羹必祭必齊便是無終食之間違仁
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為主人州則一年再飲春秋習
射從而飲之黨則一年一飲歲十二月因大蜡於學飲酒也
此節注語需分別看儺而朝服是無所不用其敬立於阼階是

欲神祇之依己而安或疑恐駕先祖不應及五祀朱子謂一家
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推之一國天下皆然看來為天子者
這一個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
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讀此言方知正心誠意
之學不是迂濶
領薬一事聖人上交之禮及物之誠守身之仁臨事之智一齊
并到所謂從容中道
記者綴不問馬三字是極寫退朝之際驟聞之頃猝然發聲仁
民愛物之差等自中其節非是終不問馬也
朋友死必有實事聖德之不傳者多矣車馬不拜子路之敝而

無憾也便學着聖人之一節而祭肉重於車馬則聖人親親之
仁直推到朋友分上此中差等便是知天到極處
齊衰五者皆以重人之生齊衰凶服哀有生之不得養也冕則
敬其生之有成也瞽則憫其生之不備也負版者惟天生民重
其人因以重其器也而上三項係燕見下二項則途次
變色而作必變必興為禪學者便以為動其心矣
天時人事聖人因感而遂通當升車時車便是感在車中則車
中便是感　不內顧舊注云前視不過衡軶傍視不過軒轂
自古無不得其死之聖人聖人豈有隱形飛遁之術哉只是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而已斯文在茲喪與不喪有天焉然人事不

可不盡文明若天下之所忌也故以雉喻而雌伏雄飛則又行藏之別故以雌雉喻以聖人盛德之容重以先幾之哲宜其見於亂世故鄉黨篇以此終焉春秋以獲麟終天下之治亂也鄉黨以雌雉終一身之顯晦也

菜根堂劄記

論語四

孝昌　夏力恕　著

先進章

先後二字低昂已見其反覆在時人口吻耳兩於字便是說他用處原不在大源大本上說只是儀節間聖人之所謂用亦不在制禮作樂上說所謂從亦不是說絲毫照樣只是以此為主耳聖人禮樂未嘗斯須去身何用商量營度正謂風俗澆壞需是有以型之自天子諸侯下及邑宰不待言即隣里鄉黨彼此交際無處不是禮樂在聖人需有轉移風俗處如此看次節神理較浹洽

從我章

陳蔡是夫子第一場患難師弟相從之誼亦是第一個關頭子路聞浮海之從而喜處絕糧之厄而慍此是聖門一條鐵漢猶不能無動於外可知自顏子以下差等不一正好從閱歷過來時遞加鞭策需見得此意方是皆字全身出現　記法雖一例其間差等詳略便自可見四科中德行最難何故人數反多蓋詳則差等在內略則差等在外也所以德行以顏淵為首而閔再次之言語以下則但記其首而已此等處便是史遷具祇

非助章

凡夫子贊顏淵皆從實處驗之然却便見得無盡藏意思此章

是從空際形容然此其所以脚踏實地也顏子之學徹始徹終聖人贊之亦徹上徹下

孝哉章

父母昆弟根本一氣者一體天性之源也到得人事亦一氣相通則萬物一體之源具是矣所以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惟其源流一致是以感應不爽聖人贊之只一語推之便可蟠天際地

頑嚚而傲是舜之父母昆弟人不間於其言是閔子之父母昆弟所遇有幸不幸推舜之心願爲閔子不願有天下也

夫子無字及門之理故或以孝哉句爲言字之注脚

白圭章

氣質二字無處不見得即以言行分之行便是從質邊出言便是從氣邊出蓋質之表裏俱壞者固無可如何若只一端之壞儘堪修治惟氣之偏者終其身必有陰陽之患雖質亦原於氣善學者能變化氣質然質易而氣難也所以聖賢大改過行有不善者可復於善而言語一途更不開放鬆活些子故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季康章

不擧好學之證驗是對有詳略不要復說未聞好學則更有徵意

蓋顏子王佐之才實可以興魯國及門既無其匹不敢不以實告其君若諸賢則從政有餘固未可一概抹殺塞進賢之路也

首章孔氏以後進於禮樂得時之中次章鄭氏以不及門爲不及仕進之門此章邢氏以哀公遷怒貳過因答以諫康子無之故不云此類并存之乃知聖言亘千餘年強半在雲霧中耳

顏淵四章

父子之恩至矣況鯉又賢乎師弟之誼至矣況淵且亞聖乎夫子之慟如是獨不惡夫涕之無從乎然而聖人之愛人也情雖至而終不過乎禮義自流俗觀之厚薄之際鯉不幸不如淵夫安知淵之不幸而不如鯉也聖人能行之於鯉而不能行之於淵是益之慟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但無以安生者之分實亦無以慰死者之魄顏淵何人夫子忍不以聖賢待之而流俗待之乎

門人語類謂是顏子之門人說本邢疏而或問以爲顏子早死未必開門授徒范氏以爲夫子之門人近是二說未詳先後集注闕焉亦見不關緊要

事鬼章

事君親無誠敬之心是未能事人能誠敬而不能諭親於道及不能擇可事之君而入危居亂亦是未能事人不達踐形盡性之所以然是未知生不能明哲保身以權其輕重亦是未知生需兼此意方是對針子路處但看下章類記語可見　幽明始終其屈信之理則一以人鬼言人信而鬼屈以鬼神言鬼屈而神信以生死言生信而死屈又錯而言之則生有生之屈信死

又有死之屈信

侍側章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故凡一切記錄形容語皆曲盡其威儀文辭之妙而要言不煩如此章需見得四人異處又需見得四人同處則學者分量與聖人教化一切了然言下樂字根原始透

夫子觀人得諸意象之表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魯人章

先儒謂閔子此言和悅而諍便是閔閔氣象觀此則與下由之瑟皆承上章而言　夫子不止贊閔氏贊閔氏所以甚魯人也故長府之作不見於經傳

由之章

或因言行氣質之說問鼓瑟亦關氣質乎曰其抑按於手者質也其徵發於心者氣也子路承夫子之訓未有不改其節奏者然氣之所中未易化也升堂亦是質美其未入乎精微之奥者氣為之累也

問師章

師愈一問直窮到底蓋過不及之失中端木所知也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又端木所知也然過不及雖皆失中而賢知之過未必不勝於愚不肖之不及此兩人既皆賢知矣其中差等毋亦過者勝與子貢是進一層問過猶不及夫子亦是進一層

答於借中庸語解之要需善會豈真以賢知比師以愚不肖比商也哉　過不及是不好字面然聖門之徒所謂過不及正其得手所在不可一例看過處難青凡大賢以下得病處多在此其家震動人處亦在此不及易看如子夏之不及却又難看如此方體貼得聖人之中道出

季氏章

冉有豈掊克之徒特以不能匡正季氏遂至竭忠於私室殫其才以為之謀耳夫子聲其罪使知天下有盡心於所事而不得謂之忠者猶之子路之死衛自以為殺身成仁而不得謂之仁也　季氏富於周公一句先定季氏之罪是良史追敘之法

柴也章

愚魯辟喭都是長處之短先需從長處透過來方不是泛常人的愚魯辟喭　夫子天縱多能曾晳襟懷闊大如此樣父師却是個魯鈍的傳道卒業蓋千古決無有第二個孔子規模氣象浮面上彷彿的越謬以千里需是篤信深造堅苦磨鍊的人方解傳道決不是聰明曠達大驚小怪的人想見曾子初學精神器局蘊蓄深沉夫子豈不看在眼裏却只平列眾人中存其語以俟後世方顯他得力所自蓋天地間至善都被聖人決擇出現成的而又以身示之曾子於此項工夫大省氣力只將十分至誠十分大勇都埋沒在魯字內千杵成膏所以一呼而喻若

固有之。蓋逐步踏實做到盡頭。便逐步將所聞於夫子者印證到盡頭。何嘗不是知行並進。然曾子却只似用一截工夫。正以有孔子為之師也。世無孔子。安得不自家決擇所以格物致知之學。迨至曾子方發明以授學者。此是聖門絕大關係。

其庶章

聖門學者度德量力。絕不緣飾。直達所見。所以能受聖人之教。如顏子固是天姿高。自度其軀殼可以乘載得聖人。所以汲汲下手趁取夫子裁成。更管甚貧不貧。直至空乏之至。略一營度便且放下。故云屢空。要之。合當營度時。營度便是道。若是終日忍餓受凍。只一空便休。何緣屢空。只此正見他與時偕行。乃庶。

字。故驗處不是額外湊合來說也。子貢却自度如此不得不擺脫他貧字。終為所累。又量其才力可以貨殖。而仍不荒其學殖。只此便是他億中之一端。世間儘有質美而安貧者。其學力轉未必能及他。夫子特檢出個近道安貧者與之相方。則才力雖屬有餘。終是不曾受命。顏子境之踈處。却正是道之密處。右子貢。

長處。却正是性分。短處需於此有見。方知聖人因材而教。多少皆心。諸賢坦懷而受多少直捷。若只說成顏子善。纔子貢貪財不惟失却子貢心苗。又何曾損著顏子與孔。春秋時學校雖廢。諸侯養士之典猶存。聖門之徒往往不屑受人餽給。故鶉衣陋巷。其貧若此。子貢貨殖而仍不損其學殖。就其間才高見短。故以顏淵進之。若係尋常貧陋。但以原憲續之可矣。

子張章

前章謂之道二字只當說善人之名義云爾。今看來未妥。子張正問為善人者何所遵循而至此。夫子正謂他無所遵循。故雖不為惡。亦不能至乎精微之奧也。凡為學必有所遵循。遵循所久。乃可以言變化。能變化則入於室矣。未有不變化而能入室者。亦未有不遵循而能變化者。可知踐迹便是學之始事。其不學而亦不為惡。只是質美。其終不能入室。則又因不學而無以化其氣之偏也。氣質兩字於此亦可驗勘。

論篤章

巧言令色。色取仁。色莊即孟子所謂襲取者。愈襲而愈失其本心。故夫子屢言之。聖人不是逆億。只如此項人。若為其所欺。一旦大用之為害不淺。舊以此合善人節為一章。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則與字作平聲讀矣。故朱子正之。

聞斯章

救甲者無補於乙。屬辭比事而觀之。不獨公西脫然。即由求亦更脫然。

子畏章

曰何敢死。便可想見其經濟本領。

季子章

以道事君。方不是曲學阿世。不可則止。方不是枉尺直尋。兩語相足而成。缺一不得。枉尺枉尋。都是枉。大賢以上。豈惟尋尺。直枉分毫不得。大賢以下。則固有枉於尺而不枉於尋者。然尋

亦只之所積也弑逆不從何嘗不是以道不可上事只為道無
大小大臣一例不肯放過具臣則小不可者固多從之矣積而
至於大不可然後不從則已晚矣然猶賴此一線根原不然耳聖人無言固
家事皆使亂臣賊子有所懼只此便是春秋本領道字須說
得正大止字須說得斬截道字即止字本領止字即道字權衡

子羔章

費為季氏之私邑數叛難治人心或未忘魯顓臾之伐冉有以
為固而近於費恐貽子孫之憂然則費乃季氏狡兔窟耳為之
宰而陰圖之既先陷於不義忠於所事則公室益傾復躬蹈於
不仁此時子羔所以有汶上之辭也子羔質美而未學雖不至
為聚斂附益之舉而季氏之有此深根固蔕不可拔矣但看夫

子攝相隳三都已及費矣抑私家張公室聖人此念無刻忘之
故曰賊夫人之子而子路方聿聿於社稷民人以自解則全不
會聖人苦衷故止以惡佞抑之欲言之隱一字不曾說出然讀
此章者不可不知　社稷二字詳具社稷原委在證疑編內

侍坐章

論語一書凡記者叙次處各有精義如記侍坐凡兩三處閔子
侍側乃記者雜寫氣象不拘先後胡氏謂此篇疑閔氏門人所
記故稱閔子不以年也顏淵季路侍子路年長先言而記首顏
淵因下文言志一節深似一節高下之次不以年也猶之德行
之科先顏後閔亦不以年也此處獨以齒列者不僅為下文曾

氏鼓瑟預伏一案只此便是禮讓胚胎所以記聖人開口二語
詞氣婉轉便與率爾節相對針與鏗爾節相摸映但看子路曾
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的光景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氣象夫
子開口婉轉處便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氣象　寒暑溫涼各
司其令而元德周流生意隨在可見春所以為四德之首點所
以為三子之冠若天地渾淪氣象雖春為近之而仍不可以春
名也四子氣象亦若四時之各司其令然方其侍坐則皆統於
聖人太和元氣中從此反照則四子同處異處僅抱一體處偶
因一體而洞見全體處畢納須彌於芥子中矣　以字需看得
潤大則義蘊完全如公山佛肸之欲往是以曾閔之決然不仕

亦是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只是一個以就此章言之三子之
兵農禮樂是以曾氏之沂水春風亦是以顯微一致體用一源
有體無用之言朱子所以歎息於五峯也　粗厲猛起非禮過
於卑遜亦非禮曾點異處早在鏗爾舍瑟一段光景不但對針
率爾即求赤之委折早不入從容禮法場也　現前無非事業
用舍行藏隨其所值方與酬知之問緊相呼應聖人未嘗一日
忘世曾氏亦非故脫樊籠若只說得空曠無著落不僅墮蒙莊
抗塹且亦所答非所問矣居則曰不吾知也此節乃通章關綫三子就知言知其未來服規模
是畫定的曾氏就居言居指現前事體段是完全的要之都是
從用處說則何以哉只此便都是以可知曾氏不是撇却聖人
問語另生枝節也三子之撰即是志曾氏
之志亦即是撰不必從撰字上強分優劣　此只隨時隨人隨

境便能各得其所便是唐虞事業源頭假饒更換一般境地另
說一番言語大意所歸都是如此異撰二字前面已經說過到
此處連異字意思都渾化了更無一點矜張一點形迹但著個
志在莫春四字便與志在兵農禮樂者一例都入偏旁便不得
曾氏于合下拍點之妙　聖人與曾氏是一般感觸仍是兩般
分量需從水乳交融處自有個分金爐在　記者叙次此章是
多少細心最為化工之筆自率爾以下雖因異撰之對增一問
答總不曾著一斷語至此始喟然一歎直是四人志向一齊繚
繞胸中覺得三子於事業發用處畫定規模點則於事業源頭
上看得圓足不覺觸著自家分量故此二句雖是與點其實夫

子與四人神光一齊迸出三子者出二句是後半章樞紐層層
脫卸最有意味各言其志一句似是斷語仍是前面現成話頭
似斷非斷但將夫子眼光胸次作一明鏡看諸子各照各形各
不相掩即三子者出曾晳後亦在各照各形離合之間　為國
以禮是此章歸總會處程子謂子路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只是
此個源頭禪受揖遜不為大鏗爾詠歸不為小末二節印證處
正與此相關勿謂子路只言千乘便料理得萬乘來其於現前
氣象非有加損若在聖人言下雖一宰一邑都有全相絕不與
為邦小大相干

顔淵二章

己乃情上支流禮則性中畛域己禮之爭克復程子所謂情其
性性其情也本心者己也本天者禮也此即儒釋之分途也
顔子問仁告以克復如崑崙星宿海緫濫觴便一直東去其餘
則龍門以下九河而上百川之赴於河者也其歸海則一也達
此意則才力千般源流一致了了言下凡與諸賢論仁都只此
克復之事但守口防意隨其淺深各示以方隨其病根先投以
藥惟顔子便一直擔當得此項工夫耳　克己二字正從愛之
理心之德上分偏全分過不及分為己為人若將己字大段說
向人欲上去便與顔子身分相去千里然非一直克去即此纖
流之已便成巨壑此乃聖門絕頂工夫需是十分透徹　洪範

五事以思為主視聽言動克己之目不及思要知合而言之無
往非思誠之力　實見得非禮便是智勿便是勇注所謂至明
至健即智勇也惟顔子能以智勇成其仁只此便是三達德相
為體用處　凡當理而未必無私者根未斷也即旦晝所為表
裏無愧而夢寐間或不然者亦是此根未斷也克己需是連根
拔去方成顔子分內事　孔門多說仁除却禮則仁無下手處
仁之體無所不包其用則無所不愛而其中差等隆殺無過不
及便是禮故仁為天德之首如天官冢宰之無所不統而掌禮
者屬之春官春者仁德之元也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即此可
見天德王道一源無閒處　仁只是理己則氣之偏處克己復

禮是從理氣源頭上得手四勿是從理氣交界處下手克猶克敵之克如仁義之師加以節制敵無大小克之而已如見如承則雖小事亦以大事視之正猶獅子搏兎亦用全力求所以立於不敗也顔子四勿自家打疊淨盡一直便成己成物所以天下歸仁不欲勿施便需推己而後行之邦家無怨視天下歸仁則有閒矣　孔子多言仁孔門亦多問仁而此二章則學者分量之大關界顔子徹始徹終無可比肩仲弓而外雖人之氣質不同言之淺深亦異然大率皆如見如承不欲勿施之意推廣言之究其極都只是己禮上工夫但緩急難易各如其分量而其趨未嘗不一此聖人之所以言近而指遠也　顔子格致之學已極其於己禮之界無所俟辨故夫子直示以天行之健仲弓則表裏內外未能一致故使之反求而自得之顔淵之請事便是三月不違仲弓請事則如見如承便是居敬本領不欲勿施便是行簡源頭　天下邦家不是泛說效驗是各就他分量充足到極頂處告顔子以四代禮樂便是從天下說許仲弓以可使南面便是就邦家說

司馬章

固是為司馬氏針砭然聖人之言合下便到至處但看此及下章斯謂之矣乎而問便見他不訒言處便是他心不存處其言也訒從八方中舉出一隅然從此體會做去便是克復工夫打穿仁字源頭切中司馬病根方見聖人立言之妙

問君章

不憂仁者之事不懼勇者之事工夫却從不惑做起不惑則明善誠身而內省不疚矣雖為司馬多憂懼而言然聖人指示為學之路處處相通

人皆章

西銘亦說皆吾兄弟何故子夏著此句便無差等只為何患乎一句譏成得不好蓋疏戚之誼自有不容一視者不違分殊之旨違理一都成病痛矣

子張章

只是從不行中覆勘出來非明外別有個遠

子貢章

食兵信三者原自一串溝洫井田之法兵寓於農而不違農時則信以足食因農隙以講武事則信以足兵矣但夫子信字作效驗說子貢作事實說　足食足兵民信何至有不得已而議去之事所謂不得已者正恐三者有時而缺臨事時猝然有意外之缺毋寧未事時商量個意中之去此之謂直窮到底　後世且有婦人女子乘城以守者只此亦是去兵南齊雲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霽雲雖食不下咽只此便是去食方知聖賢不是空言

棘子章

此章文質分內外說。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有質無文。便是個無義理的忠信。蓋文質者內外相需而本末存焉。子成是截斷內外說。子貢則言內外之不可相離。而本末之說未備。

年饑章

溝洫井田一日未廢。則此一日君民不相隔越。猶是一體。所謂一體者。通一國之民而言也。後世獨租之仁。只惠及富民。而貧者不與。蓋有百姓足而君自不足者。天下貧多而富少。百姓不足。君亦無如之何矣。有若此言。蓋謂行徹。則其規模法制。合下便是君民一體。即量入為出。亦是君者合下便不得不如此。又況井地均。穀祿平。則君十卿祿。何至十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私家。惟此一事廢。則王政無綱領矣。注叢溝洫井田者。合鄉遂都鄙而言也。論語言徹者止此。又按田制莫詳於周禮。而援引紛紛。疑實百出。其誤自注疏始。詳具經疑編內。

子張章

崇德則君子道長。辨惑則小人道消。只此便是否泰關頭。主忠信。徙義。以修身言。而尊賢取友之意已寓。愛惡生死。以待人言。而動心忍性之功已寓。南軒謂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此語最盡。

齊景章

孔子之言在齊。言齊集注既備徵其故矣。因思孔子之適齊也。以平子之亂。是時魯昭公以討平子而孫於齊。亦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又昭公子務人首謀逐季氏以釀禍。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父子之間又可知矣。使孔子為政於齊。豈但齊之君臣父子各得其所。必將定昭公於魯而討季氏之不臣。何至圍成而還歸。何至聽孟懿子陽虎之伐鄆。何至饗以大夫而言曰主君。蓋聖人一言之出。其關乎兩國之治亂者如此。且孔子之適齊也。豈不以昭公在齊。齊尚可以興問罪之師耶。

片言章

有勇知方。何嘗不有禮於國。而夫子猶哂其不讓。片言折獄。何嘗不見信於人。而夫子猶進以無訟。乃知晉文公之示禮示信。其有所為而為者。直出及門之下。宜五尺童子之羞稱也。

子張章

子張為政。定是撿闊大的做。則始勤而終怠。外然而中不然者有之。倦應在事上驗。然事即無他。而心之根苗已兆矣。不忠應從心上起。然心即無他。而事之枝葉早衰矣。聖人此兩言是交互錯綜的。

君子章

此仁不仁之分也。是以君子聞人之善而慕。小人聞人之善而疑。君子聞人之不善而悲。小人聞人之不善而喜。

季康三章

康子三問不同。總是不求諸己而求諸人。始而問政。其欲違之心特未嘗露。既而患盜。則欲以法繩在下者。既而思殺無道則

欲以法繩在上者上下皆畏其法而國祚可移矣夫子對症針
砭總是不求諸人而求之已以季之強也而不敢效陳氏聖人
之隱析若多矣

子張章

問一達字子張尋向外去聖人直追向裏勘透根原則在家父
作子述是達父頑母嚚亦可必達在邦明良明哲是達成仁取
義亦是達方知必達二字只是從義禮上看得十分圓足不闗
絲毫利害方是對針子張　色取猶未免貪而畏人至居之不
疑則行其所無事矣千古驟得聲名而無其實者都在此四字
牢籠內

從遊章

崇德皆圖之於豫修慝者戰之於獨辨惑者審之於幾聖人語
徹上徹下雖告樊遲然中人以上檢身亦不過此　舞雩據月
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
稷之類也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

問仁章

開首雖兩問兩答句法嶄然在記者胸次只算伏案要只兩個
人字便已逗漏全章氣脉　愛人二字夫子只就仁之用處略
示端倪說原未竟樊遲更不深求隨便問知所以夫子但以知
人告之人只一般人愛的也是他知的也是他正好深求却又

只默然夫子見他未達略近於憤悱故又告以枉直之說却仍
含蓄不問轉而問人却成杜撰得子夏默契其旨能使夫子未
竟之說更不另需注脚聖門記録之妙如此

問友章

闗友者求所以自盡友道也友道至輔仁極矣忠告善道所以
輔人之仁也勿錯會注語需知與下章說輔仁有人己之别
此正是友誼難盡聖人不肯輕絶人處忠告善道則其言易入
不可則止姑俟其悔悟非絶之也若不止則自取其辱不獨内
而失已無以善其始終且外而失人後雖悔悟亦無繇再語矣

曾子章

以文為會則交不可以虛致所恃者仁則友不可以妄取文主
辨析雖岐出者亦堪引證仁主性情必純備者乃有觀摩兩友
字分限不同或合或分視乎其所取　會便是博文輔便是約
禮兩者相需而并重無低昂而有次序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需
看取中間友字聯貫處蓋以文會則雖其所講之學派别不同
然皆可以友求而證道其中自有有德之言因其言而見其德
則友之勝己者出矣如是之友則可以輔吾之仁矣

子路章

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先之勞之是以身教所謂善政不如
善教也　先勞合下便要無倦不是分外加謹然一切事需是

看得難。方於始終本末行之毫髮無遺憾。只為看得容易了。所
以請益。無倦二字。是本來分量。却又對症針砭。

仲弓章

仲弓寬宏簡重。上二事所優為者。却是將賢才二字。看得鄭重。
知而擧之。看得容易。得聖人之數。方知後世英雄用人。不免到
知己之處。只是為一身得人。不是為天下得人也。夫子以南
面許仲弓。此發端就為宰說。却是看著從根原下手。任無小大
其理一也。三項皆從任人上見得。可知擧賢才一問。
固是仲弓疑團未化。亦是他合下便先捉定主腦處。

衛君章

子路曰在門墻。亦知夫子不為衛君。因思量著衛君待子為政。
則輒為君。子為臣。以為君臣之名正。則夫子之志定矣。不知父
子之名不正。則君臣之義亦不行矣。絕大道理。從天墜下。雖如

一著棋輸倒自家。所以子路范然失措。　胡氏之說。正氣凜凜。
然其議論未必即有當於夫子之權。朱子與門人問答可考。而
饒雙峯亦謂需是孔子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
立之時則可。斯言是也。蓋聖人自不北面無父之人。若輒痛哭
改過而授政於夫子。則輒無廢父之理。夫子又安能佐輒而反
廢之哉。此時正名。只正得這一層。若蒯聵得罪之一層。則非輒
委政於夫子時之所能為也。如果輒能從夫子而讓父。則定位
之後。夫子必委職而去。蓋此亦一無父之人。夫子又豈肯北面
事之。而情理事勢。又豈能一面迎歸。一面即諷其讓公子郢乎。
且當時天子方伯。若猶可號令諸侯。即衛又安得無道至此乎。

亂邦不居。大賢以下。潔身而已。衛君果待以為政。需是孔子方
下手做得。聖人之行權。固非可以鹵莽臆決。然此事亦需直窮
到底。不但傳習錄中語。不免私意。即胡氏之論。亦需更有商量。
按靈公立三十九年而為夫人南子召宋朝。計其年不下六
十矣。南子猶少艾。其為繼室無疑。朱子或問。亦有南子既非正適之語。或泛自妾嬖而寵貴之。以為夫人。未可知也。後三年而靈公卒。輒已成人。則蒯聵決非南子所
生。史記書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則非其
所生之母可知也。靈公曾自以嫡母姜氏之淫而殺之。故蒯聵
亦以其繼母之淫而欲殺之。彼固以為母后而有淫行。得罪於
宗廟。直踵其故事而已。不知父既正其為夫人。則儼然母其子

矣。子不可以殺母。而蒯聵之情。罪又不可直以圖弑其母蔽之。
故先儒皆言其得罪於父。曰得罪於父。則蒯聵之罪當。而南子
之罪亦不可勝誅矣。然則南子者。靈公之仇讎也。蒯聵豈不念
殺此一人。即失此一國哉。乃徒知雪父之恥。不知圖殺繼母之
得罪於父。負此名也。以出在蒯聵。自不當返國。又衛俗淫亂。雖
國人亦醜然不復見南子之可恥。而徒藉口於得罪其父之人。
故助輒以拒之。然蒯聵之亡也。靈公無廢奪之命。亡人之子輒。
靈公又無繼立之命。其立也雖出於子郢之言。而實授於南子
之手。此名之不正者一也。蒯聵之入也。趙鞅實使之。蒯聵固不
當入。然亦既歸求先君之所不廢。國人安得而廢之。此名之不

正者二也藉曰國人之廢尚出於公而為之子若安得而廢之此名之不正者三也藉曰有王父之命則古之叔齊不嘗以天倫為重乎蒯聵既入則輒當逃而去之況無其命而又稱兵以拒此名之不正者四也是以春秋之法雖不沒蒯聵之罪而未嘗不原其情其出奔於宋也書曰衛世子其納於戚也亦書曰衛世子世子者名之所自出也正世子之名非子世子也所以罪輒之不當拒王父之世子也然則輒即他人子猶且不可而況所拒者即其父乎此義明則蒯聵固申生之罪人而凡為淫毋逆子者其亦可以知所懲矣　此章禮樂只就事上説不關制作然制作源頭亦即在是孟子言禮樂之實亦只是事親從兄有虞舞干羽而苗民格周公制禮樂而刑措不用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可知聖人之言隨手拈出便是一部古今

學稼章

請學稼圃大抵是之為人只計較現前得失所以先事後得先難後獲夫子屢以此教之此章上好禮云云正與崇德為仁是一條路上事　三個上好字直以君子之所學對針小人

誦詩章

善惡美刺興衰正變便是好惡修省大源頭可以放之四海而準不達則面墻而已春秋傳內賦詩贈答委曲和平所謂不學詩無以言也夫子兩次教伯魚只此一章盡之　聖人之教體

立用行誦詩三百只提掇起身心性命政事言語特其發用之最切近者耳　論語兩言詩三百都是删詩後事太史公説古詩三千篇必有所本

其身章

是古今通論却似為下章魯衛之政而發

魯衛章

魯衛皆可以興周以其為文王之後兄弟之國也孔子既不得志於魯猶思得志於衛故居衛最久乃其不能貴德尊賢正身以正朝廷如出一轍只兄弟也三字無限包含其殆自衛反魯之計決而後發此歎與

子荊章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衛尤奢靡因舉一人以為勸聖人固是小善必錄然道不外乎家常日用未有荒於家而治於國者亦未有奢於己而不儉於人者

適衛章

凡天地所生者有物必有則聖賢之治天下只還足他天地有物必有則的意思雖堯舜禹湯未嘗溢於分外也富之教之只了當得一個庶字以衛之亂而人民濟濟天地不負人人負天地耳讀此章需見得聖人悲憫之心字字攢眉説出聖人之心雖則富之教之常覺歉然聖人之道要富便富要教便教更

無停待需見出此而層語意方圓足。

苟有章

如有用我者為魯發也。苟有用我者為衞發也。是時魯衞之亂極矣。而聖人之拳拳如此。其適晉而返也。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姬姓之可以興周者獨此耳。若夫齊楚之民去之而已矣。期月三年。其規模次第備大概可想。其神化之速則不可知矣。

善人章

一變再變。就中雖有殘暴可殺者。聖人想只立地化得。不需曠日持久。善人則全以柔道行之。需是一邊扶植元氣。一邊使他

習俗漸漸消磨。故遲以百年。聖人感歎此言。固是傷時之亂。思善人不得而見。亦恐三代之治難復。後世獨有善人可望。若西漢文帝者殆其人與。　因思善人吾不得見一章。聖門許多人物。君子善人有恆班班不少。何故說得艱難如此。以此章說善人推之。恐彼一章不但為學者發。兼為有國者而言也。身世一理。聖人所言橫衝直撞。更無些子阻擋處。又可知有恒二字。便是善人踏腳下手處。為邦百年則久於其道。天地亦以有恒者報之矣。

如有章

此又前二章當為一時之言。　必世後仁。譬如天地之生意需待春深了。方表裏俱透。　注引程子言皆以禮樂興為仁字之證。蓋萬理一原。仁便是禮樂根本。禮樂便是仁之散殊。盡頭處。夫子言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可知禮樂興則刑措矣。刑措則仁之至矣。

苟正二章

其身正章為君言。此為臣言。自不需說。疑此亦為冉子而發。於從政乎何有。況為宰乎。如正人何。況主政之卿乎。政者正也。公議而私謀之主者不正。輔者亦不正矣。　集注有政與或問異。

定公章

一言興邦喪邦。亦是當時人言如此。故孔子別以人言證之。

人言本自平說。豈可預作低昂。只孔子節取人言處。卻藏有一番轉折。固是為定公言。故不及臣。政使為臣者。能知其不易。猶不能必其君之信任與否。未必一言可興也。惟為君者能自知其難。則有是君必有是臣。其興也勃然矣。　如其善一層不是故作委宛。蓋惟其言而莫予違。便可喪邦。猶恐藉口於其言之善者。補出方無滲漏。

葉公章

兩句平說。就中層次卻有推鑿處。蓋近者悅則遠者來矣。近者何自而悅。又需追向裏去。此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同意。家語云。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

亦述此可互證也

子夏章

子張是推擴得太廣子夏是收拾得太緊故各告之然欲速則不期倦而倦矣見小利則雖忠而不足以爲忠矣病異而傷同藥異而效同語爲政屢矣此二章一遡其源一窮其獘尤爲要領宰天下當如此矣

直躬章

許以爲直直而無禮皆是不仁證父攘羊或不忍其父之爲盜而失於愚戇者有之至儼然以直躬稱則父但攘羊子且攘父矣流俗艷稱而不知其陷於大惡故夫子亟正之然明季臺端

至有劾其父以媚閹璫者何代無賢可歎也

樊遲章

曰愛人曰先難後獲皆是從心上說此則示之以事而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蓋此心此理無處不然即事常存則仁在其中矣在人者彼與此原無有二即在我者心與事原不相離

子貢章

分言之則行己有恥是立體下二句是致用要之行己二字已該體用有恥則崇德而日新矣不辱特有恥之一事耳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乃子貢所優爲者本領却需從行己有恥做出故以此告之竊疑子貢在聖門品第最高當時從政者每辱君命

只此一事子貢豈不知其爲已所不屑者而猶嘖嘖艷稱之乎愚以爲此章首節是主子貢之問夫子之答相視而莫逆矣其次以下則子貢之所以方人也夫子所答皆是從行已中抽出來說至於末節則以爲成周盛時士之出於學校者觀其爵可以知其德今之從政者不出於學校而出於世卿乃從士字源頭說方到此夫子或見其問每下而因以警之若子貢意中則豈屑屑以此自効苟耶蓄疑待質不敢以舊無此說而隱之

此章到底只是論士非泛論人品注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恐只說從政於三家之門仍是士字盡頭處如季康子問可使從政之類非徑指世卿也蓋謂今之從政者不過受世卿

指揮同惡相濟無能改於其德耳邢疏亦云今之從政之士正可與注中屬字相印證

中行章

夫子此言必在顏淵沒後聖門惟顏子是中行如曾晳便是狂者漆雕開便是狷者然而曾子子貢卒聞一貫此兩人狂者乎抑狷者乎蓋曾子惟能充狂者之量而擴狷者之行則狂不至於過而狷不至於不及是以歸於中道子貢則狂雖亞於曾氏狷雖亞於漆氏而其聰明則獨近乎顏子狂狷兩家都牢籠他不住所以亦聞中道

南人章

恒者恒其德也德有小大皆無以不恒而至者故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此章蓋思見有恒之注脚小而巫醫大而天德王道莫不自此基之

和而章

此即易事難悅章注脚也和故易事不同故難悅同則易說不和則難事矣公而恕私而刻要是與此同一注脚

鄉人章

好惡從來不可齊從齊處觀人子貢之問合下已到水盡山窮處然好惡即或可齊而人之類則斷不能齊便從不齊處因而齊之夫子所答仍只在山水中間却已別有天地

易事章

此節書通體作側勢不但首句而平看不得君子到底是易事小人到底是難事難悅易悅只從反面處襯墊正見他所以易事難事處細玩白文接口便注解悅字一層而以及其二字作轉合語可見且反面中便藏有正面在內假如以君子事君子事々皆以其道連悅也易了只此便是易事以君子事小人斷不至不以其道連悅也難了只此便是難事　注公而恕私而刻是將通節渾淪語氣從顛撲中看出世固有恕而未必公者惟君子之恕不是一味寬容故需從公處轉看出來雖私而刻者亦復如是若板煞作兩橛看便令語氣不合而道理亦無全相矣　事字所包者廣齊家治國皆有之不止是人才遇合且需理會通節語意君子實在易事却似不易事者難悅一層正是顛撲他易事處故以及其句收歛之如將首句作兩平則注當云恕而公不當云公而恕矣　所謂悅之都是人事中極停當可喜者皆事字內應有之境轉關却在道字上分別若合下便將悅字看壞則諂諛迎合中更何論道不道耶　需從旁邊看出則君子身分乃有全相一切語意都活

泰而章

惟循理故器大而能容惟逞欲故器小而自縛　雖學問事功皆有可觀而好以怒氣凌人者便是驕而不泰

剛毅章

世俗所謂仁者與此正相反從巧言令色及仁而不佞而草取公案則聖人醒世婆心針々見血

子路章

三疊字分看遞看各有地步又需於合併處一氣呵成　統是對針子路氣象處子路問士仍帶他率爾節本領來夫子所言正好與為國以禮處參看論語兩章論士皆從言動交際上說平日一身一家學行已篤只看他用處如何子路勇於責善夫子恐其一味直率因以恭和語氣告之切々不但是意原是敎告懇切怡々不但是色亦兼言動在內下文方恐混於所施非處

已從交際上說。固不是籠統虛言氣象也。

善人二章

善人章是因次章而發。善人教民七年。此句讀斷。蓋陶淑其性情。固是不足。而運掉如臂指。則亦有餘。曰可以即戎者。極言教民之效。雖戎亦可即。不則守猶不足。況戰乎。必曰善人者。出以仁心。非陰圖所以用之也。春秋之兵。猶寓於農。而列國吞併已久。其民於新附之國。自不相習。且德教漸衰。即本國之民。亦無復親上死長之意。不教之民。需兼此二意說。

萊根堂劄記

論語五

萍昌　夏力恕　著

憲問二章

原思為夫子之宰而亦辭其粟。則是穀恥之說。反膠固於心而為其所累。是以徒知私意不顧於事之為仁。而不知夫絕於心之不得為仁也。兩章類記。然有深意。不行二字。若在聖人分上。便只當說絕四一般。只此是仁。以其出於原思之口。不自知其強制。只當說之不欲無施。出於子貢之口。不自知其自然。故夫子知皆進而教之。但子貢是現身自問。故云非爾所及。原思是懸空質詰。却不必坐煞說他。須看取渾淪語氣。

士而章

懷居與於利不同。己所便安之處。即與世無爭。不在利欲之列。只此一點流連意思。便沮遏著上達之勢。

危言章

論語言有道無道屢矣。大率皆因有道無道而指其事斷其人。此章却兼以君子言行之小異。定此一邦之有道無道。若曰何以見邦之有道。其君子皆危言危行。若危行而言孫。則其邦可知矣。合觀前後說有道無道處。方知此章語意不同。思古慨今。覺有無限深情。然聖人示人涉世之異用。亦在是矣。

有德章

言人可即本以觀末。不可因小而信大。有德者必有言。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有言者不必有德。聽其言而觀其行。仁者必有勇。仁不可為眾也。勇者不必有仁。可使治賦。不知其仁也。

南宮章

通節比體南宮自道古夫子亦許其道古都不曾說破却是記者默會此意特書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兩句於中間作細一切注脚都向空中發現聖門文字之妙如此　尚德句却是注解君子句不應平說

君子章

謝氏專以心言言心則事在其中如無私而未必當理亦非仁

愛之章

此節道理本寬濶君臣父子特其最大者爾朱子言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其姑

息處乃非所以為愛也由此觀之愛而勞不獨父子則忠而誨亦不獨君臣矣只忠告便是忠為人謀亦是忠人每貪好議論不知道理完全通透則議論更高　忠字內人物品級不同誨亦如之聖人槪以能勿二字固可覺君實則勉臣注中兩知字本極分明熟史學者不免傷心遇合要非聖人本意

為命章

春秋列國辭命都有義禮遜讓之風鄭則以小介大常以此抗強鄰而不攖其怒尤見剛柔交濟之難故夫子稱之四人雖平列然毀以子產則又有廣集衆思已精益精之意　只為命二字命之所以成於一國而顯於列邦者而遍俱到便可見春秋筆法

或問章

伯氏先雖有罪然沒齒無怨則亦賢人以仲之奢靡何難罷役庇之而忍令以疏食老耶故此一事可以見立功之大亦可以誅雜霸之心且子產子西皆原其心而定之不以其事也至管仲則猶舉此一事其功固在其心亦可見矣聖人之言氣象淵涵熟味之可見　只人也二字早已褒貶俱到與上文語意迥別

貧而章

無諂猶可制之於外怨則生於其心貧而樂固難無怨者樂之漸也此仍只說無諂無驕之易只為增出個無怨之難便藏過

了無諂之易蓋錯舉互文也

孟公章

只是可為家老不可為大夫趙魏滕薛特推暨言之耳

成人章

成人二字渾言之則是全人分言之蓋成其所以為人之道也非踐形之聖不足以當之　正為四子之所長雖有天資而學力淺都不曾向禮樂中鎔鍊過合而有之雖曰兼全而其長處之短自在從而文之雖云更進而其根柢則已釘在那裏洊才全德備仍只是四子分內之才德中正和樂亦只是四子分內之禮樂耳如此則亦可二字方得脗合次節亦可句與上文語

同而神味迥別正就子路之所長而激厲之也

子問章

如時人所稱不過一木偶耳如公明賈之對便合時中矣聖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然衡人必核其實者恐色莊色取之害及人心而流為風俗也

臧武章

武仲辭令雖柔而形跡顯然聖人非但誅意而已蓋凡有才智聲望者其行事易為人所稱效雖史冊猶表為美談何況流俗之耳目聖人關邪閑道惡紫亂朱此及上章皆一意也　為後之為鵝山魏氏謂臧為也按臧賈臧為皆武仲之兄弟武仲致

大蔡於賈使請立後賈使為納請乃立為是立為非武仲之及料而於此處文義亦不甚協注不言臧為者職是故也

晉文章

覇者假仁假義都是借正路上樹之風聲聖人便從他假處判取優劣晉文純是譎連假也假不去故曰譎而不正齊桓固是假正卻還假得去故曰正而不譎先需認定正字真面目方於書旨不謬方於春秋事跡了然言下　伊川謂晉文譎掩其正齊桓正掩其譎恐不知者以為為晉文闡幽方且左文而右桓也故宋子不主其說然齊桓之正掩其譎此則千秋定論矣

桓公二章

此處仁字需善看桓公所在侵伐陳兵不戰是他恐有萬一之挫致損威名又或殺傷過多激怒其心後將有出死力以圖之者故假此以為高然以視川原血肉之不仁則此為仁矣尊周攘夷是他精個奇貨以號召宇內其實但圖利己挾諸侯以令諸侯而已然以視僭王猾夏之不仁則此為仁矣當初子路子貢若問管仲之功若此可謂仁乎夫子必不許其仁歷觀論語論仁可見矣正為二子合下便斥其不仁然則血刃流膏坐視天下之不正而經於溝瀆者反得為仁乎故夫子得以仁之事稱之寬假之際各有道焉伊川謂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亦可見　子糾小白皆僖公之庶子而襄公之弟也程子據漢書

薄昭有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之言謂小白為兄子糾為弟胡傳因之然韋昭本注云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蓋謂文帝兄而淮南弟故權辭以奏耳荀卿在薄昭之前而曰桓公殺兄以爭國莊子又有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之語古越絕書亦謂管仲臣於小白之兄管仲大匡篇敘僖公之子亦先糾後白然則糾兄白弟證據井然矣愚以為襄公倉猝被弒繼統無人皆未嘗奉先君之命以理而言世亂擇賢而立重國本也以勢而言有先入之賢公子而不立可乎然則論管仲者不當以兄弟為證當以左傳先後之語為證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

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此出奔之先後是小白賢而避亂早也傳
又載明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此返國之先後是
小白既成其為君而糾與仲皆臣也又按雍廩既殺無知齊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夫國亂無君之時先入者宜為主取小白又賢召之者又天子之二守則小白之當立明矣管仲不幸
而奉子糾雖死之可也然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子所以
有匹夫溝瀆之喻而程子曰兄糾弟之言不必盡當朱子蓋別
有取焉所謂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者也集注謂管仲有功而
無罪假令不死為失節則孟子之薄管晏極矣獨無一語及此
亦自可見若徒以其功之大而節取之則設未及立功而死將
若之何而誠有大罪亦豈功所能掩哉蓋謂王魏先有罪者以

建成之已立為太子也謂管仲無罪者以糾未成其為可立之
君也然則謂罪者特不以失節之罪罪之耳若其為過又豈細
故哉方其始之奉子糾而圖入國也勿論兄弟國既大亂皆可
以奉但小白既自莒入立數月矣宗社有人仲若能止魯國之
師與子糾徒手而歸齊抑或長此出亡永消禍釁齊安得而殺
之然則殺子糾者非齊也管仲也此又朱子所謂以義責之則
有不可勝責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者聖人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以此責之夫復奚辭然則夫子亦未嘗不
以活天下之功貸其殺一人之罪特仲與糾國事未定未可遽
以君臣之罪罪之故家語載孔子之言亦曰子糾未成君而管

仲未成臣是可證也此事千年聚訟輒為平情而論之如此善
乎朱子之言曰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
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
與權者其孰能知之

公叔章

公叔文子之臣原其始大夫僎著其終與文子同升諸公補敘
中間事離奇錯落若不相屬絕妙記述之體　檀弓載貞惠文
子之謚引三事以釋之而升僎不與焉撫星宿而遺羲娥夫子
若有所為而言

子言章

此三事便是個禮樂兵農之大概三人皆非衛之良也而用當
其才猶能不喪況又有伯玉鰌由史魚其人在乎孔子所以久
於衛者正以衛多君子衛所以無道者正以不用君子耳

其言章

言顧行顧便是怍字來路恥躬之不逮恥便是怍字去路

陳恒章

女樂之行是魯國治亂一大關陳恒之告是天下治亂一大關
是年春西狩獲麟夫子已知道不行矣是年夏猶請討陳恒則
聖人之不忍絕望於天下也　左氏好計利害往往託為聖人
之言而失其實此章程子辨之可即是以推其餘矣

子路章

盖有能犯而不免於欺者矣未有勿欺而不能犯者也只宜犯而不犯便是欺又凡所犯之大小輕重剛柔緩急稍過其則以求勝與不及以免禍若皆欺也　此乃為能犯者溯本源非是為勿欺者講作用需看出此六字體用一串處　吾友徐佑倫謂後世事君者特將聖人所言倒置兩字耳勿犯也而欺之便成六字金丹此語令人汗下及閱精義乃知范氏已有此說賢者所見略同

上達章

君子小人合下便有此境界君子小人到底都是無盡藏周書

惟日不足四字兩邊達字都形容得透

古之章

為己之意中庸以此終篇只一點誠字根苗直達到無聲無臭真個為己則凡汲汲皇皇濟人利物都是為己真個為人則凡文章氣節理學高隱都是為人故朱子謂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無若此之切而要者　伊川成物喪己之說不但推廣言之是將為人二字作好一層看然非夫子所言為人之正解朱子或問已辨之盖為人為己只是有所為而為與無所為而為之別耳　求諸己是反求而自責自訟之意為己是務本務實闇然自修之意兩者相需而語各有當

蘧伯章

衛事叢脞極矣以賢者而仕於亂國或剛或柔動輒得咎問以夫子何為盖危之也使者不但知伯玉心事兼道破衰朝景象寡過未能正是他卷而懷之之處方知伯玉孔子與使者一氣相通何嘗不是省身克己常若不及意思只從他時勢地位打穿出來覺注語更加親切

君子章

此是曾子一生得力處

恥其章

聖人說言行處總是一意記者隨所聞誌之而此則鞭辟學者

矯揉用力之處尤為深切

道者章

不憂不惑不懼亦不是仁智勇者自信如此亦是從旁人看出這便與我無能焉子貢乃見其能處一氣相通此三句先看得透則夫子無能之意更透若如王仲淹說天下皆憂我獨得不憂天下皆疑我獨得不疑窮理盡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道理何嘗不是只為但偷取得聖人道理却走失了聖人氣象試將此章對照則知其一團矜氣直與孔子德量相去天淵矣大抵後世儒者要學聖人只浮面上牢籠得極像的定知其偽

方人章

若說方人全不是便遺卻窮理中一事從不暇二字反文體認便有無限修自事滾滾出來

不患章

此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語氣一順一逆只是反覆言之。

不逆章

非是不逆億外另尋個先覺道理亦非是不逆億便可先覺方知抑亦二字作細處是一折打轉又是一滾說出後世[illegible]只是從逆億中假充先覺釋氏之學便要不見不聞無所不覺都與聖人之道雲泥阻隔

徵生章

無乃為佞需看為字非是竟指其佞深責其不合與世周旋而曰將以為此乎蓋所以激之也　禮恭而言直禮便只從言中看出正如天道之一氣流行而陰陽各得其所此謂從容中道

驥不章

自驥言之力與德只是一氣生來一路用出只為天下有有力而無德者始以驥稱德力之分正從稱處見得非是說無所用力尚只靠德先需將力字看得十分有用斷不可少的則德字方更進一層方是即此而深求之不是離開作兩撅也不是驥外別尋稱謂只驥便是稱正辨驥之所以得名耳

或曰章

大道有舒慘人心有好惡好善惡惡者分之殊能好能惡者理之一至乃我所德怨之人雖好惡亦自此生而其善惡則不可以遽定或其人善而有德於我亦或不善而有德於我或其人不善而有怨於我亦或善而有怨於我好惡之權難以膠固惟有稱物平施而已為我者之於人只是有惡無好兼愛則有好無惡合下便走向一偏然釋氏慈悲普度全是兼愛而以德報怨乃老氏之學卻似與為我者之有惡無好不同需知此不是好意是要愧死這人使他無容身處正有惡無好之最毒最巧者所以流而為申韓

莫我章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下學人事上達天理都是天人擺列著說不怨不尤是無物之心自上貫下不怨天心與天一也人只是天之散殊者耳不怨天則不尤人矣下學上達是有覺之心自下貫上下學當人以合天也天不過人之全體者耳下學則上達矣不尤人則人不自知其偏何由知我之全下學則人但知我之博何由知我之約夫理之至全而至約者天而已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天何言哉獨契於心而已矣

公伯章

此蓋夫子為司寇使子路墮費郈時事故夫子以道之行廢為

言沮子路正所以撼夫子也記者因識其語以為前章不怨天不尤人之證　人知女樂之受（微肸肉孔子其行矣不知伯寮之愬微女樂孔子亦將行矣蓋或志則諫聞早前已不可與有言之至受女樂則怠荒顯著孔子蓋之不諫而去其幾有先見者也然猶以燔肉孟子所謂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者其不以此與）　史記以察為弟子舊注馬氏因之聖門中豈有此操戈入室之徒故朱子不載其說

賢者二章

有道之世無隱者巢父許由不見於六經特莊周之寓言耳有亂世有亂國至色與言則其幾又微矣分四者記七人其辟其作因可傷然亦未嘗不為賢者幸也　辟世辟地亂之已見於天下與一國者也辟色則知其根於心者亂矣辟言則知其措

諸身者亂矣自易地觀之（有顯微早晚之不同異致）自一身觀之則思以易天下者不忍於辟世辟地而觀色察言亦未嘗不留其身以有待也

石門二章

晨門入耳便著斷語更不疑天下有二孔氏荷蕢聞聲而知心已為聖人所感然以疾世之深更不欲天下容一孔氏語氣抑揚雖不同要之總是能知聖人總是不能為聖人皆前章所謂賢者也諸隱中荷蕢最高

高宗章

三年之喪一見於虞書再見於商書而二十五月而畢閏月而禫始見於禮經意其制亦自古矣　冢宰蓋三公攝之三年之聽不獨嗣君得朝夕几筵即一切當損益者皆可稟而集之以待三年之後稟令而行所謂三年無改者其源蓋出於此全非子之心養人君之度屏近習窺伺之漸啟薄海哀慕之忱正所以弭禍亂於未然也　諒陰朱子仍主鄭氏凶廬之說乃蔡氏所得於晚年面命者晉太始十年元皇后崩杜預建議天子之禮既葬除服不與士庶同朱子及勉齋黃氏皆深譏之杜蓋借諒陰為心喪之說也

上好章

好禮則辨名定分上行下效皆在其中易使只是易於運掉

從所包者廣不止一事　禮達而分定語類云達謂達於下

子路章

修己則合內外本末皆在其中以敬則合五常百行皆在其中修己以安人安百姓則毋不敬矣　只為看得自家一副身心與天地萬物毫不相干所以信不過修己二字只為天地萬物己治己安便看得自家一副身心更無餘事所以信不及堯舜猶病信不過修己二字便將內外本末看作兩橛信不及堯舜猶病便將皇帝王霸看作一例此天德王道所以架漏千年也

原壤二章

異端以禮為外末俗以禮為苦是以同出於不敬而因上章修

已以敬之說類記之四脛所以成故人欲其朝聞而夕死也將
命所以裁後進欲其精小以高大也　朱子云原壤無禮法淳
于髡是個天魔外道本非學於孔孟之門者陸子靜如何將來
作學者並說得象山天資人品甚高然學未聞道詆之者遂波
其長而身之者乃過其實至晚年定論則尤可笑歷觀朱子之
言可見矣

衛靈章

靈公問陳孔子直以未學軍旅折之可矣爰及俎豆何也靈公
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蕩棄禮法故因以俎豆之事啟之而乃不
復問可以行矣續記在陳絕糧者所以記其行之速略無儲備

也以浮海之勇而不免慍見記聖人之處困而亨也　明日遂
行使靈公稍有人心亦將因此悔悟乃知聖人不但見幾自潔
即覺世之仁心亦在其中矣

賜也章

聖人分明說博學說好學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首節文
義語氣全在以予為若與五字上見得若曰汝以予所為但止
乎此耶是算法中滿十歸一的道理不是忽然一筆掃空也
曾子篤實事事從心上做起忠恕是他固有的但猶未知其為
一貫也夫子亦非分外與之特使其生平所得力者至是始豁
然耳子貢聰明事事欲學著聖人然終身學不完只眼光周遍

處也自不同夫子亦非奪其所有特使其生平所得力者至是
有歸宿耳一是教他從裏面推出去一是教他從外面收進來
兩邊分量不同其教之亦異然只此便是聖人一貫處

由知章

子路知的工夫少生平勇於為善無處不是德而未嘗深悉其
精粗離合之所以然故雖為之而不能竟其味也　德非已有
之不能知是究極說若推本言之則非真知者亦不能為已有
也知德二字便是一部大學精蘊

無為章

聖人形容盡致注復推勘入微更無可說竊以為此章并可以

作韶舞之序韶舞之所以冠絕古今者其源蓋以此其氣象亦
知此舜后德讓鳳儀獸舞便可想見恭己正南面的意思　無
為二字蹈空讓不得蹈空則是黃老也恭己二字著跡講不得
著跡又只是臨朝淵默尊嚴若神仙也

問行章

夫子於干祿則言之刻厲於問達則言之諄復於問行則言之
簡而決都只收斂身心更不別求經濟固是對針子張要之徹
上徹下惟此而已　立與在輿固是隨手拈來說亦正好從行
字端倪看出

直哉章

寗武子史魚蘧伯玉皆衛大夫孔子皆以有道無道言之武子當文成之間文可曰有道此兩人當獻靈之際皆無道時也即武子於成公時始見春秋文公時則其父莊子執政武子無事可見然不得謂文之非有道也而議者猶疑之至於獻靈則其無道審矣因思此二節道字最輕有道不過是無事而亂未作之時無道不過是有事而亂作之時且春秋時安所得有道之邦故知凡言邦有道無道者此道字輕若天下有道無道則舉治亂不同之極而言之此道字重一例解說不得即如此章需分國之亂與未亂言之方與兩人事跡脗合且更無疑於武子之未事文公矣

可與章

師友之接引君臣之遇合皆在其內失人者傷於過是孤高一流失言者傷於不及是熱腸一派

志士章

聖賢不是教人輕死只是從極重大處喚醒人蓋曰求生則固無可生之道曰成仁則亦無竟不死之道也成仁就所以有生之理言取義就所以處事之理言其實一也

子貢章

聖人教人毋從他長處摘出短來如夫我則不暇是也又即從他短處引出長來如此章便是就他方人處藐辟出切己工夫

諸大賢以下長處即其短處即其長處長短只從一事上看　子貢雖恍不若己要是高視濶步當時大夫未必看在眼裏然其中豈無賢者一例藐視他不得只此便是收放心以友輔仁需是友之仁方成就得我之仁此二句又自有低昂　告顏淵以為仁由己便是當仁不讓於師告子貢以事賢友仁便是以友輔仁兩人分量不同而功夫一致

顏淵章

克己復禮是從一身上做工夫到得治天下亦只是此個工夫前四項是復禮工夫直復到前古聖王後二項是克己工夫直克到子孫臣庶不復則無以勝所克不克則無以保所復也

聖人原不過檢括要處舉一二端使之推類以盡其餘從大源頭上見得端的方不屑屑於象數名物間　夏時殷輅全與周家相反以周公之聖豈無絕頂見識需知前聖後聖損益相因處方握得大主腦　六代之樂皆可觀德十五國之風亦皆可覘俗都存在那裏所以季札請觀一切奏之孔子從治世之樂檢出個韶從亂世之樂驅除個鄭只此便是損益關頭便是克復主腦聖人憂來世深矣　萬幾百度同歸於此為邦者以一人聽之到此地位四勿工夫聽為尤要放鄭聲所以澄聽之體而凡女謁之戒統此矣遠佞人所以防聽之用而凡賢奸之辨統此矣聖人言語包括總覽濫觴早已千支百派都在裏許

春王正月各家援引迄無定論要之夫子雖主行夏時而春秋紀事卻用周正詳具證疑編內

遠慮二章

此必有為而發下章亦因此言之履霜堅冰是謂遠慮剝床以膚是謂近憂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此語自好

臧文章

仁者智以成仁不仁者智以害仁成仁則其智大者其仁亦大害仁則其智大者其不仁更大聖人定罪正在個知字上　或疑智亦性之德何由害仁曰此蓋道心之陷溺於人心者耳觀仁紂四德則亦可知不仁者之於四德矣

躬自三章

此三章皆有所為而發都是從末句見得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得其分之殊乃不害於理之一遠怨特舉其效之一端耳

釋氏之學終著思量便與打出正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可知一切言行以徑情直遂為良知本來面目者都是脫離格致圖圖吞取一個誠字

群居終日四字似應分屬下二句群居則所言何事終日則所行何事不及義者其弊中於子弟之聽聞好小慧者其機發於國家之事變

義以章

夫子說禮讓合之總是一個禮分之則禮是禮讓是讓故此章禮以行之又說孫以出之禮是嚴處孫是和處所以朱子解和字以從容不迫正從孫讓兩字看出　程子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此是從義以為質上尋出源頭故朱子謂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又曰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云云非是將易語與此對說蓋義以方外便是義以為質所謂敬以直內者敬之所以成始也禮行孫出信成則又敬之所以成終也此程子引而不發之旨

君子三章

無能固不干人事不稱亦不干人事不病人是求諸己疾沒世亦是求諸己求諸己則無樂而有喜求諸人則護疾而忌醫君子所病是以在此而不在彼求諸己正是為己工夫下手處此三章一層鞭辟向裏一層不解筋節相通處不知類記之妙不是黯然消魂便是老當益壯更上一層亦只恨齟陋沒世文采不傳於後而已都不免與聖人所言同床各夢病無能求諸己正是疾字究竟所在不解此則滿肚皮熱念只證成個烈士狥名耳需知君子是何分量名字是何境界是何着落便開許大胸次亦驅除多少人物只君子二字便是名

矜而章

剛者高明柔者沉潛此兩項人都解矜羣剛者極力成就個剛不能柔克柔者極力成就個柔不能剛克這便是爭剛渚但與剛伍更不以柔濟之柔者但與柔伍更不以剛濟之這便是黨爭黨二字且需看得精深微細不要說到忿氣傲物纔是爭樹植私門纔是黨方得其解故此節矜羣未可說向聖人分內爭黨亦未可說向小人分內也　矜羣之所以異正需從不爭不黨上勘出要只成就得個君子之矜羣却又不是個衆人之不爭不黨　矜羣是從聖人降下一等說乃賢知者所公共有的不若聖人則并矜羣之迹都化矣持己處衆地位各別就中自有分隕分陽迭用柔剛的道理然所謂不爭者不是不與人爭只

自家不肯近名不露圭角而已若將羣字粘着求身親求合轉離矣　矜羣亦是從旁看出若自家有意為之便是爭黨

君子章

小人多是說得好故君子之所以待之者如此

子貢章

推己及物只是培植此心由本達末自然生生而不已所以終身可行　曾子得聞一貫之後却以忠恕教人子貢得聞一貫之後方以忠恕自効兩賢分量進取不同如此曾子是以己之所能者及人子貢是以人之所能者反己　子貢未聞一貫時問不貼近到此曾子是行成了更無所疑惑子貢是知得了方去補工夫先後次第定需如此　子貢是先挾個恕字的意思來夫子迎刃而解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等語說得太容易是未聞一貫時此處問得最要約所以知他是得聞之後纔思量着挾個恕字來

吾之章

誰毀誰譽是聖人一點恭敬之心都從義上稱停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是聖人一點惻隱之心又向智中流出不曰此心即禹湯文武之心而曰斯民即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民道統之源流冲虛之氣象更著分疏不得只覺得天下一家千古一日誰毀誰譽境詣固高然老氏之學猶假借得却是如有所譽一

層遡滿出根柢畫足了關相朱子謂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個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恝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韓慘覈之科者正是此意

吾猶三章

闕文馬借人亦直道之行於上下者履霜之漸已見於此二亂德則言之是非枉亂謀則事之是非枉生心害政抑又甚衆好衆惡疑合於三代之公而其勢不敢不察則直道之漸可以徑行而直遂也疑皆承毁譽章言之姑存以備一說

舊注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與史闕文皆不自穿鑿之意後儒多作與朋友共說但三代無乘馬者二說皆謂借人駕車而乘之也

巧言不但是口給如老莊告子之流蓋巧之尤者耳而亂字皆兼人我說其義方全

察之而是庶不失人心之公察之而非庶不失吾心之正好惡一定大則關朝廷之舉措小亦關鄉里之傳誦不可不愼也

人能章

論道之本體其合而爲眞精者則道不離人人自離道論道之發用其流而爲否泰者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解透前一層便透不過後一層　王肅言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此是從弘字分際說注人心有覺是從弘字根原上說誰能弘者

才也其所以能弘者由於心之能統性情也孟子說性情才說心爲大體可知此二句是星宿海　兩句截然分較固失聖人合併語氣然不得所以合併處正使渾淪說去終成兩橛需知下句四方八面其根原早藏伏上句甲裏上句透則下句亦迎刃而解矣

過而章

此卽周子所謂不改爲惡也

吾嘗章

不是憑空撰出亦不是自述迷塗勘破此旨便與世間一切語言同床各夢　首二句讀斷乃指其用功之專但以之思則無益以之學則有益如此看方有全相若將首二句一直連屬以思句便墮偏旁　無益二字正需從有益中判斷出來

謀道章

而也字作一串說而矣字作不佳脚語氣又需知而在其中均是從不在其中處搜尋出十分之一二來使人有意中之失而來意外之想總是爲而憂字作一大襯墊猶言世間雖儘有不可料之事而君子之用心則惟一致而已

知及章

仁不能守不止不是不仁亦不止是日月之至只是仁之分量未到耳仁能守之亦未說到純仁只是把捉得定此處需有分

朱子以大學之序分別言之天德王道兩邊俱到若知邢說得位由知守位在仁不止說何一邊其所謂知仁亦只是雜霸家權謀之知以小惠之仁耳 莊以涖之已是從禮上說 知及仁守便是倆定盤星功夫已到八九分不莊是氣習之偏元實不到處有戰懼而無威儀莊以涖之則禮在我矣動之則禮之及於民者需使其事事浹洽蓋涖之是身與民接此禮只在我身上動之則以事使民此禮便落在民身上所謂日遷善而不知動之不以禮則民未化而不足以幾乎必世之仁矣 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人未生有胎教既生有幼儀長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到盡頭處孔子只說不踰矩孟子只說動容周

旋中禮可見禮之源頭與生俱來推而至於修己以敬便可安人安百姓只是一串上事

君子章

此言觀人之法非泛論人材知字受字都從末事時閒中看出小大二字移步換形莫便泒定事件其理更為完足修齊治平在在有之若只將一肚皮後世史書橫寫較量猶非聖人意中境地也

民之章

此為下章不讓二字發端蹈水火而死水火尚是個爭不得的不仁則其心死矣未見蹈仁而死可知仁是個讓不得的

當仁章

凡問仁者聖人各與他說一般話如顏冉之徒便承任過去了其餘不免狐疑見得聖人途途是道他們各從一途走去如何到得仁字地位所以不敢擔當不知入道雖別其趨一也況乎千言萬語都是克復意思但所言有淺深難易之殊耳不擔當則百病叢生一擔當則勇氣百倍便是聖人路上所以說不讓於師當仁二字最重乃猛省策勵之辭不讓於師則當仁之符驗也 孔門多問仁隨其分量所告深淺不同然從此擔當去都可到合尖路上若推諉則無如何矣師字非泛言直以自身對學者說

貞而章

信自是好的諒則踐之太過好名之徒浮譽所歸正在乎此君子則裁以義而守之所謂貞也 貞固足以幹事智也未有識見不能統攝其始終而能守之定者諒則雖誠而不明矣 子產歸州田於韓宣子既自處以正又足以屈強隣而消禍釁杜氏以貞而不諒譏之不止解論語未的其看子產先未的也

事君章

止一敬字則尊安皆消食且後况敢萌驟進之心乎 用人則既冨方穀事君則敬事而後食上下各盡其心而已

有教二章

只是說不要檢擇好的方去教他類字正需善看注言善惡之
殊只當賢不肖相似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若如
舊注但言無貴賤種類幾曾見聖門中有屠儈盜賊立地點化
者後世不欲分別流品之論只是禪門惡習耳　道不同不相
為謀正是使前章無滲漏處可知類字不可錯會　注於兩章
皆有善惡二字一輕一重

辭達章

此語言文字之指南也明道覺世都從為己中出六經以外無
文字只為不免要人道好要知是無可達者只得鬼臉鯨牙排
山駕浪以張大之耳　陸機文賦云意不稱物辭不逮意此兩

句却及踢得達字透

師冕章

謝上蔡於酒席上片刻說一部論語只舉見齊衰節及此章誦
畢云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
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底看可謂最善啟發人者矣今
人自幼誦熟只是口滑不知埋沒許多道理如子張一問方不
枉親炙聖人

菜根堂劄記

論語六

孝昌　夏力恕　著

顓臾章

聖人之教仁義為先仁義之道忠孝為大如說孝不止奉事父
母下推則仁民愛物上推則報本追遠極之事親事天其理一
致皆孝之所達人固有私於所生尊養過隆曲從長咎而反不
得謂之孝者惟曾子傳聖道雖處貧賤而深達乎孝子之心故
以孝經授之孟子所謂守身以事親者養志之原也至於忠者
如冉有之聚斂及謀伐顓臾彼豈明知其非禮而為之固誤以
為忠於所事猶之從令以為孝而不知逆非長咎乃不孝之大

者也若聖人之所謂忠如忠於季氏者便須匡正季氏使之忠
於魯忠於魯者便須匡正魯君使之上安王室泰山之旅晏朝
之責皆懼其不忠於魯也於禘則不欲觀問之則曰不知公山
之召直曰吾其為東周乎皆所以上安王室也但看此章開口
便直從王室說起先王以為東蒙主雖魯且不得伐而取之既
不負險又世世事魯季氏安得伐所以深折季氏之不忠也既
不能諫又不能去所以深折求之不忠於季也有國有家以後
則又因魯事日非明示以忠君體國之要而季氏不忠之禍近
在肘腋不但子孫之憂而已況春秋之世自天子遞降以至陪
臣雖季氏之後又安可保乎下二章因此類記上遡乎天子而

下哀其子孫蓋聖人一時之言而謀及天下國家者其委曲深
至如此皆所以匡魯匡王室也夫惟聖人道大而能稽若三桓
肯用自有旋乾轉坤事業季孟之門所以終不用孔子者誠恐
此柄一失無地自容非若由求之可羈縻也處季孟之時須是
有孔子之德即移門可仕否則不足以匡魯匡天下而徒失其
身此曾閔之孝所以終身不仕於季氏也與　子路之死於衛
亦知忠於所事而不知所事之非顓臾之役非其主謀終始無
一語辨論故子路年長而記者先列冉有所以甚冉有也吾二
臣者一語似代辨而實分謗然夫子一則曰求再則曰求三則
曰求至結末始連二人一語其間詳略皆有意味　冉有雖不

知忠於所事之非而每舉必問此所以為聖人之徒季氏之事
凡夫子所以隂沮其不臣者此類不一斯又聖人過化之妙也
蕭墻沈六圃云蕭白蒿也莖直歷歷而生曰蕭疏祭取蕭黍
稷牲脂焚以報氣蔚蹺屏交牆明朗曰蕭墻朝踐炳蕭於此按
舊說但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之意金仁山亦謂屏限內外
蕭疏可通望故謂蕭墻姑存沈說以備叅考

有道章

此一部春秋總序也後儒惟荊川先生據此節以言春秋最詳
是允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　春秋時自天子遞降至於陪臣
戰國時則又降而為客矣秦始逐客其權漸歸於上始皇遂懲

末流之弊而郡縣之此封建之所以廢也然郡縣亦不自始皇
始自齊楚諸國僭王擴地寖遠已開郡縣之漸矣　三代盛時
禮樂自天子出征伐却散寄於諸侯然封建雖世及而九州之
牧伯不以世官此所以征伐皆自天子出也　孔注謂自隱至
昭為十世自文子至桓子為五世馬注謂陽虎三世而出奔齊
要之聖人亦據理數大概言之未必追論往事且統舉天下大
勢亦非專言魯國與次章不同　自諸侯出以下皆無道之所
流極不但諸侯之僭乃天子之所貽即大夫陪臣之僭亦皆天
子之所貽故末復申明之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所以探
其原也又繼之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則又究其極而言之

也只是一個道字從一人身上推論到底而諸侯之無道自在
言下更不須說下章方自諸侯說起　政不在大夫政字又從
禮樂征伐推下一層說不則只是首節剩語矣禮樂征伐固自
天子出而諸侯自有一國之政大夫之尊禮樂征伐自專諸侯
之政始陪臣又自專大夫之政始此蓋諸侯以下陵夷之樞紐
也天下有道豈止諸侯有所畏而不敢竊天子之禮樂征伐即
諸侯之大夫亦有所畏而不敢竊一國之政諸侯之大夫不敢
竊則天子之大夫尤不敢竊又可知聖人只提此一處便已源
流相接首尾相通不可囫圇看過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不
議到盡頭處厲王監謗道路以目便是議到盡頭處

祿之章

祿與政雖互言而武成列爵惟五實諸政之首魯自宣公之立國位之傳不操於君父而操於臣子是爵祿不自上班矣自宣至定爲五世此言蓋發於定公時然則自文至桓大夫亦五世而孔子以爲四世故注疏皆指文武悼平言但定公時桓子執政不應反遺之竊意宣公時季文子尚賢自武至桓則四世耳曰三桓之子孫微矣所以深警之蓋魯自桓公紘隱其後子孫自盡其國而公室坐衰則桓階之厲也

益者四章

三友三樂三愆三戒并九思皆非聖人一時撰出所謂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也三畏章語意又別

竊疑聖人所謂毋友不如己者如字義兩層意學力差等不及我者是一層道不同及損友不類我者又是一層有教無類教不擇人道不同不相爲謀則友固當擇人至於損益則尤皎然矣以此見子夏子張之論交子夏雖廹狹却未離故處

上章言損益之分驗於一事者此則損益之源中於一心術義喻利上達下達皆樂之深而不可奪皆不自知其損益此其所以益所以損也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皆謂侍於君子即言之一事已不勝其從聖人所以有何有於我之歎也

收斂得血氣便是變化之大者

三畏章

聖言固天命之所寓然不能究極精微終無了義實見得夫子此語如著蔡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放淫辭闢邪說是畏朱子大學不依古本孝經刊誤亦是畏總之天命二字是公共的惟聖人爲能造其極用疑用信都從天命上着眼信之固非阿其所好疑之亦非欲自成一家之言特惟恐其亂真均此不敢違天之意而已

生而章

知之二字是首二句公共的困者方去學未能即知然有可知

之路不學則絶其路矣學字直貫下去學而知之則直貫上去從知之二字認取真源關開路徑則推而尊之引而近之區而別之勉而望之一切都融貫在內　上字非推尊語次字亦非降抑語一連三項皆引而近之之辭於末句神理方爲脗合

九思章

論源頭只是有物必有則語功用則思不出其位而已

見善章

首節是兩見字説得的確是真個見的説得直捷是見了便行的次節却是兩其字着眼志不是小可的志道不是小可的道則求不是等閒的求達不是等閒的達　首節因其人而證其

語次節因其語而思其人故語脉先後不同首節言好惡之誠是一項事不是兩般人章傳道之有其為曾子華發也次節言行藏用舍之全亦不是兩般人却是兩般境曰未見者見其求而未見其達傷行道之無自所以為顏淵歎也

齊景章

到得死後用不着嗜欲惟有天理尚存到得愚夫愚婦用不着偏黨方知直道可畏是聖人特地喚醒人處　無稱不是千駟累人稱之亦不止是稱其餓此是異字源頭

陳亢章

古者易子而教又周流之日多不然豈聖人之於子漠不相關

乎學詩學禮學字下得鄭重是真個心解神會未也二字亦不是詩禮全未謀面只是承當這學字不住　言不止是說話是達得出來政事言語都在裏許立兼內外而言之是學到了手方有此效驗　疑有異聞是私說遠其子亦是私

邦君章

是時列國夫人之稱濫矣特冠邦君之妻四字是春秋筆法只此一事便可見天理自然之序不假人為却須人去湊合着他方解先王制禮之妙

陽貨章

聖人撥亂反正無不可為之地亦必審權量勢公山佛肸之欲往是他有個費與中牟猶可藉以興周陽貨只是個盜賊中流寇飄忽無定終不可得而轉移變化者故孔子不見然欲往者終不往不見者終一見則又聖人權不離經經不離權處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是此章注脚

性相章

天命之性固不可以近言氣禀之性絕不相同亦不可以近言惟自其未至於習言故曰近可知注中兼字初字之妙習之所以遠者亦由氣禀之性從近處漸移趲向遠處去故此兩句脫離不得將此意在一人身上見得是兩相字豎說處懸空一的將許多人都該括得盡即是兩相字橫說處不豎說不見本節

根原不橫說不但不能對照下章即本節義蘊先不完全矣聖賢言各有當性善自是性善之旨相近自是相近之旨然不相背也　聖人之言微始徹終其論性處尤謹嚴包括所以不可得聞此節書統人物而言之則萬物只同這一源雖人與物靈蠢不同而亦有相近者迨其後人與人習物與物習人與物又均為人所習而其勢漸遠矣合衆人而言之則人人皆禀五常之性雖自其初生已有偏全純駁之殊譬則同處國都而各有所適雖跬步已相離而其始固猶近也東西南北漸去漸遠則習之謂矣就一人而言之則其初之美者未必即為堯舜而其惡者未必即為桀紂雖其美惡之分數差等萬殊而其雖乎天而即

乎人者未久勿論美與美近惡與惡近即美與惡亦相近也惟習於善則美者益成其美習於惡則惡者益成其惡習於善則惡者亦變而美習於惡則美者亦變而惡是故以一人而與衆人之勢作聖作狂惟其所之以一人而通萬物之情誠至者可以盡物之性而下逮者遂以禽獸其身可謂遠矣然其聖而至於盡物之性者以其本相近也狂而至於禽獸其身者亦以其本相近也故近字內有危微境界而習字內分囿克工夫此率性之道所以取必於修而性善之旨所以取必於擴而充之以踐其形也

只天地便在氣質中惟其氣周流而不滞以質厚重而不遷然後生天生地之理天地乃得而宰之以生萬

物天地持載理之最大最先者耳天地生萬物萬物又各生萬物其理固輾轉相因而皆乘於氣質之中健順五常之德無一不備於萬物若理爲之也健順五常之德又莫不昏明純駁雜見於萬物之表反正徹范交乘於一物之間者氣質爲之也如天之雨水雨一也然未至乎地其形象不可得而言也故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既至乎地則亦既爲水而無復雨之形象故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雨之降也以潔器盛之則清以汚泥受之則濁入花蘂者香入厠溷者臭不得謂清香者雨而濁臭者非雨也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得謂雨之在天者原濁且臭也故曰繼之者善孟子所謂性善是也韓子之言三品周子之言剛柔善惡中皆擧清濁香臭而析言之也此外一切偏駁之說可不再喻而知其非矣

蓋天命之性初乘於氣質之中雖從此便有分別而相去不過跬步　間猶雨　初至　地雖有清濁香臭之分猶不甚覺久　而清者益澄濁者益濟漬　芝蘭者益香投　糞穢者益臭耳孔子言性只此數字已括萬世之議論道豈多乎哉

唯上章

味上章兩相字通智愚賢不肖而言也此不移二字則遠之至

極而無以復加者并不與習相干古今來并無第三項人如此則相遠不足言即相近亦不足言矣上智生來渾然是天下愚生來便將天理隔絶聞豺狼之聲而決其必喪羊舌知其不關乎習矣不關乎習即性之不近可知故下愚生來隔絶天理說相近不得上智生來渾然是天亦說相近不得古今來實無第三項人如此可知除却此兩項人外皆相近相遠中人也聖人之言合下如此直截合下不相妨碍程子之言特爲下愚者針砭使之萬一覺悟耳若夫性即理也人性本善豈可因下愚而謂所賦之理獨不善只是他之氣稟合下便將這理遮斷得全然無有所以非習之所能爲雖聖人與居不能

化而入也

理與氣固有分然人受天地之始
只是一滾出來性與才固有分然性者其體而才者其用也氣
有純雜理亦隨之理與氣合而才亦隨之理未嘗離氣而孤行
則才亦未嘗離性而別出也程子才有善不善之說實密於孟
子然謂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此亦各從其重者言之要未可截
然分斷蓋性固出於天而實不能離乎氣才固出於氣而亦未
嘗不降於天似不應於下愚之性反離氣而獨言其善下愚之
才之不善又離性而獨言其氣不幾於二之乎朱子云孟子自

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禀於
氣又云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然則程子之言固密於孟子而
亦有所未盡也且謂性無不善才則有善不善由相近相遠之
說而推言其原委則當矣而上智下愚不移之旨固不得以此
概言之蓋相近相遠之說乃統舉其大同孟子性善之旨亦統舉其大同上智下愚不移則獨標
其迥異又不當合而一之也故此節內所引程子之言門人疑
其與集注不合朱子謂莫管只要求其合又謂伊川不必與孟
子說性善處牽合而才出於氣之說朱子雖已精約所言以附
於孟子之篇然亦先識其所以不可截然分斷者乃不害於分
言之而才之為說始更密而無弊也

武城章

屠龍者技成而無所試顏曾是也其他俯視塵中無復表然以
解之聲不免操刀而起從此看去直覺夫子一笑有無限深情
然顏曾自有顏曾是處子游自有子游是處聖人無可無不可
一諧一莊渾然天地之量隨時逆露讀此章須竆得聖人分量
氣象出乃能浩乎其沛然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變動不
居的尊卑之分次第相承到底 此以君子小人硬分作君民也
自天子至邑宰皆在愛人項下 自百官至萬民都在易使項下
方是完全道理

公山佛肸兩章

公山佛肸之召其欲往者行道之心也而用世之權大也其卒
不往者重道之念深而知天之計決也 注列程子語於圈外
以備一說非真謂孔子之欲往者冀其改過終不往者度其必
不能改也故朱子答門人之問亦謂聖人固不可測須別有措
置如使冀其改過則孔子之往直等於魯仲連一紙書彼公山
者方求身歸罪之不暇其何能復用孔子然則豈徒之說分明
從召我者言之而用我之云豈反謂季氏之德我而用我乎夫
以魯仲連猶能却千金之報曾謂聖人枉尋直尺貴公山以要
季氏而冀幸於萬有一得之魯柄乎蓋人知公山佛肸之叛而
不知三家擅魯六卿專晉皆公室之賊也方諸漢獻帝時叛曹

者非即叛漢也公山可用則季氏之權削季氏削則魯國與東周可為矣並為季氏方強公山又不足與有為故終不往耳厥後魯終不競而晉遂瓜分文武周公之苗裔不絕如綫孔子之欲往孟子之歎魯侯其心一也 晉之臨河而歎衛之無道而久留公山佛肸之召而欲往皆文武周公之苗裔欲藉之以興周者也他國不盡然矣

子張章

能行句一直說下注心存理得已盡其蘊因恐人將於天下三字說向外去故又以無適不然補之 恭寬信敏惠一句只是臚列其條目下文每句首一字便有工夫玩白文口氣此一句

似是成語 聖人告子張如闕疑闕殆忠信篤敬五美四惡之類都有現成著數使之有所持守所以藥其務為高遠之病故知此五字九屬成語無疑

六言章

六蔽括盡古今多少人物濟之以學便成就得許多德行 子路好處多不止剛勇信直如姊喪不除之類便是仁失之愚

小子章

此三百篇詩總序也如天覆地載無一物可逃其外堯夫云自從刪後更無詩後來作者大抵多逃出此總序之外耳 詩裏面無所不包學者隨其所遇各有所得隨其所得各有所成合而言之可以興可以觀便是志於道可以羣可以怨便是據於德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則可以依於仁矣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游於藝矣只是工夫次第如此自然隨處相通

周南章

論語言詩多矣或驗誦詩之人或示讀詩之法或言學詩之益皆統舉全詩也而美一篇關雎也因詩得禮者子夏而伯魚則詩禮并訓也此章垂示伯魚特及二南須不是全詩不是關雎亦不是別有誦讀之功求益之方二南身家之樞紐而治平之省括也言各有當而前後說實相表裏思無邪及前章為之之要也牆面則不達不對無以言雖有禮無自行之矣須是全書徹底分明方於本章部位可以一定不易亦復四面皆通 舊

注通前小子章為一章

禮云章

以本源而言則玉帛鐘鼓末也以存諸心者而言則玉帛鐘鼓迹也以見諸事者而言則巨細精粗無所不在玉帛鐘鼓其一端也即以玉帛鐘鼓言亦必有其所以然者非但觀聽之美而已無窮義理只藏在一云字中

色厲三章

盜者盜一身之名賊者賊一世之德道聽塗說之棄其德則自盜者也

色厲內荏。便是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有世運之否。有心性之否。否者大往小來。所謂匪人。若即此小人之類也。

鄉原之賊。賊中行也。

出於人者畜於己。便同。故物得於己者炷於人。猶非大器。況本出於人。自家只算得一番郵傳耶。

鄙夫章

世間窮兇極惡爲之者。始念未必到此。只此一點利害萌芽。便至遷天蓋地。伐異己。𬯀成功。樹私門。汨善類。其害人家國。如毒之漬於內。進言者不能强其所不見。而使之悔。徒足以供磨牙

吮血之具。千機百械。都在無所不至四字中。事君者力能除則除之。機可圖則圖之。不則引身而已。故曰不可與事君。若彼力既張。我機復失。猶遷迴以伺之。晚矣。徒陷其身矣。　無所不至。後來情狀顯然。事君者貴辨之於早耳。此章正與履霜堅冰之戒一意。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都從無所不至中來。患得患失。許多層次。便是由來者漸。辨之不早。辨則必與之事君矣。可知聖人開口一語。早已包含無限。

三疾章

古者只是說周初。以文武成康之化。一道同風。而氣稟之戾。猶有三疾。是從長處見短。政教衰微。民風益壞。至求古之短處亦

不可得。則一道同風之盛。其絕望可知。天地之氣。固是由厚而薄。由淳而漓。然亦只隨一代爲轉移。亦如一歲之有春夏秋冬耳。初間承大亂之後。漸次培養。以至極盛。盛復漸衰。雖屬人事之治亂。而天地之氣化亦因之。固是漸薄漸漓。亦非薄者竟不復厚。漓者竟不復淳。每一代更新。人事從頭起。即天地亦從頭起。只通盤打算。三代乃極盛之時耳。

惡紫章

似是而非。深言之。如鄉原之於中道。淺言之。如蕩忿詐之於狂矜愚。故聖人復藉奪朱亂雅以著邦家之害。蓋正之勝邪常以漸。而不足。邪之勝正則一壞而不可支。須看取奪亂覆三字。險

毒處。是何等氣燄。何等潰裂。　似乎以朱紫與鄭聲利口。然前二句用也字落。末句用者字落。語勢自分賓主。要只是一層深一層。　紫能惑人之視。鄭聲能惑人之聽。利口則視聽俱壅。聰明交亂。其禍不可勝言矣。

予欲章

予欲無言。只此便是言。只此便可述。只此即所謂無隱而無行不與者。故程子謂若顏子則便默契也。子貢未喻。更欲夫子有言。而夫子以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只此便是無言。只此便非徒求諸言者之所能述。故程子又曰可謂至明白也。程子解書。常以淡淡數語提掇。意味深長。當時學者未必盡曉

或反走作故朱子毎解必實道其所以然又恐學者太看容易了更不深思而自得之昔聖先賢直是無柰斯人何夫子不是岸然以天自處蓋天人之理一也言只是此理行亦只是此理然非行不足以驗之　子貢未若顔曾之默識程朱言之悉矣然子貢毎問必盡發聖人之蘊乃已固是見道有淺深早晚不同亦是工夫入手處各異後世學者默識者少正賴此一問此又不可不知也

孺悲章

無疾而辭以疾彼固已知其非疾夫亦可以聲之矣取瑟而歌其第以能歌教乎抑且以歌教乎此意屬或兼之即此便見誨人不倦處

宰我章

末節特舉施報之最顯者以激發其良心至若人子之當自盡固無待於言況食旨不甘數語亦已深言之矣如但以施報則后稷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周公何用制為禘祭以慰其不可知之父而那吒退骨肉還父母遂可從此路人乎然聖人制禮而必約之以三年者其源實基於此　尹氏謂宰我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後人遂曲為之説是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夫子生平於及門只斥此一事為不仁此何如事而猶有疑焉生理絶矣故朱子屢辨之

飽食章

簞瓢不改其樂顔淵之所以不違仁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心放矣只此便是不仁置其人於博奕之下甚絶之之辭也

尚勇章

夫子於君子項下説喻義説義之與比義以為質義以為上蓋聖人又是個仁那義禮智只從仁裏面流出便是大賢以下只是個義即仁禮智都要歸義上裁度四德各有剛柔勇便是剛這一邊憑你勇從何項發出總要歸義上裁度義以為上則無復好勇之習矣末二句乃追言其獘　此及下章君子疑皆不敢質言夫子而託問之也

有惡章

愛屬陽惡屬陰陰陽合德乃成其為人故君子有愛必有惡愛則禮生焉所以防其獘也惡則刑出焉所以保其慈也　夫子是惡失德者病於仁遂於義害於禮傷於智分明是失此四德子貢是惡亂德者仍槩括夫子之所言而用意不同

唯女章

此通家國天下而言之其病同其理一皆無難易之分也　先王制禮範俗達乎上則自親者貴者始達乎下則自近者賤者始反身之謂也身修則禮達矣　文王於父子之間則内豎之告之者以其心為心於夫婦之際則宮中之詠之者以其心為

心也便將女子小人感化到極處後世宦官宮妾喪天下而有
餘治亂之源端在乎此此聖人所以鄭重言之也
年四章
見惡不必定有大惡只無一可愛便併入惡字路上來不惑不
動無間見惡聖狂之分到此各無轉頭處
微子十一章
此篇記者大約因孔子不見用而論次之其實主錯列若無倫
次而實有條理孔子殷人也而生於周周衰孔子之道不行賢
人君子相率隱淪於下周之末造猶殷之末造也故託始於三
仁孔子之先宋也而產於魯魯之不用賢久矣故繼之以柳下
惠於是齊不用賢而孔子行魯用之不終而孔子行因記其道
途所歷楚狂高明人也欲相感也而歌懼為孔子所感也而避
是一賢人也長沮桀溺沉潛人也其志堅其言決不可以感者
也又二賢人也丈人介乎高明沉潛之間可感而卒不可感者
也又一賢人也四人者情同而迹異楚狂之歌倏而來忽而去
故孔子無一語沮溺耦耕相其言貌水不能濡火不能熱是以
有憮然之歎於是子路惝從蹤跡久矣跛跛而走倀倀無歸義
氣逼人而丈人若忽而疑忽而恭忽而人間忽而天上雖有言
莫或聽之夫孔子一行而遇四隱或默或語或見或不見招之
皆不可得天下不相遇者何限聞孔子之風觀天下之勢滅跡

無聞不可勝數興衰治亂反復相因自古如茲矣乃退而自列
於逸民以志感而猶曰無可無不可蓋未嘗果於忘世也然魯
終不用孔子孔子刪詩書繫易作春秋定禮正樂而歸老焉於
是諸伶感聖人之化知三家之僭亂也相率而去齊秦楚蔡淳
河海記者敘而列之無首無尾如千巖萬壑自天而下八音
并奏玉磬一振戛然而止斷岸千尺下視無垠而島嶼茫茫一
望橫絕也魯周之宗也周之興也制禮作樂以育賢才其衰也
賢才去而禮樂崩壞以至於纍[illegible]而蕩然矣豈非不用賢人君
子之所致哉於是繼之以周公之命用親親用大臣用故舊苟
具一長不求其備恐有遺賢也國家用才天地亦生才故終之
以周有八士纍纍然如貫珠焉夫柳下惠魯之宗親也卒以
三黜開國之遺讓至是斬焉周公其衰矣孔子在魯非世卿之
族於列國無賓師之位栖栖道路招隱而隱不出正樂而樂官
亡天下賢人君子託足無所雖欲為逸民豈可得乎雖欲不流
為戰國之客豈可得乎殷有三仁殷之所以衰也周有八士周
之所以興也
嘗與諸生論文人但知蘇氏之文得力於孟子而不知史遷
之文得力於論語如舜有臣五人章鄉黨篇子路曾晳[illegible]伐
頌史章并此篇及堯曰咨一章有起有伏夾敘夾斷有不斷
而自斷者有形不接而神接者有勢如亂絲而實條理者有

無起無伏各自為體一一如孤峰之獨立而氣脈相連者有層層敲擊者整者散者跌者宕者寫生於象外者脫卸轉捩首尾相因者規矩變化不可枚舉在聖門不過因而寫成然細味之無一非史遷之鼻祖但史遷之理弱而氣矜不能入聖人之門耳學者淳慕古文輒以史遷為準的而不知讀聖人之書讀聖人之書者不窮其理因亦不知其文夫聖人之門豈屑以文章見哉即以文論古今無復有可頡頏者因為諸生口說此篇而記其大略如此時乾隆庚申十月

微子知紂必亡自為元子是死不得比干必不可去是生不得箕子既不當為微子又不當為比干是生不得死不得而同歸

於是同得所安故皆仁

三黜不去不肯枉道此之謂不以三公易其介

或謂景公若當欲比先王觀之時猶可以用孔子然夫將廢齊奪其鑑矣且景公在位五十八年是時正在中葉未老也是時晏子已卒齊君臣之計出此直不足數夷之曰齊人賤之也曰季桓子尸其事者也　孟子記燔肉事所以明聖人緩急之權論語直歸其事於女樂所以明聖人去就之經范氏謂燔肉雖至亦行特不知是之速可謂深得聖人之心

楚狂之歌正則之先聲也

此章文字之精乃左史二家百摹不到者寫兩人一直一婉而姓名事跡已夾敘其中榜而不輟鐵冷冰清綴於言後憮然二字有貌瘁神傷無從說起之狀却又綴在言前極變化離奇之妙而闃無聲色惟聞天籟所以為聖門文字

子路從而後五字突起前藏後映包却無窮枝葉中間低昂作變面面如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全在急處傳神夫子遣告之言中間更插入不得却以子路曰三字發揮於後無處不是化工

以逸民冠而總叙分疏夫子斷之我則異於是非岸絕於逸民之外也七人之逸逸於事聖人之逸逸於時也　首節是夫子平時品次如此若是記者因夫子所言而論列之不應有朱張

在內二三四節語氣抑揚本自分明而先後錯列則記者苦心獨照處此章要是以夷齊為主不降不辱是聖門公共源頭柳下惠少連直墜下一格虞仲夷逸亦頗遜夷齊此兩項人夫子何待與之比較正為夷齊之不降不辱不免尚有痕迹不免偏著耳我則異於是雖是總承却著眼在夷齊身上　孔門好言仁又言未見剛者夷齊求仁得仁只是從剛處做成志身二字便是仁孝骨子不降不辱便是剛者此項本領最大離此便無作聖階梯夷齊以之可以風世曾子以之可以傳道夫子無可無不可亦只是不降不辱到時中處體會出來不但此篇十一章治統道統興廢源流節節都有關係即全部論語亦可一切

貫穿矣

太師摯以下諸人如荷露如曉星聖人之化在此魯國之衰亦在此故繼之以周公二章亂極思治也而摯獨適齊蓋亦騷騷乎得韶之味矣

此四項如羣目之綱用人之途已包括無遺又如強弩之發用人之心直是顛倒不得顛倒則反其機者適所以自斯尒透此屢變是周公全副本領培養元氣非有臟理漫膚而筋骸縕蓄可以絕粒長存者也　此四項即荀子勿以國驕人之精意故舊即從上二項推出或親賢世好或即所親所貴之人退位閒居皆無求備亦即親賢中副貳之人在周官則中下士以下

之屬在列國則邑宰家臣之屬要之以上二項蓋本此是周家封建大本領使君君臣臣奕葉承繼常如一氣相通此外若有才德出衆者則由學校升之於天子而論定以備王朝及列國之用上之可以為大臣下之即無求備之人若出自同姓則義有親親之義而及其父之則皆為故舊只是一串上事周家忠厚源頭只是從封建推出其盛為二代所不及以此其衰則過於二代亦以此而其綿延最久終亦以此蓋其盛也有學校以為之輔則公卿之適皆成材於國子迨其後學校廢而世卿之弊乃不可勝言矣然魯至弱也世卿之弊莫甚於三桓而魯終不亡齊至強也而其祀卒斬於陳氏則以無同姓貴戚之卿與共休戚耳然則周之所以雖衰而綿延最久者亦可知矣夫周之衰不衰於世卿而衰於學校苟學校不廢雖世卿可也

十一章首三仁歎殷即所以歎周也歎周即所以歎魯也繼之以魯不用賢則孔子之遇合視此矣末後記周公感開國之魯正感今日之魯也終之以周有八士則孔子之繫望無窮矣須尋出大主腦方知記者苦心匪但尋常薈蕞綱羅放失而已

盛衰之感匪風下泉之思夫人能言之要須識得篇中層次耳

春秋時勢孔子生平至逸民章已經結穴繼之以太師章固聖人正樂之功然魯之衰至是極矣因衰周之魯思肇造之魯因周公之垂訓一國思周公之醞釀天下夫周公之道且不行於

魯何況天下以志欲行周公之道之聖人且垂老而不見用何暇更望生才而備誌此者所以示無窮之望也故末一章書是企望周家正是歎息魯國正是感傷聖人空中樓閣一到齊到蓋聖門文字之妙如此

子張二章

此二章都覺得結語有病一是取之太過一是棄之太早首章揭行己之大綱然以夫子論成人處參觀之則其可已矣語氣過揚次章得進學之要領然子張所云終非不執不信者比策之皆可使變化竟說不足有亡聖人恐不如此說

問交章

子夏是占得地步太窄擴充不去子張是占得地步太濶又撐扎不住　子夏見聖人既沒防衛不可不嚴終是守得定子張是從親炙後眼界高了按納不下其所言固高於子夏然恐終不能如子夏之有守也朱子謂初學當略如子夏之說成德當略如子張之說推而廣之亂世當依子夏治世當依子張子夏雖未合中要且是隨時撐扎

小道章

必有可觀正是從大處看來未嘗不可為窮理之助然由本及末則有輕重之差而不至於玩物喪志則致遠恐泥矣　不是鄙夷小道中人正為有志大學者格物窮理恐其聰明誤用耳

日知章

日知其所亡是愈求則愈覺其少月無亡其所能是愈熟則愈得其味知其所亡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無亡所能則得寸是寸得尺是尺非好學者不能如此踏實做工夫

博學章

聖門論仁終不曾說親親者如何是仁及民物者如何是仁蓋事無定位同此一事在甲者合當如此是仁在乙者合當如彼是仁是故就事上言者粗就心上言者精就事上言者偏就心上言者全則以心足以權衡乎衆理而使之當即理足以範圍乎一心而去其私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者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謂也盡性以至於命則仁矣此聖門言仁所以窮極乎心之體用也子夏此語是將夫子一切教人為仁處通盤一除方悟出此個道理乃知終日拈取一個仁字在口邊談論只算務外即拈放在心頭彷彿亦只是異端學問思辨有個的實下手處則天下之理得而可以盡其心矣心盡則仁矣　孟子所謂盡其心即是仁字到手地步知性知天則窮理之極也正與此章及易繫相為表裏　聖門高弟如由求赤皆未嘗問仁夫子亦皆曰不知其仁孝是仁之第一坎曾子閔子便直從孝入子游以禮樂治武城而曰學道則愛人易使子夏此章云云游夏在文學之科便直從文學入所以四子之於仁皆未嘗問雖入路之深淺不同然皆知所入者也

百工章

白虎通學制引此章蓋以學字對肆字言乃學舍之學即古大學小學之地也所學何事非小學大學其道無由孔子時學制已廢不然杏壇之上安得如許舘舍老成童子一切在內更無復大小之別耶故一言學而小學大學之道已統攝其中不必斤斤地制也

小人章

文則小者轉而成大必文則少者積而成多人不可欺直自欺耳　凡有過而多徵其說以自解至使人不可窮詰者乃文之

亢者也

三變章

此只就旁人看出曰三變者猶以四時紀天五方紀地耳造化推移之密陰陽不測之妙無一時一處可以拘斷說得此之謂變若分而觀之君子直有萬變合而體之君子並未嘗一變也 此只在函丈間看著聖人圓相然九州萬里天覆地載亦只如此看法

信而章

事雖出於誠心而非惻怛亦不足以感人誠意惻怛尚未是詮信字是這誠意惻怛終始如一方是在我的信久而人亦信我

方是在人之信注中交孚二字正解信字而誠意則所以取信之原也勞不是公旬三日之類只是民合當興作的事後日雖甘目前却苦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之勞蓋勞所以為民諫所以為君惟信則坦然行之而有濟耳　不是事權到手全不勞諫必遲之又久然後可行如伊尹太公未曾大用平日上下之所聞已是十分信他了及至事權到手更無一事不符合向之所聞此又是臨時之信　信字亦是王霸公共的然正己物正須先信於己而後人自信之霸者無此本領却又少這信字不得若晉文衛鞅之示信只是刼取個信字於人耳

大德章

此乃用人之法非檢身之法也觀人當取其大者定之如子思說不以二卵棄干城之將

灑掃章

子夏謹嚴其文字體段亦如之如君子之道九句是藏却多少曲折及至尋繹出來方知寥寥數語便已包涵得住憶丁未冬讀朱子語類云初看此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因賦斷句數章鑿山修棧力如何過此猶嫌道路多識得前人辛苦地遺編莫遣更蹉跎禽鳥猶知一片心杜鵑腥血到於今可憐銀燭高燒夜絲管紛紛度寸陰著作休誇百不如幾人能讀現成書饒他眼見天花落一點浮雲過太虛饌玉炊金仗火

鎔個中消息轉從容囫圇吞却知多少辜負千秋此味濃歷今十有四年蹉跎辜負食言多矣覆按此章不勝浩歎庚申仲冬月識 門人小子概言之雖成人亦在內但看小子何莫學夫詩可見若定是兒童一輩即子游又何至以無本致誚耶應對進退雖成人亦豈免此　次節義蘊全從轉接處藏身其句法又從險仄處落脚論語中最為奇與先傳四句不是說無本末不是說無先後兩執字雖平列雙起却純是側勢一切正面呆講不得一切斷語早下不得正如行雲流水正當脫卸變幻迴瀾湧溢之時尚未有所歸宿也覷破此旨方見子夏文章之妙　雖則事有大小理無大小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然當灑掃應對

教他時只是形而下之事須待他格致誠正工夫漸漸到手只略一提掇他便知道這形而上者不是絕到我身邊的若起先教他灑掃應對便說此是形而上者勢必思量捉摸反連這形而下的事都做得不成模樣知此方可與讀程子諸說若子游之所謂本末只是說小學大學然其義實相近

仕而章

聖賢教人都只儘現在合當做的使無欠缺更不慕乎其外久之而志定事熟就此一事言之可以即末而窮本更兼他事言之亦可隨其所值而即此以通彼若一事未做盡便獵取他事連此一事都無成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與前章只是一

個意思而學字又此一章之主腦　論語內凡子貢所言無不高明者凡子夏所言無不篤實者所以為顏曾之亞

子游章

而止二字與篇首子張其可已矣同一語病

吾友二章

只是一般話然而未仁語過直而意仍未盡雖與並為仁矣意極盡而語仍太了一似跟他不上者語意和緩絕似聖人朱子亦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己與子游異

人未章

為孝子達難顯之情為頑懦發終身之痛存若勿矜情於餼羊沒若尚補過於終天聖人只一二語而都到此之謂孝經

孟莊章

孟獻子不畜聚斂其臣可知家貧惟養士國饑不秣馬其政可知此殆不止三年無改者莊子可謂象賢矣當時季文子亦賢之良也武子有知愧死地下矣贊一人以風一國此又孝經之春秋也

孟氏章

得情而喜賢者尚或有之仁人之言出而後知不仁之心良吏不免何況武健嚴酷者哉　為士師而不能得其情與不肯求

得其情而姑匿焉以自便者又當何如可知如得其情句中有無限包含在

紂之章

少時為文拈此題另作一解云此蓋有所指而發言雖紂得不善之名亦不如是之多也是以君子云云似甚直捷然以法無其說久棄其文矣

君子章

過不改而愆積矣疑亦承上章而言　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歷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朱子言合朔時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遇或

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食又云望則日月極遠而相對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合朔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處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食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食　推論月體月光詳具證疑編內

衛公章

文武之道不指精微處說故賢不賢皆可師然夫子却是因其粗迹便悟精微　此章道字學字皆不指精微說

叔孫三章

自數仞而日月而天不可升一層精一層故記語次序如此數仞二字只與及肩對勘不但形容高處正為窺之無可窺須

是入門方有見處是將上文窺見二字拆開說

子貢覺見得此曹平素以好毀為能事故以他人之賢者曉之踰字最妙見得須是勝却他方道得他不是猶可無得四字最妙見得他人之賢者雖亦不可毀然猶可踰此日月之仲尼既無可踰顧安得毀乎　凡以至明形容日月者非也朱子謂但取其至高耳

不可及三字緊對子禽賢字說不可階而升只形容不可及到極處而所以不可及處却在末節即化不可為之謂也禪門消〻付法原不是公共道理天豈有障礙哉人自不可階耳勘透以一層不但本節形容語透并子禽疑處亦透矣　末節正須從夫子賢於堯舜處看出方極子貢形容之妙且與子禽賢字對照〻三節猶守末節所謂字都從此節言字生出

堯曰章

前篇言得邦家之效後章復舉政事之詳則夫子所以集二帝三王之統者至矣然夫子卒不得位故終之以知命之說知禮則知秩叙之所自聖人之所以不怨天也知言則知邪正之所由聖人之所以不尤人也　此章備列帝王或詳或略或述或斷或載其言或紀其事或錯舉而雜陳之或無所係屬而為之殷史遷叙述之體蓋原於此

允執其中中非塊然一物何以言執直至孔子方疏解出來曰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書文簡括而孔子析言之也不但此也好問好察則察之精矣隱惡揚善此其所以守之一也惟精惟一又見於此此其所以能執也堯舜皆生安故授之一言而已足舜則加詳矣而其言中固無異故曰舜亦以命禹降及三代不實之以事則不見所謂中湯武革命皆隨時以處中者一切事大小因創無非是中寬而敏則不失於縱信而公則信非小信剛柔交濟表裏如一此又孔子約治體之大綱而示之以中者有道之主實之以事而中見矣

從政章

五美四惡皆成語因民以下至末方是孔子釋之之辭　五美

亦有次第利之則可以勞勞之則可以長享其利既厚民之生
復導以孝弟力田及四時講武之事則養與教并舉矣然其源
則在人君之一心心仁則能忠敬而不驕矣有禮讓而不猛矣
上二項治人下二項治己而治己治人惟在得仁仁則內外之
樞紐故居五美之中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即此章無敢慢淵
源所在蓋君子無衆寡無小大其出於我者皆以父母之遺體
臨之則毋不敬矣其加諸彼者皆各以其父母之遺體視之則
毋不敬矣此西銘之理所以四達而不悖也凡孔門論仁孝處
天德王道觸處相通方知守身事親與修己以敬之安人安百
姓只是一理

知命章

知有命而信之若更無本領亦不成君子可知下兩節便是君
子本領但須從知命起則不為境遇所搖方可以為君子此為
字是實在字面故尹氏言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　論語
首末俱言君子首言人不知而不慍末言不知命益可驗不知
不慍便是從境遇上扎定脚跟處即此章知命之說指其功效
而言之乃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非謂遯世無悶之聖人也
知禮知言是不怨不尤根原所自即是知命工夫成就處如此
則窮理盡性命自我而立不但知之而已乃論語首末交相表
裏處　篇首不慍在後面說此章知命在前面說蓋交互言
之不知禮無以立則非學不為功矣不知言無以知人則非朋
來無以相驗矣故記者以此殿全篇而應首章

孔聖誕朞辨

公穀皆言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而所生之日則為庚子。惟穀梁以庚子屬之十月。以朔推之。是月二十一日為庚子。公羊以庚子屬之十一月。以朔推之。十一月無庚子。公羊誤矣。然斷以夏正。則孔子之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公穀固所同也。至史記乃以為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而月日不載。論語序說。據史記之年。與公羊之月日。未暇深考其得失耳。按孔聖家語圖記襄公二十年戊申歲禱於尼山。明年乃生孔子。又云顏氏懷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然則孔子之生年。實在己酉。公羊十一月之誤。蓋以懷妊之月。訛為誕生之月。史記二十二年之誤。又因公羊之十一月。而遂以十一月為建子而屬周正之明年也。夫十一月無庚子。則生日斷歸十月。既在十月。則史記之二十二年非矣。且春秋紀事。實以建子月為春首。公穀所書之冬十月庚辰朔。即夏正秋八月之庚辰朔。而所生之日。即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也。又五行書以為庚子日甲申時。年月日時。皆有可據。然今則猶為路史所誤。竟以八月二十七日為誕期。不知路史所推。乃二十二年庚戌建乙酉月之庚子。非二十一年己酉建癸酉月之庚子也。且以二十七日為庚子。則置公穀十月庚辰朔於何地乎。近世冉氏覲祖考辨甚詳。惜無有搜羅其說以申祠部者。謹誌其略以俟考古之君子。

萊根堂劄記

大學

孝昌　夏力恕　著

聖經一章

自古無不變之制度。雖使孔子在位。建立學校。亦不能保戰國嬴秦之不出於客。而漢之不出於郡縣吏。九品中正明經科舉之不遞相更變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列聖相傳建學立教之精意。則萬古不磨。然法制雖屢更變。千百年下猶有可考。精意者宜乎秦火之所不得焚。五姓之所不能亂也。顧自周衰教弛。日朘月削。家殊戶異。以至異端蠭起而漸以淪喪。此大學之書所以作也。蓋其精意既寓於無形之階級。而畫以有定之規模。則固可常處於不變之地。後世制度雖殊。皆能有所取正。教小子者取其小者近者。教成材者取其遠者大者。而皆不越乎三綱八目之外。如弟子之入孝出弟。即齊治平之本。謹信亦誠正修之事。汎愛親仁則好惡之矩絜。而明新交際之閑也。學文格致之事也。蓋小學先性情而後文藝。大學則資文藝以陶淑其性情。雖先後緩急之不同。而其事則一以貫之。此其所以為大人之學也。

大學中庸皆明道立教之書。大學之根基。託始於下學。中庸之體用。呈能於聖人。故中庸不可以驟而窺。而大學則程子以為初學入德之門。大學一書大概要人提撕省察。中庸大概要人

擴充無閉斷所以大學從明德說起而其工夫以格致為先中
庸從性說起而其工夫以戒懼慎獨為先其致一也性與明德
皆是一串上事然明德非即指性之理乃此心之靈明所以運
乎性而發為情者清濁純雜之別推之至於上智下愚而極矣
苟非下愚則雖昏塞已甚亦必有一路之明從此提撕省察磨
来磨去自有光明境界所以能新民處在此所以能止至善處
亦即在此明明德三字看得通透乃知格致之條不可妄議而
新民止至善一切通透即十傳亦了然言下矣
日用間凡所發無處不是德凡所遇無處不是民明新二字有
的實下工夫處然非至善則偏端小就而已至善者非有形象

之可名非有分位之可守無處下工夫須是格物致知後通體
透徹通盤打算乃知明有明的盡頭處新有新的盡頭處如此
則志有定向不至岐趨心不妄動一切過中之行欲速之效不
足以撼之所處而安在家也可在國也可在天下也可靜與安
只完結一個定字總是胸有定見則靜而不擾於內安而不役
於外夫人至內念不搖外境不擇則精神閒暇事到面前雖平
素已洞悉至此又能加審一番然後毫髮無遺憾而得其所止
矣三綱領并列而止至善之要又如此然至善不在明新之外
新民又不在明德之外而本末出焉明新雖至善不得得止又
雖知止不得而始終出焉知所先後則庶幾近道而進為之序

可得言矣自外至內自內至外逆推順達而明新止善之機本
末始終之次一滾而出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一句便將新民貫入明德項下而
至善亦在其中此大學之極詣聖人之家事然其序不可紊而
功不可缺平天下不本於國國不本於身只此便不能到至善
如此倒捲向格致上無非求所謂至善者而如之八條目緊相
連貫如環無端由天下國家遞遡之以迄於身心意知物而物
也者固即家國天下之事理成己成物之用至善之所以散著
於外者也知也者則又身心意之靈明成己成物之體至善之
所以聚於中者也夫此靈明者固即吾之明德所寓亦即使

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者之所竅然必實之以事物之理
而後吾之心有所據在外之物莫非吾心之理即莫非天下人
心之理在物之理莫非吾心之用即莫非天下人心之用此明
德新民之所以成己而成物者也成己成物不外一誠而一念
所基達於天下乃由內而之外之要領然非格致則誠非所誠
而至善不可得此矣物格知至則明德新民皆知所當止善惡
分而好惡之準立好惡明而成己成物之用行而意可得誠矣
意誠心正則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無不漸得其所止矣
蓋以其分限言之則知與物者至善之基址也身心意乃德之
樞機家國天下猶民之廬舍也以其會通言之則身心意之用

不過好惡而好惡之用直達於家國天下家國天下之理不過孝弟慈而孝弟慈之理早絜於吾之身心意格致雖託始之事然極之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猶無一時不資其省察無一事不鑒其權衡以其分限言之則明有明之事新有新之事止有止之事以其會通言之則齊治平是新民截有明德在內格致誠正修是明德截有新民在內明德新民截有至善在內蓋進為雖則有序而體用本不相離境遇雖分濶狹而工夫則無二致是以三綱領分給於八條目之內而無乎不在八條目又統攝於修身之一事而無乎不貫德者身之所具民者身之所推至善者身之所以建極天下國家雖有小大

偏全之別而其為身者未嘗或異心意知物雖有動靜緩急之殊而其為修者未嘗或息此所以自天子至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為本也

末復舉身與家而反覆言之者修身乃明新之總滙齊家乃明新之樞紐於此而善則無所不善於此不善則無一而善如使本亂而圖治其末薄所厚而欲厚其所薄則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原其始而要其終其去道也遠矣曰否曰未有蓋正言以明之聖人之反覆丁寧以使其提撕省察者至矣

大學一書就明處指點人十傳文皆有提撕省察意思中庸一書就實處鞭策人三十三篇皆有擴充無間斷意思

凡章內所云古昔原無此條例直自孔子融會出來後世講學諸公不是別標宗旨即騎墻回互讀此章知聖人為後世慮至深且遠且如明新並列則老氏清淨之說窮矣格致誠正則釋氏即心即佛之說窮矣致知在格物則金谿頓悟之說窮矣慮而后能得則餘姚良知之說窮矣首節言至善末二節言修身言本末厚薄則凡英雄自命成大事不顧小節者無所託足矣是故四子之道明則百家之論熄（以上統說一篇大意）

大學節

先王建學有多少層次等级使人潛移默化其中有三綱領之實而無其名周衰教弛至孔子是君師分途處一大關特揭學

校之精意而約舉以示之既非別創學規亦非追述舊制周禮師氏保氏學雖有大小之別而其理則相貫其事亦相需其實皆大學之教也此處格物二字即詩書六藝灑掃應對亦包羅在內論語弟子一章正言小學之事而孝弟之用直及於治平汎愛親仁早絜好惡之矩聖人之所以一貫者正如此故此處大學之道連小學亦檃括無遺正與師氏保氏相為表裏程子所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正須從此看出道字猶云方法若強作濶大語指陳出明新至善源頭則是頭上安頭三在字正是聖人精神指點提掇處不可略過至善歸併在明新上明新又歸併到明德上此處雖三者並列而脉絡早已貫通明明

德與盡性理一而分各不同明德以心之能統性情者言之便
是致知知字源頭即至善善字與性善善字亦不同性善猶曰
繼之者善此善字輕至善則義理精微之極此善字重新民固
是新其德然堯舜之民豈必皆與堯舜一般所謂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正須與此對看至善即在明新兩綱領上面分外
增出不得就中欠缺不得要之只是使明新無滲漏三代後惟
此二字假借不得此是聖人特出手眼處然其要總在知知止
之知與致致之知與明明德之第一明字皆是一串上事以三
綱領言之只是新其所明止其所明而已以八條目言之亦只
是誠正修其所知齊治平其所知而已即以次節言之亦只是

得其所知故定靜安之下得之上綴一慮字慮即知也體此知
聖賢文字終身玩味不盡　朱子謂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
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此語脚踏實地夫明亦覺之謂也苟
但言覺則单說明可矣必曰明德者言其覺之根於道心者也
必曰明明德者懼其微而覺之使顯也所謂先知先覺者也由
是而新民所謂以斯道覺斯民也即此便見道統淵源一脈處
然同一覺字異學以此貫美精魄杳杳冥冥聖賢以此由體達
用戰戰兢兢毫釐千里正須從此一字推勘　異學初間只是
個即心即理不原於墨氏而原於告子大概粗硬持守而已後
來見得有些蹉跌說不去了變而為離理觀心如達摩不立文

字直指本來陽儒陰釋之徒以講析義理為支離正是巧藏逕
沌使人無處鑿他要其始末精粗蹐不一只程子本心二字字
以拈之須習破此輩根原方知明明德三字是本天之學不墮
影響　孩提之知能可以言善而不可以言至夷惠之清和可
以言至而不可以言至善貫老之教寂滅清淨物我兩忘亦自
謂得所止矣而先不可以謂之知儒者之學亦酌古今究極精
徵亦可謂知所止矣而循未可以概信其得盡皆已治平而
其所以內驗其身家而反求諸心意知物者然時或間亦非一
止之外更無餘事也是故究其極而言之雖在聖人亦有差等
而各就其貴棄事會之所乘使無餘蘊亦可謂之至善堯之無
名舜之無為揖讓之至善也禹之無間又夏后之至善也湯武
之順天應人即征誅之至善也總之明新非各至其極則無以
自盡非交至其等則無以互體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直捷境地
在止於至善是漸次功夫是隨時造詣此聖人
所以言近而指遠學者所以深造而自得也

知止節

定靜安慮得非至善之注脚乃知止考之逕徑次第也時解乃
有分貼八條目者直是支離格致自是知止前事至於定靜安
慮得六條目中皆有此節次又有謂慮字在誠正修以前不可

早兼新民說尤大謬蓋格致是知止源頭直貫到底知到五分
則至善得到五分知到十分則至善得到十分慮字是得字首
括處即是知字收功處誠正修齊治平處處有之如善已知到
十分意亦識到十分而與人事交接處有毫末未盡便非至善
所謂無私而未必當理者正是如此故臨時又須檢點一番以
至心身家國天下雖平時考究已到至處到臨時亦須檢點一
番得處方穩而知字亦至此收功但看正心修身兩章處處用
知字指點齊治章之喻諸人平天下章之絜矩皆是此意知字
到何方結果即慮字向何方現面陸王家信不及此一層幾欲
抹殺格物一條而以朱子補傳為蛇足古本大學之說紛紛接
跡後世矣　至善二字難言只說得個止字而止字亦難空說
故從知字層層說個功效與人看若將定靜安等字都從至善

中摹擬出來說得精微渾化竟似能得以後之景象而下二句
為贅語矣 此節順遞語氣至能安句畧一歇腳以慮字又是
一番說話乃知止得止樸關相接處也 靜安二字說不得至
善詣境並說不得止字意象定靜安境地相同總是個至善在
胸中皆知字所凝聚處慮字總是知之發用處若看得不仔細
即字字皆可作得止說矣 此處與中庸未發之旨無涉且如
志有定向便是已發靜則內徵於心安則外徵於境皆是功效
次第不可以言未發其病在以慮而后得為發而中節之義不
知其毫不相干也 從知字上層層着眼則愈淺而愈深若從
止字摸擬即愈精微而愈走作 處處從知字上討消息即處

處從明新上見端倪方得道理真切書旨融貫若懸空無着落
即不免掙搶主靜立極安汝止一般話頭 定靜安慮皆從明
新上指出知止之效驗不分寂感不分體用數項一時俱有不
是昨日靜今日安明日慮亦不是某人靜而未能安某人安而
未能慮若朱子答張敬夫問目一段云人多是至安處住了安
而慮非顏子不能等語與後來諸說迥異大全一例采入殊失
本旨凡朱子早年議論與後來全不同者甚多凡大全所引割
裂本文不當者又甚多非細考全書未易辨也 不慮而知者
良知也慮而后得者至善也只此一語便可破良知之說又如
以思無益不如學可破頓悟之說志道據德章可破老氏道德

此之說不必千年聚訟也明明德於天下是三綱領一節貫串處致知在格物是八條目至相聯絡處知止二字又是三綱領與八條目貫串交通處

古之節

明德二字早包卻心意知二字在內玩首節注語可見心意知三字有相異處相合處相累處相需處須是表裏瑩徹心
與意相關是明新發動處亦是明新交界處故須成意與知相
關是至善入門處亦是至善得手處故須致 本節六個其字
皆是就人所有者言之其國其家其身其心是逐層自外說向
內來其意其知又逐層從內說向外去然意與知皆是心所有
的惟物散於天下不是心所有的故不用其字而格物者又即
致知之注腳故不用先字一路追遞急遞語氣至此稍停末句

方另換筆法 自身心至於家國天下全仗此意流通縱之者
任其起伏滅之者直教一念不起故古今聖狂儒釋分辨處要
害在此子思中庸周子太極通書皆分脈於此

致知在格物

致知在格物此在字直貫首節三在字須看取氣脈相承處
此五字一直說下更無層次蓋在外之物莫非吾心之理在物
之理莫非吾心之用致吾心本明之知於事事物物則本體之
明方有所據以充其量八條目際相聯貫如天下根於國國根
於家以至身心意知物皆然而物又與天下國家相聯貫物格
知至則齊治平之理皆不越吾身心意之外矣且格物之學如

詩書易象禮樂所載固皆可內攝其身心而外通於家國門山川草木鳥獸魚鼈亦性情之所感而治平之所必及只此一身一家洒掃應對必有節度竹頭木屑處之各當便是天德王道本領不知者顧借口於老農老圃之不如而謂草木虫魚之類終身格不盡何其惑也格物者窮其理耳豈考核名物作箋疏之謂哉　舉世間之物但與家國天下相關者即皆吾性分內事有一不得其所便是不仁其所以致於不得其所者由於不智故格物為致知之始事即為平天下之極功不然古之聖王何以能使山川鬼神之莫不寧而鳥獸魚鼈之咸若哉　大生蒸民有物有則格物者即物而求其則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格物者即器而求其道也準是而推之而小大精粗之別緩急先後之序無不在其中矣　楊氏曰致知在格物蹄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此蓋借孟子所言以證其說而不知義各有當也且龜山此言似欲操格物之本然亦安可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皆可置之度外正為天下之物各有其則皆是我分內事以我之則順而推之然後一身之分內乃盡此之謂反身而誠龜山太說容易了且反身而誠須是心正身修方承當得此四字又不免太說早了故朱子稱其語有病　鄭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

緣人所好來也知此說則是格物在致知而欲致其知者先誠其意矣然亦只是次第未分明其失淺而易見猶不至為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等語所藉口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託始於呂申公之大學解呂氏之言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致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朱子辨之曰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致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為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按呂氏篤於禪學而其先猶不敢忘窮理之說至陽明之燄熾則更不騎墻矣又按申公之子原明昔歲雖首事伊川晚更從高僧宗本修顒遊曾墮橋下與夫溺死自言其心毫不動（此固非無所持養能至此然而近代講學者致引以為知止定靜）之證然則孔子廐焚遽問傷人其毋乃不定不靜而動其心乎老氏之學下變而為申韓釋氏之學乃復上變而為告子源流派別分明如此是豈不足以自成一家而援儒推墨巧相遮蔽則又非不自知其說之偏特無能改於其德而思所以文之借矛刺盾毋亦其良知者未泯而其所以致之則非其道矣

物格節

止字兼明新注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可知格致兼明新兩項

蓋天下國家之事理即成已成物之體用相關處如此則誠意二字亦兼明新總之合而言之任舉一條即三綱都在内分而言之乃以修身以上屬明明德齊家以下屬新民耳不各各還他界限不得不一一都歸總會亦不得注以知止得止言之是歸總會說以明明德新民言之是分界限說

自天二節

物有節本字是從三綱提出明德此處本字是從八目提出修身而八目中格致誠正又即所明明德所以為修身之本也此是暗中紐合以身言之則身其本而家國天下末也以家言之則家其本而國與天下末也厚薄句又見家所以為國天下之本也此是齊中幹補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淵源在此

康誥章

前輩謂自明不對新民說恐拋荒本位非為要新民總自明也然明新雖則分釋而傳文原自一串看三引書皆新民之主至善之人而下章釋新民復原本自新歸到至善亦可見凡大學中庸文字每章無截然分斷之勢留所此則本位原不拋荒而前後徹逗此意更覺血脉相聯 盤銘章自新新民新命次第顯然看來此章亦有次第兩克明一顧諟皆指明明德之第一明字首節明德二字不相聯只算引出一德字次節明命二字始引出明明德之第二明字三節峻字便含至善意在内蓋傳文之密緻如此亦不應囫圇看過 道統之傳舜之於堯禹之於舜君臣之際親相授受而桀紂暴虐文湯無所授帝摯荒淫堯無所授此其所以為自明也傳者從周家遞溯上去獨舉三人最有深意

盤銘章

盤銘節只引證新字源頭舊邦節只引證新字效驗而明明德止至善已在其中雖有賓主之別都只歸從新字甲裏蓋不如此即不可謂之新民此乃一章之根本枝幹不可脫離原非重衍覆說也知此則賓主脈絡一牽百動矣 新民之義不引唐虞者蓋淳風未散聖人只因而成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仍其故常而已夏殷歷世久遠君德既衰而民之舊染亦深所以新字之義直至殷周始見此亦傳者引證具眼也 次節注振起其自新之民蓋承首節而言君不自新何以能新其民然君能自新民則何由自新須是有以振作之方使之自新民亦至於自新則民新矣乃知首節說自新處似賓實主新命便是新民之用其極處即至善也然非為君者自新之極無以及此乃知末節無所不用四字幹補完密不是覆說聖經首節也大意謂新之體何以立須是自新新之用何以行須是使民亦自新民新則命亦新新之極也新之用何以能至其極須是劇

之體先有以至其極故曰無所不用其極始而追原終而合併中間自有主腦通貫處則追原合併都只從主腦正面出現

邦畿章

凡引詩必有論斷不然即在章末從未有章首引詩無復一語論斷而接手復引他詩另說一層話如此章者須知至善二字無形相可名無分位可守只可因人而示因事而見非如道家之守中釋氏之入定懸空捉取一物以牢籠其形器者可比蓋不可施以一定之注脚者也所以聖經第二節但言知止得止之次第而不言至善第四節言明新之條無一非至善之所以然而亦不言至善此章借喻邦畿以下凡四引詩皆因人因事

指點與人看而決無離明德新民可另為標準之一物以言至善者蓋雖不言而所以言詮者至矣此亦聖學與二氏絕大分關處凡吾儒日用行事之實異端皆以為粗迹必欲空之及至精微奧妙處異端反欲懸空捉定究竟吾儒之粗迹皆形而上者而精微奧妙即是皆可以自得彼懸空捉定者適所以空之而已　邦畿詩只脫出止字緡蠻詩乃繹出知字孔子之言本為緡蠻發而傳者引之之意則可以人人字便是點掇上節民字處凡兩引詩只解一處而兩處已全在個中此又傳者文字極變化處　緝熙二字不見真源水乳處則止字愈說得精微愈無著落聖經明明德於天下六個字將三綱領一齊貫串

止是緝熙兩字大源頭止字真地步緣止字懸空說不得須在明新上著落法熙光明也即明德之謂也緝熙即明明德與明明德於天下之謂也　引詩若重敬字則止字仍當作虛字面解矣不知此但言文王之德合下便有不已之明無事求知而明新無不得其所止也緝熙在內人所不見的敬徵於外人所見的所以明止之極其悠久極其自然故注云無不敬而安所止無不二字便是緝熙便是下文五者便是明新　凡標舉一字作宗旨乃後世異學法派而講說家遂以詁四子之書如此節引詩重敬字是也勿論書理破碎頭上安頭即以文法論之豈有一滚說出之語忽然拈重一字又況引詩者後面全不照

管此字而講者乃臆決其胸次代為叫號耶　朱子易簀前三日猶訂正大學誠意章章句是為先生絕筆注云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恕讀之積三十餘年不達其所以然甲寅歲偶作邦畿章文點次至淇澳節始悟自修二字脫胎於此乃知此節與聖經第四節緊相對照學者格物致知也自修者誠意也自欺為是說不誠之由慊為自慊是說既誠之後則修為自修正誠字工夫下手時且自之為言即慎獨之獨也恂慄者正心之驗威儀者修身之驗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齊治平之驗亦在其中矣明明德於天下者逐層追遡到格致上總為要知至善而止之故物格節注以知止得止言之尤可見切磋琢磨詩人分明著個如字便應直說學修瑟僩赫喧却從

切磋琢磨後形容出來亙不應脫却此喻意思方不失詩人語意之妙　民不能忘便是新民發端處親賢樂利便是從明明德中做出來如此方見得至善蓋兩者交互到極處便是各各到極處更無額外一語可形容至善也故朱子以親賢樂利為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此是兩節相貫處又言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此是從明新交互處說至善也

聽訟章

大畏民志即兵家所謂伐謀也天水違行訟之象微於易而聖人能使之無盛德所感只此便是贊天地之化育　聽訟固是

新民之一端然到無訟却儘難以周家列聖之仁直至成康之際方刑措不用可知傳者特提一事來說必有精意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闕文現在其為格物傳之脫簡明矣攻者紛紛未審置此句於何地

傳之五章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二字包却身心意天下二字包却國家此四語直括盡八條目相聯貫之故而格物所以為功之首也愚故竊以為知者身心意之靈明物者天下國家之事理如此完全說出似可以息紛紛之喙

或疑知與物如此分貼似不甚圓足要之物自外來知由內出家國天下非物其事理則物也身心意非知其靈明則知也所謂天下國家之事理不是尚指新民說內而身心性命外而草木蟲魚微而造化鬼神顯而郊壇禮樂精而詩書易象粗而巷議街談何一非家國天下之事理要之只天下二字便包括殆盡但人忘却此二字自在八條目中是以疑其迂遠轉相攻擊數百年未了公案指破不覺灑然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明之吳徵仲謂已知二字須兼良知與學問所知而言此說甚精

明德新民是兩事缺一不得纔少彼即虧此明德新民只一理脫離不得纔說彼便有此若看得截然各不相干即書理一

切窒礙矣體此方知格致之學直結果到平天下之絜矩誠意之學直結果到忠信以得之方纔罷手

誠意章

合前後傳看惟此傳起手二句緊和呼應語氣已足下文反覆發明見得誠意關頭直截了當纔毋自欺即為慎獨君子心廣體胖纔自欺即為揜著小人肺肝如見間不容髮略無剡徑紆緩去處但欺字若說到大段欺罔即不是格致後事正為自家分明曉得稍有不實便算自欺小人節不過形容自欺到極頂處世豈有格物致知實下工夫的人猶閒居不善無所不至者乎故此處欺字極細微自字極鄭重只是要人猛省只起念時

毫夫不實便痛下一棒耳　首節慎獨二字不是主靜立極不是出王游衍不是謹小慎微不是虛靈不昧亦不是慎動不是謀始須剝去此數層獨字真詮始出且與中庸首章不同處亦在其中矣　吳徵仲謂慎獨之義須兼擴充克治省察三者言恐人泥於注中審幾二字專言省察要之毋自欺便是克治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便是擴充擴充克治却須從省察做工夫起故朱子尚以審幾詮慎獨擴充克治是誠字正解審幾是慎字正解書理各有分限合而觀之方知全無滲漏也　小人節專言不善以反照獨字曾子節兼言善惡以通論獨字皆非此章正意末節方繳還首節故注云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　自謙是意至此始謙意何能謙須是誠誠須是慎獨慎獨則獨先謙矣理本一串却須逐遞分明　若以獨為意之靈正使不墮禪門覺照之說亦仍走向致知甲裏毫釐千里不可不辨也　凡以一念之初動為獨者非也初動只是意上事既動而後有誠不誠此誠不誠人所不知故謂之獨意字乃動靜交關處獨字乃人已對勘處　此處獨字說不得意所從出意已是發出的了獨緣意而有非意緣獨而有也要之慎獨只是誠意扼要工夫籠統說去不得看作兩橛不得　自欺乃慎獨之反面毋自欺也蓋轉而問之之辭自謙則慎獨之已事此之謂自謙蓋決而信之之辭自知之而自欺之是欺其獨也自誠之

而自謙之是謙其獨也獨字真面目正從兩自字勘出閒居節乃自欺之流弊富潤節乃自謙之符驗曾子節則君子小人之樞紐也誠意是正修齊治平自內向外發端處慎獨即誠字自首至尾發端處得其分處乃得其合處　德潤身德即心之德也心廣體胖即心正而身修也蓋實於中而形於外則心正而身修矣分位雖各別此理却通貫

附與友人論君子必慎其獨云敬之一字固是無所不貫但舉屬中庸首章次節戒慎恐懼則其理完全而此處慎獨二字却重省察一邊故注云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所謂審其幾者省察其實與不實之微動處也此句正解慎字若將省察意思為獨中之靈機妙用而敬以持之則慎獨二字之正面其意義兩失之矣小人節只形容個自欺的榜樣注閒居獨處也謂不見人時慎獨乃人所不見之地勿論閒居對面處處有之不必以慎獨為敬獨以關照小人之揜著為不敬獨之所致也又如意者何獨是也此語尤未妥好善惡惡之發念處是意意之實與不實其獨覺處乃是獨意字直貫到事為顯現處有到底誠實的有到底不誠實的而實與不實必有其端此即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總之慎獨二字是誠裏面扼要工夫不必與意字糾纏且大學言慎獨與中庸微異中庸是從靜中抽出動來大學說到意字已是動

了物格知至後意之所動已是好善惡惡的了所謂慎獨者又從意之誠與不誠的動處做工夫中庸獨字兼善惡此節獨字兼不得惡字言各有當此下兩節却又兼善惡說乃泛言獨之可畏非如首節之緊根格致來也　注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前輩謂重地字不重知字蓋恐人誤以獨知獨覺為反照吾心之具也要之此知字與衣錦章人之所不見的見字相同耳中庸說隱微說潛皆以地言不以知言可知此處獨字只重在已與人對勘不重在知與不知對勘是自欺句論頭已與人對勘是慎獨境地蓋意之所發直貫到底顯著於外人所共知正為欺便自欺謙

須自謙與人無涉小人於人所共知之時方纔揜著君子於已所獨知之地先加謹慎則意不匿發而誠字已先得把臭矣心之發而為好善惡惡者意也意之實與不實人所不知者獨也誠意該始終慎獨則主萌芽誠意該微顯慎獨則主隱暗意以心與事交際者言之獨以已與人隔絕者言之所謂萌芽者事雖到垂成忽有轉念而初轉處即是萌芽所謂隱暗隔絕者雖大庭覿面一念改圖即是隱暗即是隔絕總之皆為人所不見之地字義本極分明只為抛却地字誤從知字著眼則覺照之說反墮禪門矣　慎獨只檢點誠與不誠之根原發動處非謂獨中有真境可以覺察吾意之善惡

也如此說須是打全入定時方有慎獨工夫酬酢萬變時便無此工夫其為義理既不全而儒釋分途亦即在此即中庸首末兩章亦說不去矣大學辨善惡是致知戒欺求謙是誠意而欺謙之原又須慎之於獨節次分明若謂獨中有真境可以覺察亦只是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仍轉頭說向致知上去矣

正心修身兩章

身心意原自一串但分個節次逐處令人體會身心下手工夫已有誠意項下故此二章但說個反面令人提撕省察而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好惡之所流極

所以正之修之亦只是誠字工夫逐層隨境地寬濶將去但愈遠愈須周匝故自此至平天下仍截截有工夫固非是逐段旋覓生活亦不是一了百了　大學一書大概要人提撕省察總是致知誠意兩項工夫交纏到底　不得其正固是誠字工夫原未滿足然却不耑是不誠之病自是心裏面忽不及覺易致走作處纔走作則心不在而身無所屬矣要須看得與身相關不要說得與意相關　人亦知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然終說向心上去須是從儀節上勘出蓋心即無他而形跡過當即一家之好惡有不得其齊者雖是皆從反面借說仍各有部位

治國章

修身事業其最切近者不過孝弟慈蓋已括盡一家之人國與天下皆家之積故此三字直貫至乎天下章而齊家又較難故此傳於感應相通之理反覆丁寧以終聖經結尾二節本末厚薄之意　次節单就慈衆一項明立教之本三節乃通家國以明教成之效四節因此遂說天下而誠求則追本於心一人定國則追本於身藏身之恕便是身心發用處便是絜矩源頭本章雖耑釋齊治而上遡身心之用下通絜矩之源正須實主分明中首尾通貫　三詩皆以咏歎上文而桃夭一節尤見傳者閎中密緻但說齊家二字固無人不在內仁讓之理又無所不包然孝弟慈三字兩章開首并列事長一層該貫朋友在內而化始閨門實齊治之大源於引詩內從旁補出方是盛水不漏

如保節

須知此理固不假外求然曰誠求則保赤之所以推廣其心者已無所不至而古人保民如保赤即此亦便是推廣蓋其端在此其推廣即在此人疑注中推廣二字耑為下文言者非也注不假強為正解末句識其端而推廣之正解心誠三句白文語意謂赤子最難求然能實實推廣其心便可因端竟委所以能然者正為此理原具於心不假強為乃倒裝文法注特順解之耳第三節言推行功效此節則言此心所以推行之端緒也疑推廣二字耑為下節言者因大全於此節注下載朱子語云且只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蓋大全割裂之誤如此今按此言出語類因問治國在齊其家答曰且只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此所謂推者乃絜矩之謂以治國章但言家國相通之本乎天下章乃及推行事業也大全裁去問語塗却後章章字而耑附此節之下貽誤千秋矣語類又云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是使衆或問亦云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故此節書單重保民者非脫却保民者亦非要之只逗出心誠求之四字為一切本領見得此心之理無所不

通一誠求便都在裏許下文藏身之恕後章絜矩之道以至忠信以得之皆此一線相穿遣却大源頭只斤斤從保民保赤分較轉合轉離矣　三項但舉一項人人所知舉誠求之心以打通家國則不復解此矣看注中立教之本四字何等渾括解此則保民保赤途途是道不解此則呆說保民固屬隔靴搔痒卑論保赤亦是痴人說夢　心誠求之四字最宜著眼自誠意至忠信以得之皆此誠自格致至絜矩皆此求未學養子而誠求可中其可求者心之理一其必求者心之分殊大學誠字徹始徹終不實有此理於心安能格致不格致安能實體此心於好惡不實有此理於心安能求不求安能實盡此心於赤子知能

之良與學憲之實先後表裏互相聯絡互步步追隨到底誠
字有來路實理之具於生初者也誠字有去路實心之盡於人
事者也中庸兼言之大學則耑言去路而此節末句方兼來路
在內世間紛紛爭古本大學者欲直從誠意傳起何嘗不因緣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之說就其言亦是但只說得半邊道理耳
孩提知愛少長知敬固未有先學愛敬而後為人子弟者此實
理之具於生初者誠之來路也及就傳向學講求愛敬之事理
愈求則愈精成人之孝弟遠勝童丐故惟明善乃可誠身然其事理愈精而非有
實心以盡之則不誠無物而無以自慊此皆誠之去路也未學
養子而能保赤誠之來路也不成說合下便能中赤子也須是
求只為此心相通愈求愈中漸習其事理而保之者益切此即
誠之因於格致者誠之去路也中庸原道統該體用故兼言之
大學示初學循次第故耑言之夫言豈一端而已中庸之兼言
者仍先之以明善大學之耑言者亦微示端倪於保赤則固交
相表裏矣夫惟去路分明則實理之在生初者隨事隨物皆可
考驗於以反求諸實心而自得之若耑靠來路則實心之在人
事者自聖自賢無所畏忌將并其所謂實理者而亡之良知家
惡言格致其始固高明一路句謂信心做去無大走作是以恣
意高呼然猶功過純雜而不相揜一再傳後無其實而盜其名
者其倡狂至不可言愚所見陽明先生集猶冠以李卓吾之序

纂輯年譜載在篇首而自謂同是不死真人未嘗不歎惜痛恨
其辱師傳也抑亦師傳之流弊必至於斯耶由是言之其亦可
以息古本之喙矣

平天下章

此章文勢反覆相因而好惡二字直自誠意章至此結穴味總
注語可見首節從修身齊家治國以來引出絜矩二字次節以
惡字解絜矩之義以發好惡之端樂只南山言好惡之同民與
不同民故第五節即以民之得失為國之得失而民之得失與
所以同民好惡之原又係乎德德者新民之本也亦即財用之
本也有德則人土財用相因并見且民情之好惡莫甚於財同
民與否亦莫甚於用財先慎乎德則有人有土外本內末則悖
入悖出民情之得失天命之去留係焉天命之得失視國則又
加切矣故康誥節申言之文氣直捲上去非僅結明財貨一端
也又凡外本內末者好惡失當必不寶善親賢故以楚書二節
申明其意楚書之無以為寶者利也為寶者用善人也舅犯之
無以為寶者亦利也為寶者仁也即義也此二段為上數節之
殿後實下半章之脈絡如水峽山腰精神一聚而前引康誥後
引秦誓幾似四段平列令人猝乍難尋此又文章之妙也要而
言之楚書舅犯皆知所好惡者也好所當好惡所當惡則寶善
親賢利及子孫黎民而為仁人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以利為

利拂人之性而菑及其身好惡公私之關於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如此至是而明德新民之大道其得失可言矣蓋必其所以絜矩者一本於正心誠意之爲則自明其德以新天下者乃爲至善而格致之功始於一室周於四海絜之天下而無不得其所矣否則此心一有未誠外忠信而內驕泰則雖得衆得國天命猶留而二帝三王之道終不免架漏千年斯其所謂得失者決於一心之存亡而又不係乎天人之去留也文氣至此已住復接言財用者蓋古今治亂之跡多由於此而人材之進退消長又莫不因之則以凡外本內末之人好惡失當徒知聚財而不知生之之道知利之爲利而不知義之爲利如孟獻子之言仁人之言也可謂知所好惡矣否則善小人而菑害並至此聚斂之臣如桑　孔　輩所以接迹覆轍於後也大學垂戒後世故以此終焉

首節

老老長長恤孤是孝弟慈推行處朱子所謂後章方全是說推也前章孝弟慈耑就家上說以明一理之通此章又追本向身上說以著推行之效　天子養老有三曰國老仲春羅氏獻鳩以養之者也曰庶老司徒以保息養之者也曰死政之老司門以財養之者也　絜矩固是從家國順推將去然矩存乎家國而矩之權度則在身心君子有絜矩之道直追向自家身心上方是源頭直推向百姓身心上方到地頭　矩之權度在身心絜字便是格致書頭處此節書於八條目只說不到誠意下文從好惡說起直到忠信以得之方纔補足

秦誓節

其如有容焉句味其如二字與下文寔能容之寔不能容兩句緊相呼應通節書至此作一小頓而以下兩段分對互勘方極回翔想像之妙直令王莽周公從一爐火內分金出現然此是從大學前後文義語氣斷章看出非謂書經上本作如是解也　斷斷兮無他技惟不自見其才人之有技彥聖所以見也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有之好之所以誠於內而不飾於外也斷斷只如俗說老實人相似休休只是淡漠渾厚之意玉溪盧氏以淡然無欲粹然至善解之則太　過矣此數語總是不露圭角不見可喜之意玩下文語氣呼應可見

君子有大道節

是追原根本見總結全書是反覆丁寧之後長言而嗟歎之錯會大道二字義理不探忠信二字源頭便結果得本章結果不得十章關會得一條目關會不得八條目追原得新民一綱領追原不得明德至善兩綱領　大道二字或指用人理財說或單指用人說或以為前說用人後說理財而此節乃其過脉又或以為絜矩之道聚訟紛紛矣用人理財說始雙峰饒氏集

注原無此意玩總注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可謂括盡無餘是以此章文勢反覆相因而其經絡血脈之所聚會或分或合或起或承注復逐層條析而經緯之無所謂理財用人之說也大道注明言修己治人之道即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非指絜矩之道也絜矩乃所以行此大道者而忠信者又絜矩之本故此節是從絜矩後追原向裏不但通章結穴於此即全部大學皆結穴於此蓋好惡者明新之所發用處故其為義始於誠意而訖於平天下能絜矩則好惡公世或有公而未必誠者又必申之以忠信蓋亦曰誠此好惡而已矣絜矩二字其樞紐見於前章之恕字其根柢即首章之格物致知恕所以反求此好惡格致所以澄清此好惡也絜矩者恕之用忠信者恕之體絜矩是格致盡頭處忠信是誠意盡頭處絜矩是致一心好惡之知於天下忠信是誠天下好惡之意於一心猶之中庸末章說不顯篤恭處仍從為己說起也

生財節

有大道三字直承上節來蓋亦修己治人之術明新交際之事也但看下面說生財說效驗皆是竭兩端言之故大道二字注中不復另解

畜馬節

馬有畜於民者若田賦所出國馬也有畜於官者若校人所掌公馬也然則稱百乘之家謂國馬耶抑公馬耶以周禮校人考之若注疏所言實不能無疑竊意卿大夫所以稱百乘者國馬與公馬舉其成數皆百乘也詳具證疑編內

以利為利即管子所云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也是以論鹽則不遺於少男少女之食論鐵則不遺於一鍼一刀之用也

中庸一

天命章

孝昌　夏力恕　著

中庸乃明道立教之書章首一節從天地人物渾淪一直說下以明道之根原所自命於天率於性而以聖人之教總其成二三節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指點在人身上以明道之充塞無間斷不可離而以君子之戒慎著其功四五節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純粹以精處在人身上指點出中庸來路注性情之德德字即指中庸謂之德者猶曰乾之德坤之德是說他本來好處如此以明道之由體達用人人皆不可離而以戒慎中和之

極致著其效功與效中聖人之所以為教也

性道教一部書皆不離此三項隨舉其一而無不通貫皆所以明道故以道為綱領而性之所以盡道之所以行教之所以立則又根於人之一心此戒慎所以極中和之量為已之心所以馴至於無聲無臭而中之散為萬事者只此至誠無息之心道之不可離者以其原於性人之不離道者以其根於心明道者明此而已矣

蓋生天生地者萬物之一原雖天地亦陰陽五行之所凝會者也自有天地以來陰陽之氣生而為五行之質而五行之質莫不各有陰陽之氣則雖陰陽亦成其質而五行亦變其氣而原其始究其極則氣陽而質陰也氣與質合而理行乎其間所謂健順五常之德者即陰陽五行之所以為理也或全而畀之或偏而予之或此通而彼塞或此絀而彼盈而皆此一理之流行所謂性即理也此天命之所以一原無間而人得之為人之性物得之為物之性者也

夫陰陽五行之理既各具於人物之身則夫陰陽之消長進退五行之生尅制化亦即交乘錯列於健順五常之內而凡偏全通塞盈絀之別其途者又莫不各有其支派條理是則所謂道也此性之所以四達不悖而人率之為人之道物率之為物之道者也

惟其命之於天者一原無間而率之於性者四達不悖聖人之能盡其性即能盡人盡物參贊天地者以此其雜糅萬變紛綸百出而不能無假於修者亦以此蓋義理之原既有所乘而即不能無所分者修之所以有待於聖人也氣質之稟雖各有所蔽而其良者未嘗不在此聖人之所以能致其修也如慈愛者仁之性聖賢之親親仁民愛物出其中墨子之兼愛亦出其中其所以能有是愛者天命之性也其兼者率之為道而過焉者也聖人之修也去其兼者而已其於愛無加損也推之五常莫不如此

此三句通濩人物以下專就人言之道也者三句是從人人身

上指出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來蓋凡日用事物之間自耳目宮
骸以及君臣父子與素不相識之族類無一物非命之於天無
一時不率之於性此道彌綸充塞無少虧欠無少間斷靜而為
己之所不睹不聞動而為人之所不睹不聞莫非斯道之流行
此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夫惟道之體段本來如是故盡人以
合天者亦必如是戒懼慎獨又從由教而入之君子身上指出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工夫下手處蓋天命之性該乎動靜而其
眹兆未萌者或偶失於存養故當未發之時雖靜而為己之所
不睹不聞而常存戒懼率性之道達於事為而其端倪甫露者
或遂流為過不及故當初發之時雖動而為人之所不睹不聞

而尤加謹慎如是而中庸之道可得言矣
蓋其原於天而修於聖者既如彼賦之人人而戒慎於君子者
又如此聖人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特以其能自修而推之以及
於萬物以及於天地若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其純粹至善合
而為中庸之德者則亦人人有之而亦未嘗或離於人人者也
蓋不睹不聞者喜怒哀樂之未發未發則陰陽五行之涵濡於
全體者天命之性渾然在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莫見莫顯者
喜怒哀樂之初發發皆中節則健順五常之分給於大用者率
性之道保合太和者也天下之達道也此所謂中庸之德也中
庸之德未嘗或離於人人而人自離之夫惟戒懼慎獨之君子

有以致其中和推其量使無遺蘊動靜交養體用無間則吾
之性有以通乎天之命而天地位矣吾之道有以通乎萬物之
性而萬物育矣注以心正氣順分貼者心以所存而言氣以所發而言則所謂彌綸充塞
無少虧欠無少間斷者純粹以精直與道為一體而聖人修道
之教豈能他有所屬哉
蓋修道之聖人與天為徒者也天道也體道之君子盡人合天
者也人道也而戒懼慎獨之心則皆一誠之所為也大本者知
仁勇之所自出也達道者庸行之至三重九經之所自出也自
不睹不聞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可謂費矣自闇然為己至於無
聲無臭則亦隱矣自首章至第十二章程子所謂始言一理自

第二十一章至末所謂末復合為一理自第十二章費隱至第
二十問政章所謂中散為萬事而費隱一章又前半之樞紐問
政章之天道人道又後半之樞紐也

辨疑

天命之性即從氣稟萬殊中指其理之一致者言之以其通兼
人物也喜怒節方從人身上指其純粹至善者言之若首句便
說到純粹至善處不但物說不去人亦說不去且既如此則其
道復何俟於修即修亦只須禮樂何俟刑政耶須知一致之唄其擇情花
固不在萬殊之外萬殊之發其錯雜者亦根於一致之中蓋健順五常之性乘於氣稟而人欲之根亦並不在天理之外如飲
食男女皆天理上事物有之人有之聖人亦同有之所謂人

者即此天理之或過或不及而人欲之甚與不甚又於過不及分多寡耳固非天理之外另有一人欲之性并域而居亦非性之可以天理可以人欲只天理過不及之處微范反覆之間便是人欲當時在書究見得如此自以為獨得於心彼臆說出然無可引證後來見朱子答何叔京引程子語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過不及便如此乃悟向時所說不過為程子下注脚讀書講學須是博觀而叅考之方豁然無疑雖曰此心此理之同究竟何嘗出得前人範圍耶此中庸之所以作而聖人修之君子致之者也前輩自艾東鄉以來首句便主純粹至善者言之以至文章家有命善不命惡率善不率惡之言誠欲補首罅漏而實乃轉益其疎脫然則朱子所謂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者其自初生而已然乎將既生之後中途忽異而始待聖人之修乎又

加道也者三句不在道體上看而作勉勵省察之語喜怒節不作人人共有之性情而謂戒慎之後乃有此境一章之內緊關處剌謬有三其病皆坐泥看大全所引朱子諸說耳夫朱子非另有一書為大全之所獨采要不過從文集語類諸書中剪截其語則或失其語脈輕重之次第與議論早晚之離合而語類又門人所雜記或朱子折衷未定之言或因門人所得之淺深而記有得失惟章句集注乃朱子律例已定之案雖早歲嘗為或問以反覆發明之自是而後塗竄刪討不知幾何歲月而或問則無暇更修是以與後來所定迴異者尚多今不信章句集注而反信剪截之語雜記之言又不信剪截雜記中之與章句

集注相合者而轉信其相反之說則惑也即諸書所載間有既提注語相觝難者然疑而不改則固終無以易其前說而其論定久矣今所舉或問語類中所載可與章句相發明者附識於左以釋羣疑云

本章首節或問云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數句通兼人物正所謂萬物之一原孔子之言性相近者此也又繼之曰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此則耑就人言即喜怒節之大本達道也孟子之言性善者此也喜怒節或問云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本皆如此朱子固已注脚分明矣若以純粹至善為正解

天命之性句則不當云此人物之性所以純粹至善矣人物之性斷不能比而同之而首節又必須兼言人物則耑就人言者之為指喜怒節明矣總之勿論或問語類及大全所引只凡兼言人物者首節之正解也凡耑言人者通下文言之也今若但因此處有純粹至善四字更不詳其語脈次第便盡翻章句之正解不善讀書孟子之所謂周無遺民也　又云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　語類云萬物皆只同這一個源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由其一源故也又云馬之性健牛之性順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又云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

率循也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又云。孟子說性善。全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已自是兼帶人物而言。性是一個渾淪的物。道是支脈。恁般物便有恁般道。率人之性則爲人之道。率牛之性則爲牛之道。以上諸說。皆從氣稟萬殊中。指其理之一致者言之。不可槩以純粹至善言性道也。即大全亦載朱子之言。謂天命與氣質。亦相滚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亦可豁然於章句之說矣。

道也者二節。或問云。聖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

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又云。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語類云。只看兩個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詳味諸說。則不可離爲道之體。旣本來如此可知矣。

喜怒節或問云。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　其非戒愼後養成之境可知。

天命節

先解知易繫。方知子思淵源所自。天命二字便是繼之者善之謂性三字。便是成之者性。天命只是說理一之謂性。便是分殊在內。所以通人物言之。下文率性修道一滚說去。迎刃而解。天命之性。通兼人物言者。以其萬物之一原也。不兼人物則性字之義不全。而天地位萬物育與後篇盡性盡人物參贊天地不相貫串矣。旣兼人物。則合天地間賢明通塞偏全駁雜無不

在內。安得即以純粹至善言之。蓋惟其人物無不在內。此其率之爲道。所以有待於修。亦惟其萬物之一原。則此理皆所固有。聖人特因而修之。故此節書順而言之。凡命於天者皆謂之性。凡率於性者皆謂之道。逆而溯之。則道雖不一。皆率於性。性雖不一。皆命於天。順而言之者。理一而分殊。道之所以取必於修也。逆而溯之者。分殊而理一。聖人之所以能致其修也。

篇首一句。中庸古注。便以五行五常言之。性道通人物言。自明道先生已如此解。故朱子皆不易其說。而五行五常必冠以陰陽健順。則又參以周子之說。其義乃全。

此章之義。孔疏亦大段好。惟五行五常之說。仍依鄭注以水屬

信。以土屬知。爲不當耳。其所引諸說。如性之與情。猶水之與波。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此亦稍爲近似。蓋樂記之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義理之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不容說者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則所謂情也。情之善不善。皆根於性之欲。周子所謂剛柔善惡。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氣質之說也。要之。性兼動靜說。乃全。方其靜時。情只含在性中。及其動時。性便流在情裏。發而中節。則情即是性。下愚不移。則性只是情。非其性之本不善也。爲其人[illegible]靜之根已絶。故不可移也。若論氣質。亦與生俱來。則性不容說。獨有情可驗耳。孔疏又言人旣有五常之性。即因五常而有六情。性之與情似金與鏍印。鏍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鏍印。情之所用非性。亦

內性而有情夫因性而有情其言是也但眼譬未精不免看成兩橛性之於情一滚出來驟即則矯揉造作而成者謂情之所用即性固不可謂情之所用非性亦不可所以然者性不可見而情可見見其情之善則性之本善可知見其情之惡固不可謂性本不善亦其性之善者原有過不及之禀受蓋天地之氣質亦自有過不及人禀天地之氣質以生則其所受之義理亦合下便有過不及矣此其所以為剛柔善惡者也須看得如此分曉方知古聖賢各從一處說起途途是道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純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此朱

子答黃商伯此節章句之問須此數語透徹方解章句之精方識中庸之意

無此生理便不成人物故天命之謂性是統同直從純粹至善中流出然此生理合下便與氣化相乘若非萬有不齊亦不成人物故天命之謂性却不是一例都歸向純粹至善中結果惟其來路是統同的此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也惟其去路不是一例的此修道之所以為教也知來路則全章源頭具此矣知去路則本節脈絡分明矣

此理尚就天言之則天命之本來渾然至善無過不及只一落在氣禀上便萬有不齊此中庸之聖人所以有修道之教也尚

就人言之則以天命之本來當大睹聞未起喜怒哀樂未發亦渾然至善無過不及只一落在感應上便萬有不齊此致中和之君子所以能盡中庸也

天命之謂性五字有合有分合者萬物之一原分者萬物之異體此分合只從一氣中滚出不解此則看成兩截不是圈圖說亦不是

洪人物之生固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此語包涵最盡盡不但人與物各得即人與人物與物其各得者皆此理之萬變不齊者也就衆理中截得其偏或得其一就一理中或得其全或得其偏而偏者亦或得其真實或得其彷彿摠之皆從天命中分出只是一個渾淪的天命却破成萬段各分與人物天命二字[illegible]對純粹至善之謂性三字除却聖人外說不待純粹至善如此方看得許節之義脈然無間天命只一個源頭仁義禮知其分派者也萬理之源自是純粹

至善然天若無此氣質此理亦流行不動舉世間若無如許氣質亦承載不認識朱子謂今緣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然雖則氣質此絕粹者未嘗不在何以人人有之人人不皆肖之故聖賢教人必於其所發驗處方狀其本體之妙異端教人其所精本體者求知有當與否但使人人認識者個本體之妙便一了百當此是大分別關界所在篇首三句見得

此理自天命流行出來世間洪纖清濁無不承載聖狂人禽一滚在內二三節見得須是如此實用工夫方能由教而入方可上達乎天喜怒節方於人所發驗處狀其本體之妙純粹至善固是天命本來如此然到此方說得出方有著落愚所以諄諄置辨者不但通篇文義如此亦實見得聖賢立教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此耳

少讀前輩文云二儀之氣不能有清而無濁而本其清者謂性

也五行之質不能有純而無駁而本其純若謂性也此語袞爲
眞詮久矣後來仔細思之首句本無形象可言自可扶持說去
然旣兼人物在內又豈可謂犬牛人同一性而其清且純者亦
無不同乎況下兩句相乘說去則凡人物皆率其性之淸且純
者以爲道道亦淸且純矣復何待聖人之修乎到此始不得不
兼氣稟說不知朱子所謂氣稟或異者已於上文各得各循兩
各字包羅在內矣夫天命之性雖靈蠢百出而其原未嘗不一
則其純粹至善者未嘗一息不流行於於穆之表此則道之原
於天者首節之淵源也其在於人雖秀頑不一而其體未嘗不
具則其純粹至善者未嘗一息不顯藏於一心之內此則中庸

之屬於人者喜怒節之淵源也然天命之純粹至善者一乘之
於人物而已各一其性各一其道矣中和二字乃以純粹至善
者言之然在聖人準而修之於人在君子反而致之於己勿論
上智下愚生而迥異即自大賢以下其差等亦不可枚舉矣顧
安得合人物之性而統名之以純粹至善乎
首節不止是通章源頭乃一部源頭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
萬物言天地之賦予萬物者有是理乃有是氣也氣以成形而
理亦賦焉言有是氣乃能載是理也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
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言理即寓於氣之中也其曰各得其
所賦之理者一理萬殊凡昏明通塞偏全純駁皆在其中即昆

虫草木亦莫不各得其毫末而有萬分之一也人物各循其性
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言旣各賦其
理以爲性則亦各循其性以爲道而其道已萬殊而不可一致
故不能無待於修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此句根原已見上
文人旣不知此句直從上文說下幾似從此處方橫扯出來又
將此句渾而言之謂人與物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是未明於
上文兩字之義也蓋謂人與人物與物性道雖同而氣稟或
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而所謂過不及者又見中庸之所以
爲修道之敎也蓋在天爲陰陽五行陰陽五行皆善也其不善
者陰陽五行之過不及者也過不及流行於氣化而理之昏明

通塞者因之矣此化育之所以待贊於聖人也在人
物爲健順五常健順五常皆善也其不善者健順五常之過不
及者也過不及之所流極而惡之分數因之矣品節之者使夫
剛善剛惡柔善柔惡皆示以中庸之道此聖人之所以盡人物
而參贊天地者也夫天之氣化流行有過不及而理因之是即
人物之所以有過不及者也物之所謂過不及者舉所賦之一
端而言人之所謂過不及者舉所賦之全體而言而皆不能無
過不及此天命之性統萬物而計之不可遽以純粹至善言也
聖人者氣化之所乘獨得其中庸故其理之全體亦無過不及
而人與人同是以未發之中人人有之以其所賦有全體也發

不必皆中節而人事之過不及者出矣即并其所秉之過不及者出矣雖流極至於無所底止而萬分之一猶有中節者亦非取諸他人而有之舉其一而萬者視此矣此人性之所以純粹至善者也盖章句舉過不及之一言而其包括通貫者如此自天以陰陽五行至禮樂刑政之屬以上通兼人物本節之正解也自人知已之有性以下耑就人說通下文而言之也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即朱子所謂萬物之一原也此節章句合易理四子書太極圖二程橫渠諸說一以貫之此節之義明一切書理勢如破竹竊恐囫圇看過辜負苦心至乃執泥他說而反失其正解故輒推明之如此

人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似氣先而理後不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二語已特然分明除却陰陽五行固無所謂氣除却陰陽五行又更從何處說理氣之根本固原於理理之流行必乘乎氣二者交行於一致之中其賦畀乎人物者皆不可以先後言也艾東鄉云四時五行陰陽剛柔非天命也此語看成而擬似是而非盖不知健順五常即陰陽五行也陰陽五行四字理氣一滚在内性之所以善性之所以氣禀不齊亦一滚在内人誤以陰陽五行定是單說氣遂至悖謬不知健順五常便是陰陽五行之理其中禀受不齊便是陰陽五行之氣二者原不相離也

凡汁脚有隨地不同處要須善看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其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如說仁禮屬陽義知屬陰則陰陽二字便耑就理上說况易言順性命之理分明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須是通觀徹底方信道陰陽五行理氣一滚在内理氣一滚出來然氣之所以有動静者理為之也無先後而不紛以先後言理之動静其初付於人而即不能無過不及者氣為之也有先後而不得以先後言此意從朱子参出方能道理氣不相離處氣固有偏全然理之所在原不能比萬有而齊之凡偏全盈絀之各出其遂者雖氣之所乘抑亦理之散殊者不得不然氣之偏即全理之寓於分給者也是故氣有偏全理貫為之而理之在人物各有昏明過不及之殊者則氣是主之原其皆無此氣何以能生天地有天地非此氣無以流行適理可知氣之本來亦無不善只理是常的氣是變的天時人事遂漸轉移則氣遷發而理之常者亦變矣渾淪者只此一理即只此一氣散殊者有萬般理即有萬般氣理所分施氣即隨之故天下無理外之氣然氣所乘藉理亦隨之故天下有氣中之理則以氣之乘乎變者不但理不得而操之即理且為其所累矣理豈有善惡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自其常而觀之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天下無理外之氣自其變而觀之陽亢而陰疑天地之雜也氣雜而理亦隨之故天下有氣中之理

性只從心上見得不但禽獸與人同爲血氣之倫即草木之生氣其根亦始於心也朱子言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大是心有主宰之義據此則是天之主宰以此理命之於人物而人物之主宰遂得之以為性可知性者心之理離心則性不可得而見既落在心上則一本而萬殊者已見於此此意只從天字上看出則理氣源頭一滚出來益可見矣

理氣二字須是區别得極分明方總合併說得朱子答黃道夫大率謂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後有性必禀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

明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也非形也禮運言天地之德者理也言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性也物者形也周子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真者理也精者氣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知云云若不如此區別則將有指氣為理索性於形者然氣不能離理以為體理不能離氣以為用即形而道寓即氣而理存分說合說一以貫之然後可以言性

道也者三句

不可須臾離自是道本不可離不干人事可離非道仍就道體上說乃反覆以足上句之義非另尋出個非道者來作反對

此三句以道之充塞遍滿者言之是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在日用事物上指點與人看注中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正是不可離鐵板證據其曰性之德而具於心者又推原不可離之根本也若但泛言天不可離性不可離猶是顢頇大帽頭語緣此三句只說混成體段猶不曾落到人體道上因其道體之密至於如此故君子之戒慎亦如此方是工夫見面處第十二章中言道不可離而舉夫婦之知能鳶魚之飛躍皆從道之體段上說斯又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印證也

戒懼慎獨

或問云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

睹不聞也據此則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重地字不重知字重在己與人對勘不重在知與不知對照即一切獨覺獨照之說可不攻而自破矣

大學中庸相為表裏蓋性命源頭工夫節目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或因流以遡源或由體而達用亦且錯舉而雜陳之不相背也此篇不睹不聞之戒謹恐懼即大學正心全體工夫莫見莫顯之慎獨即大學誠意扼要工夫後半部明善擇善博學審問即格致工夫盡人物參贊天地即齊治平事業也

蓋太極之本體動靜互根是乃性命之源也而君子之用功亦如之戒慎恐懼以其動者養其靜者命之不已者於是乎在所

以致未發之中也隱微必慎以其靜者制其動者性之有恒者於此乎見所以成已發之和也夫靜而存者非動無以存之動而發者非靜無以察之大易中庸之蘊太極通書之妙默相脗合者於此見之且知戒慎恐懼為主靜之要領即此便是未發時功夫不必離卻戒慎恐懼別求所謂未發以前之氣象蹈空而失實也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便是未發時工夫慎獨便是已發時工夫本是一串人卻看成兩截戒懼慎獨是工夫喜怒節是追原其性命之本體本是兩截人卻混作一串

種子提撥敬之一字便是從此二節看出不睹不聞是靜時敬

莫見莫顯。是動時敬。動靜交養。則所謂不可離者。常在乎此。而有以全乎性命之本來矣。中庸後半部誠字。亦是從此二節發出。誠與敬一也。誠則體用一源矣。敬則顯微無間矣。皆相為表裏者也。

喜怒節

此節就人身上指出性情之德。為中庸二字發凡起例。是合下規模如此。不落工夫。不落效驗。未發之中。人人有之。已發之和。亦人人有之。只皆字却指盡善者言之。則中字方有着落。而和字亦見全體。然都只是人應有的事。不過極完全者指出與人看。不中節者非是本來缺少。皆中節者亦非分外添來也。艾東

劄記　中庸一　七　菓根堂

鄉謂此節指養成之氣象言。亦是將中節二字坐煞看了。然則未發句何以處之。即不免墮禪門作用矣。

此章分三段。都是從源頭說下。天命句。是人物公共源頭。漸次從理一說到分殊。道不可離。是人身上源頭。漸次說到工夫。総節是人身上中庸二字源頭。漸次說到效驗。而中段又是直段。注。脩道不可離承天命二句說。戒懼慎獨承修道句說。末段又是中段。注。脩喜怒節承道不可離說中和位育。杀戒惧慎獨說。枝分脉貫。更無些子含糊。發而與上句相是而成文。是和字源頭。却正是中字。把喜情之本而邪注之中處。情不離性。即道不離性。人同此性。可見道未嘗離之人。此本節正意。而此句又一節之咽喉。上下文呼吸皆通於此。

中和之中。當以體言。故注作不偏不倚解。中庸之中。兼體用言。故注於不偏不倚之下。增無過不及四字。時中之中。當以用言。故注以隨時處中解之。然其實則一而已。中庸時中之中。即中和之中。而見面處。即此句內節字也。所謂中節者。即中其所不偏不倚者而已。

周子靜無而動有。是從兩頭合到中間。已極語妙。中庸只着一個發字。但分已未。是從中間推到兩頭。更為親切。

大本達道。實從天下二字打穿。則下文天地位萬物育血脉已通。不則千言萬語。只重衍覆說天命率性兩句而已。注於章首兼人物言者。正從此二句及末節看出。

致中節

或疑中者性之體。和者道之用。則致中和當屬教之推以及人。

劄記　中庸一　六　菓根堂

朱子云。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是此個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需說推以及人。可知此兩節條理通貫之妙。要之首節已包羅盡矣。

修道之教。即至誠能盡其性。以盡人物。參贊天地者。致中和之致。便是其次致曲。致字根原。只是說到盡頭處耳。天地位萬物育。即至誠之能化也。

仲尼章

此章乃孔子直接堯舜道統處。堯之命舜。只允執其中一語。渾而言之也。舜之命禹。乃有人心道心之戒。以為第渾而言之。天下後世。必有因任其心。而自以為中者。堯舜性之。其德桓桀禹

入聖域而不優故舜以分別以告禹乃知列聖相傳以能變化而後不失其正非若後世之標舉宗旨者愈求其似而愈失其真也此章首節君子中庸四字即堯之一語也渾而言之也又曰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即舜之所謂人心道心者也分別言之也道心勝則為君子人心勝則為小人道心勝而益致其功堯舜禹之後所以有湯文武也而在下位之君子視此矣人心勝而益肆其行桀紂之後所以有幽厲也而在下位之小人視此矣世道降則教益嚴由一語而有十六字之戒由人心道心而有君子小人之戒故此篇之末章亦以君子小人發端而反中庸者異端之賊道的然者鄉原之亂德君子固有君子之差等亦人又有小人之支流此仲尼之祖述堯舜子思之作中庸所以愈變而愈不失其正也

蓋原其性情之所自曰中和語其德行之所成曰中庸而究其權度之所歸則曰時中中和是天倪中庸是地位時中是人事有此人事方到地位方合天倪孟子以孔子為聖之時即孔子所謂君子而時中也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君子所以存養此未發之中也故朱子於此處特地補出以即證首章之義或謂注中以其有君子之德此德字即指戒謹恐懼其說非也朱子謂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所以發明注中又字之意據此則君子之德猶曰君子之質云爾非成德之謂也看注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必若所言則當云雖戒謹恐懼而又必隨時處中矣此誤自或問始故辨之注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補明未發時工夫而無時不中則已發之效驗慎獨之已事也

聖賢言語各有所當豁理歸一致而隨地不可那移[illegible]者亦各隨其意義之所歸自有通貫處不必預設一見以勉強牽合為高如聖門說絕頂道理其目有三曰一貫曰止至善曰中庸都是一串上事然各隨所言為分別却籠統互換不得正須各各分屬明白乃知其理之一耳

一貫如地理家說祖山相似　一便是崑崙憑你九州域外南條北條千支萬脈都從此貫出　至善如行路之有程途應至千里者須是至千里絕止應至萬里者須是至萬里絕止　中如稱物之權一石有一石之中一鈞有一鈞之中　過之則低不及則昂

異學於此三項亦復傍影隨聲但他是貫一不是一貫自家標出一個宗旨憑你千塗萬徑都強驅向他宗旨裏去但非所謂一耳　止至善三字他只消一個止字憑你掉不下的他都掉下不管甚君臣父子憑你

静不得的他都要静不管甚晝夜暑寒

總是離了至善單尋個此寸勿感

乎以辨析義理為支離也至於中也者聖人之為中也和喜怒哀樂中節異學之為中也預喜怒哀樂無所施聖人之為中也庸異學之為中也怪聖人之為中也隨時而處異學之為中也懸空捉定其為說之高也智於子莫而其為煽之熾也浮於楊墨學者於此三項見得分明則雖同一聖人之言尚不可混而一之況以氷炭薰蕕之別烏可抱騎墻見哉 凡讀書須虛心體會不可先橫意見又須中有主宰不至隨人嗔喜所貴大源大本緊要處十分透徹如射者之有的此近思錄之所以先太極圖也此條為諸生口說因附錄之

民鮮章

至字對下章過不及言民鮮能則九注意愚不肖之不及若並凡民之不及端類賢知者有以導之而賢知又失之過必若舜知回仁與君子之強乃合中庸而無賢知之過即凡民亦有所興起矣此篇首性字所以義人物言而後章所以說用中於民說盡性盡人性說成已成物九經三重之屬皆所以立中庸而使民興行也可見中庸文字一線相穿處

道之章

不明不行則知仁之德無以合乎中庸過與不及勇之分數早已伏在知仁裏面矣 道不可離以本來言之自是與生俱來天下無性外之物以人事言之只過不及便是離 注人自不察正對鮮知說所謂味者中而已矣知味則無過不及之病味不在飲食之外道不在日用之外不知味者其於飲食亦或過或不及而已此乃比喻之體蓋以極粗淺者形容之以小譬大既與祖述章說天地即是說仲尼者不同而借此形彼又與論語由户亦即是道者小異飲食何嘗不是道但此處說不到此未可顧賓失主也

道其章

絕望語氣與疑詰情懷兩邊俱到 明藏於內行顯於外不明須有以測驗之不行則一望而可决故兩章語勢不同

舜其章

此節首句與大孝句一例而微覺不同大孝章先斷後敘此節乃呼應語氣先敘而後斷也首句呼起下面問察隱揚故末句以斯字應之細味首句語氣正與我非生而知之者語異而情同惟其以大知而不自居於大知故能問察隱揚執兩以用其中首句作贊語呆斷不得 鄭注以此章兩端為過不及說猶近似以前章鮮知味㫷為愚者之不及失之遠矣 此章推本於明明則知得其中而道以行以終第四章首節上半段之義雖是行底意思多然以舜知回仁推之畢竟以明為主

人皆章

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語氣尚未重到能守一邊要且是以不能守與證其擇之未精而不得為知也蓋此數章脈絡只是交互說下而舜知回仁分賓主處自在

回之章

此章推本於行行則仁得其中而道以明以終第四章首節下半段之義雖是明底意思多然首二句却須頓斷讀住乃贊歎決定語氣先斷而後敘也若曰如回之為人則道明矣何以見之只看其行之終始惟一如此則能擇可知所以上二句與得一善句一連讀下不得畢竟以行為主　此與舜大知章語氣

若不體會分明則兩章文義皆是先明後行有何分別而自過不及至此共五章脈絡不復相貫串矣　朱子謂舜大知章是行底意思多以其承不行而言也回擇中章是知底意思多以其承不明而言也恐人不知書旨脈絡故以為不行由於不明知舜之明則能行不明由於不行如回之能行則明也然舜知也回仁也惟舜之知乃可以成仁惟回之仁乃可以成知惟君子之勇乃可以成知仁又恐人因脈絡而失賓主故於舜大知章注云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回擇中章注云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總注復以舜知回仁分賓主言之

天下章

勇字意在下章而此節已暗伏知仁勇三項中庸文字整齊中自有變化處但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而所列知仁兩項亦皆近勇一邊所謂賢知者過之之事蓋明道屬知一邊行道屬仁一邊而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則勇之分量也第四章已伏此案矣　中庸不可能是民鮮能結穴處是唯聖者能過脈處總注云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從此體會則天下國家二句是承上白刃句是起下此間須有一折不可先作三平說直到中庸句方總承之然而亦有賓主故問强章末節注云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尤可見　朱子謂三者做到恰好處便是中庸可知注中然皆倚於一偏是從末句懸斷之非坐煞之也蓋不

合中庸則雖均之辭之蹈之似難而實易此其所以皆倚於一偏若硬將三者早早坐煞一偏辭意都成隔碍矣

問强章

中庸之勇總是無過不及南方之强却似不及一邊北方之强却似過一邊和而不流則不至於不及中立而不倚則不至於過不變塞焉則是以中庸為南方之强矣至死不變則是以中庸為北方之强矣聖人言語固不必拘拘比較如此但其理自相貫故其文字之塞密亦自然如此　有賢知之過亦有愚不肖之過有愚不肖之不及亦有賢知之不及故此及下章凡不及處又就好一邊說凡過處又就不好一邊說如隱怪亦逕之

之類。半塗亦不及之類也。

素隱章

素隱行怪。便是異端之祖。後世有述。聖人固逆知佛老之必熾其燄矣。

隱怪乃異端之最高明者。遵道節亦聖門之沉潛而不能剛克者。此兩項人皆不要低看了。則弗為弗已之分量益透。弗為弗已。從旁人看來。只此便是末節分量。然從孔子自家說來。此間須有一折。世間不為隱怪者。未必即是中庸。遵道不已者。未必即能遯世不悔。如此看。則末節分量乃圓足。而聖者一句。并非辭其名而受其實也。

遯世句。不在境遇上說。只依中庸念頭合下便打算如此。一直做去。更無回互。須知堯舜

文周之依中庸。亦即此遯世不悔的本領。非謂窮而在下者也。

唯聖者三字。即後半部一切唯天下至誠至聖之根本。中庸首章作冒。惟末章總應之。中間大段落皆分應首章。皆以孔子結之。修道之聖集中庸之成而示之的者也。其分應首章次序。皆由後及前。首章末二節乃中庸之義所自出。故自第二章至此。皆言中庸而以孔子之能盡中庸結之。中二節言道不可離。故自第十二章言費隱起至第二十章。皆言道不可離與人之所以不離道者。而以孔子所言外王內聖之全結之。而天道人道二語。則性道之同氣稟之異。殊途同歸。貫以一誠。以為後十二章發明首節根原。故自第二十一章言誠明起。皆發明首節之義。而以孔子之小德大德結之。至聖至誠兩章皆就孔子小德大德推廣言之。而至誠章經綸三句。又從首節修道句逆推而上。即末章總應者。亦由首章言工夫處逆推而上。以至天命之無聲無臭而止。蓋中庸之極功也。此章聖者二字。子思引此開大舜文武周公之統緒。而以孔子之祖述憲章集其成。即一切至聖至誠之根原也。而能之一字。在前面則以民鮮能不可能發其端。在後面則以己百己千之能。推而至於能盡其性能化能聰明睿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而要之以其孰能知一語以終。發端之意。是則此章之脈絡。所以通貫於無窮者也。

舊注分章其離合殊不可解。即如此章及費隱章合而為一。大

率因中閒遯世一語。遂牽連將素隱費隱。都作隱處不仕之隱。就中一切道理皆從此說去。可知學庸二書不經程朱。亦不免千餘年長夜。夫今所傳鄭注孔疏。非古本中庸乎。程朱而後操戈者不疑於中庸而獨致疑於大學。豈知中庸章句。若不如朱子所定。又奚異於大學之錯簡乎。

費隱章

第二章始提出中庸。以次由賢知愚不肖之不明不行而及明行。由明行而及勇。而終之以聖人。皆未嘗形容道體之妙也。此章始言之。論工夫則愚不肖不及賢知。賢知不及聖人。論道體則雖以夫婦之愚不肖而猶有明行。以賢知所不及之聖人而

明行亦不能盡與知與能道之不可離也不知不能亦道之不可離也此其所以為中庸也　只論道體若粘定君子只次節便說不去通章但言道不可離而人不當離道之意自在言下末節亦非從君子身上著工夫但看結上文三字注語可見費隱兩字並說不得隱即從費內見得故全章無一語另說隱字但兩字須兼兩意說乃全用雖廣而體則微是橫說用之廣處即是體之微處是直說　周子無極而太極與費而隱是一般話說　與知與能不知不能譬諸水然一勺之器也盛得住江河之量却留不住其大無外是他和天地都載了所以更無有載之者其小無內是天地間萬事萬物都被他條分縷析破

到盡頭亟以更無有破之者　禹之治水堯舜知能所不及周公之禮禹湯知能所不及行夏時用助法又周公知能所不及蓋道體是流行充滿的聖人只能隨所值之時隨所值之地擴其分量其所未值與值而無可如何者雖聖人亦留以有待雖天地亦留以有待　鳶飛節是言天地間自上至下無處不是率性之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乃脚踏實地語若藉助蒙叟機鋒直乃覿面千里矣　此及川上節見得破皆極平易親切之言而世間萬千道理已無不涵滚滚其中不得其所謂平易親切若致乃別以高妙裝點幻化之則是以吾聖賢為不及莊老雖後世之酸鹹糟粕以釀和上古之太羹元酒也談理家好為

過火之言正坐識不足耳　夫婦節橫說鳶魚節豎說故一以小大言一以上下言末節總結上文夫婦天地便是小大二字端字至字即上下二字在其中矣更支離別解不得若以為一切道理一切功夫必從夫婦起除非此章是論庸行不是說費隱總可且謂此章包括此意在內則可謂此章部位正意則不可　與知與能正以夫婦二字合下便在天理路上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此只是父母二字循環無端處未成夫婦之先多少曲折只是各以其所受於父母者相託體焉奉父母之遺體而託非其人便是不孝可知造端乎夫婦即此便是庸行之始察乎天地即此便是庸行之至雖此章說不

到此而根原早伏矣　造端二字原不是著意語也只當個察字看夫婦乃察之小者天地乃察之大者耳如此看直是包括渾淪即上下二字都融入小大中矣　朱子謂此只是疊說上文意思

道不章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言道之本體可離非道也乃反言以明之道不遠人是言道之功用人之為道二句亦反言以明之句句針鋒相對以費隱章及此節推勘之則道不可離之言道體不是責重人身益可見　次節以人治人三節推已及人末節以求之人者反之已故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按考上柯

長三尺凡造車若轂輻之類皆以柯為之度只柯字內便有法則的意思此是柯字源頭不可不知　天地間惟有庸行做不盡四者之未能非故作退遜語是聖人實見得道體之無窮所以為人倫之至若自以為能非過即不及矣　中庸二字從第二章始見頭面中之為言備矣庸字則發端於此此是子思著書極細密又極變化處庸字雖言行并舉而有餘不足略見低昂要只庸行二字足以括之故章句於大孝三章言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中庸一書一切眼目皆從孔子點出隱現相承脈絡相貫

素位章

無入而不自得或問謂無不足於吾心假如說素富貴不成說乘田委吏不足為須為司寇方足於心素貧賤不成說疏食菜羹不足祭須是君賜方足於心其所以無不足於吾心者所性分定故能素其位而行若說作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假如素患難則如之何說道理便不完全　不願外便是素位本領　橫渠謂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如此說不尤最精

此章言道即境而存隨地而足極之於富貴貧賤在上在下莫不各有當然之分可謂費矣然道之主宰乎是者初非有端緒之可尋而君子之立命其間者亦未可徒求之形迹是則所謂隱也蓋亦本上文道不遠人之意而推言之

行遠章

由詩之言妻子為卑邇兄弟為高遠而宜爾樂爾則兄弟為卑邇室家妻帑又為高遠由夫子之言則兄弟妻子為卑邇父母為高遠由子思引之之意則又相遞於無窮一粘著便失語妙不得注中意字真詮矣　詩本為兄弟作宜爾室家承前章和樂且孺說樂爾妻帑乃承和樂且耽說此處固是斷章然詩之本義却原不相妨得雖渾淪說去自有部位暗藏在內講說家至以宜爾二句分頂上四句則全然不是　遠人素位及此章皆以其費之小者言而費隱章內之小大上下即此遠邇高卑之盡處極界和盤打算者也遠人章則恐人徒求諸高遠故以卑邇示之素位章則遠邇高卑各示以分限使之各盡其道至於此章則從兩兩交界移步換形逐層相遞處言之又即費隱章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之體段之見於功用者也

鬼神章

陰陽五行之運行合散處不可名狀故以鬼神言之鬼神是二事其實一事以其非虛假故謂之二氣以其無間斷故謂之一氣其屈其信如環無端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亦如環無端此所以為不息之誠而不可揜也屈非實屈信非實信則是虛假而非誠矣屈而不信信而不屈則有間斷而非誠矣夫君子之道費而隱亦如環無端者也陰陽五行之運行合散至費至隱

處惟鬼神之德足以括之故中庸於費隱之極指出鬼神即於鬼神之極指出誠字人稟陰陽五行之理即聚陰陽五行之氣其氣之真實而无妄者即其理之真實而无妄者其理之真實而无妄者鬼神體物之誠也而氣行乎其間矣其氣之真實而无妄於人心之誠之通乎鬼神者也而理行乎其間矣則亦非有二也有是理即有是氣有是氣即有是理有是性即有是誠有是誠即有是性故中庸首言性而中言誠末乃合而言之此至誠之所以能盡其性而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道也者性之率也理之主宰乎氣者也不可須臾離者一誠之所為也氣之彌綸乎理者也上夫之載無聲無臭鬼神其昭著者也性之

盡也誠之至也費而隱者也　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亦不害其有先後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又云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又云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又云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皆此章最精要語自大全采擇不純此等語皆遺棄學者見亦鮮矣　朱子言天道之誠

亦曰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夫以一元之氣流行於天下之物而天道之誠見焉然則此章誠字之義固可得而言矣　鬼神以氣言誠字亦以氣言緣是從發見上說蓋語其根本惟其實有此理緣得實有此氣語其功用惟其實有此氣緣見實有此理首章天命之原後半至誠之妙都從此章貫注須洞徹其所以然處方知理氣不相離也固不是鬼神外別有個誠亦不是說鬼神即是說誠鬼神是氣化上事其實有是氣化者誠也　只是個陰

陽五行其無形象可言者便是天命之性其有形象可言者便是鬼神之德天命之性理一本而氣萬殊道之所以有待於修也鬼神之德氣萬殊而理一本誠之所以能盡其性也

菜根堂劄記

孝呂 夏力恕 著

中庸二

大孝章

此章次節乃極言其效若首節則臚舉大孝之實錄固是事事皆從孝做成然不得便主效驗說主效驗說則次節為剩語矣德為聖人乃顯揚之大者為天子有四海乃尊養之大者二而宗廟饗之下而子孫保之又報本追遠之大者此二句蓋謂及身與後裔皆得崇祀其親也東陽許氏謂宗廟句却是就舜身上說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為宗然則舜先已祀堯為宗豈有滅其父而不宗又以其身受宗於異姓而孔子乃特稱為大孝乎

讀中庸乃知以瞽瞍為父而宗廟饗之總是大孝總是舜之大孝夫堯舜之禪讓以道統傳天下者也非若後世國祚中絕外藩入繼有似續之義文祖神宗舜固不廢堯之祀然堯自有子舜安得代為之子而自滅其父之宗乎總之泥於宗堯宗舜之說而不達程子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惡如幽厲不害為所生之旨而又不顧此章文義之難通也今以孔子之言證以程子之說則舜之宗瞍而不宗堯也明矣此事辨之已悉別具證疑編內而尋繹此章尤為確證又適見黎洲黃氏之說以為上古郊廟之制舜禹皆仍舊如今之歷代帝王廟至於私親則另設宗廟以奉祭祀兩者未嘗合一并行不悖故舜之所郊者堯也而私宗則瞍禹之所郊者舜也而私宗則鯀斯言也其亦有見於程子之說而擬議之者與 國語言有虞氏郊堯宗舜足證祭法之非但此亦從後世子孫言當舜之身未有不宗其父者觀堯都平陽舜遷蒲阪禹又遷安邑其為另立宗廟可知而平陽蒲阪之舊都與其所立之廟則使其子孫守之斷不至居其宮而遷其子也郊堯郊舜本天位之所傳舜禹亦止及身其四時祀事亦使其子孫自主之耳詳具證疑編內 篤厚也鄭注謂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是照下培覆作兩邊說然上面特冠天之生物四字是就好一邊說蓋傾者只是因之無可因耳 保佑命之是總括上文一句以起申字之義不是從新

臚列言既保佑之而命為天子又自天申之亦非保佑命三字一齊排列也 首節統舉大孝之實次節乃言其效即所謂受命也第三節說天生物只是命字引線第四節詩辭又只是受字印證末節乃總收之是繳還舜之大孝即是為凡有庸行之至者推廣言之也 事親事天祇此一理相貫一氣相通只事親之至便可以事天受命特事天之顯然者耳如此方看得大德必受命的源頭透徹亦可豁然於程張呂游之說矣 第十五章言順父母十六章言鬼神此章言大孝言受命分明是合併上兩章脉絡處

無憂章

首節注此言文王之事。然曰文只贊其父子，未嘗明言一事。此講章俗說所以指下兩節為詳言子述也。不知父作子述，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其所為亦適當恰好處，所以為中庸。曰父作則有文王之述在，曰子述則有文王之作在。試取文王生平諸事，錄其精意，無一非作述中間恰好處。只此便看出文王之事來，方知聖人立言之妙，注語之確。　後章既言達孝，若此處復詳言子述，便成贅語。故此二節但從顯庸創制、天理人心大公至正上見得，所以為中庸。即此便是孝其親處。下章達孝，正從此章抽出耳。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此語最塞。容言雖以武定亂，而天下皆信其無私，所以為中庸，乃纘緒二字著落處。制

度精微到恰好處。此周公之中庸也。創前人之所未有，愜天下之所同願。此又周公之隨時以處中也。　世之說者因此節無追王文王之文，遂謂文王已自稱王。游氏辨之曰：泰誓三篇皆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乃稱文王，仍稱其祖為太王王季。然則追王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太王王季則以其未受命而有所未暇也。此其為說固可破流俗之妄矣。然竊疑猶泥於泰誓武成之文，而其義則有所未盡。泰誓雖稱文考，而武王已自稱王。泰誓可信，則是武王未即位時，不已先文王而稱王乎？武成既稱太王王季，則追王之典何待周公？且其言曰先王建邦啟土，先王肖

后稷也。繼之以公劉，則祀於周廟者早已上及先公。武成可信，則中庸之言不剌謬乎？竊以為泰誓武成之稱王者，皆史臣追敘之辭。而聖人考覈精嚴，則一切當以中庸之言為斷。夫周家世守侯封，典禮匪朝伊夕。周公少而明聖，當文王時已擅禮樂之才，非比漢高提三尺劍，一旦草創綿蕞間也。武王在位七年而

祭。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此二大禮必無七年之久尚未嘗行之。喜哉！則文王之為王，而后稷之為天王也，斷自武王時矣。纔下章欲述祭祀之禮，先以達孝并贊武周，亦可見矣。推追王上祀之典，畢創始而儀制未定，寺人網而舉，日未遑。如朱子所謂武王時恐是且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耳。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文王既王矣，而太王王季，王迹所基，則宗祀之所不及也，故周公始追王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既天子矣，而不窋以下組紺以上，則郊祀之所不及也，故周公始上祀以天子之禮。此所謂成文武之德也。而衛功德、紓親跡、報本追遠之義，等威次第之

精。仁孝之心，上治旁治下治，以推及無窮，而為治於萬世。此則周公所以盡中庸之道也。　又按此及達孝章并易彖順天應人之說，可知中庸隨時以處，易地同揆。東坡武王非聖人論，先儒已言其能終然文王率叛以事，而武卒致之，後儒所不足於此，存優劣之見夫。此事閒不容髮，纍有優劣，所謂顯名者安在，而況中庸乎？蓋文武之德自有差等，武王之德勉強惕勵以成之，文王之德過化存神而出之。大王之德能使敬者終以大言之，心為心。大常所謂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許亦與此同。且即紂之稔惡百分之一，惡桀竄，不以文王之心為心，雖則如敬父母，孔邇國，文王仁政有以庇之，雖紂亦不禁，文王之所之也。至武王時，不但竭者聽纔渭先陶怨嚴者，是危及父母矣。固是德有甚等，實亦天地之時勢為之。宜君臣之義，係天下以傳一人，文王之所得為也。歷醴居之閒，渡天下以奉一人，武王之所不得為也。天生民而樹之君，君雖扈而民尚可安，猶以危為重；民已離而離之應歡，則以民為重。二者皆徹矣之，蓋聖人者權其輕重而已矣。此間尚容優劣乎？

達孝章

達孝，達字固是包却上章三達字在內，而其義蘊猶不足以盡之。故注云天下之人通謂之孝，以其深入人心，而獨得乎天下。

之所同然正為下文繼志述事所該括甚廣制祭祀之禮特其
大端耳若便以此盡達字之義却反狹看了夫孝者一節矣
夫孝者節注云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下文自是本章下文所制祭祀通於上下者即前章斯禮也一
段蓋謂繼述則纘緒成德乃其大者而下文所言則前章祭祀
之通乎上下者猶未及乎天子極盛之大祭而此處乃推暨言
之講章俗說全不體會又如以春秋二節皆主時祭說不知春
秋節統舉修理陳設之大概合太廟羣廟皆在其內以為四時
之祭則可至宗廟節則專主太廟言之乃大祫禘祭之極盛者
以明禮意之備若四時之祭安得如此兩節相因而事有詳略

意有輕重耳又有以時祫大祫分屬兩節者但宗廟節固係大
祫然不應遺禘祭而天子四時之祫行於夏秋冬而不行於春
則春秋二字未為確詁也又如以春秋節為敬其所尊宗廟節
為愛其所親不知第五節承上兩節推其義以見其孝即祭祀
之禮通於上下者不僅修祖廟數事而愛子孫臣庶又豈獨廟
中而已乎又如注中其字指先王而講章謂單指文王坐不看
繼述節注耳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武王之繼
述固連太王王季在內而周公成武王之德則周公之繼述并
連武王在內豈惟如此即末節郊禘亦從達孝推來總見聖人
盡倫盡制隨其分之所至恰如其量此孝字直推到始祖直推

到始祖之所自出直推到本天而止直推到天下萬世充其禮
制而無所不至世俗但以孝為子事父之名故疑武王不當及
其祖而周公不當及其兄猶之後人習尚相沿致以先君之稱
為亡父之私稱而不知傳記所載婦亦稱其夫弟亦稱其兄孫
亦稱其祖也夫祖孫猶一氣君父猶一體考妣之稱直及始祖
合萬國之歡乃所以為孝周公制禮作樂以祀文武皆所謂先
君也後世不明此義雖有繁重之文謂是一人之私孝則可謂
是天下之達孝則不可時文家棄此不論久矣然此理所關甚
大不可不知　甞舉四時之一注已分明至祭統云礿禘陽義
也甞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甞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

甞此所謂禘乃四時夏月之祭即周之禴祭雖連舉禘甞二字
却與此章之義無涉　禘甞似皆有追遠之意天子月祭不及
二祧享甞乃止諸侯月祭不及太祖高祖享甞乃止是則時享
之祭莫盛於甞以其所追者遠也禘則所追者更遠矣禘甞二
字并舉義或如此　上文自春秋修祖廟一氣說到孝之至也
無暇說到郊社之禮至末節方補出與宗廟之禮對言之皆達
孝內事非另外推廣言之也禘甞之義即約舉春秋兩節祀事
也　注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按后土有二中央土官后土者五
行之官也句龍生為后土死配社者配食之神也若其與上帝
對舉者即地也以天為帝則以地為后也凡言后土者非即指

社鄭氏辨之詳矣又按郊社對舉者社乃祭地之名非以社為地亦非祭社即祭地蓋特祭天在圜丘特祭地在方澤因事祭告則祭天於郊祭地於王社郊即南郊王社亦在南郊特祭一歲各一舉父天母地尊之也因事無定期出告反面親之也此郊社之名義所由始也其後則但言郊社而特祭與因事之祭皆統舉之矣叅有社稷原委辨證疑編內此其大略也

問政章

為政節逐層自外鞭辟向裏仁字是築底處仁者節從仁生出義從仁義生出禮皆言理之自然發洩者君子節又從仁義禮推出智來則就人身上指出工夫之遞遞相關者合而言之三

節書逼淨渣滓只鎔液出修身親〻尊賢三項尊賢即為政之人親〻即修道之仁而尊親又皆所以修身知天知人不過知此尊親之等殺三項明而九經之綱領早伏於此矣蓋九經以修身為首而敬大臣二句則尊賢之等所推也子庶民四句則親〻之殺所推也　以道即五達道之道仁亦即三達德之仁修道以仁即以達德行達道而五倫之道未有不託始於親〻者故此處但言仁字而此三節亦皆從仁字生出仁者愛之理心之德與誠字最為切近合義禮智只歸併一個仁合仁智勇只歸併一個誠但看下面順親誠身緊連處可見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則仁字已獨當一面矣義禮智皆仁之所推而知天知人則義禮又歸併入智字甲事而智字亦獨當一面矣三節書逼淨渣滓既只有修身親〻尊賢三項而此三項又只融液出智仁二字智仁非勇便做不成所以下文便指出三達德然上文言智仁而不言勇者何也勇不在智仁之外也但看中庸第四章從明行雙排說起明屬智行屬仁未嘗言勇也而大舜之智顏淵之仁子路之勇接連而出與此正是一副家當然又只暗含其義至此章始標出名目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人字無所不該不獨本節親賢即下文九經之目無不在內人字又直從身字一滚出來則一切道理融貫全書早列掌上但看次節直提修身起九經徑從修身起如呼谷中一聲四

應矣　從為政在人遞遡到仁字上仁者人也又從仁字回轉到人字上此是人字顛毋處下文達道九經皆人之屬也此是人字徹尾處義者宜也宜即人之所由準則也故九經於修身下便列尊賢又須看後面誠身以事親而信友獲上治民皆從順親推出可知事親之仁乃九經修身以下一切之本故九經之所列親〻不干父毋事乃事親之餘即殺字上事尊賢即知人信友乃事親之關紐而敬大臣體羣臣即等字上事解此則九經目修身而下無非是親〻之殺尊賢之等乃知由仁義之行等殺而生禮禮即九經之目不止首尾一齊貫串而羣疑亦盡釋矣　人疑等殺是事禮是性謂當是禮生等殺不知等殺

之事即是仁義之性次序如何顛倒得知天知人猶大學之物
格知至乃工夫入手處朱子恐人誤看作諸境盡頭處故特以
又當二字分別言之精看禮字粗看等殺正坐不明此意 仁
者節禮字是先王所制之禮由仁義而生者下節天字蓋禮之
所以然與仁義同根於性者其實只一串然書理各有分限故
注於上節云節文斯二者可知就人事說下節云皆天理也可
知從本源說解此則等殺生禮便是從仁義生出禮來由源以
導流也知等殺之皆天則仁義之分數益精由流以溯源也故
知天者非末梢神化之境乃窮理扼要之地即下文三達德智
字根線非是重疏禮字也 伊川云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人

所由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
達道句已見首章不待言三達德則道之不明不行已含知仁
在內過不及已含勇在內所以大舜顔淵子路相連而出蓋此
章之脈絡也此章自為政在人以下三節又復錯舉而雜陳之
千頭萬緒一線穿來而知仁勇三字始銜口而出究之達道道
也知仁勇性也一誠也一部中庸無非此三項獨此節乃總而
言之耳分片段處如萬川月映歸總會處如六轡在手方緫看
中庸文字 明道謂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此是誠字源頭
又謂常思五倫有多少不盡分處此是誠字工夫欠缺所以說
行之者一 上文說所以行之者三接手說所以行之者一一

固是誠然不止字面未曾說出即意義亦未曾說出從上文言
之只是說三者只歸併這一件從下文言之則三達德之合而
為性體資分者亦有三者亦只歸併這一件三達德之分而為
事業綱紀者逐乗之為九亦只歸併這一件蓋章內四一也字
前後兩處明指着誠中間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暗含
着誠亦只謂同歸於實有諸已而已都是不曾說出方見中庸
文字一氣相承逐漸指點之妙直至後面方纔說出 所以行
行字早是說誠中庸前半部說明行後半部說明誠此章乃前
後樞紐所以行之者一正是中間貫注處及其知之及其成功
亦只是誠字工夫到盡頭處則生安學利困勉同歸於一耳一

字只各與上文所臚列者對勘不是作誠字注脚也 朱安節
以其性體之分限而言德雖同出一源而用各不同故三知為
知三行為仁而知行之喫力而終歸於有成者為勇生安之知
仁不賴勇而裕如學利困勉之知仁非勇便做不到以其氣質
之差等而言德雖可以同歸而所入之途則異惟其生知是以
安行舜之大知是也惟其利行所以學知顔淵之仁是也勇到
一分則知仁到一分勇到十分則知仁到十分子路之勇是也
故生安以知該之學利以仁該之困勉以勇該之須兼而層說
方盡 生安節乃學利困勉之已及乎達德者直與生安一例
好學節即示以及之之路也講章或單就困勉說非也中庸文

字密緻但看結末數節擇執以下分應處方知絲絲入轂知
所以修身直倒捲向為政節去治人治天下直倒捲向文武之
政去因此遂說九經　凡役屬諸侯及蠻荒犬牙相錯之地皆
各受其本國節制去王畿絕遠天子威令之所不行惟懷諸侯
乃能畏之天下舉極遠而言非謂百姓也　此盛則彼衰此消
則彼長其中樞紐甚微轉關甚大去讒三項緊接一而字正是
合併處不是一邊除弊一邊興利也　忠信重祿只是體羣臣
的實事且莫貼定士說只榜樣懸在這裏未來者都信得過只
此便勸耳　羣臣乃已仕者士則通未仕者在內猶之諸侯指
中國有土者天下畏則通荒服蠻夷在內九經惟此二項是推
廣說方包括得盡　忠信重祿若上邊猶帶權謀作用下邊不
免貪鄙肺腸便與聖功王道相去萬里　周禮行人諸侯世相
朝或疑此處當兼諸侯在內但九經乃總括文武之政故注專
以天子言之諸侯之禮新即位者國大則小者來朝國小則大
者來聘係敵國則交相往來此周禮注疏之說也而國語言天
子制諸侯使五年四王而一朝蓋謂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
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此朝之又一說也大率皆同方嶽之
諸侯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春秋時諸侯鮮
有朝王者而弱小遂致旅見於強大且直受之而無復往來之
義故凡春秋之書朝聘者皆譏之若此章則本末及諸侯之自

相朝聘也　前面為政節三以字仁者節兩大字故君子節四
不可字便是豫字根原所伏有天事之前定有人事之前定皆
豫也在下位節推言前定之意正與前面三節相為表裏　誠
者天之道即誠之豫於天者誠之者人之道乃誠之豫於人者
天道是誠字來路人道是誠字去路生安學利困勉一例都
從去路中行惟生安者行其所無事只當過來人一般學利困
勉須是儘喫精神氣力方不與來路相左　擇善固執注言學
利以下之事則困勉亦包在內下文方分別言之　博學節五
之字便是誠之者之字

自誠章

此是後半部中庸咽喉過接處總是言誠而誠有誠者與誠之
者之異故分別言之明字在前章就工夫上說是從誠字上面
追原出來此章就分量上說亦是從誠字裏面推勘出來誠明
兩字須從如環無端中分出個順逆若此處便呆板對舉便不
得從上章脫卸過脈之意且侵卻下數章支分派別處矣末二
句意義已寓前四句內不過申明咏歎不必另增注腳　前章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誠明兩字發端處要之前半部明行兩
字已發端矣前章內生知安行一節仍是明行對舉而曰知人
曰知天曰知斯三者此則崇言明也於達道達德則曰所以行
之者一於九經亦曰所以行之者一此則崇言行而行必以誠

此又後半部之所以言誠明而不言明行也蓋分而言之明行統歸於一誠分而言之只行之充滿無間斷處便是誠所以言誠則更不說行然理只一串隨地膠粘不得如下文盡性致曲兩章是分而言之而朱子以祭之由之解盡性之誠可知是明行統歸於一誠又如誠者自成章言人道却從誠說起蓋不誠則所明之善亦消歸無有仍是就他明處指點出誠字來根去路亦可知是明行統歸於一誠惟大哉聖人章從君子說工夫是誠明兩進而至聖至誠兩章則各舉誠明之極致也此章雖分而言之仍是從合併中抽出來說此中脈絡須看得無些子疑竇方豁然有一部中庸可以橫口說出若如舊注解自誠明

為由至誠而有明德解自明誠為由明德而有至誠離却本篇脈絡掎摭大學真乃霧裏看花矣

盡性章

中庸言誠屢矣言至誠始此盡性參贊直從首章來有分有合有原有委有漸次有一滚直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中庸之能事畢矣　盡之云者於衆理中無遺理於一理中無遺量自内及外自近及遠無一非自誠而明者也　盡性參贊其理固無虧其分本相屬能盡物之性一句又包羅上文一切在内語氣略一頓但看上文都是能字下文便換可字可見此句之下一氣說出更無層次　盡人盡物節節有事業即贊化育參天地亦都從事業看出不是懸空說個道理只一切皆性字所包含誠字所充滿耳　贊化育便是盡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能盡其性即能盡天地之性特分層次完全說與人看耳　性之德本皆實有無少虧欠此天心之主宰所以賦予乎人者天道之誠也能盡其性則以人心之主宰脗合乎天心而無間人道之誠於是為獨至矣性不可見須從心上見得心無不實則理無不實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朱子言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此是從全部中庸看出　中庸一書言性不言心異端認氣為理大抵都從心字上走作心最難言中庸雖不言心凡言誠者即指心也天地

位萬物育由於戒懼慎獨誠之所始也闇然為己充之至於無聲無臭誠之所極也心不可以虛言所謂誠者盡其心而已矣中庸無一語涉心字論語雖間及而亦未嘗特闡其體用直至孟子始放膽言之蓋有中庸以立其基而後心之為說始四達而不悖此道統一脈之相為始終隱現者也不明此義則無以達中庸誠字之旨矣夫言性而不根於心則虛而無所寄言心而不本於性則將狥於用而遂失其體合中庸孟子而一言以蔽之亦曰惟能盡其心者為能盡其性而已矣惟能知其性者為能盡其心而已矣　理無形而氣可驗至誠能盡其性只從氣上面見得氣上面清明完粹方能於理上面無絲毫欠缺故

人之有心一氣之所張弛即衆理之所聚散也

致曲章

次字分限不同曲字發越亦殊而致之之功則合學利困勉而一之致之云者亦於衆理中無遺理於一理中無遺量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無一非自明而誠者也　次字從至字來曲字從性字來致字從盡字來形著明便是能盡其性動變便是盡人物之性化字便可入參贊地位只能盡其性是渾全氣象形著明則以漸而幾耳動變化又較提些至誠與天地參致曲者與至誠偶語之對針異處同處使人自見於言外　此致字即首章致中和致字發端處推而致乎其極則天地位萬物育亦不

亞於至誠之參贊矣此之謂化　致曲是從氣稟上下手起

前知章

前知之道人所共有誠不至則雖見且動焉而不足相感也要之只是誠則明耳　中庸誠字從鬼神章發出故此處贊至誠之妙亦以鬼神言之下章自成自道不誠無物成已成物即體物而不可遺者也至誠無息一章則誠之不可揜者也大哉章收繳前半部中庸洋洋優優蓋即費隱章之小大以近於遠通高卑者也尊德性道問學則誠明交致其功以終明道行道之意而大德傳矣末節又逗出下兩章收繳大孝達孝諸章盡倫盡制以終文武之政示從周之義垂後王之法而王道備矣天德王道惟仲尼之中庸足以括之而仲尼之聖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聖誠而已矣故以至聖至誠二章極力形容小大之德以見明行同歸於一誠末章又總括言之由為己之誠以達於天命之性而中庸之道畢舉矣　此數章注疏儘差異如說致曲則人得見其功若至誠則不形不著也禎祥妖孽皆為有前知之至誠而出又如以四體為龜之四體之類

自成章

此章三節之首皆著誠者二字而義各不同此二字的當即肌分理劈脈絡洞然矣首節誠者二字言實理之原於天者誠之體也次節言實理之具於物者誠之用也三節言實理之盡於

人者誠之體用所以兼該也　誠者自成通人與物言而道自道耑就人言注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本節正解也又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則又皆就人言所以為下文設也在天為實理在物為實事在人為實心皆誠也故節首皆冠誠者二字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追原說而明善者又不可以不誠身此意從此章補出而道自道即明善中許多條件不誠則所明之善亦消歸無有所謂無物也從此探討下落方知後半部中庸無非此誠明兩字相為表裏離合

此章口義大率謂實理之原於天者乃民物之所以自成既有此各具之理即有此當行之道而人之心為最靈則道者人

之所當自行也所以事事物物皆此實理為之終始人必以實
心體之則事事物物皆實理之流通而道行矣若無此實心而
不誠則事事物物皆假合之迹是謂無物蓋理雖在物而道之
在我者有所不行矣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能誠則自成自道而
亦以成已矣是謂誠者我既有以自成則我之道行而有以及
物使之亦有以自成成已成物皆吾性中實有之德其為成也
既無已物之殊則其為道亦安有內外之別於是以我之實心
推吾性中之實理而道無不行以時措之而皆宜也 誠之為
貴只此便是成已故注於末節開口便云誠雖所以成已可見
脈絡相貫處又須知首節自成自道便是成已故誠之為貴注

云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
可知誠之為貴即首節自成自道之謂即末節成已之謂 性
是成字源頭合外內即道字源頭 若將成已二字看作半邊
物事須連却成物方成全副家當便失之遠矣須知成物即在
成已之內綠是誠字本來分量味本節急遽語脈可見 誰不
知一知是性直追出誠字源頭方得立言本旨細玩白文此節
首二句將誠之大用看作一串中四句將誠之本體看作一串
六句一滚直下更無俟待末句故字一轉又說向誠之大用去
觀朱子說性誠為能盡仁知之德而合外內之道可見 中庸
章首即舉性字未嘗言誠也至第十六章始逗出誠字第二十
章極言之未嘗言性也第二十二章始合而言之曰能盡其性
極言誠之功用也此章性之德極言誠之本體也於此分曉方
見得此四字鄭重出之若只蔓衍性字便絕不相干

無息章

徵則悠遠三句就發見上說遠而在上窮而在下遠則四海近
則一身皆有可驗處不然除却帝功王業便無馳騁話頭矣
一部中庸皆盡性之書而以誠字扼其要要之誠字源頭自戒
懼慎獨已發其端而實之以天地位萬物育誠字景象直至無
聲無臭而仍託始於為己慎獨故此處徵字前面工夫在至誠
則能盡其性在君子則戒慎之所致徵字後面效驗在君子則

天地位萬物育在至誠則參贊天地而終之以不已之純則無
聲無臭之謂也全書須四通八達本位乃天造地設不則但拾
取帝德王功門面語耳 如此者三字天之所以為天此意已
囊括裹許末節蓋曰二字與此三字形神遙接呼應亦宛然
從首節至悠久無疆至誠之功用已推排到極盛處忽用如此
者總收一句而斷之曰不見而章云云固非是推進一層亦何
用更狀其自然蓋上二節既因其發見之盛稱其與天地同者
如此此則謂其不必發見而其功用亦無不與天地絲毫相似
者所以次歸至誠無息之源頭而又為末節純亦不已句襯墊
精神也 博也厚也數句何以不於上節天地之道下作注腳

圓緣語勢急下安頓不住亦是次序到此方說得出而重提天地之道一句者見得天地之道之不貳不測即至誠之無息天地之道之功用所以各極其盛即至誠之各極其盛無二道也故此二節與下文四段緊對章首五節末節以天與至誠合而言之緊對不見而章一節針鋒之密變化之巧雖文字亦玩味不盡 今夫天節注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所謂不貳不息者無處可施注脚而四段內昭昭撮土拳石一勺之語又辭意雖融今細按之注意本分明語類又可互證而講說者誤也語類云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偲地大底也是天蓋雖昭昭小明亦無一處而非天則

其無可罅隙無可間斷可知及舉其全體亦無非此昭昭者之合同而化而覆物之功不可紀極則其所以盛大而能生物者皆此不貳不息之所致也推之下三段無不如此實為脗合且注末又云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則其借言昭昭之積累以成其大可知猶之贊至誠之無息者亦可借言自呼吸之積累以成其久而所謂積累者正即不貳不息之所取喻也 日月星辰同繫於天而歷家言日月麗天高下不一又經星隨天運轉緯星自有遲速只此更見無窮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云云此只說陰陽之氣摩盪生成之序如此蓋天之氣渾淪團結融渣董蒸水之形象已萌如人身

之有血有津液故五事一曰貌而凡飛潛動植其初生時皆有沾濡潤澤之形故水最先既生而濕者以燥脆者以堅又如日出地上方有光明不則凝寒之氣無以消故火次之水寒而生於天火溫而生於地又陰根陽陽根陰之義也人物既生非草木則無以為居食而火之用亦熄故木次之非金則木之用亦熄故金次之四者皆非土不為功故終之以土而水與土又清濁之所由分也究竟天地五行一有齊有非既有天地而後以次生五行也如此節人多說山水乃天地所生亦能生物此亦贅語天地生物不過統舉大概而天地之間非山即水故惟山水乃可臚列其詳山水非物也山水即天地也自日月星辰外無一附於天者獨水附於天隨

其氣以為消長而終不離乎下所以載地也地非水載則地與天相粘天何以貞其動地何以貞其靜而水載乎地之下又復游乎地之上即天包乎地之義也故水即天也水附於天而地載焉地猶舟也故能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山則舟所載之最博而厚者惟其振河海而不洩乃能載華嶽而不重崑山崑也今夫地其形也如舟其載也如舟然而萬竅通焉則非舟之所能喻也是陰陽之所以噓噏鼓盪而造化之不可測也是故山高而水下水之源必出乎山之上而山上之源實通乎地底蓋潤下者水之質之行乎見顯者也上出者水之氣之行乎隱伏者也此又陰陽之所以互根而天地之自相依附也 平原宜百穀而草木之最盛者必在山

土氣之冲而聚者也土質居下雖高山亦下也人身之脾却在中土養萬物脾養一身要之土亦是居中如果栗之類受土氣之升而結者也薑芋之屬受上氣之降而結者也

注不貳不息天地之誠也盛大而能生物天地之誠之所徵也

天運而不已乃其可見者而其德之純則不可見於穆便是形容純之不可見處聖人之德之純乃其可見者而其不已則無從見之在人則因聖人之可見者以深信聖人之不可見者在聖人則惟其同符於天命之不可見者乃能同符於天命之可見者故曰純亦不已不已是誠字全相純即全相中骨子下章修凝之事即人道之所以求至於純者也

大哉章

第二十一章言誠明蓋交互以著誠之之分量盡性前知無息三章皆以至誠言天道間之以致曲自成而章雖言人道皆詳於分量而略於工夫至其所示入德之門致曲章由明入自成章又由誠入皆偏言之此章言人道始以誠明對舉言之朱子曰鹿洞賦所謂誠明其兩進者也尊德性屬誠故注以存心言道問學屬明故注以致知言盡性致曲前知自成無息五章雖分量不同而曰參贊曰化曰神曰時措曰不已則亦同歸於誠之至者誠之至則明之至誠明而至是謂至德至道非至德不凝而至字雖有根原以達德行達道以至德凝至道其義一也

以達德行達道之體以致用也以至德凝至道盡人以合天也

至道從本章言之洋洋優優是也更從費隱章言之即莫載莫破者是也至德通前五章言之皆其人也若緊接上章言之即文王之德純亦不已者也中庸之書近則形動影隨遠則鋼傾鐘應不解此則逐段趁人話說而已

橫渠云曲禮乃天地五藏洸魄心府寓於其事即此可悟道之大小源流一致

只重道不重聖人重聖人則次節發育句便說不去矣待其人人字連聖人都在內即盡性及無息五章內所指之人所以啟下文君子修凝之事也

中庸言道體處多言工夫處少博學之兩節言工夫要即次章自明而誠之事猶未及乎誠明兩進與道體之最濶大最精細者相肖以成能故此章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一語括之乃成材路上工夫蓋言道體之妙莫如費隱一章故以大小推極言之言工夫之密莫如此章故亦以洋洋優優之至大至小者推本言之而君子修凝之功亦以至大至小者交互言之注中存心致知兩項固是從前數章誠明兩字體會出來亦是從上節疑字看出蓋道體之大至於發育峻極而皆具於吾固有之德性非存心以涵養之則包容不住撐閣不起細至於三千三百而皆通於吾漸進之問學非致知以省察之則微茫易失收拾難全如此即至道何自而凝耶德性大既有力不濟廣大高明是德性中自然之本體故致之極之以究

其德故與厚是德性中已立之基址故温之敦之以厚其積皆有涵養蘊藉之意所以皆存心之屬主力行言者非也問學雖細碎亦忽略不得精微中庸皆問學中毫末易差之處故盡之道之以輔吾本體之廣大高明者新與禮皆問學中精進不已之處故知之崇之以益吾基址之故者厚者皆有省察開朗之意所以皆致知之屬雜力行言者亦非也夫以為行則存心致知安往非行之〻事而言各有當且待其人而後行則存心致知正所以行之者所謂成材路上工夫大都從疑字着脚也存心致知從誠明兩字看出則羅整菴史伯璿施虹玉諸先生之疑可盡釋矣　末節退出下兩章天德修而王道亦凝於是

矣朱子謂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

愚而章

災及其身四字針線極密從上章說既失明哲保身之道從下章說則自家一身過且雖寡更何能使人寡過非泛設語也無德便是愚無位便是賤從周便是不反古分應三項固然至有謂非天子二節專為賤而自專者說以明為下不倍之義不知三項皆以明此義也天子即指有德有位者文武是也若但以貴言則周家二十餘世世世皆議禮制度考文矣又言不敢作禮樂何也為下不僅屬臣民以子孫而守祖宗之法皆此義也　同文同倫便該括議禮考文二事車乃制度之一耳然一器而百工聚井田之所出道涂之所畫等威之所辨為制既重又凡制器之同名者其長短廣狹必不一律惟軌以六尺六寸為斷總當得一個同字春秋傳說同軌畢至可見轍跡達於九州直至秦開阡陌而軌始狹通天下之轍跡而改之至於改篆隸則又通古今之書文而變之異人歸扶蘇殺蒙吏弑夫婦之倫一變而祀先斬父子君臣之倫再變而國以亡矣　字體音韻諸說亦同文之大者附見證缺編末

三重章

此章垂示後王所謂王天下之君子即其或繼周者也首節有

字着眼次節言其有之之難君子之道以下言其所以有之之實末乃歸本其所有而贊之　本身徵民即是有德有位考諸三王四句則修凝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知天知人非誠明之至不足以與此　本身六句言外見得君子不可以自驕不可以驕百姓不可以驕前王後聖不可以驕天地鬼神以人道言則曰不驕以天道言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世道節仍從有德有位上看動行言本諸身也道法則徵諸庶民也曰世為天下即前章所云今天下之同也寡過不僅在當時且及後世矣夫能使天下之民寡過亦庶幾一道同風之治然三重者法度之迹也故必追原其道之所由而考驗諸天下者如此則不但寡

過且日遷善而不知矣　徵諸庶民徵字直貫下文四句信從亦無所不包如此看則上焉者一節源流井井　詩為二王之後言詩言終譽而釋詩言蚤有譽從此體會則終譽者終保其祖宗之令聞君子二字正就禹湯推出子孫之能終譽由祖宗之先有譽故引詩而言自古王天下之君子亦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者也如此說則本章意義完密并前章亦水乳矣

祖述章

讀帝典克明俊德一節乃知一部大學只是祖述堯舜讀周官六典乃知哀公問政一章只是憲章文武此其所以中庸也修道之教乃中庸立言之本列聖相傳之統惟仲尼集其成故

以此章收攝全部中庸蓋以言乎道體之妙至費隱章極矣以言乎天地之功用至無息章極矣以言乎人事之修凝至尊德性章極矣費隱章之語大語小即此章之小德大德也雖終之以察乎天地而未嘗恭之以人事無息章之配地配天不貳不已亦即此章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然語其功用而未嘗及乎道體之妙尊德性章之洋洋優優又即此章之小德大德也然修之以人事而其自然之妙未遂足以侔乎天地至此章乃兼綜而條貫之蓋聖人之人事即天地之功用凝合乎道體之妙而無間然矣此中庸之所以作而修道之教所以及於萬世者也夫中庸之言道也揭兩端而已其始之言中也化之敦也和也川之流也明之為知也川之流而行之為仁則化之敦也其縱之言達道也亦小德之流言達德也亦大德之化九經之流也如川而一之豫也則敦其化三重猶九經也知天知人則所以豫之也皆揭兩端者也合兩端而一之則固所謂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而誠之分量或以誠入或以明入或誠明而進則是兩端者固變化不窮而如環無端者也夫其所以變化不窮而如環無端者又必極之於天地四時日月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乃為有以曲肖其源流之分合是故語大語小洋洋優優括一切之言兩端者至矣而其變化不窮而如環無端者則亦惟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所以默契乎小德大德之源流者足

以配之然聖人之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亦曰誠而已矣明而已矣至聖明之極也小德之川流也至誠誠之極也大德之敦化也　注兼內外該本末即下文小德大德之注脚也　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所謂君子中庸所謂唯聖者能之所謂從容中道所謂盡性參贊所謂前知所謂純亦不已以達德行達道以至德凝至道即聖人之人事也　說天地即是說仲尼然隱形滅響幾同射覆改頭換面亦是禪機須實道其所以然處　凡中庸說小大處不可泥定小是小物件大是大物件只須當分合而字看雖天地山澤水火風雷皆小德之川流而陰陽之係合變化於其中者乃大德也雖陰陽之分亦是小德而太極則

敎化者也又析而言之天地所以敎化而山澤水火風雷又[illegible]
之流山澤水火風雷又各有其小德大德者要須活看始得不
然幾疑下文至聖至誠有小大之分矣

至聖章

五者相爲條目而條目之中又各自有其條目正如百川四瀆
千支萬派處處皆水溥博二節則又言其交流隱現左右逢原
之妙所謂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者也時出者言其弃
藏於內而各見於外天淵節又極形其所藏所現之妙總之一
望井井使當之者自獻其情如夫子之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是
以末節極言其所感之神如此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不可以

德言故首節注言四者之德而次節又言五者之德何也則以
臨容執敬別皆出而發見於外者也因其時出於外而追原其
充積於內者故皆以德言之容執敬別各是一番用處所謂臨
者只是其神靈天亶處自有個淸明開朗的氣概足以函盖得
天下人正如草澤奸雄入大庭見君子容執敬別一切端倪未
露而其氣自爲之奪此便是聰明睿知流露不覺外既有此一
番發見則內必有所充積故亦曰德下文見而民莫不敬正就
有臨上說言行二句方屬四者之德故朱子於時出二字便兼
五者說 只是耳目心思空空洞洞普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在
其範圍中其運用行乎四者之間其發見却出乎四者之

外故注於首節只言四者之德次節乃言五者之德惟其聰明
睿知出於生知故四者之德各極其妙惟其足以有臨非容執
敬別之所可尙名故五者之德時出不窮 陳同甫看漢唐事
業直與三代一般朱子所以力辨者正爲本領差却此處若不
從源頭看來亦只說得漢唐英雄氣概耳 此章從川流說故
首節說德處許多羅列末節說聲名處亦羅列許多下章從敦
化說故通體皆作渾涵語氣中庸文字之密如此 此章總是
一個明之至明故令人一望而知所以莫不尊親

經綸章

中庸誠字至此章結穴因將誠字透根極頂處貫入第一章開

首三句而逐層倒捲說上經綸天下之大經即修道之敎所謂
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以達德行達道者也立天下之大本
即率性之道所謂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者也知天地之化
育即天命之性所謂不貳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至誠之
道可以前知者也道性命非至誠无妄不足以位天地育萬物
所謂誠之至者在君子爲戒懼愼獨之極在聖人則自然不息
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君子與聖人其致一也故
以此章滙誠字之源而終首章之義 狀至聖處一層層從裏
面發出故曰莫不尊親狀至誠處一層層從外面貫入故曰其
孰能知之 經綸三句只是個自誠明 劈空做出便是誰[illegible]

隨手種下便是種子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便是造化夫焉有所倚 經綸三句從至誠追寫其功用夫焉句歎其功用之無所倚也肫肫三句却是從功用追想其至誠聰明節歎其至誠之不可知也 有許多層次等級却不可階無一點形跡界限却不可測總是一個至誠蓋天蓋地肫肫淵淵浩浩言之不足又長言之其孰能知之一段神光如匣劍帷燈令人空中想像此章總是一個誠之至故非明之至者不能知 肫肫三句不是覆說前節只是引起末節方得立言之妙

衣錦章

衣錦尚絅只斷章取義作個為己的引子君子之道至溫而理

乃反覆以明為己之實是借已成之君子為下學者作個榜樣不但此節即下文四節皆以君子言之只言工夫處一節精似一節言效驗處一節濶似一節如次節引詩內雖字亦字猶從莫見莫顯處指出震動警省之意君子以下便以慎獨之已成者言之第三節引詩內尚字猶有期望之意君子以下便以戒懼之已成者言之蓋凡作工夫皆自勉而安故以上三節凡引詩處皆有勉然意思凡說君子處皆有安然意思都是為下學者作個榜樣至說效驗處即引詩亦皆有安然意思然亦是推廣言之奏假無言時靡有爭猶是廟中切近之處誠敬之時助祭之賢如此君子二句便說向民上去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猶是說諸侯取法天子如此君子句便說向天下去蓋諸侯皆能治其國則天下平平則勸威之跡都化矣可知此二節君子亦只是作個榜樣耳末節形容不顯篤恭之極處亦不是將此四字壓倒上面一切須知上面工夫一層精一層此處效驗方一層濶一層所謂不顯篤恭便是不賞不怒便是敬信便是無惡於志便是闇然為己但看次節說不見三節說不動不言四節說不賞不怒五節說不顯都是闇然為己意思從心坎上一層層追到神妙處 此章與首章對勘首章從源頭說起以次落在人身上指出全體工夫又從全體中指出關界上扼要工夫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慎獨此章從工夫說起先舉大端而後

及全體故先慎獨而後戒懼首章是從源頭推出工夫效驗此章是從工夫效驗推到源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天命之性本來如此盡性工夫到至處人與天合故亦如此須知無聲無臭亦即此闇然為己之心充到盡頭處注云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便從次節直貫至末且如百辟之刑由於天子天下之平又由於百辟只此便是知遠之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由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只此便是知風之自內省節便是知微之顯三句平列只一句鞭辟向裏一句直至微顯句方與說謹獨處直接而近也自也微也皆所謂已也首章言工夫止到謹獨此章復先言為己者又所以清謹獨

之源蓋常存為已之心則獨之所發者無不實而全體之敬信自可漸臻所謂不顧篤恭者即此而已故程子謂王道本於慎獨而朱子於誠意章注慎獨處先補出不可徒茍且徇外而為人於此章首節直揭為已二字先聖後賢其互相發明之親切如此　淡簡句以日用言行說溫理句以應事接物說講章家不過為俗下時文開方便法門耳其實未妥臨下以簡獨非應事接物耶只形容個為已意思便了　無聲無臭若以為老氏之虛無近之即釋氏之空又何獨不然凡看文字須尋來路陽儒陰釋之徒往往從半空中摘取一句兩句操戈入室若肯尋來路便無此弊且如為已二字在老氏則是不為人用在聖賢則是不求人知無聲無臭在老氏則是責美精魄在聖賢則是全德淵微與天無間亦因工夫效驗到盡頭處從旁贊歎如此固不以此標立宗旨亦不以此自顯神化今若將工夫效驗丟放一邊單取個無聲無臭者便歸作聖人可乎　子曰聲色至末注疏別為一章而自祖述堯舜至不大聲以色通為一章大約以作春秋之事附會之而謂孔子有至聖之德而無其位又以大經為春秋大本為孝經衣錦以下其節段多做孝經體式凡所引詩綴於節末者居多此類不參觀之亦不知程朱之言其有功於聖門者大也　又按論孟之書朱子尚無分章析句之苦故但名集注而大學中庸則章句之功為首務章句定而後條理井然講說方能措手此二書所以獨名章句也學者不見注疏又奚自知朱子用心之苦與其粹精之所在耶

菜根堂劄記

孝昌 夏力恕 著

孟子一

首章

程子謂孔子周流列國只是答聘孟子雖不見諸侯行道之心知與孔子無異 孔子時列國禮義猶存與人言如和風甘雨令人沉醉自解精氣自生戰國時泊沒殆盡如對夢中人非喚之使覺不可與語王何必曰利五字作開天霹靂所謂神斧破頑陰也生於其心猶害於其政對素不相識之人開口便是利則大夫士庶人之飫聞厭見可知拔本塞源非孟子無此本領

朱子謂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無不在曰仁義則性

之大端已舉矣 凡世間大不仁之事皆從後義先利漸積做成開口便說仁義接口却單言義可知不是拈一放一看未有節直一滚出來 程子謂孔子只說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因思仁為心之全德孟子說求放心說不動心要皆兼仁義言之蓋義所以為為仁之路也舍其路則放其心學問之道集義以養氣而已知言者集義之源集義養氣則不動心之源求放心求仁也不動心則仁矣即如此章從仁義說起中間却單說後義先利人皆有所不忍章從仁義說起末後却詳於說義從不動心章看出源頭從求放心章看出關鍵從此章及人皆有章看出印證則孟子之書思過半矣要之同一求仁之事孔子以

復禮證之要其終也孟子以義路引之原其始也其趨一也

孔子言仁必言禮其言之隱顯深淺不一皆禮也孟子言仁必言義其言之分合反正不一皆義也禮即義之歸宿處義即禮之權度處堯夫詩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即以仁言之天之仁統於一人之仁統於心而造化經綸即禮義之所形也 千乘之家即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者趙注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非也 後義先利伊川謂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 末節仁義句是為未有節作倒裝文法言曰利則如彼曰仁義則如此大夫士庶人之曰仁義不言而在其中矣

靈臺章

孟子引導時君總是本人情而盡其性竭兩端以一其趨耳

凡前後因事納約總不脫仁義二字賢者亦樂此乎是惠王義心發動處而其情怯與民偕樂者所以進之於仁移民移粟亦是惠王仁心發覺處而其意將有所用之則其氣驕棄甲曳兵者所以激之於義也既因其不復言利告以王道惜乎承教之願終不勝其一戰雪恥之心而其所謂民不加多者特恐無以供稅斂征戰之用而已 靈臺之義諸說有以太廟太學明堂靈臺為一者袁淮正論辨之悉矣至靈臺所在或云在國之西郊或云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皆不可考又謂天子三諸侯二

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有時臺囿臺而無靈臺皆姑存其說可也據孟子所云只是文王有臺於囿沼之間而百姓美之曰靈後世遂因其名而附會之且既囿既沼安得林泉鳥獸與人鬼師儒相聚而錯處之理乎

移粟章

養生送死統民之老幼言下帛肉無饑方分別言之　春秋時井田如故徹則寖廢故有若言之戰國時井田已漸壞是先王制度存亡一大關界故孟子詳切言之　二畝半在邑邑字活看勿拘城邑之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大約散處則各在田廬而聚居則同一里門看孔子說十室之邑可見　伊川言古者步百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　五畝二畝朱子謂賈誼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　老者帛肉而少者不予只此便是孝弟之意

願安章

天地之性人為貴君民一體皆人也殺人食人象人皆從一體上推勘出來惠王移粟移民雖非王政然其心猶知有民也故此章遂極言之以聳動其良心　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望像先生令轉椅勿背或問之先生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楊氏以此章末節證之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

不忍則於人可知矣此語最當然其曰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輕忽人此語竊以為未當蓋未論流弊合下便不當如此

晉國章

地方百里方非僅足之謂蓋即方里之方即孟子所謂大國地方也　刑罰稅斂直使民更無暇日從此著眼方知孟子救時急務　戰國之民更無暇日秦為尤甚以其法度之一天下國勢自不能支非民歸之也然則仁政可知矣制挺特設為之辭其後陳吳之徒揭竿斬木卒以敗秦何嘗不是制挺然則仁政又可知矣

梁襄章

須見得聖賢憂世之心所見之君皆以堯舜望之如此方知出語之意惻怛於中而不能自已非樂道其短也

齊宣章

有仁即有義仁勝而義不足以裁之雖堯舜猶病所謂術者即義之裁制處所以輔吾之仁行之有漸而推之不窮也　見牛未見羊雖一時解釋之語已括盡無限道理且如天子之甸稍縣畺以及侯綏要荒差等漸異非仁天下之心厚於近而薄於遠也省耕省歛其所補助即近郊之民豈能遍及亦因其所見者以推其所不見耳只一見字未字中有合下曲成之意有漸

次推廣之心有等殺不同之序充此便仁覆天下若此說得委
曲以全其所已發之仁此理便不完全　人非下愚亦無斷不
推恩之事只推恩便是足王之心此心人人有之緊要在一善
字善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善則輕重長短倒置矣
心之有輕重長短猶兩造之有曲直而度以權度則心之所以
為官也所謂本然之權度者則官所奉之律令也即天命之性
之義也心載義而奉以行者也謂以心度心語固支離謂即心
即權度又釋氏本心之說矣　仁民愛物是仁心權度便是義
路孟子仁義交說處隨處流露當體會之　凡采色以方面相
對者為績次若冬官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

所以績之於衣也以方面相比者為繡次若青與赤謂之文赤
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所以繡之於裳也
其下有舄有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凡舄之飾如績次屨之飾
如繡次　蓋亦反其本矣所以興起其足王之心故接手便以
王道之效言之則蓋反其本矣所以深析其無恒產之弊故接
手乃言王政之事反覆開諭後半章筋脈在此

總論前數章

孟子願學孔子宜乎事事效法尊周勸王固曰時勢不同至於
為政之道凡孔子所以告魯君臣者必曰舉直曰舉善曰人存
政舉為政在人而孟子之於齊梁也不過示之以雞犬桑麻之
細耕鑿貢戴之常皆孔子所未嘗言他日告齊宣方且曰國君
進賢如不得已則又若大反乎孔子之言者君子是以論其世
也春秋時先王之法諸侯之政猶有存者會盟聘問禮讓之風
未渐雖有戰伐殺戮無多以衛之亂國而其民之庶且如是天
下賢才挺出皆厄於世卿舊族而不可得尺寸之柄一用賢則
治平之效可立奏此孔子所以汲汲言之也七雄吞併士以戰
勝攻取之謀進者朝匹夫而暮卿相側席長跪惟恐士之不至
彼固以為直也善也為政之人也此其勢不可以驟過而其源
不可以驟澄是故進賢之說逆之則以長其驕順之適以揚其
沸孟子之所以訥訥不遽出諸口者有所待耳當是時秋歛之

煩殺戮之苦狹隘酷烈無國無之而所謂諸侯王者甘心焉冀
一逞為快當是時苟非救民於水火之中則聖賢一日不能安
其位而非大敵其仁義之心則其為水火也徒熱且深而不能
以措手雞犬桑麻之細耕鑿貢戴之常百姓之不得安土樂生
非一日矣誠使齊梁之君聽用其言反其所以好士者而愛民
制產立教不以誅求殄戮遂其狗馬之歡甲兵之事固守封疆
與民休息仁義之心潛滋暗長則向之側席長跪以求者聞風
而不敢進雖有蘇張之徒小則束縛而歸管樂之門庭大則變
化而供伊呂之驅策天下何患無才況乎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孟子之臚列以為王者師久矣春秋之時用賢即所以愛民戰

國之時愛民乃可以用賢無他亦時勢之不同也是故曰與民偕樂曰無罪歲曰率獸食人曰保民而王曰功不至於百姓而其挽回之計則莫如不嗜殺人論世者或疑嬴秦以嗜殺併天下謂聖賢之言不驗然始皇之殂混一已久而蒙恬猶將三十萬衆則固刃血未乾以迄乎劉項之際三章約法關輔歸心蓋孟子之言至是始驗焉嗚乎此其所以善學孔子也

莊暴章

論禮樂之源則斯須不可去身論禮樂之效所謂百年後興者也戰國分爭人心汩沒已久其勢何暇辨及此事須是提撥他一點仁心出來然後變禮易樂之大事方可漸次行得此最孟

子識時勢通權變之大者不解此則詭遇而已矣　自此以下五章皆引起其同民之仁心而斷之以義蓋同則義不同則利同則鍾鼓苑囿游觀之樂好勇好貨好色之類皆天理之仁心不同則私欲妄行而已其曰與民同樂又曰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與大學言好惡處同出一源

文王章

此只就囿言囿竭兩端而論之於道朱子云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獵乎讀此章須見得先王立法之善與孟子立言之意兩不相悖且凡謂與民同者皆有平日實政在特因一事以發其端耳　芻蕘者往雉兎者往只是樂其有麋鹿魚鼈意思言文王既未嘗嚴禁而往觀者亦不自懷疑懼因相與樂其所有非往而芻獵之謂也故趙注言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而朱子絶不言所往何害蓋有深意　傳曰天子之囿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如大國果但方百里則方四十里之囿幾去通國六分之一而小國直去五分之一恐無此理

交隣章

湯與文王先聖後聖均此撫綏之志其揆一也太王句踐圖王圖霸均當患難之時其跡同也　玩首節惟能二字固是仁智

分內事然只此便是勇自宣王聽之恐其有妨於勇自孟子言之只此便是勇不待安天下方纔是勇特因宣王推說之耳蓋遏徂莒恥銜行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事也畏天者保其國如句踐陰謀不足道然亦終有呉國太王之後終有天下非是以成敗論人理自如此可知畏天樂天只是一串上事不過因現前所處有此分別不可因句踐在內遂將太王看小了謂智不及仁如尹氏說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於一國也孟子嘗不可泥看往〻似此且看下文特引詩以釋畏天尤可見

雪宮章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須想見王者氣象　孟子對曰有只此一

有字已亟蓋通章蓋樂民之樂者必憂民之憂則樂君之樂者必憂君之憂只此便是末節畜字一脈相通處如此看則第三節憂樂二字須有出落樂以天下二句方始平說蓋此章先從樂說到憂後面因晏子之畜君而至於相悅又從憂說到樂中間省耕省歛自是憂民之憂夏諺數語便是民樂其樂解此又知憂樂只是一氣上事　楊氏謂巡守述職省耕歛皆民事也故作樂以徵招角招亦是一說而朱子以為巧蓋角民也徵事也比而合之則其文義已傷於巧矣

明堂章

漢書言后稷始甽田為百畝之制詩言公劉徹田為糧孟子言

文王治岐耕者九一然則周之百畝而徹乃后稷以來相沿之法非滅殷後改竄殷制明矣即殷之七十而助亦始於洪水初平之際自治其國子孫沿之非改竄夏制又明矣此事數千年聚訟無若此之明而有據者或乃言文王治岐時尚當遵殷制七十而助集注之受田百畝為不及致詳此殆刻舟之見耳

尚詐力者為霸行仁義者為王孟子凡言王皆對霸而言非定以滅周而代之然後為王也且如秦霸西戎是之謂霸其後滅周直以暴取是霸者所不為豈可曰王天下乎又如萬章問宋小國今將行王政宋豈遂欲為天子乎不過欲行仁義便是王政可知王之為義直據其理言之耳此章行王政則勿毁早已藏得兩層意義在內行王政而周有可宗之君天命未改人心未去則此明堂者周天子之明堂也何敢毁行王政而周無可宗之君天命已歸人心已屬則此明堂者繼周而王之明堂也何必毁孟子直以王政勸齊梁未嘗以滅周勸齊梁果行王政則君臣一德心皆天理之心時勢運會隨其所值而處之安得為周家預定一必存必滅之勢而後行之乎故凡言王政者據其理之實也言王天下者據其理之效也自古天下皆有德者興無德者亡謂孟子不當勸齊梁行王政瞽說也無所為而為之者王有所為而為之者霸謂孟子勸齊梁行王政以代周亦瞽說也只緣王天下三字道理時勢看得狹小滯碍故如此

明堂乃天子之典而行王政却引文王作榜樣可知王政原是諸侯應行之事公劉古公亦然只此便是對針齊宣處飲食男女公而當理便是王政當理而私猶為霸術盡反之則為暴虐惟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故孟子能隨其所好皆可引之於道只此便是王政源頭莫僅看作立言妙用　楊氏謂勇不可無貨色則生於邪心要之宣王之勇直與貨色等若論勇之源頭是從天理上來即貨色源頭亦是從天理上來所以能引之於當道若但以為因勢利導則曲學阿世者有所藉矣　明堂有異名同實之疑及茅茨采椽天子不應處其地之說皆非也明堂即天子告朔之地惟朔旦乃一居耳辨見證疑編內

王之章

孟子凡與齊王言雖不能行未嘗不悅雖有不悅亦必竟其辭顧左右而言他其為飛雁醴酒不既多乎此當為去齊張本士刑官之名周禮羣士上其訟獄之不決者致於士師所謂羣士如鄉士遂士縣士皆士師之屬

故國章

三代盛時命官分土各肖其德又建立學校君之世子與卿大夫之適子皆養之有素如伊陟象賢丁公世美乃所謂世臣也春秋世卿執政已非國子之舊然猶彷彿世臣遺意戰國時上無禮下無學人材皆散於客擾奪傾軋無復世臣遺意矣就其

所尊者不過儀秦雎鞅輩所戚者不過四公子之徒皆內懷狙詐親之且不可得況世臣耶孟子此章特借作親臣引子齊王非無親臣只尊非所尊戚非所戚乃不賢之人不足與君同休戚者正為齊王無可親信之臣故須進踈遠之賢進賢則踰尊踰戚斷不能免故須慎重理勢相因如此原非勸齊王愛護故舊尊親也第三節注意分明如所謂尊尊親親禮之常者本上文世臣親臣而言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本上文無親臣而言也則必進踈遠之賢而用之即指國君進賢也是使卑者踰尊踈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此便是如不得已所以然處 昔進今亡即不慎之所致踰尊踰戚惟慎則帖然無事合

下理勢如此非豫防他日之謂也 孔子言為政在人言舉賢才舉直錯枉孟子却說如不得已春秋時勢到此迴不相同從戰國周秦間大勢着想便覺孟子言之有物 今若脫口便教任用親臣則驩賈之徒王何嘗不尊之戚之雖以孟子之賢究竟何曾踰之然則齊且為長治久安之國又何須進此不得已之賢乎 此章說進賢處是孟子看透千百年時勢而與宣王言者又是在齊言齊與他處說尊賢好善進賢退不肖者不同凡一切詢事考言司馬三升之注脚都下不得 橫渠言國君進賢如狗從人情不得已而用之則貪妄者日益進於上廉恥之人反屈於疏賤矣此說與趙注相近但本章前後文義不相

屬曰賢未可是如不得已不可勿聽何以亦是不得已蓋有所去即有所用事本相因舍之如不得已即是進之如不得已
左右皆曰可殺直接上文蓋有情真罪當去之不足以盡之
而至於可殺者仍從用人上說亦如不得已之所推極也故注於此節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而末節注直以好惡收煞之蓋民之好惡莫大於用刑用人莫大於去取生殺通章只是一氣并非推廣言之

湯放章

楊氏曰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是誅一夫也尹氏曰此為當世而言以警戒時君也二說皆可恭

巨室章

工師非大木無以勝巨室之任夫人非所學無以勝國家之任工師喻夫人大木喻所學斲而小之喻舍女所學竟以大木比賢人者非也 舍所學而從我楊氏謂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

伐燕二章

宣王志在得國孟子志在救民故有悅不悅之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燕民何嘗不悅惟其志在得國不在救民是以運於水火之中而終於不悅也孟子蓋以悅不悅卜齊王之志非是以悅不悅定取否 齊王之所悅者得國耳合下便以燕民之悅不悅奪之只此便是攻其邪心

聖賢無不可為之事王速出令正是上策即以利害言勿論可寢天下之兵其於燕亦不君其國而君其君矣

鄒與章

君之於民一體相聯一氣相通者理也其必得有司為之樞紐而後民情不壅於上君恩不滯於下者勢也然必君行仁政而後有司無壅滯之患者理勢之所以相因也孟子鄒人其對君之言切直如此此柳下惠所以不枉道於父母之邦也

滕文三章

滕已必不可為然而孟子井田之法不詳於齊梁而獨詳於滕者何也齊梁大國可且因勢而利導之滕先不足以自守[illegible]性從頭做起其成則天也不成則亦別無苟且之術效死而已太王播遷自闢土宇非商室所封故昔人謂周於商無純臣之義然則翦商之說何必為太王諱且翦之為言亦謂此盛則彼衰若相翦耳太王當日何嘗提一旅之師蠶食商家寸土哉況乎王季其勤文王服事安知非太王遺命後世編纂最易而一代之史耳目見聞言人人殊何況歷世久遠乃能追斷其無形之心事耶 后稷居邰不窋奔戎狄公劉居豳太王邑岐文王邑郢又遷豐武王居鎬故有自稷至武七遷之圖夫殷有天下五遷而始定周始侯國七遷而寖大其後乃一遷而遂衰微不

可復振乃知遷徙之說特可行於上世之有天下國家者自周轍之東已足為前車之戒況後世乎若滕則本無可遷之地而猶議及此者正所以堅效死之志耳聖賢謀人家國只能治於未亂保於未危若事到臨頭方幾假手亦豈別有圖存之術不然則自古皆有死孔子先不下此語矣

魯平章

孟子栖栖齊梁勸以王道非不尊周救民於水火公天下之心也齊本姜姓非周之苗裔田氏又斬齊祀久於齊非所樂也晉固周後一分而六六併而三僭侯荷爵殆甚於齊故孟子之去梁也去之而已齊之惓惓者則又因其久於齊而始歎天之未

欲平治也魯周之宗也周公之烈猶存使其見遇於魯則孔子
未竟之志直可爲東周矣其欲使樂正子爲政也聞之即喜而
不寐其不來見也即歎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其視齊梁爲何
如也非直聖賢度六自解於天而不屑尤人也其所感深矣
是時魯猶五百里雖不及齊梁然視滕薛奚啻倍徙國尚可爲
也昔吳楚最先稱王春秋夷之孟子時凡大國皆王矣猶剩一
同姓之魯侯而其國又可爲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魯侯二字
乃是春秋特筆孟子直爲文武周公傷悼盡東周至是始無望
矣此其所以稱天而歎也

當路章

魯莊公九年桓公入齊是年即相管仲十三年爲北杏之會霸
業始矣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逐惠王而立子頹因五大夫之
亂也二十一年鄭伯虢叔始佐惠王復辟周亂極矣管仲相桓
公已十餘年曾無一舉及王室何也二十八年齊始奉王命代
衛取賂而還其功烈之卑可知矣　三代之初皆唐虞之佐秦
雖以兵力吞諸侯亦帝臣之商也然伯益之祀至始皇已斬矣
漢唐之先未聞有功德直以衰亂之極天亦假手焉惟商周之
際因紂之自斬亦是這一邊正盛之氣過抑不作所以那一邊
留餘之氣扶植不起較之別代之興廢又自不同蓋天實兩顧
之而爭莫能兩全之故孟子以爲難　德之流行仲尼豈有異

於文王德譬如天地之生意時勢譬如樹是大樹則此生意合
下便能覆庇是小樹雖生意扶持終能覆庇卻須時日

加齊章

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全章結穴在願學孔子而此
句根原已伏曾子之聞大勇則願學私淑之所自而知言養氣
之過脉也通章引線卻從動心二字牽出孟賁之喻雖是借言
然丑實恐其出於強制故孟子以告子之先我啟發之夫血氣
之勇猶必有所養而後成不得勿求亦即告子之所以養者特
皆不善耳蓋知言養氣者不動心之源也而知言者又養氣之
源也告子惟不知言是故以義爲外而不知所謂言者即道義

之主宰乎其中而爲志者也惟不善養是以不能自反而集義
而不知所謂氣者即道義之所恃以充乎體者也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則其志恃頑然而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其氣亦冥
然而已冥然頑然則物雖不足以撓已已終不能以正物配義
與道之塞乎天地者固不能自我而充之即生心害政之見於
邪淫者先不能自我而帥之內外睽隔體用乖離所謂勿求於
心者欲不動其心即此心之動所謂勿求於氣者恐氣之動志
而不知無是氣之即以餒其志也蓋知言養氣之所以不動心
者以後雖分而言之而其反正離合之間根原已悉透於此矣
夫氣之原於天者至大至剛非善養則塞乎天地者無以驗之

氣之具於人者配乎道義善養則道義雖未嘗不在吾身如聰明恭重之原未嘗一刻不寓於耳目官骸而氣不足以貫之則亦虛而無所麗而其體有所不充所謂道義者亦欲前且卻如飢餒者然雖欲不動其心而不可得矣是故道義者志之所以為帥也道渾涵乎衆理而義則節制於事事集義者又氣之所以能充也告子惟不知言故以義為外而不思所以集之以義為外而不思所以集之即不免以氣為外而不思所以充而配之則剛大之體失而正助之患生不過強制其心猶夫血氣之勇而已矣夫惟窮理知言則凡天下之叛乎道義與夫似是之非皆有以知之而不惑於心而復加之以勿忘勿助之功則自反而縮之大勇在我而四十不惑之所自來者非大任之所得動其心矣蓋知言者始條理而智之事也養氣者終條理而聖之事也此孟子之所為願學者也夷尹之一於退一於進而不動其心者氣之所養也孔子之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者知之所以獨異也得百里之地而皆能有天下道義之塞乎天地者也而其皆有所不為者道義之慊於一心者也其至爾力也是則同者也至其所以異者則三賢之言固可以反覆而得其意倘所謂其中非爾力者耶此知言所以為養氣之源而四十不惑之所以為始條理之智也

不動心明道只說無畏懼伊川只說自信則無所疑朱子兼言

之是從知言養氣兩項看出　知言養氣只是道義一串上事故注以明道義配道義言之是從志氣兩字源頭看出注腳來志字非須外補出即此不動之心也道義者心之理志之所以為帥者也既知其理又養其氣以充之是以能持其志而不動志氣之帥此句須打通知言在內則本節不動心之義始全氣體之充此句便是配道義所以然處則下文無是餒句無復疑團矣　何以志字打通知言在內只告子不得勿求四語分明言與氣擺列著說而以心字於中作紐志者心之所之言自外來氣由內出都從這心裏過此處一齊勘透則下面節節水乳矣　龜山云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此數語說得塞乎天地之間意思出　氣體之充塞天地便是充之極處餒則一體先不能充矣塞字餒字都從體之充三字上反覆看出則氣之塞處便是道義之塞處氣之餒處便是道義之餒處拆開說便不是　配義與道者人能弘道也無是餒也者道不能弘人也　無是餒也語類謂是字指氣又云無浩氣即如人之不食而餒若更以為氣餒則文義不通只是說無此浩氣則體不能充雖有道義亦竪立不起耳　若直截言之只當說無此氣則心動耳其所以動者以道義虛懸而不相配合也　此句人膽怯不敢質言者先坐不解體之充三字耳氣體之充猶言道義之所以充乎體者皆氣為之只此便是配字源頭便

是餒字對針處　外義二字便是告子一生淵源所在朱子云古人之學所以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可知此一種學問直自告子濫觴朱子聞象山之訃率門人哭之既而曰可惜死了個告子豈非傷其不聞道而死而欲拔本塞源於其所自來耶謂晩年定論者妄耳　有事勿忘是集字打算得長勿正勿助是襲字滌除得盡　乃所願句有躊躇滿志勇往決斷之意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只一直傳述推拓將去到孟子時勢不同纔張告子之徒是非鋒起須是硬扎脚跟完全擔負方可守先待後昌黎謂孟子之死不得其傳可知是道統一大關界　能有天下

人看得此項重大先信伯夷不過不義不爲轉道是迂濶本領不知此乃所以爲聖也須是做得出的人方信得過　宰我直說得如此決斷只此纔見言語本領　宰我是籠罩說子貢是豎着說有若是橫著説其決斷一也曰堯舜則盡乎隆古以前矣曰百王則盡乎三代之盛矣曰聖人則盡乎君相師儒之類矣然有層次在

以力章

王霸只同這一個仁纔離此便無措手處但從裏面自然推出云與從外面着意尋討來便有天淵之別王者如有源之水進盈科一脉可以放之四海霸者則如隄防所滙潢假修築工夫

不觭便潰決　引詩引證只是爲上文作注解然章首引湯文此却是武王事上面引孔子此又是辟雍事孟子文章已極變幻離合之妙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竊以爲分田制祿其數皆託始於農夫則體國經野其數亦託始於農夫周監二代分土惟三公侯百里準百畝而徹之周制也伯七十里準七十而助之殷制也子男五十里準五十而貢之夏制也蓋賦成於都鄙而軍始於鄉遂曰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舉三軍二軍一軍之所自以分立國之小大耳而軍與賦皆託始於田畝因思湯以七十里即舉七十而助之成數就殷制言之文王以百里即舉百畝而徹之成數就周制言之蓋謂湯文當初不過一列國諸侯耳更叅以夏殷周

之制皆自洪水初平三代之祖各剏其法已如此似乎一切疑實可以盡釋而周書之分土惟三孟子之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尤可渙然冰釋矣

仁則章

詩云壯者以暇日此云國家閒暇戰國分爭上與下皆不得閒暇有閒暇却又蹉跎過了未雨綢繆非閒暇安能辦此　次節首四語一直貫下固不是有賢能方得閒暇然惟有賢能則隨事可以匡正臨難可以折衝一有閒暇方得君臣相與明其政刑所謂明者正與賢能共明之也朱子謂此章爲下等人說固是因從榮辱起見只政刑尚不是源頭上事然打從仁字裏面

過來猶不失爲自求之福故注以彊仁之事言之

尊賢章

五者對針戰國流弊皆匡擬之辭務農通商了衙非賢能俊傑不能相輔而行之故以爲首廛與法本先王之制厥後漸征其貨相沿既久遂成額内若夫里之布則又戰國額外之誅求故分別言之夫粟米力役里布即布縷之征應征者具用一緩二況不應征乎先王立市宅以處商賈原非世間另有此一項人即百姓之不願受田而願逐末者使之居之至此節民字非商非農乃遠近之託居市宅如今之所謂學貿易者宅非其宅難以種植又跡近於無常業故戰國假此以征之而遂成爲本來市宅之民則居者既苦來者益困除此弊則天下之民皆願爲之氓楊升菴經說謂氓字從亡從民乃流亡之氓猶非確義按氓與甿通周禮六鄉皆言民至遂地則變民爲甿鄭注云異外內也又旅師有新甿之治注謂新徙來者更合諸許行之願受一廛而爲氓則氓實兼有遠來之義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出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或云此章夫里之布當兼載師里布閭師夫布而言非也接里布重夫布輕朱子謂前重從輕者前以待大夫士之有土者後方是庶民宅不毛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爲其爲池沼也民無職事此是大夫家所養游閑之人也拙此

則夫里之布其罰爲重者所以裁抑士大夫使之儉勤以率下今以裁抑士大夫者裁抑市宅之民則天下之招徠而流寓者裹足不前矣故孟子云云廛字雖與次節同而所言各別 横渠謂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謂之家此說亦自好

人皆章

不忍人之心狀仁字最親切怵惕惻隱狀不忍最透滿 有是心斯有是政直一滚出來然有是心斯有是政則若行乎自然而其擴而充之者已無所不至矣先王二句用矣字頓斷最妙下三句方神理四映不忍人之政何嘗不在史冊然嘗商之法以殘刻行之勿論非不忍人之政即使行不忍人之政而此心全然而撅只此便是賊其君以字行字先王體用一源在此後人效法有本即在此 端字指點處是人皆可爲堯舜途徑擴充二字鞭策處是人之異於禽獸關頭端字便是良知良能擴充便是學處反身而誠反求諸已勞逸不同同是擴充 孔子言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凡人本心之德多是從安常處順泊沒了惻隱之心從苦惱場中發出羞惡之心從陷溺場中發出辭讓之心從攘奪場中發出是非之心從顛倒場中發出以此知四端不要高看了越見人心之大可用越見孟子指點之切四端發處雖聖賢亦與常人同但聖賢盡心知性一切分明在

此一切醖釀在此因其所觸適如其量常人須是逐漸擴充
凡孟子誘掖齊梁處可知是不賊其君　自賊二字仍以四體
為喻謂猶自家析賊其四體也龜山謂四體與生俱生一體不
備謂之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直說得猶字透即自
賊二字亦透矣　朱子謂心統性情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
也皆得以心名之

矢人章

首節非比喻之體即君子遠庖廚之意讀之使人仁心溢出
慎術所以養其愛之理偏言之仁也擇里所以養其心之德兼
言之仁也故義禮智相倂而出恥為人役術不善也為仁則知

所慎矣仁里仁在人者也安宅仁在已者也反求諸已則其擇
所處者更直捷而要約矣

子路章

子路大禹惟恐善不集於已舜則惟恐善不及於人然舜之善
能及人誰不知之孟子卻從取人處一滾說出不覺將子路大
禹陶鑄在內　上蔡謂子路揀難割捨的要不做便不做是亂
善形容語從子路進一格便是禹禹進一格便是舜故明道謂
子路亦百世之師　耕稼陶漁之取於人舜豈有事跡可憑予
比等處信得真方解腳踏實地來看得活方解心源遙接處
與人句乃尚論源頭一片精神從是字飛出莫大句乃通章結

束三人對照從君子二字穿來癡人只一味說舜

伯夷章

隘與不恭即是從清和正面看出君子不由卻是從頑學反面
看出既曰君子不由卻又曰百世之師總是一串上事先儒多
將隘與不恭在流弊上說終是未透　只清和到極處便隘與
不恭長處短處只歸一路雖則隘與不恭不害為頑懦之興起
雖則清和終是君子不由此等處皆孟子尚論到極精處須合
併看始得

天時章

得道固是人和之本然此二句尚籠罩說著霸道王道其得失

皆然著眼在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此則非王道不能矣天時地
利人和在當時議論幾各有低昂孟子既歸重人和又從人和
二字茨茨引他入勝故須作兩疊看辭意方圓且熟味末節更
可見　旺相如春則木旺而火相此其最著者惟孤虛有數說
以干支言之大率十干與十二支相配處其所餘之二支為空
亡即孤也空亡之對宮即虛也如月建子則戌亥為孤與戌亥
對宮之辰巳為虛日則以旬論如甲子旬亦戌亥空而甲戌旬
則申酉空亦皆以對宮為虛也惟歲在子則以丑寅為孤而未
申為虛蓋太歲以逆推月日以順輪也以四時言之如春屬木
木畏金剋而木盛則金衰金為孤也水乃木之母而子實則

毋虛水為虛也此又以本時之對宮為孤而本時之前一宮為虛矣至於丙庚陽而旺丁辛陰而相甲壬陽而孤乙癸陰而虛見齊囊家言實與参同契納甲之旨相表裏則孤虛旺相之又一說也據語類孤虛以方位言旺相以時日言此亦大概分說究未嘗不互用也

將朝章

懷取天下之心而召見賓師其不足大有為可知矣然孟子一日未去即一日以堯舜期之壁立千仞非傲之也只此便是堯舜其君　孟子既决不造朝何憚而不即歸盖此種進退之義門人子弟且不知之何況齊君臣之驕諂者不得已三字非無

以解於孟仲子之對也傷此義之不明於天下更借景丑氏作東郭耳抑此亦去齊之一兆與　龜山謂先王之時天下定於一士於其時無適而非君故有君召不俟駕之理周衰諸侯各據其國士不遇於此則之彼非一國所能常制故士於斯時有不為臣之義然則孔子時又何嘗不各據其國孔子亦不俟駕行者以其仕於魯也若使孟子受齊之祿甘為之臣則亦召之而往矣惟其處賓師而不受祿是以召之不往正使孟子在春秋時既不受祿義亦如此

陳臻章

貨底二字誤盡古今人乃知辭受之間不但理欲關頭便是行

藏影子

平陸兩章

距心蚳鼃齊未嘗無人為王誦之王未嘗無心孟子德教之感人如此而道卒不行此謂天定者勝人孟子之所以不受祿也然人知孟子之不受祿為不果於進而不知其并可以不果於退乃聖賢仁天下之心得以徘徊而卜天意者三宿出晝猶以為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正須合併看來方知孟子懷仁守義權度之精至於如此而終以不枉其道也

為卿章

此章特冠為卿於齊四字公行子一章亦以朝廷之禮折之可

知見惡人以避咎當閉散之地則可如孔子見陽貨亦在未仕之時超然事外若既并立於朝安得不正色以待之蓋離則可以望治合則同歸於亂寧可無成萬難稍貶後世乃有藉閣宦以居成功者正未達此耳不然彌子之不主子教之不興言以成敗得喪計之豈不坐失機會耶

自齊章

天下二字以惜財言者朱子引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曰一布被三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意正如此　為天下惜財而傷於儉墨子之道也違天下之公理而過於豊楊子之道也儒者之學禮法所由定近墨則羣焉譏之近楊則相持兩可

此識禮之難也然漢高貴為天子有父曰太公而未嘗奉為漢室之始祖太公所自出僅因地而紀之曰豐公而未嘗奉之以禘祭此之謂以天下儉其親豈非得之而不為乎東西四百年間不乏儒臣不聞有一人議及此者何耶

沈同章

孟子固不逆億而豫沮之且燕在水火之中苟有能定其亂者即天吏耳齊王不謀於孟子而遂伐之則其貪利忘義結念已深以燕伐燕固不待觀於殺係累毀遷之後而已早斷之矣此蓋齊人初伐燕人未畔時語也

燕人章

使周公預設一疑心則管叔豈無破綻可窺正為誠信不疑故一切機緘無緣發覺周公之過周公之所以為聖人也　呂氏謂若求無過則宜如舜之使象竊以為不然象之惡久已昭著而管蔡之惡未形未形而防之誠哉是過矣豈聖人之心乎

致為四章

齊王決不能用孟子又恐其去之他國故欲以矜式二字羈縻之而不知君子不可以虛拘又況以利言之乎　齊王明知孟子之賢而用之不終正為義之與利戰勝不下耳至是乃欲以小利籠絡之孟子去志已決不復攻其邪心特因其所以留之者自解然而解人亦在是矣

無人乎繆公之側注以賢者在其左右為解賢者二字最著眼不是尋常倚伏君側之人也

天下之民舉安只此是孟子王天下三字注脚

成湯伊尹生於五百年之前文王望散生於五百年之後由周以來（王者名世）已不並生以其數則過言孔子既不得為王者以其時則可是固獨生名世之候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尊以其時考之耳世無王者此一時之所以不豫也吾何為不豫哉

仕而章

過英主即祿亦可受遇庸主則不合便去齊王中主故雖不受祿而亦未遽去此孟子之權也　橫渠謂古之人亦有仕而不

受祿者蓋禮有之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世子章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者何陰陽五行之理也陰陽之理為健順剛柔動靜五行之理為貌言視聽思五事之德皆理也理無不善也然而理必乘乎氣氣者何亦即陰陽五行之氣也氣之凝結而鼓盪者亦無不善也自紓徐之因乎候交感之因乎物而氣有善惡矣（朱子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有會威）（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思初為此說自以為創後於纂集見朱子說決然氷釋）氣有善惡而理亦隨之則理且有昏明過不及之殊然不得謂理之本有昏明過不

及也理氣皆原於最初其命之於天者無先後而率之於人者有主輔以心而統言之則心之主宰是理流行是氣然不流行則主宰不可得而見也以心與耳目口體分言之則心之全德是理耳目口體之運動是氣不運動則心之德渾然不可見一運動而心之（盡盡分即德之然推出矣）故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語直達孔門言性之奧蓋陰陽者氣之分施也一陰一陽則理之統同矣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謂此從兼理與氣而言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分陰陽而言之蓋合而言之陰陽各有其始終各有其善惡分而言之則陽始而陰終陽善而陰惡故朱子謂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又曰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理名自有個安頓處故為人為物或昏或明方是定以此見孔子言性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等語理氣一滾在內孟子之言性善是從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句尋向上去蓋謂成之者性其分固殊繼之者善其理則一雖各成其性而善之本然者自在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從這一本處推到萬殊孟子道性善只是從這萬殊處追向一本耳諭性為窮理之源此處八窗玲瓏則萬理一切瞭然矣　取證堯舜者是稱述掇實語不是指點誘掖語凡堯舜與人同及人皆可為之意皆在下兩節內其所以必稱堯舜者前無典籍之稱不由於學上無父兄之賢不由於教可知性是本善的又自匹夫而諸侯卿相天子流歷都識而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極人世之奇可知是盡性到極頂的故孟子舉以實其說見得堯舜惟其性善所以做到聖人雖做到聖人亦只能盡其性之善者耳須如此說方渾括　此是記者約畧語氣臚列注腳不得動勉之意雖在言下而申明却在後面　性不可見道則其流行者也夫道一而已矣謂堯舜之道與今人之道一也道一則性可知矣成覸節方極言之蒙存謂道即指性恐其支離不知反踈脫也　後章百官二字凡三見若滕僅五十里豈足以容之竊疑五十里者但舉實食之數耳

滕定章

道之興廢必有機緘如禮樂喪於衰周故孔子極言之井田壞於秦三年之喪短於漢故孟子極言之　禮言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閱一月而禫則共二十七月矣伊川謂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孝子之心雖再變猶未忘故又繼之以一時此為善於說禮　若是文武周公之禮孟子決無不學之事想是周末時天子諸侯之禮迴不由舊故云未學但看左傳中所說諸禮已是大段參差又如三代稱王而曲禮言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則是存稱王而沒稱帝也此說實無以證之惟有闕疑而已

為國章

貢助徹之異夏無可疑要之殷周亦自洪水初平時列土為侯其立法已如此公劉徹田為糧是一大證據當時夏后亦不以貢法繩之即殷周後來君天下除邦畿外亦難概施於列國只如秦地為周家王業所基行徹最久直至商鞅始破壞之論語有若請魯行徹左傳鞍之戰晋人欲齊之封内盡東其畝皆井田證據他如鄭衛間平原沃野自是可行此外襟江帶湖千巖萬壑雖周公之才亦難盡井但可各仍舊俗其授田多寡之數亦難令普天之下千百國山澤之農同出一轍古者天子與諸侯各治其國封建與郡縣不可一例判斷也

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只此便是周監於二代處

助徹皆九一以井言耳論稅則十外而稅一貢者十而稅一視助徹稍重故或以一夫之田得百一十頃而貢十頃然此說雖十外稅一要仍取之一夫所受之内又或以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而稅其一如此則名貢而實助皆非也蓋授於民者其數皆十助徹則十外取一貢則十中取一故云皆什一耳

貢之制一定而凶豊不改助則鄭氏所云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此所以莫善於助

世祿想亦隨差等量給之若卿之子恒食卿祿則國有所不給矣春秋以來公族大姓強者直自世其官而衰懦無能則并失其祿正與先王之法相反公田二字乃分別君子野人之名

助法先後君民別起而卿大夫以下之田亦如之即不為官而但世其祿者亦如之故注云實與助法相為表裏而下文遂言助法也

庠序學校之制固是鄉為小學國為大學其實小學大學之教并建於鄉亦并建於朝而皆受成於太學其在鄉則六鄉之學鄉大夫主之而司徒總其成六德者大學之教六行六藝者小學之教其在朝則虎門之學師氏保氏主之師氏德行大學之教保氏藝儀小學之教所謂王大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即此故小學大學之教并建於鄉黨朝廷禮曰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大學即成均辟雍之地王太子與國子及鄉學所升者皆齒皺於此故內外皆受成於太學又族國[illegible]

盡郊圻固封守所以維封建也正經界所以維井田也此是從大處下手封建立則君有世業萬井皆一姓之故土授田還田柄操於上而百姓之貧富均封建廢有土者如傳舍民於是有世業民得世其業而後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矣孔子言均無貧孟子言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此井田封建所以兩相維繫三代之治其獨隆於後世者職是故也

考工言夏后氏上匠而周室通水之官亦曰匠人周制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洫而左傳言少康有田一成是成周溝洫之制猶仍禹跡之遺也禹盡力溝洫經界之正自此始矣即殷周廣井制於天下亦仍禹之溝洫通計其曲直潤狹而為之可方則方不能方者亦可以方積算其經界皆可正也

請野五節是孟子損益三代田制之法不可與上文貢助徹一例看夏后節注云鄉遂用貢法只據什一而言都鄙用助法只據九一而言至於公田欽法則助自助而徹自徹周原未嘗行助也故此節九一什一之兼用者正指周之徹法孟子特於九一之下參入而助二字使公田欽法一項用助而其餘則皆徹

也故此節注云周之所謂徹法者正如此時文竟提行助說者非是其謂周家本來行助者亦非是且孟子之所謂助原與殷助不同殷之七十畝井方於形而不方於數周之百畝則形與數俱方故方里節注云乃周之助法也周之助法者以周之徹而兼行助即孟子所參酌者非周家之欽法本如此也孟子時九一之法已亡即兼行之貢亦加重為自賦而什一之法亦亡故請野二句是孟子完全復徹處九一者徹之正法今但請欽法用助什一者徹之兼法今但請仍復什一之舊而貢之名可以不設夫以九一而兼什一徹法原盡善孟子之所以必欲兼助者正為中公外私先公後私其別野人處可以與封建相表

裏孟子損益精處於此 六

滕五十里安所謂鄉遂都鄙故只曰野曰國中九夫為井十有溝二者之分亦大概因國都所建必依山川險阻故近國之地僅可以溝漸次而野平原寬濶乃堪畫井而什一之法家出一人為兵五五相連屬故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出萬二千五百人之軍九一之法則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其多寡之數以遠近為差是以什一行於鄉遂九一行於都鄙然以地勢較之鄉遂豈必無平原沃野都鄙豈必無山川險阻未必截然劃斷井田溝洫是活法不是鐵板方正的其濶狹遠近隨地勢之高卑而成只可以田就溝洫不能以溝洫就田田在溝洫環繞之

內可以五十畝為界亦可以七十畝為界世間安得如許方正之地惟看之於書立法起算不得不取方正而後人疑實即從此起是以轉說轉遠迄無定論也

一井九百畝十夫千畝足數外必有零星者只此便是閑田可給卿以下及餘夫之用野與國中皆有之時講常主行助說謂采地在都鄙圭田應同一處然周禮六鄉有士田鄭注云即圭田也可知圭田多在國中不必皆隨采地而餘夫之田更不獨都鄙有之雖六鄉但言餘皆羨卒不言餘夫而遂人氏言餘夫亦如之其受田與正夫等蓋一家內又有夫婦成家者此所言二十五畝則未及成丁而先受口田也而餘夫之始於六遂在

經固不明文矣又有謂以公田一區分圭田而八以餘田一區分餘夫八人尤不是既曰公田則廬舍已去二十畝亦不足給兩人私田而四人分之不又另起疆界乎何休謂五口為一家多於五口名曰餘夫此說恐未的野即都鄙國中即鄉遂也趙注則以野乃合鄉野言之而以國中為園廛之稅且云去其什一之重復其二十而稅一之輕恐孟子文法亦不如是之與賸也又以為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此圭田五十畝即分與餘夫受之夫圭田無征即餘夫不征可知此意推出甚好蓋圭田亦必有耕之者朱子謂恐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蓋卿以下有居於朝者亦有居於都鄙者居

朝則圭田應在六鄉居都鄙則圭田即應隨采地鄭氏以士田即圭田蓋從六鄉言之朱子與趙注蓋從都鄙言之然不見趙注亦不明於朱子之說不合鄭氏所言則圭田之說未備即餘夫受田之處其義亦未全綜三說而推之則六鄉之圭田授耕於同溝之餘夫都鄙之圭田授耕於同養公田之餘夫可知矣而六鄉不言餘夫之田則以其統於士田中又可知矣且安得如許閒田分給餘夫孟子槩著此條於圭田之後其於制作之精簡而能備較周禮尤可徵信然則疏家謂六鄉之餘夫亦出耕於甸地豈甸地亦有圭田且六鄉之圭田少而餘夫多其勢以盡給者仍出耕於甸地耶（此條增識於乾隆[illegible]午四月）

死徙無出鄉舉鄉以為例也鄉田同井趙注云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據此則此句乃分言鄉遂井田講章變為遂鄉之田八家同井混作一串又開鄉遂亦井之疑矣蓋自請野至此四節皆兼鄉遂都鄙言方里節方是單說井田此處本文原自明白只不合兩當一耳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以此合算九州之田皆可計里而定矣雖鄉遂不井之地亦借方里以考其夫家雖夏本無井而殷非方里亦借是以稽其成數後儒因此生疑不但鄉遂亦井即夏殷亦早為方里之井要之絕不相干惟增損裹塞之論難以釋然而百畝始后稷徹法見公劉亦可知三代之祖其創制已如此

此實明證考古者曾弗之及想皆闕疑耳曩在書院有答三代田制疑問詳[illegible][illegible]編內

神農章

孟子時偏生出如許無賴人來作敵如游說滑稽好事野語之類其大者至楊墨告子止矣至是又有許行之說皆天欲其實放之閑之乃使後世不疑耳此章注云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乃一章之要領也且如衣食則有農有工勞心力則分大人小人有君有臣臣又各分其職有帝王之憂有農夫之憂地有夷夏人有聖賢降而至於物有精粗小大皆不可比而同之蓋許行之言即後世不欲分別流品之論也

李卓吾乃極耳　或勞心四句是古語治於人者二句是解釋古語講章誤以六句皆古語　古語恒言自韻如放勳曰數語皆有韻　天下之通義是分別君子野人到極處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又是分別君子到極處　楊氏云禹總百揆而皐陶明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皐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當時舜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故孟子以不得禹皐為憂子夏以舜選於衆舉皐陶因思稷契教養之功最大然皆在亂平之後水土平而後稼可教奸宄平而後備可明也　明道謂他人如子貢之才六件中待做多少事豈肯如此吓知造諸絕高　三子篤信聖人恐其失傳故不憚位

已　曾子深知聖人懼其假借故不憚違衆須是三子身分看得高則曾子越高孟子原借曾子諷陳相不是貶三子作比喻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成說孔子未生以前唐虞三代都成長夜耶謂秦以後聖人不作也是故死制度不如活道理孔子之道立極於此連制度都是活的王荊公以周禮敗宋豈是周禮之過緣道理上欠分明則雖絕頂制度亦成死物夫王道不行漢唐宋千年架漏若非孔子之道長明不敝安得不萬古長夜　異端之徒動以分別流品為戒所以滿街游行都是聖人看曾子決斷處直是假借絲毫不得　聖人時中不可學傳道統者須是堅苦刻厲方不走作曾點之志聖人非不與而道統且弗屬況陸王乎有若非不似聖人而曾子且不肯事之又況何汾之假借者乎

墨者章

一本之說朱子謂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墓祭非古合葬亦非古後世義理之學益精故禮文之數益備總是從一本上推暨事死如生之意如必一一援古為據則上世之不葬亦古矣　夷之聞孟子之言戚然有動勢已逃墨矣然此輩一覺其非必過其則此孟子所以有逃墨必歸於楊之說也

陳代章

惟其利字打滅淨盡是以枉字更無分毫蓋墮落萬鍾千駟與墮落簞食豆羹其利一也利則近功小利是枉驚人蓋世亦是枉不分大小輕重也借尋尺作顛倒為鈍根人說法耳正使枉己者尚能直人聖賢然不會枉然此乃斷無之事聖賢何待再計言此者所以杜僥倖之門為天下後世斬截天理中毫末之利心也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斷盡一部廿一史人物只這小小圈子憑你跳不出去　以利言則雖直聲震世而不得謂之直以義言則雖委蛇百折而不得謂之枉　朱子嘗言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

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學者心術之弊關乎世運不獨為當時尊秦史記回護漢唐者發也

景春章

大丈夫三字孟子分明拆開說次節見儀衍且不得為丈夫末節方坐實大字 冠禮初服爵弁服乃與君祭之服次服皮弁服乃與君視朔之服三服元端則莫夕於朝之服而冠則先加緇布冠次皮弁又次爵弁所謂三加彌尊也其冠服之色大約衣與冠同屨與裳同

得志與民由不獨志獨行其道則廣居正位大道之體用行藏已說盡了富貴三句是從得志不得志中閒界限分途處看出仁禮義之致驗不能淫仁之居者定也不能移禮之立者堅也不能屈義之行者勇也不是隨手拈出

周霄章

行道之功守身之嚴聖賢原只一串上事正為愈切則愈嚴無他道在故也時人看作兩橛欲以嚇重之勢折服孟子遂作引軍深入之計使其一跌不收不知聖賢無成心隨其所值而順應不窮亦無他道在故也 君子之仕固是君臣義不可廢而上則本之以事死事生下則本之以及民物只是從仁孝裏面推出觀耕助及無田之說可見且知君臣之義亦是從這裏面推出這裏面分毫無欠缺則根本四達即君臣之義亦無分毫欠缺故仕有仕之守身不仕有不仕之守身其守身一也其守身以事親事君亦一也惟不由其道者乃看作兩橛耳

彭更章

從者數百人後車安得不數十乘彭更非疑孟子不當食諸侯之食正疑從者如是之多真乃無事而食耳周衰鄉國之學皆廢士無所依歸而諸侯養士之典猶存觀魯衛致粟六萬可見是以孔子之門至三千人孟子亦數百人都謝絕不得苟有用我者分而布之有餘裕不則各守其學以分教於列國漢世經師其源流往往從此衍出若必謝絕只有巖穴深閉獨善其身要不足以扶天地之氣運作立命之聖賢矣第三節通字是本來道理亦即是因時措置然均一通也聖賢以為時措之宜蘇張即因以為苟且之計蘇張之通如轉圜聖賢之通則有權衡是故可以用世可以傳道而終未嘗枉已以從人也此章特因彭更之詰而折服之未嘗深語然道字是定盤星守先待後其義已見樂之矣豈但屑屑焉與之通功而計食乎 待後之學者五字最着眼可知從者數百人都是謝絕不得的

宋小章

宋所謂以匿名賈實禍也故孟子以王政之實言之

戴不章

此非遽以罔匪正人之說責備之蓋大臣之格君當以其漸而進賢必使之安其位如其驟然孤立而沮之者衆則人君不受

進賢之益善士不獲匡君之效用人之路塞矣不然豈進賢之
戴不勝反衆許責即宗又安得如許薛居州同時並進哉

不見章

不為臣不見特義之一端廹則可見先則可見無非義也然必
說其平日之所養養之定則與時消息而皆得其義養不定則譬
如被酒者然僊舞敗度是為酒所動矜持過甚亦是為酒所動
尹氏謂君子之所養以義苟非其義則利心也又須知同此一
義而君子之所養又自不同方今遞章筋脉皆動

戴盈章

此所謂除惡務本也　上蔡於此章以不勇言之又曰天下之

達德三知仁勇而已蓋明知重征之害而今兹未能是知而不
仁也請輕之以待来年是仁而不勇也

好辨章

此章叙治亂與五百餘年之説頗異如尭禹同時為一治亂去
桀而言紂又何濶遠也蓋三才并列天萬古而不變而洪水至
於逆行則地為之變猛獸至於食人則人為之變此前古之大
亂也洪水猛獸之害相因而至故叙洪水亦曰蛇龍叙禹功亦
曰驅蛇龍曰鳥獸之害人者消叙紂亂則曰沛澤多而禽獸至
叙周公亦曰驅猛獸（如周官冥氏穴氏之類皆所以驅之也）至於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是人倫中之洪水猛獸見於上也楊氏無君墨氏無父是
人倫中之洪水猛獸見於下也終之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
脉絡可見矣聖賢看得此種治亂關係甚大不得已三字所謂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前古之亂出於
天降後世之亂生於人心曰生心害政曰正人心是根本所在
伊川謂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
流遂至於無君無父又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過則漸至於兼愛
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又曰墨子似出於子張楊子似出於子夏
此數條心竊疑之兼愛為我其理合下便無父無君非其流弊
乃至此也過則至於兼愛不及則至於為我此則其流弊之所
及然師也過是事事都過商也不及是事事都不及兼愛則於

人過而於親為不及為我則於己過而於君為不及如此則楊
墨皆有過處皆有不及處若以為墨子過而楊子不及則子莫
之中真中矣伊川語恐記録之誤也又接楊墨出於師商之說
朱子謂胡氏論之當矣蓋楊朱即莊子所謂楊子居者與老眀
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　孟子
距楊墨朱子云只為見得天理咸然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
又云此伐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春秋有何不可知
有何可罪知罪二字正從我字著脚從春秋定案耳須知中心
說從則知的分數多勉強遏抑則罪的分數多其為亂臣賊子
之懼一也又須知知罪兩者缺一便不是春秋公案解此則一

句分限中已包含兩句道理不解此則知罪兩字依北宋南面不相干雖臚寫一部春秋作證強作解事耳　伊川於春秋已有成書所言與胡傳多異朱子亦謂胡傳太深而所言又與伊川多異其刊諸經於臨漳也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且云公穀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然則叅之以諸儒證之以左氏去深文而存大義屏浮夸而尚據實讀春秋者思過半矣然朱子率不著春秋者蓋其大旨既難悉明恐貽地下冢奴之誚而其條例又有不可概施於後世者此綱目之所以作也顧其為說雜見於文集及語類諸書後儒惟荊川先生獨得其意其文有讀春秋一篇大率以為[illegible]諸侯之

私相會盟朝聘侵伐及耑殺大夫公子者皆罪之皆以其禮樂征伐之不自天子出也東遷以前王室雖不競其權猶在幽弑平陵棄地於秦禮樂征伐盡自諸侯出此春秋之所以始也文宣而後諸侯又不能執其權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之徒擁兵樹黨而大夫之為禍烈矣閔傳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會盟侵伐概不以名見者以為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凡會盟侵伐皆書名者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數且賢未嘗以名見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皆以名見其弗詳大夫者以而治諸侯之為亂賊也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為亂賊也[illegible]

於侯犯南蒯弗擾陽虎之徒出則陪臣執國命是春秋之終也桓文未出天子之權散於衆諸侯桓文既出天子之權聚於一諸侯陵夷之漸五霸所以為罪之魁也楚與吳皆神明之胄以其相繼稱王故貶之齊桓連十二國之師始服召陵晉文合齊秦兩國之師已克城濮以所睦者強鄰也自秦晉相仇而楚始盛書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失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至於晉楚之從交見申之會空中國而聽楚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於晉以至於吳越交兵而禍極矣書伐鄭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之所以貶之者至矣此又春秋之所以終也荊川文長數千言其持論之平而確簡而嚴高出衆說

貫與朱子相表裏學者或不盡見因括其大旨如此

陳仲章

人之所以為人者人倫而已楊墨之道至比之於禽獸以其害人倫也拔本塞源豈過刻哉末俗不孝不弟之行人人得而責之至乃盜尚世之名而實與於不孝弟之尤者則其為人倫之蠹更深故距楊墨之後即繼之以此章比之於蚓亦禽獸之類也故朱子謂豈人之所可為而范氏以無人倫斷之蓋謂此耳

菜根堂劄記

孟子二　　　　孝昌　夏力恕　著

離婁章

章内四故曰字文勢似四段汪引鄒氏分三段者自可謂智乎以上只是一反一正又按從來謂重徒善句者非也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是謂徒善不可法於後世是謂徒法兩句皆承上文徒法句又起下文蓋先王之法以實心行實政遵之便可仁覆天下非徒法也不行仁政而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徒法而已　不忍人之政便是忍竭處繼字直一滚出來可知不是徒善徒法　無禮義非上之急緩快從不足以盡之可知

泄泄猶沓沓是隨手說詩一句若曰古詩其猶今語無今之亂臣父甚於古之亂臣乃足當今語耳　六律正五音之議大約不以六正律則無以審五音之端而正其始不以六變律則無以竟五音之委而正其終不以六律之推遷則二變不生無以和五音之疏密不以六律之長短則半聲不得無以協五音之尊卑不以六陰律倍增之數則無以順乎陽而正五音於十二月之消長不以六變律倍增之數則無以統乎陰而正五音於十二宮之循環又如有宮聲之八十一而後能生徵商羽角有黃鐘之八十一而後能得宮聲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四律缺宮聲之數則以漸而缺於是準前六律之例以起之黃鐘但有宮聲林鐘乃有宮徵太蔟乃有宮徵商南呂乃有宮徵商羽則以漸而增而其缺者又借六變律之音以補之是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相生之序序者宮徵商羽角也又如以六陽律為宮則宮商角皆陽而徵羽為陰以六陰律為宮則宮商角皆陰而徵羽為陽是則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一均之位位者宮商角徵羽也猶解但舉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鐘不能正五音之宮云云此一層固在內然不足以盡正字之義且如其說亦止五律便正五音矣再加二變又是七律更未足以括六字之義六律不但以陽統陰深於律呂新書之乃知所包者廣悉有五聲十二律原委并竊附己意皆以　新書之蘊見證疑編内

規矩章

首節聖人二字懸空說著無所指名次節就人倫中推出君臣以類其餘亦就聖人中推出堯舜以類其餘朱子謂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乃追原到地語論句讀則欲為君十二字分六字作一句不可分三字作一讀論語脈則一氣直下不可於道字別有頓挫細誦白文數過自曉此意不則開手一欲字早奈何不下　道二仁與不仁天地之間任舉一物莫不有陰陽日用之間任舉一事莫不有善惡此是聖人斬釘截鐵喫緊為人更無躲閃處　謚法非人倫之至亦不能創臣子非不愛其君父然至於壞祖宗之法乘天下

之民則南知稱天之義雖孝子慈孫亦莫可如何此聖人所以
正君臣父子之倫而不使其陷於不義也

三代章

由天命而人為由親親而民物只是個仁字括盡雖其源流分
合大小精粗之不一其為仁一也雖其出此入彼大小輕重之
不一其為不仁一也　死亡二字應分開說不保四體有死而
已不保宗廟社稷者幸而不死亦必出亡在外

愛人章

一連四章言仁前三章皆以仁不仁分較之此章因反仁而類
推之行有節圍是總承上三段然之反求諸己則心正身修而

仁矣仁則天下歸之以孟子仁者反求諸己孔子天下歸仁證
之可見又注以引詩承上章而言則收轉到仁字上似更水乳
存之以備一說

恒言章

家之本在身恒言之所不及恒心之所自始大學本領仁政源
頭內承私淑外告人君皆在乎此

為政章

得罪二字語熟聽習孟子直說得鄭重故注以身不正而取怨
怨言之惡不知者誤以為相籠絡耳　以成周之隆閒流言而
一動以屬王之亂得共和而中興蓋世臣大家國之根本所係
也戰國時安有世臣直大家耳又出於朝齊纂楚故商鞅以重
法開秦以國人之心原不與之相屬也周公之訓不輕棄故舊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此是周家數政綱領直與封建相表裏然
八百年間其盛以此其衰亦以此蓋其根源在於人君之一身
故孟子以不得罪三字追本言之君臣一德自貴者始未有其
身不正而虛縻巨室陰懷疑忌徽寄耳目於近小之臣能使德
教流行於天下者也　自春秋來恩禮衰薄而世家大族猶有
世居其國者若不得罪則衛之庶孽公子鞅何至入秦蘇秦為
怨生之後何至去洛陽縱橫六國齊之孟嘗安得復相於魏一
時荼毒宇內皆此輩為之天下勢之所在理固因之宜孟子之
拳拳於世臣巨室也

小德章

順天是安命行仁是立命當時小國既恥受命又不修德是以
兩失孟子亦不是一面教他修德一面便可抗違強大也須是
一面行仁一面順天安命立命相輔而行若文王之事紂乃能
有五年七年之效師文王非泛設語也　有道無道之世皆可
天焉從此參去可知義理是天氣稟氣數亦是天惟聖人能全
義理以化氣稟而安氣數回氣數皆順天而已衆人溺於嗜欲
之私固逆天而亡其身異端屏棄一切遂至逃出其外亦逆天
而亡其性　仁者天命之理好仁即是順天前後只一串

不仁章

此章後四節皆從首節生來滄浪之歌屈原漁父辭及此蓋傷楚國之不足與言而諷之也讀之益悟此章之義首節不仁者不可與言國是指斥不仁者然君子見幾亦在是矣清斯濯纓仁則可與言而存濁斯濯足不仁則不可與言而亡可與言不可與言皆其自取進言之君子何容心焉夫人至不可與言則自侮自毀自伐皆其自取而已所以深斥其不仁也自作孽不可活所以深斥其不仁之不足與言也注謂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正謂仁則可與言也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際正謂不仁則不可與言也但引而不發講者遂全然忘却首節故特申明之

桀紂章

天德王道皆根於心仁則心之理也孟子一書皆是此意

自暴章

言非禮義既不可與有言何況與有為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罔非不知仁義之當為聖賢安得絕之而不與言哉故就其所知而不為之仁義正言以警之危言以悼之猶冀其一悟也曰弗居曰不由繫接不能居仁由義者言之而自暴者不屑之教誨亦在其中矣　程子以暴棄為下愚以其趣向之同究其極而言之也味孟子此章論資稟則暴者昏而棄者猶明論責備則自棄之過更大止以其知有仁義也究其極則皆為下愚而原其始則自棄者尚在可移之利若下愚則合下便不知有仁義矣故孔子孟子之言各是一意程子合而言之又是一意之知其所以分乃不害於合也　此及前章皆承上不仁者不可與言而類及之桀紂章為欲王者傷之此章為暴棄者傷之蓋聖賢終不忍絕而思以言覺之之意

道在章

一一觸目便是人即此人身上便有個平天成地的規模却只為一膈目便在此至爾至易不免輕忽看了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正須將人字原委看得通透則大學中庸西銘道理一以貫之矣

居下章

孟子接大學中庸之統而於誠字上增一思字總是從人心上指點使其擴充一部書皆是此意如弗思耳矣弗思甚也不思則不得也皆時時提掇此字而其源流體用之全則莫如盡心一章為獨得大學中庸之要領

伯夷章

伯夷太公豈屑就衣食於人者東海北海不謀而至太公卜文王之必昌伯夷知文王之不取而人正各抱胸襟耳若文王中豈惟不望伯夷改操兼且非圖太公佐命以實心行實政而[illegible]

無幾微嬗代之思者也戰國諸侯仁心不接如綫個；嗣續神
詭以利為利而不知以義為利曰師文王曰行文王之政所以
深祈之即所以深望之也儀秦雎衍大率皆少壯喜事之徒苗
德如孟子而不見尊何自行文王之政正使貌為尊之彼且以
私心竊聖人幾謂文王借二老居奇貨耳此注前言伯夷太公
非求仕後言天下歸與蕭何有公私之辨旨深哉　第七篇亦
引伯夷太公但借證文王之善養老耳

求也章

賦粟之倍不過分內應取者使之竭盡無餘猶未至辟草萊任
土地然由來者漸矣固是借富國以甚善戰之刑然科罪之條

相連急遽而終啟之以辟草萊任土地則不但鳴鼓之攻又即
次之而富之之術有加焉已不至於爭地爭城之戰不止也
此與入其疆土地辟之有慶者似乎相反須知上句罪在草萊
二字下句罪在任字若是平原沃野棄而不墾便是土地荒蕪
矣井田阡陌之旁有奇零隙地大則以正經界小則以資畜牧
雖有土地而不可任者也又其餘阿曠嶔崎隰臯之所則丘墓
之所須柴薪之所出所謂草萊者也亦非可任者也至悝鞅輩
雖草萊亦辟而井田阡陌旁之奇零隙地又不待言矣雖徑畛
涂道亦漸狹其制以聽耕作因而秦之車制亦狹其軌所謂破
壞決裂者也凡皆以為稅斂計也非為養民也即民亦未嘗不

資其養而先王制作之精意盡矣　火食之民薪與米并重死
徙無出鄉室廬與墳墓并重服牛乘馬以耕以戰則養民與畜
牧并重闢墾之利僅為富民增益究竟國家之賦稅有限而柴
薪日減廬墓日促畜牧日蹙百姓無復寬然有餘之地蓋不但
經界之不正而已　周禮夏官有馬質亦所以供軍用蕃蓄息
之美惡多少各地不同故設官以平其價直而遷其有無三代
豈不言戰哉況有兵即有車有車即有牛馬有牛馬即有芻牧
之場辟草萊任土地則民間無餘地以養之而兵與農不得不
分矣夫井田寓兵於農上也府兵寓農於兵在後世誠為彼善
於此然兵事束於閭閻終其身農也農事即歸於什伍亦終其

身兵矣兵不戰則無功安得不相率而周之以上刑哉此章蓋
孟子戰國之刑書也

存乎章

言屬氣眸子屬神氣在心有昏明之異神必傳之故不能揜言
則氣出而神隨之聽其言也觀其眸子此兩法一時并到勿論
言有邪正則神有清濁即冒為其正者其語必偷其神必蕩

恭者章

恭者不侮人以禮存心也儉者不奪人以仁存心也橫逆之來君子自反於內浮饗之掠心令致飾於外兩章正好對勘

男女章

孟子亦不是竟不援天下使以誠問則必竭兩端以對當時辯

士皆挾東宮回角之智孟子只借矛刺盾令滑稽人絕倒便作
終不曾說破然意思自在
君子章
易子而教須想見古人仁至義盡處　事父母幾諫中也養不
中才也養不才皆所謂善也要須從責字着眼　教者責備之
養則薰陶而已此所以不教而養須合看始得
事親章
首二節便與聖經末二節相似吾聞之矣句下早有曾子一段
事在胸中可也句下即曾子守身之意已隱然見於言外矣
人之一身五官百骸體無大小無一不本於親故人之守身五

常百行德無大小無一不本於孝過無大小亦無一不及其親
惟曾子生平從此一事直接道統所以特引而證之不失其身
一語從孟子透根發出此又孟子從私淑中直接道統處
只守身便是事親錄道道堅是敬反一氣相通的此身一息尚
存即一忌甘事執之時此直以身之存亡為斷不以親之京亡
物拆也費子故手足將不但曾皆父亡并其只亦久亡而義就
名以此之捐不失其身此之謂能實其親不達却此菌源順於
是看成不手正是大寸根然故此節不但覆次亦推貴言
而據○附上文見從一切源須皆出於此○之正見事親
字身之大胃子守身表衰釈然親長武域致手此兩甚可見其
身執則然始攀然春風祈水知非佳以標養者故曾子終是不
惠秘門志可與而行不排故
營于三冶辛傳嘿道即咍是養志之大者要之守身養志只一
帶上事特借酒肉一事以明養志借養志一事以栅守身妙在
斷於前而棄於後使人含咀不盡　右曾皙是個拘謹之人曾

子雖不至復進亦必別有善承之道使恩雖旁及而仍不傷其
齊正為曾皙胸襟闊大雖一飲食亦有萬物得所之意方是養
志三必字一般點次兩般地步必有酒肉是力所能為必請必
曰有方是養志　所與或指鄉黨僚友或作侍御既係徹餘又
率以為常定不屬親僚但古人質樸侍御亦少須兼幼子童孫
其義更全如注疏如導以與所愛之子孫言
人不章
齊衛齊梁雖孔孟何曾格得君心須看取一能字是他本領
竟所在君仁三句不但說效驗如此要之理勢定須如此然理
勢說則伊周之與孔孟有易地而同符者矣　格其非則仁義

之心勝仁義之心勝則君正矣仁義正三字莫作三項說
不虞三章
呂氏謂不虞之譽如陳仲子之廉求全之毀如匡章之不孝此
趙注以尾生陳不聘之事證之較切近聖人之於人誰毀誰
譽觀人與自修正須銷鎔得毀譽方能著眼方能立腳後二
章疑皆承上章而言之蓋易其言與好為人師則失其所以自
全之道幸浮譽之可掠而不知毀我者之立至也
樂正二章
樂正子豈肯從子敖之人孟子鄙惡子敖而正子為及門高弟
子教必殊禮待之其意蓋彷彿彌子之謂子路而無其跡比易

前謂包承大人而言者也孟子直以鋪敍為言聖賢守身之嚴

舜不章

又恐舜為象傲舜一身且不容何況妻乎此必未升聞以前事讀見後篇

仁之章

仁兼四德孝首百行由仁而義由仁義而智禮樂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只是一條路上仁義性也事親從兄性之發而為情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情之自然也學而益能慮而益知盡性之能事也此章事親從兄注以良心真切言之又歸

本於知之明而守之固為事親從兄即良知良能人情之自然也知斯二者弗去則知明守固而禮樂生焉此即學慮之所進盡性之能事也後世有奉聖賢之一語為宗旨者何勿通觀其全乎

大悅章

孟子言必稱堯舜凡七篇中說舜處如此章及深山飯糗與人問象喜亦喜之類非必有事實可稽又不是鑿空撰出體會得來方見孟子尚論之妙古今不乏孝子然以庸人待其親而以聖賢自處無復舜之心矣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此孟子獨見舜心處看注云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

違可見後篇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非謂堯之尊奉如此舜之隆盛如此而父母之頑嚚猶未化也乃舜以聖賢望其親此順字境界更無滿心滿意之時此其所以終身慕也瞽瞍底豫自旁人看來舜可謂順其親矣以舜自視固猶未快然自以為順也體此則怨慕一章帝使其子二節可令人毫髮無疑正猶孔子之子臣弟友所求未能非是真個未能却是實見得真個未能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定字便是人倫之至　呂氏曰養志云者養善志也順親云者順常理也此意思自好

舜生章

舜文特為先聖後聖作引不必舉其行以實之東夷西夷又為

舜文作引不必求其地以實之若謂舜之事父文之事君皆善處人倫之變未嘗不是要之易地而觀無所不合也　揆字亦兼而義有先後聖之自揆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是也有揆先後聖者周公思兼三王是也

子產章

事有出於偶然不得已之所為不幸為不知者所稱道而反累其人如子產此事是也孟子拔本塞源不得不諭之

君之章

此特為戰國時之君臣言朝秦暮楚本無定分惟視君所以待之者何如應與喬木章參看孟子故發此難以待其叩而主不

能問致孟子未究其說千古但存疑案耳故行言聽以下不過因舊君有服之語而言之本非孟子入告之全理然末世習乃相與之際固自可見而齊王之所以致寇讎者亦在是矣

無罪章

此即孔子所謂亂邦不居也

君仁章

此章直戒人君雖有微箕不能存亡國雖有孔孟亦不能於危不可恃之君坐致太平也

非禮章

精言之則權度稍差粗言之則肆閒動衆而已孟子斷以大人

弗為須精言之方襯得大人身分出

中也章

首二句有三層意思不中不才是尋常教訓不得的須是養一也惟其中才纔能養這不中不才二也惟其中才便須養這不中不才三也乃是懸空說個道理如此到第三句將中才二字贊作賢字將養之責任著落在父兄身上一層緊一層而以樂字作朔望之辭樂其終能成已乃樂其將然非追想其已然而樂之也抑欣幸踴躍之意非融融洩洩之謂也玩於字也字之神不但找足上文正是須起下文　不中者氣性偏執不才者庸鄙無為宇宙間惟此兩項人無用朝廷之所不録師友之所難化須是朝夕薰染數十年方能有成故責之父兄故不曰教而曰養　中才二字不要特然看高了　若將賢字說成個善養的作用則下文賢字無轉御處

人有章

此即行己有恥及知恥近乎勇之意精而言之則朝諸侯有天下正從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看出

言人章

曰言人之不善則初非有所規戒而特以訐其短也曰其於後患何則不但義理非其所習而利害亦在所迷矣

仲尼章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與離義之信果即已甚之注腳也然此處是從極平常處看却正是從極精微處看

言不章

大人精義入神則言行適事各當其則而流弊不生此正猜於信果者也硜硜者但知信果為莢端而迫狹以徇之耳

赤子章

此及良知章毋為本心之學所藉口勿論未通體而後僅取斷章即本章文義先欠分明良知章是由情而遡之於性聖賢無不盡之性此章是由用而遡之於禮聖賢無無用之禮本心之學不煩言而其說窮矣　不要將赤子之心便一概坐煞是純

粹至善的蓋性無不善而具之於心人生之初不容說特借赤子作榜樣其赤子之心即指大人爲赤子時之心只是說不失其本心而已須知世間赤子之心自其初生時已一日漓似一日逐漸失之矣其所以漸失者以任其心也大人之不失者盡其心而已千古說道者紛紛饒舌正坐將赤子孩提便認定是純粹以精遂連卻心字都坐定是純粹以精不知赤子之心合下已兼人心道心特其所爲人心者直而無僞以其未逐物耳非謂其合下只有道心也道心便是義理人心便是氣質唐虞言心不言性要只分別人心道心而性字之義包括無餘矣此本心之所以不若本天也　伊川初以保民如赤子解此章及

箚記

答呂氏問則言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便謂之中又云已發而去道未遠此解最善尹氏又以純一無僞言之則尤善故朱子取之赤子之心發處那得便中正只是純一無僞蓋誠而未明者也不失者以至明而保其至誠也

養生章

養生喪死先須坐定都是大事只從當字更進一步方說得盛水不漏

深造章

此與大學首篇節次相同深造者如明新之事漸進不已必求反乎至善而後止道則格致誠正之序也自得之則知所止矣

知止者本其既知而言自得者追其所以知之之故其實一也居之安即定靜安也資之深即能慮也能慮者言事變雖百出而吾心之理皆可以燭之無所蔽而應之無所窮即所謂資之深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則無往而不得其所止矣　注中有所持循四字是爲以道二字重下注脚　自得之有二義原之於天命者實能見其在我得之於傳習者不啻若自口出總是十分透徹無些子疑實此三字是孟子一生學力得手處　三則字語氣直下只自得之便一切相因而至故末句重言之　伊川謂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此方是自得之效驗處又云上智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箚記

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又云既得後便須放開皆體味此章最切要語

博學章

博約是孔門授受最扼要處孟子增出個說字又從說字上分定詳反兩字詳說是從學之不講及審問明辨得來反說是從子貢學識之所歸曾子忠恕之所傳看出詳說便是格物致知反說便是物格知至雖則博學須是說得條分縷析各歸其所方得心口如一雖則學有指歸須是說得易簡包括融洞然方得顯微一致約只在博內愈博愈詳則愈反愈約上約只是一路事將以二字正爲下學指點耳　朱子謂此承上章之餘

意博學詳說便是深造以道及說約便易自得之

以善章

呂氏曰古之君子養人以善而不厚望於人故人得罪於君子心服焉今之君子不以善養人而責人也深故愈深而人莫之服 人字即指當時諸侯說

言無章

實有充滿之義言不祥到極處也凡好言人之過及好言已之功者皆不祥之言然若不為蔽賢而發猶非不祥到極處所以甚言蔽賢之害也 蔽賢不但是沮抑人才凡聞人之善而必誣之以為快者皆是亦不但是騰口說即聞人之善與聞人之誣善而默焉無所可否者皆是

徐子章

孔子但說不舍晝夜統言其無息之體也孟子却說盈科後進分著其不已之用也放乎四海則學不至於聖人不止矣此亦孟子喫緊為人處登東山章又暢言之

幾希四章

人皆可以為堯舜便是從道心上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便是從人心上說須合併看方知兩邊立言各到盡頭處

庶民去之以德言小人之澤以位言 孟子固常提仁義二字然此處只形容舜之安行非以此二字為存之之要領

望道而未之見伊川橫渠皆解作望太平至治而未之見如此則仍是視民如傷項下事故朱子不主其說 嘗疑圈外載程子語謂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前四節自說得去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幾坐煞乎今細味此二語乃知三王四事不足孟子隨手拈來直自周公口中傳出流播於後耳 其有不合凡是從同中求異幸而得之正是從異處歸同方見周公窮理盡心之至若但渾淪說個此心此理之同終沒交涉也貪古人名目則人云亦云不知其所謂不合也侈自家性靈則我行我法古人事不復入思議矣不復入思議故不免於一切權謀苟且之計不知其所謂不合此周禮之所以兩用而兩敗也孟子此章揭出周公心事方知損益古今其難如此乃天下萬世治亂興廢一大關頭 舜明於庶物云云是孟子檃括其生平直下斷語迹熄章先斷後序惟禹湯五節但述其事全無斷語不僅三王四事是實錄即周公之繼日待旦亦是實錄并非追擬想像之詞也

人亦解說政教號令莫大於禮樂征伐以其不自天子出而鹿鳴天保出車采薇之雅詩以亡須實見其所以然東遷以前周室雖衰厲王之亂共和猶足以守而天子諸侯朝燕規美之辭與夫公卿力農奉祀之什亦錯出於變雅之內王迹雖微未嘗熄也是以二雅所載上溯文武下迄宣幽皆東遷以前之作而

風詩如邶鄘衛鄭國所載則皆東遷以後之詩（衛風爲可疑然此乃後世追美之言則備述其事以戒以淇澳之不見且其大序反列於宣公之世以下則是詩爲東遷後作也）然則東遷以前侯國皆統於王室而不自爲其風故雖侯見於其大雅衛武公之詩各見於大小雅而民俗歌謠亦無不統於其內此何莫非采風之所得而不以風名者王迹未熄也至東遷而王迹乃熄矣王迹熄而王室之尊乃與侯國等矣王室之所與侯國等而侯國乃各有其風矣侯國各有其風而王室之所采者亦但及於其境內而遂無以別其爲雅矣於是夫子刪詩列二南於首者追西京之盛風之所以進而爲雅也仍王風於列國者悼東遷之衰雅之所以降而爲風也繫邶鄘於衛首者

列國之相威其熖熾於東遷以後而衛并邶鄘乃在東遷以前論東遷之亂世而冠以西京之盛國所以著變之始也豳風於十五國之末者見公劉以僻處而開風化文二南之所自始周公以患難而致太平苟成王之不悟即鴟鴞破斧亦變風矣天運相倚伏人事有循環此詩之所以爲教於萬世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則孔子刪詩之功不言而在其中矣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則孔子之春秋其功有出乎刪詩之外者矣刪詩作春秋其事不同要之旨以存王迹　而春秋尤所深切著明者則以詩兼有東西周盛衰之事而春秋則尋紀東遷以後故孟子不言刪詩而但言作春秋其旨微矣

（凡茶增識於乾隆庚午六月）

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諸侯以中國爲內而僭王者爲外故內則正桓文之功罪外則著吳楚之侵陵自大夫出則大夫以魯國爲內而列國爲外故內則記三桓之僭濫而外則六卿七穆之徒亦與焉至於陪臣執國命則又詳於內而略於外故書墮費郈書圍成書寶玉大弓不欲其詳而列國之陪臣略焉此一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陵夷漸積之大勢也而其中朝聘郊禘蒐狩卒葬之類典章制度存亡得失皆有可考所謂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者皆王者之迹即皆夫子所取之義即皆夫子所存之統也蓋春秋之可言者如斯而已　或有以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者朱子謂詩之

本義不可知無以考其得失謂雅亡者近之又云先儒謂陳靈以後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　曰竊取曰天子之事筆削褒貶自是春秋大主腦但今日既無魯史舊文可證又若說者穿鑿於一字忽以此褒忽以此貶若舜文美法之所爲故朱子但竊取其義以作綱目而不復注春秋也流風餘韻猶言在上在下風氣之所留遺兼善惡舉大勢而言也此四句如詩之有比興所以引起下文又前面列聖相承如大江出峽至此忽山夷水曠而實一氣相承蓋有不敢質言之意末二句又覺煙波無際一望蒼然文章之妙亦可想見

可以章

此見孟子精義之學天命之理父母之身未嘗一刻忘也 過恥過與而者常相因可以無取若僅說向戒貪上去猶未得此章之義蓋傷廉傷惠傷勇總為英雄豪俠一流人說法乃戰國時習氣之所開也

逢蒙章

羿蒙固篡逆之首子濯庚公亦亂世之雄取況最下所以甚言君子取友之不可不慎也

西子章

性命之存亡係乎昭質之虧否無他潔與不潔之分而已

言性章

此章為智而發次節反覆以明智之必不可鑿正反覆以明智之必不可少非謂智原於性性本自然鑿智即是鑿性智者但當率其性之自然而不可以有事鑿之此乃後世認氣為性而以窮理格物為支離者正告子不得勿求之餘裔杞棬杞柳之末流不知行其所無事五字拆說不得若单提無事二字則鑿字只成個混沌死之義或謂此章從言性說起疑次節亦申明性字之義不知智以幹事而事莫先於窮理性者理之所從出故從性說起以明已然之迹無非自然之理而言性者又智之所最難故從言性說起如告子荀揚之言性正小智之鑿者首節注從言字便與鑿字相關會總之此章性智二字不必從四德源頭上糾纏性字只作理字看智字只作窮理窮字看如此說去文法本自一串而賓主分明矣 利字只須貫入故字內一滚說去看注云但因其故而理自明與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原無低昂自明文有以則故而已矣屬之天下而以利字作孟子指點之辭遂成謬解其病在泥看次節專就順利上說不知禹之行水其順利處皆是因其已然之迹言利則故在其中猶之末節言故則利在其中新安陳氏以故利二字分貼此兩節尚不妥況低看故字高看利字即末節無頓放處矣湍水一章與此互相注脚水之就下是利無有不下便是故縱使搏激以違其性然少間終須就下可知此二字一串相聯小作低昂不

得 禹之行水即是智字正面末節乃推廣言之又是故字顧毋處若以治水治歷呆板對舉殊失孟子層層引證之妙 如堅白同異之流皆是鑿 本章三節幾似各說一番話只末節重點故字一語便覺血脉貫串首節從言性起只引出一故字以利為本特找足故字之義但看故字兩頭團結處則智者之行其所無事瞻前顧後恰在個中矣 置閏之法大率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無中氣則置閏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所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朔氣匝則為年所謂三百五十四日也故周禮云正歲年以序事而鄭注言中數曰

歲朔數曰年也

公行章

以禮律己則非僻之干自無所入君子雖遠小人亦未嘗固為莊色厲聲以顯拒之王孫賈王驩之徒雖不悅於孔孟而毋欲引之以自重此亦過化之端倪蓋不惡而嚴與既明且哲之所以交相為用也

自反章

以橫逆相加則其為禽獸久矣然必三自反者非君子之撫心而自疑也不忍遽以禽獸待人也此正仁禮之心之精蘊也

此章從交際上說忠字非更進一層只是仁禮之實處有終身

之憂又是自反源頭無一朝之患則橫逆亦消磨矣　孟子願學之志不肯以顏淵自況然稱之者再一則曰禹稷同道一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至是又自誦曰舜人也我亦人也然則孟子之於顏子可知矣蓋學孔子無畔岸學舜有把鼻所以然者舜於人倫無所不盡故為法可傳龜山亦謂顏子所學孟子所憂惟舜而已朱子曰性天之妙人所難明惟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以為法　愛人敬人有人安人此人字皆指外人耳世間儘有父母兄弟所以待之者倘有不平便至忿怒則且有寧受外人之橫逆而轉不容於父母兄弟者是則可憂也試思父母兄弟之前先能三自反否三自反之後外人可絕以禽獸父母兄弟則必相期以聖賢期父母兄弟以聖賢者其存心每自忘其己之為聖賢而終身於自反之地此舜之所以為法而可傳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可知前面許多話孟子先從舜身上表裏週遭然後說出讀此又可悟親親而仁民與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處理一分殊之旨方知孟子之言近則透骨入髓遠則蟠天際地

禹稷章

孟子言稱堯舜願學孔子雖顏子猶在姑舍之列此是取法乎上處以禹稷比顏子此又尚論古人推見至隱處後儒又謂孟子猶遜顏子此又後人推見至隱處　楊氏云知合外內之道

則禹稷顏子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於此見成己成物同出一源大學中庸孟子其致一也　凡鄉人鄉隣之鄉不必定屬鄉遂之鄉蓋都鄙亦有鄉邑大宗伯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是也禮疏言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相統領則是五畝之宅在田廬者八家相聚在邑者仍倣鄉遂之制故亦云鄉邑而何休言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與疏說異大約亦因里數之多少以為邑之大小其與鄉遂特所來之派不同而已看來出軍則皆以五起數分里則何休說較是

通國章

孟子絕王驩不與之言與匡章遊又禮貌之皆以太過然此二
仁義之至且亦所以為教也王驩若非寵嬖驕貴孟子猶不至
是而仁人孝子之所為雖不當理而其心可諒猶為君子所惜
惜世不幸而有責善者倘庶幾其一遇乎

武城章

學至孟子方是可與權且如易地皆然前一世未有為此說者直
曰孟子始曾子子思是孟子道脈淵源所自孟子將朝王聞王
命反不肯往此是學曾子壁立千仞處故所引亦曾子之言守
不見諸侯之義則曰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此是學子思辭立
千仞處故所引亦子思之言然孟子一見齊王便辭去志是以

不肯受祿乃因其有師旅之命不敢遽去則以賓師□客卿仍
介乎仕與不仕之間此非有曾子子思之隙跡可□□正是易
地皆然之權度精切處

儲子章

謂果有句直述齊王瞯之之意則乎字語氣不合應作儲子推
測之語為是

齊人章

齊人之乞只一瞯已窮其泉穴求富貴利達者終其身未向一
瞯則終其身末由一羞且泣由君子觀之此觀字直從瞯字轉
出來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要須始終還他一個

旦暮不啟方見得孟子悲憫此章終身無改過之路處若更亢
然他處注光景即首節成剩語矣

怨慕章

既見天下大悅章　注中推舜之心四字最得孟子尚論處
人少至知好色有妻子仕到五十時諸境閱歷盡矣舜之五十
則又好色富貴無所不備矣乃知孔子五十而慕之說直從今
古人情中推測出來故孟子歷舉而證之常人之怨不過尤
人舜則期於自反責人之慕所以達情舜則期於盡性夫仁愛
者盡民物之性參贊者盡天地之性其事皆有止境古今來惟
有舜一人乃欲盡父母之性此其所以終身慕也

娶妻章

嘗竊疑舜不告而娶乃耕稼陶漁之際瞍象未化之時後或尖
偶故書言有鰥在下堯之妻舜咨於四岳天下誰不聞者何待
告何能不告孟子承章之問直言告亦不得娶者蓋既推舜之
心如此又推堯之心亦必不以天子而傷匹夫之孝略其事而
論其理原其心也但看下文焚廩諸說荒誕已極孟子亦不辨
其有無直以憂喜之誠心答之可見不但此也書稱烝烝乂不
格姦乃釐降二女則徵庸時瞍象之化久矣而章帝使其子節
所謂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亦是推論其心如此非必
有五十而慕之事實可證也猶之若決江河若固有之亦想像

其心如此又如伊尹之天下千駟一介豈必皆有事實可證乎
周衰文敝造言之刑弛如割烹癰疽之類轉相傳述即堯不姚孟
告二女何親亦見於天問之篇諸若此類除放弟臣父而外孟
子直以情理斷之不辨有無凡折服告子淳于及諸好事者都
是如此此所謂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也此孟子闢邪說
放淫辭之要道也　校人一段即小覷大凡上澤不逮於下下
亂不聞於上皆使人之所致也　信而喜之與周公之使管蔡
其心一也

象日兩章

放弟臣父當時議論如此安得不有暴秦之禍　舜處兄弟之

變猶恐親愛二字形容實際不出至於可怒可怨而不藏不宿
則親愛之至矣　使吏即命卿所自始蓋中人以下之資必使
心有所畏忌而後能保其終此充段之所以譏為鄭志也
說詩最難或因物感事而好博者徵之於蔓衍或反言借喻而
膠固者失之於拘牽害辭害志直括盡後儒驅經就序之謬
孝子之至直貫下文孝子之至是從孝子門墻中比併出來尊
親之至又是從孝子之至凡聖人而為天子者比併出來尊親
便是為天子父追王者能之以天下養總是舜之所獨總是對
針臣父處舜之尊親即尊即養只為孝子中有尊而不逮養者
所以首四句急遽說中四句分應說　說個孝子之至則新拋
之尊已不在內說個[illegible]閔之孝另帶一格說個
以天下養即武周之孝之尊尚[illegible]一[illegible]入方加以天下
養四字是特地拈出時講以諸侯大夫之尊襯起至字除非孟
子是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為天子父總
可細誦曰文數過便知其誤

尤以二章

此二章言天命最為精密不是懸空無捉摸理一分殊一齊併
到南河陽城箕山朝覲訟獄等事直消却後世多少疑團而繼
世一節尤可以杜逆萌如宗之德昭明之建文非桀紂也太宗
文宗又非益伊尹周公比也四子之書史書之律例也　喪畢而

避其子人臣之義當然若朱均之卒不足以嗣位堯舜禹三人
校受一心皆行其所固有是以命攝之時舜讓於德禹讓於皋
陶皆未嘗引嫌而有謬贊嗣君之一語蓋爾日之天位實苦差
也至於三年喪畢則攝位之事終而君臣之分起倘天下猶歸
心於故君之子則相與輔佐猶足以致治亦非漢文讓三讓再
之比如此方見聖人心事如青天白日
天與賢則與賢是以偶然之運會證之天與子則與子是以一
定之常經證之皆天理之自然也全章大意皆為禹德不衰而
發次及仲尼伊尹周公見偶然之運會不可為典要故特舉繼
世言之以明傳子之法不獨啟賢如此固天人之所同歸即不

賢未至桀紂亦天人之所不廢所以正國典遏亂源杜新魏典
午之覲觀於無窮也 唐虞之德實盛於三代三代之法却備
於唐虞且如封建之法便是從傳子生出因而井田之法一國
之土皆一姓之世業故授田還田權自君操而民無兼并學校
之法國學所教自王太子以下皆適子可知井田學校亦無不
與傳子相為表裏總是時勢到此不得不然便是天理到此不
得不然故曰其義一也 朱子作古史餘論謂不必封建亦可
為治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
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
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

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
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
恣而廢法或强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
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
典則曷為而有弊耶

附論外丙仲壬

疑此二句蒙上文太丁未立而言也太丁已立為太子但未及
立為天子而死繼太丁而為太子者外丙二年繼外丙而為太
子者仲任四年亦皆未及立為天子而死也如此則與世紀無
年孫之說既相脗合而太甲居憂固當以注疏為斷若外丙仲
壬國祚中短死喪相仍則伊尹艱難告戒之辭何獨無一語及
此而曰嗣徽德曰丕承基緒曰嗣有令緒其為直繼成湯無疑
又按家語孔子曰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尤為確證至程子
以為二歲四歲辨者謂湯崩年百歲不應九十七猶生仲子九
十九更生外丙以今考之就如年老尚能舉子即孟子敘次何
以先幼而後長史記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崩曰崩則是既
為天子矣湯以丁未崩太甲以戊申立何處容此六年又何以
解於居憂桐宮及聽於伊尹之說故程子且以歲年釋之究其
說誤所由因史記沿孟子之文而錯增一崩字耳

割烹章

非其道道字即堯舜之道道是個渾淪的須從義上稱停惟其
先知先覺方解稱停道義方解稱停出堯舜之道來如始而囂
囂既而幡然這便是義所裁制遠近去不去皆義也合於義則
道在是矣如此則非其二語平看不得 道義不分大小一介
與天下千駟一例不敢錯過道義不分取與若賢知之過便道
寧過與勿過取矣 從道義看則一介原不小於天下千駟也
不與不取只論當下只為人於一介不與處尚信不過遂欲生
出議論以為抬高聖人一層不知反降入豪俠路上道理先欠
的實矣 伊尹未仕其分則民也故云天民之先覺者若堯舜
則大君之先覺者也以堯舜言之則堯舜先覺而伊尹後覺也

以樂堯舜之道言之則伊尹乃先斯民而覺者天之生斯民也三句堯舜覺伊尹伊尹覺斯民一滚在内予天民句以下方是説自任處　天不虚生聖賢聖賢不虚受天命只這堯舜之道無隠無仕都有個著落處末節聖人之行不是推開説正是首尾一氣就一身言則有先後通古今言則有彼此其致一也

於衛兩章

當時依傍門墻却又高自位置援古聖賢軼事為辭孟子特以形迹之顯而易見者決之　難進而易退是分殊禮義只一個源頭惟其難進總易退惟其易退總難進則理之一也進以禮退以義此命之存乎我者得之不得此命之聽乎天者亦理一而分殊也

知虞公節智不智分四段後三段只是將首段首句挨次呑吐寫之賢不賢兩段又從相秦倒轉向自鬻上反覆呑吐寫之大如萬馬連陣細如幽泉迸出孟子文章之妙如此

伯夷章

前輩謂清字從聖字來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為多固是説聖之清不是説清之聖然終不可謂三字之聖與孔子之聖一般孔子之聖自是廻異三子其所以異者由於智耳固未可渾淪説個聖同而智異也只是其清任和處也從人欲淨盡不忍不勉來雖却聖字單説清字固不是伯夷之清雖却清字單説聖字亦不是伯夷之聖可知聖之清三字下得牢壯渾融　金玉不但譬始終實含智聖之義故朱子謂金聲有洪纖清濁而玉聲則首尾純一又云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遂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缺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即此可見智異則聖亦不同不是儱侗説個聖同智異也　樂之短長節奏始終相因射之比耦決拾巧力相資此即所謂時也而聖由於智則孔子之所獨而隨時以處中者此二節便是時字注脚聖之時三字另外著詮解不得　聖由於智即上文條理二字中已伏根源　三子

之聖豈惟不及孔子故朱子又有顔子之説三子之聖又各有差等故朱子有伊尹之學又容於夷惠之説於此益見聖同智異囫圇説不得

北宮章

漢藝文志言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工竇公以目盲學導引無所服餌年百八十歳矣以[illegible]所習大司樂一篇獻之是時周禮猶未顯於世則周禮為周公之書明矣又周禮有司祿之官而闕其制則諸侯之去籍明矣當時簡編亡大不能家藏户有戰國時已無可考不待秦焚挾書古事始十亡八九也　此章與王制相出入而王制作於漢文時雖王制

示孟子之言獨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與此章大意相同而王制分國之法每州分二百一十國王畿分九十三國周初有千八百國王制特準此以立法耳然謂九州州方千里者王制之言也謂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鄭注周禮職方氏之言也接職方氏所列九服爲方萬里而夷鎭藩三服在九州之外合王畿一面之五百里與六服之各五百里是九州方七千里矣諸儒雖有疑其不然者如薛氏圖所說要只據一面言之耳仍未足以破鄭說也且漢書言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何疑於周之七千里乎凡數止於五故爵因之祿雖有六而下士與庶人在官同祿

僅當一農夫則自中士而上遞加至君亦止於五耳農夫之入亦分五等在官者以是爲差則下士可知而自中士以上所食皆準上農此又其差之不同於農夫與在官者然王制以諸侯之下士視上農以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視此似稍寬以然第其先後而各存之以盡其變詳具證疑編又按陳氏氏問爵祿原未及郊折之畫茅上之潤伏遠近也故孟子但以言此制爵祿者言之是以爲周此章之挑取諸經又注鄭說其大意而折衷之君之祿出於鄉遂九丘子所謂百里者乃鄉遂之地而都鄙不與焉鄉以下之祿出於都鄙在百里之外亦猶畿內諸公大都之外又有小都與家邑皆各食其地而不相參且出軍之額起於鄉遂故天子以六起數侯國大者以三起數降而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百里七十五十之爲鄉遂有明證矣如此即孟子與周禮自有

不謀而合者因此又推及出軍建國溝洫井田注疏得失之所以然第其先後而各存之以盡其變詳具證疑編又按陳氏禮書謂尚書之分土惟三正封也周禮諸公此方五百里云ハ乃五之之腾廣廣封也夫以廣封爲屬附屬勿論象地七百里引方五百里亦爲方百里者一十有五爲不封遣方百里魯安得如許附其故知正封乃鄉遂之地而貴封者即都卸之地與什膚參錯其間者也孔子言顓臾在邦城之中與有公言近於貴則附屬之在都鄙明矣書云魯人二郊三遂頌云公從三萬邦郊遂之三軍而舉義士之責數也鄉之鄉遂必自里又明矣

問友章

不挾凡弟而友多講作不挾己之凡弟有貴貴而與人友如此則仍是不挾責須下事彷疑此無上而句言戎凡之友有長於巳能不敢挾凡之貴而有忘其年戎弟之友有貴於已者不散挾巳之長而自忘其分以歎完全算賢信交於是一言上事尊賢至充之於舜極矣然所友之天子且不可挾而兆野當有國有家者可未節雖兼貴く言之卸只是階觀說

交際章

隱者則與世絶聖賢雖不枉道而未嘗絶世若與之絶則并可行之兆亦無之矣亂如春秋而際可公養之類不廢此天理人心之所以不絶也孟子之不卻交際其以此與　非其有而取之二句朱子舊說云充吾不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之盡則可自謂如此豈可槩以此責人哉與集注不同要之兼此說亦好

仕非章

有道之世烏有抱道而貧者烏有貧而不可以居尊富者此章正爲無道時發耳無道則不當仕而爲貧則不得已而屑尊富躬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此乃全章正意章末始微露之會計牛羊何一非道分止乎此即道止乎此若充得去便是

成賦中邦鳥獸咸若非有二道也國無道而辭尊富道汙則從而汙也國有道而恥貧賤道隆則從而隆也

士之二章

學校之廢士無所寄故前章有為貧之說此章及後章皆言士之不遑其分亦不貶其節道并行而不悖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龜山謂燕所以待羣臣嘉賓若使之者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故以膳夫為獻主而王不自獻即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

古者列貨於井旁以待汲者之至而售焉故曰市井而何休謂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其說恐非也

一鄉章

尚友二字直自孟子揭出是一生家當是七篇貫索又因萬章問友問交際貫不知取善之無窮問舜禹伊尹孔子百里奚皆荒誕無稽之事無復知人論世之學故特告之以此　詩書兩字通萬世之天下而言蓋其人既往其語言文字之存者惟此而頌足以括之非僅謂自關雎至殷武之詩自堯典至秦誓之書也即以詩書言若不論其世則僖公之泮水亦鎬京之辟雍穆王之呂刑亦唐虞之弼教矣

問卿章

傳子者封建之所自始天子與諸侯皆世治其國然諸侯嗣立必受命於天子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云云可見侯國之君與卿皆受天子所命分雖有主輔而與國同休戚之義惟均評雖不聽無可去之道管仲所云有天子之二守是也戰國以前君之立不得其正者容或假天子之命王室漸微卿之不命久矣因時起義則貴戚之卿與命於天子者同異姓之卿與命於其君者同孟子之論非無本也　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殷霍光異姓乃得行之於漢豈三仁之才顧不及霍光哉又豈孟子之言僅立於此稽諸前後不但不驗且至相反哉理之所在而勢適符焉者常也勢之所趨而理反因之者變也故朱子言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

菜根堂剳記

孟子三

孝山 夏九怨 著

告子四章（告子名不害趙注言其嘗學於孟子能我弟 子之問未知所據或以爲卽浩生不害也）

昌黎謂孟子之死不得其傳蓋及門無中人以上之才是以無後心得者卽記錄亦不能備且如性善之旨發端於滕文公此是孟子特提出與他說却只約畧記之此外所言皆因其人所疑詰者而踏之而其自言則莫詳於論心蓋性不易說心所以載性之器同然之理義卽性之善也求於心擴充其良心卽盡性之功也（其曰性也有命曰形色天性則氣稟之說所以 始而曰君子不謂性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蓋舍氣稟則無所用其力而性亦不可得而言矣讀四子書需先得

其所以分處然後能觀其所以合如孔子之言性相近此則理與氣之相爲離合消長於之有後生者也子思天命之謂性此則理與氣之妙合而凝於生人生物之始者也曰天命卽孔子所謂理繼之者善曰之謂性卽孔子所謂成之者性然孔子蓋析陰陽始終而言之以明萬物之異體子思則合陰陽始終而言之以明萬物之一原意相通而語仍各別也孟子之言性善此則專言其理之所自而不雜乎氣者也卽兼氣質言之而氣之所由始亦未有不善而可以生天生地者曰天地而生人物由洪範荀卿脫口便說性惡告子亦是巧惟巧則其害中於人心術（而至後世此則氣之運變而象其始則亦未有不善者來有 善而可以流行乎天命者也四子之書要其猶歸則一而已）

決裂之禍告子之一轉而爲荀卿猶荀卿之再變而爲李斯也李斯之禍愚者猶知所懲荀卿之疵儒者皆能摘之而告子之巧則流及後世而彌縫益工變化愈妙其弊極於惡窮理其端始於不知言杞柳之喩偏陂之詖辭也故孟子攻其所蔽湍水之喩放蕩之淫辭也故孟子攻其所陷至於生之謂性推其弊至同人道於牛馬是邪辭也故孟子攻其所離終之以仁內義外則固知性中之本不能無善而強爲區別之又冠之以食色則其辭遁矣故孟子攻其所窮然卒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直道家養生之術後世乃援之以爲孔孟還丹之秘而其巧遂至於不可言然後乃歎荀卿之拙也

告子之巧蓋初未以

不善言性其認氣爲性乃其根原而內外兩字則其把鼻也杞柳之喩直以仁義皆在性外變爲湍水則無內無外及其說不得伸而生之謂性之根原始出則又以外爲內而人禽至於無所別又不得伸然後乃剖仁義而內外之然冠之以食色則其所外之義既不過與荀子化性起僞之禮同出一徹而其所內之仁亦不過嗜愛貪慕之情而已此直不足與言性故孟子但就其辭析之終未與之質言而四章正意雜見於七篇之內如情可爲善一章及根心生色之類皆首章未竟之旨水之就下也利也無有不下則所謂故也過顙在山不可爲利卽不可爲故搏激之勢消利在是卽故在是所謂故者以利爲本也形色

天性與生之謂性語勢與相等然形色者天性之所寓語勢作
而截讀繼之以踐形則性之所秉與性之所以盡原委洞然
告子之言一一直讀下即生即性猶之即心即佛所謂釋氏本心
也於物隊無異同於人又無倚省直與踐形章天懸地隔義外
之說辨見第五章又見集義章而食色之性則氣質之性君子
不謂性也辨之尤明

孟季章

季子氐去親疎賓主之別而支離於長幼之間只此便是詖淫
之說公都子若答以論親疎則鄉人雖長於父亦不敵敬兄論
賓主則鄉人雖幼少亦先酌之親疎之義起於吾心之仁賓主

之義起於吾心之禮然則仁禮亦在外與　朱子謂神主之位
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公都章

情者性之動也乍見入井雖至不肖合下便有惻隱其殘忍者
生於轉念耳習之既深乃有合下便殘忍者又如叔魚初生已
知其惡此乃人中性蘗安可以一人之變律億萬之常乎且孟
子只說人性皆善終不曾說人性皆純粹至善程子亦謂至善
明善此善字乃義理之精微繼之者善此善字却言得輕可知
性善亦只說初來原是好的蓋剛柔動靜健順與夫仁義禮知
之所自來其理本無不善而理之分給者必秉乎氣則過不及
者行乎其間矣過不及之所流極而善惡分矣如親親仁民愛
物皆仁也流而為煦愛又流而為舍身飼虎生殺取予義也流
而為強暴盜賊夫婦男女禮也流而為淫奔知也流而為奸黠
信也流而為尾生此非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乎然不得謂
仁義禮知信之理本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推是以觀豈惟
人之性善即物之性亦善虎狼生而食人食犬羊不善極矣然
而知有父子則五行之德亦具其一此一德者又得其偏耳下
至昆虫之微末者五德無一可取然金木水火土之類必有所
依附剛柔動靜健順必有其近似豈可謂陰陽五行之理本不
善乎若非其本來如此則聖人又安所得盡物之性而使其咸

若乎故曰性善者以其所賦之理本善也而天下無孤行之理
理之秉乎氣而有過不及者亦與生俱來勿論在物即在
人已百出其途故曰天命之性不可概以純粹至善言不然則
道何假乎修性何假乎盡良知良能何假乎擴而充之知此則
子思孟子之言源流一致不知此則性之為性雖滿腹程朱語
錄終無以得其會通也　孟論其流則當其源而已流矣如清
泉出地合下便有泥沙豈惟才有不善即情亦有不善性亦有
不善者論其源則雖濁流萬派而其源之清者未嘗不在豈惟
性善即情亦善才亦善情者性之所發觸我之仁則為惻隱觸
我之義則為羞惡才者性之所成得仁之性多者其才亦近仁

得義之性多者其才亦近義　注引伊川論才處蓋精約伊川所言以補孟子之所不及言者故謂程子為密今按伊川語云性出於天才出於氣又云性無不善才則有善有不善此語需善體之要未可截然劃斷蓋性情才只是一滾出來以其理而言之則伊川所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者惟其性善是以情善才善以其理之乘乎氣者言之則理隨氣而有昏明醇雜之殊又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惟其性有昏明醇雜是以情亦如之才亦如之故必合兩程子之言其說乃盡仍即伊川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說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節兼人物言其理完全洞達即如此章情善

才善疑緒紛紛然試以物喩之亦自分曉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其情善則其有仁義之性可知馬之性健牛之性順亦即其性之善也引重致遠則其才也芻養之不備駕馭之無方即不能盡其才只此便是不能盡物之性所以性情才只是一滾出來情之可驗易見才或有不善者要亦隨性流轉移耳夫性豈有轉移哉陷溺其心則情遷性戾而才亦隨之矣　蓋性之所以成其性者氣質而已矣氣屬陽質屬陰氣與質合而性情才出矣在人則情乘乎氣才乘乎質是以知發於情能發於才所謂良知即情之善也所稱良能即才之善也此氣質之所以交通於天命也而知能之良豈惟人有之在天已先有之知原於氣能原於質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則天地之情與才也此天命之所以流行於氣質也如是而情與才之源流可以觀其分合即情與才之名義亦可以定其陽情矣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正需從氣象萬殊中見其理之一致則孟子之義盡遺只如耳目之蹊習其差奇分數不可究詰然未可依其則者此情之所以可驗也

富歲章

陷溺者習之相遠同然者性之相近　孟子凡言性必以心之所發驗之是言性必言心也凡言心必以理義之同然四端之擴充言之是言心必言性也言性不言心則其理虛而無所驗言心不言性則我耳能聽我目能視滿街都見是聖人之說出矣　此章文字脫却之妙亦如詩之有比興先以富歲與天之降才因就歲中引出麰麥以興同類又就同類中引出足之相似以興口耳目又即口耳目之同然以興心而芻豢之悅我口又即興中之一物以為比同耆同聽同視才之散見於百體者無殊也惟陷溺其同然之理義則才以濟惡而殊矣　朱子嘗

言初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可學而至今方覺得難喜是志向高明覺得難是實下工夫來蓋愈近則愈覺其難也陸王之學儘高明只自始至終覺得特容易了便是他差處禪學只說到同然二字便休更不粘着理義此其所以不識性也

牛山章

次節字面甚多要需以心字作定盤星如仁義者性之理心之體也好惡者情之發心之用也而氣者心之靈明所以滋濡其體而澄清其用者也放其良心者只為嗜欲攻取終日攪擾心之靈明漸即於昏惰故凡情之所發皆悖理而乖於性然仁義

亡而心之軀殼自在便是日用間也有不應事的時節以至於夜則漸漸澄清此心之靈明漸出所謂夜氣者也平旦之時此氣未滿於事物故其情之所發猶近理而合於性此乃所謂良心之萌蘖也非即指所息為萌蘖也若說作仁義之良心夜間生息然後此氣清明則是以良心存夜氣而與夜氣不足以存句相反矣　日夜兩句只了當得夜氣二字平旦之氣即是夜之所息者平旦二字非氣之名目乃由靜而將動此氣發用之初好惡之所萌也夜氣雖息在那裏然未至平旦無可考驗過此又昏却所以必於此證之夜氣者此章論氣之名目也平旦者此章驗氣之時節也凡皇初混沌赤子啼笑及一切清虛

景象皆誤看平旦二字也　仁義即上文性字好惡即下文情字　日夜之所息不是來良來復不是悔過自新不是忽有感觸也不見得仁義也不見得嗜欲只是心中無事澄靜下來便有此氣有此氣則良心便在這裏究非取之軀殼之外也但息字項下著不得仁義二字即一切脗合耳所以必如此說者原只為放心人指出一條生路若是天良既已來復夜氣又極清明則其好惡之相近者豈特幾希而已哉　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便需從此見得天地生生之氣無刻間斷而人心不死之靈心有端倪乃知嚮晦宴息非僅安逸之區即此便令人猛省

日夜二字兩平說了日夜與平旦又兩平說了則意義語脉不相貫而下文夜氣二字亦無著落矣其病在誤以平旦二字為氣之名目不知日夜之所息即下文之所謂夜氣也平旦之乃驗此夜氣之時候也　氣則是氣必云夜氣者蓋雖天地之氣亦息於夜也人心既放之後一向昏濁安所得義理之氣正需於人事未交之時湊合著天地清明之氣以養之朱子謂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此章絕大根原需從此看出　養之一字乃自孟子發出養心養性養氣養大體都只一串中庸之戒懼慎獨原其始孟子之知言集義

要其終皆養也是以得失所關最為重大就中各尋下手處且自掃除妄念始妄念者環至之牛羊而自賊之斧斤也并無補於嗜欲徒自擾其性天旋起旋滅雖未必皆至害政害事而驀地消長最大即以利害言之亦足以招隱禍而虧暗福此亦操存舍亡之一大關也　存亡出入固是人心而惟微之本體未嘗不在故朱子謂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又曰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

無惑章

上章牛山之木以齊地言此復取喻易生之物而曰如有萌焉何哉即上章萌蘖之說也故注以為王指齊王　首言不智以

魚我章

奚之者多末言非智弗若則以王向道之心不篤故聽言之計不審此所以寒之者至而易塞其聰也君子小人只是陰陽之分暴寒字取喻最精雖施言者之心亦如此分別異便是則所賤從便是陰乘所乘又可見則為夫終即此是王道之本

其始也明知義之可欲而不求必得明知不義之可惡而不能決去徘徊於理欲而無以自勝只是一個兼字誤事耳其継也理不勝欲亦明知欲之不可以并取乃一經不辨則深入其中遂至種種皆其所好而皆欲為之此一個兼字其害更甚要只是起初一個兼字直誤到底耳從此體會方知魚與熊掌不但與起生與義來即宮室妻妾窮乏早已飛騰出現孟子文章變化指點之妙如春雲疊出流水盈科無意相連而自不可斷

讀書謂賢者帶言勿重不知乃此章定盤星為下文失其本心作對針也此章將人羞惡之心層層引出直至乞人不屑水斷山窮萬鍾一句忽作開天霹靂令人猛省

放心章

孟子一書大概從心上指點曰性善所以清其源也曰反求所以明其固有也曰擴充所以使之盡其性也而求放心之說則自此章發之然所以求放心者亦曰集義養氣而已合觀七篇之旨便會此意而此章語勢尤覺分明但看首節仁義並列而以仁為之人心明心之必不可放以義為之人路則心之所以不放也故次節即承之曰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蓋由是路乃能求其心所謂不知求者正以其不知求之之路也所謂學問之道無他者集義以養氣而已集義則心不放矣集義以養氣則心且不動而何有於放可知學問之道正即由此求之之路也不然仁義平列雙起先仁而後義次節卻先義而後仁末二節乃但說人心不及人路竟無收煞矣不動心是成德之事求放心乃入德之門程子所謂自能尋向上去也告子之不得勿求自以為不動心其實乃放其心者也須看七篇內仁義交相為用之旨方是孟子學問源頭即告子義外之說亦可不攻而自破矣

無名四章

前二章取喻總為後二章大小二字作引孟子教人之法提出養字最為切要蓋有物必有則所謂養者充滿其物之所以有是則者而已矣第三章分出大小以明其所養之不同第四章則言小與大所以為一致之歸從小則大者亦小從大則小者亦大要之氣體之充也養其大體便是養氣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者便是知言集義道理只是一串隨處體認便自可見小體多矣獨舉耳目與心並言之蓋耳目者心之竅明所寄也從小失大則三者相離所謂玩物喪志者也從大而小不能奪則三者合一即聰明睿知之至聖也理之得不得因乎思思又視乎其所立所謂立者即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之謂正所以立

能思之本而極聰明之用也 耳目之官視聽心之官思官有

大小而皆有所稟令心得其令則百體從之立字煞有工夫若便以能思為止境而懸空捉定則後世陽儒陰釋者之自為提唱非孟子本意也 人或坐煞耳目為形下心為形上不知心與耳目皆有形上形下如視聽是形下聰明之德便是形上然非心不為功故為小體心配五臟亦是形下其具衆理應萬事乃為形上而虛靈能思處正是形上形下一個樞紐一切官骸悉聽命於此所以為大體若將能思處便指為形而上則告子生之謂性矣看孟子下個立字可知思字猶未是盡頭處也

此章天字不重因上文分割與人者此天句卻合併與人看先

立句又從合併處係其輕重大者既立則小體皆為大體之助耳目與心一齊歸併到形而上去方與孟子性善之旨踐形之說一切貫串

天爵章

樂善不倦此句是通章一大眼目善即仁義忠信樂善亦是秉彝之好皆屬天爵惟不倦二字正是下文修字根本惑字棄字對針處首節正需見得交相為用處不要截然便見低昂次節一滾說出天爵人爵原是一串上事只為今之人見不真守不定万成兩橛耳但要抬高天爵便需低看人爵不知有義理之命即有氣數之命孔孟終身不得位三代以前必無此事古人今人相去懸絕亦是風教運會使然孟子正意卻是為當時有人爵者使之震動警省若稍恭一揶揄節笑話頭便不是聖賢心事兩修字同床各夢自不待言需知古人今人之所謂天爵人爵亦復同床各夢也

欲貴章

末節兩願字即首節欲貴之欲兩人字即次節能貴人之人仁義飽則良貴之充於內者聞譽施則良貴之著於外者而膏粱適口於內文繡適體於外亦分應之也 飽乎仁義四句一氣直下令聞廣譽都從仁義來

仁之二章

水本勝火萬稗本不如五穀兩章一意但前以積累不多言後以踐履不純言合而言之積累多後自然純熟

羿之章

自杞柳至五穀共十九章皆言心性之事輕重得失之由而終之以教學之喻所謂彀與規矩即盡心知性之準則也若泛泛語便收攝不住

任人章 於答是也何有趙注 於音烏朱子正之

詭辭譎辯至戰國時已極非權度精切響隨聲出不能折服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為古今多少論事人寫照

曹交章

曹交以九尺十尺為問是他極鄙俚處便是他極綱敲處孟子
鍼砭法脈從此處下手大率謂身之長短力之輕重一而已矣
何足較今之孝弟古之堯舜亦一而已矣何足疑徐行疾行兩
行字是堯是桀兩是字正指其九尺四寸者而言味通章語意
拒之之深教之之切亦一而已矣

小弁章

親之過大若拘於孝子之愉色婉容而無復蓼蓼之義則終無
以諭親於道後世有愚儒其親之心至甘戮辱而不悔如申生
者非中庸之道不可謂之大孝正謂怨字中有親親之仁在非
比尋常怨怼以詩言之即孔子之所謂可以怨也

宋牼章

孟子說我亦欲正人心正人心三字便是此章骨子

居鄒章

一見一不見得之不得之已判斷分明需知首節伏案處尚有
無窮義蘊蓋兩個受之而不報有同處有異處聖賢不輕絕人
勿論誠與不誠同歸於受然受季任者受之而不遽報受儲子
者受之而遂不報遂不報則下文詳言之矣不遽報則未之言
也季任為處守而遽報之則及其君之未歸不免有私交之嫌
他日則其君歸矣乃往報以答其誠意交際之禮進退之義兩
盡之矣首節渾含敘去卻從他日兩字包涵義蘊未可囫圇吞
卻也朱子謂儲子先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
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然則此一個
受之而不報亦有待也待其竟不來見乃絕之耳可知同是一
個他日而義蘊各別

淳于章

淳于髡孟子不得為仁者只在去就上說孟子言三子之同趣
於仁亦只在去就上說所引百里奚孔子亦然此是通章大意
楊氏謂禹稷曾思易地皆然故曰同道三子其行不同不可
以易地故曰不同道此說似好然曰同道者以根本言曰不同
道者以迹徑言凡言道字亦有精粗不等其趣一也合併三

子說亦可單就一事說湯以尹就桀文王不聞以太公就紂文
王叛以事而湯遂取之其仁一也可知前後相師不是依樣葫
蘆尹五就桀人多異議惟伊川謂既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
為心方是到地語　微罪時解多屬君相說蓋錯會注意潘子
善問微罪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朱子曰自謂以燔肉行幾
若行之過激者所謂微罪也然不因此而苟去則魯君臣終無
以自悟其非又非感格之道注見幾明決是說不脫見句用意
忠厚是說此二句　以微罪行則句處以過而不懟其君不欲
為苟去則格君以道而不忘其國

五霸章

此與孔子禮樂征伐章相表裏。春秋以前。由盛而衰。則權移於下。移於下者至陪臣而已。極物極必反。戰國以後。由分而合。則勢趨於上。是以尊君抑臣之事。至秦而極。而封建之所以裂。而為郡縣也。三公坐論。每格君心之非。霸業雖衰。猶紀畜君之事忌皆有君臣一體之意。而分位潤絕。恩誼遂不相聯。蓋勢趨於上則長之。逆之其流。極一切視此矣。 天子於諸侯之朝。非晏然受之而已。朝於國中。則帥之以奉宗廟祭祀。會於郊外。則帥之以拜日月山川。朝於五岳。則帥之以告天而徧及羣神。焉蓋其持之者愈恭。則其有道之長愈久。以此見諸侯之不朝。亦匪但無王而已。是不知有天日之尊也。則亦自失其尊而貶其爵

劉記　孟子三　告子下　廿五　萊根堂

矣。是不足以為山川百神之主也。故削其地。是不足以駿奔於天子之祖廟也。故六師移之。而其祀事亦斬矣。陽舒陰慘其響應之乘於倚伏者。直一氣耳。 五命除勸勉外。其所由者如易子妻妾尊殺之類。成周盛時。未必有此科條。陵夷衰亂。此等事接踵而起。天子德威雖不行於天下。而禁令未嘗不設。但只成掛壁空文耳。故知五霸所申者。乃周室衰輭時天子之禁。其不能復文武之德教者。此其所以為霸。其猶能挾共主之威以令天下者。此其所以差勝於今之諸侯也。

慎子章

周室雖衰。戰國時猶兵出於農。諸侯之所以競相吞併者。欲以富國而彊兵耳。則自本國。舊制。而外。皆不教之民也。故以先王

[illegible]

劉記　孟子三　告子下　廿六　萊根堂

今之章

[illegible]

白圭二章

道德之旨。變為刑名。二十取一。何其仁也。諱國為墊。何其忍也。蓋其所以仁者。乃巧於謀利之心。而將有所用之。正忍之所自諭也。孟子直以理之正者析之。而兩章類記。其義自見。即以首章言之。輕必反而之重。重必反而之輕者勢也。 治水自以為愈禹。則二十取一。將以為愈堯舜矣。故孟子以輕重言之。

不亮章

此即論語人而無信。中庸不誠無物之意。說文無亮字。恐以武侯之名與[illegible]相[illegible]。則亮字或兼有誠明之義。

樂正章

大行不加性是樂天知命上事喜而不寐正是悲天憫人上事孟子不遇於列國只是當時君相不樂勝己者其根原總一味對書耳此事就舜言之則曰與人為善就樂正子言之便曰優於天下退而藏之無為者不見其跡擴而充之有為者不窮其用有小大而無異同也

古之章

末節蓋舉公養之最不堪者雖流離顛沛而亦不敢自失其去就之常也

舜發章

聖賢品量雖殊王霸規模雖異人之遇合時之治亂雖不可同述而斷皆從勞苦拂逆中鍛鍊出來舜言發傳說以下言膠夷吾以下文法稍變便見敘次低昂之法動忍增益就中人物等級不同若一概說入聖賢路上只夷吾輩便承當不起

教亦章

聖賢視天下無可絕之人故所以教者五所以不答者五不答亦不屑之教誨也

盡心章

此章心性天三項並列然以首節言之三項只歸併作兩項人之有心天命之性所載以出者也言性則天在其中性天二字一氣所成此人心之所以有全量也故盡心者必由乎此以決節言之則兩項又只歸併作一項心之有性即天命之所以流行者也言天則心性皆在其中心性二字一滚出來此天命之所以能不已也致即此便是事天夫人之心不能無所蔽盡其心必由於知其性譬則水泉之正其源者所以清其流也致知之事也而性不容有所修存其心即所以養其性譬則雨露之潤其枝者所以沃其根也力行之事也知性猶不惑知天則知天命矣故必知性而後為知天之漸必知天而後為知性之極必知性知天而後無毫髮之不盡其心存心猶集義養氣養性即勿忘勿助故必存心而後能養性必養性而後此心常存必

存心養性而後無須臾之不事其天知天者致知之極致也心之所以常通乎性天也事天者力行之極致也心性之所以不違乎天也故末節以天言之　大學一書從明德說起明德者心之盡明也故其工夫以格致為先中庸一書從性說起性者天命之所流行也故其工夫以存養為先孟子承曾子子思之統此一章是淵源匯集處盡心一節大學之事也盡其心即明明德之功知性知天即格物之功存心一節中庸之事也存其心即戒懼慎獨之謂養其性即致中和之謂事天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末節乃合而言之殀壽不貳則志有定向而定靜安慮得其所止大學之極致也修身以俟死則依乎中庸遯世

不見知而不悔中庸之極致也孔曾思孟數傳而道統不墜故
曰所以立命也　立字是豎立起不教放倒之義命即所謂心
性者也天之理也　伊川謂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朱子謂盡
心由於知性此處分辨煞有關係蓋心雖具衆理而不窮理則
無由盡看大學次第可見所以伊川云心即性也又云心便是
天此却是說既盡之心若不善體會則此二語便微傷於直捷
不若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方說得完全無滲漏其曰天下更無
性外之物此語則括盡太極西銘之蘊矣　朱子云論其理則
心為粗而性天為妙論其工夫則盡為重而知為輕故云所謂
盡其心者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

虛實反復相明非有工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此一段最明白了當大
全却不引此伊川所謂心即性所謂心便是天者需是加此說
方無病

莫非章

承上章而言有義理即有氣數義理命也氣數亦命也故曰莫
非命也然氣數之命亦惟以義理順受之則雖所遭者不正而
在我不失其為正所謂修身以俟死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即
君子不謂命也之意　開口說莫非命也則吉凶禍福固在其
中即常變順逆亦在其中故接口便說順受其正知命之必受
其正則不立巖牆者亦修身之一道盡修身之道而死者[illegible][illegible]
壽考一流正謂顛之殀比干之死以其莫之致而至故亦曰正
命桎梏則不修身而有自致之罪故曰非正命也曰非正命則
其命固亦受之於天而其不正者則非天也是亦氣數之不齊
也然君子不謂命也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求則章

此亦承上章性命之說而推廣言之所以立修身之要也

萬物章

萬物皆備於我正與中庸說道不可離相似故注以理之本然
言之反身而誠不是偶然一念之清明覺得此理流露便自謂

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也需是念念無所虛假事事無所虧欠可
以坦然由之而不疑方是樂強恕而行未誠者固勉力以求其
誠即開誠布公亦必有許多阻隔處故需是強　凡仁字與四
德并擧及親親惻隱之類皆偏言之仁其特擧而無所係屬者
皆言其欲淨理純此心毫無間斷也萬物之理全而體之只一
仁字足以括之故注曰反身而誠則仁矣是為末節仁字尋出
來路使工夫有歸宿處因其不誠以致其誠是恕字逆致處同
其皆備以還其備是恕字順施處仁猶堂室恕是升入之路强
是勉力前進愈進則愈近求堂室者舍此無由也　明道謂萬
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遠

意思是從源頭上說與天命之性一意且對針下文反身彊恕言之也然朱子不主其說者正以皆字從物上說不去耳朱子謂萬物之主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需是如此說方括盡源流此聖人盡己之性所以盡人物而參天地也

行之章

此為向道者言之早已徹知許多道外人物方下得行之習矣四字此四字正不宜低看語意方越顯豁所謂當然者即道之費以然者即道之隱也象也二字一片傷悼之神言道外者固無莫終身由之而亦若是耶

人不兩章

孟子四端皆從心上說最得孔門仁字源頭又常以仁義并說故每單言義處皆與仁字相通蓋能恥者義也其所以放失其心而猶能知恥者仁之根未絕也無恥則不義不義即不仁矣叅看全書自會此意

古之章

此與下章類記蓋為當時好遊者戒樂其道即尊德樂義忘人之勢則知與不知皆囂囂矣

宋句章

天地陰陽之理能靜而後能動可止而後可行動靜行止其致一也人知之亦囂囂正從人不知亦囂囂做出只為好遊者但從達而得志想耳不知達則其具安存不達則此身何寄需是扎定此身有可以修身見於世者而後可窮可達通章固是雙雙說下然意有獨注要只尊德樂義四字早看成一串

待文章

有文王而能興也莫豪傑路上人只被他一個待字便墮入凡民塵界凡民二字且莫低看了則此章神理益透

附之章

自視二字是內與外對歉不足己與人對勘

以佚章

為神農之言者便說厲民自養為老氏之言者便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正需從此對照方見王道本領

霸者章

首節不是平列雙起霸者二句但為末句小補二字豫作注解耳次節極疑皞皞之景象不另言王者之功用而其功用已蓋天容地矣末節乃進原其平日本領盛大雖亦在功用上發見知不必定在敷政臨民處說從敷政臨民上說只說得次節剩語耳不再言王者而曰夫君子明是從平日本領盛大處說只一動微一默運已如此故其德業直與天地同流正使窮而

在下猶功及萬世況達而在上夫豈曰小補之哉末句方從敦政臨民上對針鍼若言之但看注君子者聖人之通稱不尚偏王者過化存神引舜與孔子以證之而所引舜事亦在匹夫時可見

仁言章

政教皆盛世所并重以其宣之於口則為仁言見之於事則有仁聞有仁聞則兩者皆善矣然聖王之政即存乎教故善教之入人尤深也善政則民固畏之矣善教則民且愛之矣善政則可以得民財而無復徵求之擾矣善教則可以得民心而並無勉強之迹矣孔子道之以政章是兩兩相較說優劣顯然此是一層引入一層但有淺深之別耳

不學章

未發則仁義不可得而名性之體也發而為親親長長則仁義之名立而性之用行矣故朱子謂體用未嘗相離孟子蓋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即是而擴充之耳　良知是情善良能便是才兼借孩提以明固有耳仁義方說到性上性無不同故可達之天下惟陷溺其心則性失而情與才之良亦失矣不合孟子前後所言參看之幾何不等於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謂耶

居常論文謂自周秦漢唐以來雖最高之品必無兩人之議論節奏如出一手而並傳者後人豈不師法前人而其傳也必以能變化能變化而又不失其正蓋必如是而後其言為一人獨得之言其理為今古同然之理夫文章固聖賢所優為特不屑屑於篇章字句間較斧藻鐫削者也然私竊以是求諸聖賢之道統則其所謂變化而不失其正者蓋亦莫不如此昔者執中之傳舜受堯而授禹然人心道心之說堯所未嘗言也自時厥後曾子受傳於孔子未嘗舉一貫之說常為話柄以接引來學子思受傳於曾子明新至善之說不覆見於中庸孟子受傳於子思如養心養性養氣小體大體良知良能之說不由師授無一語及中庸而無非中庸夫數大賢者豈故為變化哉各就其心力之所待各因其事會之所乘發之為言正惟其不同而實

無所不同此道統之淵源所以日新月盛而仍不失其舊也此即孟子所云自得之者也二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圖未嘗輕以語人而性命精微之蘊實無不出乎此千古賢聖大儒其趨一軌如以為秘其說天下既共聞之矣如以為易其言則終其身實體之矣而必不約舉師傳之一言以作後學之捷徑者誠恐學者如其言而幸無所出入亦徒肄業及之而無以自得不幸而有所出入則所以開乎穿鑿附會之門者其弊至於不可究詰是以千古賢聖大儒從不標設宗旨以立教而必以其躬行心得者示之以可踐引之以可通此所以能不失其正不規規於變化而變化生焉者也陽儒陰釋者則不然懼天下之攻

甚之也則必標榜聖賢之一言以爲宗旨而因以穿鑿附會其似同而實不同之私言爲之徒者又概取聖賢之言截其首尾亂其語意以附益之攻之則曰古聖賢之言也非一人之私言也嗟乎孰謂其所標榜者非聖賢之言也哉而其弊可知也已道藏佛經聊其書不焚特存彼一家之說而蹝闢於吾道中者致使其蒼黃黑白反覆而不可復辨文章之與道統其能合而一之者鮮矣文章之有史漢尚已剽剝史漢昔人猶以爲恥而況聖賢之言乎

無善無惡心之體直祖告子而良知之說則竊孟子以文之夫既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則良知之根苗又奚自而萌耶

聖賢教人爲學功夫名目雖多總不出知行兩項

因思此必有個源頭一夕露坐偶擧易繫辭內所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方始豁然遂成五字斷句云乾坤分易簡天地亦知能良者從茲得三才自此稱由是推之不但大始作成分配類然即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知使是樫定主腦所謂君也行便是從而結束之所謂藏也知偶氣行偶質知行者所由體天地之撰以踐其形又即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

深山章

鏡以無物而能照虛則明也薪以有物而能照誠則明也大鐘不擊則不鳴而寂感之自然也流水無風而亦鳴不息之本體也陰陽變化之妙惟聖人全體象之此章直是孟子羹墻如見浩

然有得不覺做大舜一人隅也

無爲章

爲所不爲欲所不欲便是自欺無爲無欲便是自慊

德慧章

德慧術知是孟子從孤臣孼子意量中融會出來使後世爲孤孼者有所緣以自盡正猶易象之近取諸身還爲身用達字是德慧術知究竟處操危慮深固使之不犯難亦使不違則也

事君章

若論人臣材質氣量其差等殆不止此容悅倖臣又何日入差等數內而註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此殆爲君人者言使之知

所擇也容悅之臣乃鷹主之所謂忠不知僅爲身謀何曾計及社稷安社稷則忠矣其於天民之難進易退不屑小就則未之聞也大人則過化存神綏來動和非孔子之徒不足以與此容悅最易親昵安社稷則風骨凜然矣天民以實師自處尤難親近過與主猶或知之大人則仕止久速與時偕行非堯舜之君不足以用之　以其時而言則天民潛而大人見飛者也以其德而言則天民蓋大賢之比大人則統乎聖人矣　天民非大用不出若孔子則秉田委吏亦爲之以其正已物正道無大小也

三樂章

不愧不怍君子只有此項本領前後而樂則還合存焉然君子

所以一齊維結者亦即在此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不是有此便能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是做到司馬司成便了當得也窮是不愧於天不怍於人纔了當得前後兩樂 先儒從君子人倫志願刻礪工夫與成已成物所以然處看出百種艱難十分阻隔然後持此豁然胸次灑向億般境地方知樂處如江河之次方知前後兩境不是全憑遇合即中間一境亦不是忽然底天上地下惟我獨尊

廣土章

廣土衆民又何必不樂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惟爭所樂不存一語耳四海之民又何嘗不在性內永嘉事功只欠所性不存一語耳所守正需著眼三節一氣直到分定局方見分曉 根於心只是性與心一無復持守之艱無復反求之跡四體不言而喻四海之源具是矣 根於心楊氏謂是說本來如此畢竟未透誰人心中無仁義禮知之性只是性自性心自心雖有日月之至終是脫離根本惟君子則根於心更不相離正與本來者相肖耳 欲者人情之所同樂則安其所有矣然猶假乎外也所性中自有所以樂之欲之者睟面盎背便是所性中樂地四體不言而喻便是所性中從欲不踰的境界

伯夷章

孟子補出文王之政方知伯夷太公之就養不是文王門下客只是世間有此洞天福地便可以樂餘年耳英明之主賜帛肉於老者史不絕書要須窮出此個源頭方是王政

易其章

此章仁字只就氏上說然正必世後仁之所託始也深看不得亦淺看不得

東山章

登山二句豎說觀海二句橫說處高見大注已截畫分明只上二句就自身上說下二句從旁人眼中看均之贊聖人之道之大而此處著一故字正為觀與遊是從旁人看出下文學聖之脉已脫胎於此海與聖人之門總是形容大處非以上句引起下句而下句却已分明就近指點文法本奇 道之大正於無盡藏處見之道之本正於細微末節處驗之盈科二字再見於孟子之書正集義養氣取諭最精微處

鷄鳴章

舜蹠是善利盡頭處善利是舜蹠萌芽處曰雞鳴而起曰孳孳為正如萬里程途方纔發軔此七個字一般看待都是極有用的人只爭一念便東西懸絕正與孔子說君子儒小人儒相似耳間字如分水嶺如分金爐更無停待中立處

楊子章

楊氏見狗人者害義故為我墨氏見私己者害仁故兼愛皆惡

其輕於仁義而欲以畸重者勝之不知其所勝者彌近其名而
愈損其實也楊墨是從仁義末流上起見子莫又是從楊墨末
流上起見皆是失却源頭不問其無權而害道一也　子莫亦
是失却源頭不問者只緣他看得楊墨都是偏好的只欠調停
一着工夫此正楊墨之尤者闢楊墨而不及子莫則楊墨之賊
道更隱而難攻矣然子莫之調停只是調停異端後世乃欲合
異端於聖賢而調停之其賊道又更深矣　楊氏曰權以中行
中因權立中庸不言權其曰時中即所謂[illegible]

飢者章

心害二字孟子從當下指點傷於耆欲到害其人心傷於義理

即害其道心矣害有大小輕重而皆中於其心要而言之簞食
豆羹與千乘之國一也

柳下章

注言此與夷齊不念舊惡相似皆微顯闡幽之意三公不易與
不念舊惡皆無事跡可證正從清和極至處追想其心隘與不
恭亦是從清和極至處深言其弊需合併看始得　或問龜山
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此正善觀古人處

有為章

此即論語為山之喻中庸弗措之說也

性之章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五霸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於此
此得聖狂各到盡頭處非孟子形容不到此

伊尹章

新莽欺當時曹瞞欺後世合下便承當這志字不起況即有伊
尹之志安得運會時勢一齊都似此又孟子引而不發之旨放
字忍是戰國時錯會如焚廩浚井之類孟子只論其理初不辨
其誣也大率密邇桐宮使之哀慕且無復宦官宮妾之引誘易
於改過而伊尹又當冢宰攝政之時非竟黜其天位而後始復
辟也即太甲篇亦未有放字且所謂復者以地言為復亳以時
言為復政豈復辟之謂乎會得此意則雖孟子亦曰放之於桐

固不害其文同而義異也　伊川謂太甲本非下愚故伊尹先
立之霍光之於昌邑明知其下愚始之不擇則其罪大矣又云
伊尹與孟子貴戚之卿同又云尹與光若係太甲昌邑所用之
臣不受先王之委寄則諫不用而去可也放廢不可也又云太
甲縱不可立伊尹亦多方擇立終不自取皆千秋定論永為法
則者也　龜山謂伊尹誠意素著故能行此事如孔明受先王
之託有嗣子不可輔則君自取之命當時孔明專政蜀人不疑
亦是素行足信此論固是然周公誠意豈非素著而亦動於流
言所遇有幸不幸則聖人之處此又有所以權其中者矣

賢者章

乖於枉尺之言則道終不萃於身泥於素餐之說則道終不行於世兩兩權來各適於道而辭受進退之義亦行乎其間矣

尚志章

末節語意渾含殺一無罪非仁非其有而取之非義有大人之權而無其德不可以言備不足尚也居在仁路在義無大人之位而其道從同志在是矣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仲子章

人心不正自負重名者始廢大倫而矜小節惑世誣民故孟子首辨楊墨次則仲子

桃應章

劄記

天理爛熟後雖幻境百出其應如響凡孟子尚論古人處往往類此此即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

自范章

居移氣三句含蓋通章就王子言有王子之移氣移體是廣居者又有居廣居之移氣移體次節注引尹氏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即所謂移也若將居移氣三句坐煞王子不但失通章義蘊即夫非句神理亦索然矣

食而章

惟其豕交獸畜是以有雞鳴狗盜之雄若蕭張之得君則可謂虛拘矣無恭敬之實君子所以待價孟子所以不見也

形色章

孟子見當時功利汨沒故祇言性善令人反求此章形色天性是說天命之性即在氣稟之中與告子生之謂性正是對症針砭動心忍性性也有命氣質之說已脫胎於此至宋儒始大暢厥旨耳

形色二字從洪範之五行五事中庸之喜怒哀樂看出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皆形色天性中事一切制作皆從踐形中做出

有生安之踐形有學利困勉之踐形克己復禮正是踐形楊子謂非禮勿聽勿言是於口耳猶有所擇未足以言踐形非也聖賢看得形色鄭重故有物必有則異端亦看得形色鄭重只即物即則終是生之謂性耳

天氣而地質陳

劄記

了翁之言也蓋以陰陽言則氣陽而質陰兼五行言則陰陽氣而五行質又錯而言之則陰陽之氣凝結而為質五行之質交感而成氣而氣又有氣之陰陽質又有質之陰陽在天在人其理一也父母之氣質自有善惡不同及受生時所感天地之氣質亦有善惡不同和風霽日善也旱雹陰霾惡也且陰陽善惡之機即一日之間參差交錯千變百幻或同時而異地或同地而異感不可測也人適與天合則氣類必相同天故與人違則氣類必迥異瞽瞍生舜文王生管蔡自是一時間感得天地之氣質如此　趙注於此章以色為妖麗之容孫疏又有踐形不踐色之說支離甚矣

短喪章

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則服最輕既葬除之則時最暫孟子謂雖加一日愈於已則雖恩揜於義而所以伸人子哀痛之心者可以緣情而起然則服期於嫡母之前而終制於嫡母之後者自孟子發其端矣

君子章

固是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然君子所教之人其品量具是矣時雨則傳道者成德達材則各得其性之所近者答問則亦能綴輯其言以傳於後者私淑艾則因人隔世而相師其於前四項又隨其人之資稟學力而各得其似者末節重言以賛之義蓋謂君子之敎之所以施於天下後世也　艾讀為乂朱子引説文云左丿右乀芟草之状故六書為指事之偽自艾淑艾懲艾創乂皆有斬絶自新之意

道則章

公孫丑之問只一使字便是後世教者機權作用忽而高美則不獲知天太忽而幾及則搬柴運米都是性丑欲使可幾及正疑高美之亦出於使也故次節言不能強之使幾及末節言并不能強之使高美

有道章

此即孔子見隱之説而刺屬言之舍已而徇人此豈尚有道之可言哉直為枉尺直尋者決絶之耳

滕更章

注挾貴挾賢是從吾在所禮四字看出

於不章

三段仍並熊氏分處事接物講學言之今按此與大學相表裏一段言正心修身事二段言齊家治國事末段言格物致知事其病則皆不誠之所為也

君子章

弗仁弗親理一而分殊親親仁民愛物源遠則流長直從孔門論仁孝處鎔汁瀉錠出來　程子謂統而言之則曰仁分而言之則有序要之推本言之則親親而已矣　親親仁民愛物是大段差等就中又各有差等且如愛有知之物與愛無知之物有別愛有用之物與愛無用之物有別推之大小貴賤可杖舉差等愈精則仁愛之根原愈透分量愈闊只此便是知性知天上面事

知者章

從無不知無不愛指其急務則理全而功要更無些子過不及處矣　天德王道皆從知務做起方能造乎其極而不至於偏

梁惠章

以土地披之民則土地可以不愛以民較之子弟則子弟尤其

所愛又甚於民梁惠王以不必愛之土地及其所愛之民遂至
用不愛之民而及其所愛之子弟注中皆字宜著眼時解但以
不愛屬土地非也

春秋三章

當時謀臣策士輙稱五霸又其黠者動引經言春秋定五霸之
功罪尚書載湯武之征誅所以孟子特提而論之但看下章開
口便說有人曰我善為陳云云可識類編之意唐子西譏陶弘
景謂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
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知言哉 橫渠謂諸
侯伐而不討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孔子請討陳恒

必周制隣國有弒逆諸侯可不請而討又敵國不相征湯十一
征非賜鈇鉞則征伐之名至周始定耳

梓匠章

梓匠輪輿其自到巧處亦非可以力致只是愈熟則愈精耳需
先透過此一層 若一概能與則巧自外來非由心得矣

舜之章

此只是將無所加損意思從大舜一人身上想像出來字字落
實正是字字憑虛當與孟子凡說舜處比併看

吾今章

愛敬所以消橫逆之萌自反亦只盡愛敬之實正需將彼一章
與此參看

古之章

百貨皆民間所必需如以為重征而抑末則官取之於商商復
倍償於民國家之獲利有限徒使奸商藉口以增物價然則為
暴者非暴商也實暴民也

身不章

此皆人所以有晝觀諸妻子之說也

周於章

百年之穀邪世之亂需看得四方八面千孔百竅無處隄防方
知周字義蘊完全處

好名章

孟子論伊尹大至千駟小至一介都從道義稱停好名者苦爭
偶日之場必有無心之敗與彼正相反需是彼處透此處總透

不信章

信字不僅作用字解蓋仁賢能養未然之福能見未然之禍左
傳所稱國有人焉是也信之則不獨在本國卿士之列者可以
資治即內而隱淪外而賓客皆能有助不然則雖孔子未嘗不
用於魯孟子未嘗不用於齊其於不信何信字是追原語又是
落實語 仁賢者一國之望禮義則國之綱維政事乃其目也

不仁章

此但為戰國之諸侯言

民爲章

語上天下澤之常則君者民神之主也論撫后虐讎之義則民者天之所生神者人之所建而君則相與嬗代其間者也孟子時尊君抑臣之勢正當流極之時所謂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者意正如此忠厚之至也 毀其壇壝而更置推其意義自當如此古禮之不傳於後者多矣朱子謂湯之改而祀棄初不爲水旱也且天災不自省而遽廢配祭之人於理未安集注之說蓋出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爲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旣而盜止竊以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以爲說

聖人章

首句尤從聖人分量極不同處檢出個大同的來尚論古人以此章人每安頓堯舜周孔不下不知夷惠稱聖自孟子始正以百世之師印證聖人名號耳首句與非聖人句語氣緊相呼應見得雖以此稱之不爲過也伊川謂夷惠聖人傳者之誤此辨聖人之實也要只孟子一人稱之非有所傳此章乃自言其所以稱之之故耳

仁也章

仁字便是性順說則率性之謂道追原則修道以仁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合而言之則天之理已賦於人之身矣此聖人所以有盡性之功脩道之敎也孟子道統源流於盡心章總此章說之 此章是說道字來歷本如此不以聖加不以忿損故程子以率性謂道言之楊氏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只說得聖神一邊游氏謂合而言之則仁與人泯矣此其所以爲道謝氏謂道立則仁與人之名亡皆著語過高下梢不免禪門之漸者此也

君子章

孔子於衛有讎由伯玉之賢則下有人而不得於上於齊楚有書社尼谿之沮則上有人而不得於下陳蔡之間上下交絕天人之困極矣不怨不尤此所以爲君子也疑此因下章類記之

貉稽章

孔子也文王也是指點之辭言如詩所云云雖文王孔子不免耳注本言二字是解詩足以當之四字正是也字指點處若定需補出非爲文王孔子言則蛇足失語妙矣 孔子有武叔之毀文王有崇侯之譖故孟子引之夫獨行違衆則羣毀易生內行誠修則外謗亦息憂懼者氣爲之餒其究也愈辨而愈興反求者德因以崇其究也何患而何慮凡好以君子待人者未必卽爲君子好以小人疑人者未有不出自小人者也

賢者三章

疑此章爲下高子言之茅塞子之心是以其昏昏也低昂丈桑

其論足以惑人是使人昭昭也
趙注因山徑之喻謂高子嘗學於孟子又去而學於他術秪未必然也
兩馬以一車言取其少也若趙注以國馬公馬為兩馬則語意乃相反矣

齊饑章

當時從遊者志趣率汙下每生疑詰輙不合孟子之意將以聖賢之必求立異也陳臻此問實欲孟子之勸王而故以不可激之五常之性雖各發而實交相為用仁之流行處即有義以裁之禮以節之智以察之信以守之仁道乃四達而不悖不然

發粟賑饑豈非仁者之事此處權度間不容髮

口之章

在人為性在天為命有義理之性即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命即有氣數之命耳目口鼻其分辨而妥適者即義理之性過乎其則是氣質之性也氣質之性亦性也然有命焉貧賤者當安於氣數之命富貴者亦裁以義理之命君子不以此為氣質之性而必反其義理之性也仁義禮智者義理之命其所稟有厚薄所遇有幸不幸者氣數之命也氣數之命亦命也然有性焉薄而不幸者當矯其氣質之偏厚而幸者亦不敢不勉於義理之正君子不以此為氣數之命而必全乎義理之命也細味程

子朱子叅互往復之言更規以孟子性善之旨如此說方覺完密　愚嘗以為天理之乘乎氣稟者其過不及便是物欲固不是性中原兼理欲亦不是性外忽生出欲來今觀朱子此章之言云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知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然後乃渙然無疑
首節性字朱子謂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此語最當體會秉賦之昏明純駁乃氣質為之而道心之操舍存亡則人心為之雖人心亦根於氣質而氣質是來路人心是去路氣質從體段上說人心從運用處說解此益知首節之義矣　性命兩字皆兼理氣在內但立言之際

或偏言之或渾舉之如性相近及天命之謂性皆渾舉之如說性善則專言理耳目口鼻之為性則以氣為主如罕言利與命不知命得之不得曰有命則專言氣顧諟天之明命惟天之命則耑言理正為理氣不相離故孟子各就人情之見為偏重者使之皆伸理而抑氣必謂一字不宜兼而義則武王亂臣二字將何以解說乎惟性命皆兼理氣是以心有人心道心之別自儒門中有禪學必欲渾而一之提唱心學直踵告子無善無不善之旨使聰明者喪精魄而決裂者益無忌憚其源只是不欲分別理氣耳

浩生章

原缺第四十二葉

此章當與論語志學章參看彼是從行說到知到得知天命知
的工夫已到至處耳順亦只是漸熟知的境界更無可形容處
故仍說從行上去而以不踰矩明之此章是從知說到行朱子亦謂
有諸己之謂信是都知得充實之謂美是說行上說了到得大時行的工夫已到至處化
亦只是漸熟行的境界更無可形容處故仍說從知上去而以
不可知歟美之古人言語勿論道理只文字之枝枝葉葉
相當已精密如此要之知行固無截然劃斷之理亦未嘗有知
行合一之說舉以示人不拘從何處說起都是交相為用都可
形容神化境地也語類一節深一節之說原無可疑程子謂非
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是認錯會入老莊之學堯舜周孔

孟子三 盡心下　四三　菜根堂

剳記

粘放一壁另尋出個神人來謂其理不可岐而二之非謂其人
亘可合而一之也凡孟子說聖處原有不同如此章聖字乃純
粹至善據絕頂一項人言如說夷惠之聖是從偏處做到盡頭
湯武之聖是從反之做到盡頭淺而言之皆可曰聖深而言之
只大字分量已極不可一例泥看美大聖神必求其人以實之
安得如此稱停恰好但騰口說而已若論聖不可知古今來只
有孔子當得此是孟子學到至處見得如此實實從顧學中體
會出來　六者相因都只從善字發根信字築底蓋人性本善
而理無不實明善誠身便是美大聖神根脚此章從善人信人
說起大學中庸與此正相表裏　伊川於此章有云覺悟便是

變至道作一例語意恐未脗合也

布縷章

租庸調之法與此彷彿租即粟米庸即力役調即布縷想見當
時立法儘煩碎暴君汙吏易至增額與非其時而并取井田既
廢君民闊絕而稅之行於民實便不得謂今法之必不古若也
朱子謂獨孤及口賦法已有兩稅之漸矣周禮均人公旬用
三日注旬均也與王制歲用民力不過三日同讀禮者每輕
其間殊為失解　此章為非時而并取者戒其意又在薄斂之
外也　趙注以此為軍旅所興之三賦謂衣甲軍糧及負荷之
役也然於經無可證朱子以正額分夏秋冬言之月令蠶畢而

孟子三 盡心下　四三　菜根堂

剳記

獻繭稅取之於夏也農乃登穀取之於秋也營室之中土功其
始取之於冬也

諸侯章

寶珠玉則土地荒人民困政事亂矣三者散而身隨之矣

盆成章

則足以三字義蘊無窮言幸而不禍及國家覆及生民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可知死矣二字乃忠厚之意非詛呪之辭既
未聞道憑他掀天揭地都是小有才然就中分數亦自不同惟
其小則僅殺其軀若更大即為其所殺者不可勝言矣

之滕章

以滕更之賢且貫而不答。却又注者不追。來者不拒。於此見并
行不悖處，故記者因而錄之。舊注以設科數語為孟子之言
此不應自稱夫子。故集注不主其說。

人皆章

首節便見理氣不相離。有所不忍是理之正。所忍則氣之偏。因
其正者而達之。便是擴充而行。便是盡性。次節又降一等說法。
以下又承降一等。者推及言之。然詳於義而略於仁者。陷溺既
深須是興起其羞惡之心。方可與求仁。觀孔子說好仁惡不仁
而頃人都是從用力於仁得來。而好仁者直從仁入。惡不仁者
便是從義入。孟子言仁義處。其源蓋出於此。前三節都用人

字起末節却用士字。正為餂之一訣。乃當時士大夫所竇貲之
經濟。故特言之。使其猛省於踰穿窬幾不得為人也。總有分
毫不足為巳便是襲義。便是穿窬根子。便是充之未至。

言近章

從遠近博約。理之相通。推之有漸處。看得原委分明。表裏洞
然方見君子善處。言近指遠便括盡一部論語意思。守約施
博便括盡一篇大學意思。

堯舜章

首節只借作性反引子。以後原不貼定堯舜湯武說。動容節乃
形容贊歎語氣。君子節乃直截通行語氣。四段平列無輕重。

蓋錯舉以驗其實。段段皆有全相。凡聖賢文字有以條理為條
理者。更有以無條理為條理者。極力形容。隨其所舉。逐逐是道。
四子書此例甚多。惟左遷最擅其長。人乃驚為奇絕高文。不知
聖賢隨口便是。人只從垂髫後熟滑念過了。無論道理。即文字
精妙處亦不知埋沒多少。四段皆以下句注解上句。盛德二
字包羅甚大。一禮字消他不下。然盛德之至。却正從動容周旋
處看出。蓋其喜怒哀樂自然無一念不與倫物相關。故偶爾感
觸其容便與之稱。健順剛柔自然無一體不與天地相似。故偶
爾步趨其周旋。便與同符。論語動容貌是急迫語氣。此却極輕
細微末。若說不動則已。動即中禮。便重看了動容二字。不知此

四字只兩項平列。此二句不入議禮法門。不關制度精微。當
從絕不緊要處畫出一段圓光。人祇為貪好話說。不從堯舜做
天子一例煇煌語便覺舌端減色。不顧道理無全相也。龜山
謂到盛德田地便只是行法俟命而已。將二三節混作一串。殊
非孟子本意。故朱子不取其說。

說大章

孟子謂齊人莫如我敬王。便是長大人。至於藐之。則方欲覺彼
之迷。行我之道。又有并行不悖者。且如堯舜之道。巍巍者藐之。
直芒刺在背。然非是不陳。只此便是藐。亦只此便是畏。體一而
用殊。非孟子不能言此。呂氏曰藐之所以欽之也。看得最好。朱

子嘗言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需是如此看則兩邊言語精微處一齊并到先代規模後賢心孔古今時勢一切融貫方有孟子全副本領皆古之制皆守決斷處銅墻鐵壁活潑處丸轉輪飛方有全相孔子時中無可無不可曾子居武城子思摽使者孟子藐大人一脈傳道都壁立千仞此正孔子所謂剛者

養心章

養心養性養氣又曰苟得其養養其大者此一字直自孟子發出蓋有涵濡滋息之意要之只是一串上事養心即集義養性

劄記

即勿忘勿助只此便是養浩然之氣浩然之氣配乎道義道義者心性之理也而此章之寡欲則又所以清集義之源也為釋氏之學者以講究義理為支離則一切空之并義理之欲亦寡矣此節書不善看又何嘗不墮告子無善無不善之坑塹乎看注以口鼻耳目四肢言之可知此節應與口之於味章叅看

曾晳章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日用飲食終身是孝以曲禮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推之則雖庶人亦諱及其祖士大夫之有廟者雖不逮事父母亦諱其祖大率祧廟則不諱矣

在陳章

孔子以誰毀誰譽為直道蓋所以修身而淑世者端在乎此中行則是非不過其則矣狂獧則是非或熱分明亦可進於道鄉原則全不敎是非明白故至於亂德天地間治亂只爭一二人為之倡而庶民因之伊尹謂以斯道覺斯民正反經之謂也朝廷之是非不明則退君子而進小人師儒之是非不明則楊墨告子之徒接踵後世矣故注終以是非明白無所回互言之末章言道統而先之以此章者前聖後賢思深而慮遠豈不以此哉孔子欲得中道經正則道之中者出矣而其源則在乎辨是非模稜是非者鄉原之所謂中道此其所以亂德也此其所以為邪慝之尤也

朱子與黃直卿書言象山說游夏之徒

劄記

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敎惟有琴張曾晳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云云然則此亦可為晚年定論無復間言者耶

由堯章

前章敍述孔子之言狂獧中行以明道統之難繼而鄉原之亂德與異端等終之以經正民興則闢先聖闢邪說之所以自任也故此章遂言道統之傳然幾希四章言道統矣猶未綮之以年也充虞章言五百年矣則尊思治統也於是七篇之末始合以而言之自堯舜至散宜生以王者名世為見聞由孔子而求則師弟矣幾希四章之言曰君子存之衆考其行聖之事也此章

之言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智之事也願學之志俟後聖於無窮宜乎明道崛起於千四百年而考亭特繫諸簡末也孔孟程朱師弟之淵源亦盛矣哉

此滖農先生手書稾本也先生生於康熙庚午正月十七日亥刻卒於乾隆甲戌十一月十四日戌刻方六十五歲生平著述故多是編置案頭時復訂正每增入則有粘簽刪改則或貼補或直抹去數字數句者信筆疾書略帶行草蓋屬纊前一日猶未釋手也

丙戌春夏間次君黄因白山諸生之請倉忙授梓不可得善抄者又校字尤難竟以稾本上版遇粘簽即變行添寫於中間實非旁注其抹去字句率多空白實非脫落覽者味文義自知之書既成長君英與及門之在京師者分帙磨對韋無訛誤然未能肖其筆法而先生之眞蹟失傳為憾事也受業諸門人同識

菜根堂劄記十二卷 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夏力恕撰力恕字觀川孝感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乃乾隆己未至辛酉力恕在武昌書院時與諸生講授所作初名曰題解蓋專為制藝言之已授梓矣丙寅以後又取程朱之說參校同異勒為此編至戊辰而脫稿其父以此事不止關係時文題解之名不佳乃改題今名見力恕自序而題解舊序亦併存於卷端不沒其始也原書本十八卷其後六卷別題曰證疑備覽則皆考辨四書中名物典故者此本有錄無書而前有朱印曰證疑備覽嗣出翻刻必究蓋刊尚未竟云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三卷首四卷(一)

〔清〕王步青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敦復堂刻本

序

六經易最難言邵子以數程子以理而朱子之注易也本聖人作易之初原其義所由起曰周易本義明乎易本爲卜筮作俾學者象占分曉而理與數自引伸類長於其中由是觀之讀聖賢書不可不通乎本義審矣步青嘗稟此以讀

四子之書四子書之本義
固以朱子爲宗而朱子書
之本義則必折衷於章句
集註以爲斷葢朱子於章
句嘗引温公之言謂平生
精力盡在此書於集註則
謂某曾等稱過來增減一
字不得此其於孔曾思孟
之微言大義提要鈎元精
審愨實葢不復稍留毫髮

憾矣自餘亡論漢唐注疏
及宋元明諸儒賡續發明
後先錯出即以朱子之書
亦夥矣或問則設爲問答
以暢其旨語類則生徒辨
論以析其疑文集則敷陳
往復以抒其醞以視章句
集註非不更詳且悉矣而
言各有當其義指要亦不
能無所異同可覆而按也

明永樂時詔儒臣編纂四書大全頒之學宮著為功令文學之士家奉一編矣然考其書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論者皆以謂當年奉敕諸臣迫於成命襲取吳氏集成倪氏輯釋倉卒應詔而不知由未嘗稾章句集註為權衡故雖以或問語類諸書點竄塗改多所

齟齬且貿焉不察又何有於本義之有異有同必較其分寸豪釐疏通證明以衷於一是也自時厥後叢存繼作不少發揮終鮮駁正以至講章盛行兎園學究既沒溺於高頭俗說而不知其陋而嗜奇衒博之徒則又考索愈煩瞀惑滋甚朱子有言學者談經之

大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夫章句集註不可謂卑且近也學者童

而習之口相沿以熟遂忘乎其爲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探賾索隱以務名家而本義模糊浸尋畔道陽朱陰陸異說蠭起隆萬以下

益多有之職思其故有自來矣我

國家

列聖相承昌明正學廣厲師儒興

賢育德

皇上性學崇深纘承統緒誕敷

文教道一風同步青生逢

盛世自爲諸生二十六年登

賢書又九年成進士入史館凡五年嬰疾告歸仍理

故業於今復十有八年矣追憶曩時從事帖括習復四子之書與生徒口講指畫閒有心得劄記簡端輒復塗乙不知幾更矣三數年來屏當一切繙繹舊聞研尋本註仰見朱子竭一生之精神發明四子之義蘊精微洞徹銖兩悉稱確然信以爲此朱子之本義

即孔曾思孟之本義學者苐虛心涵泳切已體察惟默會其意言指趣而或問語類文集皆所以疏通證明其閒有異有同可以章句集註斷之而曉然於其孰爲已定孰爲未定夫然後旁參衆說自漢唐以至今日凡前後乎朱子者胥有以博稽其義類而辨別

其指歸單詞隻義苟有當焉無不可以互相發而其非者則固所必汰也爰輯此書竊取朱子所以注易之指而惴惴乎懼弗當也

題曰本義匯叅藏之家塾俾兒孫輩知所取裁庶由是心解力行以適於聖賢之路毋徒以資帖括而已書既成客有見之者遂請

授諸梓夫步青則何敢遽爾惟念平生鄉道之私所願以質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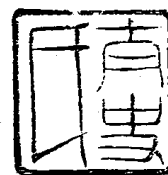
當代宗工而未果者今其藉手正焉儻幸鑒其愚而糾

其繆步青老矣葢尤跂予望之

乾隆十年歲在乙丑秋七月穀旦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檢討加

一級金壇後學王步青書
於竹里草堂時年七十有
四

序　十二

四書朱子本義匯叅發凡

一大學一書首尾連屬載在禮經漢唐註疏可按也自朱子别爲聖經十傳於古本有大更動處而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綱目燦然條理較密矣中庸亦載禮經並無章次考其詞今本雖與註疏所傳無甚異而支分節解段落分明頓改舊觀故此二書實自朱子釐定章句而意理相承血脈相貫所爲註解詳審精明修改縝密其不曰集註而曰章句志經始也嘗語學者曰此書豈可以章句求又曰此書全在章句蓋治經之道固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學者苐卽是沉潛反覆於句讀文義之間其爲本義自瞭然心目矣

一朱子於語孟則曰集註蓋從前說語孟者衆矣是書則朱子集羣說之當者淺深詳

畧裁以已意與孔孟之言脗合無間者也
朱子云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
如何聖賢之言每下一字實處則義理判
於毫芒虛處則神思運於呼吸若非融會
貫通氷釋理順欲以語言湊合終覺經是
經我是我况先儒歷有成書博觀約取尤
非易事集註將如許前言約以數語而理
要自極分明精神自然流露以至訓釋一

二字胥有來歷隨手拈來自然的確其於
大義或叅取諸說或自出心裁或挈大綱
或分細目一一與本文宛轉關生故朱子
又嘗云某於論孟理會四十餘年中間逐
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子細
看此所以斷然爲朱子之本義與章句並
宜恪稟以衡量諸書者也

一或問一書朱子設爲問答所以發揮經義
申明傳註兼以剖析羣言而衷於一是者
也顧語孟與學庸不同卽中庸亦與大學
小異朱子晚年嘗自言諸書都修得一過
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按此乃答
潘恭叔需論語或問而云然則所謂比舊
詳密葢兼章句或問而言之也至答友人
問中庸編集則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
其間儘有差錯處又不欲盡駮難他底所

以難下手按前輩諸公葢卽指輯畧諸家
言也又按中庸章句序既云取石氏書名
以輯畧遂云別爲或問以附其後則此二
書本合爲一當日所云不欲盡爲駮難可
想見朱子意中儘有未盡處然亦惟論辨
輯畧諸條有可删節至所以發明本文及
申說章句之指則固已精矣故愚於學庸
或問均照永樂大全例大字單行而以諸

書可與證明者雙行注其下第大全另爲
一編而此則各附逐章逐節之後耳至語
孟或問則朱子嘗云此書久無工夫修得
只集註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
矣按此可見朱子精神自在集註而或問
儘有未定之論後來有援或問疑集註者
第弗深考也集中採其精要與諸書並雙
行分列于集註之下以便參觀不與學庸

同例葢亦竊取朱子之意云

一語類初名語錄乃朱子與門人問答門人
退而私錄之厥後黃子洪病其繁複以類
而分是名語類今考其書師弟一堂往復
詰難勉齋嘗云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
如侍燕閒承謦欬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
衆聞而悉歸一已可見是書之傳誠非小
補然隨問隨答問非一人故有淺深之不
同記非一手故有詳畧之各異而其中朱
子已定未定之論不無後先錯出焉今一
以章句集註斷之孰爲本義孰爲旁義孰
爲餘義大抵所論合于註解者朱子已定
之說也其不合于註解者未定之說也或
又有不合于註解而其義自可相參要當
仍以註解爲定而精審于次第賓主位置
之間則本義既得而旁義餘義不致遺漏

亦不虞喧奪矣昔李二㟢語類序云語與
四書異者當以書爲正而論難往復書所
未及者當以語爲助四書葢謂章句集註
也愚故于集中載語類頗多而苟有彼此
互歧之說必次第其後先區別其義類與
章句集註互相疏通其連及或問者亦與
爲剖悉不敢仍大全割裂本并不敢如後
來纂輯大全者抄錄原文畧無統緒要祈

無失乎朱子之本義云

一朱子文集乃合一生之著作而成編其閒講學論道與友朋往復有關四子之書者頗不少或以單辭隻義而剖析必精或以大義微言而闡明必悉但亦不無中年晚年之別而說之已定未定因之蓋朱子之學與年俱進至晚年其論始定而與四子脗合焉永樂閒編入大全與語類概稱朱子辭句尚多割裂混淆又無論矣茲集于其可仍者仍之不可仍者檢元本錄之必註明文集別于語類或偶不及檢者則仍大全本概稱朱子不敢意為更也總之朱子諸書惟大學或問自云修改詳密中庸已不欲自信矣語孟則或問作于前集註更于後至文集語類則四子皆通前後而並存故必均以章句集註為權衡而後諸

書之說始定

一或問小註世或疑為贋本謂朱子年譜未有此書名其原序四篇文集中亦無有也且所載語頗或與後人說相同當是後來竄集成書其崇信之者則謂是書成于淳熙已酉朱子年已六十于章句集註或問之外為學者添一小註脚訂舊增新天理爛熟的無可疑其與後人相同者焉知非後人偶用成語而未為注明來處耶前輩亦嘗極論之愚按書中刪定舊說處頗非苟然所增新義儘有與章句集註相發明者集中亦概為增入眞贋且置勿論也

一中庸之有輯畧語孟之有精義皆朱子所手訂則亦猶朱子之書也輯畧初名集解本石子重採二程先生與其弟子游楊侯呂輩之說朱子芟之為輯畧精義則朱子

集二程先生講明孔孟之義取横渠張子及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九家之說以附益之朱子嘗言二程先生發揮語孟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至横渠以下雖非敢謂盡合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故此二書或問中辨論頗悉是集于中庸則或問大字

單行而以輯畧附註其下語孟則或問概用雙行而精義中之要妙與其未盡曉暢者則先載精義而以或問申之其或有未當而恐以疑誤後學亦先載精義而引或問論之若與或問不甚相屬則單舉精義附于集註之下而其不必錄者則此二書皆闕焉葢以或問為權衡實以章句集註為權衡也

一漢魏諸儒註疏朱子嘗謂其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功云博矣然學者所以求夫聖賢之意初不在此故集註第于典故頗或採之而其所闕畧者愚亦間為補入然于義理則每多駁雜支離無可依據何敢妄為蔓引昔艾千子有言學莫陋于厭薄成祖表章之大全而驕語漢疏以為古遂欲駕馬鄭王杜于程朱之上不知漢

儒于道十未窺其一二也宋大儒之所不屑而今且尊奉其弃餘其好名而無實概可見矣竊謂此論雖難槩律通材而好奇嗜瑣之徒亦可以旋其面目矣

一大全本為明儒奉詔編次自朱子或問語類諸書外所輯諸家或為朱子執友或為朱子門人及再傳而下所嘗私淑者非無精當可採之論而醇襍不分支蔓複沓茫

無統紀閱者每爲白日欲臥茲集一凖以章句集註合者存之不合者汰之不合而爲人所久惑者必申明本義以折之非敢謂別裁悉當聊亦免于陳陳相因

一經解內若南軒論語解孟子說胡氏四書通西山眞氏集編趙氏纂疏及朱氏通旨蔡氏集說諸書有可採者悉纂入

一永樂大全以後若蒙存諸書以至說統翼

註皆後來輯大全者所博採然亦不敢多載惟擇其與本義相發明者錄焉

一明儒講學之書若薛文淸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菴困知記根極理要程朱的派錄其有關四子書者至陽朱陰陸之家承訛踵謬概不敢列明季則有柏廬朱氏所著學庸講義中多警發處而外間罕知之其精華故自不可沒也

一吾家高伯祖方麓先生紹聞編曾伯祖宇泰先生論語義府行世已久而紹聞于四子書之理尤精研切實故集中所載尤多近則族從若林有學庸困學錄書雖晚出于章句亦堪爲羽翼也

一重訂大全

本朝自陸平湖先生于永樂原書外載入蒙存淺達之說盛行以至于今但考此書鋟于

先生卽世之後觀其自叙第以爲舊本序中亦頗不自愜竊意先生設天假之年親見此書之刻或當尚稍稍整頓然數十年來天下學者不沒溺于高頭講說而知從事大全實自此書始厥後惟謚喜本于原書力爲較正功非小補但不無偶與添出閒文自餘增訂諸家亦多附以已意有可採者悉爲纂入所不滿者間亦徵志別裁

至有兩說三說理同語異詳畧互見環峯朱氏叅和成文名以集解其于下學實為便覽雖未註明姓氏非同掠美也竊倣此例凡遇可採者附叅鄙意不必盡錄原文而集解之名其義渾涵集中故嘗通用

一朱子云解說聖賢之言要使義理相接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舊時大全其割裂破碎者勿論即後來鑒前此之非自立條

例章句集註外先某書次某書于義似未為不可然但論言者之後先不顧所言之倫次以致更端迭出彼此參差首尾橫決安能使本義瞭然愚謂必先于註義劃清睽理以註為綱諸書為目循次解釋要使義理相承銜接一片語言雖簡而不嫌其畧稱引雖多而不覺其繁條分縷析以類相從而言者之後先固所不必泥即如論

語首章集註列尹氏于程子之前可倣也至于叅附已見他本必至諸說既畢而後以意斷之愚謂不若各條之下孰是孰非孰同孰異孰為正解孰可互叅即為隨手疏明閱者尤易別白此則區區之私竊願下學之士一目了然不恤見笑于方家者也其或書愚按或書按文法偶殊指歸自一

一程子有言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何謂求其末考詳畧採同異是也愚按四子書中古今制度山川人物大全原本摭拾不一迨熹齋增訂大全其于顧寧人日知錄閻百詩釋地繁稱博引備極該洽但周禮王制頗多傅會朱子已不能無疑況漢唐以後制度與三代不同援此互證而欲以疑朱子之未當尤難盡信前人故

嘗論之至如井田封建孟子一則云此其大畧再則云嘗聞其畧而後之人必欲詳辨極言其將駕于孟子之上然乎集中凡遇此等第爲志其大都不敢支離蔓引庶幾學者從事根本之學潛心體認所得較多

一聖賢之書所以講學明道俾學者心解力行而操觚之士徒以爲帖括計陋已然實

字覩義理虛字審精神未始不即爲行文之要法朱子嘗云某那集註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夫俗儒所謂閑底字大都是虛字也集中每于一二虛字定提掇分明摹神會意要使聖賢句中句外意言俱隱躍流露讀本文如是讀章句集註亦如是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其道不外乎此學者第解此以行文自是寫生妙

手而聖賢之義理當自益明

一是集稟承本義綴以匯叅義本禹貢東匯北會爲匯之文竊謂講明斯理譬若導水然四子書乃其發源羣儒講學論道爲其支派而章句集註則其總匯彼詹詹小言與離經畔道之說所謂斷港絶潢終古無由至海者也夫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是集不獨漢唐宋元明儒書具在一以章句集

註爲折衷即以近世理學宗工所傳緒論以至時賢之見諸制義評隲者苟一言一義犂然有當無不書其所自參伍證明凡以泝流尋源疏通本義引伸類長而已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要使殊途百慮胥統匯于同歸一致之中此愚者編輯是書之微意而兢兢乎惟恐失之者也

金壇後學王步青謹識

按四子書次序朱子語類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此讀書定法所

宜墨守者也至閩中命題之序則中庸次於論語自故明已然編書亦有遵之者第考朱子書語孟均爲集註而學庸則皆章句也故各從其類即以中庸列大學之次云

孟子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

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

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

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

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
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文集〕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個道理之在
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
理不出於此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
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
謂信者是個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
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
別仁是個溫和慈愛底道理義是個斷制裁割底道理禮
是個恭敬撙節底道理智是個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
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語類〕問大學序云旣與之
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有氣質之禀所謂氣質便是剛柔强
弱明快遲鈍等否曰然又云氣是那初禀底質是成這模
樣了底如金之鑛木之萌芽相似又云只是一個陰陽五
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渣滓者爲物精英之中
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爲愚爲不肖○〔蒙
引〕凡單言氣自該得質如云氣禀淸明無物欲之累是也
單言質亦兼得氣如云聰明睿智生知之質是也此云氣
質則兼舉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藏於質而理寓於氣也
○〔語類〕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爲億
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
得一恁地底人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旣
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
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
不爲帝王也閒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
是亦天命也又曰只人心歸之便是命問孔子如何不得
命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卻不得氣數之差至此
極故不能反○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
許多道理然天卻自做不得所以生得聖人爲之修道立
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
蓋天做不得的卻須聖人爲他做也○問外有以極其規
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
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
人爲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

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
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自
聖學不傳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
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
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
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問釋氏何爲高過於大學而無
實曰吾儒更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
了這箇恁地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
藝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
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依仁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
尤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秦漢以來
隨世就功名者未必自其本而推之是以天理不明而人
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
〔吳氏澂曰〕儒者之學分而爲三秦漢以來然矣異端不與
焉有記誦之學漢鄭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
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
下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蒙引〕詞章如相如司馬遷柳
宗元劉禹錫輩或併以韓歐皆爲詞章愚謂彼未全是俗
儒如原道佛骨表本論五代史所著何處得此等俗儒恥
○〔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二程夫子出而絕
學復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中而尊信之又整頓錯
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未成書耳○〔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
序意終始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師以此教王公
庶人之子弟於此學此聖學之修廢王道之隆汚皆觀此
三者如何爾○〔蒙引〕大學不曰集註而曰章句者蓋論孟
二書言者非一事記者非一時皆更端之詞其章句自定
而大學與中庸其言累千百而意義相承血脈貫通元只
是一篇文字朱子爲區別其章句如右經某章右第某章
言章則句在其中矣○愚按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作序
開章便揭出性字爲全書眞實主腦中間揭明所以爲教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此新民之所以必本明德也其
日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此卽明德新民所由止
於至善自古聖人所以使斯民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
無他道也二語一篇警策卽全書要領末結以國家之化
民成俗學者之修己治人無古無今徹上徹下悉包舉於
是書之中而人性之皆善不難由教而復亦概可見矣

纂讀大學綱領

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襍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塡教實着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塡教實着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亦塡教實着若只讀得空殼子無益也○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嘗欲作一

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去日來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是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着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令逐一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又曰讀此書功深則用博○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按此可見朱子自以章句爲重後來每有援或問疑章句者非其意矣然云不必深理會恐人以求深得鑿轉致騎牆亦非云竟不必理會也）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則詳之（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泛必於章句約之）又曰或問未要看

俟有疑處方可去看（此與上二條互相發）○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畧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畧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黃氏曰朱子大學脩改甚多三四十年日夜用功不肯輕下皆有深意寓乎其間○陳氏曰朱子一生精力在是至屬纊而後絕筆爲義極精）○看大學須是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要純熟

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已工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已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之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此今人對病之藥朱子因論大學而及之正使此輩讀此書須識得此意非泛論也

大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鼇編 孫維甸尚爵 乃昀爾唆 校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讀之○語類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先看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卻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決矣○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卻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大學是修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大學如一部行程曆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大學總說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揩磨在○陳氏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程氏復心曰不出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困勉錄大學二字對小學說不對異端曲學說○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脩爲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說統道字乃指點路頭下文三在字從此生出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語類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又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問明德是心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

便是盛貯該載發用敷施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心是知覺性是理理無心則無着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愚按語類謂禪家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以具衆理以下之事讀書錄云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爲所謂心統性情者也困勉錄云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却不可截然分開看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底是心是以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底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萬事雖存知覺叫不得虛靈故批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合此數條乃盡章句釋明德之義○疏義惟人得天地正通之氣故其體質淳全義

理充暢方寸之內虛無不包靈無不覺存主融通而未嘗昧焉是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衆理即萬事之理萬事即衆理之事渾然在中隨感而應者也○蒙引章句氣稟物欲是兩平說但凡爲氣稟所拘者則必爲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氣稟之拘也故序文云氣質之稟或不能齊不及物欲一邊蓋氣稟不齊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愚按原其初則氣稟之累固多究其後則物欲之蔽尤甚此孟子所以云陷溺其心者然自氣稟之說起於程張故言性必兼言氣然章句亦只平舉至或問乃極言二者之反覆相因而其義始暢○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語類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爲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觸着那物便是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汚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

窮究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子將入井處來明這道理蓋孺子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蓋人心至靈有什麼事不知有什麼事不曉有什麼道理不具在這裏何緣有不明爲是氣稟之偏又爲物欲所蔽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然有時知得不是這箇便是明處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所以不知省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只是教他展開使盡○明明德是明此明德只見一點明便於此明去正如人醉醒初間少醒至於大醒亦只是一醒學者貴復其初至於已到地位則不着箇復字○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如今都不曾見得須是勇猛着起精神抖出心肝與他看始得正如久跌落大水浩無津涯須是猛勇奮起這身要得出來而今都只泛泛聽他流將去○問明明德如磨鏡相似曰說固善

但此理不比磨鏡之法先生略擡身起喝求手如閃出之狀曰忽然閃出這光明來不待磨而後現但人不自察耳如孺子將入井不拘君子小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可見○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此仁義禮智只被外物汩沒了不明便都壞了所以大學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學則能知覺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爲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學一書若理會得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王方麓紹聞編本體之明初未嘗息如朱子云人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此等在日用間其發人亦無時無數但缺人識認得便卽此而有以遂明之耳○雙峯饒氏一日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二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王樹困學錄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明明德喫緊下手處錯過此幾卽復昏矣因字遂字最有力因則錯過不得遂則停待不得○何以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須是察識何以能遂其發須是擴充格物致知察識之功誠意正心修身擴充之事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爲氣稟物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亦如我挑剔揩磨以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語類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着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問新民莫是修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修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汚也○紹聞編民者對已之稱近則家人遠則國與天下之人皆民也同此明德而不能皆自明其德故必在得於君子以去其舊染之汚而自新所謂治而教之以復其性也○蒙引新民二字固是就教化上說然非制田里教樹畜立法制以安其生則亦無以爲施教之地也愚按此卽或問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之義○存疑明德曰明至民則曰新者凡民類多舊染洗濯而新之則在乎上之人也然明德亦有言新者盤銘言自新是也新民亦有言明德者明明德於天下是也○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語類至善只是十分是處○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到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善字輕至字重○問既曰明德又曰至善何也曰明得一分便有一分明得十分便有十分明得二十分乃是極至處也又曰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又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須是止於那極至處又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在處○止於至善是包明德新民己也要止於至

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至善隨處皆有修身中也有至善必要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明新到盡頭處便是止於至善不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又子細做一截也起手便當從內聖外王上做工夫而日積月累循序漸進歸於至善耳○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爲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文集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爲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絶無人欲爲止至善之律令○

〔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才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困學紀聞〕止至善章句謂盡夫天理之極語類云只是到恰好處二說不同如何曰惟是恰好方是天理之極若稍有過不及便不能恰好便是人欲私智之爲而非天理之極矣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語類〕大學首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番陽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爲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愚按語類云明明德者是直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朱子未嘗無重明德之意卽或問中於物格節亦云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而於章句未及之則此處亦不必遽爲標出恐蹈後來講家各立宗旨之弊○〔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網之有綱衆擧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畧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氷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語類〕小學書是做人的樣子○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事長是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

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大抵大學一節一節恢廓展布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既到而不進固不可未到而求進亦不可且如國既治又却絜矩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一卷書甚分明不是廢作一塊物事

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

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敎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

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語類〕明德如八牕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確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一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敎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劄住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塡補前日欠缺又只失時後學必著欑補得前許多欠缺處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補前面

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暨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奈何

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

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和靖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便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愚按〕主一無適漸近自然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則大段着力二者義同而氣象自別○〔語類〕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程子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問謝氏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愚按〕此與前說似相反而實則相須○〔困學錄〕主一無適所以一其內整齊嚴肅

所以一其外內外兩盡主敬工夫乃無滲漏合而言之裏面主一無適外而自無不整齊嚴肅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外面整齊嚴肅則裏面自無不一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也學者做工夫須是內外兩盡而必以內爲主又曰整齊嚴肅正是主一實下手處又曰須常常提醒此心不使昏昧則心地精明萬念整敕然後雜慮不作而能主一無適故上蔡只有常惺惺法要之諸說不同其歸則一學者但各隨所從入而致力焉充積既久到得力時便都貫得○語類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又曰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

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

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旣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此

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

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體之明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

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語類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是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方賦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萬物已得之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

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寒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新安倪氏〕曰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雜者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離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全矣○〔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衮來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惡也○〔語類〕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又問眞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畧也相似只是各有所指不同眞知是知得眞箇如此不是只聽得人說便喚做知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箇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是纔知得這是箇不是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入瞌睡方其睡時固無所覺但教才醒便抖擻起精神莫要更教他睡此便是醒不是已醒了更別去討箇醒說如何得他不睡程子所謂以心使心便是如此人多疑是兩箇心不知只是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

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困學錄〕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是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聖賢立志之初合下便如此所以纔說明明德便說新民成已成物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大也○新民不是强人以本無又非分予以我有人人有此明德我不過因其固有者而新之耳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閒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

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已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語類〕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理皆有箇極好處。今人都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不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老佛。也會入於申韓。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

半界。含含糊糊。○〔陳氏曰〕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所以極形容其精微耳。非謂精微之不爲善。而借此以形容之也。○〔愚按〕朱子於此特下標的三字。已隱爲下節單拈止字立幟。聖必學孔子。治必法唐虞三代。正如射者之有的。即條目工夫。逐程無不以此爲的。方能必至於是而止。否則三聖之清任和。尚不能無偏處。漢唐以下之王霸雜用。難與言發彼有的矣。○止之云者。以此爲標的。亦即以大抵此爲歸宿。故下節直坐實止字。而至善自包攝其中。

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朱子曰〕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已分上亦甚脩飾。其論爲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著工夫。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做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新安陳氏曰〕此止字即接上文在止於至

善之止字說下來。〔愚按〕語氣固是急轉。口省夾道理。却是統攝止於至善四字。坐實一止字。故說止字必靠實至善。說至善必靠實明新。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語類〕在止於至善。至者。天理人心之極致。蓋其本於天理。驗於人心。即事即物而無所不在。吾能各知其止。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定理。而分位界限爲不差矣。○問知止而后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這箇各隨人淺深。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又曰知止而後有定。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後有定。若只理會得一事。一物明日別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箇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邊重。那邊輕。後面便也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上。所以費力。須是逐一理會。少間多了。漸會貫通。又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

乎其人愚按此數條朱子亦止大概說未嘗限定知止為何等人然讀或問則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分明是知止分量已到盡處此自是本文正論〇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至〇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〇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去西去〇定是見得事事物物上千頭萬緒皆有定理靜只就自家一箇心上說〇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〇存疑靜有內念不與外物不係兼內外說又曰此靜比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邊靜蓋此條自能得以靜尚在知一邊能得以後方是行〇說統靜字在動中看出註不妄二字可味若只說不動便是槁木死灰所謂不妄者何也念之所起只在至善也〇困勉錄按不妄二字雖應事接物亦靜也〇語類問安是所處而安莫是把捉得定時處事自不為所移否曰這箇本是一意但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此心若不靜這裏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又曰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〇安而后能慮慮字看來更重似思字聖人下得言語恁地鎮重又曰慮是思之精審今人心中搖漾不定量還能處得事否人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又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止自然如此這卻不消得工夫〇困學錄定靜安是知止中相因之妙處則是知止能得矣接頭上事固為緊要然此處無大工夫工夫全在知止上但到此畧一停頓就其所已知處再一詳細體察便得路數開將便好向前做去朱子所謂慮字一節較難進者謂此是事機將發時不可不提撕省察耳不是更有難做工夫也〇雙峯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〇蒙引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慮又是臨時研審工夫不講於平時則胸中無主而臨時

無以應不研審於臨時則或倉皇失措平時之所得者不無失之故知止後不可不慮然非知止亦未能慮也〇語類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能慮則前面所知之事到便會行得去如平時知得為子當孝為臣當忠到事親事君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得所止矣〇困學錄既知止了到得臨事時不更詳悉體察則所止者雖善而未必其至〇語類知止至能得蓋才知所止則志有定向才定則自能靜靜則自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要緊在能字蓋游游而去自然如此者慮謂會思量事凡思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當是也〇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思按慮字緊接安字上貫知止故又曰知之審而後能慮慮之審而後能得〇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步勇往勢雖必至然移步亦須畧有漸次也〇困學錄此一條緊接上止至善言欲得所止必先知所止蓋極言知止之妙有如此為下格物致知一節起本也若得止中節目自意誠以下逐節有工夫在其理又當別說此處之指只重說知止以見格物致知之為急耳〇按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至平天下是得止中次序故語類曰自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又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后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可見此後自有意誠以下許多工夫節次在非一物格知至便了

或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親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

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先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蒙引或問雖以理言而上文則曰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方寸之間非志而何〕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語類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又問或問中說能慮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極深研幾是更審一審當時下得未仔細要之只著得研幾字〕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語類問事物何分別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己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己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德所以為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未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能得之始○存疑按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於第三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耶蓋物與事自不同事即是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先自治而後治人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為先也只下箇本末終始字而其先後之序自昭昭矣○蒙引知止知字淺知所先後知字深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近道雖就知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以其於用工處知所先後也不是只泛泛然僅知其序便為近道○道即大學之道○愚按章句謂此結上文兩節而玉溪盧氏謂不特結上亦以起下雖非語氣血脈自通但以先後字分配下兩節則太泥〕

〔或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語類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為有序不忽近務遠處下窺高而其入道不遠矣謂至道之近也○愚按翼註云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也如一株樹有根與梢若兩物則有兩本末矣此說似駁或問而云然要之明德在己新民在人以人己相對而言故曰兩物若從天命原頭說下以萬物為一體雖兩物實一物也於理自不相牴牾〕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語類〕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規模却是本來合如此不如此便欠了〔愚按〕此即序中所云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下面節節推出工夫次第便是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困學錄〕明明德於天下一句見古人物我一致體用一原之學○才發念時合下便欲明明德於天下此是何等胸次有此一段規模自然條理精密工夫詳到不做到盡處不休今學者志氣卑下動云我是何等樣人敢道如此只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曰欲明明德於天下雖在匹夫亦不可無此志向○人人各明其明德而天下平矣然須已先明其明德後可推以及人故曰明明德於天下玩一於字全衛精神隱然已具○明德人人所同特衆人不能自明要在為上者去明之耳所謂平天下者原不過使天下人人各明其明德並非有所勉強而增益之也○〔新安吳氏〕曰由此推之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存疑〕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要兼化之處說不但平天下為然〔愚按〕治平之理雖一而國與天下之分不同治國以化之為要平天下則處之較難觀傳文可見○〔蒙引〕齊家之道必篤恩義使父子兄弟夫婦皆歡然有恩以相愛必正倫理使父子兄弟夫婦皆燦然有文以相接○〔存疑〕脩身須兼身之所具所接說傳中視聽食息是就所具言孝弟慈是說所接言○〔愚按〕自明明德於天下推到脩身已盡將新民之事攝入明明德中隱然有脩身為本意在下乃更推身之所由脩以完明明德之事

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語類〕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物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狥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紹聞編〕按正心者無事則湛然虛明不為物先有事則隨感而應不與俱往正心兼動靜所謂密察此心之存否而敬以直之正是動亦定靜亦定也常如明鏡止水是謂得其正○〔困學錄〕心統性情兼體用工夫只在戒慎恐懼未發則敬以直內存其本然之體已發則虛以應物全其當然之用常常存養不使偏倚○〔蒙引〕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語類〕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又曰誠意以敬為先○問意是心之發處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存疑〕正心是心之應物得其當誠意是發心誠實要為善若不真實要為善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如何使他應接當理緣應接不當理只是喜怒憂懼之發不得其當却非惡也意不誠全是箇惡人了所以緊要在誠意○〔困學錄〕意在性情之交誠意在動靜關頭上用力○〔說統〕識得心意所由分處方識得誠正所由合處○〔或問小註〕正心以全體言非主靜一時事也兩句有分別處有交接處故曰欲曰先若一直注下則兩層意不出矣〔大學〕此節皆是兩事中辨出層折來。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語類〕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又曰誠意是人鬼關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饑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大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致知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

先生所謂眞知者是也又曰致知所以求爲眞知眞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又文集云知至之至何來改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要〕切至意正可與極至相叅此須細會方知朱子一字不苟○致知是無毫釐之不盡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底是眞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僞爲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僞究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爲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平時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工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愚按〕致知之功在平日誠意在當幾平日推究事理既精且熟則一念之發善惡分明然後誠意之功可得而盡不然見理未眞將有自以爲誠而誤入於欺者非待意之既發然後有以知去省察誠與不誠則是知反在意後且混入愼獨非關致知矣○〔語類〕致知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又曰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又曰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欵曲推明蓋天理在人雖爲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又曰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格物致知似極粗底事天命之謂性是極精底事但致知格物便是天命之謂性底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蒙引〕格物之理致吾之知是者必極其所眞是非者必極其所眞非善必極其表之所由來惡必極其幾之所由起○〔語類〕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又曰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碎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六箇欲與先字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篇之本旨○〔愚按〕程朱論格物致知之義最爲詳盡悉載入補傳或問中此特畧陳其概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語類〕致知格物是窮此理

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自知至交誠意是一箇過接關子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致了却去誠意安有此理又日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且待我去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者不成說身未脩且待我脩身了却來齊家無此理但細推其次序須着如此做若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愚按〕八條目一理皆如此但於一齊做中各有次要宜不是一味遲重上一截○〔困〕學錄欲其如此必先如彼其序不可亂而既已如此又要如彼其功不可闕〔愚按〕通下一節看則其義自明

〔或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强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

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强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朱子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所以謂之妙衆理妙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新安陳氏曰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以神明者惟神明所以妙也○〔四書通〕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

〔朱子曰〕原道舉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善誠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愚按〕原道乃是對清淨寂滅之輩下針故止及正心誠意而止此亦斷章取義固不足爲其文病然於理却誠如朱子所云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語類〕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此心透徹。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但且謂之物格則不害其爲一事一物在[illegible][illegible]至則雖萬物亦只是一箇知故必理無不窮然後知方可盡〔愚按〕上節致知格物是就用功時言才明彼即曉此本是一事故不曰先而曰在下節物格知至是就成功時言必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後吾心之至

全體大用無不明雖非二事而竟須有區分故而后只與下一般但文法雖一而文義較輕故章句於知至以下用可得二字別之解此則知朱子二說言各有當○〔困學錄〕一事之理無一毫之不窮天下之理無一事之不窮到此乃爲知至○〔讀書錄〕朱子云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知至處卽性之一源

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語類〕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透得此關此後滔滔然自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又曰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過得此關正好著力進步也○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這箇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如點一條燭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也沒安頓處自然着他不得○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

○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後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才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才說太快便失卻此項工夫也○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問意乃聽命於心者也今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爲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得靜人之無狀汙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意既誠後所謂好惡哀矜與修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問意既誠矣心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意誠後推盪得渣滓靈利心盡是義理○〔愚〕按此問便可想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之妙亦是無往而不得其正○〔四書〕

敦復堂課本

通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畧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會於意言之表○〔語類〕問誠意正心修身曰若論淺深意思則誠意工夫較深正心工夫較淺若以小大看則誠意較緊細而正心修身地位較大又較施展又曰自身修以往如破竹然逐節自分明去

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語類〕明德譬之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卻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際要常見得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誠意正心一說能誠其意而心自正一說意誠矣而心不可不正問修身齊家亦然否曰此是交會處不可不省○〔玉溪〕盧氏曰物格至身修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德之用行○朱柏廬講義天下平字甚妙水至平者也而有波浪則不平地至平者也而有邱鑿則不平明明德於天下必使無一人焉自棄其德以極朝廷之化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所謂比戶可封也何平如之

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語類〕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愚〕按此見知止之所以必由於知至○〔疏義〕物格知至則於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知所止矣意誠而下則於心身家國天下自各得其所止也○〔雙峯饒氏〕曰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下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困學錄〕閒之曰若說功效則一知至後便更不消費力八條目只消格物致知以下六條竟可廢矣有是理乎此一節只是覆說上文之意而以七固而后轆轤上文一在字六先字以見八條目之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耳又曰朱子下可得兩字辭不說工夫其中自兩得工夫在此兩字斟酌虛實之間說理既精而本文語勢亦得總之一知止自然能得然能得卻逐項自有工夫但既知止則從此便可得逐件做去〔紹聞編〕所以必如此反覆推既者欲入知進功之序則不可不勉

敦復堂課本

又知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輯語〕先後總是工夫次第節節自有本分步步自有交關又曰知止節而后一知止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后却逐層各有境界遞下義各不同〔按〕此則知功不可闕之義卽藏序不可亂之中饒說非是不得因經文字面一順一逆以功效强分

或問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解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

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按〕八條目節節自有工夫章句下可得兩字最爲員穩此用無不字則語近十成竟似做了上件便不消做下件矣朱子所以謂或問乃注脚之注脚身亦不必深理會者正見章句乃其本義讀者無事騎[illegible]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耶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玉溪盧氏曰〕言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卽明德之虛而具衆理者也吾心之用卽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遽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

而錯之耳〔或問小註〕古者天子之元子衆子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以及國之俊選皆入大學以其後日皆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責則皆不可不脩身本字須對家國天下看身爲天下國家之本卽明德爲新民之本無二本也脩身中自包上下格致誠正在內○〔愚按〕首句舉兩頭以括中間看自以至於四字所包甚廣時講或歸重天子或側注庶人皆非也只合平鋪看去見得人人有身卽人人有身所該之人其爲家國天下雖殊而以己及人之理則一果能格致誠正自脩其身則當下隨身起化推以及人無貴賤遠近一也故於歷敘八條目中特揭脩身爲本正聖賢講明大學普例教人自爲處只此一語中便隱隱有人人欲明明德於天下本分在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薄自家視之則爲薄也此兩節

結上文兩節之意。雙峯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句是教人以脩身爲要下句是教人以齊家爲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愚按上文兩節歷敘條目一逆一順脩身齊家是明新交接頭處則本末厚薄之意已隱寓其中此兩節乃特與結明不獨脩身爲本斷無本亂而末治即末治中亦不容一毫○故朱子云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聖人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耳此意不可不着眼○因勉齋末節或問雖將本末厚薄對說齊家多云所厚者薄即是那末不治也題是言其本既亂即斷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况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如此說甚好與或問亦不相礙

或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

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爲爲己之學哉曰天之

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况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已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

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讀書錄南軒無所爲而爲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

意雖微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絶不相似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或問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

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卽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格物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

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旣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一終

大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二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武王封弟康叔於衛告以文王之能明
其德也○語類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
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眞箇會明其明德○克字雖訓能
然此能字有力見得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
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
得有力無力之分○朱子經筵講義人皆有是明德而不
能明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
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
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爾凡有一毫之偏
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
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紹聞編按朱子看得克字有力
要見得聖人所以能如此處說幾箇有所不克一段最警
策○蒙引明字連上克字讀
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

或問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

蒙引
克止是能也語類或問皆說得克字太重與章句有不同
蓋章句是後來所脩改其說又較平實愚按克與能字義
雖一而語氣自殊故語類特爲申說無可疑也
惟或問無待克之而自明句似未爲員穩耳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 伊尹述成湯之德以
訓大甲遂以名篇 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語類問常目在之意先生以手指曰如一件
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
○疏義諟訓此則所以指天理之在者專訓審則所以加
審察之功者兼此二義所以兼存也愚按前說與常目在
之意較貫故
後說今不從

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語類自人受之喚做明
德自天與之喚做明命

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
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只在眼前○古註云常目在
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
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寐方其靜未接物此理固湛然
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
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
矣○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東陽許氏
曰顧諟動靜皆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
命卽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
暗損了此明命○柏廬講義康誥但言明德未見明德之

所自來但言克明德未見明之之工夫故引太甲之辭以
釋之自天生人便囫圇把一箇天之理交付於人而天之
理非他卽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者張子曰天體
物而不遺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
物之不體是卽所謂明命也說到出王游衍無非天理之
流行可見一息之頃一事之微不可放過才放過便苟且
便昏蔽其本明者了○聖人靜存動察無時無處而不還其
本然之理是謂顧諟○愚按前後文都說明德中間忽提
出天之明命頭誦一聲便隱隱有顧諟精神一悚然心目○
困學錄常常顧諟則用志不分而有專靜純一之德天理
常存而無昏昧隂塞之病所以無時不明○言有教動
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總不離一箇敬字

或問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卽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

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眞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語類問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陳氏曰天理本體常生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而不流行乎日用之間○西山眞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理如俗言現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須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之類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此史臣贊堯之辭○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已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語類人

之爲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爲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惟堯爲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愚按以止於至善言堯之克明亦自從峻上見得但謂以堯之克明而見爲峻德則可以堯之所明者峻德而謂峻德有異於明德則不可蓋峻德亦只是充滿明德分量非有加也與湯文差別處氣象自殊義理則一○蒙引峻德亦非帝堯之所獨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耳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或以峻德爲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就帝堯一身言只可說其德之明到極處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

或問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或問小註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或問小註皆自明也不重以自字對新民當重自字看見三聖人都是如此學者所當取法也○困學錄三引書自文而湯而堯逆推而上歷歷指數與人看以時推之則從今及古以人推之則從反及性無不各有以自明其明德學者可不以是爲法而自勉哉此傳者喫緊爲人之深意也又曰皆自明也大聲疾呼教人看煞○愚按三引書語脈領皆字而精神結聚在自字傳者意固不在三書矣故以爲指點語得以爲襯辟語亦得大全玉溪東陽諸說未甚豁然至臨用吳氏謂結上起下蒙引謂着此句以別新民以此爲血脈貫通亦可然畢竟非本章正旨

或問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大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帝典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

深亦略有序矣語類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諟常要看得光明燦爛照在目前○黃氏曰三引書斷章取義首節曰克明德汎言之也曰顧諟則言明之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之自來之曰峻德加一峻字則又見明德之極乃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或問此何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鄭本之不然審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西山眞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甘爲私欲所汚是以形體爲重心性爲輕也豈不謬哉○〔吳氏季子〕曰沐浴之盤益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森嚴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而日敎詔之也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語類〕苟日新一句是爲學入頭處而今爲學且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面着工夫苟者誠也要緊在此一字○苟日新須是眞箇日新方可日日新又日新○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如此無間斷○〔愚按〕朱子云緊要在苟字此處須沉船破釜猛力向前盪滌舊染霍然如日之初升只此一日合下工夫境界全體見足後面便可接續得去若稍稍因仍則更無向上日子故朱子又云而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着工夫也○〔困學錄〕不從苟字上着工夫則下二句更無入手處然但能振作於其始而不能接續於其後則前之所新者間斷而舊染又將復作矣故下二句亦最是難進處惟自强不息者能之○〔柏廬講義〕要玩新字最妙不但去其舊染之汚爲新雖舊汚既去必逐日有一番新精神便逐日有一番鮮新氣象只看宇宙間不過此旦晝耳然朝曦迭代萬象昭融眼前境界日日更新非出造物者健行不息安得嘩然煥然振古如斯至誠純亦不已之功亦猶是也○〔愚按〕日日主繼續義又日主提振義此二語最確講章云首句是志意誠確於其始次句是工夫接續於其繼末句是精神重振於其終玩章句始字繼字是應有之義終字却大錯也又日新乃緊粘日日新句下着意提撕故章句一連說下不是一又日新便了試問日新何日是終或引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日新何嘗不說有終耶不知此特統論之辭本文三句却非可硬與劃開也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眞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

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葢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語類〕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箇脩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如云以義以禮不邇不殖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所以詳載非說道人不

知亦欲學者經心耳○〔精言〕細玩或問於苟日新下另作頓折趨重下二句與章句於誠能下用則當二字文勢緊相屬亦趨重後二句意相合葢湯是已能自新者特恐其功之不繼故爲此銘以自警耳非前此總不能新而至此始思自新也語類苟日新一句是爲學入頭處今且要理會苟字此是爲學者說法不得以朱子教人意當成湯本旨○〔愚按〕或問復云太甲之處仁遷義亦所謂苟日新者而伊尹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告之欲其無所間斷意亦在重下二句但體傳者喫緊爲人之意故語類要人於首句着力又曰舊來看大學日新處以爲重在後兩句今看得重在前一句其旨益明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劒戶牖莫不銘焉葢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

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葢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存疑〕看來新民工夫自新葢居其半或問說新民兼化之處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故傳者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俱離不得此身○〔愚按〕自新化之次節一作字內便包攝處之之事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疏義〕鼓之者振警動盪而使不容過舞之者發揚蹈厲而自不容已○〔語類〕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踊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旣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贍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容巳耳○〔困勉錄〕新民二字依註以民之自新言與經文新民新字不同葢民心雖蔽於氣稟物欲而四端必有時而發現此是自新

之機特上之人不能廸其機而振作之故隨發而隨滅工夫全在這作字上此作字卽經文新民之新字○〔黃氏洵饒〕曰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勞來匡直作之之衛○〔困學錄〕新民宜主教而必兼養者有恆產然後有恆心正是新民第一緊要着子

或問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蒙引〕商民染紂之汚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以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翟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云又曰按或問云武王之封康叔

也以商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味此詩意是不以為自新之民與章句反又觀下文使之去惡遷善等句意亦與章句不同〔愚按〕經文本指就商周之際言傳者義取斷章只合承上節看云德本民所固有上能自新則斯民既皆觀感有自新之機矣復為迎機鼓舞使舍去惡遷善翕然丕變方是振作箇自新之民出來蓋斯民感化興起是新在作前而上之人鼓動激發咸與維新則民新在作後章句振起其自新之民必兼看或問而義始員足蒙引前一說尚可叅後一說非是○或問亦自新而已矣固是推本之論但作字中自有無限經畫處置在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語類〕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困勉錄〕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這便是新之至善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有關雎麟趾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是所以新命處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為至善也若呆講新命便是教人圖度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之命與顧諟天之明命命字不同○雙峯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梢曆受底以數言要之只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愚按〕有天下國家者息息與天命相關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理與數非有二也果能自新新民傚到至處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國運世運自有煥然光昌氣象即此便是天命之新故或問以文王之詩為自新新民之極非是教人圖度天命却正於所以新命處發人着眼

〔或問〕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語類〕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也○〔疏義〕天人合一民之新與天命之新非二事也自文王新其德於上而天下之民皆新於聖德之下被服其化無不新者此即天命之維新也觀其克明峻德推之寡妻兄弟以及家邦宮庭之內若此雍雍朝廷之閒若此濟濟田野郊關之內若此遜行遜畔德化所被當時氣象日開日新天下來歸駿駿自不容過即此便是天命之新非別有所謂符瑞讖緯之命也善乎范文正公詠虞舜之辭有曰成都成邑即天開此之謂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語類〕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或問〕小註無所不用其極貫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此章雖有自新新民新命三項總以新民作主蓋自新者新民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上三節皆有用其極之意非獨文王為然也但文王之詩是推極言之耳末節章句不及新命自新新民之極即所以新命別無新命工夫也○前三段列箇樣子着重在末句○〔存疑〕自新不造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進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自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新天命然後新民之事盡○〔蒙引〕此君子泛言或以為指湯文武者非也○〔困勉錄〕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位育參贊事業都是我可以做得來底不怕風俗之日下不怕氣運之難轉只怕我自家一點舊染之污不能斬斷基址先壞了即自家身上畧有一二分工夫又看得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將堯舜君民之念不免放低所以聖經賢傳多成了空話頭看曾子惓惓以無所不用其極責成君子不肯一毫放鬆這豈是迂闊不可行底我輩不可辜負此意○〔愚按〕釋新民歷引戡亂之君正隱

然見世道難爲人殄舊染聖人者出旋天轉地宇宙更新須得如此做徹後之君子無狃目前無安苟簡可知勉矣○〔困學錄〕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以本章言是結自新新民若通上章而言則此句實爲明德新民總結而已爲下章止至善提綱是三傳精神結聚處

〔或問〕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愚按〕大全盧氏謂止則不紛紛擾擾用則非槁木死灰景氏又謂能止然後能用二說最易惑人看章句以至善訓極字以皆欲止於訓無所不用或問亦云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則用字本無甚別義盧氏之說近鑿景氏尤外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困學錄〕問此章釋新民而新民本義反少何也曰新民一事既立其本復舉其法又推其極其於新民之義可謂終始本末彌天塞地無所不盡矣其餘條理在爲之者舉而措之耳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此商人祭祀宗廟之樂歌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翼註〕王都爲四方之極猶至善爲萬理之極千里貼至廣意至善之理全體渾淪無所不包○〔蒙引〕章句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合訂〕章句當止之處即白文惟民所止所字此節重所字且未重止字是惟民所止不是惟民止之以本然之義理言且未說工夫也○〔精言〕既是邦畿便是民所當止所字從邦畿來既是千里便惟民之所止惟字從千里來註中各有字最重可知本文不但重邦畿而實重千里不但重所止而實重惟民人多混看○〔愚按〕曰邦畿則絕非隱僻曰千里則不爲狹小曰惟民所止則可見無事不有至善亦無人不可止於至善在詩句本爲賦體而傳者引詩則爲比體說箇影子引而不發其味深長不必至後二節始耐人咀吮也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或問小註〕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之止也借彼之辭寓此之意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緜

詩小雅緡蠻之篇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緡蠻鳥聲丘隅

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疏義〕岑者尖銳之處蔚草木盛多之貌也岑則人所罕至蔚則有以自藏鳥之飛集必止於此所謂林茂鳥知歸也○〔翼註〕此承上節看不可對上節看章句所當止三字即上節物各有所當止但加人當知意耳○〔蒙引〕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愚按〕就黃鳥言即於止二字中便已見能得所止固不止是知夫子於此却特高唱知字見鳥之於止實由知所止以此喚醒世人豈可自有其所止而自昧之意重知上且無暇及於得也至下文方逐漸引入不必云此處便兼能得

〔或問〕引緡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

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困學錄〕得此關頭全在知止故提撕特深切。○人不如鳥一句最婉而切不是貶責世人正是提醒世人要人隨事自省察耳大抵聖人無棄絕人語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新安陳氏〕曰緝不容已之誠也熙不容掩之明也〔按〕此以緝熙對說〔疏義〕緝謂其無時或息熙謂其與日俱新接續此明則此心無不敬而自各安所止〔按〕此雖對舉而意實串遞又〔按〕或問云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可見朱子章句訓釋字義雖為對舉而於或問通講文義固未嘗不主串遞矣。○〔精言〕熙便是德之明緝便是日新又新意○〔語類〕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煞處○〔或問小註〕緝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工夫敬在心止在事俱就見成說惟此心常常光明故無不敬而發於事者皆安其止也○〔集解〕通節重止字而敬乃能止之實論做工夫敬是主腦惟敬然後能緝熙但此敬字是就聖德成就後說所謂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也故云敬止是功效收煞處至緝熙二字語類云是工夫或問小註却云緝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工夫兩說似相反以或問考之前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一毫之蔽故能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莫非至善是緝熙原就現成說也後云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是緝熙專以用功言也就文王本身說則緝熙是已能如此就學者法文王說則緝熙是要緊工夫傳者引詩只是借文王作樣子使人以此為法語類云云正傳者本意所在不可以為非聖人事而疑之也〔愚按〕此條剖析最分明但就詩詞依文訓義自合就文王說看發口着一於

字是歎美之辭緝熙自是已能如此雖聖不自聖要其望道未見之心與純亦不已之妙即此二字中合下一齊都到看來此二字即所謂常惺惺常明敬常敬常敬敬常止順遞而下斷不宜以緝熙分配誠明說成兩項亦不宜以緝熙二字箝入敬內如困學錄所謂自其敬之繼續不已曰緝自其敬之光明不寐曰熙義雖可通按之語脈却成例句殊欠自然又按許敬菴云止在心為寂然不動之體在事為當然不易之則李安溪云止字本在事上說然必其本體無不盡故能立事理當然之極則止至善自須兼體用乃是如易艮卦艮其背之止體也止其所之止用也況引詩以穆穆發其端而終以敬止此即周子主靜立人極之義〔按〕此則穆穆之為深遠緝熙之為常明逐層順遞無不敬而安所止之義自徹下文五止俱歸函蓋上一止字為統體之止下五止字為一事之止不待言矣

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語類〕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止道拳跽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蒙引〕物各有所當止云者謂其理各有極致所在也如為人君必十分仁為人臣必十分敬但人所造有得三四分者有得七八分者此等固亦可謂之仁可謂之敬未可謂之止於仁止於敬必止於仁止於敬其仁敬方為至善之仁敬不然僅可謂之善未可謂之至善也○五項須以事言所以實敬止之義○〔淺說〕仁敬孝慈信欲一一於經傳中摘取文王行事之迹以實之則慈信二字難得親切而一日三朝問安視膳恐或未足以盡文王之孝況此五者俱以所止言則固不可以事迹之一二端而謂足以盡聖人之全體大用也○〔愚按〕傳者引詩釋祇重至善不重文王固不宜徒摘取文王一二事迹然亦須實就文王身上見箇大處即事欲心講求至善止字方有着落○〔存疑〕五者乃敬止之目每句內都要見得敬止意○〔條辨〕五句從文王敬

止指出五者大目與人看重在五倫道理如此不重論文王時勢境地但文王能隨其時勢境地而皆止於至善所以爲聖人他人時勢境地不與文王同則又當隨時以處中方謂之止至善也○〔輯語〕仁敬孝慈信爲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仁敬孝慈信只爲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則所以爲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熙敬止爲能於不同處曲折以造人倫之至而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爲規矩乃所謂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可深長思矣○〔集編〕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毛便以求善爲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四書通〕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蒙引〕此一條不止言明德止至善所以新民者亦在其中○〔翼註〕如爲人君止於仁仁屬明德仁之及民卽屬新民

〔或問〕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語類〕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懦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敢正君之

失便是過便不是敬○〔節齋蔡氏曰〕所謂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若細推之如同一仁也生之育之固仁刑之殺之亦仁同一敬也鞠躬盡瘁固敬也善閑邪亦敬須能隨處止夫仁敬之所在方得謂止於至善以至止孝止慈止信莫不皆然而又推類以及其餘則凡天下之事無大無小雖千條萬緒皆有以知其所當止而無不止於至善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國語云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

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辭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戒以禮自防也可知矣故衛人作此詩以美之按懿讀爲抑即大雅抑之篇

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雙峯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按〕上有斐含下四句說下有斐包上四句說○〔東陽許氏曰〕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以磋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語類〕瑟說心言心如何是密曰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又曰僩是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闒颯○〔紹聞編〕言嚴密復言武毅者嚴密不支久便是不武毅武毅只是不類懈才有懈意便不是卓然在此也〔愚按〕宣著盛大亦是兩層串透道、

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審察精詳此求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集解〕學主窮理自脩主去私骨角脈理可為切磋主於剖析故屬窮理玉石渾堅難治琢磨主於攻[illegible]故屬去私君子之學講習討論於理欲上剖析得十分界始之析開天理與人欲引明有似於切又子細研析無一毫人欲混於天理使吾知講明然光瑩則似於磋矣君子之脩省察克治於人欲上刮似得十分滑始之人欲累我天理堅不可殘我提配此心將此物界用力功積有以於琢又子細磨確到人欲滑盡天理疵行處使吾真體學徹則似於磨矣○〔纂註〕自字亦不

輕自家身心何可不自家修理○〔精言〕赫喧正狀其威儀之宣著盛大則瑟僩亦正言其恂慄之嚴密武毅耳瑟僩即在恂慄上見李光地治軍雖敵所不至亦巡邏不懈何等嚴密滅山易滅家軍難何等武毅此便是兩人小心敬畏處〔按〕此可想見火滅修容欲自不能入莊敬日強自不能爾是之為恂慄是之謂瑟僩爾已○〔集編〕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專容飾而已〔按〕左傳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琢以赫喧則宣著盛大其為非等常之威儀可知○〔或問小註〕恂慄從瑟僩想出威儀從赫喧想出方是詩本旨

釋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語類〕問切磋琢磨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礲教十分淨潔只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畧理會得些便自以為足更不着力向

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
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僩兮則誠敬存於中
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
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
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
久而不能忘○〔愚按〕學修四段逐項各有一至善然必四
者兼到然後為止至善全量或有疑下二句亦自有工夫
者非也恂慄威儀皆敬敬徹始終該內外學修下手時便
自有主敬工夫在但學修未極其至不曾到得嚴密武毅
地位則無瑟僩之可言正衣冠尊瞻視整齊嚴肅亦是學
者合下便該如此然不到得裏面充實之至難語光輝發
越可畏可象故必以學修為所以得之之由以恂慄威儀
為德容表裏之盛謂須到德容表裏之盛才見學修功至
則可謂學修既至須更用恂慄威儀以致德容表裏之盡
則不可又俗說以上二項為工夫下二項為效者亦非蓋
瑟僩赫喧自是學修交進積養功深誠敬浹於中光輝發
於外根心生色動容中禮有此氣象說不得工夫却也說
不得效或問以為得之之驗驗與效自有別須善會之〔困〕

學緣學修工夫一步細密一步則裏面精神自一步精明
一步外面氣象自一步充拓一步所造境界亦一步自然
一步由學修而恂慄由恂慄而威儀到此明明德之功已
至盡處直入盛德至善地位矣故下卽指其實而贊美之
○〔紹聞編〕德在裏容在表故動容周旋中禮斯為盛德之
至而抑之詩亦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說之者曰德譬則
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覩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故有是恂
慄於中則有是威儀於外表裏之盛自然符合此所以為
盛德至善○以天之所賦者言為明德以身之所盡者言
為盛德以理之所極者言為至善單說盛德猶是大概必
到至善然後為明德之得其所止○盛德至善民何以不
能忘以人心之所同然到這箇恰好處都自然契合故也
○〔愚按〕下節不忘是感其恩此節不忘是佩其德到得民
不能忘正念見君子之為盛德至善此終不可諠兮之所
為必指其實也○學卽格物致知修卽誠意正心修身由
學修之功得力於內為恂慄卽是意誠心正得力於外為
威儀卽是身修工夫做到手處合乎人心所不言而同然
卽是明德之止於至善連用者也字固是釋詩體然亦不

迺借武公做話頭不得因武公是箇大
段有學問底人遂粘定武公至顧賓忘主

〔或問〕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
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
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
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
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
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
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
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

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
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
於是而已矣〔語類〕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或問乃指聖人
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然
聖人也不是揮手悼骨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條辨〕朱
子明云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
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可見道學自脩正是詩人美武公本
指如此到後來盛德至善却說得來大了故或問指聖人
言之非武公所能當也蓋借詩來說明明德者之止於至
善不覺說到極至盡頭處正所謂泳歎淫佚其味深長學
者奈何死
於句下
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脩之別也曰骨角
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
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語類〕骨角却易
開解玉石儘着

得磨揩工夫○問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修飭而益修飭○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爲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目如此○[愚按]正須工夫到盡處方得有此成就後氣象蓋恂慄威儀正學修工夫盡處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或問]小註親賢二者俱就後王言包得後賢在內舊說賢其賢屬賢賢親其親屬後王不可從蓋後王取法前王正是賢其賢也○[集解]新民字原不單指百姓故後賢後王後民皆可說民後賢亦兼後王在內蓋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不但下位賢者即後王之賢者亦當賢其賢也惟親其親就統緒說則後王所獨耳

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語類]君子賢其賢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豈非賢其所賢乎親其親如周后稷之德子孫保之以爲先祖先父之所自出豈非親其所親乎又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紹聞編]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親賢則指前王之身道德基業足以啟佑後人是也樂利則指前王之澤田里學校開太平於無窮是也自後人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屬其賢也本支百世宜君宜王親其親也樂是享太平之樂利是田里樹畜人有恒產此都是前王人人而爲之所貽得下來○[困學錄]本是說新民止至善却不說前王如何新民只說民自不能忘前王此就對面看不說當時之民不忘却說後世不忘此又透過一步看○[愚按]章句着所以字能使字都從本文所其字追思前王當日創業治

謀事事經營盡善盡美無一物不得其所不惆仁覆當時抑且澤遺後世而新民之止至善於斯爲至矣末句畢然高筆眞有歎想不盡之神此兩節咏歎淫佚其味深長當熟玩之[按]明德不至於民不能忘不可謂明德止於至善新民不至於沒世不忘不可謂新民止於至善却未嘗一字道破兩結句長言咏歎此所以爲其味深長

[或問]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

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按]賢親樂利固是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然本節自是主新民而言不得因此遽以本節不忘謂申上節不忘之意不忘字面同而所以不忘者不同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

民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語類聖人說聽訟我亦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陶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子臯何嘗聽訟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紹聞編易曰不克訟言顧理不可而不訟也如虞芮之君文王之化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其知到文王之前開不得此口乃退而以所爭爲閑田正其事也○蒙引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翼註無情字句串無訟意○大畏使字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已是化爲有情了不是仍舊無情但有所制而不得盡其辭也盡字只作逞字看非必十分說盡始爲盡也○困學錄明德得於天而具於心本人所同有只爲氣拘物蔽便失其本然之明而上之人又不能自明其明德以感化而作新之所以私僞日起利欲交攻而不能無訟誠使爲上者誠意正心有以自明其明德則可以興起其同然之心由是而施之政教漸染薰陶潛孚默化則我之明德深入乎民自然觀感畏服而私僞不敢復作既無無情之念安得復有無情之辭則是無訟在民而民之所以無訟者由上有以使之也此所謂德成勝於刑威也○解語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緊釋無訟大畏民志又緊釋不得盡辭都是倒繳語氣而兩句中間含蓄我之明德既明一句在裏乃所謂本也○觀註可見○困學錄無情者二句論文義則不得盡其辭是民德之新大畏民志是己德之明非民自畏之我之德有以使民畏之也若論文法則此二句俱是說民德之新大畏民志即辭所以不得盡之故語有淺深境無先後蓋從民德之新逆推而入直到盡處人己交接界上使人於言外想見己德之明便覺隱然有箇本在

敦復堂

課本會

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蒙引不可以聽訟爲末無訟爲本須把聽訟一句罷了只就無訟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困勉錄無訟只是新民中一節講家有謂新民之事盡於無訟不必又推廣者非又有誤認無訟是本聽訟是末者尤謬無訟尚是末即大畏民志尚不是本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方是本○說約若云無訟爲本聽訟爲末則先後字殊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且味章句本無此解斷當以蒙引爲正○按此則後來必欲以聽訟夾入分本末紛紛辯論者徒爲辭費○輯語使無訟是新民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於明德者即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末不一本只一本章意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文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蒙引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於此便見得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爲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耶

或問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愚按但以訟言則聽訟爲末無訟爲本似亦可通然章意所重却在無訟以無訟言則使無訟尚是末而所以使之無者方是本故或問特推本言之即章句我之明德既明意也至區區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正見傳者撇却聽訟一層以見此章并求新民亦無當何有於本故既引夫子之言只就無訟申說一番引入知本以爲釋經之意或

乃援此以牽合聽訟與無訟分本末，其於朱子本義亦未之詳審爾矣。

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困學錄〕所以但釋本末不及終始者固是古人釋經不屑屑排比然既釋本末則終始亦可以例見。且終始即是本末中之終始故經文先以本末終始對言而後但言修身爲本言本末。則終始在其中矣。立傳之法固一本經文之意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知之知本之當先則自知末之當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新安陳氏曰〕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讀書錄〕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爲窮理始於程子。又曰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困學錄〕朱子即物窮理四字最活最實亦最密○理者物之根本影若理之體蓋理無物則無所著處着太極無陰陽五行則虛而無寄也理無可窮必於物上窮究乃得分明的實舍卻物更從何處說窮理來所以聖人不說窮理只說格物欲人向實處用力也學者要下手做格物工夫須先識得物字親切○〔蒙引〕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雖平說然實以見夫心之所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元無不具於人之心故下文遂繼之曰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困知記〕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

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語類〕問經文物格而后知至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日知元自有本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蘖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困學錄〕已知之理知字所該甚廣以人心言則虛靈不昧無一理之不具是吾所固有之良知也就物而言則本心之明因物有覺端倪之發亦是已知就一物而言則已皆用其力略見其端末窮其委此所見者是吾之所已知也就衆物而言則於一事既究其精微之蘊又當推類以盡其餘其已窮者是吾之所已知也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語導引學者最爲警切○〔文集〕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

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同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矣○〔語類〕凡是知須是知到極處如這箇物四陲四角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物到那極處○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雙峯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閫奥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爲子必孝此是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爲孝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如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欠伸跛倚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形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視無形聽無聲又是那節文之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養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纂引〕體曰全體以其妙衆理而無一之不具也用曰大用以其宰萬事而無一之不周也○〔玉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卽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卽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眞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卽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卽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語類〕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能成○〔國學錄〕箇括程子九條之義字字精細步步着實源流功效無不具舉雖不是傳文一色筆墨然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但欲理明不規規於筆墨之似此所以爲朱子

〔或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按〕經文云誠意必先致知是逐節推去語勢不得不如此其實知是一大截自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貫到底不單粘意故爲大學所最先○〔語類〕能致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愚按〕徹頭徹尾無所不知才是箇覺非窮盡天下道理未易到此然學者必須到此乃是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之候故又曰學而無覺何以學爲正見致知之不可不先也○知就零星說覺就統體言到得知至便是覺○其二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

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矣〔語類〕問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終爲私意所奪曰只爲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

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眞知也○行之不盡只爲知之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按〕程子有云人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眞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眞知也所以未能眞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

○中九條總論　問進修之術何先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按〕或問所載并此似宜爲十條而朱子第

云九條故竊以愚意標此爲總論其餘先後次序亦畧爲更定各從其類以便參考○〔語類〕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而今且只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陳氏曰〕事事物物皆有理而聖賢書中又現成理義所萃而爲事物之則也初學窮理工夫先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爲準則於幽閒靜一之中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工夫虛心詳翫果實有得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胸中權度稍定次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則其褒貶去取方可有定論後乃及於應接事物更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方中節而不至差謬故以我之見有以照彼之情而歷練感觸處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發何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程子之言其有序矣○原序二○其一○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愚按〕玩自字以至字於功不可闕之中自有序不可亂之意程子又云人要明理若止從一物上求

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語類〕格物要閒時理會閒時看得道理分明則事來斷制自易○須是四方八面去格又曰須是以聖賢之理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困學錄〕物理固無不具於吾心然一物自有一物之理若遠以我見橫於胸中縱窮格得理來亦只是已之私見與物理無涉惟隨物之分窮物之理因其淺深大小而各究乎其極則物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不盡矣○〔語類〕今且大着心胸大開着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他○〔愚按〕隨其身之所接便與格他即是用功起處不須揀擇亦無停待○〔玉溪盧氏曰〕至豁然覺處則一身之理與萬物之理自通貫而爲一矣○原序九○其二○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朱子〕曰此一條却是指出箇格物地頭如此○〔愚按〕前一條說得大綱此乃揭其最切者故程子又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蓋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此而已世之人但務窮

天地萬物之理而不反之於身善學者求諸身亦已自一
身以觀天雖無泛濫也○語類所謂格物以反身窮理為主必
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乃所謂為已之學○且貴窮理合
有切已工夫待自家者已定豈然後漸漸推去○天下之
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須當察之於
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
於泛濫○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先就自家說得出寫
得出底去窮究若幽奧紛拏都留向後面做答陳齊仲書
云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
先後之序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
兀然存心於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以此為
學而求有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按此可以見格庭前竹
子七日致病之說之陋○內事外事皆是自家合當理會
底須是去六七分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
是工夫半時已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愚
按其理則一其分則殊必當先其重者急者而後其輕者
緩者若更不論重輕紛紛逐物則為玩物喪志○所其
關重者急者乃是從大本大原近裏着已處理會○三

原序八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
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
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愚按此條乃又於切身處指其最要
如射者之發的行者之歸家○語類格物窮理須是見得
十分透徹窮到極處又須是見得第一着方是不可只到
第三第四便休了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決定
着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曰又更上一着便要窮究得為
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為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愚按所
謂見得第一着者即須窮到至善處方是格物盡頭其云
更上一着者又須窮到至善處真無可分毫不盡方不落
第二看見識○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
自把來橫看竪看正看反看左看右看儘深儘有在又
日理有正有權學者且須理會正底又曰物莫切於五品
須要窮格得盡若有一毫做 其四
不盡畢竟是窮格不至也○原序七
或問觀物察已者

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
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
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
不可不察愚按上兩條言其切要即首條所謂自一身之
中也此乃推廣言之即首條所謂以至萬物之
理○語類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
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者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
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
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
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
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
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道○困勉錄彼指物言此指我之
所以處物言才明彼即曉此言才明物之理即曉我所以

處物之理非一物格而萬理通之謂也物為外已為內故
又曰合內外之道○困學錄反求諸已自是格物親切近
裏工夫但云因見物而反求諸已則似物自物我自我看
成二片蓋在物之理即是在心之知雖有物我之殊初無
內外之別故才明彼即曉此其或未通脫時則須虛心觀
物各隨其分以窮其理到通脫時自然親切有味自然切
已若見物而遽求諸已紛紜勞擾反為無益○語類天地
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只是舉至大與至細者言之
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困知記理在天下由
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故
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即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
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即有見焉反之於
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
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為格致之極功
○愚按物有大小所具之理無大小皆當以全力格之○
序不可亂故當先其大功不可闕故又當盡其細乃為內
外相資本○其五
未兼到 原序六
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

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已也〔語類〕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爲不曾推去耳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凊定省之事亦不過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〇萬物皆有此理萬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之道若得於親時是如何不得於親時又當如何須一一窮究〇其六原序五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愚按〕上一條乃窮其所當然之不容已此一條乃窮其所以然之不可易所當然者須盡其節目所以然者須會其本原凡物皆如此上言奉養溫凊此言天地鬼神特互舉以見其概〇此以上皆發明第一條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〇其七原序一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愚按〕此以下乃發明第一條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〇〔語類〕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期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〇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聰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〇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而不能窮其未知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須工夫日日增加不住地做如左

敦復堂課本

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〇其八原序三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愚按〕此條與上條同意皆言格物致知之常法〇〔語類〕程子此語便是眞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須是慢慢做去〇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猝作未有進且只把現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是自家底條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但要常常檢點〇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來〇便是看道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滯了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〇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〇天下事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多萬一有插一件差異底事來也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將去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將來湊合都自見得〇其九原序四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愚按〕此格物致知要法〇〔語類〕問格物最難當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坯樸是恁地方就裏面漸漸做細理會得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層又一層只管理會須有盡昧〇格物致知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底只是這一箇道理方始快活然零星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星底理會得些子終不快活〇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

敦復堂課本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此心入在裏面與他猛滾一番方始透徹○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着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自裏面看出去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盡得忠以至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

若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愚按此格物致知活法○語類問窮不得正當務力豈可遷延逃避只此正與中庸弗得弗措互相發明非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看別窮一事又或可因此而

明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橫渠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程子這說天地間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又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人也不解無箇發明處才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求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樣水○困學錄所謂且別窮一事者不是教人遷延逃避正當與孟子勿忘勿助參看蓋於此一事既窮格不得若急迫焦躁定要一時解得轉便昏了不如且暫置待雜慮清後提起一看便易見得或因他事觸發亦有逗着時但須常存此心提撕警覺不使放惰自能脫然有箇悟處○窮不得時不是竟置了不思量亦不是因此事格不出到格他物

時心心念念只注在此但須是常常提醒此心使勿忘其所有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充積之多不意中自有因此通彼處○窮理或容有疑誤處積累久之彼此參互得失自見要在工夫無間斷○萬物各具一理一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萬物一太極也推而無不通則脫然豁然矣

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

愚按程子九條遠而至於天地之大而近之則在吾身大之君臣父子之倫而細不遺夫一草一木可謂本末兼該內外無遺矣至其用功則有常法有要法有活法循循善誘總不外於孟子勿忘勿助之一言其逐條隨舉未嘗有所次第於其間蓋亦以千蹊萬徑皆可適國學者但隨其性之所近得其一說心體而力行之及其成功自無所不貫此程先生意也步青不揣固陋妄以管見謬爲排纘庶幾便於循省以知所從事竊謂總論及首條爲綱二條以至五條歷言所當用力之地六條而下乃言其次第工程然於所當用力之地而次第工程已寓次第工程之內而用力之地乃益分明則又在學者默識心

融參以朱子之說而格物致知之道無餘蘊矣末五條○其一

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

語類問經文意誠在物格知至之後此云立誠意以格之何也曰此誠字說較淺只是確定其志樸實去做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着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極得道理了方可言格○愚按物雖在外而所以格之者非爲外故須立誠意以格之下一立字如脚踏實地一步步格將去所謂以實心體實理方與誇多鬪靡徇外爲人者別

○其二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語類格物之道其惟敬乎今人將持敬致知看作兩事似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道理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蓋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未格物前須是收斂其心掃盡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做得主宰方能見理既格物後又須時時提醒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吾知之蔽而知方在我

○其三

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愚按此與上一條俱以居敬窮理互相發而上言入道之要此言涵養之功語意似有不同義指則同歸於一○語類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涵養一節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窮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耳○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着力○二者不可有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卻又鶻突去了○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而得失可驗能敬則此心惺惺胷次虛明然後能格物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吾心之蔽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

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頭都不相離○困學錄操存涵養不可不寬進學致知不可不緊愚按寬中有緊緊中有寬勿忘勿助是在善學者○其四

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愚按此條亦須與前二條融看○語類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曰養知不分先後未知之先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窮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先便不必如此○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又曰曾看理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困學錄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此卽養知之法也故致知前有涵養工夫養其本然之知致知後亦有涵養工夫養其已得之知所謂涵養者敬而已矣○寡欲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故可以養其知○愚按知者心之神明故養知之道不外養心正本清原之學也○總之能敬便自寡欲無

時不敬便是涵養臨時能敬便是立誠惟敬然後可養惟立誠然後能敬以上四條只是一串○其五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愚按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然看來誠敬寡欲收放心總之不外居敬窮理互相發○語類致知格物緊要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在常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本領去格物○愚按程子之意是思欲格物卽是收放心朱子之意是求放心方能去格物微有不同而亦爲相發總之未有放其心而可與言格物者

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愚按程子朱子之論格物詳矣其本只是一敬其道在循序而致精其功貴充類以盡義其極則要歸於至善○格物致知乃大學入門第一着故先儒說得節目最多工夫最密愚於程子十六條下博綜朱子之說參互證明大全及諸別本較備其中以類相從學者果熟讀情思切己體察當自見得昔賢語言皆爲

我而設定不苦其浩繁

凡程子之爲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愚按或問自篇首至此皆歷引程子之言以明致知格物之義之不可易所爲竊取其意以補傳非無據而云然下乃更端以自申其意

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

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象貌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語類〕物乃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為則。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自有住不得處。○〔玉溪盧氏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今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

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西山眞氏曰〕員外竅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眾理，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語類〕四端未發，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玉溪盧氏曰〕吾心之則，乃此身統體一太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統體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各具者，初未嘗在統體者之外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語類〕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正蒙〕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擊壤集序〕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廓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又嘗云：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朱子謂說得最着實。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

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語類〕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只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箇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又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不得。須得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這邊次第分明了，那邊自然容着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為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為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着。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卻此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稟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卻在這裏。緣本來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稟物欲遮了。然這箇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箇便雖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自責

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更無一箇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覺知這箇理又便在這裏這箇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裏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没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

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語類〕問天地鬼神之變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所謂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秋殺陽開陰閉趲來趲去自住不得○今人未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耳如眞見得這的是我合當爲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爲臣當忠爲子當孝非是謾說如此蓋爲臣自不可以不忠爲子自不可以不孝也○所當然而不容已是指事而言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如人見赤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理

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愚按〕此以上自明補傳之意與程子相爲始終下乃因陸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易爲學者所惑復更端發難以申明之

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之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

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

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絶之論務使學者弃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西山眞氏曰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功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語類問溫公以格物爲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鬪之格是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

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此孔周翰之說)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絶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語類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從此類推節節可見)

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卽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按此假論溫公以格物爲扞格之非而極其弊至於絶天理蔑人倫則知程子格物之論之益無可疑矣)○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

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

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
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
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已者有不明矣
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
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
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
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
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
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

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
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
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
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
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
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
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
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
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

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卽物格知至之事
其言誠身卽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
不誠者其工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
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
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
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
無所咈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
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
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已偶

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
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
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
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胡安國說
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
物也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
彼卽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勢以厚德則
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
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卽事卽

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仁仲說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語類

某當初亦未曉得如呂如謝如尹楊諸公說都見好後來叚叚緣出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得程子說顚撲不破諸公說挨着便成粉碎了○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處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不會精曉得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話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奏起衆說此叚工夫方始渾全然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靠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也葢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說畢備○[愚按]此叚歷論諸子之非非欲評駁諸子也正愈見程子之言之爲至精至備學者不可不於此盡心焉爾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纂疏]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葢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蓿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爲力非謂一事窮未得而可貳以二叅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主一者之戒讀者不可以辭害意[愚按]在初學自當守延平之說爲能循序而致精至別窮一事或先其易或先其難朱子亦謂程子爲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則其意亦概可知矣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

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愚按]末又特嚴爲己爲人之辨使博物洽聞之徒不得以藉口乃愈見格物爲窮理之事而傳之不可不補直是大學通身要領爲後學入門第一着後有議此爲多事者妄叅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二終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語類〕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〇〔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〇〔語類〕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〇大學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

是小人〇〔愚按〕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是教人自去禁止當頭一喝三日耳聾〇〔語類〕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今人果見得分曉如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饑人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〇有所謂自欺者非為此人本不欲為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而誠也〔愚按〕此與前一條皆是說誠意前一層工夫與致知相連屬非卽本章正義〇〔困學錄〕八條目開門啟鑰在致知爭關奪隘在誠意〇人不曾做過致知格物工夫則其心猶未真知善當為惡當去其不為善不去惡或為善去惡而不能實用其力雖不能無責然實由於不知非自欺也今從前已有格物致知工夫於一念之發明知是善是惡明知善當為惡當去猶不能實用其力豈非自欺所謂自欺者不必不為善不去惡但於為善去惡中稍有不實處便是自欺不是自欺其意自欺其知也〇問或問云不知善之真可好惡之真可惡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語類云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竊意必知之既真而不肯實用其力方云自欺若是淺淺之知却與致知以後之知不合且反放鬆了自欺矣何如曰正須真知灼見了却不肯實用其力所以為自欺若是半知半不知底人則其不能實用其力乃是知之未至其失在上一纔不關自欺事也若把知處放鬆連毋自欺亦都放鬆了放毋自欺正須坐熟知字說朱子之說似未瑩〇〔愚按〕或問及語類諸說都是推上一層見知之不可以不致亦隱然見致知之傳不可以不補故於意之不實歷歷根究其所以然至此章本義則斷宜從致知之後既已明了旋復含糊總由不肯實用其力自欺二字痛下針砭更一毫放鬆不得章句跟知字說下一則云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再則云知為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坐然知字再三提撥更無一字夾入半知半不知等意即或問中聖人於此益有憂之以下亦自格物致知歸重誠意必語之於獨以禁止其自欺之蔽則此章本義斷不宜以前一層話頭夾雜混看以致疑朱子之說未瑩故困學錄辨析極當而朱子立言本無不瑩不可不更與申明俾學者知其言各有故也大抵讀朱子書先得章句本義了然

諸說異同反覆參詳亦須協明着落毋率爾錯陳轉生疑障〇闡朱子於此節章句數易其本至易簀而後定今觀語類中所辨論新舊諸說皆非今本可見後此脩改精研前說儘有無庸過泥者須分別觀之〇〔語類〕問誠意章自欺註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言之却不如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之法又況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知此則大故無狀有心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大故是無狀小人

此豈自欺之謂耶○問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而實則未能果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不愛此便是自欺〔愚按〕上二條所論舊注改注凡三本一則先生已自謂非解經之法一則意欲跌重知字則自欺界限未清一竟脫却知字則自欺來歷不出敢備錄之以見今本之精研學者所宜稟此以折衷諸說○〔新安陳氏曰〕慊字與慊字同音同義爲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慊○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語類〕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

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李安溪曰〕此處講者不明其根失於以意爲善惡之念豈知是念也非意也意便是有箇張主

之名故須貼好惡說不可貼善惡說〔愚按〕貼善惡便混入致知貼好惡自是心裏已曾見得善惡分明然後有箇好善惡惡之意故意字更離知字不得到做誠意工夫不患不知但患不能實用其力耳此實字且對虛字看不必就對僞字看纔虛而不實便是自欺其知矣至於虛便生僞自欺便至欺人此又是後一層事總由一箇苟且徇外爲人之根自微而盛耳當其初只此一點自欺正從其自心之惺惺不昧處勘出人雖一時意念糊塗做去然其心自有分明過不得時候其爲不自慊可知此欺慊關頭所爭無幾故朱子云此處工夫最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賺連下文小人閒居節看所以差也○〔語類〕欺人亦是自欺此又自欺之甚者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爲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爲也勉强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爲不善也知得不當爲而不爲心中又有些便爲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矣○凡惡惡之不眞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中庸論誠曰一則誠雜則僞只是一箇心便是誠才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他徹底只是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爲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拘你莫去爲善欲惡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拘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近思錄云有一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按〕此可想見其胸中不自慊之甚○〔文集〕謂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自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眞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爲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奉强苟且姑以爲人之意纔不如此即其好惡皆是爲人而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謙即是言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謙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按〕此見章句以自快足於己從上則當實用其力五句一直貫下以字最爲要緊更無停待須着眼○〔語類〕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慊自慊正與自欺相對○

誠意工夫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困學錄〕如惡惡臭三句緊接上毋字之勢一氣直注到自慊毋自欺工夫到此方得的實方得滿足稍有分毫之不到心上終是不快快亦不足故此三句是毋字盡量語○自欺只在毫釐自慊却須滿足〔愚按〕惟其必須滿足故不苟於毫釐○〔翼註〕自慊即在毋自欺上見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愚按〕以用功言此之謂三字方撥偏有力○〔集解〕語類講自欺一是苟且自慢一是專事撿還一是有所爲而爲前一意即章句所謂苟且也此是病根後二意即章句所謂以徇外而爲人也總從苟且生出○〔困學錄〕誠意之功當自絕其苟且始

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紹聞編〕禁止自欺務求自慊正是實下手處欺是自欺慊是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語意是如此〔愚按〕論本文則末一句自從上五句直下故用故字直接然章句却用然其二字轉下此故不可不思○〔語類〕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已是實理了下面故君子必慎其獨是別舉起一句

致戒又是一段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君子亦豈可謂全無所爲且如着衣喫飯也是爲饑寒大學看來雖只恁地滔滔地說去然段段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拖要楫○〔愚按〕所謂又是一段工夫者承上別舉起一句致戒而言卽章句用然其二字轉下之義實則慊不實則欺語意本是雙承他人所不及知正敲緊兩自字而已獨知之則於自字內特提醒獨字爲欺謙分根之地乃人所易忽故爲別舉致戒而戒欺求慊之功尤須於此着力故爲又是一段工夫然謹之於此以審其幾仍是爲戒欺求慊之故非眞別有一項也故過接雖用然其二字轉下而結句仍以故必二字還本文直接語脈講家竟以愼獨作誠意固涉模糊而以愼獨與誠意分作兩截亦傷破碎蓋戒欺求慊是誠意下手處而愼獨卽戒欺求慊下手處是二是一解人當自分明○〔語類〕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按〕此亦推上一層義又曰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

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敎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按〕此乃本章正旨○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幾後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爲善去惡如別歧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集解〕好惡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是誠欺慊分界處其後甚懸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已不見者是獨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是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也人毋於獨中謂人所不見可以放鬆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謂之幾〔愚按〕非幾卽爲獨乃獨中有幾此爲私欲插根處於此不愼去惡不眞爲善不勇卽此幾微處下梢便成無所不至之小人雖平日果嘗爲善去惡到此亦無把捉矣故朱子曰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誠意者安得不愼諸此○〔條辨〕只爲善去惡之意有一毫不實便是惡

了此間豈有中立之地故朱子亦以善惡言之然謂此時纔辨善惡則不可耳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眞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眞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眞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

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按〕已上言不能眞知而苟焉以自欺者之害是推上一層語下乃言既嘗知之又不可不戒欺求慊以誠其意方是此章本義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敎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

其意之説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奥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眞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眞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内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新安陳氏曰意誠則心正身修之本皆已在此若

彼小人幽隱之間下乃入大節牽合總注大意以終其説文勢不便劃分故併録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葢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説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眞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新安陳氏曰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倣此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己所獨知之獨不同○或問小註閒居獨處對見君子説不見君子時便是閒居不限定是一人獨處○愚按獨處之獨與獨知之獨雖稍別而大意自相通爲不善無所不至是其獨之積欺由不愼以至斯極也○栢廬講義四書中言無所不至者二一爲鄙夫一爲小人大抵君子所爲步步依着道理縱極權變不測要皆光明正大無不可以告人

亦無不可從道理推究而知者惟小人與鄙夫一般伎倆均是肆其所欲毫不顧乎理道奇形幻態非復人情算料之所及而亦實有説不得説不得者故皆日無所不至○覆註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即愧怍意愧則神消氣沮也閉藏即下揜惡著善也消沮了自去閉藏不是平説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語類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鶩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於見君子而后厭然詐善時是第二番罪過了○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困學錄問小人之厭然揜著章句謂其非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豈小人亦曾從格物致知來耶曰此只是其良心不死未

必由格物致知若只格物致知矣不至此然天下儘有讀書多見理熟而下梢終不免為小人者莫道格物致知了便遂無小人之懼不然大學於格物致知後何以又著此一節耶○〔紹聞編〕小人惟不能謹於一念之始故其為惡恒不止念慮之差而已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而後厭然揜著其自欺因以欺人如此夫善本我之所當為何待見君子而後欲詐為善惡本我之所當去何待見君子而後欲揜其惡此正所謂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之甚者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則欺人者適以自欺而已不能欺人祇以自欺則何益矣○〔柏廬講義〕不獨見無所不至之不善并洞悉他揜著情事故曰如見肺肝○則何益矣是傳者特為咨嗟歎息與醒若輩若就若輩念頭上方自謂揜著得過不曉自欺之害而但覺欺人之利安得以為無益○〔愚按〕講章有泥看巳字將人之視已二句坐入小人心眼中以為倍加悚切義似可通然於前後文脈絡不相融貫何如實就小人作偽心勞日揣處勘核分明其語言意態自有難逃君子之鑒視者人之視巳自是傳者點醒小人處卒不可揜卒不可詐正與他打

開後壁則何益矣無限咨嗟故存疑曰為不善無所不至此惡之誠於中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此惡之形於外也語脈最為爽截〔輯語〕問此誠字與上誠字有何分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此誠字只是對形說如此看便分曉

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愚按〕誠中形外本是合君子小人在裏偏先就小人一面說出如冷水澆背如熱油灌頂須知不是調侃小人正是揭掀君子○〔紹聞編〕此謂誠於中形於外須厲聲讀一誠字實嘗為之則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實未嘗為之則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蓋未有實於中而不形於外者也小人不慎其獨其流弊必至於此故君子必以為病切之戒戒之亦謹於一念之初而已非謂如閒居為不善者方是差了路頭處也○〔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慊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紹聞編〕慎獨正指微

處不放過說是汙染不上是常說得不失者如好好色惡惡臭始得非謂善惡二念交起而後治之以此為慎獨者是大不慎矣○〔語類〕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玉溪盧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愚按〕前後皆言君子中間忽插說小人正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傳者提撕森竦之神可想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愚按〕上文兩言慎獨此乃承上作更端提唱之辭曾子曰三字煞有義味〔困學錄〕云此章是大學最緊要處而此節又此章最緊要處大聲疾呼提撕深切使人猛省○〔語類〕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愚按〕章句云以明上文之意當是承上兩言慎獨中明獨

之不可不慎○〔語類〕云承上人之視己二句底意蓋幽獨之中雖兼善惡而可畏之甚却側注在惡一邊兩說自當融看不相悖也〔蒙引〕謂上文只指小人閒居一條似又太泥○〔玉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閒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啟手足而後已者此也○〔翼註〕有意則分善惡有善惡即可指視我有可視即屬共視我有可指即屬共指蓋意即是象微即是顯也○〔輯語〕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即其所也○〔精言〕獨本以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知便是指視之所不加而不知己有善惡自昭昭而不可揜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加之地一所字甚有着落註中雖幽獨之中雖字原從人所不知脈絡生來○〔困學鈔〕即此獨知之處便是幾之已動而不可揜十目十手指視即在此處是實境不是虛語○〔精言〕中庸莫見莫顯以自知之明言此處十目十手以指視之衆言雖人知由於自知自知人必知之其歸則一而當下所指却不同大全

雲峯說殊混○〔愚按〕可畏之甚惡固可畏善惡無中立寸出於善便入於惡亦可畏若謂我已皆善此即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愈益可畏故章句兼以善惡之不可揜言之正不合專坐小人一面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語類〕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誠之驗如此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問心廣體胖曰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指前面燈云且如此燈後面被一片物遮了便不見一半了更從此一邊用物遮了便全不見此屋了如何得廣大○〔愚按〕潤身之妙固從慎獨得來然非一屋慎獨所能致蓋君子惟知獨之可畏而致慎焉其初但可云慎未便為德所謂德者必戒欺求慊積累功深充裕自得如富人之財積於家門庭廡室有不期潤而自潤者有德之人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乃是自慊中十分快足境候此境豈可強致故直要其成於誠意與前此兩言慎獨其理固一其候則殊○〔困勉錄〕德指慎獨誠意是善之誠於中潤身包下心廣體胖是善之形於外〔愚按〕心廣乃是德與身中間襯墊潤身自傳重體胖上看章句作兩層歉慊虛實字義須一一體認分明○〔經註〕心廣雖盡不得正心然由其廣者而澄澈焉即正之漸也體胖雖盡不得脩身然由其胖者而檢察焉即脩之漸也〔按〕此親饒雙峯竟以廣胖為正修之驗此為分寸不苟而意之切於身心亦已可見○〔紹聞編〕此章兩言必慎其獨一言心誠其意語脈要認得分明蓋君子小人之外決於意之誠與不誠而意之誠不誠決於獨之慎與不慎故以首節統次節而言則首節正說誠意工夫次節舉不誠之弊以為戒是二者只在獨之慎與不慎故兩言必慎其獨也以次節對末節而言只次節是自欺之流弊末節是自慊之效驗君子小人之所以相遠誠與不誠而已矣故曰君子必誠其意○〔愚按〕末節明結誠意以釋經也而包慎獨乃是誠意中骨子看來三必字與開章毋自欺也一毋字相為擊應重重偏按一字不外散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語類〕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莫非眞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復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

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語類〕誠意上面關着致知格物下面關着四五項上須是致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是小人過得這箇關便是君子又曰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前面事更多自齊家以下至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事愈多只是源頭要從這裏做去〔愚按〕自此章言好惡後面自脩身齊家至平天下俱不離此脈其言辟言恕言絜矩大都就好惡上看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愚按〕此益見致知傳不可不補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玉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愚按〕獨於此言之者以此章單舉誠意故特為標目則此後從可類推也其前後五[illegible]亦章[illegible]釋以此為大學

扼要處故尤痛切言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敕値反好樂並去聲

忿懥怒也〔語類〕問忿懥曰是怒之甚者又問忿懥比恐懼好樂憂患三者覺得忿懥又類過於怒者曰其實也一般古人既如此說也不須如此去尋討此處須看文勢大意又問八章謂五者皆有當然之則如敖惰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

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語類〕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錬成到得正心修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爲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爲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爲惡○說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要除了下面有些小爲病痛亦輕可若不除去恐因此滋蔓則病痛自若○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煞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着力所以重復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淸了又怕於淸裏面有波浪動蕩處○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困勉錄〕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稜合縫工夫○〔困勉錄〕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二章言知言意固皆是心知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先要想這箇心知何樣叫做正方知傳文所謂不得其正或問言之甚異○〔語類〕問人之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才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要安排恁地便不得若先有任心便不是從許中動時未有是熟第二義動上動將去卻

忿懥好樂之類○四者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卽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自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心才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纏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面八方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四者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爲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着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問忿好是自已事可勉强不爲憂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着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好憂懼自來不得○〔困勉錄〕有字只是說人情偏處一處偏重便常有一物橫在胸中未免得却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忽也○〔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紹聞編〕涵養於未發之前心體之本然不先則其用之所在人之所不能無者皆從湛然虛明中發出而無不得其正矣然事至自不可不察益心與物接有喜有怒有好有惡皆情之動而性之欲也既屬乎情則氣始用事苟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故察最要緊察是反觀之意程子所謂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也體用不相離言用不

得其正而體不得其正在其中矣人之一心體上纖毫若不得用上纖毫差不得○困學錄心既繫於一偏不但別事來應之便差卽其所繫便是不得其正○李安溪曰時講將有所兩字便說作心病不知有所與下章之其所一倂此處未有大病痛但人心纔發便易至於失正要看此心字與下章人字皆指常人之心言也註人所不能無及或不能不失其正語甚虛活○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是言心之體本無不正到用便或有不得其正者非謂不得其正專是用而不累於本體也○說統有所二字只重有字上所字只是虛字愚按所字卽屬下二字成文時講另析當實字看固非卽云病在有字亦未深體章句之義章句先云人所不能無後轉到一有之而不能察可見病亦不在有病在不能察語類歷言有之病正爲不能察者老婆心急耳存疑云四者只要從無中發出無非眞無也但要慮以待之以虛心應物則物物皆順道以私心應物則物物皆失則可謂得之然亦只說得有字前一層章句之義却重在有字當下所以要察但無前一層工夫當一下雖欲察之而有不能耳此語類所以用兩層夾說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

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旣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紹聞編〕按朱子嘗論刑而日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鑑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與大學正心章之義有相發者○玉溪盧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媸因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若以鑑空衡平形心之體用甚妙章句專言用而不及體然體用自不相離四者不從無中發

出則何有於鑑空衡平之體所發因不中其節則何有於鑑空衡平之用乎○松陽講義或問從未發說來傳文却只就發處說起蓋未發之前氣未用事無得失之可言其實也有得失如異學之寂滅衆人之冥頑但其工夫只在戒愼恐懼不待正其所不正也故誠正修皆是敎人用功於動○四者不可有是言吾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住耳吾心之主宰義理是也姚江講此却云心體上着不得一毫留滯就如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也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充其說是欲并義理而空之也不知心爲四者縛住由無義理以範圍之耳若有義理爲之權度四者如何縛得住義理譬如眼中之神氣非金玉屑可比此說與朱子鑑空衡平之說相類而實相反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

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語類〕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此節只要見
身心相關之意舉粗以見精耳○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
此才昏便不見了又曰知覺在義理便在只是有深淺○
〔愚按〕章句心有不存傳文在字即言存字看本是好字眼
俗說欲牽合上節有所云心有在便有不在殊憒憒矣方
蛟峯又以上節爲有心之病此節爲無心之病畫然兩截
不見身心之相關須知兩節義本相承上文心不得其正
固在用上見得然體不離用用亦累體發用之偏本體未
必不爲其所汨心不在乃直指虛靈之本體而言人心惟
虛故靈一爲外物牽引既失其虛斯失其靈雖視聽飲食
茫無知覺何有義理此君子所以必密察此心而敬以直
之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
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要法以示萬世之
學者○〔語類〕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
毫委曲○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紀聞〕編
文言曰直其正也謂直是人心之本體心之體本直惟敬

則弗失故曰敬以直內朱子曰敬則本體之守也○〔困學
錄〕心主存養意主省察自是大節目處然存養專在本體
戒慎恐懼以外無可用功工夫全在用上著力用一不當
往往累體故情之所發亦以省察爲先章句因察爲存甚
得體用一原之理〔愚按〕讀書錄云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
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逐動時差錯未有不交失之者
果能制於外以養其中則心自常存由乎中而應乎外則
身亦無不修矣此存省之功朱子所以謂只一滾做去也
〔或問〕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
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
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
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
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

云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
深念而屢省之哉。〔愚按〕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只此二節上下節相衛之義便自了然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愚按〕首節言心之所以不正次節見身之所由不脩到此
正言以結之正心須兼體用言義乃完足○此與下一章
皆只說病不說藥但使人曉得是病而藥即在是傳者引
而不發之妙也章句與或問特爲補出一察字一敬字正
復深切
著明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
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

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愚按〕仍跟意誠說下此朱子所
云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綴而中自
相貫新安陳氏曰上言意誠而后心可得而正蓋其序
之不可亂者下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
可闕者○〔按〕檢字尚在脩字前當不得脩字以檢則自
知所脩也察字亦在正字前當不得正字以能察則定
不自安於不正也○〔疏義〕注言正心處不曰正心而曰
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何耶心本正也存之則得
其正捨之則失其正心無有正不正之殊但以存亡爲
正不正耳故欲正其心者
無他焉曰操存之而已矣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
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
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

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四書通】本文人字非爲君子言乃爲衆人言章句曰衆人又曰常人是也下節人字亦泥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愚按五辟固是就常人之情指出然亦非限定君子不在內語類云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懥等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不可不隨人而節制松陽講義云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正心以後猶難之節可見歷舉五者之辟只是要人加察非謂誠意正心之後必有此病亦非謂誠意正心後必無此病也至下一節又推深一層正極言偏之爲害見察之不可不早耳雲峯必擊定非爲君子言看人字太泥只渾說爲得

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語類】正心修身兩段大概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這箇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錯了路○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人必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溺於彼○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修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修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問如何修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修身以後大概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潤一節去○所視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敎之所敬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敬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敎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問敖惰曰親者則親愛之賢者則畏敬之不率者則賤惡之無告者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賢非親未見其不率又不至於無告則是泛然沒緊要底人見之豈不敖惰雖聖賢亦有此心然亦豈可一向敖惰他一向敖惰便是辟了又問敖惰二字恐非好事曰此卽明鑑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

成醜者至前亦與作妍者又敖惰輕賤惡重既賤惡得如何却敖惰不得然傳者猶戒其辟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北溪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爲禮惰只是懶於爲禮○【蒙引】親愛等五者皆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愚按】語類亦言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講章有事就家言者非也○【竊義】章句當然之則四字乃是從傳文一辟字對照出來立此五者之權衡準的○【翼註】上章注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注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二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事又省察一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困學錄】辟處卽是不知然惟不知故辟惟不察故不知○不是定要人於好處求惡惡處求美人之善惡自有分量人能處心詳察不執已見隨物用情而當乎其分便是知然非理明義精虛公無我其孰能之○平時能敬以直內涵養此心不使有所偏倚臨事能義以方外隨地省察不使有所執滯則人之善惡無不照而吾之好惡自無所偏矣○【語類】問大學釋修身齊家章不言修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美爲惡以曲爲直可謂之修身乎○【松陽講義】修身不但是威儀容貌當整肅飲食衣服當節制我心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發而爲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隨其所當然而施之銖兩不差方可謂之身修無論氣質用事物欲錮蔽之人任情多差卽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謹嚴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其病皆起於不能察不知不覺病痛發露親愛畏敬哀矜而辟是偏於好而美中有惡不知賤惡敖惰而辟是偏於惡而惡中有美不知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始而偶然之蔽椒漸且蔽之時多不蔽之時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於心矣如諺所云云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夫身之不修至此尚可言齊家乎蓋身之好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淫欲則怨懟且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矣○【輯語】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四書蒐】誠意章好惡發諸心者欲其實此章好惡及於家者欲其公平天下章好惡施於政者欲其大

【或問】八章之說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

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纂疏〕閨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暱比之私有所難克使一有偏焉則長幼親疏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至密之地一毫之爲無所容欺此常情之所易忽而君子之所甚謹也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疏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

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卧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四書通〕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故前章以忿懥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爲尤甚況闈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其深病皆在於此○說約穀之始生曰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接此尚未到藥場納稼時候而已莫知其碩正見貪得無厭之情深痼不可解○愚按兩莫知從上文天下鮮矣唱歎而下上節說偏此節言偏之爲害只舉似大意使人猛省若沾沾分屬好惡則苗豈緣惡而然○章句於上節點明身不修此節云家之所以不齊所以字乃仍指身之不修而言也饒氏以上節屬身不修下節屬家不齊非是○看來本節一故字與上節一故字都從一辟字次第生出而深淺相承乃愈見察之不可以不早此傳文所以語益加切而章句直指其爲害未節不可以壹其家隱然言下矣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語類]脩身更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之所以不脩者無不是被這四五箇壞○此章正是理會修身齊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卽愛惜子孫皆不得其所矣○[精言]親愛五者由身而施於家親愛者身也所親愛者卽家也說身之不脩便有家之所以不齊在內○[愚按]上兩節止言身不脩實則身不脩亦並未明言也只就用情上之偏隱隱照出而家之所以不齊卽隱此而見末節陡拍出經文正注眼末句也又此章獨用反結乃爲不可以三字出九蓋齊家不外正倫理篤恩誼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何等氣象今用情一有所陂家人既不能怗服不復安得整齊雖欲齊之而勢自不可故不曰所以家不可齊乃身旣不脩自不可以齊其家耳此反結所以蓋見警切○[朱子文集]問於家國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寢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如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他如何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勿軒熊氏曰]心旣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 [新安陳氏曰]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朱子文集]問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爲能字曰彼之不可教卽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困學錄]人無不可教之家家無不可教之人但家之本在身我不能脩身則本不立化不行雖欲教家而不可得矣是我不可以教家非眞家之不可教也緊接上章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說來○[翼]注教人是敎國人成敎謂成箇敎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賅便是成未說到民從上○[語類]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曰不必言不待推玩其文義亦未嘗有此意只是身脩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於國耳○[文集]問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爲政曰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爲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自不同也○[困學錄]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懸空立此一句一章大旨已盡下孝者三句及保赤一條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之理也一家仁一條不出家而成教之效也堯舜帥天下一條則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事也此一句事理效都具然却只是懸空說○[愚按]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口吸盡西江下乃原其理而本之於誘掖其機而要之於恕推其誘故家國之理本來自一惟其恕故齊治之機不令自從此其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語類]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後面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敎於國者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爲修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兄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殊理則一也○[語類]註看云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卽國之所以事君者云爾直當撤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卽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截○只在家國道理上說不責坐人身上說俗解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則預奪節三節效驗至有諸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則更鵠矣○[愚按]此只言家國相通之理要在三箇所以字上得

寬又看得活。自斬盡一切葛藤。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敎之本不假强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語類)問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引康誥以釋使衆一句不及孝弟何也曰孝弟二者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惟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之意同○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求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又曰這節慈是人人自然有底慈於家便能慈於國故下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四書通)金氏云此段章句舊本云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其後文公謂此節只說動化未說推於是本章首敎字三者俱作敎說不作推說立敎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强為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意按文公既云未說到推則心誠求之二句只是使人自識其端推廣意尚在言外○(四書通)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敎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自誠而已○(困學錄)此誠字與誠意之誠異乃吾心所固有自然而然眞切懇到處惟其固有故無不誠○(輯語)上三句言家國相通之理下節方言推行事效此節乃上下交接處說道理已涉推行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處按此最說得分明蓋此節承上三所以字說下從相通之理直追到理之源頭乃所以字眞命脈家國機關全在於此故就保赤子上指出端倪與人看以明孝弟慈所以為立敎之本本文意固重在不假强為至推廣義如語類或問皆主推慈幼之心以使衆則孝弟之推以事君事長亦從可知。蒙引存疑乃謂推廣是推孝弟慈本然之量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與朱子意左矣但細體本文語脈自心誠求之下只指點一保赤之心作保民樣子卽章句云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亦止云傳者立言意在於此在本文尚是引而不發到後面舉興仁興讓之幾復推本於推己及人之恕方實實是推廣地頭難以預奪。○(困學錄)問章句識其端而推廣之似非本文之義曰此處方說理下卽說效朱子於此補出此義然後上下交接處乃實按此作補義看極得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强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下之情蓋亦視之不切於己不若慈母之心耶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己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敎成於國之效。(蒙引)上文所言敎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敎成於國之效實跡也敎成於國卽是效不可於成敎之外更討

箇效也。〔存疑〕孝弟慈爽俱有仁讓有恕以相愛仁也有
禮以相接讓也。〔語類〕因講禮讓爲國曰一家仁一國興
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
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教
致化中一段云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
莫若務去其貪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看道理不要玄
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
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
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按〕此可爲世鑒故備錄之
。〔困學錄〕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
亦人情所不能免也故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撥則雖
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作亂此說
得最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
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翼註〕機發動
所由也發動有神速意發動所出有至微意〔愚按〕機發
於此即見於彼瞬息不留機如此發即如此應纖毫不爽
。一家仁疊下六箇一字一氣注下點出其機如此而復
以兩一字足之是何等迅疾須知一面固是說效一面便

遏撥向裏踐起下節以見藏身之不可不恕。上言一家
下即言一人尤見提撕警切。〔翼註〕一言當聯作有國者
之言方與下文相配

〔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
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困學錄〕論其語勢六箇一字一意反覆直注到其機
如此不分爲善爲惡之遲速論其理則正以爲惡之應捷於爲善尤見鞭策緊切處機字正於此領取十分悚人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
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愚按〕前面歷言家國相通之理與效特提出一機字而結
之以一人定國則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已闡發無餘然握機而運要在反求諸己故又承上文一人定國推
本所好稱堯舜以實之復舉桀紂作一反照正愈見所好之不可以不端而立教非徒號令文誥之爲也。有善
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
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
不從矣喻曉也。〔語類〕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修身何也
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
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
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

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
諸人。〔蒙引〕數人字皆指國人。〔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
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爲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時亦所
必有但其所好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
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愚按〕前三節總是言
齊治相因章句自首節提出身修則家可教下面自節節
都暗藏修身在內到此節歸本所好方明揭身字爲通體
點睛又拈出一恕字以見舍此藏乎身者更無可以求人
非人這才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工夫實地正朱子所謂
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推廣之義到此方明說出然必己
有可推之實則動化爲功仍是前後一機。〔雙峯饒氏〕曰
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
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修
己上下工夫其重在前下章言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是
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松陽講
義〕此條說藏身之恕最明白即程子無忠做恕不出之意
〔愚按〕本文說箇所藏乎身便自隱然有箇忠字在。〔蛟峰
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之恕絜矩章是如愛

已之心以愛人之恕○轉語恕只在政治上看○愚按驗字最宜着眼雖有桀紂之君在上其所布爲敎條者亦未必嘗不要人爲善要人去惡而神志不相聯屬自雖亦非必有心如他却只是如不會體得雖三令五申無益也乃知感應之機其道在恕其原仍是一誠○通節挖要處全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節末仍以未之有也與[illegible]

或問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爲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敎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

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已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已之長愧人之短而督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已愛已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卽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卽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强於自治爲本蓋能强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已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淸而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愚按已上是傳文本義下乃因論恕之謬而究言之○如心爲恕本是推已及人向好一路事所以爲求仁莫近若誤作姑息爲恕已量人之說以便已私差毫釐謬千里矣故下文備言其弊所以立敎也與本指須分別觀之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敎

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已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已今曰恕已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已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

使人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爲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惲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是問者光武乃謂惲爲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

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語類〕問范忠宣以恕己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妨下句自不好蓋才恕己便己不是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以恕己之心恕人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自家先是不正當阿附權勢計得些官職富貴見別人阿附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己者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己蓋自家身上元着不得箇恕字只恕己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是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該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着不得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却望情恕這却無害

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愚按〕特下通結二字恐學者認作單結齊家一節也通上文言理言心言效言事而總結之内包修身應轉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下復三引詩以咏歎之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夭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玉溪盧氏曰可以敎國人應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之意○蒙引第二句宜家人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也○翼註敎國人即以宜家言下節敘

國人以宜兄宜弟言○宜者情誼浹洽無少携貳法者秩然整齊無少參錯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以儆戒之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詩人美君子之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也○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敎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匯〕總錄足法句當兼君子與君子之家說君子一身之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君子之家之爲父子兄

弟者亦皆足法從君子之身說到家漸入國人乃得一脉〔愚按〕其字卽詩中其儀其字自合屬君子○〔或問〕小詩桃夭蓼蕭二詩言家可以及國順推也曹風一詩言國必本於家逆溯也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愚按〕一逆一順只本文三節而后反覆詠歎自覺意味深長

〔或問〕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覆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爲

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蔡〕義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愚按〕此意亦本或問論齊家亦切中肯要但或問於三詩之序只以餘意及之所重自在使人反覆吟咏於齊治相關之故隱隱會心不必苦向實面索鬪或只領取大意自可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愚按〕上文前已通結到此只就三詩約畧指點愈見得家國之相通而齊治之理一此中言不盡意亦句欲使人潛玩得之意深切矣○〔按〕此謂字此方是結經文非與前文犯複○〔按〕下章或問論平天下言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可見平天下重在政事治國章重在化之非謂化之之中全無政事也要以躬行爲本故語類云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則化之自是本章大指恭則與身家相近感化爲易有以化之則政事之施畢而措之耳自仁山金氏分化推二義而後來講家至欲併入於推藉口語類則其誤有由也按語類本文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爲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大全節去章字罷保赤一係下云後方全是說推講家遂謂治國所重在推誠看三節言機重在一家一人迺節言恕重在有諸已無諸已意未嘗不兼及於推却不可謂全是說推也惟平天下章乃確然全是說推耳一字之剛以致後來大惑不解故不得不一爲剖析至或問云非拱手以俟其自化卽語類所云成敎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但須以躬行爲本可見朱子之言未嘗不滯全曲到無庸摘句歟疑○下章或問亦云治國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此化推二字之所從出然必已有可推之實斯爲

推化之本故下面單承化之說下此蒙引所以云推之與化不可分爲兩歧後來竟主推字爲一篇大旨是與平天下章混作一片且不見本章處處力爭上截大失釋經本指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新安陳氏〕曰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以爲喩〔說統〕此借用字眼不是譬喩○〔雙峯饒氏〕曰匠人度物以矩爲矩君子度人以心爲矩〔困學錄〕矩者心之理人

心所同天理之極也但言以心爲矩尚未明劃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

〔文集〕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節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爲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困學〕躁上老老三句卽接治國章來以見我能脩身以教家而一國之民卽無不感發興起可見孝弟慈之理爲天下人心之所同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平天下者不可不經畫處置使之各因其分而有以遂其同然之心也○孝弟慈上章言理一此言心同義稱別○〔語類〕問上老老而民與孝恐便是連那老衆人之老說曰不然此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方昰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爲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云連那老衆人之老則此便是絜矩何用下面更絜說許多○〔蒙引〕本文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以家齊而國治截住下卽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吳因之〕曰上老老三句全重與孝興弟不倍六字曾子特要見天下之人同有是心而興起故把國人興起形出然不直說天下而必就國人形出者以上章興仁興讓已有明徵且欲帶治國意說下耳言天下同欲興起於孝弟慈故君子有絜矩之道以遂其興起之心一節大意是如此通章大旨亦是如此

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語類〕老老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這却是說道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恁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文集〕上行下效之

意上章已言之此章再舉三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及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而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語類〕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使之有以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於彼使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裏也是節次成了方用得○人治一家一國尚且有照管不到處況天下之大所以反反覆覆說不是大着心去理會如何照管得○輯〔語〕上老老三句原只是家國相感通處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絜開去○治國只說動處平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動無加於國而盡處却自須有道○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蓋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爲道重却在絜字也○總要明白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弟其良心無不同者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各得其情而曲成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天因地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而道得其心之所同乃所謂絜矩之道也○論道之源頭原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爲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末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愚按〕不作兩截說是節首在字之旨必推極得盡領全傳反覆申明絜矩之義○〔蒙引〕語類謂絜矩卽恕然恕有二義此所謂恕以愛已之心愛人之恕也上章所謂恕以治已之心治人之恕也治人之恕謂必自盡其孝弟慈而後責人以孝弟慈愛人之恕謂我既得遂其孝弟慈亦將使人得遂其孝弟慈其究一也○〔愚按〕絜矩之道由於理一而分殊矩者理之一也家此矩國此矩天下此矩也絜者分之殊也由家而國

而天下無處不宜絜而境界愈濶則處置愈難絜之之道所爲必屬諸天下也惟其理一故可以吾心之矩爲天下人之矩而推之而無不同惟其分殊故須以吾心之矩必盡絜乎天下人之心之矩而使之各得其分○絜矩矩字亦卽從平天下平字起義物固未有不方而得其平者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矩字之形如睹平字之義可想章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

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禀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踐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愚按）治國非無政事以處之然所重在敎化故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平天下則所難在政事故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蓋不獨互文見意要亦各從其所重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語類）絜矩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得其方耳又曰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愚按）二義微似有別而義自相通

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語類）問絜矩一條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惡否曰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之好惡相似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緊要在毋以上又曰與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絜矩不是眞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裏暗度那箇長那箇短所謂度長絜大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已之異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上面長下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左底心便折轉來待右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不平矣○問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絜矩同否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一人爾（按）此作一人看者謂上下前後左右只從一人推也○絜矩六節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及前後左右常指三處上是一人下是一人我居其中故解云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我亦不以無禮使其下其下五節皆

類此又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已對人而言若絜矩上之人所以待已已又所以待人是三摺說〔按〕此作三人看將上下作二人我中間爲一人也○又日上下前後左右及中央作七箇人看便自分曉〔按〕此作七八看者謂已居其中合上下前後左右爲七人也此等皆要活看○〔蒙引〕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此數字下得不苟蓋廣狹如一而長短不如一非方也長短如一而廣狹不如一非方也要得四畔周匝意思出○〔困學〕條所惡於上一條不是實境只懸空畫一絜矩樣子與人看見必如此四方八面都到方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隨專其一固皆可見絜矩之義然必面面都到才是絜矩全量分毫不盡便於矩之全體猶有欠闕處在

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愚按〕章句自無不方矣上特虛說上下四旁爲絜矩作一比照至彼同有是心下乃廻合上節引入平天下○新安

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按〕此正與上節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相應○〔語類〕所惡於上數句是就人身切近處說至毋以使下毋以事上云云方是推以及物之事〔愚按〕上下前後左右種種不所卻只就自身所惡切近處推去是爲所操約而所及廣○〔四書通〕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輯語〕吾於句股測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絜矩之說若謂吾此矩天下亦此矩以矩合矩故能平則矩爲死物其用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陝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其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線根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此例考驗此平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勘而得而工夫原自格致誠正中來也○〔文集〕問絜矩之道推已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際皆不以已之所不欲者施之彼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已苟爲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已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於此復推廣之見恕之爲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弟慈共恕也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爲恕是否曰此段說得條暢又曰恕亦是絜矩之意〔愚按〕治國章言恕平天下言絜矩心理固同而規模作用自別○〔精言〕此節不是恐人不解絜矩字義特地分疏一遍正見絜矩須如此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纔算得絜有天下國家者處心制事不可不如此思詳盡善也故云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蓋必曉得絜矩之道如此而後好惡同民乃至○〔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皆自此一節推廣之○〔說統〕君之於民施其所欲則一倡而百和故欲知民之好也易施其所惡則敢怨而不敢言故欲知民之惡也難是以求民之好但常觀民之效乎我者如與孝與弟與慈是也求民之惡民豈敢自訴於我哉必以已之惡於人者推之而勿施則民之惡無不得矣〔按〕此較常說處順易忘處逆易覺義尤進

〔或問〕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語類〕問所占之地言隨其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

坐不横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闔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乎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

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强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

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輯〕此推所以能絜矩之由○〔纂疏〕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心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爲衆人之心而盡絜矩之道

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主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

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

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朱子曰〕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其本根中發出枝葉○〔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出兩片則爲二物蓋存諸中者旣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眞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爲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爲一說若有

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愚按〕廣博周遍須自嚴密精詳中出此絜矩之道所以必俟節次成方能做得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此燕享通用之樂詩言君子指賓客說傳者引之直作在上之君子指平天下者而言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或問〕小註樂只一節正絜矩之實蓋既有教化以興起其善而又必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使獲遂其善也○絜矩君子能好民好惡民惡方謂民之父母不如此便不謂民之父母也責成君子能自為父母處與下辟僇同歡又曰必絜矩以同民好同民惡實實抒從政事上做出方是民之父母非干百姓之譽而民稱我為父母也○〔愚按〕好惡二字固無所不該後文言財貨言用人自在其內但通看傳文及章句前後前二節云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章末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則所好所惡卽從孝弟慈起民好之惡之其政事之大者亦不離財貨上均平如飽煖安樂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民之所好也則為制民常產必使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是卽所好好之也饑寒困苦不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民之所惡也則為輕徭薄歛毋使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是卽所惡惡之如此講方與前文一綫亦隱隱有不專其利意在○民之父母非稱頌之說亦非效驗之云元后作民父母平天下者本自有父母斯民之責此之謂三字是從道理上看得君子自不可不愛民如子必說到民愛之如父母者乃正見君子之以民心為已心非於愛民如子之外又添設一層也○〔輯語〕民之父母四字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喚醒方見當此者鮮

〔或問〕所謂民之父母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說箇民具爾瞻便凛凛然有不可不慎之意然只說尹氏傳文有國者則直指平天下者言矣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僇矣〔困學錄〕絜矩之能與不能在慎與不慎之間而已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此一句最喝得警切○〔愚按〕

蒙引謂愼字所該意廣然愚謂此處自合貼定好惡說下面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卽緊承不愼說下不愼則不能絜矩矣不能絜矩則辟矣爲天下僇正見不可以不愼○黃氏洵饒曰此辟字卽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新安陳氏曰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困學錄樂只兩節一意相承辟最緊言能絜矩而好惡同民然後可謂民之父母稍一偏辟卽爲天下僇矣故下文緊接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或問〕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翼註〕言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則今日既喪師可知儀監二句乃總承未喪師而言○此殷云後周公戒成王而作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絜矩與否而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衆失國應節南山之意○紹聞編要玩二則字章句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體詩文宜監于殷之意足傳文語意○四書通樂只三節就好惡言絜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修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愼獨其爲好惡也一誠無僞此章主絜矩其爲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章言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言好惡之辟不足以平天下血脉貫通不可不詳味也

〔或問〕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翼註〕先字當承愼好惡來不當對下文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愼凡好惡皆宜愼也而德尤好惡之原故先愼之○〔存疑〕說德者絜矩之本苟

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有未正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此其所以當先也○〔玉溪盧氏〕曰德卽明德愼德卽所謂明明德先愼乎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所以得衆而得國○〔輯語〕財用二字從得衆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土卽衆國財用則衆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枝節○人土財用看似四件然人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處四件原是一件故下文直接財字又曰玩此字是稟稟發發之詞○愚按四此有見卽此便有不待他求又以見非此不有無可慮擁○所以云首句不可對人土財用言者若爲有人土財用而先愼德則有爲而爲源頭已錯殊不知德本君子所當愼原非爲人土財用而然然旣愼德則人事盡處近乎天命人土財用自有莫之致而至者此固天理之自然故一先字中上承不可不愼下卽起德本財末○存疑絜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皆言好惡之後卽繼以此○公財用正所以同好惡也

〔或問〕所謂先愼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條辨〕若只說絜矩愼好惡則自有人土財用未嘗不可然不探出明德便是無本之學天下豈有平地裏便能絜矩公好惡之理必是格致誠正以修其身此是傳者喫緊意思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困學錄〕單論道理則德固是平天下之本非以德爲財之本財自是平天下之末非以財爲德之末但此處本上文說有德斯有人土財用則德卽爲財之本財卽爲德之末兩相對擧與他處泛論治平之理不同〇按此特揭明本末字爲下文外本內末張本〇語類問平天下章言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

曰然孟子首篇所言其原出此又問此章所言反覆最詳之意曰要之始終本末只一理但平天下是一件最大底事所以推廣說許多如明德新民至善之理極精微至治國平天下只就人情上區處又極平易蓋至於平而已耳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人却只就末處布置於本原上全不理會又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〇或問小註此段雖言理財然理字意自在生財有大道節此處只重不專其利未及理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語類〕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敎得他如此〇〔翼註〕此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〇〔蒙引〕財用在天地間只有此數上旣聚斂則財歸於上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

〔或問〕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語類〕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曰畢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

這箇〇〔困學錄〕外本內末四字直貫下三節一意反覆一節緊一節將外本內末之害直窮到盡處以見有國者之斷斷不可外本內末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集解〕此節言內末之不能有其民與有德有人反兩則字甚緊見得失關頭全在於此是故二字承上爭奪進一步重上句下句只作一反照〇或問小註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士地所主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者少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集解〕此節言內末者之并不能有其

財與有財有用反兩亦字重看空言尚且必報實利豈能甘心是故二字承上民散又進一步重下若以上截相形愈悚言悖或泛說或即指人君言俱得

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語類〕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吳氏曰〕愼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人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得失字串前得失而言○〔玉溪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

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爲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愚按〕得之失之兩之字在本節自專指天命而言申前得衆失衆從民心說下是章句申言之指○或問小註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之意〔愚按〕不常尤在失處見煞一矣字極嚴冷

〔或問〕前旣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鄭註〕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孔疏〕案國語楚昭王使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楚之白珩爲寶幾何圉對以未嘗爲寶楚所寶者曰觀射父曰左史倚相又案劉向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乃爲壇於西門之內東面者一南面者四西面者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坐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人也惟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反而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愚按〕章句楚書楚語未嘗鑒定某事如下節云云而人全以專屬王孫圉考註疏兼此二事故備載之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

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按〕此明係舅犯教公子重耳辭秦使之詞令人遂作公子自對秦使竟忘却節首有舅犯曰三字矣

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爲寶而以善人爲寶不以得國爲寶而以愛親之道爲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愚按〕章句特下一意字加一又字以見再言得失之後又引二子之言止取其大意申明不外本而內末原非以二子果能內本爲有當於平天下之道也直至下節方引入用人此處仍只帶入前段閒閒點撥在有意無意之間若如大全饒氏胡氏許氏諸說以兩寶字結上惟善仁親起下在本文爲破碎在前後爲支離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秦誓周書 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潛師襲鄭以致晉敗之於殽因其三帥公乃素服嚮師悔而作誓 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 愚按一个臣大全盧氏謂挺然獨立而無朋黨說固近鑿困勉錄謂包下兩項入亦未是味若有二字與下文一路想像之神直貫注以能二句自合專就休休有容一面說至媢疾一面在經文與上截正反相形在傳文則下截直趨次節○翼註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斷斷兮即形容其無他技也誠一就貌言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技葉故曰一究其所謂無炫飾無技葉者只是不以技能自見而已他字宜玩大臣稍有露才揚已底意思譬如身上反添了箇贅瘤無他技只是善藏其用盛德若愚之意○按此則盧氏所謂德有餘而才不足者泥矣又曰斷斷句就外貌說故下以

其心二字轉語其心二字畧逗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亦作一句讀休休即形容其有容也○按盧氏謂休休二字其意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濛說謂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又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兩焉字疊注之神可想其不止曰有容而曰如有容者蓋即此休休意度空洞無外令人想像不盡之詞如必謂如物之有容則亦泥○按若已有之不以才不自已出為嫌也其展布之而必盡其用與愛惜之而不枉其材但可從若已二字中體味而得○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為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愚按與彥為美士大約皆有德者而字義亦微有別然不必如蒙引分知行不啻若自其口出乃極形好之之深非謂不出諸口也須知此亦是旁人想像語故曰不啻若○輯語人之有技五句總自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找寔能容之句相應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氣象寔能容從有技彥聖五句中得其精神○謂高下大小無所不收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高下大小各盡其才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彥聖五字可與其中正育明通不分蒲長成器使之道在不是以

一切渾家為容○蒙引以能以字人皆以人君用此人為言未是秦誓之言重在大臣○子孫黎民或以爲國重在子孫黎民帶下讀或云宜兩項平列而以末句總承此為較穩 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吳氏季子曰媢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而憎之違者不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蒙引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已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媢疾以惡之蓋有容者固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媢嫉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見大賢則大惡其待之亦有淺深

或問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 文集絜矩專言財用蓋人上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已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媢疾者不能絜矩而人所

同惡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媢疾者而舍之是又絜矩之大者○按此引秦誓列可好可惡之人以起下唯仁人為能得好惡之正○紹聞編大學釋治國平天下臨了這一件大事却只說要與民同好惡此引秦誓之言乃是指出兩箇當好當惡底人言有一箇大臣能容天下之才德人主識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尚亦有利蓋子孫得他保則能世世為君黎民得他保則能箇箇安樂然非這箇大臣一身之力能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薦得天下許多有才德底都來輔佐朝延行好政事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箇大臣不能容天下才德人主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子孫黎民亦曰危殆蓋子孫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能致此也蓋由此人妒賢疾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引用布列庶位者都是他一樣姦邪小人互格蒙藏君上頗便曲值正人拼這無敢在朝指言其過者以是任意行私毫政害民雖傳到了孫手裛還是他引進寔人一向得用一翻過了又引一都般緣蒙蔽雖有一二正人得進朝來被他衆口誹諺人君

亦自難辨雖存英明之君被他人衆他旌作了亦難便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樣是所當好底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是所當惡底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娼疾之人㴱深計巧彌縫固結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於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獨是仁人至公無私能不為私意所蔽而識之早不為姑息所牽而去之決放逐流竄將他遠置四方蠻夷之地蓋恐其近則投間抵隙夤緣復進以妨賢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也〔按〕此胡端敏公講義說娼疾一段尤痛切可作千秋金鑑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為屏古字通用

迸猶逐也言有此娼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娼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則雖進君子不能安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娼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之所以能愛惡人也〔愚按〕盧氏此論即從章句妨賢病國四字中引伸而出或問義亦同於此謂二字語脉亦定宜如此或有議其說為偏轉以愛惡平列為大方者其於本文及章句或問俱未曾理會也〇〔翼註〕放流之是不使在朝廷也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又不使在內地也〔按〕此與下不能退不能遠反照又曰仁人不蔽於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欲故斷足以祕舉錯〔按〕此抉出兩能字本領亦與文節連下四不能字反照

〔或問〕娼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娼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 先寬一步說正見處置得宜 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 方盡能惡之量 此其所以為能絜矩 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

人使不得稔其惡 幹入能愛 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 此答疾之已甚之問非本指也 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錯得宜也 此為絜矩本領兩能字方坐得實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朱子曰〕舉而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〇〔雙峯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

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讀書錄〕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條辨〕四箇不能非徒寡斷註云君子而未仁蓋未仁便是私欲去不盡故用君子恐妨己欲退小人恐難逆己私如何能決用決去本文用舉而退而一振是多少遲回顧慮在〔按〕此正與上節兩能字相反○〔翼註〕悠忽懈怠故曰慢寬縱誤事故曰過

〔或問〕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証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証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

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背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況於此等字旣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存此爲讀書處疑義之法不必於本指相關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

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四書遇〕此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補盧講義〕仁人之德貽及子孫黎民不仁人之菑害卽不免於當身說而下得失相去萬分懸殊

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語類〕斷斷者是能絜矩媢疾者是不能絜矩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存疑〕首南山有臺節是言好惡之公節南山節是言好惡之私自秦誓至此則申言其極好善至不啻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善至違之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尤明好惡拂人之性又不止狥一己之偏者是私之極也上言好惡公私所該者廣此就用人上申言之蓋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喪若用人一事則所關尤大是爲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縮閑編〕南山有臺二節畧言好惡之公私而已至此說盡其理故爲好惡公私之極○〔輯語〕通章只講絜矩爲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下數節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全傳申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財貨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卽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畧以理財用人平對乃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也〔愚按〕前段亦只就財貨見利之不可專並未及理財故凡講章言理財用人者眞是鶻突○〔合訂〕玩章句已於此節結住用人下節三言得失又通結之不單結用人而用人亦在其中〔愚按〕此義在傳者雖無明文而章句意實如是觀下節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其爲通結可無疑也〔條辨〕駁之非是

〔或問〕好善惡惡人之性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巳治人之術發巳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新安陳氏曰〕道卽大學之道脩巳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四書通〕此道字卽章首絜矩之道蒙引存疑諸說皆從之○〔輯語〕大道卽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不是絜矩之道絜矩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之大道則舉脩巳治人之全而言○〔愚按〕大道如果卽絜矩之道則朱子當年何不注明絜矩而必云脩巳治人之術耶陳新安照註脩巳治人分貼明新爲得其大指轄評本之然云竟不是絜矩之道則又過矣任翼聖云絜矩愼德忠信三提君子平天下章大關鍵亦一部大學大關鍵也絜矩是新民之極功先愼乎德既由新民而推本明德矣本節忠信二字又指出明新喫緊用力處直貫徹八條目中是秦誓四節結穴是平天下一章結穴是一部大學結穴又曰舊說以大道爲絜矩固嫌掛漏近說絜矩忠信皆所以行此大道更屬模糊大道兼明新卽大學之道也絜矩須就平天下上見乃大道中之一事故謂大道不止於絜矩則可謂絜矩非大道則不可謂忠信以行此大道則可謂絜矩以行此大道則不可按此二條所見極大剖析亦淸但愚意謂大道單承絜矩則於注義既疎遠貼明新又於章脈稍廓只宜就本章看脩巳卽前愼德治人自合承絜矩上文言絜矩在公好惡愼德則所以淸好惡之原到此歸本忠信則所由愼德以絜矩者其幾皆決於此可見大道中須仍包貫絜矩歸根忠信乃爲淸切而章內三言得失一路相承逐層攧辟之指亦無不了然矣諸說紛紛正恐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語類〕發於巳心而自盡則爲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尙聯故更云盡巳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存疑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表裏之義也○矜高總是務外自高務外則不復向裏自高則不復下意與發巳自盡正相反侈是侈然自放肆是縱肆不循法度與循物無違相反又曰惟驕

故泰與忠信一般看○忠信以得之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無忠恕不出也○〔愚按〕忠信驕泰者心之所爲心乎忠信則既能愼德自能絜矩而大道得矣心乎驕泰則不能愼德何有絜矩而大道失矣此

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語類〕初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巳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謂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又曰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闊然紧要處只在這些子○〔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又串前兩得失而言〔愚按〕此卽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到此乃通結之不合單主用人起義也○〔四書通〕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合訂〕君心不齊則人心天命皆無所麗故曰語益加切〔按〕此特下一幾字推極誠僞敬肆之分爲好惡公私之自與前言愼德而曰必審其幾正相應其喫緊爲人之意至深切矣

〔或問〕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巳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巳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條辨〕章句訓忠信引程子語雖平時而或問則曰盡巳之心而不違於物中用一而字串下便見不相離總承之曰絜矩之本也論來大道既兼脩巳治人之術則忠信實兼脩巳治人之本而茲但曰絜矩之本者以絜矩原該治人之術之內而本章連及脩巳亦爲治人而設以君子居其位故也若誤認絜矩之本句而以兩之字單指絜矩則謬矣〔愚按〕不獨以君子居其位條愼德自是絜矩前一層事忠信則又推上一層矣與民同好惡卻只就絜矩上見說箇絜矩之本則愼德巳括在前一層兩之字照脩巳治人之術於平列中自應側串此其所以云絜矩之本也然不可掛一漏一以斯言藉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雙峯饒氏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衆至用舒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黃氏洵饒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一大事〔愚按〕謂與上風馬牛不相及者過也但不宜纏繞耳○〔紹聞編〕大學四語誠萬世不易之大道而呂氏又以四語括之不可不詳玩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自夫耕婦織以至商通貨財工作器用無非生財之人而農居十之八九雖臣妾閒民未有無所事者又安得有遊民閒或有之則先王未嘗不有以禁之周禮載師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民無臧者出夫布朱子謂前重後槪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士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爲其爲池沼也民無藏東卿大夫所養浮泛之人也先王之法其禁絶游惰如此而於力本者則又有勸有相有省有助生之者安得而不衆乎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古之官不若後世之冗也而又必度德定位因能授事食不浮於人故祿易給而財不費後世官不擇人非才幸進者既多而宗戚寵幸旁門尸胄者尤衆冗官之下復有冗役掖庭恒以萬計尚方作者供事太官陛楯虎士恒以數千計食之之衆如此而民窮失業則生者又未必能衆也財烏得不匱乎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書曰食哉惟時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是民一歲之間除此日數外無非力田之時以言乎一家則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一時在田無不齊力者以言乎衆家合力則成王戒命田官之詩曰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言其及時而作萬人爲耦於三十里之間耕者用望

其勤於農事上下之間同心一力氣象可以想見也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制國用必屬之冢宰者以上自王躬下至百司庶府其用財須有式法非道揆大臣主之則法守易爲人所撓也五穀皆入然後豐歉可以盡見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三分爲當年所用一分擬爲備積遞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常有十年之蓄也量入爲出四字乃萬世用財之道漢高帝始不守此法而度官用以賦於民則是因出以制入矣高帝躬先節儉猶未見其害至子孫循襲此制用度漸廣則征斂日多欲如古人食不能人二餔則詔王殺邦用可復能乎蘇子瞻謂爲國有三計而以古人制國用之道爲萬世之計以一歲僅支一歲爲一時之計以量出以爲入用衰世苟且之法爲不終月之計然衰世苟且之法雖支撐目前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況急於征斂寧無他變謂之無計可也

〔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

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開財之源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困學錄〕四者兼到方可恒足若缺一或可足而不可恒○〔蒙引〕問章句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何不從有德有人說來曰有土此有財但在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爲切故截自有土有財〔愚按〕生字遂接有財有大道卽從外本內末者意中轉出見自有正大之理財卽此便已自然恒足何須外本而內末○〔蒙引〕務本節用便自不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絜矩○〔精言〕朱子謂愼德只言財用未說理財理字在生財有大道中可見理財理字原自無害不得以爲桑孔使倆而斥之但生之者衆四句雖是理財本旨却不重此見足國之道自在務本節用不必聚斂所以申言外本內末之不可也觀後數節自見

〔或問〕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

此所謂有士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産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斂厲民自養之云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語類]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已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之危亡也○[雙峯]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蒙引]不可以上節爲生財下節爲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自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上節章句云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

[或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卽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語類]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翼註]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寛說如云感恩懷德竭其忠君親上之誠便是終事泛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役犯難皆是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日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殉財出於君者敢生覬覦乎○[蒙引]其事其財兩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或問小註上節與財聚民散反應此節與悖入悖出反應○[愚按]三未有故作層折以決言其效之必然實則只作一句讀猶云未有上好仁

而府庫財非其財耳然中間不添襯兩重則其義不暢

[或問]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按]傳文止申仁者一面或問併將不仁者作一反照而其辭愈悚其義益明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

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
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
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
而不畜聚斂之臣〔孔疏〕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
之家是卿大夫而此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
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
槃造冰焉造猶納也○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凌冰室也〔鑑〕盛冰之器也祭

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仁山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
也豈卿大夫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歟○百乘卿大夫采地之大者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采言也○說統聚斂
之臣欲剝下媚上必於常式之外多增數目正賦之外別立科條日入歲深增者不可復減一時作俑遂爲生民無
窮之禍○〔翼註〕寧有盜臣其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按〕三段雖似平列而語勢却趨重不畜聚斂之臣觀與其二句
再致丁寧可見況聚斂與前後脉相關不獨以獻子身爲百乘之家立言宜有輕重也此謂以下釋
獻子之言也〔翼註〕獻子言有家而傳者說到國上見家國一理也○此以義理論不以利爲利者未說
利有害處只見得義上不可也以義爲利者亦未說到義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卽是利也下節方極言專利之
害○〔居業錄〕古者義利只是一體事義所以爲利利卽義之所爲也故曰以義爲利又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
足以和義蓋以義制事自然順利脩於己心廣體胖推於人民安物阜利孰大焉曾子曰生財有大道孟子亦曰善
政得民財蓋分田制祿恭儉節用自然上下豐足皆以義爲利非將義去求利只是義則無不利也
〔或問〕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
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
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
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喩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
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
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
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
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

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
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
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
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
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
所安卽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
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語類〕只萬物皆得其所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
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

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小人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旣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說統〕長國家三字重看曰長國家原不少財用何以獨急急於財第小人欲媚其君多借此爲進身之階故曰必自小人自者咎小人倡導後心皆其罪也曰使者咎人君假借大柄乃自貽後患也彼君也彼反以小人爲善也小人實則掊克而託於美名亦緣人主內多欲而外欲蓋之故甘受其欺罔善者朱子云如而今說會底吳氏云是亭屯傾否之人然到此亦無如之何正所以甚小人之禍

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上所引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條辨〕不必論到患害如何只道理合下是如此是上節意思然不消利之爲害不能打斷人君專利心腸故直說到菑害並至雖如之何而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益瞭然矣故曰丁寧之意切○〔愚按〕此節一就外本內末之禍而極言之越見得自生財節至終篇皆一意講章因必自小人句牽合用人理財爲一事義固可通然非章句本指

〔或問〕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凋瘁而根柢蹶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西山眞氏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謬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

所更定而子以舊文爲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爲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按〕二說有云屬理財用人者愚按上已提明好惡義利之兩端應卽上此方與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相照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語類問平天下章說財處太多日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情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況皆不恤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日益損下益上日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後語頗大率皆以不專其利發明絜矩並無所謂理財之說也即秦誓四節亦只就用人上見好惡之不可以不與民同非定與財貨差排作對故總註以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語括之又曰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則凡所以為民父母遂其孝弟慈之願者自無有不至矣數語結盡通章極渾涵極斬截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困學條章句於十傳內提出五六兩章為急務真得大學源頭厥功匪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何以誠意妄行禪學之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所明何用博觀泛濫俗學之所以亂真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途大可慨歎朱子所為緊示人以格物為明善之要救禪學空寂一流以誠意為誠身之本救俗學泛濫一流二者交修實落下手離夢得覺變鬼為人方不負孔子作經之意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使二帝三王之道斬焉中絕一片接引來學深衷至今猶可於此二語想見之也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終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

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

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

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

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

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閒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語類問形氣是口鼻耳目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理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又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問人心形氣曰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又曰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柁也船無柁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問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指

着痛抓着癢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義理饑寒痛癢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又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又曰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爲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爲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捨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按條辨云操之則存只是人心皆依從道心上來舍之則亡便是道心走作到人心上去此操舍之間所以爲人心道心交界之辨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感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爲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爲害耳故聖人以人心有知覺嗜欲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故當

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然此道心却襍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人欲之辨耳○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又文集云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也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好○擇善卽惟精固執卽惟一時中是無過無不及底中執中亦然○困學條精一工夫歸宿在道心上用力則只在人心上又曰論先後以精爲先論重輕以一爲重○四書通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睠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愚按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中揭出性字爲心字嚬實主腦中庸言性不言心序中却又以心字爲性字闡明指要蓋心性本自不相離故須此参互引伸乃更分明的實其云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卽至誠盡性根苗程子所云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蓋謂是也論工夫不外精一而擇執實與相稱語錄所端在執中而時中互爲相發則全書之要領具是矣至其溯中庸所由作開首卽提明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便隱然自寓作章句之心卽子思作中庸之心也結尾云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自任之意愈微而開示來學之心愈切矣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

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翶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旣皆無書故

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詞、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𡼏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之言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

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道德性命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害、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

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採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按文公作是序年四十有四、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公年六十矣、章句既定、遂刪取集解、更名輯畧、復爲或問以論次之、今考章句序中所列、始合章句輯畧或問而彙爲一書者、厥後章句單行、明永樂時所訂大全、專采或問而輯

畧乃僅存於朱子遺書、世有知之者蓋尠、故爲附刻原序、而錄其說之大醇有關本義者、與章句或問互相參考、庶朱子當年編輯之深心、其或可仰窺一二焉

纂讀中庸綱領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讀書之序、須是且着力去看大學、又着力去看論語、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著看、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

會文義則可矣問中庸精粗本末無不兼備否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無不備處○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讀書須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爲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爲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指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地細密○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他人語言闘湊成篇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又曰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必是○問中庸編集得何如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又曰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齡編　孫維侗尚畬 乃昀爾畯 校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語類】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便不是庸了○不問明道曰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庸乃中之常理中字已盡矣曰中亦要得常此是一經一緯不可闕○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

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又曰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即便是經○居業錄一闔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輯畧】伊川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為是○語類始言一理謂天命之謂性末復合為一理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開而復合其合也亦有漸○所謂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中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許多事聖人經書所以好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理○四書通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理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輯畧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張子此言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語類中庸一書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箇文字齊整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

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顯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輯畧〕明道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爲物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呂氏曰聖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及皆非道也庸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常道欲造次顚沛久

而不違於仁豈尚一節一行之詭激者哉○〔語類〕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在中是有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纂疏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困學錄不偏不倚中之本然者也無過不及中之當然者也惟其本不偏不倚所以當無過不及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語類〕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譬如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爲定理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問以不偏不倚無過

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黏着曰此其所以黏着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吒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東之與西上之與下以至寒暑晝夜生死皆是明道所以云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中則直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異中如一物豎置之常如一物橫置之惟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然不常亦不能爲中而後能常此以自然之理而言常而後能有中此以人而言○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着還他一箇常變自是着還他一箇變如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却又皆以爲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處只得變變得是仍舊是平常然依舊着存一箇變

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

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
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
和而曰中庸也語類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
是發於心庸該得和又曰以性情言謂之
中和以理言謂之
中庸其實一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
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
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輯畧明道曰言天之自
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
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
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伊川曰生之謂性與天命

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禀受也
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
來如此此訓所禀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
之理也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語類天命之
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
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
不雜乎陰陽或問小註云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
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禀者而言是專言理按此較語類
更明劃蓋不止云說理意較多而已○伊川云天所賦為
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
人物所禀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
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天命與氣質亦相
滚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
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
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禀却有偏處
○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禀賦則有是氣而後
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天命
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

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這一原故也
○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
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東陽許氏曰
五常因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
陰為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
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
可踰非順乎○文集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
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某只以仁
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
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愚按章句從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說來自然離不得氣質故曰氣以成形而理亦
賦焉欲人知得陰陽五行本是乘載此理有生之初隨形
賦受如天分付一般何等鄭重到下面人物之生則專指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是就不離生獨主
其不雜者以言性不復沽氣質說矣語意極分明○困學
緣孔子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者言也子思天命之謂性
以其不雜乎氣者言也告子生之謂性則
專以氣言也此告子所以為不識性也
率循也道猶路

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
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語類率字輕率只訓循循此理
便是道伊川所以謂便是仁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率字不是用力字○問此循字還
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道人上
說以率性便作修為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
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
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
禀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程子曰循性者牛則為牛之性
又不做馬底性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物物各有
這理只為氣禀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
通道亦無往不在也○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
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
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然○萬物禀受莫非至
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循性字是就道上說
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即此便是道循性謂循其理之
自然或以為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却是道因人做

方始有也○道之得各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蒙引章句各循其性之自然最有分曉必率其自然者方是道人多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由性而出惟我有是性則臨事物時只據吾性所發便一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故日率性之謂道只是屬事物而見道道初不屬事物也○困學錄在物之理即我之理惟天命之性無理不具故隨其所感從胸中自然流出不假脩爲便自有至當恰好底道理爲人物之所當行是之謂率性之道○性一也物之所感不同則其中之所發亦因以異就逐事上看如觸着仁之性便有惻隱發出來觸着義之性便有羞惡發出來一事一理一物一則也就一事上看如同一惻隱也所感者重其發亦重所感者輕其發亦輕隨時隨處因物付物也就各人看則同一惻隱也此人合當如此那人合當如彼其分不同故施有差等也章句下兩各字極員活極周至○稱言分派條理都自渾淪中出以渾淪中具有條理也大本達道體用正一原耳

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

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三山潘氏曰品節之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輕重厚薄而爲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也雖若出於人爲而實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勉齋黃氏曰脩道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經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著爲品節使之盡其道也○語類問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揚雄言學者所以修性伊川謂揚雄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曰性不容脩脩是揠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爲之品節以教人耳誰能便於道上行○問性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殀夭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及於物物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人上較多物上較少又曰先王所以咸若草木鳥獸使庶類蕃殖如周禮

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illegible]語上兩句一滚出來才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才生人物便有此性才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有百有中間更無停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出人爲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者亦即天之不得不然聖人之教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也然此闢却有一折○只爲氣質有偏勝闕欠便不能完此理之固有故聖人爲之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道不行於天地之間此是聖人不得不然者不是人欲有功於天而爲此多事也○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細做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已分上設施未嘗外假也○經開編章句若禮樂刑政之屬禮如儀禮所載政如周官所陳可見聖人修道之實古樂不傳禮亦殘缺然因其遺意之尚存者猶可以推見其畧古人於禮樂無斯須去身聖人動容周旋中禮顏子克已復禮皆此

理也古人刑政皆正德利用厚生之事周六官之職正其大法而後世莫能行或言禮樂刑政道之迹耳未足以言聖人之脩道是豈知古人之禮樂刑政哉○翼註此教字是主張世道之教達而在上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窮而在下孔子是也

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或問小註子思此三句乃天地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已胸中流出不假他求○按朱子總斷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數語識中體要曇聯諸本亦有從之者然朱子所以必改爲今本而後來亦迷以今

本爲定非無故也蓋章句上面已逐字逐句細與剖析到
此乃絲牽繩貫都逆從下三字跌重上六字以見從道教
所由名不得爲異端邪說所託其於子思憂道學之失其
傳直朗然如揭日月締復引董子語於三者之中特提道
字歸根天字其特提道字者中庸明道之書性爲道之所
由出教乃道之所由成下節所以單承道字說去也其歸
根天字者群言淆亂只坐不知天故子思開端特揭一天
字性道教都從天說下天者理而已矣性爲天理之本然
道爲天理之自然教爲天理之當然異學敢於誣性道教
必不敢誣天此尤子思震聾發聵挈要提綱處則今本尤
爲精密無間斷無可疑況或問已揭明性道教之所以名
見其皆出乎天而不外於我使章句復仍元本則此二句
不免犯複若云欲學者知之使其知所用力而不能自已
則今本亦何嘗不隱然含蓄爲下節緊喝不可離地耶蒙
引轉謂元本較精近復有從而和之者故不可不與剖明
○三句統言人物而以人爲主故於總斷專以人言之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

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於天而實不外於我
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
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
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
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
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
蓋在人在天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
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
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交集性非有物只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

故性之爲性是仁義禮智信五字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
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多雜佛老而言將性字
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信
只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
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北溪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
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
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
看得界分不相亂○稽廬講義天自有所以爲天者易之
元亨利貞是也天卽以其所以爲天者命之於人而人遂
得之以爲人而爲性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
無二理也

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
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
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
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

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
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
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
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
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
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
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
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
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

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朱子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理○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覺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而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脩道之謂敎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敎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敎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敎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敎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敎得矣爲之開導禁

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敎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强爲之也陳氏曰辨其親疏之殺如爲之立五服自斬衰至緦麻之類別其貴賤之等如爲之立君臣上下長幼之序爲之制度文爲如三千三百之儀輕重疏密各有等殺之不同爲之開導禁止如司徒敎民以孝弟睦婣任卹之行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如敎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牛鼻絡馬首之類

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敎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敎矣

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踐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敎，又將由我而復立矣。陳氏曰釋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地萬物之先爲吾眞體以天地萬物皆爲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眞空老氏以無爲宗以道爲超乎天地形氣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都與人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淸虛厭事釋氏屛棄人事世儒或訓詁解析而理不明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智術之私而非胸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敎矣○居業錄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乃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都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卽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其猖狂自恣者以此○語類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曰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因其所固有謂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人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因其所甚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着這一箇物性○西山眞氏曰朱子論性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爲敎者眞妄是非不辨而明矣○愚按此條與章句總斷語都從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力爲三之謂發明宗旨貴成敎學以起下道不可離此其所以爲全書綱領

曰、率性脩道之說不同，孰爲是耶？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爲而言也。輯畧程子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至於敎我無加損焉程子論性本兼氣而言故此條全文與中庸本義頗不甚合恐初學轉生疑障因節錄之若解文自合向全文領會○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所謂在人曰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呂氏艮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輯畧呂氏曰艮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語類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底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輯畧楊氏曰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或問駁之曰衣食作

息視聽衆殷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離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已也○語類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向來從竊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舊亦不曾爲學者說破曰向來亦是看得太高○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愚按章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說道本不可離語類恐人認作純任自然人自不能離道故特下一轉語云體之則合背之則離而或問又申

之曰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方見得不可須臾離也一句陡然一喝全是責成人身痛切提撕爲全書大關鍵不可二字才坐得實然又須知或問語類云云皆從章句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引伸而出無物不有二句是原其所以然循之則治等語乃與唱明不可不然耳非其義有所關也至可離非道句或問以爲是人力私智之爲舊注云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愚謂今本則豈率性之謂哉一語盡攝不必瑣析○按或問以道不可離屬戒懼一段與莫見莫顯句爲對文集中有云前段中間着是故字後段中間又着故字名接上文以起下意語類中亦有云道不可離專起不可不存之意則兩節分屬無疑然總注云其實體備於巳而不可離則既以此句總領存養省察而章句於上節云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下節亦云不使潛滋暗長以至離道之遠未嘗不并繳首二句此語類所以又云二者工夫其頭腦又在道不可離處也按此即以道不可離作總領下兩層相承層遞說下文義儘可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

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語類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無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慎恐懼又曰這處難言大段着意又却生病只恁地畧約住道着戒慎恐懼已是剩語然又不得不如此說愚按謝氏所云常惺惺法此中意象可參○所謂不睹不問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如曰道着任无碟便不成不在金玉○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問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是就已不睹聞處只是諸家看得自

不子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是涵養工夫○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着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二字之義○困學錄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有三箇竅會論其文法是半面語言靜不言動也論其用意是盡頭語從動推到靜也若論其理則正是全體語舉靜以該動也○愚按因是舉靜以該動然畢竟以主靜爲極至故章句特揭存天理之本然與下文未發致中相關照但泛作統體

工夫看未爲淪骨淪髓也通看語類前後數條自合該睹聞一面追入不睹不聞文言所謂敬以直內周子所謂靜以立極直是此處鐵板注腳但緣此覓抹卻睹聞則不可耳○柏廬講義戒懼慎獨雖是兩項工夫然靜時爲尤要蓋此處工夫做得的當方分得動靜界限明白若靜時工夫不到便照不見動時是非故愚嘗云存養不得力連省察亦無下手處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

蒙引隱暗處也指心曲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動言方一念之動極是細事事字不可深泥暗處之處字亦然隱

微二字其究一也條辨隱微或念慮之方萌或舉止之偶動或些小之事爲皆是愚按此即朱子所云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不止念慮初萌也然細按念慮初萌畢竟是獨字本義即如蒙引說盡可○語類問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慎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偪塞都是無時而不戒慎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卻是與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是普遍都用○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問舊看莫見莫顯兩句只謂人有所愧歉於中則必見於顏色之間而不可揜昨聞先生云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處如做得是時別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做得不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如此說覺更親切曰事之是與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三山陳氏曰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已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雙峯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

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呈露於外而不可揜昭斷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愚按二說一主獨知一主人知既獨知則人亦必知本無二理但本文莫見莫顯須就隱微當下勘出不但以見惕隱以顯惕微說成兩境即謂無隱不見無微不顯尚屬異時兩莫字只好隔壁聽也故當以陳氏之說爲正○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若其發之既遠爲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現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往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能自覺者矣○按此條於兩莫字直透重圍諸家駁之非是

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文集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這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意下又提起

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其於獨而謹之是結上文隱微兩句意蓋無所不戒謹通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爲已發設耳○語類戒懼是其常謹獨謹其所發是於無所不謹之中謹上更加謹也○這獨也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家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戒懼是統體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精一經一緯而成帛又曰戒懼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撥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言聽於無聲覷於無形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又曰如一片止水其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文集戒懼是徹首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謹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

是一念起處爲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審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又曰觀兩莫字卽見此處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旣無間斷卽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祁䕫講義惟能戒懼則心體湛然一團天理由此或事物方來或一念初起便有把握善則爲之惡便斬然割斷此爲愼獨○輯語愼獨是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斬根須在此也○李安溪曰朱子發明不睹聞兩節極精其源出於周子所謂誠無爲幾善惡寂然不動者誠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幾微故幽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又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朱子此兩條注實出於此也元明問講家多以道不可離作總提而分講動靜豈知存誠是幾是兩項工夫不是兩箇時候誠無一息之不存幾則動之微當其謹幾之時而誠無不在豈偏於靜乎然邦惟嫌分動靜者誠雖貫乎動而幾則已非靜是當靜之時不有存誠而已所謂誠無爲而寂然不動者此也當動之時

其謹察者亦誠也然已謂之立誠而不謂之存誠謂之義以方外而不謂之敬以直內矣故以誠幾分動靜自周子以來已然但要識得兩意親切不可泥言動靜皆一於敬惟知是存誠謹幾兩段工夫則上節該貫動靜下節亦未嘗不通徹顯微經文𥦗靜及微者以見其功之密且存字察字工夫此處尤親切得力耳按此發明本義深細圓到讀者宜息心體之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

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愼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

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語類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眹兆無可睹聞時先戒懼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塞其來路)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此就當下說是本義)

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此以究竟言之是餘意)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聖賢體道之功

甚密)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文集章首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困學錄此章從天命大原說下來故先存養而後省察末章從下學工夫說上去故先省察而後存養語勢不同理則一也)但諸家皆不之

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輯畧明道曰要修持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這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脈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

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語類不睹不聞是提其大綱說謹獨是審其微細方不睹不聞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卽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便不是○紹聞編作兩事說則不害於相通作一事說則重複矣不可分中卻要見得不可不分處

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耶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輯畧伊川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卻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於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己而已游氏曰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為顯乎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語類問跡雖未形幾則已動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己必知之己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箇知愚按章句義自是歸重己獨知之上故文公以為程子不若三家之密

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輯畧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

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自餘諸說朱子以為未盡故不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集解情易見性難明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字而指其未發為言猶孟子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智之固有其不言四端而言喜怒哀樂者世間無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只此便已見得與天地萬物相關也○輯畧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伊川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未發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才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來子中之曰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極精微說未發界至十分盡頭能發子思言外之意季明又問呂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恐無著摸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或曰有未發之中有已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愚按得中之中即時中之中與在中之中分未發已發看季明又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或問中之曰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語類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能復西南者不能復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中間章句

所謂獨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都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絶了或曰恐衆人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靜看不曾知得○問伊川言未發之中是在中之義如何曰是言在裏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横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illegible]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自在及動時又只是

這靜底○問未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曰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未發之前萬理備具而動而應事接物雖萬變不同要是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待安排然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問渾然不待勉强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事有箇恰好處孩未發之中本自有箇節在天命之性有物有則是所謂節也中節者只是處得恰好雖出人為而自動中乎天則○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拂戾故曰和○蒙引曰情之正也便見那不和者非其正矣情之正者是從本性發出隨感而通者也其不正者是感於物而動所謂欲動情勝者也

故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得有已發之和蒙此條後四句乃預透下節致字非此節本義也○困學錄合喜怒哀樂而言則件件中節舉其一而言則處處中節○皆字義乃盡○讀書錄中是和之源頭和從中內流出來○解語和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說偶然合節是言人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即下致字中事必養成乃復得此和便說不得本然之和○翼註發不中節不獨哀怒不是和即喜樂亦不是和中節則不獨喜樂是和即哀怒亦是和性情中道理本來如是○松陽講義未發已發程朱皆分動靜二時言之自姚江之學興謂未發是發之主宰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添入已字為非不知此乃朱子舊說也舊說曰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是即姚江無未發已發之說也朱子後覺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姚江猶自謂獨得之見

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

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輯畧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伊川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又曰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侯氏曰中一也未發之中時中在其中矣特未發耳伊川先生曰未發之中在中之義是也譬之水也湛然沉寂謂之靜果其所行則謂之動靜也動也中和二字譬焉思過半矣然則中謂之大本和謂之達道何也中者理也無物不該焉故曰大本由是而之焉順此理而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達之天下莫不由之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故曰達道致此若非聖人不能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呂氏問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今細思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伊

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或問甲之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僞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蘇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伊川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或問甲之曰未發則爲水鏡之體已發則爲水鏡之用○語類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酬酢萬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不相凌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爲不和便自有疑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問章句天下之理二語曰方其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純乎天命之本體故曰天下之理皆由此出○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爲合當喜怒天下以爲合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松陽講義中和不是二物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只看說箇天下大本天下達道可見大本非內達道非外程子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問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和只還他亭亭當當直上

直下而已○翼註兩天下字實包得天地萬物以起下節之意○中庸觧大本達道之本天下許多道理於此統宗達道從大本出天下許多人情於此協應○輯語天下字是切實字不是張皇字○國學錄從中和說到大本達道直將位天地育萬物根原都與拔出

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孔疏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語類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毋故性情皆從心○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以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文集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泛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工夫而惟聖人爲能盡也○愚按本節文義乃是於上二節之下脫開提起仍從天命源頭說下申明道不可離見人人有此性道即人人具此中和正或問中所謂不以聖愚而有加損是就本然說而語類中多有特上戒懼愼獨作工夫說者乃是通達前後就學者而言非專論此節本義讀者不察乃有云中非戒懼不能爲天下之大本和非愼獨不能爲天下之達道如明季艾千子之說則將置下節致中和於何地故愚於語類文集凡夾說工夫者概不敢載惟擇其精要者編入下節庶使學者疑障一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語類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推而極之工夫極精密○翼註天高地下本來成位故以位爲安其所萬物化生本來自育故以育爲遂其生又曰天地本位只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只不閉其化便是育松陽講義申之曰這二句便是洪範雨暘燠寒風應肅乂哲謀聖底道理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

育矣輯畧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則所以中也又曰聖人修已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明道曰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又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然其要只在愼獨楊氏曰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語類人說中只是大綱如此說比之大段不中者亦可謂之中非能極其中如人射箭期於中紅心射在貼上亦可謂中終不若他射中紅心者至如和亦有大綱喚做和者比之大段乖戾者謂之和則可非能極其和又曰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致中和須兼表裏而言致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謬而又能無適不然○所謂致和者謂

凡事皆欲中節若致中工夫加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中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旁時但久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問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又曰加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戒懼是統體工夫故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至靜之中乃未發時也按此戒懼乃是從動處說來以至於至靜之中方說到不睹不聞上若將自戒懼句便粘定不睹不聞以下便說不去此大全史氏說之所由鶻突也又史氏云大凡靜是自外靜至內動是自內動出外又云約是自外收斂於內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此四語却自分明○勉齋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史氏申之曰橫致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不全盡之謂直致是從今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不苟○四書通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按此於章句自字以至於字而字三箇層折字字透則分明○文集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爲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

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語類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世間何事不繫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卽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文集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之也○四書通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加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入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蒙引章句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其陰陽五行之理則悉已交付在吾身矣至於萬物亦同出於天地之陰陽五行所生若眞箇是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如何不是一體初間天地以此理全付於吾吾自戒懼謹獨而充之則能全盡其所付之理而又有以參贊乎天地如克肖子之能成父母之事者矣○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愚按中以心言受天地之中以中感中所爲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也和以氣言稟太和之氣以和召和所爲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也○紹聞編天地間只是一氣心其主宰處也元無間隔本無時不相通故西銘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語最精乃章句之所本先言體後言性者

所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也。司馬公曰天地之有雲
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但有
其節焉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
和和後能育萬物也范景仁曰天不中不和則病人不
中不和則病天此之謂一體。輯語致中和是工夫盡頭
天地位萬物育是效驗盡頭分明在事上說註中天地萬
物本吾一體非是仍歸結天命本原乃是提明位育所以
然之故於心正氣順之下特與明故其效驗至於如
此蓋指位育之實事而言非懸空語也又曰兩焉字極宜
理會不說如何去位育亦不是他自然位育只看日星灾
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天下有道自稀少到無道時自頻
多天人相與之際非偶然也。困學錄致中和之極功到
位育乃盡說一毫未至是工夫盡處蓋人事之盡乃能與天
命相通若有一效驗未至便與天地萬物猶有間隔在援此
所以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然亦不過全其天命之
本然率性之自然者而已非有加也。章句於上節大本
達道分承天命率性到此節併歸致字極言其效而云修
道之教亦在其中見聖賢接引來學之心直以此為盡頭

實証由教而入者所不可不知也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
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
言之以結上文之意。文集人之有心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一性渾然道
理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
及其動也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
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
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感周流而體用未始相離
者也是以君子之於敬無動無靜而無不用其力焉未發
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
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
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
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
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此心周流貫徹君子所以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援此括言體用之不

能相離章句所以言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有以字意
深又曰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又曰學者能
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
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
間有以用其力援此數條皆與章句相發故節鈔○四書
通中和雖有體用動靜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
物之所以位育有不得而析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
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也○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
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
位育一故非兩事也○輯語戒懼以致中慎獨以致和故
位育分屬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動靜慎獨在動一幾猶
化之於川流故萬物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天此一原之
妙也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
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
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
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
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
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
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

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上一節至此截住下乃轉入末節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

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語類問言陰陽動靜何也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定所此未有物相感也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問未能致中和則天地不得而位只是日食星隕地震山崩之類否曰天變見乎上地變動乎下便是天地不位○綿闇絹陰陽有定位者有流行者自其定位而言分陰分陽兩儀立夫安得不謂之靜自其流行而言二氣交感而萬物生夫安得不謂之動又曰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天地位是主宰處萬物育是流行處○新安陳氏曰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極之推大聖神能與於此乃聖神之能事降聖神一等而論之由教而人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文集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爲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原耳體用之不同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

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當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耳文集問極其中則大經正大本立而上下位矣

極其和則事事物物各得其宜而萬物育矣曰此只說得前一截若聖人不得位便只得如此其理亦無虧欠但事上有不足耳又問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舜之事亦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力是至處自一事一物之得所極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一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條辨位育朱子作實事說但於堯水湯旱以為氣數適然祇大槩說耳湛甘泉謂堯湯之水旱還是初年政教尚有未至處即是中和猶有未盡處迨舜舉五臣而天地平成湯責六事而寛仁盃布然後水旱得以消弭而天地萬物各得位育矣故知位育實事不徒在一心感格而在有實政推致也此意足發先儒之所未及

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語類問吾身之天地萬物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問位育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

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曰即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三公燮理陰陽須是先有箇胸中始得

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語類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自可見○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朱子曰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北溪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性上論已發之中是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無過不及處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也○按此下辯論輯畧甚繁其與本義不甚關切者不復載後倣此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所傳謂所傳於夫子上該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實體道之實體特提道不可離全部中庸皆發明此理也次言存養省察之要

終言聖神功化之極本原出於天實體備於己天人無二理也存養省察盡其求備於己之功聖神功化復其所得於天之本盡人以合天也中庸大指已括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新安陳氏曰大本原於天命之性達道即率性之道反求諸身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謂慎獨以遏人欲[illegible]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二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此中庸第一支[illegible]章之綱實即全書之綱故龜山先生以爲一篇之體要只百餘字而義理工夫效驗無所不盡全書直引而伸之耳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二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與註不偏不倚中之體也無過不及中之用也庸平常也中即是庸非中外有庸也○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不必拆開說按章句以而字串下只之理總承之自極分曉○新安陳氏曰提按篇首一句以爲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紹聞編天命所當然見不可逾越精微之極致見不容少差章句下此二句非贊歎中庸乃起君子爲能體之而小人反是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蒙引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者蓋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唯君子爲能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困學錄爲能體之體字猶體物不遺之體君子直做中庸骨子與中庸爲一體○愚按中庸是循道理無形影可見自有君子卻分明把這箇道理從君子身上和盤托出此其所以爲君子中庸此一句直包括全部如後面所說舜文武周至聖至誠莫非君子道德九經經綸參贊莫非中庸故此處只以一語渾括在這裏或有因大全新安陳氏云體字乃以身體而力行之認作着力字眼不知本句語氣渾淪是就現成說所謂與道爲體到下節方是推其所以然只善體經文語氣自見朱子有云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竊謂中庸便是無軀殼底君子君子便是有軀殼底中庸爲能體之當作如是解○困學錄云劈開君子小人開出一篇之局固也至謂智不如舜仁不如淵勇不如子路便是小人反中庸下文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都在反之之列而精言亦同此論則苛矣愚按中庸以君子小人對言者三本章一曰中庸一曰反中庸素位章一曰居易一曰行險尚絅章一曰闇然一曰的然其言闇然的然者是其本來心術之異也其言居易行險者是其後來行徑之異也本章則合心術行徑以一反字括之或問所云略

舉大端者此也三處都是極言其方圓冰炭之不相及至若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律之以反自爲殊科但由其過不及背馳日甚斯不免爲小人之歸耳故子思援此發端而以智愚賢不肖繼之自是言外微指此其所以開一篇之局意在爲學者指示路頭既嚴絕之於道外復微判之於道中引人中庸一路若謂以智愚賢不肖遽與小人作一例看則操之爲已甚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

某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困學錄子思作中庸歸本仲尼觀中間引言只用子曰常例獨於起末高唱仲尼其意可見○愚按子思自以中庸名其書天命一節先經起義然後推本仲尼顯唱中庸名目以見此書此理之所由來本天本祖大書特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輯畧伊川曰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愼恐懼者異矣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語類問時中曰自古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茫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問君子而時中曰君子只說是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若小人畢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然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爲惡猶輕得些○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當看而字既是君

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困學錄朱子云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愚爲更下轉云惟是君子方能時中兼此二義而字始徹又曰君子而時中此君子不是生成美質正是已能戒懼愼獨而至於成德者故曰有君子之德此是中之體隨時處中就發用上說是中之用○愚按人每將上一截看得太輕者由於泥看語類只是箇好人之說殊不思章句特下箇德字此豈得如汪氏以善人之質美未學當之分明是其德已成即此便已具時中本領而又能兢兢業業隨時處中此其所以到得恰好處也若乎時無君子之德則處中豈可隨時猝辦愚嘗謂戒愼恐懼工夫自是通前徹後說在君子內亦可說在時中截亦可而字破作兩面貫圓成一面故須先提起一層後用轉落於章句本義實不拓妨竊謂朱子當年謂二又字不用亦可似亦微有此意

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

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輯畧蘇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伊川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時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又曰揚墨皆不得爲中至子莫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語類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若反是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輯語只加一箇時字便藏得箇庸字注云中無定

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爲變不討得戒懼源流卽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於無忌憚者○時中註有二義曰隨時處中是逐時戒懼就君子自修說曰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看君子說○困學錄零星說是隨時處中總說是無時不中本義只在隨時處中上惟隨時處中所以無時不中下一句只要其大凡而言之愚按君子之所以隨時處中而無時不中者中字源頭卽時字消息不敢棄天不敢褻天知其在我而已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云無可無不可是孔予小心處愚謂此其所以爲聖之時○上六句已正解經文大指明白蓋中無定體三句是就道體上推說一層申明所以當隨時處中之故其曰隨時而在正見不可不隨時處中也君子知其在我四句方正講君子而時中言非戒謹恐懼則不能隨時處中卽不能無時不中也其言戒謹恐懼而不及愼獨者戒懼本是該動靜而言愼獨自包攝在裏也小人不知一面只逐句與君子反照當自得之○困勉錄小人不止一樣有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者亦有以中庸爲不足學而敢爲高論者顯叛陰違皆在其心其爲無忌憚則一也○栢廬講義高景逸云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畏心至馮道滅盡無忌憚有此兩途最說得該括○愚按章句持揭出肆欲妄行與戒謹恐懼對照君子小人之分敬肆之間而已學道人不可不猛省○紹聞編有志於時中之學者當自敬義夾持始程子言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最盡又言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是也然精義又在致知故下章言擇中庸而守之又以智爲先

或問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惟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

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畧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

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
而臆決也。[輯畧]伊川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
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
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
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
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
警乎鄉愿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
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
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誅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
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
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
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
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

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
不以聽者也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
不若無權之爲愈[楊氏]曰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
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葢所以爲權也又曰中者豈執
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爲泰
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
爲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爲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
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葢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
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猶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
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
忍而爲仁皆失是也[按]楊氏與呂氏說同指雖
朱子皆以爲非本意然有關世教故備錄之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
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

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語類]以性情言謂之中和以理義言謂之中庸以中對
和言則中者體和者用此是指已發未發而言以中對
庸言則又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
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却是時中執中之
中以中和對中庸言則中和又是體中庸又是用●[饒]
峯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
子思作中庸亦只爲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
德而中庸之根本葢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
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
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中實兼中和之義然
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
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
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
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
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
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
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
語無能字[輯畧]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
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集解]中庸無過不及只是恰好既到恰好更何以加這
恰好處便是極至處○[困學錄]不過極乎常道理做到極
處便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豈不爲至○[按]本文中庸以道
言道無所謂過不及章句以過不及言者乃就人之行道
說故接說中庸之德○上章訓中庸曰天命所當然精微
之極致夫曰精微之極致中庸之德所以爲至也曰天命
所當然則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也不難能而民鮮能之
此率性之道所以必有賴於修道之教也○[紹聞編]入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昔臯陶論知人有
九德之目成周教三物以六德爲先皆取其德性用事渾

成不偏而洪範論造就人材亦言人之有猷有爲有守者
皇則不當念之受之使羞其行而進於惟皇之極是以虞周
盛時咸事而在官者皆有常之吉士用勸相國家者稱惟
克用常人吉士常人所謂中庸者也自世教既衰運會日
降生得人來便多偏非無材智之士每在其氣質偏去不
能蹈乎大中又有一種謹厚之人雖無過失而終不克振
一拔有爲上無修道立教之君以致民行不興鮮能此德非
一朝一夕之故夫子所以歎也○〔柏廬講義〕此章見論語
有德字無能字論來道德本無二致但子思作中庸專欲
發明率性之道故不復入德字其增一能字者使人知中
庸之道本人所當能而竟不能乃人自不肯能耳此能字
直與唯聖者能之相照應看得兩能字貫通則中間鮮能
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皆上有所承下有所法○
雙峯饒氏曰此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
能之以起下章之意○〔愚按〕能字不但貫一本支入後果能
此道及至聖至誠諸章能字血脈皆通此一能字乃其發
原處
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
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
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
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自發明一義不當
遽以彼而證此也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
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
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襍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
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
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
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乃讀中庸之要法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四書通〕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當
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爲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
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爲下文過不
及而言也○愚按前章是由用而歸諸體事物用也皆性之
德體也此處是由體而說於用天理體也其當然者用也
總之體用原不相離自揭明時中以後皆以無過不及言
中而不偏不倚之中自在不言庸者庸不在中外也○章
句先以中而已矣一句立定綱宗下面過不及或說生稟或言知行或分說或互說都有着落知愚賢不
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
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
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
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或問小註〕此承上章明衆人之所以鮮能
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須要見得知
行相因○〔語類〕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
正分明交互說知者恃其見之高不肯近裏着已而以道
爲不足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便不去講
學而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智則知
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
○〔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
其視薄物細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爲中庸之行如老佛之
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
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闇於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

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爲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汙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條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闒茸卑汙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愚按〕此係亦止可舉以見例實則賢知不止此二種愚不肖亦海概說○〔雙峯饒氏〕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夫子所以有此歎行不但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但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見得知行相因○〔困學錄〕不行不明是說道自不行不明於天下然却是人不能行之明之所以道不行不明〔按〕此與饒氏說可互參○〔蒙引〕以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爲道之所以不明亦自說得然更不得如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爲不足行一則全不知所以行此所以於說不行爲尤切也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固猶有知在也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爲道之所以不行亦自說得然亦不得如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爲不足知一則全不求所以知此所以於說不明爲尤切也○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固猶有能行在也故交互言之殊不苟也○〔紹聞編〕過不及字是此書頭面到此方點出蓋中庸只是無過不及之名自堯舜以來言中者只是加此至子思始言未發之中而朱子本之始加不偏不倚四字於無過不及之上其實古聖賢之言往往因用以見體故中庸自首章以中和對言之外後凡言中處皆以無過不及言之○〔困學錄〕第二章分出君子小人已開兩脈矣第四章接上民鮮能又開出明行兩脈而此兩脈又用交互言之一部中庸脈愈微而局愈縱矣○道之不行起下舜之知道之不明起下回之仁不行不知也不明不仁也愚不肖之安於不及不勇也并後面知仁勇一齊挈起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

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尙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汙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文集〕南軒張氏曰道之不行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所知行所以相須而成也朱子曰某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爲不足行以爲不足知不求所以行不求所以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係按〕知愚賢不肖朱子謂各有一般受病處蓋知者既是知之過只去窮高極遠覩道之日用當然者皆不足行也而窮極之高遠又原杳渺而不可行故只要見得便了更不理會去做賢者既是行之過只要驚世駭俗覩道之日用當然者皆不足知也而驚世駭俗之行又原怪異而不可知故他只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愚者是合下昏昧蹇淺底人故不及知自是不知所以行如行路者茫昧而自不能前也不肖者是合下卑汙苟賤底人故不及行自是不求所以知如行路人自止不進而更不問前途之通塞也此朱子所謂先須理會此四項令有着落也若但說知有過不及行亦定過不及行有過不及知定也過不及則四般人受病處只得兩般矣此徒講交互而未盡交互之指〔按〕此與前蒙引說相發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朱子〕曰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紹聞編〕此章乃前後諸章之關鍵道之在人賢知者失之過愚不肖者失之不及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然非不能之也不察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這箇中人生日用離他不得但人自不察而失之耳察字最要緊不察則不見實理而妄行矣○〔輯語〕當飲食時其味自在雖不知味究竟飲食何嘗離得只人自不去領畧便失之耳程子所謂飯從脊梁過也飲食是日用味只日用中道理指點親切是比喻却不是比喻兩是也字意味深長其音未寂○〔困學錄〕民所以鮮能中庸為是不行不明所以不行不明為是有過不及所以有過不及為是人不察一層勘進一層其喫緊為人之意切矣○知味之知在明行前章句以察字代之如呼痲者而使之覺

〔或問〕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

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或問小註〕此乃承上起下之辭其字夫字然有感慨言道當其不行者固有不得辭其責者在○〔愚按〕上章明行乎說知又用互說可見二項本自不能相離然道必先明而後行此即後文之所以必先擇善而後固執也此章引夫子道其不行之歎而章句原其故由於不明乃即承上章側入不行在先之以明以起下文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可以行不脫前章互說之脈而次第自極分明講家或以為承上文鮮能知味或以為單承知愚或又以為通承知愚賢不肖或又以為不明二字止預伏下章諸說中以單承知愚近是然愚

謂承明行側入較渾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語類〕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又曰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邇言者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文集〕邇言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無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只問常人言語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按〕好問則無所不問好察邇言則無所不察兩好字精神懇切更無隔礙不便見非大知不能○〔語類〕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按〕廣大光明四字隱揚兩面都有語類言廣大自包攝得光明○〔困勉錄〕隱惡不但是不宣聖心原纖翳不留見惡便化

了胸中自無停蓄處揚善亦不止是不匿聖心原至善才與善遇便自與心契不覺宣揚出來惡抜此亦大知之情狀所以來天下之善有不能自已者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語類兩端是兩頭盡處執如俗語謂把其兩頭○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一分薄者取極厚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爲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到那頭也自極厚至極薄自極大至極小自極重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爲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得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非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金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若已是隱而不宣了○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步行將去學[illegible]諸友好論聖賢等級這都不消得聖賢依舊是這道理且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行駑駘也是使四脚行不成千里馬都不用動脚便到千里而今且學他如何動脚又曰以舜之聰明睿知由仁義行似不用着力乃能下問至察邇言又必執兩端以用中此正所以爲舜之大知蓋雖聖人亦合用如此也○雙峯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執是執其言用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宏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翼註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松陽講義兩端是最難擇底衆論不同各有一種道理差別在毫釐之間舜則洞燭其所以異同之故雖同在揚之之列而當舍則舍無一毫係戀當取則取無一毫游移斟酌盡善而后見焉用之於民有孟子若決江河沛然莫禦氣象此其所以爲擇之審而行之至又曰不自用而取諸人與孟子舍己從人語頭各別孟子言取善之公此則言擇善之精○或問小註問在我之權度如何曰須要看得不大故着力方有大知權度在○問抜舜惟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亦正惟舜舜大知所以能不自用而取諸人問察隱揚執兩用中節節有大知本外在章句於擇之審而行之至下急叫轉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見非大知何能存此精切不差之權度起訖回環歎想之神不覺發於言表○困學錄自好問以至執兩端舜之惟精也用其中於民舜之惟一也以舜之大知本如日月當空無微不照猶必

隨處隨物而不以一毫己意與乎其間此舜之所以爲舜也〔按〕此便已隱然與予知一流相激射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按〕此正與上章舉不行之端相應○〔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知之事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爲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爲優程子以爲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

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輯畧〕呂氏曰舜之知所以為大者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楊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為也執其兩端於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所以為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纂疏〕此譬禍機所伏○〔翼註〕上予知是自負能料事於未然下予知是自負能析理於毫芒○〔栢廬講義〕予知之心予知之言不但聰明者坐此病即昏愚者亦坐此病故下一皆字是聰明人不應妄詠是昏愚人無可妄詠乃聰明而予知則失其聰明昏愚而予知則益其昏愚其所以然者只由物我相形而不勝其好勝之私也故聖人以無我為學大舜亦只是無我而已○上截是處事下截是明理中庸論道自重下截然上截提醒凜然正該省儆天下之事禍擭所伏非有罟擭陷阱之形實與罟擭陷阱一般惟其無形所以易犯何者禍機正伏於利端也故聖賢只講義字義便是利利却是害今人知利而不知害經營慘淡惟恐不得以為我求利也不知已暗暗地到罟擭陷阱去了平時說罟擭陷阱未有不知辟者到此時却不知辟若是為人所驅為人所納亦未有不思辟者獨此驅而納者予知也為予知之心所驅自不知辟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或謂求利亦有不得禍底然心術已壞則不啻入罟擭陷阱中而有甚焉者矣況自持求利之工必至受禍而止故凡求利即得利而不遠得禍者正其人之大不幸處

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或問〕小註中庸之理雖無所不該但天地萬物之理萬有不齊不盡是日用可常行者故章句云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按〕此亦可想見自謂予知人馳情廣遠愛博不專之概但在下章則又當引入切近別作理會耳○〔係辨〕章句云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須看之事二字言既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其事亦何嘗不是無奈擇之未眞則衆理在前說到不是却已見得箇是說到確然見得是又似不如此也得胸中叵

或所以雖有其事亦徒然耳○〔新安陳氏〕曰匝周也周一月言其近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栢廬講義〕知禍而不知避是說明知故犯蒙引云只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為害哉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不至覆敗不止也然明知故犯究竟是知得不真能擇而不能守亦是知得不真若是真知如知食之救飢香之辟臭豈肯既得於已而復拋却所以此與下章雖同一擇乎中庸而所得固懸殊也看朱子於下章即下真知字面○總之不自以為知則其心虛虛則明而利害是非不為所惑○〔雙峯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上〔按〕此註所以言又衆不明之端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

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輯畧]呂氏曰中庸者天下所共由猶飢食渴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不能久也[按]呂氏本以解民鮮能久朱子以爲非彼處久字義而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從諸期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愚按]經文兩言予知承上章言大知此旁脈也章句又舉不明之端承前章言道之不明此正脈也故經文言不能守是起下章言回之能守章句舉不明之端是起下章言道之所以明重重交互越見得相對相當文愈斷而意愈屬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顔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顔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輯畧]伊川曰顔子擇中庸得善則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呂氏]曰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爲知也與惟顔子擇中庸而能守之此所以爲顔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顔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語類]問顔子擇中庸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本領大不大故着力○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服膺弗失者顔子也夫顔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輯語]上章言能擇而不能守此似側重在守然朱子謂回擇中章是

知底意多何也蓋天下固有能知而不能行之人然究其所以不行之故仍是知之不明若專重在行天下更有自以爲行而行錯者即如賢者過之豈是不能行只緣知處有病連行都不是耳○或問小註問章何眞知曰顔子身分固是如此[徐思曠]曰此章精神在一則字則字根本在眞知眞知在擇守之先不是擇爲眞知此乃顔子之身分也惟眞知故仁能守也爲人二字是言其一生大概如此○[蒙引]能擇自博文來能守是約禮之至○[困學錄]擇乎中庸非至明不能審其幾得一善即服膺弗失非至健不能致其決○則字有兩義一有所得即拳拳服膺是急受之辭每得一善必拳拳服膺是槩括之辭隨擇隨得隨得隨守解此不獨則字透并一字亦活矣○[紹聞編]按擇乎中庸句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一氣讀才得語意呂氏所謂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正是形容其日新不失之意朱子稱其確實○[稻盧講義]拳拳服膺不是強把這善牢記在心蓋實做工夫底人此心刻刻操存與理相依便自不放他走失而日用動靜隨所當然便做出來雖未能如舜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而其契於心而施諸事則一也

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存疑]擇乎中庸求知也行則何在服膺弗失即是行也或謂服膺弗失似不見得行[愚謂]心者身之主也豈有心藏之而身不行之理故服膺弗失即是行[按]弗失即弗失於過弗失於不及非禮之勿視聽言動其微也○[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顔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按]此正與上章舉不明之端相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困勉錄]諸家皆認舜爲知回爲仁故於上下相承處多不明白須知子思之意乃是云如舜之知方可謂之仁如回之仁方可謂之知脈理自井然[按]此於章句兩處羅紋之旨方合而知行相因意益顯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

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爲知也與。〔按〕賢乃所以爲知。卽章句行之所以無過不及二語意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語類〕三者是賢者過之之事但只就其氣稟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問三者謂資質之近於知仁勇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無所倚着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條辨〕事字最當着眼以其不合乎中庸之理則所爲者特一偏之事而已故以三可字與下不可字對勘。〔蒙引〕章句亦知仁勇之事要看亦字大全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按〕三似字最善體貼亦字意。〔存疑〕此謂均天下國家者期於能處置得天下而已未論及當理與不當理若管仲之治齊蕭何之相漢是也此謂辭爵祿者但以不就之謂潔不論及當辭與不當辭若荷蕢丈人是也此謂蹈白刃者但以輕生爲勇不論及當死與不當死若子路之死於衛是也故皆可能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語類〕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捹得便均得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

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爲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爲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至如止孝止慈止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爲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慈信仁稍差便失於姑息敬稍差便失於沽激毫釐之失謬以千里如何不是錯〔按〕此條直將義精仁熟三層都暗說在裏須細會。問顏子卓立處是中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從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順方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存疑〕章句無一毫人欲之私承上一句說義義不精則疑似之間見之不真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義精矣而仁不熟則雖見得端的然此心未免出入雖欲由於此理之中時或軼耑於此理之外故必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三

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柏廬講義〕子思引此直把三者指點出中庸道理來中庸是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者着不得一分氣魄着不得一分意見而此三者人所視爲難事恰是全憑氣魄意見可做得底獨中庸道理看却極平易然越用氣魄意見越不相干以中庸而爲此三者三者卽是中庸以三者而求合中庸中庸非卽三者所以堯舜之均天下是中庸管晏非中庸孔孟之辭爵祿是中庸晨門荷蓧非中庸比干之蹈白刃是中庸荀息召忽非中庸正要學者於此體認明白則中庸不可能自有能之之道在。〔困學錄〕中庸不可能也上繳鮮能下起問强一句中有兩面在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

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已最難言之其旨深矣【輯畧】明道曰克已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愚按】克已二字即章句無一毫人欲之私之所本其曰最難則謂自勝其人欲之私非强者不能此下章所以相屬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條辨】舜之生知古今少有即回之能擇能守亦不多覯以中庸之難能非卓然自强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故曰承上章以起下章看下章註云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

私者不能擇而守也此明以擇守與回之爲人章相應舊說知仁之德必賴勇以成則承上乃總承上四章矣雖亦可從然覺稍廓

子路問强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强【蒙引】强者力足以勝人之名故下文節節有勝人字末節則用自勝字自勝則不期於勝人而自勝人矣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按】子路好勇夫子乃以三種强先與他分開頭路破其意中之見使自體認分明○分而强新安陳氏以爲學者之强看來只還他而自有之强爲妙○天德之剛人所固有君子自强不息只完其固有者而已豈若南北之强溺於風氣故既爲臚列二者隨以抑字畧反上文直與當頭一喝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語類】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强○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忍是風氣資稟所致未得爲理義之强何爲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强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又曰此君子字稍輕○問南北方之强是以風土言君子與强者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集解】教與報亦自有中道若不論教之當與不當而一於寬柔不論無道之當報不當報而一主於不報失其中矣然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即此便是力量勝人蓋柔能權剛靜能制動自爲近理若說此中包藏陰險便說不得箇好人或曰南强自是黄老學問雜霸用之則爲計然之術君子居之依然長者之風看來在聖人當下

尚只須在好一面說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語類】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此自然易得變遷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北之强勁正如此○【紹聞編】北方之强亦未便是不好衽金革如云枕戈相仍人死而不厭不以死爲懲而衰止也朱子解無衣之詩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强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習【按】此正所謂北方之强只是習氣未融耳或以章句一言君子之道一言强者之事而遂有所低昂則泥矣○【四書通】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用大南北

之强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强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新安陳氏曰此君子之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强應抑而强與句

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語類强哉矯贊歎之辭○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而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後思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又曰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若中道而立初縱無倚把捉不住久後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又曰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為强○存疑和

是與人無所乖忤不立異以為高不矯情以絕物然亦須看理之是非此中自有分曉自有界限自有把捉如此方是不流○和最易流與人和同了便難於立得人所以易至於流故和而不流此地位極難須是脚頭立得住方會如此○蒙引中立猶未是强必至於不倚乃為强此中立字只是對和字言和亦非是强也其强處在不流上須看本文兩箇而字○精言和自不宜流中立自不宜倚理本如此但和便易流中立便易倚君子不流不倚是何等力量强在而不上見下二句亦重兩不字○人多不能和此却當和而和人多不能中立此却當中立而中立豈無擇守人所能但强處在不流不倚上蒙引看而不字最見體認惟看和與中立太輕講與有道無道一例則未安○條辨謂君子之和自是不流君子之中立自是不倚理固如是然太說得直截而不字反無氣力强哉矯意亦不出矣朱子諸說都不如此

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語類問國有道二句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塞未達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可也○柏廬講義不變塞焉塞字要看今人不過記問剽竊之學希圖知遇本無所為塞又何所為變古人隱居求志實實依一番工夫居仁由義大人事備只待時而行之其塞固如是但恐當其未遇一身以外無所顧惜似可推所欲為及一旦立朝富貴功名參其念慮欲照素懷做去不免東妨西礙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瞻徇依同曩時抱負不知何在而變塞矣不變者行義達道堯舜君民富貴功名之念更無些子竊發這箇是强○人當無道時亦知抱道自重只是當不過貧賤中實有許多難堪境界才見為不堪便變起來了抑思不堪到極處只是一死其忍受不過亦總怕一死君子合下早已勘破講壑亦分內之事本極平常何累於我○不流不倚不變要看他卓然不惑毅然不動真箇刀斬斧截壁立萬仞方見得强方見得矯○語類問四强哉矯欲與合為一曰不然愚按經文連下四强哉矯反覆讚歎津津不已隱然歆動學者能擇能守百倍其功便自

到此境地卽問政章所謂雖柔必强也朱子不然辯合為一之說當是此意○翼註分人己窮達四件看此則

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語類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强勇至此樣人資質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柏廬講義四不字固是說强亦要從此體認出中庸來不流不倚不變俱是一團天理當然而非與人爭意氣也爭意氣便不是中庸了○困勉錄語類以四者為能擇能守後事似與章句不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强亦必有如是之强而後為真能擇真能守朱子之說固未嘗矛盾也愚按强卽在擇守處言擇必精守必固方可言强而擇守却正必須强做徹骨[illegible]如此看則前後俱徹兩說俱融○

按章句自勝其人欲之私正與上章無一毫人欲之私相應能擇以至於義精能守以至於仁熟便自能中庸而得力全在有以自勝則非強不爲功君子之强本不可與南北之強相提而較牽連及之所以進子路也○陳氏曰此章言勇之事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葢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孤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輯畧游氏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爲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顔淵呂氏曰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柔而立寛而栗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漢書藝文志引孔子之言素作索顔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語類問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灾異之類是否曰漢儒灾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如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蒙引隱怪對正大而言正大之理人皆可知可能人或忽之惟索隱行怪適中乎人情喜新之病故足以欺世而盗名如讖緯之說非人人所能

知則爲所欺而得知來之名矣如陳仲子之廉非人人所能行則亦爲其所欺而得廉潔之名矣○後世有述饒氏曰不惟當世昧者或之而已此以後世包當世而言一說不言當世而言後世以後世聖遠言湮聞前代新奇之論尤易惑人如告子遺說至宋而忽猖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章句下或有二字語脈似尤相入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語類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纂疏索隱是求知人之所不能知行怪是求行人之所不能行○史氏伯璿曰此節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若不是強於當知當行上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着力耶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吾弗爲之語氣斬截便隱然有個依乎中庸之意在○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

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彊而不強者也〔雙峯饒氏〕曰此知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四書通〕此君子只泛言下節君子方是說成德○〔史氏伯璿〕曰知仁二者未嘗不相因強恃成就結裹此知行而已章句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上見此行以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卻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非真知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指

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語類〕問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何以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為他知得不曾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按〕勉焉而不敢廢既非所以語聖人而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卻非聖人所以自盡蓋聖人只自見得身在道中自有不窮之至味不息之真機如何可以已得此即欲罷不能意所謂顏氏之子其殆庶幾者以此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輯畧〕伊川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呂氏〕曰怪者君子之所不為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為其所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語類〕索隱行怪不能擇也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又曰此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輯語〕依乎中庸句緊對索隱行怪或承遵道或雙承上二節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卻只對過一邊說看註中而已語氣自見○〔按〕依中庸雖不承遵道然依與遵不同卻須體認說遵字着於依字自然遵如童子之遵嚴師原無浹洽故不得不廢依則如衣服之在身直與中庸為一矣〔翼註〕依乎中庸當從心上看中即心心即道心之惺惺處即中庸之所當知心之當當處即中庸之所當行〔按〕此看依字極親切有義味卻須知對隱怪作轉語則理脈方不錯○〔或問小註〕遯世不知句專對半塗看有謂針鋒隱怪深微非此上句一層非兩據也不知說得平常不悔發得深微才合聖者地位○〔管東溟〕曰遯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顧涇陽〕曰不悔與不慍別慍者是己而非人悔者狥人而忘己不慍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然世不見知聖人只不悔而已老氏知希我貴便多了一層意思○〔紹聞編〕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要見得他所以不悔處論語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聖人依乎中庸則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縱令終身被埋沒更無出頭處亦無可悔在他人到此罕能不悔悔則廢矣在聖人殀壽不貳事天以終身何悔之有○〔蒙引〕君子所以不悔者正為此箇道理生於天而備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者也有見於此故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困學錄〕依乎中庸論學者分上必須到遯世不悔然後為依之盡若論聖人分上則說與為依自然全體不息遯世不悔特推極依之盡處而言節是依中庸內達天自得之妙更無積累層次○〔愚按〕二句對上節看則兩截照註平分確不可易若就本義看則依乎中庸乃其所以不悔之由不見知不悔正依乎中庸之至兩截自畫開不得

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或問小註〕章句知之盡仁之至盡至二字內便有勇字意所謂不賴勇而裕如者言大勇若無勇非謂無所事勇也○〔按〕能擇是知到得依乎中庸是為知之盡能守是仁到得遯世不見知不悔是為仁之至知盡仁至勇即貫乎仁知之中而無所事於勇是為中庸之成德既曰君子又曰聖者君子尚是統言聖則分明劃出頭為中庸歸宿此

際非聖人不能到亦非聖人不能知此夫子語中所以雖以賢閑而章句卽接此證明吾夫子之事與上吾弗為吾弗能已語脈正相應也○[困學錄]此章與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此只知一章民鮮能與唯聖者能之正相照應前言道之不行不明由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此章言索隱行怪便是賢知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舜之知回之仁告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止於中盡於聖聖只是中之至天下只有此一條正路猶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按子思之稱引仲尼正以此自君子中庸到此作一小結為第一支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卽以費隱繼之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二終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三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輯畧]伊川曰費日用處○[語類]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問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如何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隱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微妙也○費是形而下者隱是形而上者或曰季史謂費是事物之所以然某以為費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以物與理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通]以物與理對言是指形上形下說只以理言是指理之當然與所以然說○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是隱○[讀書錄]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主處○[紹聞編]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為隱也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無非實理天地之間對待者摩流行者盡無非此理之用故曰費耳子思正欲人於費處識得隱人於費處識得隱則知其不可須臾離矣○[集解]體用二字勿平體不離用才說用體卽在此才說費隱卽在此南軒謂費隱二字平舉互舉固不是卽而字轉側衍延猶恐寫作兩片卽費卽隱離了費更說不得隱此而字非折轉語乃合佛語也○[困勉錄]講家謂子思因索隱之徒寸道於虛無寂滅故特指之曰君子之道非徒隱也乃費而隱也按此於語氣恰合但以為對針索隱妙非蒙引云此章隱字是隱俯之隱在常道之外此章隱字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屯字同義不同豈可牽合為一○[谷訂]君子之道是就君子所體之道推上一層而言道之體本如此也君子體道之功自在言外 末節亦然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

所謂費而隱也。首節義止此下通聯說去文勢一片不便按節劃分故併錄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按語大語小乃是就君子之道語其大語其小非君子之語道也或問此語不可從其大至於天地聖

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蒙引自古聖賢論道者多矣未有如此都不用費辭只下面摘箇愚不肖者之

有所能知能行上面摘箇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大處說箇天下莫能載小處說箇天下莫能破中間是該括了多少義理省了多少說話○語類費有極意至意自夫婦之愚不肖有所能知能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不能知不能行如孔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巳上難曉者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據先儒解當初何不道行道之人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為說夫婦是必有意愚按來子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謂氏之質矣日用飲食自離却居室之間不得日用飲食莫非道也其必言夫婦者自聖人以至愚不肖皆夫婦中人經文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是就夫婦中舉其愚不肖者而言等而上之以至於聖人其為夫倡婦隨一也若論其極則陰陽妙合絪縕化醇天地亦離不得此理故章未直對舉以包括中間想朱子當年所云是必有意當是謂此然亦只合舉倡道之大槩而言大全史氏直以形交氣感當之則未免於居室之間看得太泥而後來專士其說肖復從而張大之求道益滯矣●語類道無所不在無窮

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至小即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爲二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無可下手處更破他不得○語類凡物有二故可載可破若道則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又安得載之破之○勿軒熊氏曰此章看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按大小通是說費或問云隱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

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輯畧問聖人亦何有不知能伊川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偏知不偏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語類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爲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原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按道中一事亦只就居室之間隨舉言之以見道之費不遺於愚不肖耳必欲指一事以實之則鑿矣○輯語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不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曾關少然在道却是不學聖人知盡真是費也○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羅整菴曰侯氏以問禮問官爲孔子不知然既問是仍知了又以孔子不得位爲不能似孔子非無意得位特阻於力不能尤未當天高地下固測所窮古往今來莫窺其始是聖人有所不知也有教無類下愚不移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是聖人有所不能也應作如此看○新安陳氏曰天覆地載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寒暑非時災祥或舛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蒙引有憾是有不足他意是天地之大亦有不能盡道處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咏文王作人之化也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語類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又曰鳶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謂道體發見者猶是人見得如此若鳶魚初不自知察只是著天地明察亦是著也又曰與下節察乎天地只一般○問莫只是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如何曰固是又曰恰似禪家云青青綠竹莫匪真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語按羅整菴云佛氏於翠竹黃花之外別有真如般若而萬象皆從妙明現出吾道於鳶飛魚躍之中便見天命率性而萬象即與吾心同體此其所以彌近是而大亂真可謂辨之精矣○問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誠動人處○皆是費如鳶飛亦是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爲費者試詩箇費求看又曰鳶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界何物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四書通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才說費

隱卽在其中才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在其中故近自夫婦居室遠而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卽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爲性則隱也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其飛其躍費也而所以飛所以躍者隱也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詩人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材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亦非比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非是也與子在川上之意同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

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朱子曰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語類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麽物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又有無窮意思又有道理乎放在彼意思上鳶下魚見者皆道應之者便是○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窈冥中求道理處處乎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着急活潑潑地是眞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黃氏洵饒曰活潑潑地無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此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愼獨按愼獨乃言外意○輯語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盡放得開潤此又就其中覺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地也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機●愚按上下察三字須連看乃見此理偏塞滿前隨時隨處直駐入人心坎

或問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附明道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朱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卽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證个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他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迭教他飛捉教他躍皆不可○因學孫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與吾身心通徹無二從身心上看便活潑潑地透鳶魚上看便只是弄精神按語類弄精神亦本是

稱語言實未曾得而用解目自以為會也揚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
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
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
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
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
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
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
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
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

釋氏蓋常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尊之也況吾
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
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
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
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
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
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謝氏既
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
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

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
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
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
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
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

[輯畧]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
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契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
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魚躍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
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
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
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
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
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

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
見天理不用私意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語類]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
盡其量[饒]語類只此四句依文訓義以道體言餘
多涉體道之功蓋當時為門人講學雖義在言外皆可發
明實非本文正義然學者自不可不知故畧為採入◉君
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而夫婦為至親且密夫人
所為蓋有不可告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苟於是而不
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矣○交
[集]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閒幽閒之中衽席
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非知幾謹獨之
君子其孰能體之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
而論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
男女之事而精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技而知有禮焉衣
而知有道焉惟敬者信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或問小
註須知造端及至乃舉兩頭以該中央正見道無不在耳

兩下都有實際若看得天理人欲透徹則夫婦天地一以貫之矣○造端是示人以用功之始及其至是示人以用功之極猶自戒懼慎獨而天地位萬物育也但正而是結上文示人用功意言外及之可也○輯語上面都是將道理撥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來到此下一總結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補密處無少欠○結鈌共着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然皆就道體上說中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夫婦天地明結聖人鳶魚循結以察結費言以下包括一切○徐徵弦曰夫婦二字人都看不真陳新安以愛親敬長言不切夫婦史伯璿以形交氣感言但切夫婦不合道字看朱子言書重饗昬禮謹大昬又曰接而知有禮交而知有道端的是有別中東與下章子臣弟友同義須切與知與能解愚孩化起陰陽倫生男女其爲此理所造端刷屬無爲即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一神兩化謂夫婦天地一以貫之自可但如史氏以交感爲言使人疑爲氣上事謂思不肖之夫婦但知此能此殊非所以言道之費耳紹聞編云此章夫婦字南軒謂凡匹夫匹婦之所共知朝作夕息

之辨在於民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慎恐懼之所存乃所以爲造端也居室人道之常固亦在內若專指此却未盡蓋此亦何嘗脫却居室之間自此充之以至大明地察亦何嘗無義理事實如易傳所云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蓋子所謂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即木繹由庸行之常推之大孝格天何一非謹之於端以馴至其極則察乎天地即由夫婦造端從實處理會謹小慎微盡倫盡制莫非大道所彌綸方是中庸論道之指泛講化育化生恐人無着手處但在本章尙自實拈體道不得耳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

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此中庸第二支下八章自不可離說箇費而隱道更不可離故下章緊喝道不遠人後都就人身上說體道之功要自離費隱不得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語類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爲道而遠人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東陽許氏曰上爲字重猶言行道下爲字輕猶言謂之道○四書通上章言道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謂道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實也又如此蓋廣大亦只在篤實中領取非眞有二道也看後文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便自見得在本章却只轉降向裏爲道在邇而求諸遠者發○困勉錄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正蒙之言分三節各自一意近日講家謂三節相承重在違道不遠句伐柯節爲忠恕發端丘未能節則詳言忠恕之事強爲牽合殊失自然蓋論道理則忠恕子臣弟友亦相貫通但夫子語意一以治人言一以愛人言一以責己言看章句俱先下不遠人爲道

句然後引張子語一節一意何等直截分明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東人美周公而作也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

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管〕蒙睨邪視睨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二字常分養觀而字之字可見〇〔解〕畧呂氏曰如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未皆人心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若絶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歟柯斧之柄也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異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睍睨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盡為難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悌交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弃故行顧言接此條通前後數節言內參朱子所見定最許實有味惟道難繼而不行句朱子謂不若游氏引恥躬不逮為得〇語類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卻欲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卻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本有此孝卻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我亦是將我自思量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不用更別去

討法則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才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按〕條內連及自治特借以反覆申明此理不假外求然實非本義大全史氏誤會其論支蔓不可從〇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〇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衆人非張子意〇愚按章句引張子以衆人望人語正與首節衆人之所能知能行相應衆人乃普衆之稱蓋道無二致而人之分量不齊則君子之所以治之者亦異其疾其止要自各因乎其人之分耳即如均之為孝有大孝有中孝有小孝總之改其不孝即便為孝非謂不必其人之大孝而輒止亦非謂必俟其人之為大孝然後止也胡雲峯謂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雖亦似泥然未為非是史伯璿大反其說至謂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哉非暴改而不必止於至善之謂孝必十分孝忠必十分忠孝未至舜便是子道未盡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如是則君子治人終其身無可止矣此論似高實謬而三魚遍喜訂大全本皆深取之故不可不辨

或問子以為以人治人謂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

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入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可見子思引言自有次序而遠邇高卑之說亦有確據此不徒論本章當合一支內入章而通觀之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敎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人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爲綱故章句節節提掇○或問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也按或問以節鈔故附入後倣此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輯畧明道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又曰忠體也恕用也盡己爲忠如心爲恕或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伊川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或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

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謝氏曰猶形影也○語類問施諸己二句只是恕如何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居業錄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爲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卽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卽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揩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一體而後有用也○條辨合所不願勿施於人兩句只是一箇推己及人但所不願是己實實不願勿施是實實勿施此句便有箇忠字在不可以不願句爲忠勿施句爲恕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語類問忠恕卽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居業錄聖人教人恕上求仁恕則物我之私不立天理自流通也○潛室陳氏曰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卽仁矣故張子以仁言○愚按道是人心公共之理惟道不遠人故人之心本無闕於己此推上一層義推能不遠人以爲道故己之心可推及於人此爲忠恕本義須實從人己分上勘出違道不遠又須實從違道不遠上透出道不遠人語意方有歸宿不然但泛講忠恕與本指何關

或問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

恕者其心實與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
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
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
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
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
於意言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程子說詳
見論語一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程子
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又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
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
故有許多等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
忠恕也動以天者
聖人之忠恕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
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
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語類〕未能一焉固是謙詞然
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
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
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以責臣
之心而反之於所以事君則其則在此矣〔蔡〕曰事父未能
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
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
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
住不得○〔文集〕某未能一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
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
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
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蒙引〕我所望於人者
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
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栢廬〕講義施報之理非
所用於君父兄即不以道待我我決不可不以道
事君父兄惟朋友合講施報他若不來我亦不去人情之
常然必待人施然後爲報人則人如是誰爲施者故道在先
施當自我始如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有無相通患難相恤
猶如是以施之或友不我報而我更不復施則前日所施
乃是滿懷望報非君子之用心也君子自看得先施爲友
道之當然而已故不曰
交友而曰以先施未能
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
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

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
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
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南軒張氏〕曰此章大
意謂道雖不遠人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其實亦不
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輯語〕上四段自責未能故章句用反之以自責而自脩
焉束住庸德之行半節是美君子以爲法故末句用君子
之言行如此微渚○〔集解〕庸德以下正言君子之言行如
此而欲以是爲則而自勉意在言外數句作一氣讀自節
首便說君子之道分明有一慥慥篤實之君子在胸日日
放慕而不可得所以歷數未能下便接說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逐層歎想直趕到胡不慥慥爾才用倒裝文法跣住
若移君子於庸德之上便自了然○以子臣弟友之道而
體之於身是爲庸德形之於口是爲庸言行者踐其實無
虛飾也謹者擇其可無虛漏也踐其實固已不安於不足

然愈行乃愈見不足不敢不勉則行益力矣擇其可固已不欲有餘然愈謹斯愈見有餘不敢盡則謹益至矣情神全在兩不敢上到得謹之至則是其言也兢兢照顧其行而惟恐不符行之力則是其行也兢兢照顧其言而惟恐不逮兩顧字精神迸露卽緊承兩不敢添毫盡行謹到至處則言行自然相顧此正所謂慥慥也○〔留廬講義〕六句疊疊說下逐步趲緊寫出慥慥神理如見慥慥篤實是做聖賢本領大凡遠人爲道者類由不篤實所致夫子特揭此二字正欲人當下猛省○〔愚按〕章句先提明道不遠人便見得此當然之理原是人已公共底但常情責人重以周責已輕以約安能盡道夫子特就責人處下一轉語固望道未見之心便隱然欲學者當身體認愼言篤行實心爲已自可入聖賢之域章末引張子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較上二節尤爲鞭辟向裏可當通章結穴

〔或問〕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爲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愚按〕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此夫子意中語在本文却不如此本按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松陽講義〕此章以費之小者而言而總註謂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何要看得好此是就小處看亦有聖人所不能雖借前章之語而實與此章不同勿泥看○〔孫邦甦〕此章既明道費之小正是人倫日用至親至切之事皆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曰不遠於人所謂某未能一只是聖人欿然不自足之心非眞有所不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或問〕小註首節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紹聞編〕有一等人雖素位而行或不能不少願乎外又有一等人雖不願乎外却不去素位而行故下文分析言之以交足其義其實自得內含有

不願乎外之意正已內含有素位而行之意雖分而不害其爲合也在人善看耳○〔王耕野〕曰大凡不盡本分底人多外想君子只就自家道理上着實做去何暇外慕○〔愚按〕此則上一截自爲主句但上句之義須更以下句足之方盡語意○〔輯畧〕〔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卽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按〕新安陳氏以素如今人言素來之意史氏謂其與章句見在義不類但細體本之以素字置其位二字上義在虛實之間章句雖以實言故云猶見在但饒氏亦云素字當活看與下節素字難以言本素位者隨其所値之位而我一以現在所居之位云爲其所乃蓋因其所居之位易盡其所居之道難兼章句曰爲其所當爲非直安分守已之謂也〔紹聞編〕云上章道不遠人就各當人之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就各當人所居之位上說易三百八十四爻便都是發明猶不同人而人所以處之之理○其位其外兩其字都緊貼人身言非其位卽其外固所不當願卽於其位之中稍有營求計較卽其外也故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誼中何必無功利并此不謀不計之心才是不願實地不願盡頭須

得合下新釘裁識。如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
利鈍非所逆覩范希文云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
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皆是此意若但云在
外者不可妄求不可必得猶是落下一層說法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
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輯畧〕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
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
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
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
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
患難者也〔游〕氏曰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
今君子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雙峯饒〕氏
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或問上言四
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猶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

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之事不常有之問入字是入
此四者之中否曰入字潤上四事特舉其概隨其所在而入
樂存焉〔愚〕按即四事之中所處之位亦儘不一故以無入
不得句括之○〔蒙引〕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
苟免而從夷也有道存焉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
〔按〕此則富貴貧賤須實實盡富貴貧賤之道可知大全陳
氏黃氏以舜之袗衣鼓琴爲行乎富貴飯糗茹草爲行乎
貧賤此只說得富貴貧賤耳於行字何曾蹈實故朱子以
呂氏之言爲慤實有味○或問小註自得二字從憂勤盡
道來道盡而心無歉非逍遙出世此徐思曠中之曰素位
而行重行字不重素字行者盡其道也不盡道何以自得
○〔困勉錄〕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
不盡則方寸中廣大寬平眞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
識得此意則憂勤惕厲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逍遙閒曠
任運自然則孔孟老莊何異○〔按〕或問謂無不足於吾心
即此爲自得眞際無所往而不自得即在素位中更何須
願外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輯畧〕呂氏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
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
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輯語〕怨尤病根總自願字
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念頭一鞭辟向裏則內邊自有滋
汲處外面無非坦坦處故曰無怨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
正爲不願外者陵根別將怨字萌芽斬盡無字全體光瑩
乃見不願外極頭又曰正己又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
見其正己之盡工夫鞭辟到一路如此看而字一轉乃更
覺有味○〔愚按〕陵援自願字生下從陵援醒出求字陵下
求其順己也援上求其庇己也又從求字生出怨字怨生
於求之不得也怨字下又找出怨天尤人皆是申足願外
意中間揭明正己作己鼻前後不陵不援不求不怨不尤

五不字都爲不願字洗刷斬除箇盡到得不怨不尤眞覺
得胸中多少光瑩洒落要之君子惟仰不愧天故上不怨
天惟俯不怍人故下不尤人與上文無入不得仍是一
綫相銜故章句於首節雖用分承而意理自爲一貫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
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輯畧〕呂氏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
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
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
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爲己力
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游〕氏曰惟君子爲能
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
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蒙
疏〕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
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困學錄〕惟居易才可俟命人事
既盡然後窮通得喪乃可一聽於天若未能居易而言俟

命則是莊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按句中以字自不得畫成兩極○愚按順理則稱從欲斯危易險只在理欲上辨取不在境界上區分合做底便是平地不合做底便是險途君子於位之所在盡其在我心安理得雖造次顛沛處之泰然此便是易小人逐物外馳即處順安常終日營營亦隨地坑塹豈不為險居易未嘗無得福之理然君子初無求福之心故曰俟命行險有時獲濟似亦其命使然然特幸焉而已并不得謂之命也○稍廬講義幸字只可加於小人不可言君子何也君子雖極安富尊榮都是分所當得小人即極危難不堪也是他自已作孽所致故君子無幸但有不幸小人則但有幸而無不幸○不獨易字命字險字幸字要看即居字俟字行字微字亦下得最有意義俟字從居字來徼字從行字來高忠憲公云惟天理最靜味此居字循乎天理何等安靜所謂作德心逸日休也小人機械變詐無非險徑不要說奔馳營幹終日忙忙即令打坐一室此心亦勞擾不定叠所以說行不說居居者安於此行者騖於彼俟者聽其自來徼者求其必得居易則無復營心得喪而俟命行險則直欲抹撥造化以徼幸○語類行險徼幸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强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鄭注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蓋即取內志正外體直之義○雙峯饒氏曰正乃是鵠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書於布以為的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紹聞編此總結素位不願之意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非人學之至也○稍廬講義居易俟命原非以命寬假自已有許多真實工夫在內故復引反求諸身以結之先儒云君子坦蕩蕩是從兢兢業業而得非安意肆志之謂正是此意反求諸身者求其所以失即求其所以得切然性道之歸而正己也自得也素位不願也皆是物也

然則君子所以能盡道者亦只是打起實心掃除妄想當身一一理會做去而已○吳因之曰反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不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蔡嘆伯曰射者必反身非直空空不尤人而已素位必盡道非只空空不願外而已與不怨勝已意無涉○孫子思自以君子之反求諸身結通章大旨而適於夫子之論射得之章意與節意須識得賓主歷然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 松陽講義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饒氏謂其進遞放開者謬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說箇人字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素位章說箇位字然曰位則

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箇自邇自卑子思喫緊為人分明是要人從腳下一步步踏實走將去○纜語此章卑高邇遠須就推行交接上看着力在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為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遣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見乘而聖入綢其道已及父毋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毋順父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說詩做箇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愚按書旨重在兩必自然須在行登上看眼則必自之指自見蓋以道言則遠邇高卑何處非道以得道者言則無遠無邇無高無卑亦頭頭是道而就造道者言則行遠非即遠登高非即高必自邇必自卑行一程又一程登一級又一級卑邇在是高遠亦即在是矣困學錄云道有高遠用力處只有卑邇就到極高遠處只有一間未達此一間未遠處尚是卑邇所見極高極透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此燕兄弟之樂歌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按是詩作於周文公歌於召穆公弔二叔之不咸本是因兄弟而作以見兄弟之不可不親燕兄弟而篇末及於妻子鄭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孔疏云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傚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如鼓瑟琴相應和子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耽又以盡歡也末二句則鄭箋云族人和則能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孔疏云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按此則詩義自以兄弟爲主而子思引詩斷章取義觀下節章句則妻子兄弟自合平列末二句如存疑以宜爾室家貼兄弟翕樂爾妻帑貼妻子和講家多有從之者然終似以宜室家貼兄弟未穩係蔡云按朱子註桃夭詩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又本註訓帑爲子孫則宜室家樂妻帑當是從妻子之合兄弟之翕而因是一家之中無不皆宜且有以樂及子孫也以末二句總承上四句而言按此則如鼓瑟琴和之至也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一門之內融融至至和氣薰蒸無不宜也無不樂也但將詩中景象倡歎一番下文父母其順已宛然欲脫於口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輯畧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按詩詞自妻子說起如呂氏說亦隱然與費隱章造端乎夫婦之旨相貫然細按終不如章句平列省却多少葛藤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或問小註章旨只一自字不特詩與聖言是引證即高卑遠邇亦是形容語又曰父母應作高遠看順則不過家庭中尋常事由妻子兄弟以及父母此中煞有可解不可解處按此可想夫子當年倡歎之神眞有口不能言者此子思所以特會其意也○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濶只引詩與聖言來形容室家宜妻帑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而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輯語詩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困學錄一意字是僧繇點睛通章精神只在此一字

右第十五章。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蒙引如始於灑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天下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也○松陽講義和之宜之不要看粗了修身刑家潛乎默感非盡格致誠正之功者難言之暗室屋漏有一愧怍不能宜而和也推此則自卑自邇工夫原不容易做稍有疎忽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輯畧伊川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又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語類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往暑來日往月來春

生夏長皆是問造化之迹曰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〇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〇條辨鬼神爲造化之迹不是指迹爲鬼神以其所以有造化之迹者乃鬼神也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語類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去來〇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故曰良能〇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〇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〇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不然朱子何以曰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愚按語類謂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竊謂對物而言則鬼神體乎物似是形而上對理而言則未有此氣先有此理鬼神又是形而下吳氏以爲形而上下之間極宜認取乎安溪亦曰鬼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則心之神明是已程張所謂天地造化陰陽二氣者是這箇本文所謂祭祀如在者亦只是這箇體於人心爲人心之鬼神亦即是這箇認得眞便看得活

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輯畧問世言鬼神之事如何可以曉悟其理伊川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爾衆動不窮屈伸爾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〇語類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爲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〇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爲變魂游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〇北溪陳氏曰所謂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〇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〇蒙引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貫者也故實一物而已〇鬼神三段註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朱子之說重一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

爲德猶言性情功效語類問鬼神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自爲德〇問所謂性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所謂功效莫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曰鬼神不見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〇問南軒歷論鬼神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此語如何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這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了鬼神之爲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實理而已問章句謂性情功效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一般愚按鬼神固是以氣言然其所以爲鬼神即理也故朱子曰鬼神之爲德者誠也直是分明斬截但誠字至末方點出首節尚自引而未發且只就氣上充滿辟塞極言其盛而其德之所以盛虛自隱然有實理貫之〇蛟峯方氏曰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〇黃氏洵饒曰陰陽分而言之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其功效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陽健陰順者性陽施陰受者情陽生陰成者功效按此亦舉其概性情功效自是人身上事章句借來說鬼神故曰猶言然語雖似借要非無是性情功效其所以實有之者即誠也翼註因不敢輒

言而云鬼神之爲德只是
鬼神之爲鬼神大是鶻突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祭義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鄭注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口鼻噓吸以氣言耳目之精明以血言也耳何故亦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爲魂血爲魄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

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輯畧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語類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却反驗之一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輯畧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乎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爲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至者也張子曰形聚爲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歟呂

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謝氏曰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程子語錄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原不斷續物以陽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於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皆是理也纂疏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是輪迴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

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輯畧〕明道曰立淸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恐未安須兼淸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呂氏曰〕鬼神者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耳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可遺此之謂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語類〕問鬼神上言二氣下言祭祀是如何曰此體物不可遺也體物是與物爲體○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天下萬物萬事

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髮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問造化之迹若風雨霜露四時代謝皆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之不可得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如在是又有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困學錄〕三句一氣讀不又不聞與體物不遺不是兩截卽是體物處無可見聞也○〔輯語〕人每看物字只作形器之屬不知事卽物也天地間變化遷流與人事動作云爲皆物也皆鬼神所體也〔愚按〕物字兼名物事物二義二十五章誠者物之終始名物之物也不誠無物事物之物也此處以名物言則鬼神爲造物之精英以事物言則鬼神卽人心之精爽都自闕遺不得兼此兩義則後文誠字實理實心一齊都攝今人每遺卻事物一邊恐非中庸立言之指

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乾卦文言貞固足以幹事言事所依以立若木之有幹然

〔或問〕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困學錄〕道物外有鬼神不得道物卽是鬼神又不得鬼神與物是一是二

以爲立乎物之先而未嘗不周乎物之後以爲立乎物之外而未嘗不貫乎物之中故體字只合作骨幹之義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祭統篇謂齊不齊之思慮以致其齊也齊明猶潔也〔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充滿言其在上在左右充塞遍滿也流動言其如在上如在左右流行活潑也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輯畧〕問死生之說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問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問先生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

四方上下盡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孝與後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處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存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語類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未後又却以祭祀言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爲一也○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其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上蔡而今都說得粗了○問天地山川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巳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

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聚散者氣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問五廟七廟遞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遞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係其在如噓吸之則又來若不如此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問洋洋如在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外集祭義所說如有見附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實主體物使人兩句須深體又來論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眞有在者也此言允書理若如此說則是僞而已矣豈所謂誠之不可揜乎○又曰所問鬼神事古人誠於此處眞是見得一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說教也○雙峯饒氏

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illegible]見得他實處○四書通前此所說鬼神無所不包此章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說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是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眞與人之齊明相接此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係挨拔註云畏敬奉承發見昭著皆鬼神之能使人如此則可見洋洋如在者人心之自爲之而所以使之洋洋如在者即鬼神之自爲之也使人如此是體物人心自如此是物自不可遺不得認爲一亦不得認爲二○極此就祭祀一節爲人所易明者見鬼神之於物其親切著見如此既以爲體物不遺之驗亦與下節俱引人人心見結處誠字固以實理言而貴心義未嘗不包攝裏許

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

○語類問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若有以使之曰只是這箇氣所謂昭明焄蒿悽愴者便只是這氣昭明是光景焄蒿是蒸衮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慘慄如

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者發祭義本是以形魄爲鬼而以其氣之發揚於上者爲神故語類謂人氣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煙只管騰上去此言人死時光景至本節章句引之乃是斷章取義就承祭之時灌鬯焫蕭求諸陰陽肅然如在此便是神之著與祭義本指自別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抑詩之七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朱子詩傳承上莫予云覯而言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紹聞編中之曰鬼神之妙無物不體此二句最好看正與中庸之旨合○柏廬講義齊明節就人見鬼神之所在見

其體物不遺引詩節就人不見鬼神之所在見其體物不遺鬼神昭著莫如祭祀格恭承奉所不待言若夫暗室屋漏之中絕不見有鬼神似可或忽然陰陽二氣密匝匝地又何處非鬼神而敢戲豫之稍萌故詩詞最爲嚴密○體物不遺如何下二節只就人說正以物不可遺而人心切有射之時也射便拌棄了鬼神失其所以爲心便失其所以爲人後面所謂不誠無物是也然則人其可稍厭射乎愚按詩詞人每多重不可度思爲體物不遺之證與上節如在上如在左右意同此跌重矧可射思不惟語勢宜爾亦意在襯入人心暗藏下節誠字有此實理須有此實心後半部言誠大指都已函蓋此正子思喫緊爲人處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釋畧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或問駁之曰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

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作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此類也夫○語類鬼神主乎氣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問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爲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且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撥此便可得形而上下之間意○四書通誠者中庸一書之根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程子則曰無妄之謂誠朱子又加以眞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所以爲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夫鬼神無形無聲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而陰陽合散莫非眞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蹟鬼神於佛老而競爲淫祀以徼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紹聞編不曰微而顯而曰微之顯見得顯微本無間也之字宜着眼提微顯直承視弗見聽弗聞體物不遺來微顯意皆上文說過即不可揜一意亦上文說過并如此意亦上文歷歷言之本節特爲一一點醒拗出誠字乃十分出力正以全書關鍵在此一字耳○困學鏇識也鬼神也物也其實合下一齊都有若細分之則須是有此實理然後有鬼神有鬼神然後有物既有鬼神誠即在鬼神中既有物鬼神又即在物中所以說鬼神體物誠又體鬼神○誠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自其不離者言往來屈伸無非是實是就體物上見其誠也誠自不可揜也自其不雜者言則惟有是實理故能屈伸往來是推其所以能體物者而見其誠也惟誠故不可揜也言不雜則誠是體物之本言不離則誠是體物之寔○天下道理偪塞滿前耳閒

目見都無非是其屈伸往來絪縕不息者莫非鬼神中庸自費隱章以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洋洋灑灑說到遠通高卑有不容自已之妙眞見此理充塞洋溢於心目之間故不覺衝口而出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蓋正明指造化之妙使人觸處見個天理呈露妙用顯行隨時隨處有以自得故下文即與緊指點曰體物而不可遺其特舉祭祀以明之者鬼神之妙無所不在無時不有觸着磕着都是但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即引詩來嘆之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說到此愈覺體物不遺之妙活潑潑地昭著流行有不可得而揜者故即指其實而言之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正見鬼神之德無非實理微學者勝時隨處存心體察而得其所以不可自之實耳故朱子曰上下章自恁地說中間忽然插說鬼神一段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底意思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愚按鬼神本兼造化人心言之章句雖專說陰陽造化而或問則先舉鄭氏之釋祭義以人之魂魄爲言而後及程張造化之說以廣其意夫魂魄固左氏所謂心之精爽也則誠字亦宜兼實理實

心言之章句言眞實無妄未嘗專屬語類屢言實然之理然又云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此屈伸往來者相感謝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朱子以其言爲然則實心之義未嘗不兼及也蓋化育流行莫非此理之用然不實以心體認則此理兩間自有吾心自然何從見得不可揜處況章內特提祭祀明是就人心之鬼神爲下享帝享親張本亦卽就人心之誠爲下誠者誠之者張本向來講家專主實理竟抹却實心一面或未嘗通徹前後思之也竊謂末句重提誠字不可揜是言其理如此夫直點入人心須融會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語類問十二章論君子之道卽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此

章論鬼神之道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爲後文諸章之論誠張本也○黃氏紹曰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衛湜游氏曰中庸以人倫爲主故以孝德言之○紹聞編孝爲庸行之常然舜之所以德爲聖人者在此所以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亦在此皆非分外

皆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不是大孝此章句所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今人多言德爲聖人則顯其親爲聖人之親尊爲天子則尊其親爲天子之父富有四海則養其親以備物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又有以綿世澤於久遠以此爲大孝却似將聖人之孝爲有待於外了蓋由不曾探玩全章之意下文歷言皆以德爲本是聖人之可以自盡者德而已其位其祿其名其壽聖人何容心焉而有是德則是數者必歸之所謂大德必受命者非人強測度也實天之理也聖人之餘事也大德受命此聖人之極功而舜之所以致之亦曰孝而已矣○凡子之所能爲者皆歸於親如舜之德業舜之遺際豈人所孩與然卽如此其盛豈是於分內有所加舜只是於所本有者能做得盡耳故曰大孝○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於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援此與總註意極合○任翼聖曰孝本庸德孝至於舜則德爲聖人而諸福因之畢集本以孝之大而獲福之大轉以福之大而成孝之大其理反覆相因但本節以大孝喚起下五句總是孝之大而德大福乃大意卽藏

其中至下節乃申明之看下竟用故字直接可見也按反覆相因意融入許氏大孝提綱下五句皆孝之目之說庶乎可通時解偏主其說者殊謬遠朱闕之甚詳載總註下○蒙引宗廟饗之自是宗廟享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之祭豈舜及身竟不饗先人耶○纂箋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是爲陳胡公章句以舜子孫不止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按章句第二節緊貼舜身上講謂自此俱泛說者非也下文乃漸說開去謂仍就舜身上說者亦非也論中庸引言之意舜亦只作一樣子耳故前二節是說舜後三節是推開通論事理而舜亦在其中○故字直接大德固是承德爲聖人然在舜分上亦卽指大孝而言連下四必字卽據舜之已然可見者章句注舜年百有十歲猶言壽而位祿名可知也位祿卽上節尊富名壽

則又終位祿而極言之亦猶上節言尊富而及饗保皆大畧卑似不必上下一一扭合故以必得其名謂即指德爲聖人者殊邈○集解四其字緊貼大德有其德則有其福福皆德所自有得是得其自有者德既大則福亦大福與德適相稱得是得其相稱者○按疊下四句便隱然有惟德動天篤厚申重有加無已意故下文亦竟用直接雖是拓開却只一片說去此通章四箇故字六箇必字所以重重點醒愈襯愈有味須知子思引此意本不在說舜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輯畧】呂氏曰天之於萬物所以爲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栽者培傾者覆○語類問因材而篤曰是因材而加厚些子按因材是合下栽之傾加厚是專注培之蒙引謂覆之亦篤畢竟牽强○問舜之大德受

命止是爲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在土中生氣奏泊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若其氣已衰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箇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爲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顚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固學錄物之與天本同一氣其栽者則生意向盛與天地之氣相涵傾則生意已絕與天地之氣不相連處○章何氣至氣反其氣即在那物身上辨耶或培或覆天宜無心而隨物所宜自然成化○天道無私何有厚薄只爲物材不同所受各別故覺有厚薄且此實天只是培本曾有覆也愚按但看春夏雨露秋冬霜雪或得之以長養或藉之以斂藏何一非培何一是覆然有承受得底有承受不得底便見得若者是培若者是覆其故在物不在天此所以爲

因物付物○語類講義因者隨物付物物無所徼倖於天天無所私厚於物不能强爲必然而又不能故爲不然一一適加其數以應之故曰因下節受祿受字與因字正相應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詩序嘉成王也詩傳公尸所以答鳧鷖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民以無位之民言人以有位之臣言保是保其身佑是佑其行命是命之爲天子自天申又總上三項言○不惟及君之身且及其子孫也○語類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雖只是叠將來說然玩宗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雙峯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喩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條辨上文言天必因材而

篤故又引詩言君子有令德而自受祿于天以明大德之必得位祿名壽皆天之因材而篤也語意重令德憲憲正其可嘉可樂處宜民宜人乃令德之實也有此令德安得不受祿于天此下文所以又用直接曰衛盧講義祿雖降自天而受之則有乎人其人苟無令德以爲受祿之基天雖欲保之佑之命之申之不得也特因其可受而授之是天祿雖若難必而可受不可受則又未嘗不易必故申斷之曰大德必受命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輯畧】伊川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賦予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爲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永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者皆此道也○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富饗保孝之大也位祿名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

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爲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爲舜桀而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或問申之曰德爲聖人固孔子之所以爲栽者也至於位也祿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未能及爾是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爲異說以汨之○陳氏曰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爲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故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故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愚按大德受命中庸自是以常理論若孔子之窮顏子之夭則氣數之變又當別論每多牽合言之此正程子所謂淺狹之見也愚故第存其說之不甚糾結者○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自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末一句總結上文意

愚按須結還大孝方是中庸引言微指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黃氏洵饒曰庸行之常即費之小推之以極其至即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章道德不能做後三章事業可見費之大也○遜[illegible]此章總註最明而時解多祖許白雲說謂以德福兼隆而成大孝非以大孝而致德福兼隆聚訟不已推其故以各節注中未有明文耳若以總註入首節下各節俱可貫通去如孝即庸行之常也大孝德爲聖人及尊富饗保即推之以極其至也次節大德即大孝不言大孝而言大德者合德爲聖人句總目之也孝爲庸行亦爲庸德推舜爲大孝即爲聖德亦即爲大德要只完得庸行之常下祿位名壽之必得亦只完得推之以極其至意看故字承遞只申說上文若即時解可謂德福兼隆而成大孝將次節亦可謂諸福

畢集而成大德乎天之生物兩節一偷一誠皆推本於天而結之以大德受命無非大德之得天天命之不爽大德仍是庸行之常必受命仍是推之以極其至始終只是一意白文四故字只順文串釋故總註數語可了時解正坐不會理會耳○要知百行之原莫先於孝舜一生聖德固多而其彰明較著者莫如孝一見於堯典再見於禹謨當時岳牧咸薦側陋升聞皆由於此史臣贊舜即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等語亦大槩言之其他實蹟皆是攝相防位後事故孟子極稱舜之大孝只在盡事親之道而致瞽瞍底豫其未底豫以前即極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方可解憂若如時解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已成大孝儘可釋然何用呼天號泣以求得親順親乎舜推敦庸行而致德福兼隆正是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愈見大孝之能格天書所謂惟德動天則孝身分愈高孝者愈見庸行之不可不務愈見道之用庸不可不推之以極其至何用與說之紛紛○即下兩章文之無憂武周之達孝續緒成德享帝享親盡倫盡制亦只是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故總註云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語類問無憂曰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言無憂如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耳○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爲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紹聞編舜之大德周家之世德皆聖人之大業見道之用廣也言文王之事而稱其無憂者蓋以王季爲父凡積功累仁之事王季作之則文王述之可知以武王爲子凡順天應人之事武王述之則文王作之可知文王之無憂者非一無所事之謂也言乎因所遇而爲所

當爲耳。如湯之王業由身造而付之太甲則不能無憂矣舜之受命文王之無憂皆聖人丁時運之盛而爲所當爲皆道也皆可以見道之用廣也。困學錄盡中庸之道者聖人之所同而遭遇之盛則文王之所獨故無憂但以遇言而其各能盡道處亦即於此可見。輯語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道之費者章句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爲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兩以字兩之字皆指文王而言。中庸解文王之無憂比孝比慈武王之革命順天應人周公之制禮盡倫盡制君子而時中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胄之屬壹

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太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肇爲王之基武王一擐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輯語纘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爲而爲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爲纘緒焉耳。困學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本自人人各盡其道如太王之肇基王季之其勤文王之服事武王之燮伐各因其分之所在時之所值而爲其所當爲未嘗有所私意規度及子祖孫陰相授受也。然要而論之此各盡處正是天命所必然人心所同然處端緒歷然人人可見故曰纘緒。輯語纘緒專指翦商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即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非圖謀神器也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德累仁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何以獨始於大王。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纘

緒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壹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不過纘緒中時然而然耳。困學錄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以纘緒言則周之前王世有顯名久矣至武王之身以聖人之德纘前王之緒故顯名不失以有天下言則武王十三年以前原有顯名及至燮伐大商合乎天理當乎人情故顯名仍及身不失講章單拈壹戎衣便生許多開議論。語類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論武處便見。輯略楊氏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也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與舜之必得異矣。侯氏曰武王之有天下謀從衆而合天心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尊富饗保易也皆然。困學錄尊富饗保舜與武自有異舜則諸福畢集武則規模頓殊不待較量於饗保之各別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末受命句只見得武王年已老引起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集解成文武之德句是綱德從秉彝之性上見尊親之大錫類之仁皆天理人情之極致周公成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追王二句是成文武以孝祀先人之德斯禮以下是成文武以孝治天下之德

○輯畧游氏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其不及太王王季者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尚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商實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幸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戶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未而不得遂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勤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於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語類〕問追

王太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大傳疑武王時已追王日武王時恐且是呼與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証姑闕之可也又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之時方行無疑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衮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七旒十二王與諸侯七旒七王不同耳○問組紺以上止祀以先王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稱謚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畧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理道上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獨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親也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讚大王王季文王之稱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未暇詳故此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既本天道行事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大王王季並論豈亦可謂盡中庸之道哉○困勉錄大王王季

有號而無謚則禮殺於文王蓋王迹所由起與大統所由集者不同先公有祀而無號則制畧於太王王季蓋世近而功德大與世遠而功德淺者又不同可見禮制盡善處○四書通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推文武之意以及太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太王之意及組紺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制孝心上下融備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爲達孝也

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集解〕斯禮承上祀而言○〔賈〕至祭以大夫而止葬禮只與祭禮相形不宜平列至喪禮則又因祭禮而及之總見周公盡倫盡制皆所以成文武之德○紹聞編制爲禮法以及天下通葬祭喪服而言○輯畧楊氏曰葬不從死者是無臣而爲有臣也祭不從生者是不以其所以養事親也○存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

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下特舉大夫士而言亦示其例耳若父爲庶人子爲士父爲大夫子爲諸侯之類可以例推若父爲諸侯子爲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爲小宗矣○輯畧呂氏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尊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按〕此下論三年之喪當從朱子故呂氏說不載○〔語類〕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皆貴貴之義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援別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爲父母而言所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曰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

穆后崩大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未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說統期之喪達乎大夫二句是親不敵貴三年之喪四句是貴不敵親○蒙引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自下而達之於上也按三達字雖與下章達字意有別然其義未始不可相通

右第十八章（條辨上章總註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而曰後二章亦此意蓋此章只就一家作述世德相承說雖武王之有天下不過爲繼緒雖周公之禮盡人情不過爲成先德而已此所謂庸行之常也然一家世德相承而至於有天下之大順天下之情則推之以極其至爲何如矣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輯畧呂氏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爲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者能成文王事親之孝而已（游氏曰大孝聖人之絕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爲人倫之至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孝末亦曰孝之至也○集編人君以光祖宗貽後嗣爲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紹聞編人人可以自盡是曰達孝武周推一己之孝以爲天下法是孝不獨在武周而可通謂於天下也按章句承上章而言則達孝自是承上章倡歎而下但上章實面入下節章句中則本節尚爲虛引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愚按本節緊承達孝單提孝字推論一番正見武周之孝所以達處故語勢雖似飄開而意理實相銜接謂不粘武周說者非是○孔疏人謂先人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洛誥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愚按疏引二書以繼述分屬武周亦言其大槩耳實則劃開不得且纘緒而有天下難以志事坐煞文王只合從上節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見得武周因時起義爲天下人心之所同然此卽先後聖同揆處不然並無志事可憑而曰善於繼述子孫誣其祖宗孰不可云先志乎本文兩善字自合從上文達字體認非以善繼善述爲達孝善繼善述乃其所以達處所志所事合乎天理順乎人情不必前人之所已爲而莫非前人之所諒其不得不爲此所謂時中之道非止權宜通變之謂也上章戎衣纘緒成德追王固是繼述之大者在本章卻自指盡倫盡制重在制禮上而制禮之所以能盡倫盡制處須自纘緒成德來故章句仍覆舉上章然後及本章下文所制祭祀之禮其理勢固自相因而立言要各有當○下文指本章下文斷無置本章而指上章下文之理祭祀之禮春秋以下四節胥是也至通於上下舊以春秋節爲事神之謹照下敬所尊以宗廟節爲逮下之周照下愛所親義非不是而未爲該備或又以春秋節章句歷舉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謂祖廟既通於上下下面禮儀雖繁備不同皆得隨分各盡竊謂士庶家儘有難通者況踐其位節結上文兩節繼志述事之意五其字章句皆指先王而言則於通於上下意不無矛盾至末節郊社禘嘗以爲惟郊禘不得通行社嘗便可遍及於本文渾舉語氣亦難免破碎愚竊以謂只合從天子分上說不獨春秋三節照舊說自然融貫卽末節上而事帝祀先下而治國如示諸掌何莫非通於上下實證春秋節章句祖廟云云特因天子廟制有不同於諸侯以下而連及之至宗器則但舉赤刀大訓之屬矣宗廟則專以天子之禮言矣斷不應泥此一項致下文節節難通問上章然則上章何以言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曰上章言舉其概耳故復舉士大夫以見例本章就祭祀之禮詳言之且推之以極其至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此豈非天子分上事若推已及人只合以餘論及之作回顧上章爲得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鄭注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第一類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母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理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却於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祖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與士皆止及其祖考○東陽許氏曰脩廟只是灑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

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書顧命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東陽許氏曰顧命之序所陳之寶西序東序外尚有列於西房東房者若亂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下之屬二字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鄭注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賈疏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新安陳氏曰授尸使神依焉

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行猶用也膳謂調和也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以獻也賈疏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其所以奉養人者薦諸神盡以生事之也○饌說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輯畧楊氏曰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其遺衣服授尸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生事之也呂氏曰時食者四時之物如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是也○困學錄春秋二節舊說分上節時祭下節祫祭固非近又謂二節專言祫祭亦非也此兩節皆當兼時祭祫祭大祫大禘而言但上節兼言羣廟太廟下節則專言太廟耳若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時祭且然豈祫禘而反不然羣廟且然豈太廟而反不然四時之祭太廟亦在其中既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又安得而不咸在耶各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羣昭羣穆咸在若太廟則雖時祭而與祭者亦與祫禘無異故下節當專屬太廟要之此亦經生說書強求的審其實本文之意上節舉其祭祀之大畧下節則推言其義以見其禮意之盡善只大凡說並無時祭祫祭禘祭之

分亦並無太廟羣廟之別章句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據祭統成語特舉太廟以為例不是說在太廟不與祭者便有昭穆餘廟便無也章拘泥聚訟紛紛總坐不得古人立言之意○四時之祭太廟與羣廟所同祫禘之祭則惟太廟所獨也○蓋自時祫以上皆遷主於太廟而合饗之羣廟皆無祭也○孫拼看來春秋節似於時祭為切而宗廟節既云羣昭羣穆子姓咸在則似非大祫之祭不可但時祭豈遂不序昭穆與序爵序事等而祫祭又豈無修陳設薦等須知祫祭重而時祭輕一春一祫向必修陳設薦則祫祭時之嚴敬又當何如至宗廟之禮自可該得時祭然惟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咸在乃爲序昭穆之全而序爵序事更見周詳旅酬燕毛愈見隆盛而時祭之禮大畧放此可知是春秋一條即輕以明重宗廟一條即重以該輕可分看正可通看悳拔條辨尙稍泥於時祭祫祭之分取其通融互看足與困學錄之指相發故併錄之要之此二節大旨只在就祭祀之禮見得武周當日儼恪著存錫類不匱所以爲孝之至處此爲古人立言之意不在縷析銖分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輯畧呂氏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有事於太廟子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四書通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死者之昭穆也祭統所謂羣昭羣穆生者之昭穆也○趙氏惠曰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時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愚按餘廟即高曾之後便有昭穆但不得云咸在耳其所以序之者一也○蒙引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是釋宗廟之禮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巳定矣子孫亦以為序言子孫亦以名其行泒如管蔡郕霍文之昭邘晉應韓武之穆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時序昭穆按此係最明析○稱言廟制則昭左而穆右合享則昭北而穆南其實南北即左右也章句故尊以左右為言○困學錄子孫昭穆之位在堂下東階之東此同姓子孫之與祭而不助祭者故列於此其面皆北向而以前後為班守溪謂昭之子孫助祭於左穆之子孫助祭於右而分列南北未免鶻突但愚按所謂以前後為班者當亦是於東階之東列左右兩行而分前後非必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也稱言謂文之昭武之昭同在左而左之中自有前後武之穆康之穆同在右而右之中亦自有前後此似於章句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語意較分明○禮記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

亦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按此重在故宗收族親親明倫不必專向祭禮昭穆制度上考索○困勉錄宗廟即祖廟可稱祖亦可稱宗李安溪曰序昭穆於祖廟之中則列宗羣廟之主皆在故變文為宗廟之禮按此於本節得矣但末節宗廟之禮當又另作何義似不如困勉錄為準

爵公侯卿大夫也

外臣舉公侯以該伯子男內臣舉卿大夫以該上中下士○輯畧呂氏曰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楊氏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愚按楊氏援據祭統文謂序爵之禮乃正祭時賜助祭者酒大指亦不脫章句所云公侯卿大夫但以爵即主玉爵瑤爵散爵而言則於義稍借不加呂氏說之該渾并有援此謂兼同姓異姓當獻酒時各隨其爵之尊卑無不以大而及者尤屬支離序昭穆辨貴賤自合分同異姓一主親親一主貴貴常說不可易或又謂序昭穆中亦有

序爵此又當別論不必牽合至下文序事則同姓之人自有堂上助祭者非是同姓只在阼階之下堂上助祭但有異姓也○困勉錄辨貴賤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

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

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輯畧呂氏曰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祝嘏孰可以贊祼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楊氏曰玉幣交神明也祼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祼則王幣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祼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困勉錄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禮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非是不得與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其賢不肯也○蒙引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羣昭羣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異姓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同姓異姓執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司之位

旅眾也酬導飲

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
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
也。藍田呂氏曰旅酬下爲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
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語類問
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
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
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按此條錄兩條○問行旅酬時
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
想必在飲福受胙之後○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尸必擇
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
之西祭則子孫兄弟咸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
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
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
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
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

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
衆也生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
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
兄弟之後生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
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酌長兄弟長兄
弟西階前酬賓衆兄弟及賓交錯以徧執事者無不徧卒
飲者入爵於備此旅酬之人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之子
各舉觶於其長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
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
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按特牲饋食禮堂
下設尊酬賓時主人洗觶酬賓奠於薦北賓取觶奠於薦
南至旅酬賓取觶酬長兄弟即此薦南之奠觶也又將行
旅酬兄弟弟子先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奠
於薦南長兄弟奠於薦北至旅酬長兄弟酬賓所舉奠觶
即上弟子舉觶於其長者則此爲薦北之奠觶也據此旅
酬時長兄弟用弟子之觶賓自用主人之觶賓弟子不與
皆至無算爵賓弟子兄弟弟子方各舉觶於其長是旅酬
與無算爵本兩節事而章句何統言之蓋必兼賓弟子之舉

觶於其長而後逮賤之義乃備也然特牲饋食士之祭禮
耳想亦因天子諸侯祭禮散見禮交不可深考故援此見
其概語類中諸說止約畧言之說亦參差不一**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
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藍田呂氏曰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
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
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
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
了[illegible]以宣天下之事蓋矣○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
知其儀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
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蓋祭時在廟燕
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
徐備若此○楚茨詩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注云祭
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
也○楚茨卒章朱傳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
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歌
詠雖異樂器則同也○按燕毛於睦族之中寓敬老之意

序齒昭與昭序穆與穆序不但別其輩行且以序其長幼
藹然家人之誼也○四書通序爵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
畧旅酬下爲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
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
或問昭穆之制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
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
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
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
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
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
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

祔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朱子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於夾室（按）此論諸侯五廟之制而昭穆之辨則通尊卑一例七廟九廟皆可類推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于以奠之宗室牖下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前代

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也非祫祭則群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此左昭右穆北昭南穆之辨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自昭常爲

昭之數朱子曰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是也尸必以孫朱子曰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爲祖尸子不可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祭統曰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文王於廟次爲穆故謂其子爲昭武王於廟次爲昭故謂其子爲穆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

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朱子曰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王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黃氏洵饒曰此四時之祫又曰三年祫五年禘左右爲尊卑大祫則已毀皆陳廟制不以左右爲尊卑則高祖有時而在穆二世而然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

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廂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毁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書舜典受終於文祖大禹謨受命於神宗商書成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所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朱子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

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纂疏父昭子穆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無常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外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毁可知矣）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朱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〇纂疏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劉歆說爲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尙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

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
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
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
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
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
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
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
得爲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
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

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
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
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
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由西以次於東○此下論後世之失禮
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
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
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
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光武后更衣別
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
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
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
借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
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
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
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
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
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
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

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
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
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
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議孝惠之飾非原廟責叔孫
通之舞禮禮儀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
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
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
不能不自致於此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輯畧〕呂氏曰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其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故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楊氏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親乎○困勉錄其指先王也或謂太王王季俱在內此不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太王王季自在所尊內○〔吳氏程曰〕位是天子辟公對越神明之位禮如九脈九獻樂九奏八佾所宜踐宜行宜奏即起先王於今日亦應如此王昔建萬國親諸侯故臣庶亦日所親○〔愚按〕五廟之與七廟廟制雖殊而孝子思親之心自一○文王當日廟享禮儀武周親承之後特更加精密廣大耳○然都是道理上合當如此○其中盡倫盡制俱以一片精忱感格流露於幽明上下之間所尊所親屬文王可屬武周亦可致愛致敬謂武周得謂文王亦得總在大本大原上關通不在儀文叁數作兩邊回護也

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意○〔按〕章句分疏死亡字義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亡如存葬祭時事義非不允但本文承上五其字疊下二句極言武周祭嘗日不以死亡事其親所謂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以是為孝之至不在屑屑銖分○〔雙峯饒氏曰〕孝之至與達孝一也自其盡於己而言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而言曰達孝〔愚按〕惟其盡於己者無不至故其稱於天下者無不通○孝之至也句語氣畧歇因是結上文亦隱隱激起下節語了而意不了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朱子曰〕周禮只說事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兼言祀后土今不然乃省文○〔吳氏澂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郊焉耳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此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耳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為天子祭地亦只祭社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

為至重而諸侯不得行也○〔祖盧講義〕天地之祭有主分者本於周禮大司樂之圜丘方丘有主合者本於廣昔之肆類上帝周頌昊天有成命之小序云郊祀天地分祀者則以陰陽之折高下之分自當各從其類合祀者則比於夫婦同牢豈得為瀆後世王者制禮分合不一諸家建議亦分合不一至明太祖始分繼合而郊文莊公因以合祀為定制不得謂王莽所行而斥為不經惟宋儒五峯胡氏則以為祭天圜丘祭地方澤是猶家有二主古者初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避之而明魏莊渠原本經傳歷證南北郊之無其說復折以孔子郊社事上帝之語謂地不可與天對天地一氣如人百骸一體上帝乃天之主宰人心亦身之主宰主宰豈容有二故不惟南北二郊非尊無二上之義節郊壇並祀亦與周禮大宗伯禮祀具天血祭社稷不符斷當郊以祀天社以祀地分合二者仍從其分但不應為兩大之分耳○天用郊而地用社不並崇其禮正所以尊上帝之為主宰也觀易之于坤曰承天而時行又曰地道無成而代終則聖人於天地之大分判別如此安得尊祭而獨用鈞敵之禮〔按〕此則地統於天之說與章

句省文正宜融看○按圜丘方丘載周禮方澤卽方丘所謂澤中之方丘也賈疏以方丘爲北郊而文獻通考謂北郊之名出自緯書禮經所不載此五峯胡氏所以謂古無北郊然方澤祭地之交自不可沒意者方澤之卽爲王社與抑祭社之外別有方澤與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

程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于明堂○張氏存中曰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秋冬同詩小雅曰論祠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礿仝論○輯語禘與祫確是二禮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卽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祫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高祖然云干祫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祫大祫則合毀廟羣廟之主祀於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卽爲祫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贅曰始祖耳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嚳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天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或謂禘爲大祭不合羣主似太簡寂不知祭各有義禘取尊遠祫取合祖非以廟主之衆寡爲大小也○按郊禘之制已畧如前所論但本文大指乃是承上孝之至而極言之非如胡雲峯所云上已結過此又別是一意也自事親而極之於事帝自報本而極之於反始何一非與達孝相隔故兩所以字用意致爲深遠下更[illegible][illegible]貺出義字禮緣義義緣孝前後[illegible]一線穿成

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輯畧游氏曰祭祀之禮非精義不足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要不過乎物而已其於慶賞刑威爲天下國家也何有成王自謂予沖子夙夜毖祀此迓衡之要道也楊氏曰推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爲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知此則於治國乎何有○按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蓋禮以義起有禮必有其義若失其義陳其數一祝史之事而已故又申之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上文兩所以字分明自有其義在義者何仁人孝子之用心天理民彝之極致天神格人鬼享禮樂刑政四達不悖是之爲善繼善述是之爲達孝是之爲時中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舉而措之如視諸掌惟此義焉已矣故明乎以下不是重人能明之乃正見武周禮意之廣大精微以完孝字中

分量與首節隱隱貫輸神回氣合解此則知末句與論語同禘章文義雖同而用意自別不得以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徒作儱統語至胡雲峯謂不足於晉之郊禘非禮尤屬支離

右第十九章

自大孝章以下皆言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到此越開拓越精深道之所以費而隱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終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四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黃氏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葉氏曰】策以衆聯方一而已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輯畧】呂氏曰所謂文武之政者以此道施之於為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侯氏曰】文武之政或舉或息繫乎人之存亡若待文武與而舉之則曠千古而無善政也能由文武之道行文武之政是亦文

武而已○【或問小註】舉文武之政重大備意不重法祖意【愚按】重法祖對照哀公重大備而法憲章文武○【紹聞編】致莫善於文武事則備於方策語其本只在於有其人不然則雖有政不行焉人其人則政其政矣○魯論記諸君大夫問政只是隨事告之未有如此章之全者其以繼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不為無意總注所謂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者也○【愚按】章句人字雖兼君臣說而本文但言文武所重自在於君故下文為政在人取人以身特與清出主從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按】上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兩則字亦已暗藏一敏字○此特為點醒見政舉之易○上足則字下

起為政在人○【或問小註】王政不是遽求速效特君臣早作夜思奮然圖治便一時得張豈不是較效○【集說】人道道字虛猶云人之為道也○夫政如地之為道也所樹下二句又承敏樹而再舉其尤速者以狀之○見得文武之政至精至備更非他政可比第在得人以舉之上下截相承總是一意故章句總結之以其易如此並非上截重人下截重政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按】上文人道包舉君臣此承上而言劃清主從跌重君身為下面修身重重起案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語類】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修道以

仁曰道是統說仁是切要底又曰道者義理公共之名仁則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下文如此說則此是偏言○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文集】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一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仁便是這意思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居業錄】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久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兼養治道成矣○【輯語】全章重在脩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第三節發源取人句不過因上文生來做過渡引子耳身不專為取人而修也又謂以身二字當活看兼修不修說【愚按】此却不然取人人字既謂賢臣章句又於取人特下一則字正見得須有文武之君方能取望散之臣非是君即不能取是臣此中層字點出如磁引鍼

不但取舍之間而已故以身二字正與坐然起下修字若謂身兼修不修豈人亦可兼賢否耶○〔困學錄〕道即五達道置此身於君臣父子之間上下各得其理各盡其分而無所歉則一道無不盡則身之無不修故曰修身以道○五倫間若無有一段眞實惻怛之意流行貫注不容自已雖循規蹈矩做得來形形可觀只是泥塑木雕世界故修道須以仁○以道以仁總是修身內事並無先後次第才說修身便當以道才說修道便當以仁逐層抽出立言語勢如此耳故章句一言以括之曰仁其身○〔語類〕修道便是言上文修身之道自爲政在人轉說將來○修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豈言克去已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修日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爲大○〔語〕撊〔編〕修道以仁當以後面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來照大經達道也肫肫其仁正所謂修道以仁也○〔按〕章句有君有臣政無不舉且將前三節作一小節下面便接仁字說去發明修身道理歷歷如數指上螺紋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入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栢廬講義〕仁如何訓人此亦最易明白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人也者一體之謂也所以章句解云指人身而言蒙引云夫人身豈頑然不知痛癢者哉痛癢相關即是惻怛慈愛仁者痛癢相關之理人者惻怛慈愛之實也人身自頂至踵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養此是爲何一體故也聖人特以人訓仁使知一體之義自親而民而物總一惻怛慈愛之意周流而無間無彼此無遠近乍見孺子入井皆爲怵惕惻隱此處曾有絲毫物我之形否同是人即同是心血脈相貫呼吸相通所謂仁者蓋如是也然何以不曰仁者身也身較果人較活蒙引亦云猶言活物○〔語類〕以生字訓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紹聞〕

〔編〕程子嘗言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不可以公爲仁也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看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夫抑在人字上玩味此言人字意可想○朱子嘗言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中間包得許多生氣自是惻隱又言天地生人物自是溫暖和煦方生此物這箇便是那愛那愛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味此則仁者人也之理瞭然矣○〔困學錄〕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天地形氣之正故渾然全具一天地之心而惻怛慈愛之意滿腔具足故曰仁者人也○〔存疑〕上言修身以道則仁貫乎五達道矣然親親爲大又是其切要處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以貫之故修道以仁必自親親做起○親親爲大非是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乃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按〕親親爲大在本句自是指一本之親以其爲身所自出艮心之發於此最眞人道莫此爲大即爲次節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立案也下面親親之殺則自一本遞推之九族就親親內較量不復與五達道比對矣至尊賢爲大則自合運言留下等字地步不必定與親親一例

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語類〕宜指事物

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困學錄〕在物之則即在心之理事至物來本各有所宜而以吾心之理因物之分而分別其所宜則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不得是之謂義○〔按〕義以事言則事理各有所宜是也而云分別事理便自隱然有心之制在如仁訓惻怛慈愛而先之以具此生理即隱然有心之德在體用自不相離也其曰尊賢爲大以事言則賢自宜尊以心言則我自宜尊賢於此而不得其宜則賢否混淆是非倒置一切事物更安有得其宜者大字只合就宜字上較量如業引存疑必欲牽合親親謂尊賢類以講明親親之道不獨預占下節且先將義字本分殊極矣

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語類〕問修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尊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裏得好如升降揖遜○〔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隆殺三年與期功緦麻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

是也不有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便無過不及之患○[按]禮所生句或云禮生等殺或云等殺生禮或又云等殺即禮看來謂禮生等殺者拚讀下節章句當自知雙峯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之說之爲側寅也謂等殺即禮者混本文所生二字直有無一般是不解朱子其中自有箇差等便是禮之尚多含蓄也謂等殺生禮者蓋得之然又須知等殺是天理禮是天理之節文此理本自昜明只緣本何爲下節天字立案雖說節文尚屬天理之自然未說到人事上去須孰等殺中見得有自然之節文而人所不容自已者則天字大指已據而所生二字亦不致落窠若竟說節之文之則又不免畫蛇添足○[困學錄]仁者人也節接上修道以仁一氣直鋪出來從仁說義從仁義說禮意實歸注禮上以爲下文知天起本然其語氣卻只因枝帶葉散散說去並不須牽搭說蒙引存疑不會此旨遂添多少支離○[輯語]仁者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智以成仁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集解]上文自爲政在人二節立案只渾渾平鋪而次第已具到此乃暗承爲政用特筆提起修身挈清要領交第言之一齊收拾上完仁字下起智字直爲後交明善誠身張本○脩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親親是仁之切處不能事親則於良心之眞切者先蔑此身更何以盡仁而盡道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非以欲盡親親之仁事親即脩身而脩身自不可以不事親耳

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輯畧]伊川曰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語類知人只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輯語]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理上稱則明通開潤若坐煞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便多隔閡○[愚按]爲人子者習與正人居不獨講明義理兼以涵養性情其和平淑愼自有流露於悅親養志而不自知者習與不正人居則戾氣薰蒸定見端於骨肉此知人之所以有忝於事親而非必事親之專藉知人也總之仁義交關須在本原上透徹方是修身一脈直注知天不致另生枝節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語類]問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曰此處卻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親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只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

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眞知故也○知天是知天道○[三山陳氏]曰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又當知天所謂秩卽等殺也○[愚按]天以理言是仁義禮總會本文單黏屬知人以上面一路側遞語勢不得不爾實則以之事親而事親之理在以之知人而知人之理在故章句等殺兼承便隱然見得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君子所以修身修道者不可不採原於此矣○[輯語]仁者兩節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下節從修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脩方完得箇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明此則注中兩又當意躍然矣○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事親身所最切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卻尊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圖

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脩字工夫正有在故注中兩又言字最宜玩只爲一箇脩身節節推出又須得知此又須得知此故曰倒看也○〔按〕章句於本文上兩不可不則仍之於下兩不可不則以兩又當代之此於語意自微有區分但知天與知人又難作一例看此須善會○〔柏廬講義〕此節就上文一推原其所以然自有此層次其實修身也事親也知人也總少知天不得而知天也知人也事親也皆所以修身也工夫並頭做去非做了一件才兩做一件只着四不可不原是一套說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集解〕上文言修身以道道字却未曾指實故與言天下之達道五言修道以仁則仁固所以行此道者然必先明乎理而又能體此而自强不息纔言之只是一仁而析言之則仁有與爲始有與爲終故曰所以行之者三○〔雙峯饒〕氏曰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按〕勇卽貫於仁智之中亦非分外添出○〔困學錄〕問首章以中節之和爲達道此又以君臣父子五者爲達道道豈有二乎曰中節之和是以性之所具者言也君臣父子五者是以身之所接者言也愚按身之所接與性之所具亦本無二理卽此中節之和施於君臣父子五者之間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爲天下之達道其目雖殊其原一也○〔蒙引〕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只曰君臣父子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爲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爲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修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以相交而成交則爲朋友無交則不在朋友之列矣〔按〕交乃所謂德業相成性命相與者故與君臣父子同列五倫之中非泛然識面而已○〔輯語〕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卽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

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

〔輯略〕伊川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語類〕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按〕三此字卽指達道而言但本位尚是虛三項名目點明達德至所以行之實面自有末句在○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而此處德字却是指人本來之德性而言故爲天下古今之所同得其在大知大仁大勇之爲得此理因不待言卽凡一情之明一念之無私一息之發揚亦是人性中本自有此理在故曰天下之達德

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

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

〔輯略〕明道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呂氏〕曰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集編〕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智及之而仁不能守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致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而勉强矯飾則智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强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眞實而無妄是之謂誠○〔存疑〕智是實智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强矣三者才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朱子〕曰知仁勇是做底事

誠是行時眞實底心○愚按節首明說所以行之者三末
却先點淸三者而云所以行之者一所行自仍指五達道
而言試看天下人誰是不行達道者才行便假脫不開智
仁勇然究竟不成箇君臣不成箇父子不成箇夫婦昆弟
朋友只爲不會誠則原不會智仁勇可見離五無從見三
離三無從見一然不有一則且無所爲三又何所爲五一
是實心三是實理五是實事一實則俱實所以
素性說行之者一非於三者之外別有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知之謂知其理行之謂行其事與上節章句三此字一般不得空說義理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知之透徹行之成功便是勇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如舜之大知學知利行者仁也如顏子之克復爲仁困知勉行者勇也困知勉行須勇方做得徹如後文百倍其功是

也○四書通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
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
之功足以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而不見其氣
質之不一惟見其天命之本一矣知行之不可不勇如此
○語類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智先生
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
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智中學知利行便是
仁在智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智中若是學
知便是知得淺些下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所以謂仁在
智外○要氏伯璿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
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
之於用而各有所屬知屬智行屬仁強於知行屬勇以分
言知[illegible]無[illegible]之分主理言也等是等殺之等是所
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爲主

而主智次等則以行爲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爲
重而主勇以等言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主氣言也○按
兩說以分爲主等卽分中之等也以分言似大義已了必
復以其等言者直隱注章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以困知
勉行爲勇之事是朱子用意微密處○說通困知非因困
後求知是用困底工夫而知照學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

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或問小註此節一字郎上文達字惟達故無不一也達德原於天命之性○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

而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
之別上等之人氣稟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
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
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清多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
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駁少眞知義理而篤
好之如嗜欲然故曰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人稟
氣濁多清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曰困知
賦質駁多純少未能利行且須黽勉強力而爲之故曰勉
行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
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
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爲
能復其本然之初矣○困學錄若使知仁勇非人性所固
得則雖極其困勉之功何由能至其至於知之一
成功一者正以此理之在人本未嘗有所欠闕也○愚按
三或字看似平鋪又看似一氣疊下實乃逐層頓折出來
不但學利困勉與生安異卽困勉亦與學利異節節爲之
其二字蓄勢反敲一也到得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眞
令人踊躍懽忭夢者頓醒仆者頓起蒙引存疑
謂只是從上面許斷之辭生氣索然欲盡矣

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蒙引三等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已有而自棄

不說知之一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爲終不可及而自畫矣聖人之言化工也○輯語聖人望人主意在困知勉行觀結處愚明柔强可見蓋平人資稟不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爲流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

或問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眞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强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矯强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喪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輯畧伊川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理義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呂氏曰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別乎衆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

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用知學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語類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底工夫況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語類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此是下學工夫故章句云三近者勇之次也相近處有地步有工夫又有層級○按上節章句以知之一成功一爲勇是工夫業已做徹此節三近尚是入手時事故以爲勇之次不獨困勉即學利亦離不得此三項但就困勉說則語意尤爲題切耳蒙引存疑乃謂又是困勉下一等人殊少位置○困學錄既說過知之一成功一矣又說三近似寬放一步以引進下學須知聖人喫緊爲人其寬放一步正轉緊一步使共及乎達德而後已○推達故能近惟近故可終歸於一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語類知則致知工夫多仁則力行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爲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語類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爲鄉人進學安得不勇○四書通達德自是人所同得之理而此復以其近者言之誘人之進也蓋雖昏惰之極亦未有不可進者但患無

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〇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嗚呼今之學者一何悠悠如此豈非無恥之甚哉〇〔栢廬講義〕學非博聞强記之謂博聞强記非智也除了格致聖道更無第二謀致知工夫讀這句者窮這句理遇這件物窮這件理才明彼卽曉此豈不是近智但作輟無常終不濟事須是全副精神放在這裏覺得世間無味則無似此更不一刻間斷更不一毫滲漏逆著心力自然所在透發今人動誘於賢之不明而不自咎其學之不好不知天下事懲他鈍漢大好之未有不務者力字知字俱極着力仁只是欲去理存而其周消長之機全憑力量如何種種所事總須一力掙上前去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處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力不撓周子曰大不幸無恥從來恥心重底人是可恥今人所以没造就者病只坐甘爲人下看得別人百般好處都是應該底我百般不好處也都是應該底終其身惰慵懂懂疲痺頑鈍更成得甚人若是恥心重者覩人便勝我毫釐不啻市朝之撻但世間亦有自恥智不若人仁不若人然而浮游髣髴旋起旋滅身不得恥故又着實知字要使靈明常炯自然打疊不過安得悠悠忽忽過了日子〇要之惟智者爲能好學如大舜之智好問好察是也惟仁者爲能力行如孔子之聖仁不厭不倦是也惟勇者爲能知恥如湯天錫之勇檢身若不及是也而不足於智仁勇者又知從好學力行知恥做上來蓋同是這條路上來〇一則由源以達委一則由委以溯源推其原有是智仁勇之德故能爲此好學力行知恥之事推其原有是智仁勇之德故能從此好學力行知恥以同歸於智仁勇所以謂天下之達德〇按此二條最說得精采第所學所行所恥更須貼切達道方與章脈骨理相入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紹聞編〕知斯三者則知氣質可變不肯以凡近自安一心向裏義理自不從外得故曰則知所以脩身旣理會得己身則人己一理所以施之擧措刑賞之間而處之當者在此至天下國家則盡乎人而亦不出知仁勇之理由近可以推遠所以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者亦只在此〇〔栢廬講義〕治人治天下國家與修身本無二理修身只是修道學者何學此五達道也行者何行此五達道也恥者何恥此五達道之有所不足也則夫好學力行知恥特就知仁勇全體而言近實則便是智仁勇卽此而道自無不修所以修身只斯三者以行五達道也所以治人只斯三者以行五達道也所以治天下國家只斯三者以行五達道也無兩箇知無兩箇所以首句知字煞甚着力須是十分辨箇實心便從脚下劊從刻下奮起去做別骨別髓工夫方是知斯三者若空空講究縱極透徹何益絲毫〇〔按〕下九經亦不外五達道末節一知則無不知亦只是修身眞知實踐以知仁勇擧而措之故寫結上起下蓋章以上屬人存下爲政擧固爲回顧章首畫開界限然大勢却只是一片說去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孔疏〕此夫子爲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也〇〔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常而不可紊〇〔輯語〕九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擧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效事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以日字爲成語則前達道節亦豈可以君臣父子爲成語耶〇〔語類〕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擧其常行而不可易者亦大槩如此說然其大者亦不出此〇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德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刑期無刑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曰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矣〇〔存疑〕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爲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此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〇〔蒙引〕下文旣

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之謂正體謂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爲師則不臣者也

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四書通]羣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則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按]章句設字尤有味察其心須是設身處地方察得眞切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此列九經之目也[困學錄]玩九經可想大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又曰九經中句句有一篇西銘在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

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蒙引]呂氏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不是尊賢了方去修身修身元在先必尊賢以資講明然後修身之道方日進耳○蔡虛齋問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伊川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先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集解]親親以下由家而朝廷而國而天下次序自是秩然大臣分尊不可褻故言敬百工不盡出我國故招之使來○[柏廬講義]先儒於九經目中又推箇序來蓋恐行之者倶施不順亦無由得達故須從頭一一做去然亦只就統體說非謂完了身之事然後及於家完了家之事然後及朝廷也○譬諸大匠作室就整圖圖而梁棟椽楹桷居楔無不備具其間先後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由是做而爲之雖建阿房柏梁可以不失尺寸九經是夫子絕好一幅畫圖自有宇宙以來合下便須如此

[或問]九經不同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集解]九件中修身尊賢親親三件是已說過底下六件即此三件而推之故九件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件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柏廬講義]時君毋於逸欲不能自奮哀公又性稟退柔須先與他說箇效驗庶覺其事之可爲不然未有不畏難苟止者所以前面先說知之一成功一然後說三近與此同一機括○[精言]此下三節由效說到事由事說到誠正一步步偪近向裏說故動哀公尚屬纖小之見愚按此論極允然前一條意亦不可抹殺○九則字須是上科看截頓得有力則字方有精神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四書通]道即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按]修身則道立所立即其所修道成於已是立之質在君身可爲民表是立之象在民眼未柏廬云立也者非立其獨知獨能之道而以我爲天下準乃並其共知共能之道而所以我爲天下先所以爲皇建其有極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存疑]尊賢主於講明此是講學事未着政

事如今經筵日講一般故言不疑於理敬大臣則委之以
政如今九卿分治一般故言不迷於事○蒙引自先事講
明而言講之理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愚按資
不獨藉以講明即其尊師重友氣志清明自然義理昭著
安得有所疑惑○翼註多指亂聽多言亂聽若聚訟盈庭
處事焉得不眩故小臣不得以間之最說得好○翼註眩不
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不
故臨事不迷眩○按前親親爲大自合單主一本之親親
親之殺則自一本遞推之九族矣至九經內親親則又單
主九族之親此不怨之效所以屬之諸父昆弟也○柏廬
講義禮字即體字所以體之者禮而已矣在羣臣不敢期
其盡望人主必無爲其不及忠信禮之心也重祿禮之文
也○係辨復秀以上固皆曰士然此處則指已服官者言
自大夫而下、上士中士下士、分布庶位皆羣臣也其官職
則實士也○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
心也百姓勸君待民如子民則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
也○翼註報禮重只是盡臧上見百
姓勸如有力者趨事有財者樂輸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

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語類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爲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
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
血之類○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
即如農夫之耕農器鉄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
贍用推此可見農末相資則上下俱足○翼註章句農末
相資重在農資於末用兼國用民用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
亦不必專主農章句特舉以見例也
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 柏廬講義遠人雖來自四方而曰四方歸之者不獨
賓旅願出其塗仁聲所暨即四方之不爲賓旅者喁喁然
亦皆嚮風慕義有來歸之意○按遠人兼賓旅章句旅字蓋
泛言行旅不獨指商旅而言 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
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蒙引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
者廣下句自上句而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
之威是威生於德也畏非畏威懼討是畏不義以負上所
謂德威惟畏也若小邦懷其德大邦畏其力是德力對說
與此不同○輯語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
理而權勢亦即在其中以上臨下出於仁以下奉上出於
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懷中具振肅之用
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天下二字所該者廣
仍指諸侯不得單指人民不得凡四夷遠荒來享來王者
皆是即畏亦不是以勢鎮壓諸侯懷德畏威臣民守禮奉
法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天下孰敢不欽心戢志故曰天子
有道守
在四夷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
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
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
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

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
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 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按九所以皆着力字是道理上合當如此
○齊其思慮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
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
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修身○
柏廬講義齊明無二體只一戒謹恐懼自然整齊自然明
潔正乎中必能飭於外而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故又要盛
服古人雖獨居燕處大暑隆冬輒整衣冠危坐終日良以
此也非禮不動即是齊明發見處但才隨物轉動便差錯
此時齊明心體亦復安在故動之一字路頭煞闊防範煞
嚴○人主無好讒言之理讒言能移易主聽墮其術而不
悟色貨則好者多也其尚德者必無嗜欲多嗜欲者必難

進德故須截斷各項路逕方能一心向德上去邪正不容兩立賢者但看人主邪正念頭不分明自然不樂爲用不離道必待其鉗我於市○讒邑貨三者皆所以退君子者也而讒爲首彼其攻擊君子本不遺餘力而女寵言利之徒皆其所藉以蠱惑君志交起而擊排之賢者豈復能一日安於其國故去讒去字甚力有與賢者不並存之勢較遠色不同○諸父昆弟誼聯一本本有天性至樂又況天子諸侯崇高富厚其樂宜莫踰焉然偏猜忌易起疏害嘗然只由重富貴而輕恩義地嫌勢逼不勝猜奪慮也先王不惟尊位重祿又同好惡尊位是親之欲其貴重祿是愛之欲其富然此則大權在君爵賞非難又義分不得不爾須是方寸之內真有痛癢關切無分彼此者才見親愛之篤蓋至同好同惡藹若家人依依至性則猜嫌何自而起疏害何自而生所以勸親之親於我者至矣

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

[輯語]大臣之功在不聦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優崇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專主尊敬義官乃大臣使令之官非內外庶司也○按東陽許氏謂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途取不知惟其優崇是以專任若徒專任而禮有不優并使身親勞辱之事豈所以勸大臣哉

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

[紹聞編]何謂忠信臣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其相與無非實者必有此而後上之意通於下下之情通於上臣之願忠於上者得以自效不然雖重祿亦虛縻之而不足以展布矣重祿蓋中間一事士固非待此後勸然而君之所以恤其私者則當無所不至耳豈使之勞於王事而復有仰事俯育之憂哉○[說統]分畀則勢隔而情不通官小則祿薄無以養廉忠信則既無疑畏之慮重祿又無內顧之苦自然盡心盡力○時使謂不以非時使所以不盡人之力薄斂謂不以外斂所以不盡人之財正是恤之如子處 既讀曰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

[周禮]天官宮正稽其功緒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孔疏]稍食祿稟也謂稍稍給之出物有漸之謂也○[語類]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稟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紹聞編]周禮稾人主弓弩箭矢考其弓弩即所謂皆試也上下其食即所謂稱事也春獻素秋獻成書其工之工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餼食情者勉而能者勸○按省者省其勤惰試者試其工拙言稾人則百工可推矣箭幹曰稾康氏曰食必與事相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

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

[語類]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爲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是也○東陽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皆授節送往之事也夏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委積以待賓客野鄙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事也以故先王之世人行千里如在其家○稱殷講義送迎就往來者言嘉矜專就游士之托處者言不能者無長可效便棄而不錄是豈王者物各得所之政故矜之須別善與他安放○[輯畧]呂氏曰遠人惟可以柔道馭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皆以柔道也

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輯畧]呂氏曰繼絕世無後者爲之立後也舉廢國已滅者復之也治亂以道正之也持危以力助之也朝聘以時所以繼好也厚往薄來燕賜多而納貢寡也○[纂箋]比年每年也小聘曰問大夫三介大聘卿五介朝則君自行然此禮晉霸時所制也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朝則此乃霸者令諸侯事已耳記以爲諸侯之事

天子則誅矣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
服各以其服數來朝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官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
於方岳大明黜陟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
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制
不數者不至於罷○柏廬講義繼絕舉廢是錄其祖德之
昭於先治亂持危是憂其世緒之墜於後朝聘二句是制
其財力之訓於當身真箇懷得周至以時雖兼不疏不數
不數意重○讀此節書最要見得世人色色等等無箇不
在先王念慮中輾轉旋轉真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

好賢不篤貴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詩臣杜口盎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

問親親而不日任之以事者何
也日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
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
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
而不日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
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
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
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士而無官焉則
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按此條並載或問因其發聖人
言外之指故列之小註以便與本義參觀餘倣此

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

問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
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則
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
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妒賢嫉能御下
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日不然
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
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
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妒賢
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
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
行文書爲之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
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
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成其正大光明之業也如
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
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
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

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
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盡篤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

問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爲無忘賓
旅也日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
舊說以爲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
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

北愚所謂按節委積皆比長遺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

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

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

力以藩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

也〔輯畧〕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四書通〕修身不實則欲得以間之賢不賢則邪得以間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輯語〕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注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雙承

兩一也而言前一也是修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層一只此一○按聖人於此章每說到頭緒繁多處輒下提綱語曰所以行之者一蓋天下事莫非實理實理非實心不行憑他千頭萬緒總離這箇一不得一是在內中做一骨子故曰不誠無物又曰道不虛行兩箇一也正併歸一路為下明善誠身張本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 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語類〕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説四事或是包道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

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焉按下面說言事行道似凡事作推開說亦可然細思則言事行道亦離不却道德九經則章句斷無可疑○〔盧講〕蓋凡事豫則立不豫字要含糊說過一是誠豫即誠之功便須把後而擇善固執許多條目來看是甚樣豫法才見精神力量才見事所以立此句是從此至未通段綱領○言事行道雖分四項前定則一亦只是擇善固執而已有謂前定四句不干誠字只明豫字者誤合却誠更豫箇甚若謂前定爲未言之先打點如何言未行之先打點如何行是落計較之私不推不勝其頭亦與誠字恰相背馳○〔語類〕言前定句句着實不跲云也今人才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按此條緊注誠字推此於事行道可知矣○〔盧講〕義道理素具於胸中循着道理說出自然有體有要神閒氣定如何或跲有德者必有言正以此也事之前變不測似乎得來由我然變於事不變於理之道理熟者任不下之事學而指之自然不困行諸一身謂之行行有不謹人或不知知亦未必見罪得事後內自詳不為疾疾病也語云自家有病自家知此最是不好過慮無如世人但苦受病不善治病必講之有

素持之有所無纖毫過差則不疚矣道本不窮豈是道然不誠則無本無本則安能左宜右有泛應而不窮○按道前定句語類云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於理固然然味本文語勢四則字只是平鋪疊下○或問小註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困學錄豫字之義從凡事言則凡事皆須先立乎誠能先立乎誠則實心素在實理素具而德可修道可行經可舉從誠而言則誠身又須先明乎善然後身可得而誠而道德九經舉而指之務如兼此兩端豫字之義乃備講家或以為豫即誠或又以為豫非誠必豫乎誠都只見得一面○按凡事豫則立之立以凡事言也章句先立乎誠之立則又以誠言也勘得立字一而二二而一則豫字之義乃徹○如下文所推朗指本節言事行道說故下節章句云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

〔或問〕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

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輯畧〕游氏曰豫者前定之謂也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應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按〕張子乃預透明善而言豫字中亦暗藏此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困學錄〕只隨舉在下位者推言先立乎誠是說箇豫字樣子 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語類〕反諸身是反求諸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此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〇言事行道皆欲先立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〇〔按〕誠身粘屬順親以上文語勢一路側遞使然實則總貫上數項故曰皆始於不誠乎身總之誠身粘順親得不粘順親也得粘是身與親交關緊切處不粘是一路遞歸宿處〔紹聞編〕蔡虛齋述節說箇豫字不是當知誠身非爲順親之地而身誠者親無不順順親非爲信友之地而親順者友無不信信友非爲獲上之地而友信者上無不獲皆是誠立於此自然感孚於彼豈不是前定該章句以爲推言素定之意謂之

[illegible]言不是逐節做工夫意歸在明善誠身上蓋能明善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皆是一串事〇〔困學錄〕所豫立者誠所以豫此誠者則是明善此是豫字眞實下手處豫字本義歸注在此

或問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彊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卽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

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輯畧]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充塞所以五典克從也○[柏廬講義]在下位節層層含節誠字不得專泥順親由於誠身或問諛悅取容等語便是爲誠字設雖曰推言素定其實卽是所以行之者一就理而言總只一誠就事而言各有一誠明善又爲誠身所由非誠要亦不能明善○章句人心天命之本然卽下文天之道也十分粹美不着一毫渾淪所以謂善十分眞實不着一毫虛假所以謂誠天所賦於人人所得於天者元來如此認得此本體自然所存也善所發也蓋又何不誠亦子眞知字煞要緊眞知便、是明善之誠[按]明善卽明此誠也故下節單承誠字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按]承上誠身將明善納入誠身單括誠字一以溯誠之所自來則與身俱來○一以貫誠之所由立則非身不立○天道人道都是身以內事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輯畧]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申之曰周子之言至矣上章以天道言下章以人道言[愚按]以天道言言在天之天也以人道言言在人之天也至果確無難則并人事當然意已括○[語類]問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眞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眞實之理在人當有眞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如一卽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卽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不假修爲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爲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已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蒙引]天之道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益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此二句是相承非相對○天之道也是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者也或以元亨利貞言則是以命爲天道非指性言矣[愚按]天道從源頭說下則天地人物固無所不包而中庸意主爲人則是指在人之天非復在天之天矣故誠字合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向惟天降衷若有恒性本然之理方得着落觀孟子誠者天之道註云理之在我者當益瞭然○[困學錄]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句不論氣質只是理而言天以此理命於我而我自當有以誠之是說人道合如此下文從容中道及擇善固執方就氣質不齊中分出兩種人來總是誠之內事從容中道之聖人亦是自然誠之之人耳以其自然故云則亦天之道也

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語類]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爲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淸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爲而自然與天爲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

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至於日用間若不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爲未至也○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次致曲却是人事○〔輯語〕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出來自見耳○中得即是中道誠之者之所同不思不勉即是從容乃誠者之所獨○從容中道之道字即達道之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與上兩道字別○困學既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又云從容中道不是鋪張聖人正是撤開生安歸併學利困勉以見此種人實天之所縱不可倖而致我之所可自致者惟有擇善固執盡吾人道而已○〔饒雙〕章句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是以擇善指用功明善指善之已明言若上節不明乎善則明字即與此節擇字無甚分別○〔吳因之曰〕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夾雜中擇出天降本體來固執即固執此所擇之善也故以而字串下○之字即實指善說○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倪滄桂曰〕章句不勉不思條云則亦天之道也以上面天道該聖凡在內而惟聖人能不失其本天然之天道故加則亦兩字以別之擇善固執條云此則所謂人之人道也以上面人道本指學者擇執向乃證其實事故用此則二字以實之○〔中庸解〕兩誠者上指本然之理下指全此理以合天即生知安行兩誠之者上指當然之事下指盡此事以希聖即學利困勉

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雙峯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智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誠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

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兩以下字該困知勉行在其中

〔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此槩論誠之屬於天地聖入事物者下原誠不誠之所由分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此原天地萬物之所以誠○〔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收了便冬藏元亨利貞始終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眞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員者常員修者常修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

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天理自然而然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此見有生之初原無不誠是經文天道本義該聖凡在內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此原常人所以不誠惟聖人氣質淸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

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此原聖人之所以誠人道亦天道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入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

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此論常人之所以求誠所謂盡人以合天也○〔紹聞編〕首誠者字或問所謂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也次誠者字或問所謂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也故章句云則亦天之道也要看則亦二字聖人純亦不已與天爲一故後章說天道處皆以聖人名之首誠之者字是本上句天道說人有未誠而求以誠之者是人之道次誠之者字是因上句聖人而說未至聖人者須如此做工夫故章句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要看此則所謂字言人事之當然正如此故後章說人道處皆是常人做到聖人底事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

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此五件本自該學利困勉而言因留下五弗措地故專以屬之學利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語類〕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巳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愚按〕此理如披沙簡金固是沙多金少然亦沙却何從得金總以擇善作巴鼻則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正所以聚天下之見聞爲擇之之地下三截工夫俱托始於此○〔稆廬講義〕人不好問其病有二一則自是不疑一則蓄疑自安而蓄疑又有二病一則恐人不耐煩一則恥巳不如人道理復安得透徹審之云者三糊四駁轉轉生疑如刑官之審獄不窮極隱微俾無遁情不止〔愚按〕此如兩造相質推鞫盡情虛衷好問人即此一字曲盡表裏○語類思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謹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按〕問是人巳相對辨是身心相接若以辨屬人則與問犯重思是思其所以然辨乃辨其所不然但以辨屬心又與思易混力爭於毫釐之間深明乎疑似之際

必至此而後撑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畧而不審則其疑不能以盡決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無以事特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雙峯饒氏日思之所得又當明辨之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眞妄於毫釐疑似之閒而不至於差繆○項氏日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語類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日篤厚也是心之懇惻○按篤行近承固執說篤誠身篤字中兼含固字誠字之義饒氏所謂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不如是則安得爲固亦安得爲誠

或問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日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語類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得去初無先後也按此與或問之說又別條辨云就一善上論其次序固逐節承領若就衆善而言則工夫又不妨並進愚謂此亦難泥但就五之字平鋪看皆主善而言若相承看則五之字又層遞而下其先後大畧固如或問所云然亦不得云此事已完方爲彼事如偶有所學不遇問者亦不容寢思此中輕重緩急自各相其時各因其事要之缺一不可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語類問有弗學一段日此是應上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後面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正是說勇處○問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日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做百分○相臺講義朱子解易傳忠信

所以進德謂項羽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然後能破秦軍忠信便是這箇心○愚謂弗能弗措亦便是這箇心○雖說弗能弗措難道能了便措不成此最須識得○己百己千卽是弗能弗措寧有餘毋不足很力做事人大槩如此原不曾限定分數在前亦不曾覺著分數在後○按弗能弗措固是說心不肯措而功不肯措卽在其中己百己千乃正極言其弗措耳講章以上五段屬志下四句屬功便劃成兩截○蒙引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人一能之人十能之但日一日十便是經用工夫者矣○愚按以困知勉行爲勇之事此正以其等而言下面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乃是至於知之成功而一則以其分而言也困學錄云此二節是中庸一篇聚精會神處落不惟撤卻在攷微故卻學利只歸併困勉按百倍其功合愚柔更顯可推諉故本節百之千之尚是懸空式樣到得下節果能此道方與塡實一果字何等精神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輯畧]問人有日誦萬言或
日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强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
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旣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
柔必强[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語類]雖愚必明是
致知之效雖柔必强是力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一人句
能之以下乃子思喫緊爲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
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
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
子豈欺我哉○[栢廬]講義說了已百已千又說箇果能益
此段工夫最易畏難苟安亦或徇外爲人須眞箇發憤奮
不肯休則氣稟不得拘物欲不得誘好我者無所用勸惡
我者無所用沮才有成就看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以不智
不仁不勇之質而能智仁勇以優入乎聖域直須乾乾
坤過來是何等力量一念自欺一念少懈便不能了○[韓
此道即指百倍其功之道固不待言○至雖愚雖柔此正坐
實愚柔所謂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講章或以爲雖愚

必明况不愚者乎則反將愚柔放鬆殊非聖人當日喫緊
爲人意○[述朱]此章分四截看文武之政二節一截爲目
言人存政舉之易也爲政在人七節爲一截言修身事意
在人人存也至云治天下國家則已及乎政矣凡爲天下國
家四節爲一截言治人事意在政舉也至云所以行之者
一則仍歸於身矣凡事豫則立以下爲一截總歸於誠合
修身治人之原本而言之也亦只是人存政舉之意反覆
推言之也○[愚按]開章言人存政舉所以答哀公之問政此
自是話頭入下言人存則引之愈深言政舉則恢之彌廣
大段亦自相承誠到得凡事豫則立兩承所以行之者一
并歸誠字明出後文天道人道兩脉此則中庸微指不在
拘拘回顧人存政舉矣○[困學錄]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所
謂誠身者只是能仁其身而已智以致仁之端故欲誠其
身必先明乎善勇以要仁之極故欲誠其身只在百倍其
功一章大指
盡此數語。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四書通]上章所述大舜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亦即此意○[蒙引]孔子雖不得位而其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其所設施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無限而子思於中庸所引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則在此章蓋其體用全備皆堯舜以來精一執中之正傳雖爲哀公而發其實萬世君師之要道也○[困學錄]熟玩此章所論究其極雖堯舜之治周孔之聖無以加之極其近則雖愚夫愚婦皆可勉而企聖人之言廣大配天地變通象四時如此。

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蒙引]包者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言兼言小大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修身以至於懷

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勉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故曰兼日包各有攸當○自費隱章至此爲中庸第二支 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纂疏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木乃說誠身工夫便是人道自此以下分說天道人道極爲詳悉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

或子思所補也與語類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渙散收拾不得熟讀先生章句方始見血脈貫通處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但見思修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斯三者段後便繼以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拔續自此推去只是一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廣云豈獨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一箇中庸底道理曰固是他古人解做得這様物事四散收拾得來及說合聚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序又如此縝密

或問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朱以一誠字貫串通篇言簡意該最宜詳玩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

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詳論首章爲通部誠字張本 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論括第一支 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

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總論第二支 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第三支綱領 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統論第三支 卒章尙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收應首章首句 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

人之實此理而無妄二句又總括全旨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誠是中庸之樞紐天是誠字之根柢盡人道以復天道則中庸之指歸後文所以詳言之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五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敎而入者也人道也〔語類〕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敎此敎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敎二字義不同○〔四書通〕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敎即修道之敎但敎是聖人事此則由敎而入學者事也○〔黃氏〕曰首章言之謂直爲也此言謂之名之也稍緩○〔語類〕自誠明謂之性誠是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敎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當提撕與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爲堯舜

敎復宗

課本

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志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困學錄〕聖人全體渾然天理無一不實遇事觸物只從其胸中自然流出而明睿所照無不周知此所以爲所性而有天之道也學者所得於天之實理亦與聖人同只爲氣稟不能無所拘蔽故須因其所明充而致之使於事物之理無不精察而各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然後踐履之際可以無所不實此所以爲由敎而入人之道也○誠無不同其所由誠者則有不同誠之之功不同其至於誠則無不同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語類〕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爲二○〔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輯語〕兩句同一則字上則字快下則字遲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却生安一二人其餘皆自明誠者也故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遽求誠不明而誠所誠皆錯○〔困學錄〕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雖有遲速之殊及其成功則一故兩則字緊慢不同要之皆語詞也○〔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當用

功意言之尚後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輯畧伊川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槩聞自誠明是明在誠中只一層意自明誠是由明而進於誠明是一層工夫誠又是一層工夫非工夫只在明也章句於明則誠矣加可以至二字陳氏謂可以字是做工夫處○愚按這工夫在明與誠交界須知到旣明後工夫自歇手不得故困學錄以爲皆決詞於則字神理最善體會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此中庸第三支下十二章之綱也○宋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困學錄中庸後半雖天道人道並說其實側注人道上人道盡卽與天道爲一此中庸大旨○天人合一之脉此處提明盡性五章只以一天道一人道分說雖說人道處至章末皆有天人合一之意然隱而未顯無息章總言四章將人道都併入天道以見天人合一然亦隱而未顯尊德性以下六章三章人道三章天道兩脉方盡亦不見天人合一之意直至末章從人道說入天道工夫效驗無所不盡然後天人合一之意始是中庸脉絡源遠流長乃如此豈可易言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語類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盡非止一家一國而已○呂氏說至於實理之極不說至於則是前而有未誠底半截了此是說聖人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唯天下至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易至神至變○或問小註至誠以德言盡性以理言蓋性卽仁義禮智之理而至誠則聖人之德無不實者盡性根源全在首一句章句知行二意都從此中看出無人欲之私是上下合縫要領又曰至誠知行不分先後○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卽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爲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紹聞編盡字無工夫其本領在至誠兩字註中察之由之察卽察於人倫之察由卽由仁義行之由皆不是工夫字面性無巨細無精粗唯至誠則萬理明盡朱子用此四字欲發揮盡字也○語類問盡性卽孟子所謂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眞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又曰盡性就事物上說事事物物上各要盡

得他道理蔽零碎盡心就所知上說較渾淪○蒙引唯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起聖人名號若論義理則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已性盡人性物性都包完了非待至誠了方去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存疑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吳因之曰盡性正與下致曲相對致曲者由此及彼未能一時俱到盡性則巨細精粗渾然大備纖悉完具而無餘欠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

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輯畧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語類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而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而不能施之一國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盡人物之性非特是曉得盡須是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

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
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
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
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
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
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處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
而殺之驅而遠之蓋聖人通身都是這箇眞實道理了拈
出來便是道理東邊拈出東邊也是道理西邊拈出西邊
也是道理如一斛米初間量有十斗再量過更無些子少
欠若是不能盡其性如原有十斗再量過却只有七八斗
便是不能盡其性天與你許多道理本自具足無些子欠
闕只是人自去欠闕了他底所以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
是心地大段廣大方看得出須是大段精微方看得出精
密而廣闊方看得出○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
則仁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
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地貫

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四書通天命之性本眞實而無
妄聖人之心眞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爲能盡耳非
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
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處之無不當人物
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
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而爲三矣○林異峯曰須玩能字
人物天地在彼而能在我也譬之舟師能撡其舟則能撡
人之舟能撡人之舟則能撡天下人之舟天下人之舟卽
吾之舟也撡與末撡其能在我矣故盡吾性而盡天下人
物之性亦盡性事也夫人生宇宙中非孤行而獨立也天
高地下人物散殊五事麗其形五倫交於身人物天地無
日而不吾接則隨遇莫不有盡性之功故曰誠者非自成
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一性盡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解
語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贊猶助
爲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序
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解畧張子曰幽贊天
地之道非聖人而能

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呂氏曰
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
無事順以養之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如堯命羲和欽
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
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
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
此之謂與天地參○語類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雖
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
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
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
而何○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
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
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紹聞編
之所以蕞然於天地之間而不能與並立者以其但爲天
地間之人而不能有所贊助於天地也惟能贊天地之化
有則天地少他不得使可與天地參矣朱子曰這一箇是
無不得底故曰與天地參而爲三○解語參贊不是無分
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

○徐搃只盡人物之性卽是贊卽是參非此外又有贊參
也故朱子謂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贊便是功用地
頭參便是品位地頭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栢廬講義只是一箇實
理就人物天地實理之
自我而盡言則曰能盡其性就在我實理之盡於人物天
地言則曰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困學錄至誠盡性人
物天地一以貫之○至誠之性卽是天地之性人物之性
卽是至誠之性其分雖殊其理則一當盡其性時合下便
無所不徹無
他以至誠故

或問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
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卽天地之體
其心卽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
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

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
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
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地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
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
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
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
無小失其平矣惟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
一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輯畧〕明道曰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

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條辨在大賢以下理一是理一分殊是分殊在天下至誠只是理一中自見分殊耳若將理一作一層分殊又作一層道理雖盡却不得至誠本是惟人物天地都在其性中却就其中自分層次而又一齊都到方見數則宗之妙看朱子說盡其性謂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不能透施之宗族鄉黨以至國與天下有一不然皆是不盡然到得家國天下施之無不盡則人物已各得其所然只是盡得其性分量按朱子又謂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個則字在正以理一統却分殊也〔按〕此能暢程子引而未發之旨而朱子之意亦暢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
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
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
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疏遠近淺深先後又不
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輯畧〕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既盡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都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序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按〕張子此條自是爲學者說法○〔語類〕至誠盡性已說到至處須着如此說又須分許多節次只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中庸於此皆分作兩截言至誠則渾然天成更無可說如下文却又云誠之者人之道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皆是教人做去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管窺〕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才不費力處便是天道着力處便是人道○〔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按〕此

章言至誠盡性直說到贊化育參天地已分明爲下章化字立一箇樣子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
偏也。〔語類〕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爲氣稟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集解〕其字指至誠之次也通大賢以下只一間未達便是其次然統凡誠有未至者而言又包盡學利困勉不止說一種人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致足之異耳○〔輯畧〕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柏廬講義〕章句曲一偏也偏非由乎正氣偏與全反曲與直反然未有偏而不曲者人自稟與聖人之質已具則此眞實無妄之理本甚全而

不假無如氣質之拘加以物欲之蔽此心橫恣私僞占去本然實理倒不過偏曲一隅偶然發見些如怵惕出上彼石歷伏只爲滅沒不得斜向石旁透出些子所以必須全副精神就此偏隅極力推致方得復還舊觀○誠是曲之統體曲是誠之偏端非有兩項故即此偏端日擴月充自能復得全體○語類問曲能有誠此句若屬上句意則曲是能有誠若是屬下句意則曲若能有誠則云云此有二意不知孰穩曰曲也是能有誠但要之不若屬下意爲善〔愚按〕此足上起下之詞故下即緊接誠字纍纍貫將去

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紹聞編〕形著明在已分上事動變化此及物上事○孟子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性之蘊須說到此乃是盡頭邊際根於心者誠也生色者形也睟盎不言而喻極其著明之盛而言也此所謂能盡其性也孟子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且如居家而順於親友於兄弟志行乎於朋友仕於國而得君得民都是一誠感動處此是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起脚第一步孟子只說至動本其始也中庸直說至化要其終也○東陽許氏曰根心生色曰形日新月盛曰著表裏瑩徹曰明○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語錄〕或曰變與化何別〔伊川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語類〕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王氏曰〕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還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易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集說〕六項雖節節相因却句句根誠字說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外面一步顯隙一步都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以至動變化皆然末句於動字人已關頭處復一提誠字曰誠能動物以見皆誠所精界

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性聖人能舉其性

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

〔語類〕問致曲曰只爲氣稟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數因指面前燈籠曰且如此燈本性未有不光明着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便不甚明用薄紙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撤去籠則燈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問致曲莫只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問致曲是就偏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問所稟有厚薄或厚於仁薄於義或厚於義薄於仁須是推致教他恰好則亦不害爲厚薄矣曰然也有這般處然觀其下文曲能有誠一句則專是主好說蓋上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包在裏面合下便就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纖毫欠闕處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事推致其誠逐漸做將去以至於盡性也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曲處則盡其誠則誠則形形則著云云也蓋曲處若不能有誠此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問就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如何曰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新安陳氏曰當看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困學錄〕就凡事言則各事造其極而無一端之不盡○就一事言則處造其極而無一分之不盡才是致曲○一有善端之發即便當致莫要等待少稍緩即汨沒矣

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

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輯畧伊川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弃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輯語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困學錄若論當下則致得一事曲便有得此一事之誠然不到曲無不致則誠之全體分量終有欠闕處在而未能全其天命固有之理又曰曲雖發於一偏而其中本有全體之誠在惟曲中自有誠所以曲無不致即德無不誠○由其所不忍達之於所忍由其所不欺達之於所爲逐漸克拓逐漸積累久久滿足便自有積厚而流境界○誠不可捨故既能有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自有不容已者救之至誠則盈科而進與過化存神者自是不期然到得有誠後則克積之盈而其光輝發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工夫難處只在致曲到有誠則已幾於化矣○綴聞編聖人所過者化非動而後變變而後比也故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致曲者而至於能化則亦聖人矣○思按語類云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誠者員成無欠闕者也朱子所爲以此句屬下便捋定誠字下面數節早已成破竹之勢矣然蒙引云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語意亦極有斟酌蓋既能有誠則裏面工夫與外面符驗都自有不能歇手處不比從前大段着力然大可爲化不可爲章句積而至於能化下一積字故非苟然蓋積乃誠之積自既形以後德既日新業亦富有久於其進天下化成化在外而所以能化者非在外子思說到此則不禁浩然遠想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不忍復言其次矣至誠二字須識得與上章名目同節候異道理同神氣異要之其體既足其用自神則亦更無分別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

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

語類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偏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四書通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曰曲則於其發之偏先推之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道○述朱玩章首其次二字是承上章語氣末句是挽合上章語氣天道人道雖相間而言其實天道只立箇樣子主意只重在人道要人盡人以合天也後做此○按章末唱明唯天下至誠爲能化神回氣合中有滿腔歎想激發意在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東陽許氏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

者○孔疏國家有今異曰禎如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本無今有曰祥如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又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爲妖傷之徵若魯國鸛鵒來巢以爲國之傷徵按左傳云地反物爲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朕兆萌芽皆幾之先見者**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莢筮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及卜師龜人菙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事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燋炬也契灼龜之木也君占體體有吉凶之象也大夫占色色有善惡兆之氣也士占墨墨有大小兆之廣也小人占坼坼有微明兆之璺也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先筮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困學錄蓍龜無知而禍福之來獨能知之只爲無私心故與天相接耳**四體謂動**

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輯語曰動乎者即指禍福善不善非泛言四體之動也才有動此理便顯不論動之有意無意也**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按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幾在事先理又在幾先禍福屬事其將至則爲幾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說到知幾已極微渺章句直追入理言則幾字併有根脈方與至誠之道道字相應**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語類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僞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卻不能見也○纂疏天地萬物不離一氣與亡之

證見於妖祥卜筮動作之間禍福之來亦逆知其善否者非異也氣之感召理之常耳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朕兆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輯語此節首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二氣直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纂語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天地間無一非實理禎祥妖孽之有實有也四體之得失蓍龜之吉凶實見實動也而人不之知私徹之也惟至誠之心亦無非實理故奏著便得所謂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通理得誠動於此也如此看則謂天地問本自有可以前知之道與至誠之道道字本位二而一者也○困學錄至誠全體皆天理天地之一動一靜與至誠之呼吸相通相接禍福之兆何不可知之有其必待幾之動而後見者至誠天理渾然無所逆億故必俟其動處然後知之然清明在躬氣志如神不須索照自無不照○輯語此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善禍福將至之

先其機兆方萌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愚按此說固穩然中庸所以畢竟不言禍福而言善不善者幾在事先理在幾先善不善自是禍福之原善則誠不善則僞誠則召福僞則取禍至誠之前知取必於善不善即是取必於誠一路追到極平實地頭卻正是神妙不測之盡處不應竟以禍福字混過又按輯語謂前知中至誠有審幾之精與脩救之妙愚謂脩救尚是知後之一層事當下只重前知不必次入○柏廬講義至誠前知之理讖緯術數者不足以語此億則屢中者亦不足以語此按此方勘得兩必字的實精微**神謂鬼神**柏廬講義此神字雖貼前知謂鬼神然大傳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周子謂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神幾曰聖人是則神非至誠其孰當之下章時措之宜亦即是无方之神按此以至誠如神爲下章時措之宜立一樣子與盡性章先立箇能化樣子同例○條辨朱子解神謂鬼神者以既下如字則不指至誠神妙不測之神而指鬼神之神也究竟誠之外無鬼神入見此禎祥

妖孽與所見動告鬼神之使之而不知皆誠之理自然如
此也至誠之理之幾既自然先見知此之神則至誠之人
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豈不如神○[集解]何謂神曰誠鬼
神涵天地之實理而其幾於朕兆之開至誠之全天也
之寓理而所其幾於蓍見之始在鬼神則誠而形在至誠
則誠而明此之謂至誠如神此之謂至誠可以前知之道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

儀之則者尤爲確實[輯畧]呂氏曰至誠與天
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
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
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察乎四體而
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
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又曰動乎四體所謂威儀之
則以定命者也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如蜀山人董
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

用而不知者爲眞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輯畧]程子
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
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蜀山人
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嘗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
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
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菓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
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菓
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復同至其舍語甚
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至誠前知乃
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
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
害其爲一哉[文集]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蓍龜四
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
則其所謂前知者亦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是自
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說自

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謂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
言其曰不知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
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
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
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爲皆所以甚言
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爲可取也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史氏伯璿曰]此章以
誠者之智發明天道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按]此一截訓誠
字統天地人物事而言○訓道字則專就人言○[語類]誠者自
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自
道者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
句只是一樣而義各不同何以見之下文便分說了[按]自

然成就底道理毋爲人所詿會當以下條爲正○誠者自
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箇根株枝葉條幹者是他實有所
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這箇便是自成是你自實有底
如人便有耳目口鼻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理雖
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你自去做始得○誠者自成而
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所倚靠
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
便沒這天便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
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
去行便空了○[釋語]章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
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誠者句朱子謂孤立懸空
說爲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言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
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誠
自成只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之意自見矣
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按]此一截訓誠字則專主人
言○[語類]問既說物之所以
自成下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
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

是事○〔四書通〕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卽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況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爲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爲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則以心之誠爲本而道之行爲用又何疑之有○〔蒙引〕誠以心言本也此本子思立言所主之意而發之蓋其辭則兼物意則專指人何以見其辭之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可見也何以見其意則專指人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者人之道也而言故下文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朱子於此先順按其文訓之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然後爲發其指意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辭意兩無間然矣其解性道敎一條初則亦兼人物言至末則曰蓋人知己之有性云云則亦專就人言以發其立言之意此朱子解經之法也○〔紹聞編〕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雖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實理流出以賦於物之本也物各受其所賦之正而此理各爲一物之主所謂自成也此物字內包得有人字在了在人則事各有實然之理而理各行乎一事之間周子謂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誠之爲字從成立義程子謂至誠事親方成人子至誠事君方成人臣自字只是後面自成已之自觀章句所以二字可見語類有作自然之自說者明與章句不合不可從也誠爲物之所以自成實理流行天命本體昭然日用何嘗間斷但人不自去行便落空了朱子所謂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故道雖是箇自有底道理却要人自去做始得如孝弟之道自一念之良心眞切以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皆是人自做將出來人之所以能做將出來却緣都是本來實有底但人不去做則道不能自行故曰人之所當自道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無非實理之用皆實心之存主爲之也戒愼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者實心之主宰也○誠在物爲實理在人

爲實心故首句是懸空說章句云物之所以自成此物字兼人而言故上句須兼實理實心在內下句則專就人言而道之道卽在人之實理也自道之道人以實心自行也故章句又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就人身上說非本此實心如何行得這實理故以心爲本而理爲用此心字卽天所賦於人之實心誠與道非二物也○〔困學錄〕許氏謂前自成是自然而成後自成是自已成就謬甚誠者自成也子思喫緊爲人正在自字上蓋就人身中指其天命之實理使自體認言汝之一身以所具言則四肢百骸以所接言則君臣父子何一非實理之所爲若無此段實理卽不成此物事則誠者是汝之所以卽成者也而可不存此實心以體此實理乎卽首一句大聲疾呼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按此條最說得好如此看自字旣有情神者也語氣都出卽通章道理亦隱然都滿在此句中矣故下二節更不及自道句○誠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然實理管不得實心實心却實得實理○愚按誠爲實理而不待言而以實心體實理尤子思喫成人道之旨首句朱子雖云孤立懸空然畢竟以人爲主語類云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又曰這兩句只是一樣而義各不同後復云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又程子云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按此則首句雖云自然固有未嘗不具責成之意或問謂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不合加游揚說成無待而然可見兩自字只合作一例看況三節皆以誠字提頭而因誠及道惟首節見之下二節皆言自成而自道卽在其中可見而道而字只縮上不折下識得誠爲自成道豈有不是自道若將上自字看作自然下始責成於人則語勢全側重下截去經指遠矣看下節提起誠字推本物理責成人心而君子誠之之功乃是以實心體實理以此自成卽緣此自道此爲本立而用自行方益見本節後一截注義之精密

〔或問〕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

也〔輯畧〕伊川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游氏曰〕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按〕游楊以自字解作自然朱子囙其誤看故特駁之却緣語類亦有自然成就底道理一條令人不善會遂墮入游楊之說竊謂朱子所謂自然成就者乃原此理之本來而言若就合下看則自有成意故章句下所以二字見得以此則成非此則不成何等悚切自字斷不可作自然看但遽侵下誠之為貴不得耳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輯畧〕伊川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語類〕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亦是此理合到那裏盡了曰如人之生固具此理及其死時此理便散了因問朝聞夕死程子云皆實理也實理者合當決定是如此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決定是如此了○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翼註〕畢終始便包得中間

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輯畧〕伊川曰只着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語類〕誠者物之終始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妄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

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則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月可也且如禴祀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是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腐朽歸土皆是實有此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空闕有空闕則如無物相似○誠者物之終始此洗說若是不誠無物這箇不字是誰不他須是有箇人不他方得困學錄申之曰此不字最有力上句統說人物此句疾轉責重人身上起下誠之十分警切○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令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設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問誠者物之終始恐是就理之實而言不誠無物恐是就人之實此理而言曰非也兩句通理之實人之實而言下文言君子誠之為貴方說人當實乎此理而言大意若曰實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紹聞編〕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必先從原頭上說起因說到人身上實理畢竟待人而行無其心之實則實理不行如天之於穆不已而萬物之終始皆天命之流行聖人之純亦不已而萬事之終始皆此心之流貫此便是箇無間斷底大終始顏子之三月不違諸子之日月至焉自其不違與至焉之時所為無不實者此便是箇有間斷底小終始若論做頭徹尾極處須如天地聖人乃是箇無所承續之始自然到尾之終若一有間斷則雖做此事猶如不做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誠至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便是祭之一事自始至終有其誠則有其神不為虛設若季氏祭終而敗荷以踰便是不誠與不祭何異所以說不誠無物其有[illegible][illegible]上而足之之辭朱子之

嘗發之日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事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有物之可言哉惟其如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之接上不誠字而言所謂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者也此誠之二字內包含許多工夫在緣都在二十章說了故此只提一下蓋於此一關打不過則終身學問只落在無物裏面雖高如佛老之功如管晏不足貴矣須如聖人之純亦不已才滿得自成分量人做到聖人亦不過勾當一箇自成而已吓可不勉哉○柏廬講義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正是箇誠始誠終底道理人一日不誠一日不成箇人一處不誠一處不成箇人不是人是何物言之直欲心膽墮地此誠之爲貴君子非但恐不如聖人即恐不如衆人并恐不如庶物庶物皆有誠而爲人反可不誠乎玩誠之爲貴貴字分明有無以尚之之意○〔蒙引〕此節全不言及道者明非以誠自成則不能自道也故上節章句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蓋心在是道即隨之矣○〔霈〕語不誠句註中專就人心說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照○

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如實心爲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凊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便爲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凊之道亦皆無物矣換所重專在誠○〔按〕道非他即誠中事理也自道工夫以實心體實理在誠上用功即是在道上用功原非有二故經文云誠之爲貴而章句云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正見自道即在自成中不得目爲補筆

或問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然也〔困勉錄〕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止以實理言或問則兼實理實心言單說實理則實心包在內矣分言之却是二件實理是人物共有底實心是人獨有底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又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件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

矣〔按〕不誠無物章句或問皆以心言而語類中亦兼理言此則又以心包却理要以章句各從所重則自當分別觀之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饒氏〕曰不誠則不惟無終而始亦非其有矣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

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蔡氏曰程子所謂徹頭徹尾便是不少間斷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按此蓋知誠以心言句尤為提要鉤玄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輯畧侯氏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為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也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亦成物則非能成已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語類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而已乃所以成物故成已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蓋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按朱子云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者乃是其語氣不同非云理之有異也○栢靈講義所以成物即套在成已裏而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本是盡臣道為臣之成已而君已成乎此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本是盡君道為君之成已而民已成乎此類而推之舍物無以成已舍已無以成物○按本章三節三提誠者皆以實理內含實心而言作一例看而講章於末節誠者獨主人說謂是皆誠之之功而進於能誠地位者此說最謬當痛掃細體本文所以字及章句當自見

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

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此下發明成已所以成物之故○輯畧明道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封之德乃卦之蘊也伊川曰性不可以內外言又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齊氏曰大學自誠意正心至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外內之道也呂氏曰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已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知之具也性之所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中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浩故內外生焉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已自已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與內外之別哉故具仁與智無已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地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語類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各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按或問云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克已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問時措之宜是禹顏纓冠閉戶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將是一般處置倉卒綏急將又有一樣處置○按時措之宜只就成物上說而所以成物排即在成已中非成已一時而成物又一時○紹開編最說得透○紹開編末節承上文而言誠不但自成又能成物非推開一步只一層意物各有箇自成底道理成物之成非我別有道理即彼之所以自成者也物者對已之稱蓋人在世問未有遺物而獨立自一人言則孩提以至皓首自一日言則雞鳴而起以至向晦宴息凡所交接應謂無非物也所謂所以成物者為之自我而彼亦得焉正如書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自迹而觀之夔夔者舜也允若者瞽瞍也自孝而觀之則夔夔者乃其所以允若者也緣物各有箇自成底道理故得則俱得成不獨成也玩所以二字分明成已之中却自然有以成物只一將事成已仁也以下正是發明此理蓋物我雖有內外之殊而理則無二自其成已言之無一毫私欲可以觀仁自其成物言之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可以觀智曰仁

曰智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故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便是仁智兼盡處之得宜故已成爲孝子而父成爲慈父若申生之孝以從命爲恭反陷父於不義既陷父不義則己亦不得爲孝便是皆不得其宜可見自處處物內外無二道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體之存用之發凡言體用須記得朱子云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只此一事吾所以處之者在我無一毫私意此是仁當其物之宜便是智無一毫私意便是自成當其物之宜便是成物不待兩項各做工夫而一事上處得物我交盡兩無可慽便是皆得其宜皆字如此認〔按〕此論大指本於蒙引諸家多有疑之者其意總謂成物自另有一番處置在難以竟併入成己中愚謂此只緣看得己字小耳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任天地歸成物有萬般處置莫非己分中事故成己即所以成物章句釋以自然及物正見此理不外成己中若如俗說將成己成物劃開則所以字殊難融洽○既得於己既字是跟誠字說下○性無內外有外非性無物非內物皆我也外皆內也非處己一道處物又一道也楊子取爲我由不知此理也老氏芻狗萬物亦不知此理也○性無內外而非盡性者不能合內外〔按〕經文卻只就本來合處說故章句特提既得於己此則隱然指盡性而言蓋仁知皆吾性之德惟誠則實有諸己也○〔困學錄〕對言之爲仁智統言之爲性指其實爲誠一而已○〔柏廬講義〕天地全體此誠即以誠體物而不遺是天地以實理結撰一箇天下而無如物之不能皆誠也君子全體此誠即以誠成物而無外是替天地完全一箇實理結撰之天下聖賢苦口相告只此一意○天地位萬物育渾是一團實理三代以後安易有此世界一日之間安可無此學問○〔愚按〕此章以誠者自成也提綱次節推本自成之由末節究言自成之量中間以君子誠之爲貴作骨末以時措之宜結尾所謂誠者自成如此自成到得時措之宜則是君子盡人合天亦儼然聖人神明不測之妙用矣與上章至誠如神亦隱隱相對照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智發明人道○〔任翼聖〕曰玩全部脈縷史氏以此章爲誠之者之智甚精故此章斷歸重成物知也句不然誠之者人之道前已說明不煩此重言疊語矣而道自道與合內外之道緊相呼應見成己成物之道皆君子所當自道朱註道之在我無不行道亦行於彼本極分明人誤認自道爲成己又誤認朱註爲言外添補故說彌支而理彌晦〔愚按〕朱子亦有云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則以此章爲歸重智上自可至云兩道字相呼應恐不然蓋末節道字只作理字看語重合內外與上性字對德與道非所重也章句道之在我及道行於彼兩道字乃正貼首節道字即誠中之事理故二三節言自成俱隱含自道朱子乃特與揭明固非補筆然亦不宜與合內外之道道字混看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困學錄〕故字總承上四章。不止承兩至誠說蓋上文致曲說到能化自成說到時措之宜則人道亦與聖人天道一矣故要其成而總承之曰故至誠無息○〔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按〕此即語類末條若有間斷便是駁雜之指○〔困勉錄〕凡人不能無間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到底是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顏子雖不是有虛假底人況三月之內夫子已許其仁然對至誠看則稍有未至亦是虛假此要看得極細〔條辨〕申之曰謂顏子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此是言誠不能至之盡故無息尚不能無之盡就一誠貫徹始終而論之若謂顏子三月內有虛假則不可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語類〕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爲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蒙引〕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

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困學錄〕至誠是個圖說無息是止長說久是總起說只是一理更無次第○〔語類〕問久則徵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係辨〕申之曰此是明久則徵之理若至誠則自是無息自是久久自是徵非謂至誠之久亦是有工夫也陳北溪謂道理眞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便說成人道上去矣虛齋謂久者不息之積此積字便不妨○史氏伯璿曰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常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同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辯諸家之說皆爲其如此○〔係辨〕一不息則自久於中自驗於外久於中者不可見故悠遠以下皆以驗於外者言之○賈氏曰徵字含下節意與誠則形義不同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

者是也〔語類〕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微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曰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至誠無息一段鄭氏說是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不可易

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困學錄〕徵以上爲成己徵以下爲成物○存諸中者既久則見於外者自然悠遠久則徵徵則悠遠兩句只是一句久則悠遠耳中插徵字所以劃清己物界限也○不是既久了方能悠遠既爲至誠則存諸中者自無不久發於外者自然悠遠本來一併都到但語勢次第須如此說乃分明○〔蛟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綏而不足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綏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愚按〕理固如是即下二項朱子有云博則能厚蒙引亦云高者必明然在本文只是平論

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蒙引〕大抵聖人之道從容不迫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伊尹稱湯日代虐以寬皆是悠字意故舜則四方從欲湯則兆民允懷○博在先厚矣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東西朔南訖聲教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積功累仁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而深厚可知○〔存疑〕章句積字說得好功業博厚不是積累之久焉能一蹴便到王者必世而後仁正是此意○〔蒙引〕既博厚了則自有一段高聳軒發光輝宣著處蓋博厚是徵於外者之積實處既積實了自然峻極於天光被四表所謂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非積之博厚何以至此○〔語〕類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其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爲臺觀須是大築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問悠遠博厚高明章句中取鄭氏之說謂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豈以聖人之議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乎曰亦

須看他一箇氣象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或問〕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益不勝其繁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困學錄〕問本文悠遠博厚高明接遊說下不見輕重今乃以悠遠提起何也曰章義說至誠無息故以悠遠提起久是成已之盡悠遠是成物之盡博厚高明皆是悠遠中境界一悠遠便博厚博厚便高明更無次第即下文覆物載物配地配天不見不動皆是悠遠中功用層層抽換總是極言悠遠之妙正見至誠無息之妙故悠遠兩字說在博厚高明前亦得說在博厚高明後亦得說悠遠亦得說悠久亦得○〔係辨〕數則字固是一時並到然所謂一時並到者以至誠之自然而然也其實功業著見

之節次自不可改章句故其積也故其發也歷歷遞說下正善會則字○〔說統〕博厚就停蓄說故曰積高明就宣暢言故曰發○〔困勉錄〕悠遠博厚高明皆是徵字內抽出言之至誠功業此節已說盡了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二節又抽出言之耳〔愚按〕本節〔困〕是說至誠之德著於四方但如何及物尚未可分明說出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史氏伯璿曰〕悠久之悠卽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言也悠久之久卽不息則久之久此指常於於中者言也悠主外久主內故曰兼內外而言○〔紹聞編〕德之盛於內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說到極盡處了德之著於外者自徵則悠遠至高明亦說到極盡處了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而貫於博厚高明之後一氣亭也無有著於外而其根於中者不隨之故曰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語類〕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

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爲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梢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悠長也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便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又曰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或問小註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蒙引〕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博厚所以載物也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此高明所以覆物也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博厚高明之有終使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成物爲何如○〔或問小註〕成物雖不外覆載二者然到久道化成其優游涵濡底氣象必更有入物微妙處須在聖人德化上看出○〔困學錄〕博厚載物高明覆物亦只就其氣象相似處大畧相配說其實博厚高明本無兩境覆物載物亦無兩功只一至誠無息徹始徹終便自如此○〔條辨〕上節只指至誠功業之著見者言此節方指出及物之用三所以字是就博厚高明悠久者而想見其覆載成之功不是因覆載成而推原其博厚高明悠久不可倒看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條辨〕下節方指出配地配天無疆而此處卽下與天地同用五字者以覆載成分明是天地功用及物字眼而用之於至誠身上故云爾其實此數節語氣一層遞下一層倒亂不得凌躐不得〔按〕此覆載成只合就至誠分上說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按〕以德言卽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蒙引〕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體也天地之覆載成用也味此可見體用義○〔紹聞編〕同體同用二節一串意非對待前節如云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後節如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蓋博厚莫如地而聖人功德所及有以盡地之所載則聖人便是地故曰配地高明莫如天而聖人功德所及有以極天之所覆則聖人便是天故曰配天悠久莫如天地之無疆而聖人功德所及與天地相終則聖人便自無疆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無疆者乾也而坤德合之則坤亦無疆矣又曰安貞之吉

應地無疆無疆者地也而君子應之則君子亦無疆矣悠久無疆中庸之言當亦本此○〔蒙引〕上節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後又專言天地之道末方合之以見一理蓋非天地無以擬乎聖人非聖人無以配乎天地也○〔集解〕末句悠久自指至誠無疆自指天地不言配者省文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表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一般無爲而成有所爲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爲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以悠久無疆言之也○〔紹聞編〕庶物露生地之章也地承天施故不言變而言章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屈伸代謝皆變也乾知大始凡變化皆天主之不見不動

皆言其無心而自然也人事有成有否其成在久又必爲
而後成善成者莫如天地無不成也而未嘗有爲之者也
成始無始成終無終一誠之自無疆而已○蒙說章者均
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雍而煥然新美也成
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分之雖
有曰章曰變曰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不成
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爲也夫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
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爲民制有大樂以爲民
和有政以明示之而又有刑以整齊之何嘗隱而不見哉
而不動漠然無所作爲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
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
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
非若小智之繫以自私亦非若覇者之憧憧於往來也歟
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蓋無心之心也曰
聖人無爲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爲蓋無爲之爲也○蒙
引此節只是申贊配天配地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
天配地之所以然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輯語〕自無爲而成上專言至誠自一言而盡下專言天地末節乃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言天地處皆至誠之理然只說天地一夾襍即亂了賓主章法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條辨〕一言只指誠故註云不過曰誠而已本文卻不說其爲物誠而曰其爲物不貳以不貳乃所以誠也貳則雜便不誠不貳則純一不雜此其所以誠須看所以字陳新安謂不貳即一一即誠尚欠體貼誠故不息此故字不可大作拆只一箇至誠自無息原無兩層蓋朱子是將不息縮在誠字內以當補筆與首節至誠無息相對照到生物不測乃是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可一言而盡只重其爲物不貳一句○釋言其爲物不貳二句中間着一則字可見不測原從不貳此本文所重只在不貳上〔按〕生物不測至今夫天節乃暢言之亦不宜預叅○〔紹聞編〕太極圖說解云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此處不貳只以理言不兼氣說然理不貳則氣不貳所以生物不測也卲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纂〕二十章或問一則純二則襍純則誠襍則妄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冲漠無朕萬理兼該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襍之也是以一元遞運寒暑晝夜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不貳之所以誠而生物之所由不測其義盡於此矣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李安溪曰〕不貳言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又言天地之道蓋不貳者性之本體渾然一理道之原也博厚高明悠久性之發用分陰分陽道之立也兩道字須看得分明又曰六箇也字與上文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相遙應○〔按〕此節對上節看則爲體之用對下節看則爲用之體所謂先天之後天後天之先天也章句誠一不貳是承上生物之功是起下本文只是各極其盛四字在不貳不測之間雖已含及物意然尚未顯蒙引謂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愚謂不若以化工言爲與前後脉相入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

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語類〕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低地大底也是天○〔蒙引〕此正善形天地之大處不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爲大不先言一撮土之多無以見廣厚之爲大此立言抑揚起伏之勢不得不爾

振收也卷匾也〔釋地〕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故下對以二水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今人泥作一山非是

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

以辭害意可也〔按〕由其不貳不息即上節章句天地之道誠一不貳也以致盛大即上節故能各極其盛也而能生物即上節所謂有下文生物之功也故曰此四條皆以發明其意也或以昭昭撮土照不貳不息及其無窮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殊非語意○〔語類〕問天地斯昭昭是指其一處及其無窮是舉全體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大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條辨〕玩昭昭如此及其無窮則如此謂指其一處則昭昭舉其全體便無窮也非謂天由昭昭而後無窮也朱子恐人誤看故又以非積累而後大釋之○〔按〕言天地復言山水者天地間山水最大而天地所生之物山水最多故騈詞叠贊正極言天地之生物不測與至誠之覆載成相遙應○〔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無有駁襍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效耳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此祭文王之詩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

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蒙引〕豈不顯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中庸

引言自不拘元意〔條辨〕申之曰上文至誠許多功用都是說那顯底總一至誠無息做出來方是說那深微底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正將上文許多功用都收入本體中也

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四書通〕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貳此言天命之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五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天之所以爲天也○〔黃氏〕曰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焦漪園〕曰命以一元主宰言文以一心經緯言○〔輯語〕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即無息也○〔蒙引〕引此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

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

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輯畧〕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又曰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語類〕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存間斷便是駁雜○〔或問〕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呂氏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紹聞編〕維天之命深遠難測往來者如彼天之不見其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爲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道無他只是無一息之停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是指出其不已處人受天命以生而有已焉可乎於乎豈不顯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二也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聖人之道無他只是其心湛然無一毫人欲之私間之而已顏淵未達一間猶有一毫渣滓未盡化處蓋純之難如此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又是指出其純處在天曰不已在文曰純亦不已蓋人惟不純而後有息苟其純矣尚

安有已乎故言純則不已在其中矣詩之所以善言文王也言不已則誠在其中矣詩之所以善言天也博厚高明悠久之化要皆純與不已之功驗爾信乎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矣○困學錄上以無息言至誠以不貳言天地末條又互言之乃正見聖人之同乎天地故只就詩詞閒閒推詠以純亦不已一句畧返本體便自恍然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語類問至誠無息章言聖人與天爲一處廣大淵微學者於此不免有望洋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會分明旋做將去○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愚按但言天道之勇不復言人道之勇者因前而仁智兩章都已說到至處則勇已貫於其中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六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輯畧明道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或問小註大哉包下二節看二字有含蘊無窮之妙○語類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雙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困學錄道一也前言君子之道此言聖人之道蓋中庸前半爲入德者言故言君子後半爲成德者言故言聖人地頭語勢不同其理一而已矣○本意只說道之大不粘聖人承上至誠無息一章唱歎而入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愚按此章言道意在修德凝道之君子故開口先唱明聖道之大爲後文君子修德凝道起本○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愚謂言聖人處正專注學者其意自一貫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語類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曰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按此條後人不得其讀而以不成二字屬上句異說橫生所謂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不可以不辨○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雙峯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長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爲天雖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紹開編發育萬物是造化之自然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峻極于天不是說他高只是盡俯仰之間無不充滿之意言由下而上其高乃極于天爾峻字微讀○按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

是凝道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語類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按德根於性故謂之德性即至德所從出也又曰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問從何進○問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起他發此卽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他相似按此可見章句言致知原自包得行一面在非比大學致知專主知而言也溫、火熟物曰燖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按此亦可見故不專指良知而言敦、加厚也。語類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厚是資質恁地樸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基本

○問而與以義如何曰而者順詞以者反說上去按章句自各分兩層只作一例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類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尊德性工夫不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學問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爲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五截此是大者五事道問學五截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盡得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如千溪萬壑所流不同各是一川須是知得然其理則一○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箇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困學錄尊德性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道問學程子所謂進學在致知也○德性者萬理之所從出能尊德性則有以全其天命之本然而問學之本以立問學者萬理之所由明能道問學則有以盡其人道之當然而德性之用以行尊德性是渾淪做工夫道問學是零碎做工夫○道問學卽尊德性中事工夫有二本原則一非道問學則尊德性工夫不能充實然必先尊德性然後道問學是有本工夫按此是將而字縮上看○以尊德性爲本而又問學以充之則本末兼到矣按此是又將而字折下看須兼此兩義下四句同末以字亦從此例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語類問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才有欲則昏濁沉墜卽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問意是心之所發處言欲是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某本意解處大高明不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廣大高明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爲私意所蔽時這廣大便被他隔了所以不廣大爲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欲之下故卑汚而無所謂高明矣○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汗了惟不以自蔽則其心開闊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不以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汗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紹聞編從軀殼起意可知其小也故曰自蔽見所可欲牽已而從之可知其卑也故曰自累○困學錄須看致字極字若私意私欲有一毫未盡便是尊德性之分量有歉便不是廣大高明之至私意就立心言私欲就立身言○語類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樸實頭亦是尊德性○困勉錄專指良

知良能為故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然謂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不可名故厚亦偏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已能四字原不嘗說煞〔按〕此則已知已能內未嘗不說得良知良能但不可專泥○〔困學錄〕已知之理則具已能之事亦屬之德性者所知所能雖在外而其理於吾心既已知之能之卽是德性中自有之知能也○〔李安溪曰〕只因近學不敢認外面許多為德性此門戶所以分也彼為陸王之學者無論矣三百年確守程朱而於此節講章制義必曰良知良能不敢用章句已知已能語何哉○〔困學錄〕致廣大四句亦有次第致廣大是以意之在內者而言極高明則就處事上說存心處矣溫故敦厚又擴一步就已知已能者說而知先能後亦自有序也下一截同

亦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語類〕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紹聞編〕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如周禮朱子謂其皆從廣大心胸流出然其中一條一節皆至理存焉纖悉委曲非窮理之至豈易盡其精微又如佛老徒守一箇空底廣大高明而見不徹於精微行不平於中庸以此應事豈能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而過猶不及豈不反為廣大高明之累哉○〔輯畧〕明道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語類〕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累是極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厨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避聲色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便至絕人倫及欲割已悉人之屬○問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日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温故是舊來已見得大

體與他溫尋之所新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支分節解底故或問云一句中皆具大小二意又以溫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上事才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樸然或質野不以為非便是不學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按〕可以學禮言正須以此學禮非謂徒守其忠信而不以學禮也以字亦須反覆互看與上而字只一般語類云以者反說上去不必泥○尊德性至崇禮自有十件事了固是一般然又須有許多節奏方備○〔四書通〕存心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常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斯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斯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因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乎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疏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故用力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知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

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語類〕尊德性道問學一撥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這五句十件事無些子空闕處○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按〕此可見存心致知原包舉知行說○洋洋優優只章首便分兩節看故本節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

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或問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按五句皆作是觀○何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末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爲聖賢之學也○松陽講義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缺却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蓋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語類中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已自爲克篁墩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卽克已復禮章注語可見存心包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卽知其所當行者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孫辨尊德性是大段涵養工夫不可說知亦不得偏說是行道問學邊精密之至該知在內亦該行在內然語類知又以上五截皆是說行處下五截皆是說知處何也曰存心是持守工夫其不可貼煞行者以末專主行某事也而循謹戒懼畢竟行底意多致知是零星細密工夫其可該行在內者以行之至及算得知之無虧欠也而考辨精詳畢竟知底意多愚按章句旣以存心致知對舉而以五句上下截分屬於其中眞做工夫人能存心能致知力行自包攝裏許不在强爲塡補至諸家更有於致知中分析某項屬知某項屬行者尤鑿○集解按語類中有云兩邊工夫都不可偏者此是正解本面有重上截一邊說者以致知中道理原皆德性所自具故以培植根本而言自重尊德性所謂本得而末自順也有重下截一邊說者德性中固無所不具然必由問學工夫與爲塡實此以下手有可着力處言之所謂下學上達雖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也合攏看來總是見得相發相應之意○松陽講義自與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却似兩件工夫可以偏廢不知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敎人專欲先立乎其大多在虛靜一路上走亦豈可謂能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爲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

二爲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按此可關世之左朱而右陸者

或問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黃氏紹曰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蓋彼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此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語類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章君子之道處觀之可見○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畔也○興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註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貫徹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百三千之細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集解不驕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爲設施實見得道理無窮功用有歉不倍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爲憲章實見得王制畫善法守當然言興者闡位育經曲之道於世實實敷陳乘時利見黙容者斂位育經曲之道於心括囊無咎與道偕藏總以見德修道凝時中妙用無入不得不可淩看○四項以不驕不倍爲綱足興足容又單就不倍內抽出言之故後二章單承不驕不倍

詩大雅烝民之篇

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語類]明哲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東陽許氏]曰前面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中節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辟害行事各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董日鑄]曰此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引詩正狀其神龍變化飛天蟠泥處非免禍之謂也○[葉氏]曰尊德性一節完一人字所云至德也此節完一行字所云至道也○[困學錄]既明且哲二句陳氏謂單證無道足容固非史氏謂涵證本節亦未盡此二句直收盡兩節既明且哲收尊德性節以保其身收本節然其引詩語勢却似因上默足以容而及之此古人之文所以不可一端測也○[按]明於理從尊德性來是大綱說哲於事從道問學來是零星逐件說保身須認取君子之身是何如身不到得發育峻極三百三千之道自我而凝自我而行於此身分上稍有虧闕便不可言保方見得子思當日引此二語正是歎美聖道之大責成君子通體精神結聚處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雙峯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乎此者也○[李安溪]曰此章言道與上數章言性相發故變至誠曰至聖者由盡性與盡道而異其辭實則一人也尊德性是性分事道問學是道理邊事此章是言道則當側重道問學無疑者尊德性是修德以爲凝道之地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烖古灾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東萊呂氏]曰無德爲愚無位爲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烖之道也○[說統]德非聖人便是愚位非天子便是賤○[語類]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柏廬]講義自用自專反古三者受病只一妄字彼雖愚不自安於愚也彼雖賤不自安於賤也彼雖今之人不自安於今也不安本分便不勝其妄想易无妄象云其匪正有眚匪正者妄也眚者烖患也誠爲福偕妄與烖隨此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之理所以中庸明道只是一誠事事依着實理而行自然烖不及身聖賢說道理上之可以經天緯地育物和民而下之乃以免既蓋上底地步儘寬下底地步儘窄甚矣人之不可以不誠而或妄也孔子論君子曰懷德退一步便是懷刑此之謂中庸之道○係蔣愚自用賤自專或自作聰明以亂舊章未必盡皆反古之道故呂氏作三項說語類從之然生今反古者未有不自用自專者也故下文有位無德有德無位分兩項而以孔子從周之說證之即慮舊以德位時三字分貼究竟時即在德位之內○[紹聞編]有位則時在其中孔子從周正以無位故也[困學錄]三項平列子思引之却側在自專上故下文緊接非天子云云[按]此二條尤與爲下不倍之指相入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按]天子以位言却包德與時在內是聖人受命而興在天子之位者[蒙引]云如禹湯文武是也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是爲當守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者也○[紹聞編]禮謂親疏貴賤相接之體親疏即所謂親親之殺也如自父子至於九族其間有上殺下殺旁殺親疏之序按圖可見又如自一家推至異姓之親與鄉黨朋友各有相接之體親者親疏者疏莫不有禮焉貴賤即所謂尊賢之等也原夫君臣上下所自來位之尊卑必稱其德之大小自天子至於士庶其等威有辨有大臣有群臣其禮秩不同不容毫髮僭差也度不出於禮外必別言之者禮以節文言度以品數言如車旗服色之等是也文謂書名周禮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書即六書名者稱謂也

昔人言黃帝命名百物物有名而文字興焉所以爲三重之一者易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則文之所繫豈小也按六書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篆引問度謂之品制品有不相泥而各有倫之意如此則意在異不在同曰審異所以致同如親疏貴賤相接之體豈容不異就逐項說則天下皆同矣○語類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看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見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齊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猶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困學錄則誦非天子一條想見大德受命整頓乾坤眞有麗日當天羣陰懾服氣象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

言天下一統也 輯略呂氏曰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必同文○李安溪曰自天子言之制禮爲大繼之以審度繼之以修文教化之所以一也自天下言之守度爲先進之而習文進之而敦行風俗之所以同也按此乃見上下節回互錯綜自有義理○說統車同軌制度中之一端也軌不在車而在地蓋車以迹爲驗也書即字文則其體式也皆兼點畫音聲章句云文書名言書之名也是專以音聲言而點畫在其中或問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是專以點畫言而音聲在其中蓋互發也○語類問章句云倫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以辨上下定民志如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相接之禮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存疑車同軌條言當今天下車尚同軌書尚同文行尚同倫未嘗敢有議禮制度考文者以證上文之意也○愚按本節語勢一面證上節一面起下歷舉天下之皆同便隱然有不敢不同之意在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

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 存疑或問言不待禁而自不爲是因問周之車軌何以能若是其必同而推論之非本文正意如云行不通乃不得不遵奉王制將行得通便不遵王制耶須知不是威靈震懾強制天下正朱子所謂王者受命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乃制作盡善如下章本身徵民考建質俟到無可易處

天下自無不同也正與下章寡過意相通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
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
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
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
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叅語類所載蓋或每歲而考之或
九歲而諭之皆大行人職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
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
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按或問詳言同軌同文而不及同倫者蓋子思

之時雖禮教已衰而禮之大綱其行於覲疏貴賤之等級者天下猶同可無深論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
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語類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
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解經必得如此簡而明○
姚承菴曰章內以三字言之曰禮度文以二字言之曰禮
樂以一字言之曰禮故下節止以禮言其義已括○紹聞
編德位二字是此章之綱領古之作禮樂者皆以聖人在
天子之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從德性中流出推其
本諸身者與天下共由之所謂修道之教也朱子嘗言天
敘有典天秩有禮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無欠一毫
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
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
都是天理決定合當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

只得將聖人已行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得合時便
是合天理之自然識得朱子此意然後見得爲下不倍底
道理親切按德位固一章之綱而德尤爲作禮樂本領須
通前後兩章看方知此條所論尤爲切中體要不但爲下
不倍須明此義也○按兩不敢正緊對自用自專蓋自用
自專他只是箇敢耳殊不思作禮樂是何等事非但無位
無德者不敢雖有位無德免於賤矣而未嘗不愚雖有德
無位免於愚矣而未嘗不賤固均之不敢也兩雖字以互
文推說爲愚賤痛掃箇盡而於下截加一亦字微見歆側
趨重有德無位一邊爲下節孔子從周引線不倍之義愈
益深嚴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
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
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下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
○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
從周其說似相牴悟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
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
耳非以爲盡當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
○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
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蒙引
夏禮謂之吾說者當時夏禮無可學處但孔子旁搜博採
因一推百故僅可得而說即所謂夏禮吾能言之者也○
吾說夏禮一條孔子正有編采歷代斟酌其中以集其大
成爲萬世常行之道之意匪直從周之禮而已其日今用
之吾從周者不得位而安爲下不倍之道耳不然只說從
周便了何必遠引夏商云云蓋其意甚遠其抱負甚大但

此意非中庸此章之指中庸所引只在從周一意而已○章句云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見今世無敢反古雖以孔子亦從周從周二字正與反古相應自用自專已有上文兩條了此兩節分應首節三意○[困學]紀論語言夏殷之禮杞宋俱不足徵而此云有宋存焉又若殷禮猶有可徵者此句最變得妙言殷禮雖有宋存亦不敢從禮辟不倍愈有力○[按]論語監二代章從郁郁文盛起見則從周自因周禮之盡善此處特唱明今用之見周禮乃時王之制則從周自以今日所用不得不從言各有當不必彼此相牽合也○[按]上章非有至德至道不疑所謂待其人而後行者原不以窮達而有聞故聖人得位則不難經緯天地進退百王不得位則惟是討論舊章恪守成憲此正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與常人束於勢分者自別讀這章書須識得此意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問非天子節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末引孔子作箇樣子○[李安溪]曰上文說三百三千待人而後行何因說到居上居下有道無道正為孔子發其端耳故須連上章一片講[愚]按連上章一片講方議得所以引孔子作箇樣之意不然但摘不倍一義為說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見立言深處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新安陳氏]曰王天下謂聖人始受命為天子者故議禮制度考文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世為天下道也○[鄒嶧山]曰三重惟天子得行之是謂重典有三重德修道凝從德性問學而有之也○[倪滄柱]曰居上而謙虛體物曲盡人情是謂不驕非徒貌為恭謙粉飾禮度文而已講三重重字從小心敬畏中看出方合不驕本旨○[蒙引]章句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

國家分說諸侯有國大夫以下有家政在上俗在下觀政於朝觀俗於野○[翼註]過是倍上之過如越禮敗度舞文是也寡過重在君能寡民之過上○[愚按]上章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隨接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可見此三事不獨王天下者重之即天下之人亦莫不重之然天下人即輩然重之莫得而有之不獨尋常之人莫能有上焉者非其時不能有也下焉者無其位不能有也而惟王天下者得而有乃有之而一如其無有則非非時無位之故而無德之教也本諸身二館正力爭有字世道節乃放出重字末節仍逆製有字可見首句有最輕撤不得當與重字交闕有處正是重處不獨為權藉所憑也但解從重字張皇而不知有字吃緊處此特把架撊塌未為覩指知歸即滄柱謂重字從小心敬畏中看出關合不驕義非不是愚謂不若直坐入有字出尤著肯要也下句寡過不是說民自寡過是說王天下者惟有三重乃有以寡民之過玩其字矣乎字欲然而不敢信其必然萬方有罪在于一人其為不驕可想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三山陳氏曰]上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紹聞編]上焉者以時言時王以前指異代也故章句以夏商為證下焉者以位言聖人在下指當代也故章句以孔子為證兩善字俱以禮言不可便以善為德章句自明○[蒙引]無徵不尊則在己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信也○[按]此條看是過脈然以上焉者非時下焉者無位王天下則既有時有位矣而三重之有邦正須有之以德若我德不能孚則仍無望於民之信從如

何得爲天下重下文故字承接有力正以兩非從激起莫謂輕輕遞過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愚按)章句亦止懸論其理未嘗確指其人若謂當代聖人受命而興則惟文武可以當之下面所考之三王蓋卽指禹湯文武而言然則考之者更誰耶論道理確是如此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其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愚按)前章尊德性道問學自是本身之德之所從來然尚是前一層事本文本字只合指三重而言(精言)云是那所議所制所考一一從身之實德出來吾與天下議禮而吾身自動容周旋中禮吾與天下制度而吾身自聲爲律而身爲度吾與天下考文而吾身自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故云有其德其字正指三重言不是但云有德也○至其所以有是德者則出尊德性道問學故耳然非本義○驗其所信從前人謂是已驗非方去驗之此說未是君子一面議禮制度考文便一面以其所本於身者審察民情覩其信從與否固非樂舍道謀正以采風善俗所謂薦夫之長可以觀政必求制作盡善而未嘗敢一念偃然民上也所信從所字最活正見君民相爲耶證處若謂庶民自無不信從豈居上不驕之君子所出哉○下四項俱有不繆不悖無疑不惑一裁而本身徵民無之蓋身與民覩下四項爲尤要然其理愈無窮君子之心亦愈難自信文王望道未見非其道之未至也視民如傷非其民之未安也故天地鬼神尚有可云不悖無疑之日前王後聖尚有可謂不繆不惑之時至於身則本焉而已民則徵焉而已不敢言其本之若何徵之若何也此不驕之實也○(紹聞編)考諸三王如殷之繼夏周之繼殷雖不相襲禮而所出一道方是不繆若泰之變古則全是私意其繆不足論漢以寬仁故足以致治至於議禮制度不復知考古亦難言乎不繆矣

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

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語類)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事在此此只是合鬼神之理○(紹聞編)建諸天地者天人所爲各自有分立於此而參於彼不見有悖言其皆合也如子太叔之論禮曰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可以見建諸天地而不悖之實矣鬼神卽天地之功用必別言之者天地以其顯者言鬼神以其幽者言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蓋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也人者天地之心也鬼神之會也其散在人事則謂之禮樂此所以質之而無疑也○(精言)立於此而參於彼參字不是參贊之參乃參考之參與徵考質俟一例看○(李安溪)曰禮樂率神從天居鬼從地天地鬼神只是一套事但天地顯而鬼神徵天地示不易之理鬼神妙不測之機(王文格)曰君子體天地之撰故禮樂備而天地官禮等其秩敘也度昭其象數也文洩其精華也君子通神明之德故制作成而鬼神行精蘊見諸禮也變態顯諸度也情狀渙諸文也(按)此可見建天地質鬼神而不相混處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紹聞編)後聖卽未來之三王三王既合則後聖可知矣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此所以俟之而不惑也○(朱子曰)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愚按)此一節前人諸說大率模糊有不可不辨者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爲徵驗耳雲峯胡氏大指亦同如其說則君子只一本身便了徵諸庶民已爲賸語何必纍纍連舉下四事耶兼引則直謂連本諸身盡作自然者言驗是自然驗非我始稽驗之此不獨與不驕義指相爲矛盾卽首末二節提撕警覺之神亦去而萬里矣(困學錄)云王天下之有三重其本在身其實用在民所以又說下四句者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略有一處不合便不足以取信於民便是本身處有所未足便是有三重之分量未盡故必色色考證無一不合才盡得箇

有字六句、一步闊一步、一步深一步、一步難一步、總是收入來語、不是放出去語。倍力鞭辟有字。一氣合讀、乃見所謂不驕正如此。〔精言〕云、不特本徵考建等字不可說成自然、並不繆不悖等字亦不可說成自然。以不繆等字原從考建出也、考之建之、正欲其不繆不悖耳。〔按〕此二條可以訂自來講章制義之訛。

〔或問〕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繆、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三山潘氏曰〕通天下一理耳、無往不在、無時不然、是以達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通。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或問小註〕第四節是總贊君子制作之盡善、非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豈能事事不差毫釐。故天人之理、卽在禮度文拜跪分寸點畫之間、若不知其理、則制作必不盡善。○問質俟天人如何。曰、須知質俟有實事、在知天知人有實理在。○〔北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史氏伯璿曰〕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俱從難知者言。鬼神後聖、而三王天地不待言矣。○〔困學錄〕質鬼神是知天盡處、俟後聖是知人盡處。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雖鬼神有所不能違。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雖百世聖人亦有所不能外。不是到質鬼神俟後聖、然後爲知天知人也。○〔集解〕鬼神後聖、只在天人中。質無疑、俟不惑、只在知天知人中。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本領已具在本諸身、此特從質鬼神俟後聖看出耳。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三山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蒙引〕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行是三重之目、盡於身而措諸天下者也。○〔翻語〕三而字緊粘動行言讀、令行言等字語輕急、乃得其妙。引輕行言、正說行言到盡處、凡有行有言、卽世法世則、盛德之至、非工夫純熟未易語此。○世字只指本朝、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句。○〔精言〕不曰天下世道、而曰世爲天下道。蓋曰天下世道、是就民言、此民之寡其過也。曰世爲天下道、則仍就君子言、此君子寡民之過也。而字縮上末二句、玩兩之字兩則字、分明亦縮向君子分上說。○世道三句、是說君子制作盡善。遠之二句、才說到民上、語脈次第相承。若都作民之信從君子說、不應後世反居前、當世反居後。○〔困學錄〕遠近兩句、卽粘上三句說。○〔按〕是故字承上兩節、遙應寡過、不作直放語、末節仍緊緊收轉到底、只鞭辟有字、一字不外散。

〔或問〕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輯畧〕楊氏曰、動凡動容周旋皆是也。行則見於行事矣。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射厭也**、〔按〕詩意在彼以本國言在此以我周言無惡無射美其已然庶幾二句勉其將來作兩截語氣重在下截引詩之意則渾言彼此咸宜無往不合對下君子未有不如此庶幾二句對下蚤有譽於天下重在上截庶幾字是從上直下語人每混看**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譽合註此節總結上文在彼二句即君子之道一條庶幾二句即動而世為一條○〔淺說〕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夫永終美譽必本於無惡無射如此可見君子三重之制作未有不出於六事之兼備而能行為世法言為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按〕此條最明劃他如大全陳氏胡氏許氏諸說皆極支離存疑近是而條辨駁之以曲伸其謬說尤不可解皆由泥於詩詞而未嘗體會本章語意也○〔集解〕譽非章意所重因詩中有譽字遂承言之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饒氏以為猶遠也或有以蚤字對上終字相形者殊泥○〔按〕末節引詩反結未有字正將有字挈轉言王天下者未有無三重之道而能寡民之過儘力一按掉尾千鈞莫作等閒收煞語讀過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愚按〕此章既主居上不驕而言則不驕二字便是通身骨子自古聖帝明王剏制顯庸其為兢兢業業無非欲寡民過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天下萬有一民未寡其過者未必非兢業之疏而驕泰之失也本身六事精益求精世法世則談何容易若非節節從不驕入想但鋪張制作後論宜民理雖近似神則全非從前講章以及制義承訛踵謬每多坐此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輯畧〕游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紹聞編〕祖述始於堯舜者羲農世遠也

憲章止於文武者周監二代也○〔困學錄〕祖是體諸身述是公諸世憲章亦然祖與憲是盡己性事述與章則併欲合天下皆祖之法之是所以盡人物之性也〔愚按〕祖述者以為祖而繼述之憲章者奉為憲而表章之分疏中須串合○於堯舜言道於文武言法各以其極至者言之道以堯舜為至法以文武為備也〔按〕雲峯胡氏云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即寓乎法之中理固如是然不必斜經○堯舜相傳只是一中仲尼祖述亦中而已矣堯舜言執中仲尼言時中堯舜言精一仲尼言擇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紹聞編〕文武之法即堯舜之道也所謂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彼他剪載裁成過法豈道外物哉○道較渾淪法則詳密矣○後聖傳前聖之道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聖人體天地之道故自堯舜至孔子皆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按〕此或問所以言律襲特詳故史氏伯璐云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即於上律下襲中見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襲而已

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紹聞編〕造化寄移其盈虛消息自然之運君子之所當法也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而以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者明之說者亦援以為律天時之實此特其大綱耳夫子之平生夫子之萬事孰非上律天時者哉其繫易蓋以律天時之精藴教人而和靖之評伊川亦謂其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則在夫子可知矣○文言謂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子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又曰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又曰柔順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愚謂知此則知夫子之所以下襲水土者矣險夷逆順隨寓而安辨物居方各盡其道皆其事也○上則天時中則人事下則水土三才一道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時有自然之理人事有當然之則水土有一定之理人事有不易之宜人能上不違於天之時下不拂於地之宜而後能為天地立心與天地參矣嗚呼非聖人其孰能之○〔存疑〕天時自然之運本於太極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水土一

定之理本於太極之分陰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徐元扈曰當如此便如此當如彼便如彼其機甚員故曰上律當如此定然如此當如彼定然如彼其守甚方故曰下襲非二理也○說統律者法也至員而有至嚴者存襲者因也一定而有無定者存○語類問下襲水土是因地土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困學錄襲水土章句謂因其一定之理語類又謂是因地土之宜各有不同因其所宜而不膠於一定然後各得其一定之理須看因字

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蒙引內者心之存主外者行事外之行事處亦有本有末心之存主處有本有末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縫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此特舉以見例耳要是將聖人存主發用處一以貫之下文小德大德胥統攝內外本末中○困學錄祖述四句合攏看見仲尼體用之全逐句看亦見仲尼體用之全所謂皆兼內外該本末也○或問小註此章要識得聖人之學之大○先須認取堯舜文武天時水土已該盡古今上下道理才得是言聖人工夫下辟如天地四句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四句是言天地之大以言天地則見聖人○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帝王天地之道以時出之而自無不合固非紛然於如何祖述如何憲章如何上律下襲也但此處子思方鋪張堯舜文武天時水土字面出來以見仲尼之道大無不備意○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徐葬饒氏照或問小註下一學字大有體會蓋仲尼純乎天道而不廢人道之功者也曰祖述曰憲章曰律襲俱是用力字眼學橫塞天地古今正其德臻於至極也○按此處高唱仲尼正與第二章仲尼曰相應以見君子中庸之統非仲尼無與歸

或問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

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此在外而為末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此在內而為本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縫掖也居宋而章甫也此在外而為末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寓而安也此在內而為本○蒙引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皆當其可則附於時所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此下兼以祖述憲章合在上律下襲上內外本末亦約舉其概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亡虞書序云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按內外本末朱子亦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實亦未可深泥諸說紛紛辯論尤所不必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

此言聖人之德雙峯饒氏曰此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如天之無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遞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四時日月悠久之至也

也○黃氏洵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形○新安陳氏曰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明無已也○〔紹聞編〕錯行代明不止謂無已須看錯字代字蓋謂當剛而剛當柔而柔用仁則仁見用義則義見萬變不窮而泛應曲當如四時之應候日月之有常也蓋聖人德性純全萬理兼備自然如此人有蔽礙故有差互有差互則有閒斷○〔杜靜臺〕曰天地二字提起貫下四時日月看蓋四時日月不過運於天地之中卽其錯行代明觀之天地之大益可見○〔蒙解〕此處持載覆幬就合下並育而不害卽在其中錯行代明就合下並行而不悖卽在其中載而日持坤輿有德以維持也天主覆幬則推有德以大其幷幬四時一德之自爲循環日月一德之自爲禪代大德小德川流敦化及所以爲大意皆包孕裏許然在本節尙是爲聖人之德取譬天地本面自在下文○〔按〕章句此言聖人之德明是將下節大德小德字先從聖人分上點出則下面言天地卽是言仲尼取譬意更不須申說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逆悖也○〔存疑〕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鑿甲意不是物相凌害並行不是相並而行四時日月各行於天地閒故日並謂皆有行也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萬物紛揉錯雜未嘗不有吞蒙然終古未嘗少了那一類所謂各成箇物只是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吳因之曰講不害不悖須曉與下川流意相關飛潛動植總在天地間生育却一物自有一物之性命一物自有一物之太和豈至混淆錯雜而至於相害四時日月總在天地間運行那運行撫轂之間各自有次舍各自有

躔度不相紊亂不相乖逆何悖之有在並育中自有不相害底妙處○在並行中自有不相悖底妙處○〔按〕兩而字作看似折下細思却縮上○小德元卽在大德中也須善會○〔蒙引〕並育並行是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羼語〕道指日月四時運行度舍如黃道白道之道人每易混解

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條辨〕四句當看兩所以及兩之字蓋不害不悖只算得川流而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爲也並育並行亦只算得敦化而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爲也所以二字貼在大德小德上○〔愚按〕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皆所謂天地之化也其化之不害不悖則有流之者各出而不可窮其化之並育並行則有敦之者渾然而一以貫是皆德爲之而於其各出不可窮則以爲小德於其渾然一以貫則以爲大德其實德非有二也〔羼語〕云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小德則化之所以

流大德則化之所以敦章句兩所以卽爲末句所以字揭組只此融看便得○〔困學錄〕以大德小德並言則大德是所以並育並行處小德是所以不害不悖處以大德小德對言則大德之敦化又是小德之所以川流處○究其本而言則須先有大德之敦化然後有小德之川流若就當下看則卽此小德之川流其所以然處卽是大德也

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四書通〕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體之分卽所謂率性之道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卽所謂天命之性未發之中○〔蒙引〕自物而言則並育並行處在此而不害不悖亦在此只有分合之殊而無彼此之別自天地而言則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統乎小德也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分行乎大德也但小德者全體之分分則自內而之外也大德者萬殊之本本則外之所本也○〔困學錄〕把大德分開看便是小德故曰全體之分把小德合權看便是大德故曰萬殊之本

川流者

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語類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在地上○蒙引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如飛潛動植各一其理春夏秋冬各一其氣日月陰陽各一其行度乃一本之散於萬殊者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如飛潛動植雖不同而本同乎一元之氣以化生日月四時雖不同而本同太極之理以幹運乃萬化之原於一本者所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惟根本盛大故能脈絡分明惟出無窮故自往不息○讀書錄大德敦化如

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流散而爲千支萬派分言之有體用之別合言之則體用一源也○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一太極也○精言小德川流正指大川之水流出在外或西或東者言之大德敦化乃川涵泳其有泉源未嘗向東西流出去也○輯語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粲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耳化在流處見敦則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爲敦非其化之敦則亦無從知其爲大德也

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紹聞編上節章句云此言聖人之德本節章句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上下意要分得明白上重聖人身上說言其全體渾然則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言其應用粲然則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此聖人之大也未盡其意因又卽天地以見之結尾云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然則仲尼之所以爲大其亦可知也已下章遂言之惟天下至聖至誠二章此仲尼之所以爲大也按此故須通下二章一氣讀結處了而不了是虛引後文與大哉聖人之道章一例若截住此一章看則有首無尾詭然而止正復含毫不盡○天地之大只是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其所以爲大則正指大德小德此章句上文兩所以卽爲此所以字透明道地不俟另作推原只隨文讀去自見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以見諸說之得失矣輯畧伊川曰川流是日用處敦化是存主處張子曰接物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更須大體上求尋也按此皆貼合仲尼與章句言天地之道異要須如或問之分別觀之乃見言天地則聖人自見也○蒙引以聖人之不害不悖而爲小德之川流者言之如仁之於父子固無害乎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固無悖乎智之於賢者以聖人之並育並行而爲大德之敦化者言之天理渾然而粲然者畢具於其中至

誠無息而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已在於其內按此可以見取辟天地之意矣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按大全史氏諸家費隱小大之說徒事紛綸無關義要悉不載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語類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概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時又便是大故也要那聰明○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

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日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雙峯饒氏〕曰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蒙引〕聰雖以耳而所以聽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知則純以心言知是其心體之明處睿則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輯語〕此言天亶神靈首出庶物與下智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幾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足臨固不待臨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命八荒皆在吾閣但於心性中攝取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詣服如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光武之帝王自有眞唐太宗之非常人足以濟世安民便可見其槩以思至聖更自不同所謂足臨自是實事○此段固總目下四段或有謂臨字說向

外邊大處容執敬別說入內邊細處却非臨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則內邊事也〔愚按〕足以處固在內然在章意却重說向外蓋主小德川流言也但在首節尚未說到流只說得足以裕流之用到大節時出方說向流去○〔困學錄〕足以有臨從其本體上看則有聰明睿知之德自然足以君臨天下從其功用上看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君臨天下自綽乎有餘裕也○下四足以俱兼此兩層說○聰明睿知等四字皆以兩字為一聯先淺後深而下一字又深於上一字細看自見

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或問〕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陳氏曰〕上一段包說下四段方細破分仁義禮智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堅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破分條貫說來○〔焦漪園〕曰寬廓然恢宏對窄狹看裕綽然舒徐對急迫看溫煦然和厚對慘刻看柔帖然慈順對乖悖看強是奮發對困餒看

強則有立對委靡看剛則所立不屈撓毅則又有不息之意齊齊一無襍念莊嚴肅而不懈散中不偏倚正無邪曲文是大段炳煥有文章理是文中有條件脈絡密是理中細密察又是密中纖悉分析無疑似眩惑處〔按〕此釋字義極詳當從此上想像聖人身分無不同處○〔語類〕問文理密察曰此是聖人於至纖悉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翼註〕節首為能字不但貫至節末并直貫到下節而時出之○〔說統〕仁義禮智皆聰明睿知中所涵容執敬別皆君臨中事○〔集解〕通節是歷疏至聖之德如此五德非小從川流上看故云小首一句統說下從生知之質分出仁義禮智之德○又從仁義禮智條分縷析一綱四目總列二十五字在聖人之心却是少一字不得偏一字不得其為脈絡分明而往不息直如圖畫然併歸足字正復隱然有敦化意在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

〔語類〕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沉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說統〕溥周徧是就裏面詳細處說而諸德無所不備博廣闊是就大概全體上說隨舉一德而其量極廣淵靜深謂萬感俱寂朕兆莫窺泉有本是一源活潑渟泓無盡○〔翼註〕溥博是蓄之厚淵泉是蓄之深

出發見也

〔陳氏〕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困勉錄〕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註云五者之德○〔紹聞編〕此章與下章雖分說川流敦化其實小德大德元無兩箇德故此章亦須從大德上說來上節於有臨容執敬別而皆曰足以者謂夫敦之者足以出之而不窮也溥博淵泉敦其所出之本也而時出之流其所敦之化也○〔集解〕溥博橫看淵泉豎看是就上五足以言其充積之妙德既充積於中自然發見於外隨時出之變化不窮時時出之流行不息○〔困

學錄不是上五足以方具五德於內到溥傳淵泉才充積而發見也上面五足以象其體用之全此又提起筆從本至末自徵而著一步步推到極處以盡上文五足以之勢耳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悅也○【紹聞編】溥博淵泉本不可象而曰如天如淵姑以見充積之極其盛耳且時出之妙豈可條舉而衆其見也言也行也民莫不敬信且悅以極夫覆載所至之莫不尊親亦姑以見夫發見之當其可耳○【困學錄】如天如淵仍是溥博淵泉莫不敬信悅仍是時出語有次第理無淺深蓋聖人溥博便自如天淵泉便自如淵時出之便自莫不敬信悅不是上方是充積至此乃極其盛上方是發見至此乃當其可也○【按】如天如淵兩如字是人看他如此乃想像不盡之詞所以為極其盛○【翼註】見如動作威儀之類言如訓誥號令之類行如禮樂刑政之類敬信悅不重民上只重形容時出之妙○【精言】三而字語意縮上與前動而世為天下道而字一樣【愚按】三莫不是極力形容當可語與上如天如淵同一烘染法見言行三字亦只隨手舉似不必張皇乃得二而字縮上語妙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所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為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按】以此為聖人之達而在上理勢固如此然在中庸自是概論天道故為承上章而言堯舜非有加仲尼非有歉也○【蒙引】章句極言之是極言天下去處○【李安溪曰】經書言句量系皆有次第言天覆地載盡矣然八所指覆載以目所見定耳旁下豈無人物日月則有升沉無明晦也故須云日月所照日月循天中而行溫變華生萬物如周髀所言兩極之下日月已微嚴霜寒露所鍾然亦莫不有人物焉故須言霜露所隊○【輯語】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愚按】畢竟以人類為主聲名洋溢原承上民莫不敬信悅來是以凡有及中間六所字皆相為銜接字面禽獸草木止可推類言之○【柏廬講義】天有是德以丕冒下土至聖亦有是德以丕冒下土安得不盡天下而尊為天子天有是德以生育萬物至聖亦有是德以生育萬物安得不盡天下而親為父母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贊至聖之德不為踰量○【翼註】此章一氣說下無處可分歛蓋溥博淵泉飾緊承五足以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敬信悅緊承時出聲名尊親又緊承敬信悅就聖德中重重抽說極力形容直到配天才盡得足以分量才盡小德川流之妙故下章復以大德敦化言之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敦化章章明矣○【困學錄】此下兩章總是申贊仲尼之大蓋仲尼之大有難以言語形容者故譬喻不已又特縱開從至聖層層申說一重不盡又說一重直排到莫不尊親然後以配天贊之應轉前章兩辟如之意截斷看則神去矣且此處配天直似沒來由贊語○【按】此則陳氏之以此章為達而在上下章為惟孔子知堯

舜俱坐不會通看前後文之故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語類〕問經綸分之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爲一所謂綸也 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 〔輯畧〕游氏曰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爲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 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 〔陳氏〕曰卽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 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 聖人全體一誠經綸立本知化

只一誠字該盡能事首句一語單提全理皆到〔蒙引〕謂唯天下至誠只提起聖人名號看得恁率畧 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 〔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理之君仁於臣臣敬於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類合之○〔紹聞編〕天下之大經本自有常而衆人不能不失其常故惟至誠之聖人爲能經綸之饒氏所說不過就五倫中說得箇經綸大意若究論則細微一節上無不有經有綸姑以論語鄉黨首二節論之首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次節記其在朝事上接下之不同其不同處卻理合如此所謂經也理不相系才彼我相得所謂綸也有其緒然後可分非強分也非其類不能相合非苟合也援此可想見經綸之必本於極誠無妄處○〔相盧講義〕人倫不分則裒而至於相混不合則離而至於相乖故須經綸究竟合卽爲分分卽爲合原無二道正倫理才是篤恩誼篤恩誼才是正倫理○〔蒙引〕經綸只自聖人一身各盡其道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爲天下後世法○〔困勉錄〕此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天下之大經若就其中細看則千條萬緒便是小德下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眞實無妄之意流貫於其間主恩則盡其恩之實而無一毫虛文主義則盡其義之實而無一毫虛飾名分秩然之謂經情誼藹然之謂綸此所以爲大德〔按〕此則立本知化可以類推故章句節節貫入至誠正從敦處着想

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 〔四書通〕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僞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襍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條辨〕天下之道千變萬化這便是川流之化也而其千變萬化皆由此出這便是從敦化中川流出去至誠之能立便是至誠之能敦究其所以能立者不過性之本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襍之而已○〔說統〕立只是所性全體毫無虧欠千變萬化道理預植於中 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

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語類〕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眞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僞有以默契也○〔北溪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肫肫相照一般聖人之知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集解〕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地之化育只是一誠至誠卽以此誠相爲默契自能於所以化所以育處貫徹微妙毫無閒隔直如自知其誠而已故曰此知字如知縣事知府事之知○〔四書通〕前曰贊化育此曰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語類〕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又曰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雙峯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存疑〕至誠知化育亦自其經綸立本處有以知之經綸立本到知化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

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困勉錄〕章句謂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蓋以經綸對立本知化育言之則以經綸爲功用而以三者對至誠言之則三者皆爲功用此功用與他處言功用皆在外者不同○〔係辨〕旣曰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育便是天地間功用所不可少之事至誠能經綸之立之知之非其極誠無妄自然之功用而何○〔精言〕此功用亦不是全無事實空言心體也此就其渾淪處言之句句從至誠貫下故是說大德〔按〕此即謂功用字是爲能二字注肫肫自無不可不必浩浩以體用紏纏○〔語類〕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着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夫焉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他才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又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

〔或問〕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爲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輯畧〕游氏曰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心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故其言之序相應如此○〔語類〕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

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言行之莫不敬信悅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語類〕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或問小註〕問肫肫其仁曰須直從誠意懇到處看出仁之周流無盡方是至誠本體○〔紹聞編〕仁者心之德而愛者仁之情中心惻怛不能自已如春之發生和氣藹然無處不周流者是所謂仁也孟子曰親袞固所自盡自盡二字最好此心之不容已者仁之端也衆人昏蔽故以親袞喚醒感動之於此不能自盡何事能盡於此能自盡則他事亦推是心而已聖人全體此心凡於理所當然不待勉强而皆極其至如周公之事君大舜之事親何等懇至何事不自盡肫肫然便一團都是仁○凡人解說我所當爲我所當盡只是無聖人之懇至

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紹聞編〕仁義中正四者之在吾心動靜周流如環無常然性體本眞而靜者本也動者用也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也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其斂藏也極乎眞靜凝固之體以爲感而遂通之本此其所以立天下之本者爲獨深而淵淵其淵也〔按〕此即周子所謂主靜以立人極與易繫所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止可微參○〔輯語〕只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推從立天下之大本想出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太極圖說皆具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愚按〕曰靜曰深亦不過狀之以淵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入想覺一淵字猶不足以盡之而狀之以淵淵其淵乃眞於無可形容處作形容所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正須從實處着思議而無

可思議之神之境愈愈深絕非窈冥昏默

引**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

北溪陳氏曰此誠與天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紹聞編太極判為陰陽別為四時播為五行運為天載為地靈為人蠢為物合之名曰造化猶衆體具而曰人也謂人事非造化惑於誕也謂造化止人事拘於小也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視聽思慮動作皆曰由我各我其我可知其小也除却形體便渾是天形體如何除得只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天這般廣大吾心亦這般廣大而造化無間於我矣故曰浩浩其天○輯語人人有此天時時有此天只是浩浩歸於至誠可知有多少品量在在儒者為聖之時與各聖不同愚按此其所以為聖同天○困勉錄經綸處即是仁以五倫之閒慈祥浹洽言仁何以曰肫肫曰懇切而不虛淫至極而不斷欠立本處即是淵以萬理中涵本源澄澈言淵何以曰淵淵曰清淨而物欲不搖深遠而涯涘莫測知化育處即是天以心涵太虛神通造化言天何以曰浩浩曰誠復之體何所不包涵誠通之用無所不運量○冥因之曰上文賅

有仁淵天等意尚未說明至此始提出重在仁淵天字肫肫淵淵浩浩各着兩字以形容之耳○蒙舊說以上節為功形此節屬心體本不甚條但上節功用原即就至誠心體中看出到此節乃即就功用上想見其心體上下相涵原非兩截語意固為點出其仁其淵其天而歎想不盡之神却正在六疊字極力形容有不可名言之妙脫上文不得就上文呆疏亦不殊困學錄云肫肫淵淵浩浩詠歎無倚同想至誠味之不盡久曰從其經綸立本知化而指其實則曰夫焉有所倚從其無倚歎想至誠則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二條極有體會要之此處有神無跡真際難傳下節其孰能知之已在嘆問欲此

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輯畧楊氏曰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何也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以人言之則與天地相似而已故如天如淵以至聖言之誠者天之道誠即天也故其淵其天以至誠言之此其異也○語類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日

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問章句云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是如此○紹聞編如天如淵者因其發見於外而擬議其中之所有也故浮其詞曰如且曰溥博曰淵泉該括中有條件在焉所以為小德其天其淵者徑指其渾然於沖而名其不可名之妙也故實其辭曰其且曰大本曰化育何嘗有一物可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為大德○按其淵其天是直將至誠心體當作天淵看惟淵淵浩浩字乃是作意形容與上章意主溥博淵泉而以如天如淵作比照句法雖同語意自別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

柏廬講義愚於此節細玩固字竊謂此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下章立心為己以馴致乎篤恭不顯而與天載之無聲無臭為一者也何也人之神智念收斂則愈篤實愈篤實則愈精明固也者收斂篤實不使神智有須臾之滲漏幾微之越軼此所以與聖人同其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也此節蓋結上以起下愚按中庸特下一固字自非無意柏廬所論亦極精但亦止須得其大意太泥則轉傷語氣矣至謂結上起下方見得本節不是絕人語正是引人語

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語類問鄭註云唯聖人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邱月林曰聰明聖知即前之聰明睿知也天德即前之仁義禮智也總是一箇至聖但達字却以知言蒙引妙契天德是矣或作止達看非是○輯語末節只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到得此地

不能眞知便懸空揣合也只是影响不見裏面許多滋味以下總都信不及矣知字緊貼固達二字其旨只在平實處不在高玄處○〔愚按〕本章至誠其人即所謂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元非兩人事但子思欲以言至誠之妙非其人莫能知自不合竟作一人說則以聰明聖知之資達仁義禮智之德廻應上章見前後兩章書體開神合亦極得指趣但語氣渾然不宜過爲剖析至有謂惟小德能知大德或沾沾聖知膚知字面之偶殊俱所不必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蔡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困學錄〕大哉

聖人之道三章一意相引以彼例此宜亦同然此則前兩章一意至聖之末即以配天徼足前章而後以至誠贊歎之若另起一頭者蓋誠者中庸之樞紐而聖人之本也前兩章說仲尼其體用之大功化之全眞不可思議矣一言以蔽其本總是一誠故特重提另爲推說再舉前言以申贊之夫中庸之道歸本仲尼仲尼之道歸本於誠則誠爲一篇之樞紐可見而凡以前之言至誠者其俱以仲尼言亦因以曉然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二句結上起下○自誠明章至此爲中庸第三支○〔黃氏洵饒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愚按〕中庸自問政章開出天道人道二脈自誠明以下重重申說人道之脈至大哉聖人之道以下三章而盡天道之脈至仲尼以下三章而盡中庸至此亦更無餘義矣然細思之獨於天人合一之脈猶有未盡者雖以前凡說人道之處亦已層層說合然畢竟不曾結果得員足故下章又特與着萃全旨申明以總結之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蔡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慮學者馳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詩國風衛碩人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鄭之丰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合觀兩詩詠言外隱然有尚字意故引詩曰衣錦尚絅○〔語類〕問絅衣之制曰古注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們禪字訓定尚絅注謂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絅雖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馬着白衫一般〔按〕禪家之禪屬示部禪衣之禪屬衣部不推義別字亦不同古之學者爲已故其立心如此〔集解〕爲其古之學者必要爲已而此章是全部中庸結束抑把此做蔀入德成德底根基合下便要立心爲已蓋聖人之道雖高妙難知要其理固人人所自有但能切實爲已一步步近裏着已做工夫充積之久便可上達天德故子思緊接上章引衣錦尚絅之詩爲下學立心之始特標準的下面自慎獨以至篤恭總是充此爲已之心而至其極從頭到尾不錯一針○〔輯語〕爲已爲人鍼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謝上蔡所謂疏食菜羹便向房裏兀如此意思可鄙可喪令彼清夜自覺豈有不願頻开下者惡字眞如乘茶董如遯穢惡方是自已實心若云恐人測我中藏則仍是小人揜着之意○衣錦尚絅美原在錦不在絅也惡其文着惡只在著非惡文也〔愚按〕君子也

求美在其中而未嘗自見為美縱使文見乎外而深闇自炫其文蓋其心止知為己而已矣

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

〔語類〕問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賀孫云到此方是還得他本體曰然○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着布衣裏面着布礙便是內外黑窣窣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輯畧〕張子曰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錫〕氏曰君子之道充諸內而已故闇然而日章小人務外而不求其實故的然而日亡此衣錦所以尚絅而惡其文之著也淡疑於可厭簡疑於不文溫疑於不理淡簡溫所謂闇然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則闇然而章矣此充養尚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君子為己不求人知雖闇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揜如尚絅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也小人為人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之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淡簡溫皆尚絅闇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困學〕緣闇然而日章兩截不分輕重若無錦在內則無日章之實若有錦在內而不尚絅則炫燿灼爍且失其所以為錦矣故君子固欲有錦而衣錦又欲尚絅兩而俱到才見為己之意重上重下皆非○衣絅是為己本領尚絅是為己性情○〔輯語〕尚絅正所以為錦闇然正所以為章意謂衣錦故更須尚絅日章故辦復闇然兼此方是兩邊合撇而字之義始得○

不第曰闇而曰闇然不竟曰章而曰日章然字曰字是旁人見得如此形容不盡語若呆講即闇即章便非語意○〔栢廬講義〕惡其文之著是只要文之在內而不要在外則裏面底文原是日新月異裏面日新月異外面却只韜藉深沉故闇然而日章日章即套在闇然內闇然者不自知為日章也○今人穿了一件好衣服擺了一件好器玩便係自己長些體面增些光彩至若扶了一副好才具行了一件好事體做了一篇好文字說了一句好說話益發要報得滿地人知恰是好其文之著那肯惡其文之著這箇念頭關係非小外面整齊一分裏面疎脫一分外面精明一分裏面棚塗一分漸漸疎脫漸漸棚塗始而還要假藉裏面討人道好既而直竟剝斷裏面一味欺人到此地位更没救藥君子小人霄壤懸殊所以子思穿緊為人分辨怕稍錯着了脚與第二章君子小人首尾相應此的然日亡之小人即無所忌憚之小人矣人之所爭只在本心日亡不是謂的然者之日亡乃日亡其本心本心既亡又何顧忌之有○〔四書通〕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人者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也○〔松陽講義〕淡而不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闇然日章之實子思深有味乎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可喜可驚之處者淡也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篤實然雖淡而不可厭焉雖沉靜樸素無浮詞蔓說無盛容繁飾者簡也然言寡而中貌質而恭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不峭厲其後甬者溫也然事之孰是孰非人之孰賢孰否胸中涇渭昭然妍媸不混雖溫而自有理焉這三句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妙○〔輯語〕淡簡溫外之絅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絅故以為淡簡溫耳君子立心為己只向裏用功越向裏則外面越闇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簡溫原只是一線事若謂君子裏邊做不厭文理外邊又做淡簡溫即成兩截其淡簡溫即是權術作用與揜著的亡者同為小人之歸矣○〔精言〕節內君子緊著之道與論語君子儒一般為己者便是君子之道為人者便是小人之道一心向內向外而途轍以分天

下人品心術日有此兩途指出言之以見人當由此不出
彼也聊却之道專講君子看作成德一般便與下學說不
去○上既言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甚矣復申之以淡而
不厭三句極形其道而歎想之見與的然日亡者但去背
壞此衣錦尚絅之心所以爲入德之始事也○愚按章內
言君子者六惟首節與小人對舉辨黑白而定一尊以見
從此取途循循而上即至篤恭而天下平君子境地雖殊
要其爲道則一此節兩提君子之道作意丁寧以爲總貫
全文爲下學立箇榜樣固可即就本處坐實下學之君子
言之亦無不可淡簡溫不過爲闇然字標箇名目即不厭
文理亦舉似在中之美日章之大槩而言見君子之爲
道自如此惟一心近裏着已此中自有此境趣須善會遠
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
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語類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
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
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
又專指心說就裏來又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舉表

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問知風之自
日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斷對着且如今日做
一件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你心下元不正
又日知風之自好看如孟子所謂開伯夷之風之頑是也
○語類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若認
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架矣○按遠近則淸而
屛之字併歸一脈打混不得劃開不得風自微顯亦然○
困學錄知遠之近三句從人說向身從身說向心又就心
上從一念之動說到發見處一步步逼向裏來已爲下文
愼獨起本又日三句直貼從天下平逆收到愼獨處才任
把此一篇工夫效驗逆旋在此以下逐層順推出去潛伏
孔昭微之顯也敬信風之自也勸威化起無言百辟儀刑
惟德遠之近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
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有爲己之心直本起語意說
來故引詩是此章喫緊處○
語類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愼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
已篇末尚絅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眞

箇有爲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
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
已有箇理意思否日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
方肯去存養故可與入德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益自
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
欲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
也○中庸末章至爲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只暗暗地做
工夫去然此理自揜蔽不得故日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
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
淡而不厭三句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三句一句緊一
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
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畧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
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
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
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身可謂至近矣
然猶以已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言動者
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心而言矣至於
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

顯者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
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謹獨涵養至引詩
不顯惟德末節總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
以無聲臭終之○或問小註問章句有爲己之心而又知
此三者曰惟其爲己所以能知幾然天下亦有爲己而不
知幾者與上三句是兩截事○按此可融看語類兩條果
竟以前一條合章句本義爲正○蒙引可與入德矣文勢
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爲已其本也知所謹謹字兼戒
懼謹獨愚按章句緊接故下文言謹獨之事即謂專起謹
獨亦無不可○困學錄爲己只大槩說愼獨存養俱是爲
已工夫勸威天下平俱是爲已效驗起處說爲已只是說
立箇主意要如此知幾是爲已起頭下手處按章句而又
字爲已知幾固是分說要之知幾正是知爲已之幾也理
自一串○輯語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爲已
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
夫耳故云可與人德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

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

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語類]問末章自衣錦尚絅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待此也雖天下至聖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而時出是從內說向外雖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巨細精粗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此刺幽王之詩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于淵可謂藏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語類]潛雖伏矣便見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卽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卽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于心若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已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戒謹恐懼意○[輯

語愼獨從每事每念發端隱微處省察精明不使有一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事省察念念省察工夫精密更無愧作之端乃所謂無惡於志此二句自微分[按]志字直自下學立心之始已立定此志必須刻刻內省不留一毫疚病之端以求無惡於志兩句雖稍有區分那自一意貫下俱着力語惡字與惡其文之著惡字同一痛切○[紹閒]逼人惟横實向裏才於自家身上能見得善之所從生惡之所自起工夫自有着落自任不得故引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言微之顯也人心至靈毫髮之微不能自隱故中心有所不自得則內省有疚而有惡於志君子則是於此處能自做得主常人恒失之於此君子恒得之於此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內省有疚無疚志有惡無惡乃人之所不見而君子於此能不疚能無惡正是其不可及處所謂自見曰明自勝曰强也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困學錄]愼獨工夫最要亦最難向後多少工程喫緊只爭此處故節末二語特提撕而警覺之○[按]末二句高聲朗誦其詞危其情也○或認作贊語直謬以千里矣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詩納見前載後倣此不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爲宎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奥人才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南隅然後始到西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輯畧伊川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文集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渣滓矣按此所以爲加功益密○〔許氏曰尚庶幾戒詞也○〔四書通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爲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爲己之學○〔紹聞編上節工夫已儘細了而猶以爲未又引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言不但獨之當謹而已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有語有默以理言之則初無一毫之空缺一息之間斷而此心之所以爲主者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工夫至此始爲益密此二節不可平看與首章不同首章從天命之性道不可須臾離說下來故先說存天理之本然此章是從下學立心說上去故先說謹於人之所不見以至不愧于屋漏乃是自外說向內故朱子以爲爲己之功益加密至於篤恭亦只是此工夫用到極處無少間斷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至於天下平不出此進○〔困學錄首章先言戒懼而後愼獨由靜說到動也此章先言愼獨而後戒懼由疎說入密也語言各有條理道理貫無異同○〔輯語相在節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擧盡頭處言也〔愚按固是擧不言不動以該言動然畢竟是從言動追入不言不動方透得出功益加密○〔柏廬講義〔蒙因動而見信因言而見若未動未言時只是存天理之本然緣何指箇敬信此如於未發之中說喜怒哀樂雖無其事而有其理天理本

然此斷理畢具之謂○〔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敬信在言動之前亦徹於言動之後○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輯語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工夫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工夫到極處奏假無言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柏廬講義章句并言其效謂下兩節言德之進而并及之也四箇承上文只一意皆就德言其遞進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 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此祀成湯之樂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蒙引爲己之功既密則德成矣德成則效應矣然此處德雖成猶未至於至德淵微之地下文愈說深去○〔吳因之曰奏假二節不可謂直敘成德亦不可謂敬信以上有別樣工夫只當云由此敬信而漸熟之以至成德之域則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又由此而漸化之以至於妙不容言之地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二節雖以效言却不重效只重德效特并及之耳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蒙引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猶易觀卦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意蓋有言說則奪吾心之敬而不純一矣其云人自化之指與祭之人也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是脫此意說出來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譬爭意也○〔集解不賞不怒要在德上看賞罰持世之大典非必可廢○但德盛而人自化不恃此作鼓舞之具耳蓋是自己眞性日與斯民相觸發而自勸自成不待賞與怒之及乃見君子德化之妙○〔條辨四節書一步引進一步潛伏節言謹獨不是此時尚不戒懼只此時存養未至須到得不動不言而亦敬信則自勤而靜無非天理流行愼獨工夫已包在內所以汪下益加密二字原非靜存動察兩節平分而奏假以下亦非如饒氏可分承兩節也蓋工夫必到不動不言而亦敬信方有不賞不怒而民勸威之效若但謹獨中之幾未到全體敬信時候如何得有此效

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集解〕威於斧鉞謂民畏於上甚於斧鉞之加也須看於字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語類〕問不顯惟德按詩中例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便直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此段自衣錦尚絅闇然日章漸漸收斂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不可知處曰無聲無臭至矣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語類〕問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〇〔述朱〕本章四言承上文不可只是一節頂一節須活看有雙承單承總承輕重之差如潛伏節承上文當雙承為已之心知幾之識來相在節承慎獨是昉身上文章何為已之功益加密正承此立說而為已知幾則又前此總腦也奏假節當雙承慎獨戒懼來不顯節章句德愈深是合動靜兼進其功效愈遠又承勸威俱泯其迹而無言不顯又與首節闇然相照應不可不兼顧也

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紹聞編〕厚於恭敬只是工夫至極不已之意凡工夫至到而不已者便自然幽深玄遠而不顯矣如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卽不顯篤恭之氣象也當知篤恭自不顯非以篤恭訓不顯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輯略〕明道曰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又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楊氏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〇〔語類〕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處所謂不顯惟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又不能平天下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〇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是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耳〇〔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為己不求人知次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己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功效有自然之爾乃中庸之極功也〇〔蒙引〕篤恭而天下平卽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但此章意重在不顯上〇〔輯語〕篤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效驗又闕一分不顯其敬工夫火候已到盡處故天下平效驗亦到極處〇〔莫中江〕曰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斯謂之平以民勸民威載之尚有勸威之迹在〇〔困學錄〕自慎獨以至篤恭始終一於敬而已到篤恭而天下平則上下俱一於敬矣所謂刑之也〇〔粲解〕篤恭是自然而然恭不自知其恭天下平亦是自然而平不自知其平故子思益深有味乎不顯之德復三引詩以形容之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語類〕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〇〔翼註〕聲號令色儀文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此只是泛論治道不是說詩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主之則聲色亦不顯矣今但言不大之而已此乃以子思意拍合詩詞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將皇矣之篇掃過一重〇〔張侗初〕曰也須賞也須怒也須聲也須色只是勸民威民化民不在賞罰聲色上此帝王治天下之妙道

也

不若烝民之詩其六章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輯畧]明道曰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說統]言以毛比德猶有倫類可擬非毛之猶有倫也○[蒙註]猶有倫類只是猶有形象意語雖云有類而實明其有形猶云尚屬物類耳○又將烝民之詩再掃去一重直趨末截爲兩無字出色爲不顯寫生不若文王之詩其末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至矣是贊德非贊詩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輯畧]伊川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

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錫]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茲其所以爲至也與[侯]氏曰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又曰子思之書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無窮非玩味力索莫能得之○[語類]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中自說須是儀型文王然後萬邦作孚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結中庸之義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惟德後面節節贊歎故自予懷明德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爲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且自看又問曰開闢中又着細密寬綽中又着謹嚴這是人自去做所說無聲無臭亦不離這箇自不顯惟德引至這上豈特老莊說得恁地

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他箇虛夫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東陽許氏曰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矣而曰上天之載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載者發育萬物之事於發育之中有無聲無臭之妙即太極形而上下者譬聖人篤恭而天下平本末具備也又曰君子惟能慎獨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紹聞編]入毫釐絲忽終不盡是終是有也然此之所謂無非老氏之所謂無也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無不自此中流出而實無象之可指故曰無聲無臭爾若論工夫則只謹獨敬信積久功深便是理會此事處非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愚按]以天道明至德知正須就下學上達一步步踏實勘到至處微妙難名與天同體方見得天人合一是子思

喫緊爲人之意○[困勉錄]無聲無臭即在有物有則上見不可依饒氏專以此爲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臭者也○[說統]三引詩只歸重天載一誅然必先引不大聲色德輶如毛兩詩者正以見不顯之德難形容也至矣句當從天說到聖人上天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臭可言人以是德還之天亦無聲臭可指以此形容不顯乃爲曲盡是之謂至非不顯之外又有所謂至也○[四書通]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闊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未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不過即其而天命之性耳○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其至矣乎歎衆人之不能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於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困學錄]天命之謂性無極而太極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太極本無極也○誠字是中庸樞紐誠字根

祇何在第二十章已點破矣誠者天之道故以天起以天結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語類〕中庸末章恐是說只要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是不收向裏做時心便麄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却事事有末後却復歸結於一○〔王氏曰〕此章是結尾舉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困學錄〕上章說聖神功化直推到肫肫淵淵浩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已恍然言下矣此又挈轉手從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至於聖神功化之極致正見中庸之道初非難事但能謹獨戒懼切實爲己便可上達天德蓋正據其無聲無臭地位指示簡從入之方欲學者腳踏實地從下學做工夫此故

曰此是一卷小中庸○此一章中庸第四支遙應首章爲全書歸宿○〔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愼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實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然豈渙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爲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爲理之用非淺近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倘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言哉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六終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語類〕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

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孔子還受之否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語類〕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畧畧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些自是好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

墮成圍之不克（〔語類〕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仁山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語類〕問設若魯亦致膰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是之速必須別討一事故去○〔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爲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爲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氏既有所惑其不足以有爲可知故不容於不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有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語類〕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卻真箇要去做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語類〕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此段進論語集解疏文中語也○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信爲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爲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仁山金氏曰唐柳子厚亦謂成於曾子之門人而謂有若以似夫子故尊之程子此論爲定○楊氏曰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爲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華也與○已上二條言論語本末故附錄序說左方）

論語要義目錄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侶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謂王安石）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爲說又未能卓然不畔於道學者趨之已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亦必以是爲務然其所以言之則異乎人之所以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韋齋先生）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朱子十四歲而失怙）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延平先生）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

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註疏有不可畧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苐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舍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得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此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是乎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

於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旣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觀覽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遍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啟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以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葢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質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耳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無欲速也循循焉而無

敢情也毋牽於俗學而絶之以爲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而爲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葢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朱子少嘗誤入釋氏二十四歲悟其非學於李延平先生始歸正傳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

述朱按學庸章句皆有序而論孟集註僅有史記序說未及另序翻閱文集有要義及訓蒙兩序而兩書無傳葢要義即精義之所由來而訓蒙口義或爲集註之所造端詎始未可知也玩其文因知朱子之用功始之驅闢邪說開啟羣蒙日積月累朝更夕改由粗入精由博反約而集註始定學者安享其成正不知先賢當日之辛勤有如此故並載以補集註序說之所未備云

論孟精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葢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葢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

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横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兹其所以奮乎百世絶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顔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

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鮮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語類〕問論語示人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大指類多體驗擴充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又曰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又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着氣力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他底不得若孟子便

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問近看精義當有何法曰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又問曰只是遂叚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事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效又曰譬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看精義須寬着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

精義綱領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矣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才雄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孔孟只要分開聖賢之分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得似聖人譬如剪綵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譬如有許大氣象然後爲泰山有許大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又曰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常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或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氣象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

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右論孔孟氣象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語類〕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特患不精耳果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脈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類推而無不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問學者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將聖人

語言玩味。久則自有所得。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已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語類】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已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任已見說將去○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最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一部論孟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

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凡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語言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語類】讀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曾時習與否又如克已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實能克已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論孟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語類】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澹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原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皋

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疑【楊氏】曰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是着力深方能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語類】莫云論語中有緊要處有泛說處且要着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着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謝氏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

右論讀書之法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無事者【輔氏曰】不過是尋行數墨之徒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語類】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久自解踏着他關捩子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輔氏曰】是就其性之所近而偶有所感發焉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輔氏曰】好之則知其味矣如食五穀者既知其味則必嗜之也嗜之而飽饜充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舊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

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化月異而歲不同矣）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語類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語類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已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尹氏曰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卽其問答如已親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

右論用力之方（分輯從述朱本稍爲増訂而仍其目）

論孟讀書之要　文集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矣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也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

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閒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按)語類綱領開示學者深切著明然多分說散說此篇則統舉其全體蓋尤綱領中之大綱領也故鈔列綱領之右

語類綱領

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淺後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他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illegible][illegible]以不同方知其所

謂同也○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着落却下工夫做去○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求箇是底道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令人充廣曰居處恭執事敬非充廣而何○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孔子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

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理會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吃人若肯吃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言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麤如云今樂猶古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麤顏子所以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按)以上兼言論孟下專言論語其專論七篇者另列孟子卷首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

大物事○問論語近讀得如何餘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知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

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惟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某語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以下論集註）○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心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

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註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爲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共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証者此義不可以常訓通也）○問集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

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中在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須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

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注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注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爲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指而後及之也）又曰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指及反覆此章之餘意（紹聞編）學者讀章後集註當知此是說一章之大旨此是反覆此章之餘意二者須辨別得端的不可錯認

論語序說卷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鼇編　孫維甸尚畬 乃昀爾畯校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語類〕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此一篇都是先說一箇根本○〔文集〕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葢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葢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

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語類〕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朋來在時習之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在敏事慎言之後毋友不如己在主忠信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語類〕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又曰學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按〕此數語最明劃○今且理會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居業錄云學而時習之先要學得眞方可時習〔愚按〕集註特提人性皆善直從天命原頭說起則學字來歷既明繼以覺有先後此由資稟不齊乃見不可不學之故所謂覺者卽吾性中之靈明而其所覺則事物之所當然與其理之所以然也先覺謂凡人之先我學道者效先覺之所爲猶云學先覺之所學或考之於古而讀書論世得其進修之方或求之於今而事賢友仁資其誘掖之力由是學問思辨以窮其理而篤行以踐其事則至善之所在以明而吾性之初以復此論語開章第一箇學字集註可謂言之深切著明而凡異學俗學自無從置喙矣○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曰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是如何又曰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當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其桀然

之迹必然之效葢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按〕學固不止讀書一事而窮理之要必在讀書與詞章訓詁宗旨自別

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語類〕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重去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鷹乃學習是也○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己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克己復禮○勿齋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熟諸己是之謂習

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語類〕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解○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不見得好此一句係切己用功處

○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工夫
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始得又問尋求古人意
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
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已時習然
後知心裏說處○按不亦乎語氣正欲人自得之○問不亦
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
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
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
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
扶持將過才過得險處了不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
去矣○問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曰今人所以或作或
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
只用說學而時習之下面事自節節可見○文集學
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
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
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
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復溫
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

而又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
曲折深密無窮盡如此○翼註時習有勿忘勿助工夫人
但知忘者非習而不知助亦非習助長則生澀習則驟熟
思按時習有二義以時習之毋夌節而不顧其安時時習
之毋間久而或生其間講家多有
兼之者然集註却意在時時習之

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

語類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
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
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
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極有
深意○文集呂子約曰時習之義程子云云恐是學原於
思之意凡所當事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
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
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
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
為得此即時習而說之註釋與曰此說甚佳

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

語類問程子二說
一云時復思繹是
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
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

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

語類問程子云時復思繹
只就義理處說後添入上
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
備兩說某意可見兩段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
皆當習者也○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只
是備個說某謂須坐常常照管教如尸立常常照管教如
齋方始是習逐件中各有一箇習若恁散說便寬了○新
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
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
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或問學之為
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
以已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之未能而效夫
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
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
復而溫繹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悅懌
也益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

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
無以致其學之道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
其習之之功是其習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
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陧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
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
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
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其中心
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此
學之始也○條辨學有始徹終之學有起初頭之學此
章第一學字只是起初頭之學若統三節總是論學這是
徹始徹終之學○按學之始朱子亦止就第一節言之
實則提起一學字便自徹始徹終看末節註自見○翼註
此章是三疊語不是三平語工夫全在首一句下二節不
過抽出言之以足其意耳○聖人一生只是箇學而不厭
學則那有盡頭特為世人苦難而無自得之趣故說此悅
樂不慍境界以鼓舞而欣動之只玩本文三不亦乎便想
見他循循善誘之意○精義游氏曰說也樂也君子也言
其義則然若夫所以說樂所以為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

得譬諸飮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日舉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按】語意自是舉遠以該近故下面引程子言信從者衆或有云論學則自近以及遠論應則重遠而輕近孔子道高德博三千之徒不遠千里而來而鄉人反輕之乃曰此吾東家某可見遠人之觀聽最公而近人之耳目易玩此論未嘗不近是然細思終不如常說之穩、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按】以善及人承上節人性皆善便隱然見性非有我之得私○【語類】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日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褊迫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爲已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舊嘗有云信從者衆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他人之信從始爲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則豈不可樂又曰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來○【或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樂耶曰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爲說矣然以之告人而人莫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擅乎此理而舉世倀倀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猶十人同食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說雖深亦曷爲而能達於外耶今吾之學所以得於已者既足以及人人之信而從者又如此其衆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已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歡欣交通宣揚發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朋

來之樂奈何曰以爲樂其可以取益以爲樂其相與講學則我方資彼以爲益彼亦安能自遠而來哉以爲樂其義理之不二則是未能自信而藉外以爲樂也以爲樂於才大而友遠以爲樂於光實輝光而聞譽有以致之則是以此自幸而有驕吝之私也至於知不講之爲憂則知講學以爲樂則正所謂以彼之有形此之無者夫樂與不樂奕於吾心可矣豈待此而後判耶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才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按】信從者衆信是信其所知從是從其所行【或問】中只承知能貫將去方見得朋來之樂一正是立必俱立成不獨成以天下之理公之天下吾學中一片精神鼓舞洋溢何等廣大光明並不落聲氣交游及所關精義中諸家之說【語類】又曰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不得也自問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從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其爲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

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或問】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於中而發越於外耳說則方得於內而未達乎外也○【語類】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說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共樂【條辨】樂固是與人同然亦非因人之樂而後樂要知人方知能時亦未必遽如我之樂而我之樂自止不得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王宇泰論語義庭】以理論則成德君子何怒之可含以字論則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天暑所嘗慍他只是令人悶耳【按】此於字義最善爲名狀　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語類】尹氏此等句極好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眞能不要人知耳若煆煉未能到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眞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又曰爲學乃是自已當然事於人何

與譬如喫飯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陳氏曰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雙峯饒氏曰朋專主同類人兼指衆人上而君大夫皆是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精義楊氏曰朋來人知之也人知而樂不知而或慍亦非君子矣○語類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已之慍○人不知而不慍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慍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不慍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慍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慍言故居尹說之後○紹聞編不見是三字包含許多逆境皆在其中

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語類問學者稍知爲己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曰人待已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慍便是裏面動了非必忿怒之謂○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于已事而亦爲之不平況其不知已乎此則不知不慍所以爲難○輯語不知隨地說不專指行藏又曰人不知地位甚高不是歎逺窮事○愚按所謂地位甚高須從說樂後着想○蒙引雖樂於及人然猶未見其爲君子以其說未處逆境也必不見是而無悶則處逆境如順逆而凡一切身外之事舉皆不足以介其念慮矣○精言人不知三字必須重讀實見其逆而難而字轉下方有力君子身分亦說得着實且不混入聖人分上去惟不字須說得極平淡耳○翼註識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於心非成德之君子而何

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以爲成德之由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又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按不于於下兩節倶補本首節至此又繳轉不已二字正與首節學之不已相應皆其喫緊教人處○說統時習是終身事說亦是終身事曰不慍特自其人不知而言耳蓋人不知而有慍則箇是時習之功未至即此慍之情而未能悅也又曰慍不自知而說樂已去不慍亦不自知而猶說樂始眞按此可想見不已之妙○條辨心有一點慍學便有一息間此中消息眞箇細入微芒人都說向人當知我又說向我宜乎不知我都在外面辨取不慍自落浮淺惟只見得裏面不動憑他知不知全然漠不相關○或問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爲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慍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爲己而已本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眞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且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問不慍之說孰爲得之曰君子之學固不求人之知亦非有意求人之不知也然有實者人自知之豈必有求知之心然後人得以知之耶此所謂人不知者正以宜見知而或有不然者耳而或者乃以聖人之事當之則已過高而失之矣又有引老聃知我者希則我貴以爲說者夫君子固不求人之知然豈有幸人之不知而自喜其身之貴者哉又有謂不慍則其自待厚者又有謂安於命故不慍者夫君子之不慍自見其無可慍耳豈以自待之厚與迫於不得已而後然哉又有以爲既說且樂便能不慍者則其說太快不若程子楊氏爲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卽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按此與中節截或問次條皆歷辨精義其諸說已駁不復詳後做此又語孟載或問式與學庸異例詳發凡○語類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慍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包了向日見某人講說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君舉大奇之怪甚按錄此見或問始中終三字無關緊要可并破除後人習舉業立子之陋○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那裏如夫子說學而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着時時習之果能說否

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
見知果能不慍否[按]此正節節要人體認三不亦乎神理方
得○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語類]惟樂後方
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爲君子又曰要知只要所學者
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慍自可以
次而進矣○[紹聞編]末引程子
一條又所以聯絡三節之餘意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新安]
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按]此處亦只渾言不必太深看犯上謂干
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語類]問干犯仁
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亂到
得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
母之怒此不爲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
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夌犯也此言人
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語類]其爲人也孝弟
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
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
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問有犯上者已是不好又何至於
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之所爲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
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夌犯處乃爲犯也若作
亂謂之未之有也絕無可知○[按]金仁山謂上節以質言
下節以學言後人多有議之者語類却亦云爲人孝弟說
資質好底人似爲仁山所本愚謂首句亦約畧以資性言
與下節仮分質學則太滯矣看來只就爲人大槩渾說爲
得○下節[集註]云其心和順特下一心字已暗伏仁字針對兩
好字而言見得孝弟之人心自和順卽小不順亦非所好
何況大不順下兩層都就心上看則次節本字已到○[精

義[游氏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
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已而悖逆之氣不
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愛國必如其家愛民
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曾何作亂之有木漸於上
水漸於下有本者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或問]仁何以爲愛之理也以
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爲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
信以爲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
爲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
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
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
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
心之所以爲妙也仁之所以爲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曰
仁爲愛之理矣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
一言盡程子論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而包
四者惻隱之體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
理此章孝弟爲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下章所
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
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
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
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之次欲學者知仁爲急而識其所
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按]此論語第一仁字故集註兼愛之
理心之德爲訓而或問復條析之使學者知其分復知其
合後一條元本分列次章愚特照西山集編併合爲學者
提綱○[語類]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
分明[四書通]仁是性愛是情愛之理情根於性也心之德
心統夫性也[按]此申明朱子之意○仁者愛之理只是愛
之道理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
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
情卽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
亦不可離了愛却說仁○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

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又曰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非愛他却能愛如目能視雖瞋目不動他却能視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勉齋黃氏曰仁性也既曰愛又曰心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為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用不過生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天地以是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其所以為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然人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所為德者非一仁包四德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德莫非仁也論仁之所專主而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至廣者則曰心不若是不足以盡其義也曰愛矣而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曰心之德何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所以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仁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知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凡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蓋而為二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何也論其事主而至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

哉故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也秋者生意之斂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愛之理心之德又豈有二事哉但別而言之使其部分位置裁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脈絡渾然無問也【按】此條槩括朱子諸說甚暢語類有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又曰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已復禮上做工夫到得私欲淨盡後便粹然見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為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按】此尤黃氏大指所自出

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語類】君子務本本立道生這兩句是泛說凡事如此○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按】語勢雖似脫開而意理自相貫注○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語類】問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先生嘗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箇仁愛念發出來便是孝○陳敬之說孝弟為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後作一員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字又外一重寫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埃仁民是第二埃愛物是第三埃○問孝弟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固非克己復禮為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為仁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為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己復禮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是大學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親始也不

得○問孝弟仁之本人亦有孝弟底而不盡仁何故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謂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過却昏了【按】此條見集註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正是有子言外喫緊為人處與上節不好犯上作亂意緒相生地分自別須知上節只虛虛作箇引子歸宿却在言外末二句也者其與四字低徊倡歎無限提撕○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語類】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羞惡則有違逆處惟孝弟則皆是順○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精義】伊川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

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
問爲仁先從愛物推加何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
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

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或問]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
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
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
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
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
有不好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
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
其施有漸矣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
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語類]爲仁
以孝弟爲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爲孝
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又曰爲仁以孝弟爲本仁
字是指其周偏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弟之本仁字是指

其全體發用處言之又曰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
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
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
纂疏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譬如桃仁杏仁中具生
理凡其根幹枝葉自華而實無非生理之貫通此論性以
仁爲孝弟之本也然生理貫通又必自根幹而枝葉其發
動萌芽必有其初以至於華而實焉此謂爲仁以孝弟爲
本也[按]根幹枝葉之喩較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更精且於
務字立字尤易貼切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

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語類]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
安頭伊川所以將爲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
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耳仁則流通該貫不專主
於孝弟一事也○[困勉錄]論念頭則孝弟之念最眞論作
用則孝弟之事最切兼此方見得、仁所以必自孝弟始

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

[文集]程子此語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
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
弟凡慈愛惻怛皆在所包故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
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言江淮河濟言木而不言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語類]問孝弟爲仁之
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
亦都相關說着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
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
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或
問]然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爲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
者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不爲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
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爲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
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

其所不可不爲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
孝弟爲爲仁之本蓋以爲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
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爲之有先後之序必此本先
立而後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謂本欲爲彼而姑先借此
以爲之地也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甚衆皆以是說求
之則不失其立言之旨矣○[語類]孝弟本是合當底事不
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
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
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木根[按]此歸重務
本方見得聖賢無所爲而爲道理乃益眞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語類]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不是別更有仁又曰只爭一箇爲己爲人且如
動容貌正顏色是合常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
悅人則不可○問巧言令色是詐僞否曰諸家之說都無

詐偽意思但馳心於外便是不仁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矣○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雖未是大段奸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也不難○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為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又曰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還在腔子裏否〔按〕此文人所當猛省○〔文集〕容貌詞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問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源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餂人脅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曰有所為之說甚善○〔說統〕巧令正是色取仁底人聖人勘破他心事只在言色上做工夫全不着心體故曰鮮矣仁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語類〕上章犯上者鮮對下作亂者未之有而言這便是少若只罕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問鮮矣仁集註以為絕無仁恐未至絕無處曰人多解作尚有些箇仁便沾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皆逐物於外大體是無仁了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麼所以程子以巧言令色為非仁絕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精義〕呂氏曰君子言非不欲巧色非不欲令蓋修於外者本有所不立修於內者末足以兼之〔或問〕言固欲巧而不可巧其言色固欲令而不可令其色今曰欲巧欲令而不明此意則已疏矣且徒以修之內外為別而不知為己為人之有異亦未足以定取舍之極也蓋誠為己也則修於外者乃所以養其內而不忠本之不立誠為人也則其飾乎外者安得謂之修其為害又豈但本之不立而已哉〔按〕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為呂氏語意所本然徒概曰欲巧欲令則未免語病且此章喫緊處在人己內外上際非闕本末故朱子論之○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

非仁則知仁矣〔或問〕夫子所謂鮮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何也曰夫子之言所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中求少許之仁焉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語類〕通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按〕此伊川之言也明道云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信已入大學章句伊川又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朱子謂被他稱停恰好〔或問〕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出乎忠者表裏之謂也○〔語類〕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着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盡己之謂忠不知盡己之甚麼曰盡己之心又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他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只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為己謀必盡為他人謀不肯着心謏兩如此便是不忠○盡己之謂忠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按〕輯語云盡字難說才說盡時便是不盡此義尤精○〔紹聞編〕君子不從形骸起念故處己為人其心一致事之成敗利鈍雖非吾之明所能逆睹而理當如是以為之處者少有一毫之不

盡即爲不忠蓋盡己之謂忠到得盡己則理之所可爲爲已爲人皆無不盡矣常說爲人謀不如自爲謀之盡則爲不忠此猶是麁說○[語類]問伊川以實之謂信何也曰此就事而言故曾子言信便就交際上說○[義府]以實之謂信不但言當以實事當以實也須知與朋友交交字內便有許多來往有許多事在所謂以實者循此事物不違其實是則是非則非可則可否則否以其實然處一毫姑且不得此之謂以實○五倫皆當以信而獨係之朋友者蓋朋友塗之人耳而人不能廢蓋不可罷者心相孚也故利瑪竇謂朋友是第二箇我其言甚有味若不信則無爲貴交矣○[按]盡己是對照爲人以實是貼切交友與絜矩傳章引用發己自盡循物無違大指雖同而取義差別

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精義]謝氏曰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我傳而不習則道自道我自我終不能相合而一惟習而熟則道與我爲一矣[楊氏]曰傳而不習口耳之學也○[義府]傳習廣說靜存動察心會而躬行之皆習也如顏子之亦足以發曾子語之不惰而後可謂不負師傳曾子未逮故省之

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語類]問爲人謀而不忠三節不知是此三事爲最緊要或是偶於此處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爲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爲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問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箇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又云爲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爲己謀便盡爲人謀便未必盡因舉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卩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爲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不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重往往是才有這軀殼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

知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省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又曰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己做底事了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衲拱手而曰爲人謀而不忠乎○[紹聞編]夜而計過無誠而後即安此意已儘好但視曾子之日省則曾子又審又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補得曾子省身之意完足[陳定宇]謂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二失又將生矣○[說統]此曾子毋自欺之學吾身二字最真切人惟認不忠不信爲欺人所以瞞昧過了日子曾子認得自己身上病痛便自一毫苟且不得王乎字正是問心之詞舊解作自猶自疑尚隱又曰省字內合三意一是內省之省極精審一是做省之省極勇往○[陳伯王曰]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與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卽毋自欺愼獨工夫○[松陽講義]曾子一生臨深履薄光景都在這省字上本是無事不然如何只說三事只因此三件是人所最易忽

最難克底必於此斷盡拔株則其他無事不然可知○[愚按]發口兩吾字煞甚森嚴身是吾身日是吾日若虛度一日卽枉負此身曾子檢身如不及於此三者惟日兢兢直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其自治誠切所以得爲學之本

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語類]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麼○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按]此其爲傳習之本更不待言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精義]尹氏曰曾子之三省誠而已不忠不信不習皆誠所未至也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按]曾子之所守者約誠而已矣[上蔡語錄]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工[按]此亦不誠之故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方其流爲莊之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

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
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勉齋黃氏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
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
學懇篤其於大學旣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
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
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
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哉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或問道之爲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者
之心而言也曰然則曷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教號
令之爲治之事也夫子
之所言者心也非事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

乘者也何註馬氏融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
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
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
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
氏咸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
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氏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
疑故兩存焉或問此義疑馬氏爲可據蓋如馬氏之說則
八百家出車一乘如包氏之說則八十家出車一乘凡車
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馬牛兵甲糧糗芻茭具焉
恐非八十家之力所能給也然與荀子王制之說不同疑
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
小誤若王制則固非三代古書其亦無足據矣語類問疏
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零算不徹曰此等只要識
得古人制度大意如此微細亦不必大段費力也敬者
主一無適之謂語類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襍之無
適只是不走作○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
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
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

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又曰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
精明○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
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
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
信於民也語類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
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
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集解敬兼動靜先事而
存因事而見此繫諸事字雖似專主動然自有先事一層
意在夙夜不敢康所爲無小大無敢慢也信字蒙上事字
說下事不專是施於民信則就事之施於民者說兼政與
令言出一政而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雖時窮勢極不
無終化之機而自有至誠惻怛之真與民相見節用不是
吝嗇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聖人正就這上面還他無過不
及之謂節王制謂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此尤節用之
要領也人兼臣與民愛非姑息之謂也羣臣吾股胈百姓
吾赤子估之如父目之如天春溫秋肅要歸於愛而已
時謂農隙之時集解隙與畢不同畢是冬來方畢隙則四
時皆有各隨其時事之隙而用之左傳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可證推此於築城作
室當亦然○義府四時農隙也至冬乃役也一勞不再勞
也家無過一人一歲無過三日也皆時也○輯
語此特愛人中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言治國之要
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語類這三句自是五件事只當
逐句看遞朱據此條五事只當
開說分說方與內註五者務本之意合如外註或推重敬
信句或推本敬字及反覆相因等意固有至理然亦不必
偏重不必過爲糾纏只每句中而字串遞有交互意在不
可遺漏耳○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
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
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係於後但言
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語類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
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
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
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
交接又曰治國不本此五者則君臣上下渙然無干涉何
以爲國又曰此便是爲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此基本如何做去○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
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
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
近而已矣〔精義〕尹氏曰以是五者道其國可謂言近而易行矣然推其極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如是而已
後世不先及此徒欲以刑政而爲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有志於南面者可以言近易行而忽諸○新安陳氏曰此言
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近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楊氏曰上不敬則
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
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
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

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
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精義〕伊川曰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張子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言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能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語類〕問楊氏云未及
爲政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
事這一段是那做底〔發〕此可見論所存不是空說存心但未體列政中條件耳或問此云此以爲政者之心而言要是
以實心行實政故敬信節愛以時即在政上見而其所以無敢慢無敢欺無敢封靡無敢殘虐者皆此心爲之所謂
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與務本意相發明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
以敬爲主〔語類〕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事

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又曰敬信爲下三事之本敬又是信之本愚謂五者反復相
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語類〕人須是事事敬方會信才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
忽便没有成今日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今日儉明日奢便不是節用不會節用使急征暴歛如何得愛民既
無愛民之心如何會使民以時〔發〕此是下因乎上能如此而後能如彼又曰雖則敬又須着信於民只恁地守箇敬
不得雖是信又須着務節儉雖會節儉又須着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嗇而不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爲雖則是
愛民又須着課農桑不奪其時〔發〕此是上因乎下既如此更要如彼又曰能敬便自然信而能敬又不可以不信聖
人言語自上說下來也恁地自下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語都如此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存疑〕謹字當訓敬慎今日行之有常何也
動作起居皆有常度而不易即是敬慎也○信是說話誠實即禮經幼子常視毋誑之意○朱子曰謹信言行相顧
之謂〔發〕此義見而字相關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語類〕問汎愛衆
日人日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日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撥害底事去恥褻他不及自占便宜
之類是也○不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耳曰他下面便說親仁有了仁者自
當親其他自當汎愛又曰汎愛而不說親仁則流於兼愛矣○〔集解〕仁謂仁者只是渾厚篤實有止人氣象即在衆
中看出不必說深親字有常與居遊時共談論意○〔義府〕親近仁人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然小年習於
放逸敬之憚之則必疏之遠之故以親仁爲難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
六藝之文〔語類〕問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有餘裕否曰謹敬便道有箇餘裕如愛衆親仁

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親之
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
出弟亦是當孝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
自當學文○〔四書通〕行有餘力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
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然後學文也○〔語類〕
詩書是大概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
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義府〕此夫子示弟子爲學大段
規模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全在幾箇虛字上討精神人
之一身非入則出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今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而又有餘力則以
學文無一時一事而不[illegible][illegible]於天
則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程子曰爲弟子之職
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語類〕無弟子之
職以爲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眞箇行得自大段好
又曰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敬出言不信
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寔是
要去學不得〔按〕後世俗學每多坐此眞可浩歎尹氏曰德
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精義〕游氏
曰入孝而出弟身謹而言信處衆而汎愛交友而親仁君
子之務此其本也有所未能則勉爲之有所未至則力致
之待其有餘也然後從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
本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爲之庇覆苟其無本則枝葉安
所附哉孝不稱於宗族弟不稱於鄉黨交游不稱其信夷
醜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滅其質其博適
足以溺心託眞以酬僞飾奸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
然則無本而學文以蓋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待行
有餘力而後許之以學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
稍涉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訾其無
行則驁然不顧或詆其不足則忿疾如仇亦可謂失羞惡
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南軒張氏曰孝弟謹信愛
衆親仁皆在己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
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言當以此數者爲本以其餘力
學文也若先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聖人之言
實徹上下也章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

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矣數言先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
所先必以是爲本而推而達之也〔愚按〕父在斯爲子兄在
斯爲弟此弟子所由得名故孝弟爲其職所最先而孩提
知愛少長知敬教之孝弟所以接續其不學不慮之良最
是根本要務以至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便是謹一出言
而不敢忘父母便是信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便教他愛衆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教他親仁凡此皆推而達之之事
○〔語類〕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
弟亦何用不孝不弟雖謹信愛衆親
仁亦何用〔按〕此又專就德行中較本末洪氏曰未有餘力
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按〕前兩條
言學文必俟有餘力之後則字緩讀此下二條見
有餘力則當以學文則字疾讀但洪氏之義尚淺愚謂力
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
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語類〕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
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得考究成法曰小學
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爲禮樂者如此從
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究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
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
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
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條辨〕先行而
後文固見重行之意才餘力便學文似亦不經文而學
文仍以善其所行則猶是重行之意也如此看更圓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
好善有誠也〔語類〕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僞
爲之者不若從范氏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
其誠也蓋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
爲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爲消長者矣○紹

聞編易字最有力今人賢人之廉未嘗易其好利之心賢
人之恬退未嘗易其好進之心若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
之心則進知賢之可好而其好賢者誠矣○義府人只有
一箇心而今好德恰似將那好色底心換過了更無纖毫
掛帶如此看易字最好○按註以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
本文先自此開端可見賢賢是爲學第一要着精義揚氏
謂如九經之先尊賢於親親或問駁之然亦不爲無見○雙
峯饒氏亦曰必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正同此意也○
語類竭力謂凡事當盡力爲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
兩三分○紹聞編子之事親分所當爲力所能爲而不自
盡非孝也有得已而已者皆不竭其力也

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

語類致身是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註不有
其身是不爲身之私計也○輯語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千
古人臣破的語凡筮仕立朝每事俱從身上起見縱使勳
業爛然直聲震世究之打此關不過耳○集解竭與致在
兩能字上見其誠有一毫未盡不可謂能竭有一毫自顧
不可謂能致致身兼常變言信爲交友之道不獨在言此

處點言上說方言不欺既言必踐一語不肯欺人
正見他盡誠處而有字須着力與能竭能致一般

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輯語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辨取一誠字爲難故四項中皆以誠字作骨○按
學求如是而已句本精義伊川語類問伊川學求如是而
已句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
作不須學底意思愚謂子夏亦未必遽如此說

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語類人固有資稟自好不
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
然使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爲未學
而吾必以爲已學也○問爲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
是當今旣有能如此雖或以爲未學我必以爲已學曰畢
竟是會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
至曰看得是○愚按末二句有謂主未學之人而言者未
學而以爲學正以學求如是而已非眞謂由務學而然也

有謂非疑其不學正深嘉其學者是坐實註中必其務學
之至而特以生質之美作陪襯語也由前之說則眞不免
何必讀書之病由後之說則又將務學之至坐入子夏意
中於理則是而意或不盡然也或問謂子夏蓋疾時人之
不務本實而徒事空言且以爲是非學者不能故有激而
云爾看來雖曰必謂等字不過姑此抑揚其詞而用意自在
言外見能如此則必謂之學不如此則必不可謂之學矣
翻轉看自有深意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之事
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
在此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務其本也此須善會無容過泥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
行之本○按此條發明內註未盡之意子夏本指當作

如是
觀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語類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子夏之意欲人
務本不可謂之不是然以夫子之言此之則不能無
弊按朱子恐人因子夏之言至
於廢學故載此條然非本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語類既曰君子何以
不重不威此是大概
說君子之道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
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按不重便不威人所
易知也而所學亦因之不固人所不知也兩則字一氣貫
注蹊意在不固上見其表裏相依不威轉是中間一襯筆

氏○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文集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精義謝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抑退則揚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夫容貌衣服之間尚能移養如此而況視聽言動能自重哉學如之何而不固也則其儼然人望而畏之亦餘事耳○義府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不固非其器也○松陽講義此是要人主敬重卽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這重字註脚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也大抵不重之病學者最易犯貌言視聽之閒小小適意自謂無害不知爲病甚大蓋學必深沉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疎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卽積學之餘亦定多乍作輟日敬義直抉出重字根柢語類亦云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必敬而後能不輕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

語類主忠信是誠實無僞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人若不忠信如本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之心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爲之而已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取朋友未便盡情改過亦未必眞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係辨集註事皆無實皆字甚該括故語類直將本章前後都貫徹了今人見此句夾在四節中便道是平說大失本文主字之義○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入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爲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

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語類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凡應接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精義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爲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執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沬以爲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語類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己者始有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己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與不如己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己渾無激厲之意又曰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爲友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又曰今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弊○松陽講義友所以輔仁與勝己者友始能嚴憚切磋以成其德然人往往樂友不如己者一則喜其形己之長一則喜其揜己之短其損多矣雖不如己者亦欲資吾以成其德有難盡拒者然樂與爲友之一念不可不戒也○精義伊川曰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楊氏曰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或問二說如何曰此蓋不欲自謂人不如己而生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己者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爲不勝己而不吾友耳其意已善矣然考之不詳而慮之或過則亦不得而不論也蓋人之賢否優劣懸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

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己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疏或高或下亦有不容以分別爲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絶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己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爲吾友然亦必有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爲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絶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亦若是耳又何自弃我爲哉且世之陋者之所以樂以不若己者爲友者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諒者之正己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至於凡庸皃環之流則喜其臨彼而足以爲高便辟佞柔之徒則恱其下己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無非厮役徒隷之人雖有美才良質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然亦易嘗使之輕爲自滿而謂人莫己若也○蘇氏之說蓋得其略而謝氏所引申顏事亦甚善○蘇氏曰世之陋者樂以不若己者爲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是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已者亦不吾友矣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

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四書通〕此過也而集註以爲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輯語〕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憚字又曰以憚改時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紹聞編〕憚改有因朱子謂畏難而苟安夫旣知爲過則改之何難而人所以難者必有病根難自克也且如好酒足以致疾此利害之尤切者而人憚改者多矣○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精義〕游氏曰孔子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爲善可勝計哉○〔語類〕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以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又日最要在速字着力○凡有過若今日不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輯語〕勿字如旗脚之靡正有力氣在〔愚按〕勿字有力則字尤有力正在當下斬釘截鐵註中一速字正爲攝魄追魂○

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謝氏曰〕此一段當分爲四事自重忠信友如己改過學者闕一不可○〔勉齋黃氏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南軒張氏曰〕學以重爲先重者視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則暴慢遠而德性充其思必謹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心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須不忠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主乎忠信則立於實地德所以進也取友當求勝己者曾己之不如則惰志

而害德矣過勿憚改見過則速改也人所以不能改過者以憚之之故耳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矣

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按〕四項本乎說而四者之中忠信尤要語類之言無可疑者游氏云以威重爲質質乃質幹之質即朱子所云外面扶監起來之意學以成之所以成此質幹也蒙引作資質看誤矣下而提學之道領下三節分出主輔而終以改過以見皆君子爲學之事然提學字未嘗兼及固字蓋忠信與威重自分內外不固即在不重處見○不必與下文牽合而講家以固學質此尤說之陋者○〔存疑〕威重是爲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是下箇種子友勝己如培養速改過如芟艾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精義〕伊川曰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愼終追遠之大者也〔四書通〕古註云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復其本然者耳豈有增益之哉○〔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愼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愼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蘇氏曰〕畧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語類〕愼終追遠士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伊川說凡事皆要謹終追遠但本意只是爲喪祭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義府〕親終之時苦痛哀迷則於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荒忽之忽當此之時須當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愼終○〔語類〕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如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留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問如何謂厚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若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

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愼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隳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愼喪死之禮如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怵如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愼終在哀中之敬追遠在敬中之哀○〔文集〕愼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已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道矣大抵春秋之時世教既衰民不興行如愼終追遠意思都無了曾子以爲此亦在上者無以倡之故如此因發此章之言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輯語〕亢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集解〕是邪是字甚活見得不止一邪至於二字見非有效洽之素其政即其國君所舉行之事問有謀畫商確意子禽疑處在必字上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集編〕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良易直也良是良善猶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云自直之直所謂開口見心是也又曰平易坦直無許多艱深纖巧也恭莊敬也〔集編〕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恭儉節制也〔語類〕儉非止儉約只是常收斂之意〔集編〕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愚按〕用力二字宜渾聖人之裁制亦出於自然讓

謙遜也。集編謙謂不矜己之長遜謂推善以與人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

人者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此乃盛德之光輝發見於接人之際者○林氏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如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溫恭允塞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說統五德就盛德光輝接人上見之是一時俱形底湊合一處而德則根於中無可名狀者也

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

語類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厚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或問末二句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如孟子之

言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若謂夫子欲聞其政而爲是卑巽以求之則失之矣○蒙引聖人之心不自知爲溫良恭儉讓聖人之容亦非溫良恭儉讓之所能盡惟當與邦君相接之時就其睟然春風和氣而謂之溫就其易直子諒而謂之良就其莊敬而謂之恭就其收斂而謂之儉就其不欲上人而謂之讓是五者雖殊而皆有不言而飲人以和之意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夫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孚豚魚况於人乎故凡日彼異國人不可告以國虛實此起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者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邦君接之者胸中雖原有彼疆此界亦一時消融以遊於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按此係看得字渾然以字自無迹○集解時君敬信以其政就而問之似說與亦得但說是與則權屬邦君矣邦君豈盡疇咨訪落求治若不及夫子盛德光輝起人敬信如桴應鼓邦君自有不能不與者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無關於與自不待言末只借他求字畧作反照意自豁然

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語類問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溫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輯語人看得此五件平淺不足以槩聖人看註中即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也○述朱聖賢說話各有地頭後學說書亦當各顧本旨如要見聖人全體自當如子溫而厲章而夫子之感動邦君却只在光輝接人處况爲子禽淺人說尤不必說深也子溫而厲章固見聖人中和氣象而此五者接人亦未始非中和氣象也須識得窺豹一斑便見全體○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集解子貢雖只就夫子與時君相接處說然善學者即此五者可以想其德容之全體即容之發於外可知德之蘊於中雖千五百年後猶當興起則當年之過化存神何嘗不即在德盛禮恭之內○內註一亦字與謝氏三亦字正見子貢形容之妙而舊解每以此爲不足於子貢之辭徒滋學者之惑耳豈復欲人潛心勉學之意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胡氏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彼既語夫子以政矣未聞一君舉國以聽其所爲然是亦可以爲之兆也而聖人一言不契則委而去之在濟時行道之心雖篤而未嘗屑道以信身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語類]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言父沒

然後其行可見[新安陳氏曰]此爲父子志趣事爲之不同者言之志行之未形者行志之已形者也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語類]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爲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爲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爲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爲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在則亦不害其爲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爲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夫子云云然又必能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

孝矣[語類]上二句觀人子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

率改之亦未善也○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急遽改之似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過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

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

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語類]三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游氏於事理上說得好故並載之使互相發[或問]尹氏得用心之本游氏得制事之宜○[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卽率意改之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文集]問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爲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爲可以行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遂遽改以從已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盖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殁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況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非聖人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爲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爲之心至有所遇之不同則亦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爲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能三年而改稱其所遇何如但不忍之心不可無耳又曰必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何必隱忍遷就○[集編]爲人子者當隨所遇而裁之自人君而言如武繼文志則終身不改宜承厲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三年

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語類]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

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此是文如冠婚是人事冠禮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天子冠禮當如何諸侯當如何此是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儀謂容儀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紹聞編]此二句且虛解箇禮字書曰天秩有禮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實禮之所自來此處未可若聖人說

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語類］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强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按］此卽所謂知和而和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語類］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强人皆是合如此呂與叔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强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直卿言禮之用和爲貴今觀內則一篇子事父母之禮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嚴如此

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爲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爲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不得才着意嚴敬卽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眞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義府］禮者何也彼此相交接之儀文也而和也者卽交接中藹然眞意相浹洽而不相隔閡者也三千三百其介然有辨也乃所以爲驩欣交通也其秩然有等也乃所以爲稱物平施也如許多朝廷之禮君臣相與交接者必一德一心都俞吁咈若唐虞之世乃謂和不然縱堂陛森嚴不貴也如許多家庭之禮父子兄弟相與交接者必慈孝友恭蒸蒸無間乃謂和不然縱定省溫凊不貴也［恩］

［按］集註禮之爲體雖嚴二句意在申明天理是根字源頭語類已詳言之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便貼在人事上是和字正位采義府說方見得乃爲可貴處義固不相悖然正須見得一德一心不出堂陛森嚴之外父慈子孝卽在溫凊定省之中原是自然之理○［新安陳氏］曰因用而遡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爲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輯語］禮之用自和故和不在禮外若以和用禮分明自有箇和在矣只緣用字看得不的之字有無一般其病便逢起

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或問］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於人心自然之節聖人制禮特使人由是以中其節而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强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以不失其和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强於儀貌之間則是徒禮而無和矣○［紹聞編］禮之用和爲貴是說理先王之道方是指制禮之聖人說先王之道正惟有得於此而非强世此其所以爲美而天下宜之後世安之小事大事無不由之則無不可行也［按］斯字正指禮中之和言與下節反照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語類］問禮之用和爲貴是和在禮中知和而和是和在禮外曰只爲他知和而和都忘却禮耳○知和而和是一向去求和便自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不如疾行先長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問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體驗覺得未通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如何却會不行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不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强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條辨］有所不行是與起知和二句與亦不可行也首尾相應註謂承上文而言正

討亦不可行亦字之脈以禮字矯强不可行見得這和可行而復有所不可行者以其為禮外之和斯亦不可也○知和而和時解都謂病在知字却不盡然病在而和而字不以禮節之不字而字是他心裏要一於和不字是他一味流蕩而不顧只是徒知和之為貴之知不曾知得和之所以為貴耳今人解成可由不可知大是鶻突按語類云人須是窮理如見得這箇道理合州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朱子何嘗不要人知但恐知得不的耳○說統禮字節字和字不要看作三樣自其節處即是禮自其節之自然順適處即是和離節是流不是和便不是禮如何叫做行禮○按周末文勝實意浸微病之者至以禮為亂首而欲廢之故有子特為揭出禮中之和以見先王本非强世其徒事繁文而為所拘迫者由於不知和禮而實則并未嘗知禮也然矯枉過正病禮之難行以致廢禮益不可行其忿雖流蕩未必不自拘牽瑣屑者相激使然而要其為變則已亟矣此東陽許氏所以云上節是正意下節是防弊只體認末句一亦字上下節原不是判然兩截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

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本樂記此章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集編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大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按伊川將樂記二語分領兩條於本文只添兩故字以字一而字一者字而一章之指已了此亦何減明道言詩之妙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語類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問謝氏謂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又曰和是碎底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又曰敬只是一箇敬才有兩箇便不敬矣和則處處皆和是事事中節一處不中節便非和矣又曰凡恰好處皆是和但敬存於此則氤氳磅礴自然而和○通書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好○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和便有樂底意思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新安陳氏曰程范借樂字以形容和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按六字將上下二節分看合看反覆看無非此指即語類所謂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有子始終只此一意語類又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此則尤其看書歸宿處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慶源輔氏曰此信字只是約信若是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四書通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語類因猶今人倚靠人之意親如親仁之親宗即是主字如主譬由之主又曰因如因徐辟之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語類如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必可踐而行之矣若不先度其宜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

爲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而可是不先度之故○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如說不出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消說也得某看來是要人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耳愚按下二段亦應如此看○復只在信時可之理已在

輯語

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

語類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如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問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按此言恥辱兼過不及又曰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是長揖則爲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爲辱合當與那人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爲恥按此以過不及分恥辱又曰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不近禮○問近義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紹聞編此四句體察於日用常行易其言而不可踐接人待物素無準則恭不合禮非不及卽過此等病儘多士大夫相狎以非禮之恭習以爲常下之事上甘於自屈而不以爲辱其傲者又不知無禮之不足以自大而反爲恥古人下字寬故於義與禮皆曰近如正顏色斯近信矣卽是信了○說統此專爲當時足恭者戒只主過一邊說恥辱二字相連恥由內生辱自外至按此與語類異而義自可通

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

語類因乃泛言親則近之矣宗則尊之也○因是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入於不啻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去相似又曰且如做官與箇不好底人往來下梢忽然爲所薦舉便是宗他了如與好人相親後受他薦辟這便是可宗○因之爲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爲主彼尊而我賤而以之爲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因之則後日有

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之主矣○輯語因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卽事作緣不必遽作求友看然其中或亦遂有足爲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故謂之因○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同列五倫內平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開散卑下之屬雖踪跡極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古今朋友之變亦多從因字錯來不可不省○紹聞編因在先宗在後如孔子主伯玉其初何因以相知此因也此二句士大夫體察於身亦爲警切○集解因親也宗語類訓釋字義分作三屑究竟本文只有兩屑無三屑也因與宗對親字橫擔中間暫時依傍也是親久久宗主也是親總以得其人爲貴耳與上兩條只一例看○親字貼人說以道言不以情言

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語類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須思量到無弊處也○義府不義之約無禮之恭匪人之因合下便差豈待慮其所終哉然君子與人交接自是一時四方八面俱照到則慮終是也謂以慮終之故而謹始則非也按此又從集註翻進一屑然細思實不相悖○輯語此章作傍理寡過之思是降一步說松陽講義曰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若先以僅可之念自處其弊可勝道哉可復可遂可宗許其將來正以盡其在我○四書通因仍苟且間字只是一且字其始日且如此則後有不可勝悔者矣故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語類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着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着緊都不濟事○義府君子之學始於立志以安飽爲事者其無志可知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語類]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問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當苦於不足言當苦於有餘○[文集]謹於言亦不專爲恥躬之不逮凡言語皆當謹也○[雙峯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語類]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拔此是枯上說又曰無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功處須是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問就正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無求安飽敏事愼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拔此是離上說然細思當以前說爲正○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敏行謹言

有甚意思若只敏行謹言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或問小註此章語句緊切作三節說實一氣急下又曰然猶不敢自是此正見其好學深心○合訂捨却上三節別無可見其好學處然只將三節攤開散說便不見其孜孜矻矻一層進一層意思詳中志有在於無求安飽內已透敏愼然猶不敢自是於敏愼時已涵就正皆是極寫好字○四書讀好學何事不紛情於世途不役志於長傲也詹於欲故入乎理不甘爲庸俗故下於聖賢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輯語]是借第一箇道字訓明全書道字之義然此節道字只重有此道之人蓋謂此人之身與道爲一能出人所共由之道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

乎[南軒張氏]曰世固有不徇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所謂敏有非所當敏而所謂愼有非所所當愼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爲好學也正者正吾之偏也同世而覲其人異世而求之書皆爲就有道也○[四書通]必無求然後見其好之之志必敏愼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之甚難得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慶源輔氏]曰爲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爲卑屈故多求而諂爲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爲矜肆故有恃而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

富之外也[語類]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過○貧無諂富無驕隨分量皆可着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孫逆]驕諂最是壞字今但無之不過救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者知自守耳子貢是貼定貧說無諂貼定富說無驕言貧而能無諂富而能無驕首一字一頓而字轉下見持守得貧富定之意則其未能超然於貧富之外可知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集解]驕諂亦要看得細蓋居貧處富有一毫自屈自矜之意便是驕諂無驕諂全是以理制欲故曰自守可也就自守上說雖曰僅可亦不得遽下不足之辭下面未若轉身方有力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性情而貧富不能撓○[胡氏]曰貧而樂非顏子不能富而好禮非周公不能○[語類]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爲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爲貧也好禮是他所

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禮不恁地勉強好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如此不是好○問樂與好禮曰無諂無驕此就貧富裏用功耳樂與好禮則大不干事至此蓋富亦樂貧亦好禮而言貧樂富好禮者但且因貧富上來其重者耳○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不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可枯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慶源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樂字全是心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體既安舒烏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却暗闇上兩句見得有未若意○存疑驕是奢而犯禮無驕是制節謹度不敢違禮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制節謹度又不足言矣○係辨子貢兩而字是粘定貧富說夫子兩而字是拋開貧富說貧而只是樂富而只是好禮離了貧富這樂與好禮自在即值了貧富未嘗增添得些

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語類問先貧後富則是子貢亦嘗如後人之生產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或問無諂無驕可謂有志而能自強矣子貢雖未免於貨殖然以其志之所存與其學之所至庶乎其能然者故以質之夫子而審其淺深也按何如二字隱然有自足意○語類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卻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貢卻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蒙引夫子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集註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是言外意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 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或問治骨角者切以刀磋以鑢治玉石者琢以錐鑿磨以沙石大抵切琢成形磋磨入細按大學言學修兼治之有緒益致其精二意此處則云已精而益求其精蓋對上節可也未若而言故詩句雖同而取義自別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語類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子貢於此煞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縝密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他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他一步他方知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不可少得而遽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說無諂無驕至樂與好禮處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與好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思闊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愚按義理無窮雖不止言貧富而處貧富之道未嘗不在其中集註大指歸宿在末可自足上與上文可也未若正隱相印合末句其斯之謂謂即指義理無窮可謂照上可也未若亦可但實粘則下節知來無地故勉齋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好禮為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看來脫上則觸發無因粘上則會心不遠因斯而推到凡學問之功都是如斯子貢當日正似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恍然躍然恰得詩言為之寫照此夫子所以有告往知來之歎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語類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知其

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葉氏]曰若淺看切磋琢磨之訴不過形容樂與好禮勝於無諂無驕止就此二事說如何下一往字一來字往者是只就貧富二事言之是所已言若切磋琢磨是統形容學問義理一節高一節一步闊一步此却是夫子所未言而子貢能解悟所以謂之知來○[輯語]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爲他於學問引伸觸類進取無窮耳這上面又有一轉在不得他竟將詩做了盡頭○[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處須別覓一蹊徑夫子拈一未字可味悟到時樂與好禮非住處切磋琢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說統]不是夫子讚揚他是夫子鼓動他○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語類]固是要進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四書通]既切而復磋既琢而復磨學者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子貢引詩是發夫子言外之意也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學者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集註又因子貢之引詩而發其言外之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精義]范氏曰學以爲己非求人知也故不患人不己知然道積於中則德見於外未有不知者也若己不知人則賢者不得以爲師善者不得以爲友何以進其德矣故人有能而己不知君子之所患也○楊氏曰君子求爲可知而已人知不知無以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詖淫邪遁之辭足以妨道而亂德其爲患也孰甚[按]范說重是與正楊說重邪與非不若註中完備故[或問]以爲各得其一偏而范氏未有不知之云楊氏求爲可知之說皆非此章之指○[語類]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此條以知己與知人對說須是先從裏面做出知人却是裏面做出○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今人都倒做了工夫○問知人是隆師取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道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宰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或問小[註]患不知人當思人何以不知不知人何以可患若徒役役焉就人而別其是非邪正則是子貢之方人夫子所謂我則不暇者也安見其可患耶故知人須論到切己身心上[按]不知人由於未嘗知言窮理是可患前一層不知人無以親賢遠佞是可患後一層集註主後說然前一層正須見到薛方山曰要在自己窮理正心平衡空鑑此爲探原之論○[語類]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聖人之意雖若同而其意皆別患其不能者言患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爲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爲昭均之行以期人之必知○[東陽]許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爲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說疏]此夫子於患不己知者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却就他患心上去點醒他○[義府]不知人之可患卽此不知處便是失却眼孔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一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二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新安陳氏曰〕首訓政字本夫子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

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新安倪氏曰〕訓德字蓋倣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爲一斯可謂之德○〔語類〕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爲孝是心中

得這箇孝爲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身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爲政者不侔矣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或問〕北辰爲天之樞何也曰天員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隱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是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亦可見矣○〔語類〕北辰天之樞紐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乙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燗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箕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輪在外面動心却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椿子極星便是近椿底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椿子便轉得不覺〔按〕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天無星之處皆辰此可見北辰之爲無星處矣○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問太乙是甚星曰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主極如帝都○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抨定一頭在地上是爲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一頭在南是爲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按〕此即或問所云樞紐不動之處在乎南北之端也○〔合訂〕北辰如輪之轂如磨之臍如門之臼未嘗不動而動於其所故注謂之不動如人主憂勞無逸裁決萬幾而垂裳恭己人自不見其作爲之迹也〔輯語〕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

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

歸之其象如此〔語類〕問爲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爲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爲政以德只如爲政有德相似○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問爲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否曰不是強去率他須知道未爲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麄了○爲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亦不是塊然全無作爲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有德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爲但人所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爲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極也○爲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按〕政皆自德裏出德亦即在政中見天下見政罔非見德故爲政以德須向渾成合一處理會不是政自政而德自德○問爲政以德如何無爲曰聖人合做處也如何不做只是不生事擾民但以德而民自歸之非是說行此德便要民歸我如齊桓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之類聖人行德於上而民自歸非有心欲民之服也○問無爲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之自是不勞力禮樂政

刑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爲○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在德上做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爲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燈便自明○〔輯語〕爲政以德是現成象是囫圇句拆開不得層摺不得○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爲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居所而衆星共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正以譬德之主宰運旋指出無爲化神之意耳

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語類〕以德則自然感化不見其有爲之迹○老子所謂無爲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爲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這是甚麽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慶源輔氏曰〕爲政以德非不爲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爲政而遽欲無爲則是怠惰廢弛而已○〔精言〕玩程子然後二字分明見無爲而歸惟篤恭正已者能之黃老清淨不濟事

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輔氏曰〕范氏正推演程子之意至於曰化曰信曰成等語則併舉其效而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語類〕如以物蓋盡衆物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衛風美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爾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語類〕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性情之正如關雎二南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性情之正桑中鶉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性情之正好底詩便吟咏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故三百篇詩雖各因事而發其用歸於使人思無邪○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爲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爲戒讀之者思無邪耳○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所以皆存之者所以欲使學者知所勸懲其言思無邪者以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又曰此詩之立敎如此又曰言詩之功用能使人思無邪也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語類〕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刺淫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所不包也○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爲戒○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敎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文集〕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

而盡者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駁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或問變風鄭衛之詩安知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爲此之人故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爲正乎曰詩雖或主於諷諫然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匿而播揚之旣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媟嫚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聖人亦何取乎爾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鑒其得失而必得以卒歸於正耳○[輯語]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者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間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誦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禮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爲疑若聖人必存正去邪而爲無邪則大易不當設睍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文矣○知其爲邪即無邪也若揀出邪放隱處邪愈有矣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語類]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僞自無邪若有時也自人不得[按]此可爲讀集註分別內外註之法○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按]知要非本義所重然一言可以蔽三百即以思無邪爲讀詩之要可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蒙引]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倣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爲善不爲惡○[說統]政與禮何別政者官府之治條例也禮者先王之教準則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條辨]當法制禁令時原道你不遵守自有常刑及道之不從自不得不以刑齊之政刑只是一套事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語類]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華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按]集註爲惡之心未嘗忘是就他免時本自不知恥不待政刑少弛而後然○[或問]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爲非眞有以免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至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按]此與集注苟免字似稍異朱子恐後學看得苟字太粗故於或問復發此論然又云專任政刑之與其流必至於此則苟免之云義正渾備○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治天下何曾廢政刑來又曰專用政刑只是霸者之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語類]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着禮以爲之規矩如何齊得他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又曰才說禮

便自有箇中制○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其間資稟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賓嘉須令一齊如此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儱統無收煞去處○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眞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今日都蕩然無具了便也難得相應有聖賢作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闕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爲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耻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有耻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眞箇有到處如格於上帝格於文祖之格如遷善遠罪眞箇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使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耻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愚按）以耻格分承上二項於衰亦通然此只是一串事似總承較渾必截然分屬豈德化獨不能使民至於善耻亦難爲所感深稟厚者地矣○（按）上節云免而無耻此不獨云有耻而進以且格兩相激射爲極力歆動之詞以見爲治者宜審所尚也要之有耻敎重到得有耻畏自有不格不休之勢原非兩截且字須善會

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語類）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

只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便不是了○近見一朋友道德功術策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政刑德禮四者此正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問政專用政刑是罰者事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他只是借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他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爲而爲之也聖人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條辨）看來兩節分別處只在四箇以字用政刑者亦是教民向善豈不假德禮名目但自家先無德禮之實其所以者政刑耳用德禮者何嘗不借政刑弼教但自家躬行鑒飭都是德禮其所以者德禮也四以字是兩邊要緊處○（輯語）看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爲本政刑爲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爲專用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人朱子又恐人偏廢政刑故於圖外說員謂德禮中原有政刑只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精義）楊氏曰先王非不用政刑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爲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或問）謂其意則甚善而微有異乎此章之意（愚按）斯言細體味之自見然於深探其本之指固可相發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或問）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其說具於大學之篇矣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語類）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日且莫說聖人只於已上分別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日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

聖人爲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人不志學有兩種一種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爲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勺舞象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恁地做爲之不厭○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裏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問志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按〕此亦言其槩耳實則知行劃然分開不得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或問所謂立者何也曰自志于學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語類〕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也○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能搖動否曰是○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爲他物所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問此章要緊在志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久交卸了○問志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比不惑底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述朱〕十五年而一進十年而一進朱子於交縫中層層補出正有實地工夫在不是忽然恁地一變而至也〔愚按〕此章六箇而字節節着精神聖人自道語全在此討分曉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或問〕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明見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若張子所謂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也○〔語類〕立時未免有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矣〔蒙引〕申之曰三十而立猶自着力守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無疑則應酬日用之間觸機而中何用守爲○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他本原一綫來處便是天命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精義〕謝氏曰不惑規畫事理而無疑知天命則知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與之無間矣○〔或問〕所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徹而至於是也蓋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語類〕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見道理恁地灼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來處恁地徹又曰知天命便是不惑到至處○問不惑是知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爲之知天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斷得皆天命天理又曰知門前有一溪其先知得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

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天命之謂性○〔輯語〕問五十而知天命曰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覺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調甚來歷○工夫喫緊在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愚按〕雖是一節輕一節然所云大段着力不得此中消息愈微工夫正一節更難一節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或問〕所謂耳順者何也曰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語類〕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人耳無不順○耳順則凡耳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耳順則不思而得也○問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絡索都見了○聽最是人所不着力處聖人到得六十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得聲才入心便通只是道理爛熟耳○〔陳氏曰〕才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并將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卽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說統聲入而以解心迎之亦是逆○〔條辨〕耳順不是在耳上見得是在心上見得并是在心源頭上見得任五官四體都是知之道理活潑流行蘇於耳驗之耳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或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何也曰此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間而然也自耳順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爲終也○〔語類〕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何省察體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猶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甚次第○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如數十歲也只是這節終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按〕此條最宜善會當以後所載紹聞編一說系之○聖人表裏精粗無不照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問從心所欲蓋自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卽道體流行自不踰乎天則莊老倡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謂大方豈眞法度也○〔輯語〕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爲至善方是聖學〔愚按〕於理固重在不踰矩然在聖人分上却重在從心所欲卽心卽矩渾是一團天理胸中自然流出若但取必於不踰聖人豈待七十時哉故下三字須緊粘上四字讀○〔新安陳氏曰〕常人恣其心之所欲烏知謂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勉强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矩○〔雙峯饒氏曰〕矩字尤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發此矩守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員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員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卽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卽道用卽義義字正爲矩字而發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或問〕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觀之則天

命云者大德之敦化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爲先後則亦不能無毫忽之間程子特以三者之初并二物而有是言耳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語類〕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

〔語類〕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盡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爲之又曰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漸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爲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爲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按〕此即孟子勿助勿忘括盡聖賢教人大指○不可躐等而進是將六而字逐節挨排看不可半塗而廢是將六而字通章聯貫看〔輯語〕所謂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語類〕問志學章曰聖人也畧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志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他自任地實做將去他底志學異乎衆人之志學他底立異乎衆人底立他底不惑異乎衆人之不惑○聖人此語因是爲學者立法然當初必亦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其自有進處故如此說○〔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得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是以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爲言而終以獨覺其進爲說○〔紹聞編〕十五古人入大學之時也三十四十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也在君子則學宜以時進在聖人則生知安行豈由積累然在聖人自有聖人之事夫乾坤千萬年只一年事然不謂一年事過而千萬年可已也故日日新之謂盛德此聖人所以雖無積累之漸而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者朱子可謂深知聖人者矣其謂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此二語又的當而簡盡宜深味之○〔輯語〕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段擧箇名目教人○聖人工夫六一序夫而道理境象循節相生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歸○聖人言語句句眞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按〕東萊說聖人無謙是本無限量不曾滿此語極有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新安陳氏曰〕無

違二字簡要而含蓄大有深意○劉註夫子非故晦其辭欲俟懿子再問也蓋古人語凡悖理者謂之違如左傳云昭德塞違又云有嘉德而無違心又云君違不忘諫之以德違字皆與此同例夫子說無違已明是說不背於理了但其說未明故語樊遲以發之耳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冀懿子得聞之也○精言註中恐其失指者立言之意所注向是也與旨不同旨乃其言之精微可味處無違二字道理渾含所包甚廣而夫子意中所指却在不可僭禮上凡言指字當以此類推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或問魯之三家視桓楹而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禮矣舞八佾而歌雍則其祭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為是者其心豈不以為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為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有所感發而能自收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為險語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遂焉耳○語類不以禮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踰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底不比他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困勉錄此禮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語類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包在裏○問胡氏為其所得為曰只是合得做底○東陽許氏曰此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雙峯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紹聞編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為心此一句最當深體○唯疾之憂乃孝子之心最真切處如曾子臨終猶啟手足樂正子春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此意也是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遺體行殆貽父母憂即此一念真切之心充之何所不至凡所云身莫非受身莫非體父母之心莫非所以為孝按此不失身不義亦自包括得到○劉註唯者惓惓懇之意不作謂字看困勉註中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與下唯恐何緊相貫法常以為憂正見其無所不至若以上二句

開下二句合誤將唯字作獨字看不見吃緊矣故體註不止文義須在語氣疾徐呼吸間理會方免於隔壁聽耳○語類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說當如此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

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語類前說爲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管得不義不曾照管得疾了○按此可見前說凡所以守其身句自有無限含蓄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

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二字其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隸以下至犬馬也○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之罪耳○語類敬非嚴威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愚按說人子該敬只是平常說到不敬便同養犬馬雖鉄石人聞之膽落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畧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親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陳氏曰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僞爲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

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語類人子胸中才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惟愛親之色爲難○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爲爲故子夏問孝夫子答以色難曰此說亦好○義府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色爲難蓋念念在親無時刻放下真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書而通滿而溢以形乎四體布乎動靜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者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嚴恪且不可況悍戾乎吾所爲人子於和敬二者毋有所不足追思常有餘恨有親及養者其從省而力行之○賓語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善擬可準據便未爲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齊慄有齊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須有一分之色自然流露無可揜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溫實忠毋夫人舉此句爲訓曰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敬遠只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只事討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

不幸面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於不孝凡自以爲其心無他徑遂出之所傷已多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條莊色難不是全脫了服勞奉養之間皆愉婉之所形則無非深愛之所流注但深愛却包得廣故色又不僅於服勞奉養上見耳

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胡氏曰舊說添承順父母四字於本文之首不若專以孝子之容色爲言則爲依文解義而意味轉深長也〕

○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語類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於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性情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疏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惟高明而疏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子游爲人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篤志之論亦可見○問夫子答二子問孝意雖不同然自合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是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大概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因子夏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暇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址方得〕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語類問省其私不必指燕居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着落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紹聞編此說私字與集註異集註明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又引延平之說謂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則非念慮趨向之私矣○退對進見說乃顏子退非夫子退也〕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維而自與之爲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已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心目之間也○〔精言〕深潛純粹是他本領如此默識心融三句就與言時推論其與聖言契合之妙是不違所以然并足發根苗一齊該在裏內下故字便一氣承接〕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精義伊川曰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悅故如愚〔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退而察其踐履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發〕〔胡氏曰顏子之質幾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之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不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語之空言且以[illegible]顯一致欲學者之慎

其獨也○〔語類〕問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曰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是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爭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相湊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顏子去聖人不爭多只隔一膜所以於吾言無所不說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以觸其機乃能通曉耳○問顏子深潛純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低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問默識心融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問如愚曰夫子與言之時只是一箇然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為亦足以發明其意義似不然如克已復禮他便知得克已復禮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問亦足以發莫是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眞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

則足以發乎夫子之言也又曰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聽之似全然不曉底人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先生合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段是如此見久云於睟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睟面盎背此之謂也又曰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又曰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眞箇見得眞箇便去做○〔或問〕小註亦字是驚喜詞不足輕可詠足發正見不違中所發之妙非兩截也○〔四書通〕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集解〕終日二字是一章眼目下面道理俱從此生若但從實處理會不違是知之要足發是行之至如愚只形容不違不是乃實話是話實理只說言可了但本章語意煞甚曲折

若謂夫子與言時非即心異顏子天下豈有對愚人而終日與言者然謂夫子與言便早已知其足發則不但退省無庸即如愚二字亦成剩語矣聖人固不是乍疑乍喜然既與言至於終日將胸中蘊奧罄盡出也非此三言兩語而默然聽受毫不疑問夫子信顏子雖深當亦有未敢遽信其足發者故必親自考論見其內外相符微顯一致然後知其不愚註中下一知字然後字固是體貼夫子抑揚宛轉之神然亦正見得夫子當年不是憑空撰出許多說話從作形容顏子語也故足發從不違出不應看作兩截顏子身分自是如此若在夫子口中則省字從不違生出亦字亦從不違轉出竟看作一層不得末句就如愚下一轉語曰回也不愚津津讚歎此際正須善會〔語類〕云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又曰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歎與問仁問為邦兩章而已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不傳也看來終日二字自是下兩層精神團聚處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精義〕伊川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概〔謝氏曰〕視其行事也○〔松陽講義〕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之語言文字又或為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為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是落手第一欛柄臯陶所謂載采采是也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語類〕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為利者○意之所從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松陽講義〕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為而為之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為己為人之辨也

○〔係辨〕事既未善。已是小人。更看甚意所從來。惟事既爲善。須更看意所從來者善否。從來未善。正是假君子之名行小人之實。莫教所以掩過了。故直斷他不得爲君子。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語類〕後說不如前說。行其所爲。只是就事上子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就他心術上看。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於視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察密於觀也。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類〕所安集註下得樂字極穩。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强。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倨傲。勉强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倨傲了。心方安。○問視其所以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如是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爲巳事所當爲。無所爲而爲之。乃爲巳。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巳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胸中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爲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僞。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必在巳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理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日於樂處便是誠實爲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强做來。○初問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松陽講義〕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細看法。乃誠不誠之辨也。○〔翼註〕據所字之義。察其所安不當云察其所安所不安。當云察其心之所安在是不在是。體注自明。○〔說統〕安是心安。意肯須於無意中察之。○〔係辨〕所由在意上說。卽事而推爲是事之隱念也。所安在心上說。卽意而究十是意之本心也。故熊氏謂意是發端。心是全體。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語類〕問觀人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也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問觀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松陽講義〕此章是細密看法。眸子章是直捷看法。○〔集說〕不是聖人有心刻覈。當看上文三節其字。三所字。是事迹隱微自然呈露。三其字是本人所自見。我不過不爲揜蔽耳。重言以明之。正見知人不可不如此。非自誇神鑒。欲發人之隱微也。○程子曰在巳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語類〕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只着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話。便道聖人不恁地。且如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

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爲名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着知。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轉語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爲視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定盤針子。○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數奏明試。三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誠至明。豈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語類〕溫故知新。謂溫故書而知新義。○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又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所看。○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溫故而不知新者發。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心無所得。雖溫故亦

不足以爲人師所以溫故又要知新○這語意在知新上○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行於已者若溫故而不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故而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爲師○道理即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illegible]道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朱氏公遷曰溫故知新中庸是兩件事論語是一件事○〔困勉錄〕工夫只在溫故意理重在知新○〔精言〕中庸訓溫故以燖溫言只是保其所固有此處知新緊從溫故出故[illegible]尋繹言尋是搜尋沒頭緒處尋出頭緒繹是紬繹有頭[illegible]時盡其頭緒此其所以知新也○〔愚按〕溫訓尋繹乃對[illegible]問而言徒記問便不能知新若果尋繹豈有不知新之[illegible]所謂溫故而不能知新者非真能溫故也溫字要認得真

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語類〕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常活不死殺矣記問之學只記得箇硬本子十件只是十件百件只是百件雖是千卷萬卷未有不窮○〔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知新乎抑溫故者必貴於知新乎豈爲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日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反覆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毫髮意見警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是以爲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氣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爲則譬若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末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且看程子說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爲師矣○〔語類〕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都別生意思○〔或問小註〕此章重學貴心得上不重可爲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精義〕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材一藝則器也尹氏曰車不可以行水舟不可以行陸器之於用如此君子無施不可安得而器之○〔語類〕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脫白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偏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那處更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乞菜根底人那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邪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

做得一件事○問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爲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按〕君子自不及聖人然本章却是說他好處不必以聖人相形○人心至靈均具仁義禮智之性以學力充之自無所施而不通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具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備精切又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材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得着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勉齋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愚按〕體無不具意即在君子二字中○〔輯語〕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然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外而不器也○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

字外耳。

〇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或問小註此章是論君子、乃指君子之言、不是論言行也。徐思驥曰、提出君子之言、則先行後從皆順矣。〇按本文曰先行其言、則所重自在行了、却如何說是指君子之言。蓋因子貢居言語之科、故於其問君子而語之曰、君子之言非從言也、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如此則語意自明、而答問之指亦得。〇語類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〇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着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億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着實處。曰此說得好。〇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爲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或以言爲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〇愚按其言二字、就本句看、只在君子心坎中。合下句看、乃是從之之後追出。大意只是先行而後言耳。聖人當日却不如此直喫。集註亦以羅紋體釋之、就言上摩峯死轉、鍼砭子貢、與他章泛論言行平舉者不同。平舉言行則行字去聲讀、此只平聲宜兼

〇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語類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爲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

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精義伊氏曰、周爲徧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或問中之曰、周而不比、比故不周。語勢若不倫者、然周而不比、比而不周者、本文之意也。比故不周者、惟其意而言之者也。程子之意、其以是互相發焉。謝氏曰、君子無私好也、無私惡也。無私惡則何所親、無私好則何所不親。如日月之光、豈擇地而後照乎。故爲周。彼係情於濡沫之閒、謂惟予與汝者、乃見女子之事、壯士且不可爲也、而謂君子爲之乎。知此可以知君子之不比。〇南軒張氏曰、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繫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周之與比、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也。〇語類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昵、便生計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〇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〇周者大而徧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已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一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〇義厝人無一日不與人相處、所以處之者、自以親厚爲道。然其公私之間、不可不察也。故以君子小人別焉。〇愚按萬物得所、周也。厚薄分明、愚惑互用、亦周也。黨同伐異、比也。交滿天下、人人自謂親己、亦比也。總在源頭上辨取。〇

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

之屬當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語通〕問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親愛君子公小人私又曰外面相似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四書通〕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葢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難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愚按〕論君子只須說一周字便足與小人對舉方有比字一面似只以周比對言其義已了然聖人却又互用下三字兩兩對斷非以周尚疑其為比正以不比乃益見其周欲學者力爭乎毫釐之間深明於疑似之際也和同驕泰皆作如是觀

〇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語類〕學是學其事如

讀書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所思者虛見耳無可據之地此心終是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兀臬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會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垛邊去射也如何得○〔文集〕學是倣效現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或問〕思學罔殆之辨既曰昏且危矣而又係之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難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此固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事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蒙引〕學者之事只是學與思而已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夫事必有理故習其事者又必求其理而後所見益親理必寓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又必親習其事然後為得其實不然則各有一偏之弊矣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新安陳氏曰〕五者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

〇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倪氏曰〕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精義〕范氏曰學苟不由堯舜文武周孔之道皆異端也○〔語類〕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

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攻事治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畧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數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條辨〕異端原非正道必有不當道理不合人心處要鼓動天下也是難推專治而欲精之便是於不當道理處諗出道理來不合人心處打入人心去這是多少鑽研多少磨鍊安得不害盡生民壞盡世道○〔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熟觀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去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西山眞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墨皆是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言已是闢楊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

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

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語類]問為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可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做得來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初頭便差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卞人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語類]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了故夫子告之曰我

[按]強不知以為知病根從好勇生來非其有心自強也所謂自欺之蔽亦然

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

[語類]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了子路性勇怕他不能隨事精察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講義]楊氏曰以不知為知豈知也哉子路以為正名為迂是以不知為知也故語之如此○[illegible]進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只看兩箇為字直問此心現無揜飾何等光明軒豁而覺悟警策不安於所已知之道亦即存乎其中故曰是知也學者反身體認自見聖訓之深切○南軒張氏曰是知也是乃知之道也○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外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輯語首句空說箇知之道知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為知為不知是能不自欺末句就指不自欺說卽是首句知之道故首末兩知字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

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知字字不同東陽說猶籠統在○是字直指上兩為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蓋過夫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為知之為不知則不強蓋矣是字只指當下由此而求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朱子補貞道理如此耳

有可知之理乎

[精義]伊川曰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為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語類]誨女知之乎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畫○[文集]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是以欺人本心之靈肅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眞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已則格致誠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眞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

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日此說甚善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四書通]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干祿發○[延]平答問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疑亦欲發泄而見諸事耳此為已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已也切矣○[按]學字宜一小頓蓋於其為學之時流露干祿之心此亦從子張務外看出○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其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其多悔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語類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〇聞見亦可互相發明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亦有見而言者愚按聞見既以分屬言行只合照本文爲得〇有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闕殆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語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未見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將衆說相磨擦方見得疑殆分明〇此是三載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既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按此將三截折疊說來一步趕進一步爲則字作勢見寡尤悔之難〇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〇蒙引寡尤悔不止帶慎言慎行來連多聞見闕疑殆都併入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爲言行之資者然疑殆不闕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可以言可以行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疵均之不見於尤悔也〇輯語曰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力而後僅得寡也兩則字是難辭〇問子張學干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辭曰祿不須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悔之難看兩則字如何鄭重子張才高務外直看得言行不打緊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却正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〇條辨干祿原無別法只是美言高行以動之蓋同一言行無所爲而爲之便是實學有所爲而爲之便是干祿矣只一點有所爲而爲之心聞見可不多疑殆不知闕而言行斷不慎矣何也以只在外面鋪排而不於實地

用工也所以夫子只實就言行上教他箇寡尤悔之理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語類子張學干祿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却不得子張恁地時已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掉開答他不教他如何他干也不教他莫干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本求此而得彼之義君子求其在己而已然而德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又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之道理〇問答干祿之語意曰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蓋言行所當謹非爲欲干祿而然也若眞能着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尤悔何暇有干祿之心乎〇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語類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要人先謹言行却把那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〇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合他自理會己身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曰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祿動按此正發明程子使定其心及推理可爲者爲之之指若云修德而祿自至便是教以干之之法矣故程子云修天爵則人爵至朱子謂其說得重了正此意也〇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此何也曰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所以爲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卑淺而無以參驗而所疑殆知而不闕則冒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能闕疑殆則庶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爲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興之則夫子之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

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爲絕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眞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爲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眞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爲得人然其所以相求矜蓋循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上之賢者猶不免急於記誦稱於此有司之良者毋畏毋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爲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按〕末段與本指無涉而議論有關世道故備錄之○味其言意在復鄉舉里選之法但後世行之而寅緣奔競弊更甚於以詞藝取士是在主持世道者善行之而已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語類〕舉錯得義只是當下合宜而已未嘗以此求民之服而顧天下之至情則人心自服服亦非感恩戴德之謂直枉之則皆於國[illegible]錯之與利除害亦是後一層只此當下得義處民自服矣○〔語類〕是便是直非便是枉○諸衆也擯斥有一不當亦不足以服人故曰錯諸枉有一君子猶足以係屬人心故曰錯諸直○〔說統〕提出舉字作主只不舉便是錯兩諸字宜玩蓋邪正不兩

立舉一直則諸枉皆在所錯矣舉一枉則諸直皆在所錯矣〔按〕此與前說可互參○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語類〕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說又推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若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照得人破○〔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爲枉直而付衆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致乞師於越而奔以旅死哉○〔紹聞編〕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禍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爇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說統〕莊如正衣冠尊瞻視原要根心不從外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語類〕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民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以躬率之慈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此意以及人蓋此二者民方忠於己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或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紹聞編〕孝者所以事君也我孝親底道理便是民事君底樣子慈者所以使衆也吾愛民如子則民亦愛吾如父母如此看方實見得孝慈所以能感民忠於我處孝慈並看然未有恩衛於骨肉禮則於閨門而能慈者也是

孝又慈之本也。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語類〕若善者舉之不能者便棄之民不解便勸舉善於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義府〕舉善則未至乎善而志氣强者固已奮矣其志氣弱者安於不能而已故必有以教之然後善者益勸其弱而安於不能者亦無不勸。○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語類〕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爲而民自應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做得自已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曰也是如此○〔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與事凡若此者皆當以此說例之雖大學誠意正心以至治平亦不過如此而已豈有謀利計功之心於其先哉○〔義府〕康子之問病在一使字夫子之答精神在三則字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夫子教以求之形與聲耳○〔輯語〕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

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於計較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按〕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薨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隤秋七月始葬於墓道南不與咎先君同兆後孔子爲司冠始溝而合諸墓是爲昭公不得正其終公之在乾侯也二子務人公衍及母弟宋從喪至二子不得入而宋先入季孫必欲抑使聽已喪五日始得即位非先君之命而專受之於意如是爲定公不得正其始自是爲季孫所制而不得有爲由其不孝不友無政本矣孔子不仕而以孝友答或人之問固非無意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之公沒成王命君陳代之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存疑〕書言孝友此截去友字獨言孝者是夫子意故下接言惟能孝了便友于兄弟惟孝處當一讀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語類〕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然孝友爲之本也○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爲不能善推其所爲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紹聞編〕孝然後友明皇之待睿

宗先薄矣其友愛兄弟以宋王成器之讓已有以感之而然爾非出友愛之真性也故不能充其類大抵太宗明皇其天性皆薄其家政亦極相似觀其父子兄弟之間足知其不能施於有政矣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紹聞編〕施於有政書作克施有政本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一意此經之本指也朱子不如此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爲政一句故知此施於有政以家政言也推孝友之心以治一家是政行於一家孰非政者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精義〕謝氏曰惟孝友於兄弟猶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此一家之政也一國能如此一國之政也天下能如此天下之政也豈有二道哉同是道也一人用之不見其多天下皆用之不見其少天下皆亂而已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爲太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任重者處之猶以爲不足然則論政者果有物我之限哉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語類〕問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

或人故記此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爲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看得如○蔡孫聖人作事只是盡這本分道理聖人說話亦只是說道本分道理然四方八面已無所不照故聖人得爲則盡爲政之事不得爲則自全孝友爲政之理而定公平子已無不照見若語此遺彼便不是聖人底話○按或問以難以語或人者在陽貨用事非可仕之時然愚謂不若對定公言爲得立言在微指故集註特揭定公初年不及陽貨若謂或問云然則或問於范尹氏言孝友之施於家驗其非是意在主國政言而集註則仍主家政可知或問盡有未定之論不存從集註之穩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分反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精義范氏曰車無輗軏則跬步不能進也無信則不可行於州里鄉黨而況其遠乎○語類問集註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以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人而無眞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處便是言不可行○說統此章要揭出人字以字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信若無這點眞心實意面目雖存精神已死不必論到行之時處方見他不可就他當下無此實心使如車之無輗軏便已失其所以行之具矣何以字方鞭辟得緊○集解言語無實則自是不可行只爲世人以欺用變詐爲巧爲智以受其欺用變詐者爲拙爲愚故聖人就他放下一層直剌心狀曰彼無信之人固自以爲可吾不知其可也看似快底商量實貼當頭棒喝可字須放活不知字乃偏撥得緊下乃借車以曉譬之末句何以行之雖是說車都正點醒不知其可處東陽許氏謂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向以爲切喻看求尚似添入牛馬一層不如直就車之無輗軏人之無信合下斷定更醒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一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集解子張欲知來以數如國祚修短時運興衰皆是夫子所告只言理○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同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邢疏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邢疏人生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邢疏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語類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誠慤直無質可言質與文對質便自有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箇質耳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語類問三統曰看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爲天正其次地始闢當丑位故以丑爲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

爲人正又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爲一運運有十二世世以年小推大以大推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開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盡之時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所以無窮也○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亥爲正直是無謂○或問王者受命而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孔氏以爲商湯始改正朔而周因之鄭氏以爲自古帝王皆然蓋不可考姑以理求之疑孔氏爲得之也○東陽許氏曰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朔殷周以征誅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新安陳氏曰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吳氏程曰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與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語類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暖暖甚生寒雖不如此其勢必如此可知也○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變更○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不得○綱常千萬歲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出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然大勢不得不如此但這綱常自是壞不得○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耳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亦都在且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爲君爲父李斯等爲臣胡亥爲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也不多○或問秦滅先王之法漢懲亡秦之禍皆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秦不能有以甚異乎周而漢亦不能有以甚異乎秦也

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苛解與民休息亦皆損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不然者然亦不能變其所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舜狂乖亂之極不能出此但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不驗乎○[illegible]蒙引云可知也只帶損益言所因者其可知不待言按可知兼因革已然之迹今皆可見非兼因革而何下又云所因所革亦不過此○所因如湯纘禹舊服武王反商政政由舊不過修人紀敘彝倫等事亦皆有已然之迹故可知當帶所因言○所損益只是所因中事如文質三統豈外三綱五常○一條講所損益所字即繫損因字來損益只是因中之損益可知徒是說損益可知乃是說所損益之可知非知其所字○自號離因字不得○愚按所損益應屬上五字爲句可知也三字另爲一句則書旨自明○新安陳氏曰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風角等皆是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古而不易制度隨時勢而變易說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〇輯語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其本而變者其末也故而既只重因一邊不重損益〇愚按胡氏之論直原本天敘天秩而言蓋天不變道亦不變所因天也所損益人也暴秦無道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何者天不變也若其棄禮義尚刑威損者過損益者過益天下大敗則人事之失也是故聖人奉天道以修人事所損所益因時制宜總之皆扶補綱常而不以己與夫其敝也卽不必明聖之君而所以補偏救敝者亦未嘗不為三綱五常計其間積重積輕之勢如此則興如彼則亡皆可先事而逆睹惟其所因之可知故所損所益無不可知也或者以為三代而下井田廢封建裂為古今一大變曷聖人所謂百世可知亦第可以律乎其常不可以通乎其變是豈知井田封建特損益中之大者而於所因之禮初未嘗有所變革哉故惟達於天人之故者可與論世可與持世此胡氏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所以卓為至論也

〇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語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祖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如今人祭甚麼廟神或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〇問旁親遠族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〇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都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戶灶亦可祭也〇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其所當祭者蓋精神氣之不屬也但徼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語類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無勇也曰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按此推上一層理固如是但夫子語氣只就不為上斷他無勇〇精義范氏曰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不為者所當為而不為也夫可為而不為與不可為而為其失則均故祭非其鬼者為諂見義而不為是無勇也〇翼註諂與無勇俱就上文而斷之不作推原說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註〕人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或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爲佾者何如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有佾少而人多如此哉季氏以大夫而僭用

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精義〕游氏曰人臣僭國君之禮是無君也陪臣僭天子之禮是無王也季氏以八佾舞其心遂無王矣是將拔本塞源冠履倒施滅天理而壞人倫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語類〕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爲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遏絕天理失其初心也○問集註兩說不同曰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發處聖人言語同是有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常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四書通〕前說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說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紹聞編〕忍字作不忍之忍原臣子本心天理之不容昧者而言意味尤長而亦足以兼含後說之義蓋指其於不可忍爲者而忍爲之則誅絕之罪不言而自見矣○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爲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分寸之間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才再重爾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才二尺爾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堤雲横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爲堤之損益然水潦大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過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分寸之間非迂也勢也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紹聞編〕爲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

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此尚忍則亦何往而不忍也孰不可忍意有含蓄謝氏遂說出弒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爲雖有此理恐非聖人語意然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不妨遂索性言之亦痛快也〔按〕此條衆用朱子及南軒之說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此武王祭文王之樂歌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註〕徹者歌雍〔賈疏〕樂師及徹祭

器之時師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儀禮有司徹〔註〕徹其佐食之俎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語類〕八佾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精義〕謝氏曰樂之歌非取其聲取其義也義與事稱則名辨而實諭義不稱事則亦何以歌爲哉○〔南軒〕張氏曰佾之用八著見於目者也雍之詩天子與相之言著聞於耳者也是二者皆不待究其義而可知猶且安焉則凡僭亂之事何所不可爲也○〔輯語〕說三家僭竊只說奚取合三家亦索然無可回谷是并三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意婉旨意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按〕此所謂嬉笑之怒甚於裂眥○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

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胡氏曰〕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爲經制辨名分於毫釐將行之萬世身歿而祀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意乎○〔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語類〕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省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問仁者心之德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乎曰運量酬酢盡是匪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物如猿狙衣周公之服一般其如禮樂何曰是如此○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

序而不和〔語類〕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疏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貝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旋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又曰不是禮樂無序與不和是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自在也○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着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着曰固是若是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語類〕問集註舉三說游氏言心程氏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存乎人也曰恁地看則得○人而不仁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雙峯

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玉帛鐘鼓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又曰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為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語類〕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包得闊今但問本似未為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為禮○問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矣○勉齋黃氏曰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之中矣如木有根本則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語類〕問註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太滑熟亦便少誠實○凡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精義〕伊川曰奢自文生文之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文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又曰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尹氏曰文勝則奢質勝則儉當是時也禮有文勝之弊林放問其本孔子所以大之故曰與其奢也寧儉儉非中然近於本也喪以哀為實故與其易也寧戚亦近本之意〔按〕集註質乃禮之本只作本始之本看答

放正意也程尹近本之本則又追上一層直溯本原而言不可不見到○〔語類〕問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耳東坡說忠質文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有些質在○問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言下句專以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文集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為本沿而下之則奢為末○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戚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害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

於儉也喪而易爲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言禮而又言喪所以深示其本也○愚按禮本於此心之誠愨外面禮文皆從此心流出寧儉毋奢儉不可謂卽本也然其去本不遠矣然猶恐放之未達也故又專就喪禮上指出一戚字以醒之此人心最眞切處禮之本乃和盤托出矣竊謂此必與上句作兩截看乃是從本始直溯本原方得語意若照常解兩句作一例看則禮字中便已該得喪禮在聖人當日何故特抽出言之○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

本【語類】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來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汙尊抔飲之類又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愚按范氏拈出敬哀二字當卽所云在儉戚之前者但物之質心之誠看儉戚似微有別故竊疑二句不宜作一例看○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語類】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有鼎俎籩豆也方其爲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滅矣故曰與奢寧儉又曰楊氏說喪不可直情而徑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爲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按】此亦覺下句點本字更醒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語類】問程子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曰只是一意皆是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或問臣之不可無君猶人之不可無首○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莅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義之所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憯矣此春秋所爲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 與平聲

旅祭名【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 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語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按】此季氏之所以爲僭神之所以不享非禮都是爲僭也 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輯語】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孔明之不逆睹成敗利鈍文出之父母病雖不治而必下藥皆此志也○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婉商之

說○〔條辨〕夫子所謂能弗能責在冉有身上說冉有所謂不能知誠在季氏身上說嗚呼歎辭〔愚〕按夫子無限幽憤盡在此二字中直是聲銷意盡下特更與打開後壁耳若通下句作一氣讀便少會心

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語類〕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專是故意爲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說統〕季氏舞八佾歌雍徹其不畏君審矣而惓惓於泰山之旅則其心猶知畏鬼神也就其畏鬼神之念即以鬼神之靈爽懾之見得越分罔上明有人非幽有鬼責鬼神必不享非禮之祀則亦何益之有○〔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蓋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也謂神其聽之乎或疑季氏雖天子之禮樂亦且僭之何有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冉有爲家臣之時初有旅泰山之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爲之兆而冉有蓋不能也○〔徐思曠〕曰此節有數意須分賓主看救其陷於僭竊之罪是正意既云不能則言神不享非禮以奠其知無益而自止是轉一意進林放以厲冉有又餘意聖人眞欲救止其僭不得已而婉轉立言莫止見下截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敎誨之道也

〔集解〕稱泰山以儆之是救正季氏婆心即是敎誨冉有深情此於萬不得已中猶有不至絕望意玩范註方知聖人望人改過之心與天無極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

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集解〕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臣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不與祭多者則有讓此所謂大射之禮也凡大射司射作三耦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也〔按〕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總以揖讓二字貫就射言三讓即於三揖見以章意言則以讓字與爭字相形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或問〕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其雍容揖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爲君子之道矣○〔語類〕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言爭得來也君子語勢是如此○〔文集〕問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容氣也曰此說其外○〔集解〕君子德性定學問純有君子之心有君子之義則自有君子之氣象原不是一味模稜有意於不爭只君子自無爭之所也所字宜玩必也句是喝起語言欲求其爭之所必然是射此處乎字非比疑而未定之辭蓋射以中否角勝負

以中之多寡定優劣自有那爭底意思註云惟於射而後
有爭正見射爲必爭之所究竟君子爭得來也是君子分
明於有爭處愈見出無爭古者射以觀德原是君子學問
中事就射中看出君子涵養氣象則其平時禮樂未嘗斯
須去身更從何處討得出君子一些凌競故必也射乎下
善言君子之爭正善言君子之無爭○〔輯語〕其爭句應必
也句只了得無
所爭一句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按〕此節預透下節爲子夏疑解本文尚只宜渾說

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條辨〕素自是素絢自是絢素加
何當得絢顧麟士謂子夏是將
素以爲三字讀得滑了若以素字小頓卽後字在其中矣
然子夏亦是連上倩盼二句一直讀下見倩盼之美質只
是說素並未說絢却接素以爲絢豈不是素卽當絢了不
卽詩自言人有美質而又加以華采是因素爲絢原非卽
素爲絢巧笑二句自一意
素以爲絢句又進一意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或問詩人之意謂既有倩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之飾夫子之意則以爲必有是質然後可加以飾
○〔語類〕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
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集解上

素絢分明說人此以繪畫之事喻言之夫子以一後字解
他爲字詩言素可爲絢此言繪後於素語氣一倒順間而
意了然矣○然夫子亦只就詩言詩若謂於禮後要動子夏
之悟在本節爲畫蛇添足并下文過節神理都覺索然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紹聞編〕詩意本謂素以爲質而絢以文之子夏未達謂是反以素爲飾也
子曰繪事後素此見聖人釋經解疑如此之精約卽於素而
辭才着一後字而詩意了然矣子夏卽繪事之後於素而
悟夫禮之於人猶是也遂問曰禮後乎曰禮後之則見有爲
之先者矣忠信是也忠信卽五常之實子如父子有慈孝之
實然後有許多家庭之禮君臣有忠敬之實然後有許多
朝廷之禮以至前章所謂儉與戚後篇所謂爲國之讓皆
是也無此則禮不虛行猶無素則繪將安施也○〔語類〕孔
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以爲言

是有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
夫子也○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語云聖人豈必待
二子之言而後有所發明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
理○若無人叩擊則終無自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
神○或問小註此禮字只指三千美盛處而言故云後○
〔集解〕初問時本無此成見既答後却有會心其轉關只在一
後字恐夫子言後素時本自有包涵禮後
之理却不會有思必禮後之心故歎其起予

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輯語〕此與
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截然難混
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一詩又進一解此章
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夏方別進一解卽是素
絢只一後字答他爲字故子夏悟出繪意耳○了
夏原只問詩字後字聖人也只答他問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見詩觸
頰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又見詩
學之益故

夫子與之○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南軒張氏〕曰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素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為後可謂默會於意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如此可謂知本矣子貢子夏或有所興起而得之於詩或誦詩而有以感發吾之志意皆善為詩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精義〕呂氏曰徵考據之學亦止能言其制作之意耳若求實迹以考據必在杞宋二國有史書可考有賢者可訪然後得之由二者之不足故無所考據〔或問〕申之曰夫子自謂吾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為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也○〔語類〕問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問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得知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纂箋〕東樓公夏后禹之苗裔武王封之杞微子殷帝乙之長子武王封之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紹聞編〕中庸引孔子之言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論語則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何與蓋孔子之時杞最衰微而宋猶強大杞去夏遠而宋去殷猶近方孔子未之宋之時則曰有宋存焉意其猶足徵也及之宋而宋猶夫杞故又曰不足徵此二書所載之所以不同也○〔愚按〕禮有本有文有大綱有細目禹湯故皆聖人其制作之精微雖百世而下有聖人作先後同揆固能心解而神會要特其本原所在而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則不能無待於考核交成周監二代之禮所謂大綱亦數見於官禮之中聖人第得其一二端而當日制度之規模亦自可想見然必欲詳考其節目細參其異同則有不容以懸揣者故夏商之禮聖人之所能言者文獻不得而與也而其所必欲取徵於文獻者聖人不得而略也○文獻不足不必是一無可考第使稍有殘闕則并其所僅存者說來亦格格不快○〔紹聞編〕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此句微歎之意無窮蓋文獻若足則禹湯二聖人傳心之典經世

之模夫子自能一二論義與周禮並傳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而竟無如其不足何此其所以歎惜不已也然此亦夫子晚年道不行以叙禮正樂時語使其得時有作可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心豈專歎二國之無徵已哉嗚呼典籍淪亡賢人凋喪夫子覽觀世道所感多矣讀者當得之於言外也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暴秦玩焚之餘三代遺典煙銷影滅古禮古治之不可復於是決矣吁道至此豈細故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或問〕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

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德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虛位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按〕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祫取合祖禘取尊遠故爲王者之大祭詳見中庸大孝章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已載雍徹章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按〕諸侯不得祖天子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程子已論之載雍徹集註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或問〕鬱鬯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按〕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〇〔慶源輔氏〕曰周人尚臭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旣奠然後取血膋實之于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

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語類〕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註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〇〔或問〕不欲觀之意程子以僭禮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之說則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既灌而往也〇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〇〔蒙引〕此章禘字且輕過語意全在既灌而往上〇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慶源輔氏曰謝

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〇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語類〕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祫祭祭止於太廟若禘又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然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以答或人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〇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意感格如思其居處笑語此尚易格若太

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〇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仁孝誠敬之至何以及此〇惟仁則不死其親推孝則篤於愛親又加之誠敬以聚集吾之精神精神既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不來格者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語類〕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止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麤淺之人他誠意如

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如何推得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儒高以之觀他事自是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於自家身心未相遼絶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巳自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此哉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又曰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天地陰陽死生晝夜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致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初無難者○西山眞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巳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

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祀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巳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禮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感民物亦此誠而巳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按誠無不格卽在理無不明宅故本文只是知其說○釋語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如說掌都從何知之故知聖人只是難言耳○集解說字深看是所以有此禘之義也或人不是問禘之制度文爲知是問禘之說故註以意字釋之○愚按禘說所以難言之故註有二義以節說爲主不王不禘爲魯所當諱只是帶言此與書云孝乎節同只將是亦爲政至理看透而難語或人之意自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禘則交於神明者念遠則其心必愈篤故必此心極其至乃可與講明所謂可爲知者道也不然雖援古證今事事詳悉於吾本心之知無與○於天下是禘中實境不假張皇示諸斯是知禘中實理不待推拓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爲祭先祖也○精義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伊川曰非也祭祀本天性如豺獺鷹皆有祭皆是天性豈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其性裁成禮法以教人耳楊氏曰祭如在事死如事生也祭法曰山陵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天子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所謂祭神也夫齋必見其所祭者敬皆曰如在非盡其誠敬不能也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語類是弟子平日見孔子祭祀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極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如山川社稷五祀之屬爲所當祭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孝祭神主敬孝敬不

同而如在之誠則一○又集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其在此今氣巳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巳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拚此其血脈之皎然可賭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退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氣之巳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絶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會主此國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這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宗空通塞無非此理

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語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是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蒙引此章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

然如未嘗祭也精義謝氏曰昔伯高之喪孔子之使未至冉有攝束帛乘馬而將之聖人於贈賻之禮猶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而況於祭乎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語類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如在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間也○說約吾字極不可忽蓋此身與之則此心如在方祭之初曰氏將我享既祭之後曰綏予格予皆以吾在也故曰如在既不與祭矣吾之典禮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只想他如不祭時精神何等昭著可見如不祭之心即如在之心三如字如稱鑿之相應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夏源潛氏曰禮為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語類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雙峯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語類問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非祭之主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語類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蒙引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臣雖在下而秉國之政猶竈雖卑賤

而當時用事。○〔緩〕辨他處與其字寧字是不得已而姑取之辭此處是酌量而得勝算之辭。他處何謂是不知所謂而問之之辭此處是見必有所謂而諷之之辭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語類〕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己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與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為媚奧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矣○問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指此理耶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是乃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詞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愚按〕天即理也乃原天之所以為天實則夫子當日對付王孫賈直指理高高在上者之言以壓倒奧竈何等明威有赫天道福善而禍淫一要行媚即此行險僥倖之心本以求福反為所禍固天道之必然而小人之所寒心者也大全載朱子說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愚謂此只合在聖賢分上說蒙引云獲罪之罪明以禍福言若謂逆理即是禍害反不足以折奸雄之膽此言似不得以異乎朱子而廢之○〔說統〕禱字對媚字言媚是求福禱是免禍聖人不言禍福然折權奸須如此說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愚按〕夫子之拒賈與答陽貨不同蓋貨雖諷夫子仕猶託理道之言未敢直露己意故夫子只隨問答之若賈竟敢媚竈字直說為小人無忌憚之尤夫子[illegible]便將不然二字折倒悚之以獲罪於天絕之以無所禱是何等森嚴但只據理而言一似絕不干問答事此為遜而不迫耶若謂恐觸之以取禍故隱約其辭覺當日語言殊不爾爾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語類〕周公制成周一代之禮乃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或問〕謝氏以為時王之禮不敢不從則是以聖人之所不取而強從之也且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之語又將何所措乎大抵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周禮之盛又非有所謬戾而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按〕此處言從周只主周文之盛說與中庸言為下不倍主時王之制不得不從自別○〔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闢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況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輯語〕非二代那邊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按〕此正不可將二代看輕方見周文之極盛○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周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又曰文是贊美之詞非忠質文之文然所謂文者亦即就這上面見蓋尚忠尚質尚文原是後人見得如此非是當時各有此主名也○從周就出入起居動容周旋處見正夫子躬行實踐得統於文武周公而留在茲之文也〔按〕此說最切實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或問〕何以知其爲始仕時也曰以或所稱鄹人之子觀之則其爲少賤之時無疑矣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語類〕問子入大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物須有人家無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得又曰平日講學但問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是禮也謂卽此便是禮○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讀書錄〕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輯語〕言每事詳愼正是理當如此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愚按〕是禮也只明每事問之爲禮更不爲知字解說蓋我之知與不知可由人評論而禮之是與不是不可自我含胡才見得夫子此言有關世教不小○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語類〕知底更番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又曰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亦有意以爲易聽而忽之不獨者少問事之差處都由鄙忽處生○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illegible]問所知焉似於未誠日以石變數焉與張湯陽驚事[illegible][illegible]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大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人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愚按〕雖知亦問是透過一層語若作平等看何妨謂聖人有所不知況其爲始仕時耶然不說到雖知亦問不見每事精神不見得是敬謹之至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也〔按〕鄭註主皮者圍中之射也不主皮者澤宮之射也澤宮之射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以貫革爲雋也圍中之射則主於獲尚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習之若澤宮之射則貴禮讓而賤勇力夫子此章只主禮射而言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語類〕問主皮如何說曰皮字看來只做箇貫革字主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講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爲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爲雋故謂的爲鵠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語類〕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顯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射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署中而已蓋鄉射之睞是習禮容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課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取其力耳○〔輯語〕使中鵠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道故夫子歎之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

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語類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之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古人用之戰鬭，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貫革之射，既克商而乃息耳。○說約凡讀註，圈內必是正說。如楊氏中可以學二句本妙，而置圈外。圈內但云射以觀德云云，孔子歎之，則思古者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即解力不同科，亦以明昔不尚力而今又尚力，天下紛爭多事耳。令說家於末句不曰盛時之難再，而但曰古制之不復，便只見得一半。○禮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底，夫子時亦不是廢禮射不用，只是雖禮射亦主皮。○按末句隱從列國兵爭發此遠想其音，故在外。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爲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若矢不没而墜地，不害其爲中也。若主貫革，則惟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困勉錄夫子蓋是歎世亂而不得不用貫革，與他處譏變古者不同。所謂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者，失不在於貫革，而在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之故也。然禮射武射，在亂世亦可並用。武王散軍郊射之前，亦未必純用貫革也。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正可以廣武事，豈在亂世則必不可用乎。則譏變古之意亦自切當也。按集註所以收楊氏之說，當是此意。然非正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禮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註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又以此日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左傳文公十六年疏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文公十六年四不視朔。胡傳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左疏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也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爲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爲徒費而欲去之。○孫菼記者書法只下一之字，便見餼羊粘連告朔，羊存禮存，羊亡禮亡，如何欲去得。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精義范氏曰：事若無益而不可損，若無有而不可亡，存其名而實不去，觀其物而禮不廢者，告朔之餼羊是也。子貢知愛羊而不知愛禮，故夫子誨之，使知禮之爲重，而費不可以苟省也。許氏曰：當是時，告朔之禮已亡，是以子貢欲去餼羊。禮之存亡，何與於一羊？聖人以羊存，則政舉將有所考，譬猶以薪傳火也。是以夏之政雖衰，而禹之禮未亡，故湯得而用之；商之政雖衰，而湯之禮未亡，故文武得而用之。夫子又安知不有王者作，將舉而措之天下乎？是以愛之而惜乎其終廢也。○語類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

正朔此禮蓋甚重也○[義府]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一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關係甚大蓋以萬幾之繁於一朔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簡其節敬其事月朔朝廟遷坐止位合羣吏而計之事敎而禮成是豈可廢哉禮雖不行於朝廷而羊供則禮猶存於有司故羊之存即禮之存也聖人愛之不必說到後可復而後愛而可復之意亦在其中○此一羊也在子貢則見以爲其羊在夫子則見以爲其禮以羊爲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也以羊爲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也[按]羊存猶得以識之就合于便見得斷然不可去似不必說到可復然聖人之意畢竟歸重在可復上非爲空空一羊○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訂講]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修月令之政重民事也○

[按]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正與子貢惜其無實意相對照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語類]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之盡禮處[精義]伊川曰當時事上之禮簡也楊氏曰如拜下之類拜上者寧不以爲諂乎○[纂疏]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强事上簡慢反以爲諂○[紹聞編]黃氏云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此點得箇盡字好或勸程子以加禮近貴程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盡字意要如此認○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新安陳氏曰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言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四書通]事君盡禮只是本分踐履人以爲諂也亦只似平常說話即此可見聖人一行一言未嘗少有過當處○[蒙引]人以爲諂也平平說尹氏用伊川說而加數字朱子以爲失言○[集解]當時之人不是恥己之下能而誣君子爲諂他心裏實見得事君之禮不消如此蓋由驕亢慣了夫子此語非爲分疏自己所以提醒人心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說是正意○[精義]侯氏曰君使臣以禮盡君道也臣事君以忠盡臣道也聖人之言無精粗遠近顧知之者如何耳以禮盡

忠雖堯舜不過如此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者此也○[語類]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四書通]謂之使每以勢而不以理故貴乎有禮謂之事多以跡而不以心故貴乎盡忠○[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陳西陵曰]直從君臣有義看來君盡君道止有一禮臣盡臣道止有一忠天性之分一毫假借不得可知千古君臣多少未盡○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說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愚按]小註非呂氏之指蓋呂氏特以互文見忠禮之分屬君臣義各有當而非謂君臣之互以忠禮相責也]尹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爲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爲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不以忠○語類問尹氏恐只是說泛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自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若臣以爲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開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將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跡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是君能盡禮則君臣劃地長久○吳氏曰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公立之是時魯國君臣皆失其道君不能使臣臣不能事君定公此問亦可謂切矣○馮氏曰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筆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敎之以忠○按此數條照魯事然宜渾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其首章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傳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其次章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詩傳此本其未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

鼓之樂。其卒章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詩傳此指今始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詩傳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按詩序以此詩主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自詩傳出覺後說之難通茲發明集註大指一本詩傳故備錄○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流於情而汨其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節則性情之正也○語類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鐘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性情之正也又曰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愚按集註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云云是以德爲主則樂自不至於淫哀自不至於傷矣而字是縮上語語類哀止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琴瑟鐘鼓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是既樂而又須不淫既哀而又須不傷兩而字是折下語二義未嘗不互相發然畢覓以集註爲正方見得詩人漸被文王之化從性情中自然流出○文集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采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詞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

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肝肺腑一併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按是詩主宮人作固無可疑困勉錄云卽宮人之哀樂可想見文王之哀樂麥若柯云只就詩論詩指點中節之妙看來此說尤渾○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亦畧可見矣愚按玩其辭人皆知之審其音人多抹扨試思夫子當日說此章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其音非不傳也故註必兼音說卽在後人惟有辭可玩然試將此詩微吟緩諷一唱三歎如有遺音大和氤氳充塞宇宙不待被之管絃也○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削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何註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語類問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爲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又曰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問禮疑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謂與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壝要闕之社屋之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趙氏惪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一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親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爲說反有妄對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精義伊川曰三語大槩相似重言者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語類成事云云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耶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

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耳○問三句有別否曰亦有輕重精言成事固不可說卽事未成而勢已遂亦不可諫若既往則更不必咎矣三句語意輕重如此○說統說謂諫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責其愆尤三語正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集解立社之木意如社祭土神而以勾龍配之報其養萬物之功也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魯之兩社一爲民祈報一鑒戒興亡義各有取焉顧不此之對而取義於木以啓時君殺伐之心不惟失於鑿而且流於妄厥後哀公乞師於越卒以旅死未必不自此一言階之厲也夫子安得不切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或問小註〕器小自在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上看與下二段不相粘下二段原不謬器小不過隨其疑而解之耳○〔語類〕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則小須可大○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管仲之器小哉是孔子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將器小二字斷盡了蓋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之功將謂他大處大故孔子却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一器小底人一兩件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箇褊淺卑狹底人○如管仲相桓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得他如此便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稱王號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着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巳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煞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據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巳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按〕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是其器小繇由局量褊淺三所乃正言器小不能正身修德二所則其器小之驗也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劉向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智可以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語類〕或說管仲器小言使仲器局宏濶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按〕一娶三姓女之說詳辯或問中本節只破他儉字臺有與作之費官有廩祿之冗舉三事以概其餘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語類〕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不儉為知禮○〔或問〕或人聞器小而以為儉則似矣聞其不儉而以為知禮何哉曰當是時也世方尊管仲之功而不敢議其失故以為凡管仲之所為則是禮之所存矣又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為非禮而不知奢而過者之尤失禮也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纂疏〕古者諸侯與隣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

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東陽許氏曰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爲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列國之君有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於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言仲之僭○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

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語類管仲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又曰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輯語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踫解因器小曰儉曰不儉曰知禮或人意中已不暇顧毋矣夫子到底只勘定器小故朱子又云奢而犯禮特器小中二事是應或人之問非直以此二事證器小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問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事遮掩不得愚按他既合下如此却也自不能遮掩蘇氏曰自修身齊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紹聞編此揚子最精語規矩準繩衆器之所取則以爲方員平直者也先自治而後治人者如之謂以身爲法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四書通三代而後中國未有所謂霸者而管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管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

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齊氏曰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管仲惜○〔李見羅曰夫子平生最取管仲之功在春秋時亦看他是箇人物惜其不明於學最初發心只爲富強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爲之本領故功成之後不免驕氣之生奢淫縱作以不保其終也○〔宋子曰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規模卑狹兼二說看其義始備○〔或問夫子之小管仲以其用狹而量淺耳用狹者其本也量淺者其驗也揚雄氏之言得其本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程子謂器大則自知禮亦兼夫量淺者而論之也謝氏有見於量淺之說而不究其所以淺楊氏有見於用狹之意而遂折夫量淺者以爲所謂器小者初不在此如謝說則是當是時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者遂可爲大器矣如楊說則是苟有王佐之才雖三歸反坫而不害其爲大器也而可乎○〔按用狹是不知聖賢大學之道量淺是奢而犯禮與前一條意小異○奢而犯禮不關器小本病却亦是器小中事故謝楊二說

朱子俱不滿之［精義］謝氏曰揚子之言非是孔子之意直以管仲爲不可大受也管仲相桓公其功大矣然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則其得君專政豈以天下爲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曾不知得三歸反坫於汝何加焉甚可鄙賤猶兒女子得意於衣服衾裯之間謂之小器不亦宜乎夫子於管仲何誅焉蓋欲指示學者使知先立乎大者然後可以語道矣精義楊氏說已采入集註第於疑其知禮句下節去不知其所謂器小者有不在是句○［語類］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得君專政豈以天下爲心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人自正心誠意以及平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自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家心地義理裏面流出○［文集］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知此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加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遠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美管仲之功如救父祖之鬪者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鬪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弱而齊亦寖强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余隱之以爲小具不能相桓公以平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不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謂管仲發也［按］此論管仲甚允可爲語孟發凡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或問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

也○［按］首句一其字是夫子意中欲指數形容語氣恰是通節四如字發端翕合也是方作樂之初將五聲六律齊一齊使他合得來都完備蓋當此時聲雖會而未暢氣猶疑而未得舒亦兼有翕聚之意從放也既翕如後乃放聲大作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成樂之一終也鄉飲酒義自升歌至合樂工告樂備爲樂之小成周禮大司樂章祀圜丘則奏六變祀方澤則奏八變享宗廟則奏九變是爲大成○［語類］問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據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鐘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雙峯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程氏］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翕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脈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纍纍如貫珠故至於成○［纂引］始作從之以成是三闋節純如皦如繹如俱綴於從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翕如與純如有先後純

如與皦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條辨樂者天地之和看來只一純如便了蓋淸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和則聲音之妙已具是矣但彼此若相奪倫則是失之混同而不可謂之和故皦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亂處若宮自宮而商自商則又過於分曉而亦不可謂之和故繹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悶處○以成是通上始從而爲一成○輯語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婦竪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此以音言是介乎精粗之間者○稽義范氏曰瞽矇司聽而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闡其文究其始而要其終故其本末皆不廢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諸侯封人亦然左傳所謂頴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以地名居是國之邊邑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類考鐸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爲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閒者深矣語類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見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於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便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見得聖人出○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亦非所及知也曰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爲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智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慶源輔氏曰封人之贊夫子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栗因之曰封人請見非是慕其德容之盛其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感者故求見誠切如此木鐸之說非爲夫子幸實爲天下幸也知夫子底作用決不使天下終無道故無道久矣句不可忽

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雙峯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愚按此封人語意木鐸自應以得位設教爲長至於周流四方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乃特後世追論之辭耳然此處正須放開眼界則後一層意自亦包括得[illegible]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慶源輔氏曰聲

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蒙引盡美蓋只就聲容外面看便見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爲是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

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

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

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語類問韶武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都只是一統底事○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誅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强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若美舜貶武也不得又曰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

其心○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韶舞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地和平意思觀書所謂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武舞觀樂記所說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當年夾振駟伐盛威中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殺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威哉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爲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問盡善盡美說揖讓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他本身上來使舜當武王時畢竟强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伐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畢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亭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非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按此條洗發得集註兩層款側語意最分明○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徹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他樂所以見不得又曰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也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他○程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

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精義范氏曰韶與武其德不同其聲亦異也樂所以象其德德之所至聖人不加損亦不加益焉湯有慙德其自知明也武雖欲爲韶亦不可得矣其未盡善亦武王之不幸也謝氏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如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事固如此征誅之義固不如儀鳳之容然聖人豈以我所遇之時不如舜而私自已哉盡美與盡善聖人之意豈不曰舜與武王同道游氏曰王者功成作樂韶武之盡美以其功言之也如觀其成功則二聖人之樂皆無餘美乃若所遇之事所以致功者舜以紹堯而爲紹武以滅商而爲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觀成湯之有慙德則武之用心可知矣故盡美者其功也未盡善者其事也○語類問范氏以爲德不同謝氏以爲時不同游氏以爲事不同三者孰是曰畢竟都有些子如何得同○愚按集註及語類折衷諸家要之以德爲本觀語類云舜之德如此又揷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揷着不好時節語意輕重瞭然此程子專言所遇之時所以列之圈外也又須知是論樂不是論舜武聞樂知德則仍在本人身上辨取耳○看來韶之盡美與武之盡美便自有不同處又盡善未盡善已隱隱含孕此中至論其實故須以德爲主然一則極嚮往之神一則寓歎惜之意帝升王降亦見氣運使然聖人正有不能盡宣之口者德遇二意正須水乳交融乃見深情無限故朱子於諸說未嘗不並取之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語類〕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若能寬。能敬。能哀。子却就他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則居上爲禮臨喪。却似不曾一般。更把甚麼觀得他。○〔或問〕末章之說。或以爲何所觀。或以爲何足觀。子獨以爲無以觀其事之得失何也。曰此以其文意推而得之也。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其大小。爲禮則以其敬而觀其淺深。臨喪則以其哀而觀其厚薄。今既無其本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觀之乎。彼曰何所觀。何足觀者。雖於大義可通。然恐其未盡文意之曲折

也。〔按〕本文以字須着眼。〔文集〕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爾。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蓋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按〕語類亦云寬字辯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居官者不可不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卷之三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語類〕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奧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差異。○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爲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士。是合着事。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耶。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四書通〕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之君子以此也。○〔松陽講義〕人情所喜者浮華。則以朴實可厭。所趨者熱鬧。則謂平淡無奇。故有一仁俗於此。大都是平淡朴實。或不知其爲仁而不肯處之。或竟明知其爲仁而不樂處之。然其人皆自謂擇之不爽。然乎智者也。夫子爲指而示之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本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與論子賤告子貢者同一喫緊爲人之意也。○〔張侗初〕曰不擇而不處。是蚩蚩之民。一覺便轉。而不處是好經之民。永斷歸路。〔按〕夫子語意所以鍼砭自謂能擇者尤切。○里仁爲美一語包孕無窮。上自士夫。下及謀生作苦之人。皆當奉此爲蓍蔡。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雙峯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語類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至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為饑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語類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紹閒編申之曰不知有仁謂仁即我我即仁如腰不知有帶足不知有屨故曰忘帶腰之適也忘屨足之適也忘適之適也利仁之利與利而行之字同皆與安字為對安則自然利則篤好朱子曰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按利仁之利亦當以此意看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擇不處仁焉得知此知者之所以利仁也此處惟安者知之明斷之決而守之固所謂利仁畏罪者強仁此猶利而行之之下又有勉強而行之或問所以云呂氏所謂向慕勉強者未及乎利仁也蓋勉強尚是便去做利仁則自見得此理之律律有味不能自已耳○義府集註於仁者曰安其仁於知者曰利於仁其字於宇之別一則心與仁為一一則心與仁猶二也無適不然不易所守就安利內應上文久字長字皆非外物所能奪方說到處約處樂上○集解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

初不為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故安仁利仁內自包得不濫不淫意在若如存疑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語類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曰若有便成兩段此句為仁者安仁設又曰仁者洞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然須看自家有間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遠近精粗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渾然一理才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椀清水才入些泥便有清處有濁處

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語類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此公見識直是高○問上蔡解此段只是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這一段方連上面說曰看他文義須是包上面說方得相貫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須着自去看按此可得末二句與上文不粘不脫之旨

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識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語類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子曰是須知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四書通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語類程子只着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理也○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湊在這則子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輯語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於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愚按必合無私當理而後好惡乃可謂之能實則即一仁字中而無私當理之能具足第就心理微分體用故必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耶不得以無私貼仁者以好惡當理貼能○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語類問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按游氏語意亦以無私心爲重蓋世固未有不先有體而後有用者故游氏有知而未仁之說或問又申之曰知及之矣而或不足以與此者非謂憒然不知所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

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間必不能無毫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此亦與內註意相發要之程子公正二字實已該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爲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爲言者此章及苟日新苟子之不欲之類是也○語類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新安陳氏曰志仁與志道不同按此說亦本之語類竊謂此處所重尤在一苟字着力苟者誠也不論志道志仁只爭誠不誠誠於志道自無恥惡衣惡食之心誠於志仁自無爲惡之事必謂仁是道德之精純爲進於志道彼世間一切號爲心性之學者平生每有不可問豈不自謂志仁哉特無加其不誠耳○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語類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存疑此爲爲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謂今人多曰我欲爲善然常不免有爲惡之事者此特志仁未誠耳如其心真實是志於仁則所行皆善更有爲惡之事者决無矣○論語述志仁則無惡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也若猶有惡不得謂之志仁學者試反諸心可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

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精義伊川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侯氏曰富貴貧賤其欲其惡君子與小人同其得之不以其道則不處不去君子與小人異處之不以其道雖祿以天下弗顧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矣或問申之曰衆人固欲富貴矣然立位以行道亦君子之所欲也衆人固惡貧賤矣然身困而道否亦君子之所惡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嘗不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特以非義而得富貴則不處不幸而得貧賤則不去耳尹氏曰富貴人之所欲所欲有甚於富貴者仁是也不以富貴而害仁故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賤人之所惡所惡有甚於貧賤者不仁是也不以貧賤而樂不仁故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語類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

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王氏曰審有兩節安只一路或問小註審是審於將然之頃安是安於已然之後○語類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他底得貧賤却要安雖不以其道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功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按此卽總註意○愚按此章言君子爲仁必從富貴貧賤說起蓋因這一關然是難過莫道取舍之分其事便粗卽如閔子辭費宰子路甘縕袍世間如此卓卓若有然不處不去兩不字壁立千仞合下須見得破斷得然才可從此做存養工夫若稍稍游移脚底先立不穩更存養箇甚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精義范氏曰君子爲善不蘄乎名也然而有其實則其名從之謝氏曰去仁則實亡矣故曰惡乎成名或問此二語繫之范說其名從之後則兩長集矣○語類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又曰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看聖人說得來似疎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粗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粗處用工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纔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按饒氏云此節是結上生下然味集註只是足上節語氣以見斷不可貪富貴而厭貧賤爲學者先打破利欲關頭是本節奧緊處入後乃從仁字全身徐徐生下可耳○說統去仁只是欲惡上打疊末淨註中貪厭二字最細在自己念頭上勘出惡乎成名

不重名上只要見得君子決不去仁耳此節是深著不處不去關係仁道之意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此只甚言其暫猶中庸所謂須臾耳不可滯看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語類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左傳過信爲次亦只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問曾子易簀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或問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閒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語類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違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聖人之意不衙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方可○條辨上節言去仁去便是大段與仁離

下此節言違仁違字自下得積密凡一念之萌一私之動精有出入存亡則與仁隱然違矣愚按集註三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是無違亦卽是不去然一以取舍之分言一以存養之功言則違與去粗細自當有別○〔輯語〕無終食之間違仁正面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觸嶺難狀故借反語托出愚按聖人特着終食之間四字正爲君子全體用功處藉以借辭轉說向零星罅隙求其一念之違而不可得此爲藉以疎形密越勘得些微瑣悉越顯全身○造次顚沛又就其中抽出人所最易違者看不到得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尚算不得無終食之間違仁工夫一節密一節

○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語類〕富貴貧賤是就至粗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違仁與造次顚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須是於富貴不苟處貧賤不

求去立得這箇粗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箇粗底根脚不曾立得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條辨〕人不是將取舍看得大該了存養就是將存養竟說與取舍無干不是將取舍說得太精混入無違就是將存養說得反粗無異不去駁去此四病而精理出矣○〔紹聞編〕黃勉齋嘗言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勉齋此言正朱子所謂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者也於此判斷得下立脚得定方有用功處故人莫先於明取舍之分然後密存養之功雖顏子亦只是如此顏子簞瓢陋巷子路衣敝縕袍便是不處不去底心事惟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至於三月不違仁存養得如此好子路無此工夫所以只覺麤了或問曾子易簀子路結纓是所謂顚沛不違仁者乎曰曾子用功儘密觀其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履薄冰者直是無一處放過直是無終食造次違仁及其臨終易簀正所謂顚沛必於是者也子路工夫却跡聖人不肯許之以仁蓋是有見其平日處履

處及到臨了却死於孔悝之難死生大事如此草草殺身而不成得箇仁結纓補得甚事看來子路平日何等剛大不可以勢利拘亞於浴沂是何等氣象存養不到到臨了生死取舍間未免錯了所以聖門極貴要下工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密到一孔不漏才得免錯顏子之簞瓢陋巷所以爲不違仁之驗而子路之粗袍不恥聖人以爲何足以臧者非子路之安貧不如顏子子路爲學之工夫不如顏子也然近世言學者畧了粗處根基便要只說細處於富貴利欲一關往往未能打得過而驟說存養則又乎路之罪人也陳白沙謂名節者道之藩籬未有藩籬不固而其中能守者此主張名節之言也然聖人所謂不處不去取舍之間皆仁之所在於此不能守便是失其本心則豈以名節爲藩籬而可外乎〔按〕此發揮章意及總註極周匝極遍暢讀者宜熟玩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語類〕好仁者自是卽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眞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眞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己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眞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爲這便不是眞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頭曾未易言惡不仁惡伯夷叔齊方始當得○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

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輯語世間未有惡仁好不仁者則好仁惡不仁如何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到底不曾爲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才算得看接口卽復下箇好仁惡不仁者可知夫子心目間自有箇模樣在○語類旣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他物便是不曾好仁若果是好仁便須天下之物皆無以過之蓋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便問惡不仁如何曰只謂惡不仁本不是仁到得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便是仁了○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已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已身上事○好仁底人只見得好仁路上熟惡不仁者眞箇是惡那不仁底事好仁底較強些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眞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愿按好無以尚惡不使加兩兩對舉而於惡不仁者獨言爲仁何也蓋本節兼言好惡下節併合用力於

仁可見兩種人均是爲仁但好仁者之爲仁自不待言若惡不仁者下遽接末句不見工夫實地故於上下接縫間特下其爲仁矣四字與之塡實其字卽坐實惡不仁者而雙峯饒氏謂其乃將然之辭殊非文義○集註兩眞知實是朱子補出能好能惡源頭不可輕看○註云此成德之事而語類却云此只利仁事蓋所謂成德者乃是好仁便成其好仁之德惡不仁便成其惡不仁之德也眞知仁之可好好便好到盡頭眞知不仁之可惡惡便惡到盡頭更不肯有一毫虧欠此其所以爲利仁此卽其所以爲成德須知無以尚不使加便是下文一足字樣子與初用力者固不同然與安仁却尚有別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語類問一日用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衰恁地衰弱也只是這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眞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又曰須是立志爲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或問小註夫子論仁每於一日爲機候一日克復指成功之日言也一日用力於仁指用功之日言也人心散漫放逸才一聳動便在這裏愿按吃緊在一日字無以尚不使加卽自此一日始更無虧欠○未見只是未見不足之力以理言不着定人說末節未見才是未見用力之人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語類問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惡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紹聞編此章語雖三轉只是反覆歎息人之莫肯用力於仁末節蓋有之矣指力不足者我未之見也指用力於仁者既云蓋有之而又曰未見何也蓋以氣質而言則容有力不足者以用力而言則我未之見也蓋果用其力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氣質豈能限之還是人之不用力耳○愿按蓋有之矣不是放寬一步正是鞭緊一步承上云我未見力不足人却如何不肯用力蓋謂世間儘有氣稟昏弱欲進不能者乃是力不足耳如這般人似亦情之所有然卽此力有不足者亦必是已

嘗用力過來。今我并此而求之見可見人到底是不嘗用力若果用力豈有力不足之理用力而力足又何有於好仁惡不仁者之未見首尾廻應無限婆心人但解一日用力俶為通章吃緊處却不知末一我未之見尤為吃緊也註中偶字特體貼聖人宛轉之神却不必泥○補義范氏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力不足之有然人嘗用力於此矣然後力有足有不足世無用力者則有力不足無以見故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此章言仁之

成德。雖難其人。首節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

之理。次節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末節此夫子所

以反覆而歎息之也。總束○[述朱]此章三言未見首節言成德者之未見次節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未之見俱以人言而有反覆歎息之意若次節未見乃決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無是理耳與首末二未見不同大全輔氏將三未見作一例看非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語類]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是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有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脉已是斷絕謂之仁可乎○問過於厚與愛雖未為中理然就其厚與愛處看便見得是君子本心之德發出來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出其萌脉可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文集來教謂方論知仁不

當恭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為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白黑之相形一舉目而得之矣○[松陽]講義此夫子為以過弃人者發蓋人之不能無過如廹於時勢不得已而自天下之弃不蹝若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誅管叔孔子之諱昭公皆事出無可如何便是理之當然不得已之為過所謂過者是實於理上有差或一時見不到或一時不及檢探之於理實是過了然其中又各有類之不同蓋由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或常在厚與愛一邊或常在薄與忍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同一過而相去懸絕不可不分別觀之其偏在薄與忍者固不足取矣若偏在厚與愛者其人原是仁厚底人雖是過了其一段慈祥愷惻之意自在豈可因其一時之過而遂弃之○[輯語]此章之旨不在深求正在淺看謂即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見其心之仁不仁[愚]按大指只在人之過也二句勘得分明下截自迎刃而解講家動為畧迹原心曲諒始末之論者只坐不知人自有黨過亦各於其黨耳夫既謂之過不獨君子是無心之失即小人亦是無心之失其仁不仁流露即在無心處

昭昭然白黑分觀過知仁只合下勘定斯矣字何等直截分明○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

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按]大指自合兼仁不仁而聖人只為却只說知仁蓋既是小人之過了更說他不仁做甚只為君子過中有仁其過本與小人不同其仁亦即過可見故曰斯知仁矣語意自是為君子而發故外註專采吳氏說為知仁之証○[後漢書]吳祐膠東侯相政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愚按此亦

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

而後賢否可知也[語類]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人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勉齋黃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

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意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語類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一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曲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又云所謂聞者通凡聖而言大率是爲未聞道者設且如非日不曾聞今日聞之便是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閒第恐知之未眞耳若是知得眞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卽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

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聞而非久卽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否曰猶愈於不聞○四書通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眞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功必無一朝頓悟之妙[illegible]之人而昧其所以爲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精義伊川曰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故有殺身成仁者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又曰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又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又曰死得是也○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絶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爲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但所謂不虛生死得是者意若小偏耳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語類問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美而自恧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爲士而志不專者也○除蔡志於道只是說志既在道耳而字一轉便將恥與志岐作兩途所志尚未求必

得所恥已决求必去道邊趣味短衣食邊趣
味長趣由於識故兼以識趣之卑陋坐之○程子曰志
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精義〕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
未能忘外也狥其外則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謝氏
曰道至大至變不可以有窮量之心取也恥惡衣惡食未
可以言大過獨不可以入道蓋其心與道直不相似耳或
問以此別為一說而意尤高遠〔愚按〕心與道不相入句抉
得出未足與議病根故采入○王氏曰白文未足字是
聖人待人寬厚處易兩何足字是先儒鞭廹緊切處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語類〕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

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為義只看義
理合如何區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
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如何又曰義之與比非是我
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按〕此曲肖語勢然須善會○〔勉
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
然惟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謝氏曰適可也

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
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
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
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語類〕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
云只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
與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
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可
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可耳佛老皆不睹是我要道可

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愚按〕有可
有不可者事之理無可無不可者君子之心以無可無不
可之心一因乎有可有不可之理是之為無適無莫而義
之與比○〔又〕集敬夫云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
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
也某請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識其無適莫
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似
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
狥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反為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
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也○〔雙峯饒氏〕曰心不可
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
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似乎無適莫者然無義為之據依
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
虛空中窒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
已應則無適無莫而惟理之從○〔集解〕義是物之權衡適
莫是人之意見乃公私之辨人必虛其心以待萬物之來
乃能平其心以衡萬物之變此無適莫方能比義也但無
適無莫若非主於義則行止都無是處此無適莫又要比

義也看本文語勢君子應事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亦是
一滾出來無適無莫是無私心比義言其當理所謂廓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自着不得絲毫意見然天下儘有無私
心而未必當理者則於一直注下之中自當微有停[illegible]此
朱子所以有取乎謝氏之說在學者善會之可耳○〔紹聞
編〕羅文莊公謂宗杲示人之好拈出水上葫蘆一語使吾夫
子當時若欠卻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
無適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紹聞編〕德者吾之所固有得之則心廣體胖惟君子為能
知之故居仁由義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無非存其固有之
善而已若小人則暱於所好牽於所私繫戀而不能以拔
決若安土而重遷亦不啻為其所固有者懷土二字摹擬
最深幾微隱約處小人心可自揣有之否懷刑謂畏法〔語類〕懷刑只是惡不善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

身又曰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爲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紹聞編若曰非爲我設而不之留念則非所以爲君子矣

懷惠謂貪利

義府不言懷利而言懷惠何也利字所包者廣懷土懷惠皆利也若欲道盡小人情態當體惠字只爲胸中甚純是一片憧憧往來私恩小惠相嘔相濡全不知有天理國法終其身營營役役於是背公死黨誣上行私之禍成矣竝此可見小人暗昧貪正與懷刑相反故語類云君子心常存法大底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

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矣 語類只是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

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愴疾也亦可借而事修省耳只是一箇公心○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爲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義府志

在道德者必不溺於便安而意在便安者餌不可與入道此懷德所以對懷土而言也念在執法者必不役於貨利而意在貨利者必不服顧執法此懷刑所以對懷惠而言也○四書通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他處多指其所爲此章則指其所思所爲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

○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或問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爲言則猶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愼罰務去之之謂耳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爲善惡亦各有淺深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語類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問此非斷斷然爲利但是依放那利行時外不爲利而內實有爲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爲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爲利而內實爲利則其爲利尤甚於斷斷然爲利者○新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程子粹言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晁氏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旣宜之彼亦宜之雖傷不怨依於利而行則專利於此貽害於彼不勝怨也○語類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蒙引徇私自便雖不被其害者亦自是怨他蓋凡得利不自義中來人情自不能平也○義府恒言曰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人是非之心恒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夫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可公而不可私故放於利而行未有不蒙怨者也乎夫所指不疾而死害孰大焉求利而得害愚者不爲也夫子之警人切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 語類問讓者禮之實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拳曲跽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也

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或問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讓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爲故言能以禮讓爲國而先民則其爲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讓爲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爲禮耳○語類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爲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爲國何難之有不

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
行況爲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爲國○義府爲
國以禮行禮以讓此是從古治天下之大道帝堯成放勳
之治只是克讓舜讓于德而九官皆讓文王以服事殷而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眞能行此禮讓則爭從何生亂從何
起不俟更張四境大定矣否則儀節布置總屬虛文蓋禮
從辭讓之心而出無讓則無本矣尚何以爲禮○新安陳
氏曰有禮之實則爲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爲禮且不足
其不能爲國意蓋在言外也○四書通能字緊要禮行非
難能讓爲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
書稱堯爲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於讓○思按非禮無
從見讓非讓無以爲禮禮讓字是二是一能者行讓之實
而達之以文不能者襲禮之文而陰喪其實譬若人身官
骸徒具而精已銷亡實是屍轉奈何不得末句特爲別出
禮字曰如禮何蓋重爲不能者歎悼之無已也○蒙引此
爲當時君大夫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爲禮而無遜讓
之實心
者發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語類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語類須看聖人語意只是教人不求
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
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爲可知只是盡其可
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夸張以期人知○疏意不曰得
位而曰立立者謂居官而有建豎也不徒曰立而曰所以
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起於政事而起於
一心是則所當深慮而蚤圖也不曰知而曰可知名稱其
實則可知名浮於實則不可知不徒曰可知而曰爲可知
恭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在吾所以爲之是所當汲汲而
求也○按或問亦云求爲可知以爲字爲重○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或問末有位而未求所以立乎其位則先事而迎矣人不
已知而必求爲可知則是乃所以患乎人之莫己知也聖

人之言若此奈何曰此亦對待之言欲人之反求諸己耳
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於其道而已矣所以爲可知者怨
於其實而已矣○固非事事物物預爲防擬且爲皎皎之行
而必其可知也○或問小註此聖人從人情驚外處指出
爲己之學所立可知專爲此章人當下指點○李見羅曰
無位莫己知是人分上事所以立爲可知是己分上事須
分得這箇界頭明白而後學有歸宿一切明體達用盡性
至命不待於外求○輯語只爲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
人於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
心邪實也若謂聖人不禁人求位求知則雖謹言愼行仍
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按兩不患極斬截然又須
識得下兩轉語纔得窮敲得實不是空空不患便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
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胡氏曰此一章

之大指也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
則爲忠在夫子則爲一在天地則爲至誠無息也泛應曲
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爲恕在夫子則爲
貫在天地則爲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卽體貫卽用體隱而
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
能知也○讀書錄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
曲當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
一性一性又散爲萬事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曾子於其用
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
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
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語類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一箇本貫許多末先生
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末曰今人只得
許多名字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殼子其實不曉也只得

一箇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會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平時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裏○曾子未聞一貫說之時他也須知得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何是慈是信件件都實理會過了然後件件實做將去零零碎碎煞着了工夫也細模得箇影子只是爭些小在又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不日許多工夫許多樣事手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故將來恰如人有一屋散錢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原無一文錢却也要學他去穿更穿箇甚麼如今誰不解說一以貫之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是箇實底一以貫之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耳又曰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

一唯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串得【按】此與前喻用意又進須詳之○聖人之應事接物不是各有一箇道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子告之如此又曰他只是見得聖人千頭萬緒如此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不用恁地說聖人是天理上做學者也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天理又云如千部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先生問坐間學者云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未知其體之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正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

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體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為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眞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也○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曰曾子先於孔子之教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求惟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故聞一語而悟其他人於用處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此大雅云觀曾子問一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想見用工多○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問顏曾之學曰顏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間止爭些子耳其於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道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悅曾子遲鈍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聞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如人尋一箇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着遂至驚駭到顏子只是平

鋪地便見沒恁地差異○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麤故有闕處曾子魯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捱一件去捱來捱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省得蓋他平日事至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說也○【集編】學者有以一貫萬為一貫者如此則是以己之一貫彼之萬雖聖人亦未免於有意且裂道與一為二也其可乎學者當味聖人之言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曰以一貫之斯得之矣○【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眾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愚按】朱子謂一對萬而言此亦言其字面耳細思此處一字非對萬而言之一乃統萬為一之一下節註一本之所以萬殊萬殊之所以一本看兩所以字自不得將一本萬殊呆作對待說貫之之字乃實指天下萬事萬物之理而言而一則吾心渾然在中之理也一字與之字對

貫是其中間交接處故訓中貫字只訓通貫字虛之字實隨事精察是存之字上用工到得將有得一暁漸已到貫字境俟特未知其所以貫之者耳故夫子將一字與之提醒然後知萬事萬物之理本是吾心渾然在中之一理元無二理曾子工夫却只是之字上做得透溯流窮源此其所以一提便醒也此處看得分明則下節忠恕相爲印合之義自了○吾道二字畧讀虛看下四字吾字最宜着眼是大子將自家應事處現身指點令曾子當前認取正與下節夫子之道相對照○〔或問〕一貫之指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察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目睹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小大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爲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求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

蓋不能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文集〕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常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語類〕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illegible]恕○恕由忠出○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

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就聖人分上移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

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語類〕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源之水流出爲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精粗本末一以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便用推將去○〔文集〕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己恕只是推己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耳又曰曾子聖人雖不待推然由己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

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語類〕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腳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按〕此條以忠恕印合一以貫之最明了○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見得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僞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大小輕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按〕此只一重講忠字自透得恕字意出與一以貫之正相發惟忠是恕是貫二字硬與劃開似未穩故條辨疑省文○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底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按〕此條下粗解二字可見忠是一恕是貫泥

看不得○忠則一才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所以爲一以
貫之又曰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
枝葉即是本根曾子爲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是
是總處發出故夫子語之又曰枝葉不是恕生氣流注貫
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
按此條更透切○問才說恕字必須是推若不須推便是
仁了曰聖人本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不要知天地
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無爲底忠恕學者是箇着力
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不是說一貫便是
忠恕忠恕自是那一貫底注脚只是曾子怕人曉那一貫
不得將這言語來形容又曰這箇道理譬如一枝天然底
花爲人不識故作一枝假底花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
樣○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仁與忠則
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箇不得又曰說忠
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處或問聖
人之忠則固誠之發也聖人之恕則固仁之施也然曰忠
曰恕則見體用相因之意曰誠曰仁則皆該貫全體之謂

而無以見夫體用之分矣按此忠恕所以與一以貫之四
字相關○紹聞編一以貫之必合四字以成文忠恕相爲
體用亦合兩字以見義解此則上下相涵之義乃徹○忠
恕在聖人分上乃程子之所謂動以天者故謂之借觀日
借則非正言學者之忠恕矣使聖人分上無忠恕亦借不
得又曰中庸或問云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
其可名之粗以明之若言夫子之道 蓋至誠無息者道之
不過是學者忠恕底道理便不是
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
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又集〕一本
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
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
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
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
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一理之所一貫萬殊
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

理其實只是一本○東陽許氏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
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
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
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
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物各得其所爲道之用按至
誠無息是貼夫子之忠萬物各得其所是貼夫子之恕故
曰以此觀之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雙峯饒氏曰曾子
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蓋忠
恕二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
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强底
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
誠身故其告人就行處說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
亦通 二語本周禮疏中心爲忠謂中心所存無一毫不盡
也如心爲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
也○語類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
心便如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物
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
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
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
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
聖人方果會無一處不到○或問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
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
獨曾子爲能黙契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一因夫子之出而
問焉耳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
措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且以己意推繹聖
言而反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
誦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無餘蘊其曰而已
矣者那氏以爲萬理一以貫更無他說之辭亦得其文意者
也蓋盡己爲忠道之體也推己爲恕道之用也忠爲恕體
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
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
不通也以是爲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
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黙識而勉强之功焉爾
○語類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

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項項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會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甚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窮究乎此者也致知眞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矣又曰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麼○程

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語類】以己及物仁也一以貫之是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蓋明道第一句只是懸空說違道不遠只粘着推己及物說○問以己推己之辨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着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語類】忠則一才推出去便貫了。忠恕所以爲一以貫之是聖人分上事○忠是自然恕隨事應接略假人爲所以有天人之辨○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天道是自然之理具人道是自然之理行○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精義】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

用之謂恕明道有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語類】恕者所以行乎忠也一句好看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是自然【按】忠恕即中和之義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忠恕一段明道解極分明其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或問】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何也曰曾子之言忠恕自聖人之心而言也中庸所指則學者勉行之事爾其理雖同其分則異程子所以有動以天降一等之辨也學者第深考於其書則有以別乎此矣○【文集】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然核其所爲忠恕者本體未嘗不同也○【按】已上明道之說下乃伊川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

也。【語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天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爲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爲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己之無欺無妄爲忠若泛應曲當亦何嘗以此爲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此語極是親切若曉得曾子意思雖則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然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論着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分分明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或問】所謂下學上達之義者何也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乎忠

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非有等級之可言矣曰然則天地亦盡己之心而推己及物乎曰此以天道著人事取其理之屬乎是者而分之耳若天之自然而無外則又何必己之盡而有待乎推以及物耶亦曰其本體之流行者在人則謂之忠由是而坐物者在人則謂之恕耳曰其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者又似以理之本末上下而言而與此章之旨不類何耶曰此亦縱橫錯綜之言也蓋方其忠而恕之理已具及其恕而忠之理未嘗不行乎其間也體之於身則內外物我之間其亦不與乎此矣○精義伊川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尋之木自本根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出來敎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文集忠恕二字自衆人視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衆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大小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敎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排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架形

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語類曾子答門人說忠恕只是解一以貫之看本文可見忠便貫恕恕便是那忠裏面流出來底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讀書錄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來一箇源流出百千道水來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四書通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眞未舉中庸違道不遠則專爲學者言乃摭下敎人之意蓋下學忠所以上達聖人之一下學恕所以上達聖人之貫也○西山眞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其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著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未曉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或問有謂仲尼曾子所以按受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師弟子相與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爲呫躡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學至者聞之而有得其未至者雖聞若弗聞耳故門人之問以

何謂爲辭則固聞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若初不聞則又豈得而筆之於書耶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語類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君子只看義理當如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細看○義利猶頭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當裁處其宜而爲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下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下一截利更不理會上一截義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分先便去做那一件蓋是君子之心盡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又曰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

子爲之只是道做官合着如此自小人爲之他只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語類問伊川云唯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或問論其所稟則有淸濁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故有先喻之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不可以一例拘也要之君子小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其切要之言歟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稟之不善亦可以習而變矣至喻字之義呂氏云喻者聞見而心解通達者也蓋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象山講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雙峯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

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愚按]程子言好在喻後象山言志習在喻前二說本自相足然象山乃株探其本而言之最是喫緊爲人處到得深喻篤好則天淵已判不可救藥矣

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按]楊氏說喻字乃直勘箇盡○[輯語]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間歇一班人而且喻義者必遠利喻利者必賊義中間亦更無調停妙法可以兩不相妨○[說統]義利二字自是君子小人供案不待判斷而自明聖人拈出一喻字蓋形迹之似猶可相冒而精神之獨法必不可以自欺義利之辨正在一念隱微中勘出學者宜發深省[按]精神獨法直抉出兩於字之髓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語類]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己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爲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雙峯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精義]謝氏曰以明善之心觀道則難以好惡之心觀賢不賢則易審於知人昧於自知於賢不賢雖審於我何加焉故必當思齊而內自省也好善之心切故能思齊惡不善之心切故能內自省○[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後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爲己之學也○[讀書錄]思齊內省不備見當時之人如

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集註]所謂等句皆引內則之文

幾微也[坊記]曰微諫不倦

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語類]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幾微只得微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做見幾而諫除非就本文添一兩字始得又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便要鬧截○[蒙引]微諫是不敢不諫又不敢顯諫固是愛心所形然此中却已藏得一敬字下文又敬之正從此理根○[四書講]幾諫者何也使人子若不知父母之有過者然使父母若不知有人子之諫者然投於情誼之所生而妙於神明之所不覺○自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

諫也。[條辨]起敬起孝兩起字妙蓋見志不從雖未顯有不從之迹而其志可見則幾微之間必有不悅之意此時並幾諫且少停又諫然起我底敬諫然起我底孝全以精神志氣感動其親豈有不悅之理故悅則復諫[語類]云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那幾諫之意也

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語類]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惟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欲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

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如此若見父母之不
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不
非也○疏意勞猶苦也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恨有一毫憚
勞之心卽是怨孝子於此可諫則復諫不可諫則負罪引
慝以畜親心之感悟
蓋始終一於敬而已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已之思
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
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
而無失也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
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問
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
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述朱遊必

有方便是處變之道註中知所在召必至二意便是不可
謂不言變○按不遠遊三字已斷然下似開一方便門然
曰必有方正
見遠遊不得○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精義
謝氏
曰遠遊與遊無方雖其未足以貽親之憂然親之思念不
忘也蓋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子也侯氏曰夫爲人子者
昏定晨省承顏養志朝夕不敢忘也遠遊與無方之遊豈
孝子之心哉○語類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
之心亦當跬步不忘○思按范氏以父母之心爲心句
上一截重在恐親之念我不忘下一截重在欲親必知已
之所在而無憂則用意更爲悚切條辨云不重親之念子
仍是子心恐其如此却不道子心所以恐其如此者正以
親之念子
如此耳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鄭氏曰謂念念
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
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語類只是這一
事上既喜其壽
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註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
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按喜其壽懼其衰本精義中
侯尹之說朱子不欲作兩開兩平看故云○輯語喜懼原
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兩一則以是合併急語非兩開
轉語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四
書通人生百年曰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
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九
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正自有可
懼者存焉○蒙引聖人意重在懼上欲人子及時奉養而
不解耳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嗚呼父母壽日增則衰
亦日甚○按喜懼字正爲不知者下頂門針試思父母之
年誰不自謂知者然非時時記憶在心直謂之不知可耳

夫子故與當頭一喝曰不可不知也隨醒之曰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蓋親年只坐不知才知自不覺其喜才喜自不
得不懼所得伸吾奉養曾有幾何瞿然
覺然可乎不可夫子所爲危言之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聖人發言之
意自在言外逮及也行不及言可
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語類此章緊要在
恥字上若是無恥
底人未會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人之所以易其言者
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
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厚齋馮氏曰古人言
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
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
自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
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

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語類集註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集解言之不出非不言也就那言時有若拙若訥許多艱澁之狀正恥心發現處言在口而精神全注於躬之不逮非但以全然不行爲恥便是躬行而微有不逮亦以爲恥且不必到躬不逮然後爲恥當其言之時便須以爲恥此一點恥心看似謹言實乃爲躬方見得精神激發處若以躬之不逮而僅甘爲緘默之人恥字便認錯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語類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分明○約字是實字非此約之於中約之於禮則約乃活字又曰約有收斂着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軼於規矩之外。

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語類凡事要約約底自然少失矣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人事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此豈不如此便多事。按謝氏以心言尹氏就事言蓋心知檢束自然寡過而簡緣省事亦遠煩苛故語類并論老子亦連而及之然非本指○集解以約失之者互字成文約與放相反以故失之者參○以約失之者鮮亦分則相對大抵精神一泄越便多疎處才力一覺驕須多顧耶約則寧靜無躁寧斂無肆才力也運用得去精神也照顧得來凡當身之尤寧世境之險陋皆從寸心謹持之雖未能皆中節所失亦鮮○按約非老氏之守些亦非即聖賢之居敬慎獨大指只對針才縱自逞者發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語類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胡氏曰言而能訥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或問小註學問惟輕情難除訥言敏行矯輕警情之法也○饒語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衆見○按此章所以異乎敏事慎言等處者因此着一欲字不同耶然但說欲字是君子存心尚未見吃緊看謝氏注以其放言易故欲訥以其力行難故欲敏訥敏精神全要從言易行難涉出君子無時不在訥敏之中正無時有自見爲訥敏之曰此所以欲訥欲敏以終其身而未嘗一念即安也如此勘欲字方說得矯輕警情意出

○胡氏曰。自吾道

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或問此泛言事理凡有德者必不孤立當有朋類聚來與爲鄰程子所謂事物莫不各以類聚凡爲善者以類應之是也○語類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爲善便自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又曰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與易中言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同益彼言敬義夾持則德不偏孤此則言學者以類應辭雖同而義自別也○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條撰德自是不孤以此心此理同也此是就源頭說下故曰以理言必有鄰是就天下之人決之知其必有得此心此理之同者與爲類應故曰以事言陳新安秉彝好德人心所同是釋德本不孤意同

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是釋下必有鄰意○說統語意只是鼓人進德云君子只患德之不修不患人之寡和鄰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義

〇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精義楊氏曰大臣以道事君朋友忠告而善道之宜皆不可則止也苟至於數斯辱疏矣○語類問集註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煩數自是求媚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特言之以警學者集解此見事君交友者當有進言之法○非戒臣友畏避諫默也正欲其善於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處斯辱斯疏

要見辱與疏皆所自取忠臣固不怕辱良友固不憚疏但辱則回天無術疏則責善無功從古忠臣良友每爲數之一字所慨然使畏辱疏而遽緘默則其罪更浮於數矣兩斯字宜體味因爲數者危亦隱爲藉口辱疏者諷

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翼解事君處友須有誠意感通之○形之諫諍其不得已也煩瀆則言輕誠意便有不足君子信而後諫言必當幾不爲再三之瀆然亦有事勢所迫不得已而爲之者雖取辱與疏所不能顧故君子知進知退知存知亡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四 終